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王蒙小说集

 **eBOOK**
内网资料 非卖品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

三月，天空中纷洒着的似雨似雪。三轮车在区委会门口停住，一个年轻人跳下来。车夫看了看门口挂着的大牌子，客气地对乘客说：“您到这儿来，我不收钱。”

传达室的工人、复员荣军老吕微跛着脚走出，问明了那年轻人的来历后，连忙帮他搬下微湿的行李，又去把组织部的秘书赵慧文叫出来。赵慧文紧握着年轻人的两只手说：“我们等你好久了。”这个叫林震的年轻人，在小学教师支部的时候就与赵慧文认识。她的苍白而美丽的脸上，两只大眼睛闪着友善亲切的光亮，只是下眼皮上有着因疲倦而现出来的青色。

她带林震到男宿舍，把行李放好、解开，把湿了的毡子晾上，再铺被褥。在她料理这些事情的时候，常常撩一撩自己的头发，正像那些能干而漂亮的女同志们一样。

她说：“我们等了你好久！半年前就要调你来，区人民委员会文教科死也不同意，后来区委书记直接找区长要人，又和教育局人事室吵了一回，这才把你调了来。”

“可我前天才知道，”林震说：“听说调我到区委会，真不知怎么好。咱们区委会尽干什么呀？”

“什么都干。”

“组织部呢？”

“组织部就作组织工作。”

“工作忙不忙？”

“有时候忙，有时候不忙。”

赵慧文端详着林震的床铺，摇摇头，大姐姐似的不以为然地说：“小伙子，真不讲卫生；瞧那枕头布，已经由白变黑；被头呢，吸饱了你脖子上的油；还有床单，那么多折子，简直成了泡泡纱……”

林震觉得，他一走进区委会的门，他的新的生活刚开始，就碰到了一个很亲切的人。

他带着一种节日的兴奋心情跑着到组织部第一副部长的办公室去报到。副部长有一个古怪的名字：刘世吾。在林震心跳着敲门的时候，他正仰着脸衔着烟考虑组织部的工作规划。

他热情而得体地接待林震，让林震坐在沙发上，自己坐在办公桌边，推一推玻璃板上叠得高高的文件，从容地问：

“怎么样？”他的左眼微皱，右手弹着烟灰。

“支部书记通知我后天搬来，我在学校已经没事，今天就来了，叫我去组织部工作，我怕干不了，我是个新党员，过去作小学教师，小学教师的工作与党的组织工作有些不同……”

林震说着他早已准备好的话，说得很不自然，正像小学生第一次见老师一样。于是他感到这间屋子很热。三月中旬，冬天就要过去，屋里还生着火，玻璃上的霜花融解成一条条的污道子。他的额头沁出了汗珠，他想掏出

手绢擦擦，在衣袋里摸索了半天没有找到。

刘世吾机械地点着头，看也不看地从那一大叠文件中抽出一个牛皮纸袋，打开纸袋，拿出林震的党员登记表，锐利的眼光迅速掠过，宽阔的前额下出现了密密的皱纹，闭了一下眼，手扶着椅子背站起来，披着的棉袄从肩头滑落了，然后用熟练的毫不费力的声调说：

“好，好，好极了，组织部正缺干部，你来得好。不，我们的工作并不难作，学习学习就会作的，就那么回事。而且你原来在下边工作的……相当不错嘛，是不是不错？”

林震觉得这种称赞似乎有某种嘲笑意味，他惶恐地摇头：

“我工作作得并不好……”

刘世吾的不太整洁的脸上现出隐约的笑容，他的眼光聪敏地闪动着，继续说：“当然也可能有困难，可能。这是个了不起的工作。中央的一位同志说过，组织工作是给党管家的，如果家管不好，党就没有力量。”然后他不等问就加以解释：“管什么家呢？发展党和巩固党，壮大党的组织和增强党组织的战斗力的，把党的生活建立在集体领导、批评和自我批评与密切联系群众的基础上。这样作好了，党组织就是坚强的、活泼的、有战斗力的，就足以团结和指引群众，完成和更好地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的各项任务……”

他每说一句话，都干咳一下，但说到那些惯用语的时候，快得像说一个字。譬如他说“把党的生活建立在……上，”听起来就像“把生活建在登登登上”，他纯熟地驾驭那些林震觉得是相当深奥的概念，像拨弄算盘子一样地灵活。林震集中最大的注意力，仍然不能把他讲的话全部把握住。

接着，刘世吾给他分配了工作。

当林震推门要走的时候。刘世吾又叫住他，用另一种全然不同的随意神情问：

“怎么样，小林，有对象了没有？”

“没……”林震的脸刷地红了。

“大小伙子还红脸？”刘世吾大笑了，“才22岁，不忙。”

他又问：“口袋里装着什么书？”

林震拿出书，说出书名：“《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

刘世吾拿过书去，从中间打开看了几行，问：“这是他们团中央推荐给你们青年看的吧？”

林震点头。

“借我看看。”

“您有时间看小说吗？”林震看着副部长桌上的大叠材料，惊异了。

刘世吾用手托了托书，试了试分量，微皱着左眼说：“怎么样？这么一薄本有半个夜车就开完啦。四本《静静的顿河》我只看了一个星期，就那么回事。”

当林震走向组织部大办公室的时候，天已经放晴，残留的几片云现出了亮晶晶的边缘。

太阳照亮了区委会的大院子。人们都在忙碌：一个穿军服的同志夹着皮包匆匆走过，传达室的老吕提着两个大铁壶给会议室送茶水，可以听见一个女同志顽强地对着电话机子说：“不行，最迟明天早上！不行……”还可以听见忽快忽慢的嗒嗒嗒声——是一只生疏的手使用着打字机，“她也和

我一样，是新调来的吧？”林震不知凭什么理由，猜打字员一定是个女的。他在走廊上站了一站，望着耀眼的区委会的院子，高兴自己新生活的开始。

二

组织部的干部算上林震一共二十四个人，其中三个人临时调到肃反办公室去了，一个人半日工作准备考大学，一个人请产假。能按时工作的只剩下19个人。四个人作干部工作，15个人按工厂、机关、学校分工管理建党工作，林震被分配与工厂支部联系组织发展工作。

组织部部长由区委副书记李宗秦兼任，他并不常过问组织部的事，实际工作是由第一副部长刘世吾掌握。另一个副部长负责干部工作。具体指导林震工作的是工厂建党组的组长韩常新。

韩常新的风度与刘世吾迥然不同。他27岁，穿蓝色海军呢制服，干净得抖都抖不下土。他有高大的身材，配着英武的只因为粉刺太多而略有瑕疵的脸。他拍着林震的肩膀，用嘹亮的嗓音讲解工作，不时发出豪放的笑声，使林震想：“他比领导干部还像领导干部。”特别是第二天韩常新与一个支部的组织委员的谈话，加强了他给林震的这种印象。

“为什么你们只谈了半小时？我在电话里告诉你，至少要用两小时讨论发展计划！”

那个组织委员说：“这个月生产任务太忙……”

韩常新打断了他的话，富有教训意味地说：“生产任务忙就不认真研究发展工作了？这是把中心工作与经常工作对立起来，也是党不管党的一种表现……”

林震弄不明白什么叫“中心工作与经常工作对立起来”和“党不管党”，他熟悉的是另外一类名词：“课堂五环节”与“直观教具”。他很钦佩韩常新的这种气魄与能力——迅速地提高到原则上分析问题和指示别人。

他转过头，看见正伏在桌上复写材料的赵慧文，她皱着眉怀疑地看一看韩常新，然后扶正头上的假琥珀发卡，用微带忧郁的目光看向窗外。

晚上，有的干部去参加基层支部的组织生活，有的休息了，赵慧文仍然赶着复写“税务分局培养、提拔干部的经验”，累了一天，手腕酸痛，不时在写的中间撂下笔，摇摇手，往手上吹口气。林震自告奋勇来帮忙，她拒绝了，说：“你抄，我不放心。”于是林震帮她把抄过的美浓纸叠整齐，站在她身旁，起一点精神支援作用。她一边抄，一边时时抬头看林震，林震问：“干吗老看我？”赵慧文咬了一下复写笔，笑了笑。

三

林震是1953年秋天由师范学校毕业的，当时是候补党员，被分配到这个区的中心小学当教员。作了教师的他，仍然保持中学生的生活习惯：清晨练哑铃，夜晚记日记，每个大节日——五一、七一……以前到处征求人们对他的意见。曾经有人预言，过不了三个月他就会被那些生活不规律的成年人“同化”。但，不久以后，许多教师夸奖他也羡慕他了，说：“这孩子无忧无虑，无牵无挂，除了工作，就是工作……”他也没有辜负这种羡慕，1954年寒假，由于教学上的成绩，他受到了教育局的奖励。

人们也许以为，这位年轻的教师就会这样平稳地、满足而快乐地度过自己的青年时代。

但是不，孩子般单纯的林震，也有自己的心事。

一年以后，他经常焦灼地鞭策自己。是因为社会主义高潮的推动，全国青年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会议的召开，还是因为年龄的增长？

他已经22岁了，记得在初中一年级时作过一篇文，题目是“当我××岁的时候”，他写成“当我22岁的时候，我要……”现在22岁，他的生命史上好像还是白纸，没有功勋，没有创造，没有冒险，也没有爱情——连给某个姑娘写一封信的事都没做过。他努力工作，但是他作的少、慢、差。和青年积极分子们比较，和生活的飞奔比较，难道能安慰自己吗？他订规划，学这学那，作这作那，他要一日千里！

这时，接到调动工作的通知，“当我22岁的时候，我成了党工作者……”也许真正的生活在这里开始了？他抑制住对小学教育工作和孩子们的依恋，燃烧起对新的工作的渴望。

支部书记和他谈话的那个晚上，他想了一夜。

就这样，林震口袋里装着《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兴高采烈地登上区委会的石阶，对于党工作者（他是根据电影里全能的党委书记的形象来猜测他们的）的生活，充满了神圣的憧憬。但是，等他接触到那些忙碌而自信的领导同志，看到来往的文件和同时举行的会议，听到那些尖锐争吵与高深的分析，他眨眨那有些特别的淡褐色眼珠的眼睛，心里有点怯……

到区委会的第四天，林震去通华麻袋厂了解第一季度发展党员工作的情况，去以前，他看了有关的文件和名叫《怎样进行调查研究》的小册子，再三地请教了韩常新，他密密麻麻地写了一篇提纲，然后飞快地骑着新领到的自行车，向麻袋厂驶去。

工厂门口的警卫同志听说他是区委会的干部，没要他签名，信任地请他进去了。穿过一个大空场，走过一片放麻的露天货场与机器隆隆响的厂房，他心神不安地去敲厂长兼支部书记王清泉办公室的门。得到了里面“进来”的回答后，他慢慢地走进去，怕走快了显得没有经验。他看见一个阔脸、粗脖子、身材矮小的男人正与一个头发上抹了许多油的驼背的男人下棋。小个子的同志抬起头，右手玩着棋子，问清了林震找谁以后，不耐烦地挥一挥手：“你去西跨院党支部办公室找魏鹤鸣，他是组织委员。”然后低下头继续下棋。林震找着了红脸的魏鹤鸣，开始按提纲发问了：“1956年第一季度，你们发展了几个人？”

“一个半。”魏鹤鸣粗声粗气地说。

“什么叫‘半’？”

“有一个通过了，区委拖了两个多月还没有批下来。”

林震掏出笔记本记了下来。又问：

“发展工作是怎样进行的，有什么经验？”

“进行过程和向来一样——和党章的规定一样。”

林震看了看对方，为什么他说出的话像搁了一个星期的窝窝头一样干巴？魏鹤鸣托着腮，眼睛看着别处，心里也像在想别的事。

林震又问：“发展工作的成绩怎么样？”

魏鹤鸣答：“刚才说过了，就是那些。”他好像应付似的希望快点谈完。

林震不知道应该再问什么了，预备了一下午的提纲，和人家只谈上五

分钟就用完了。他很窘。

这时门被一只有力的手推开了。那个小个子的同志进来，匆匆忙忙地问魏鹤鸣：“来信的事你知道吗？”

魏鹤鸣无精打采地点了点头。

小个子的同志来回踱着步子，然后撇开腿站在房中央：“你们要想办法！质量问题去年就提出来了，为什么还等着合同单位给纺织工业部写信？在社会主义高潮当中我们的生产迟迟不能提高，这是耻辱！”

魏鹤鸣冷冷地看着小个子的脸，用颤抖的声音问：“您说谁？”

“我说你们大家！”小个子手一挥，把林震也包括在里面了。

魏鹤鸣因为抑制着的愤怒的爆发而显得可怕，他的红脸更红了，他站起来问：“那么您呢？您不負責任？”“我当然负责。”小个子的同志却平静了，“对于上级，我负责，他们怎么处分我！我也接受。对于我，你得负责，谁让你作生产科长呢？你得小心……”说完，他威胁地看了魏鹤鸣一眼，走了。

魏鹤鸣坐下，把棉袄的扣子全解开了，喘着气。林震问：“他是谁？”魏鹤鸣讽刺地说：“你不认识？他就是厂长王清泉。”

于是魏鹤鸣向林震详细地谈起了王清泉的情况。王清泉原来在中央某部工作，因为在男女关系上犯错误受了处分，1951年调到这个厂子作副厂长，1953年厂长他调，他就被提拔作厂长。他一向是吃饱了转一转，躲在办公室批批文件下下棋，然后每月在工会大会、党支部大会、团总支大会上讲话，批评工人群众竞赛没搞好，对质量不关心，有经济主义思想……魏鹤鸣没说完，王清泉又推门进来了。他看着左腕上的表，下令说：“今天中午12点10分，你通知党、团、工会和行政各科室的负责人到厂长室开会。”然后把门砰的一带，走了。

魏鹤鸣嘟哝着：“你看他怎么样？”

林震说：“你别光发牢骚，你批评他，也可以向上级反映，上级绝不允许有这样的厂长。”

魏鹤鸣笑了，问林震：“老林同志，你是新来的吧？”

“老林”同志脸红了。

魏鹤鸣说：“批评不动！他根本不参加党的会议，你上哪儿批评去？偶尔参加一次，你提意见，他说：‘提意见是好的，不过应该掌握分寸，也应该看时间、场合。现在，我们不应该因为个人意见侵占党支部讨论国家任务的宝贵时间。’好，不占用宝贵时间，我找他个别提，于是我们俩吵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向上级反映呢？”

“1954年我给纺织工业部和区委写了信，部里一位张同志与你们那儿的老韩同志下来检查了一回。检查结果是：‘官僚主义较严重，但主要是作风问题，任务基本上完成了，只是完成任务的方法有缺点。’然后找王清泉‘批评’了一下，又找我鼓励了一下开展自下而上的批评的精神，就完事了。此后，王厂长有一个来月对工作比较认真，不久他得了肾病，病好以后他说自己是‘因劳致疾’，就又成了这个样子。”

“你再反映呀！”

“哼，后来与韩常新也不知说过多少次，老韩也不答理，反倒向我进行教育说，应该尊重领导，加强团结。也许我不该这样想，但我觉得也许要等

到王厂长贪污了人民币或者强奸了妇女，上级才会重视起来！”

林震出了厂子再骑上自行车的时候，车轮旋转的速度就慢多了。他深深地把眉头皱了起来。他发现他的工作的第一步就有重重的困难，但他也受到一种刺激，甚至是激励——这正是发挥战斗精神的时候啊！他想着想着，直到因为车子溜进了急行线而受到交通民警的申斥。

四

吃完午饭，林震迫不及待地找韩常新汇报情况。韩常新有些疲倦地靠着沙发背，高大的身体显得笨重，从身上掏出火柴盒，拿起一根火柴剔牙。

林震杂乱地叙述他去麻袋厂的见闻，韩常新脚尖打着地不住地说：“是的，我知道。”然后他拍一拍林震的肩膀，愉快地说：“情况没了解上来不要紧，第一次下去嘛，下次就好了。”

林震说：“可是我了解了关于王清泉的情况。”他把笔记本打开。

韩常新把他的笔记本合上，告诉他：“对，这个情况我早知道。前年区委让我处理过这个事情，我严厉地批评过他，指出他的缺点和危险性，我们谈了至少有三四个钟头……”

“可是并没有效果呀，魏鹤鸣说他只好了一个月……”林震插嘴说。

“一个月也是效果，而且绝不止一个月。魏鹤鸣那个人思想上有问题，见人就告厂长的状……”

“他告的状是不是真的？”

“很难说不真，也很难说全真。当然这个问题是应该解决的，我和区委副书记李宗秦同志谈过。”

“副书记的意见是什么？”

“副书记同意我的意见，王清泉的问题是应该解决也是可能解决的……不过，你不要一下子就陷到这里边去。”

“我？”

“是的。你第一次去一个工厂，全面情况也不了解，你的任务又不是去解决王清泉的问题，而且，直爽地说，解决他的问题也需要更有经验的干部；何况我们并不是没有管过这件事……你要是一下子陷到这个里头，三个月也出不来，第一季度的建党总结还了解不了解？上级正催我们交汇报呢！”

林震说不出话。

韩常新又拍拍林震的肩膀：“不要急躁嘛。咱们区三千个党员，百十几个支部，你一来就什么问题都摸还行？”他打了个哈欠，有倦意的脸上的粉刺涨红了：“啊——哈，该睡午觉了。”

“那，发展工作怎么再去了解？”林震没有办法地问。

韩常新又去拍林震的肩膀，林震不由得躲开了。韩常新有把握地说：“明天咱们俩一齐去，我帮你去了解，好不？”然后他拉着林震一同到宿舍去。

第二天，林震很有兴趣地观察韩常新如何了解情况。三年前，林震在北京师范上学的时候，出去作过见习教师，老教师在前面讲，林震和学生一起听，学了不少东西。这次，他也抱着见习的态度，打开笔记本，准备把韩常新的工作过程详细记录下来。

韩常新问魏鹤鸣：“发展了几个党员？”

“一个半。”

“不是一个半，是两个，我是检查你们的发展情况，不是检查区委批没批。”韩常新纠正他，又问：“这两个人本季度生产计划完成的怎么样？”

“很好，他们一个超额7%，一个超额4%，厂里黑板报还表扬……”

谈起生产情况，魏鹤鸣似乎起劲了些，但是韩常新打断了他的话：“他们有些什么缺点？”

魏鹤鸣想了半天，空空洞洞地说了些缺点。

韩常新叫他给所举的缺点提一些例子。

提完例子，韩常新再问他党的积极分子完成本季度生产任务的情况，他特别感兴趣的是一些数字和具体事例，至于这些先进的工人克服困难、钻研创造的过程，他听都不要听。

回来以后，韩常新用流利的行书示范地写了一个“麻袋厂发展工作简况”，内容是这样的：

……本季度（1956年1月至3月）麻袋厂支部基本上贯彻了积极慎重发展新党员的方针，在建党工作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新通过的党员朱××与范××受到了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的鼓舞，增强了主人翁的观念，在第一季度繁重的生产任务中各超额7%、4%。广大积极分子围绕在支部周围，受到了朱××与范××模范事例的教育，并为争取入党的决心所推动，发挥了劳动的积极性与创造性，良好地完成或者超额完成了第一季度的生产任务……（下面是一系列数字与具体事例）这说明：

一、建党工作不仅与生产工作不会发生矛盾，而且大大推动了生产，任何借口生产忙而忽视建党工作的作法是错误的。二、……但同时必须指出，麻袋厂支部的建党工作，也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缺点……例如……

林震把写着“简况”的片艳纸捧在手里看了又看，他有一刹那，甚至于怀疑自己去没去过麻袋厂。还是上次与韩常新同去时自己睡着了，为什么许多情况他根本不记得呢？他迷惑地问韩常新：

“这，这是根据什么写的？”

“根据那天魏鹤鸣的汇报呀。”

“他们在生产上取得的成绩是因为建党工作么？”林震口吃起来。

韩常新抖一抖裤脚，说：“当然。”

“不吧？上次魏鹤鸣并没有这样讲。他们的生产提高了，也可能是由于开展竞赛，也许由于青年团建立了监督岗，未必是建党工作的成绩……”

“当然，我不否认。各种因素是统一起来的，不能形而上学地割裂地分析这是甲项工作的成绩，那是乙项工作的成绩。”

“那，譬如我们写第一季度的捕鼠工作总结，是不是也可以用这些数字和事例呢？”

韩常新沉着地笑了，他笑林震不懂“行”，他说：“那可以灵活掌握……”

林震又抓住几个小问题问：

“你怎么知道他们的生产任务是繁重的呢？”

“难道现在会有一个工厂任务很清闲吗？”

林震目瞪口呆了。

五

初到区委会十天的生活，在林震头脑中积累起的印象与产生的问题，

比他在小学呆了两年的还多。区委会的工作是紧张而严肃的，在区委书记办公室，连日开会到深夜。从汉语拼音到预防大脑炎，从劳动保护到政治经济学讲座，无一不经过区委会的忠实的手。林震有一次去收发室取报纸，看见一份厚厚的材料，第一页上写着“区人民委员会党组关于调整公私合营工商业的分布、管理、经营方法及贯彻市委关于公私合营工商业工人工资问题的报告的请示”。他怀着敬畏的心情看着这份厚得像一本书的材料和它的长题目。有时，一眼望去，却又觉得区委干部们是随意而松懈的，他们在办公时间聊天，看报纸，大胆地拿林震认为最严肃的题目开玩笑，例如，青年监督岗开展工作，韩常新半嘲笑地说：“吓，小青年们脑门子热起来啦……”林震参加的组织部一次部务会议也很有意思，讨论市委布置的一个临时任务，大家抽着烟，说着笑话，打着岔，开了两个钟头，拖拖沓沓，没有什么结果。这时，皱着眉思索了好久的刘世吾提出了一个方案，马上热烈地展开了讨论，很多人发表了使林震敬佩的精采意见。林震觉得，这最后的30多分钟的讨论要比以前的两个钟头有效十倍。某些时候，譬如说夜里，各屋亮着灯：第一会议室，出席座谈会的胖胖的工商业者愉快地与统战部长交换意见；第二会议室，各单位的学习辅导员们为“价值”与“价格”的关系争得面红耳赤；组织部坐着等待入党谈话的激动的年轻人，而市委的某个严厉的书记出现在书记办公室，找区委正副书记汇报贯彻工资改革的情况……这时，人声嘈杂，人影交错，电话铃声断断续续，林震仿佛从中听到了本区生活的脉搏的跳动，而区委会这座不新的、平凡的院落，也变得辉煌壮观起来。

在一切印象中，最突出和新鲜的印象是关于刘世吾的：刘世吾工作极多，常常同一个时间好几个电话催他去开会，但他还是一会儿就看完了《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把书转借给了韩常新；而且，他已经把前一个月公布的拼音文字草案学会了，开始在开会时用拼音文字作记录了。某些传阅文件刘世吾拿过来看看题目和结尾就签上名送走，也有的不到三千字的指示他看上一下午，密密麻麻地划上各种符号。刘世吾有时一面听韩常新汇报情况，一面漫不经心地查阅其他的材料，听着听着却突然指出：“上次你汇报的情况不是这样！”韩常新不自然地笑着，刘世吾的眼睛捉摸不定地闪着光；但刘世吾并不深入追究，仍然查他的材料，于是韩常新恢复了常态，有声有色地汇报下去。

赵慧文与韩常新的关系也被林震看出了一些疑窦：韩常新对一切都是拍着肩膀，称呼着“老王”、“小李”，亲热而随便。独独对赵慧文，却是一种礼貌的“公事公办”的态度。这样说话：“赵慧文同志，党刊第104期放在哪里？”而赵慧文也用顺从包含警戒的神情对待他。

……四月，东风悄悄地刮起，不再被人喜爱的火炉蜷缩在阴暗的贮藏室，只有各房间熏黑了的屋顶还存留着严冬的痕迹。往年，这个时候，林震就会带着活泼的孩子们去卧佛寺或者西山八大处踏青，在早开的桃李与混浊的溪水中寻找春天的消息……区委会的生活却不怎么受季节的影响，继续以那种紧张的节奏和复杂的色彩流转着。当林震从院里的垂柳上摘下一颗多汁的嫩芽时，他稍微有点怅惘，因为春天来得那么快，而他，却没作出什么有意义的事情来迎接这个美妙的季节……

晚上九点钟，林震走进了刘世吾办公室的门。赵慧文正在这里，她穿着紫黑色的毛衣。

脸儿在灯光下显得越发苍白。听到有人进来，她迅速地转过头来，林

震仍然看见了她略略突出的颧骨上的泪迹。他回身要走，低着头吸烟的刘世吾作手势止住他：“坐在这儿吧，我们就谈完了。”

林震坐在一角，远远地隔着灯光看报，刘世吾用烟卷在空中划着圆圈，诚恳地说：

“相信我的话吧，没错。年轻人都这样，最初互相美化，慢慢发现了缺点，就觉得都很平凡。不要作不切实际的要求，没有遗弃，没有虐待，没有发现他政治上、品质上的问题，怎么能说生活不下去呢？才四年嘛。你的许多想法是从苏联电影里学来的，实际上，就那么回事……”

赵慧文没说话，她撩一撩头发，临走的时候，对林震惨然地一笑。

刘世吾走到林震旁边，问：“怎么样？”他丢下烟蒂，又掏出一支来点上火，紧接着贪婪地吸了几口，缓缓地吐着白烟，告诉林震：“赵慧文跟她爱人又闹翻了……”接着，他开开窗户，一阵风吹掉了办公桌上的几张纸，传来了前院里散会以后人们的笑声、招呼声和自行车铃响。

刘世吾把只抽了几口的烟扔出去，伸了个懒腰，扶着窗户，低声说：“真的是春天了呢！”

“我想谈谈来区委工作的情况，我有一些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林震用一种坚决的神气说，同时把落在地上的纸页拾起来。

“对，很好。”刘世吾仍然靠着窗户框子。

林震从去麻袋厂说起：“……我走到厂长室，正看见王清泉同志……”

“下棋呢还是打扑克？”刘世吾微笑着问。

“您怎么知道？”林震惊骇了。

“他老兄什么时候干什么我都算得出来，”刘世吾慢慢地说，“这个老兄棋瘾很大，有一次在咱这儿开了半截会，他出去上厕所，半天不回来，我出去一找，原来他看见老吕和区委书记的儿子下棋，他在旁边‘支’上‘招儿’了。”

林震把魏鹤鸣对他的控告讲了一遍。

刘世吾关上窗户，拉一把椅子坐下，用两个手扶着膝头支持着身体，轻轻地摆动着头：

“魏鹤鸣是个直性子，他一来就和王清泉吵得面红耳赤……你知道，王清泉也是个特殊人物，不太简单。抗日胜利以后，王清泉被派到国民党军队里工作，他作过国民党军的副团长，是个呱呱叫的情报人员。一九四七年以后他与我们的联系中断，直到解放以后才接上线。他是去瓦解敌人的，但是他自己也染上国民党军官的一些习气，改不过来，其实是个英勇的老同志。”

“这样……”

“是啊。”刘世吾严肃地点点头，接着说：“当然，这不能为他辩护，党是派他去战胜敌人而不是与敌人同流合污，所以他的错误是应该纠正的。”

“怎么去解决呢？魏鹤鸣说，这个问题已经拖了好久。他到处写过信……”

“是啊。”刘世吾又干咳了一会，作着手势说，“现在下边支部里各类问题很多，你如果一一地用手工业的方法去解决，那是事倍功半的。而且，上级布置的任务追着屁股，完成这些任务已经感到很吃力。作为领导，必须掌握一种把个别问题与一般问题结合起来，把上级分配的任务与基层存在的问题结合起来的艺术。再者，王清泉工作不努力是事实，但还没有发展到消极怠工的地步；作风有些生硬，也不是什么违法乱纪；显然，这不是组织处理

问题而是经常教育的问题。从各方面看，解决这个问题的时机目前还不成熟。”

林震沉默着，他判断不清究竟哪样对；是娜斯嘉的“对坏事绝不容忍”对呢，还是刘世吾的“条件成熟论”对。他一想起王清泉那样的厂长就觉得难受，但是，他驳不倒刘世吾的“领导艺术”。刘世吾又告诉他：“其实，有类似毛病的干部也不只一个……”这更加使得林震睁大了眼睛，觉得这跟他在小学时所听的党课的内容不是一个味儿。

后来，林震又把看到的韩常新如何了解情况与写简报的事说了说，他说，他觉得这样整理简报不太真实。

刘世吾大笑起来，说：“老韩……这家伙……真高明……”笑完了，又长出一口气，告诉林震：“对，我把你的意见告诉他。”

林震犹豫着，刘世吾问：“还有别的意见么？”

于是林震勇敢地提出：“我不知道为什么，来了区委会以后发现了许许多多缺点，过去我想象的党的领导机关不是这样……”

刘世吾把茶杯一放：“当然，想象总是好的，实际呢，就那么回事。问题不在于有没有缺点，而在于什么是主导的。我们区委的工作，包括组织部的工作，成绩是基本的呢，还是缺点是基本的？显然成绩是基本的，缺点是前进中的缺点。我们伟大的事业，正是由这些有缺点的组织和党员完成着的。”

走出办公室以后，林震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和刘世吾谈话似乎可以消食化气，而他自己的那些肯定的判断，明确的意见，却变得模糊不清了。他更加惶惑了。

六

不久，在党小组会上，林震受到了一次严厉的批评。

事情是这样：有一次，林震去麻袋厂，魏鹤鸣说，由于季度生产质量指标没有达到，王厂长狠狠地训了一回工人，工人意见很大，魏鹤鸣打算找些人开个座谈会，搜集意见，准备向上反映。林震很同意这种作法，以为这样也许能促进“条件的成熟”。过了三天，王清泉气急败坏地到区委会找副书记李宗秦，说魏鹤鸣在林震支持下搞小集团进行反领导的活动，还说参加魏鹤鸣主持的座谈会的工人都有历史问题……最后说自己请求辞职。李宗秦批评了他的一些缺点，同意制止魏鹤鸣再开座谈会，“至于林震，”他对王清泉说，“我们会给予应有的教育的。”

批评会上，韩常新分析道：“林震同志没有和领导上商量，擅自同意魏鹤鸣召集座谈会，这首先是一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

林震不服气，他说：“没有请示领导，是我的错。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不但不去主动了解群众的意见，反而制止基层这样作！”

“谁说我们不了解？”韩常新翘起一只腿，“我们对麻袋厂的情况统统掌握……”

“掌握了而不去解决，这正是最痛心的！党章上规定着，我们党员应该向一切违反党的利益的现象作斗争……”林震的脸变青了。

富有经验的刘世吾开始发言了，他向来就专门能在一定的关头起扭转局面的作用。

“林震同志的工作热情不错，但是他刚来一个月就给组织部的干部讲党章，未免仓促了些。林震以为自己是支持自下而上的批评，是作一件漂亮事，他的动机当然是好的；不过，自下而上的批评必须有领导地去开展，譬如这回事，请林震同志想一想：第一，魏鹤鸣是不是对王清泉有个人成见呢？很难说没有。那么魏鹤鸣那样积极地去召集座谈会，可不可能有什么个人目的呢？我看不一定完全不可能。第二，参加会的人是不是有一些历史复杂别有用心分子呢？这也应该考虑到。第三，开这样一个会，会不会在群众里造成一种王清泉快要挨整了的印象因而天下大乱了呢？等等。至于林震同志的思想情况，我愿意直爽地提出一个推测：年轻人容易把生活理想化，他以为生活应该怎样，便要求生活怎样，作一个党的工作者，要多考虑的却是客观现实，是生活可能怎样。年轻人也容易过高估计自己，抱负甚多，一到新的工作岗位就想对缺点斗争一番，充当个娜斯嘉式的英雄。这是一种可贵的、可爱的想法，也是一种虚妄……”

林震像被打中了似的颤了一下，他紧咬住了下嘴唇。

他鼓起勇气再问：“那么王清泉……”刘世吾把头一仰：

“我明天找他谈话，有原则性的并不仅是你一个人。”

七

星期六晚上，韩常新举行婚礼。林震走进礼堂，他不喜欢那弥漫的呛人的烟气，还有地上杂乱的糖果皮与空中杂乱的哄笑；没等婚礼开始他就退了出来。

组织部的办公室黑着，他拉开灯，看见自己桌上的信，是小学的同事们写来，其中还夹着孩子们用小手签了名的信：

林老师：您身体好吗；我们特别特别想您，女同学都哭了，后来就不哭了，后来我们作算术，题目特别特别难，我们费了半天劲，中于算出来了……

看着信，林震不禁独自笑起来，他拿起笔把“中于”改成“终于”，准备在回信时告诉他们下次要避免别字。他仿佛看见了系蝴蝶结的李琳琳、爱画水彩画的刘小毛和常常把铅笔头含在嘴里的孟飞，……他猛把头从信纸上抬起来，所看见的却是电话、吸墨纸和玻璃板。他所熟悉的孩子的世界和他的单纯的工作已经离他而去了，新的工作要复杂得多……他想起前天党小组会上人们对他的批评。难道自己真的错了？真的是莽撞和幼稚，再加几分年轻人的廉价的勇气？也许真的应该切实估量一下自己，把份内的事作好，过两年，等到自己“成熟”了以后再干预一切吧？

礼堂里传来爆发的掌声和笑声。

一只手落在肩上，他吃惊地回过头来，灯光显得刺眼，赵慧文没有声响地站在他的身边，女同志走路都有这种不声不响的本事。

赵慧文问：“怎么不去玩？”

“我懒得去。你呢？”

“我该回家了，”赵慧文说，“到我家坐坐好吗？省得一个人在这儿想心事。”

“我没有心事。”林震分辩着，但他接受了赵慧文的好意。

赵慧文住在离区委会不远的一个小院落里。

孩子睡在浅蓝色的小床里，幸福地含着指头，赵慧文吻了儿子，拉林

震到自己房间里来。

“他父亲不回来吗？”林震问。

赵慧文摇摇头。

这间卧室好像是布置得很仓促，墙壁因为空无一物而显得过分洁白，盆架孤单地缩在一角，窗台上的花瓶傻气地张着口；只有床头上桌上的收音机，好像还能扰乱这卧室的安静。

林震坐在藤椅上，赵慧文靠墙站着。林震指着花瓶说：“应该插枝花，”又指着墙壁说：“为什么不买几张画挂上？”

赵慧文说：“经常也不在，就没有管它。”然后她指着收音机问：“听不听？星期六晚上，总有好的音乐。”

收音机响了，一种梦幻的柔美的旋律从远处飘来，慢慢变得热情激荡。提琴奏出的诗一样的主题，立即揪住了林震的心。他托着腮，屏住了气。他的青春，他的追求，他的碰壁，似乎都能与这乐曲相通。

赵慧文背着手靠在墙上，不顾衣服蹭上了石灰粉，等这段乐曲过去，她用和音乐一样的声音说：“这是柴可夫斯基的《意大利随想曲》，让人想到南国，想到海……我在文工团的时候常听它，慢慢觉得，这调子不是别人演奏出的，而是从我心里钻出来的……”

“在文工团？”

“参加军事干部学校以后被分配去的，在朝鲜，我用我的蹩脚的嗓子给战士唱过歌，我是个哑嗓子的歌手。”

林震像第一次见面似的又重新打量赵慧文。

“怎么？不像了吧？”这时电台改放“剧场实况”了，赵慧文把收音机关了。

“你是文工团的，为什么很少唱歌？”林震问。她不回答，走到床边，坐下。她说：“我们谈谈吧，小林，告诉我，你对咱们区委的印象怎么样？”

“不知道，我是说，还不明确。”

“你对韩常新和刘世吾有点意见吧，是不？”

“也许。”

“当初我也这样，从部队转业到这里，和部队的严格准确比较，许多东西我看不惯。我给他们提了好多意见，和韩常新激动地吵过一回，但是他们笑我幼稚，笑我工作没作好意见倒一大堆，慢慢地我发现，和区委的这些缺点作斗争是我力不胜任的……”

“为什么力不胜任？”林震像刺痛了似的跳起来，他的眉毛拧在一起了。

“这是我的错，”赵慧文抓起一个枕头，放在腿上，“那时我觉得自己水平太低，自己也很不完美，却想纠正那些水平比自己高得多的同志，实在不量力。而且，刘世吾、韩常新还有别人，他们确实把有些工作做得很好。他们的缺点散布在咱们工作的成绩里边，就像灰尘散布在美好的空气中，你嗅得出来，但抓不住，这正是难办的地方。”

“对！”林震把右拳头打在左手掌上。

赵慧文也有些激动了，她把枕头抛开，话说得更慢，她说：“我做的是事务工作，领导同志也不大过问，加上个人生活上的许多牵扯，我沉默了，于是，上班抄抄写写，下班给孩子洗尿布、买奶粉。我觉得我老得很快，参加军干校时候那种热情和幻想，不知道哪里去了。”她沉默着，一个一个地捏着自己的手指，接着说：“两个月以前，北京市进入社会主义高潮，工人、

店员还有资本家，放着鞭炮，打着锣鼓到区委会报喜，工人、店员把入党申请书直接送到组织部，大街上一天一变，整个区委会彻夜通明，吃饭的时候，宣传部、财经部的同志滔滔不绝地讲着社会主义高潮中的各种气象；可我们组织部呢？工作改进很少！打电话催催发展数字，按前年的格式添几条新例子写总结……最近，大家检查保守思想，组织部也检查，拖拖沓沓开了三次会，然后写个材料完事。……哎，我说乱了，社会主义高潮中，每一声鞭炮都刺着我，当我复写批准新党员通知的时候，我的手激动得发抖，可是我们的工作就这样依然故我地下去吗？”她喘了一口气，来回踱着，然后接着说：“我在党小组会上谈自己的想法，韩常新满足地问：‘难道我们发展数字的完成比例不是各区最高的？难道市委组织部没要我们写过经验？’然后他进行分析，说我情绪不够乐观，是因为不安心事务工作……”

“开始的时候，韩常新给人一个了不起的印象，但是实际一接触……”林震又说起那次写汇报的事。

赵慧文同意地点头：“这一二年，虽然我没提什么意见，但我无时无刻不在观察。生活里的一切，有表面也有内容，作到金玉其外，并不是难事。譬如韩常新，充领导他会拉长了声音训人，写汇报他会强拉硬扯生动的例子，分析问题，他会用几个无所不包的概念；于是，俨然成了个少壮有为的干部，他漂浮在生活上边，悠然得意。”

“那么刘世吾呢？”林震问，“他绝不像韩常新那样浅薄，但是他的那些独到的见解，精辟的分析，好像包含着一种可怕的冷漠。看到他容忍王清泉这样的厂长，我无法理解，而当我想向他表示什么意见的时候，他的议论却使人越绕越糊涂，除了跟着他走，似乎没有别的路……”

“刘世吾有一句口头语：就那么回事，他看透了一切，以为一切就那么回事。按他自己的说法，他知道什么是‘是’，什么是‘非’，还知道‘是’一定战胜‘非’，又知道‘是’不是一下子战胜‘非’，他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见过——党的工作给人的经验本来很多。于是他不再操心，不再爱也不再恨。他取笑缺陷，仅仅是取笑；欣赏成绩，仅仅是欣赏。他满有把握地应付一切，再也不需要虔诚地学习什么，除了拼音文字之类的具体知识。”

一旦他认为条件成熟需要干一气，他一把把事情抓在手里，教育这个，处理那个，俨然是一切人的上司。凭他的经验和智慧，他当然可以作好一些事，于是他更加自信。”赵慧文毫不留情地说道。这些话曾经在多少个不眠的夜晚萦绕在她的心头……

“我们的区委副书记兼部长呢？他不管么？”

赵慧文更加兴奋了，她说：“李宗秦身体不好，他想去作理论研究工作，嫌区的工作过于具体。他作组织部长只是挂名，把一切事情推给刘世吾。这也是一种相当普遍的不正常的现象，有一批老党员，因为病，因为文化水平低，或者因为是首长爱人，他们挂着厂长、校长和书记的名，却由副厂长、教导主任、秘书或者某个干事作实际工作。”

“我们的正书记——周润祥同志呢？”

“周润祥是一个非常令人尊敬的领导同志，但是他工作太多，忙着肃反、私营企业的改造……各种带有突击性的任务，我们组织部的工作呢，一般说永远成不了带突击性的中心任务，所以他管的也不多。”

“那……怎么办呢？”林震直到现在，才开始明白了事情的复杂性，一个缺点，仿佛粘在从上到下的一系列的缘故上。

“是啊。”赵慧文沉思地用手指弹着自己的腿，好像在弹一架钢琴，然后她向着远处笑了，她说：“谢谢你……”

“谢我？”林震以为自己听错了。

“是的，见到你，我好像又年轻了。你天不怕地不怕，敢于和一切坏现象作斗争，于是我有一种婆婆妈妈的预感：你……一场风波要起来了。”

林震脸红了。他根本没想到这些，他正为自己的无能而十分羞耻。他嘟哝着说：“但愿是真正的风波而不是瞎胡闹。”然后他问：“你想了这么多，分析得这么清楚，为什么只是憋在心里呢？”

“我老觉得没有把握，”赵慧文把手放在自己的胸前，“我看了想，想了又看，我有时候想得一夜都睡不好，我问自己：

‘你的工作是事务性的，你能理解这些吗？’”

“你怎么会这样想？我觉得你刚才说的对极了！你应该把你刚才说的对区委书记谈，或者写成材料给《人民日报》

……”

“瞧，你又来了。”赵慧文露出润湿的牙齿笑了。“怎么叫又来了？”林震不高兴地站起来，使劲搔着头皮，“我也想过多少次，我觉得，人要在斗争中使自己变正确，而不能等到正确了才去作斗争！”

赵慧文突然推门出去了，把林震一个人留在这空旷的屋子里，他嗅见了肥皂的香气。马上，赵慧文回来了，端着一个长柄的小锅，她跳着进来，像一个梳着三只辫子的小姑娘。

她打开锅盖，戏剧性地向林震说：

“来，我们吃荸荠，煮熟了的荸荠！我没有找到别的好吃的。”

“我从小就喜欢吃熟荸荠，”林震愉快地把锅接过来，他挑了一个大的没剥皮就咬了一口，然后他皱着眉吐了出来，“这是个坏的，又酸又臭。”赵慧文大笑了。林震气愤地把捏烂了的酸荸荠扔到地上。

临走的时候，夜已经深了，纯净的天空上布满了畏怯的小星星。有一个老头儿吆喝：“炸丸子开锅！”推车走过。林震站在门外，赵慧文站在门里，她的眼睛在黑暗中闪光，她说：“下次来的时候，墙上就有画了。”

林震会心地笑着：“而且希望你把丢下的歌儿唱起来！”他摇了一下她的手。

林震用力地呼吸着春夜的清香之气，一股温暖的泉水在心头涌了上来。

八

韩常新最近被任命为组织部副部长。新婚和被提拔，使他愈益精神焕发和朝气蓬勃。他每天刮一次脸，在参观了服装展览会以后又作了一套凡尔丁料子的衣服。不过，最近他亲自出马下去检查工作少了，主要是在办公室听汇报、改文件和找人谈话。刘世吾仍然那么忙……

一天，晚饭以后，韩常新把《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还给林震，他用手弹一弹那本书，点点头说：“很有意思，也很荒唐。当个作家倒不坏，编得天花乱坠。赶明儿我得了风湿性关节炎或者犯错误受了处分，也就写小说去。”

林震接过书，赶快拉开抽屉，把它压在最底下。

刘世吾坐在另一边的沙发上正出神地研究一盘象棋残局，听了韩常新

的话，刻薄地说：“老韩将来得关节炎或者受处分倒不见得不可能，至于小说，我们可以放心，至少在这个行星上不会看到您的大作。”他说的時候一点不像开玩笑，以致韩常新尴尬地转过头，装没听见。

这时刘世吾又把林震叫过去，坐在他旁边，问：“最近看什么书了？有没有好的借我看看？”

林震说没有。

刘世吾挪动着身体，斜躺在沙发上，两手托在脑后，半闭着眼，缓慢地说：“最近在《译文》上看了《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二部的片段，人家写得真好，活得很……”

“您常看小说？”林震真不大相信。

“我愿意荣幸地表示，我和你一样地爱读书：小说、诗歌，包括童话。解放以前，我最喜欢屠格涅夫，小学五年级，我已经读《贵族之家》，我为伦蒙那个德国老头儿流泪，我也喜欢叶琳娜；英沙罗夫写得却并不好……可他的书有一种清新的、委婉多情的调子。”他忽地站起来，走近林震，扶着沙发背，弯着腰继续说，“现在也爱看，看的时候很入迷，看完了又觉得没什么，你知道，”他紧挨林震坐下，又半闭起眼睛，“当我读一本好小说的时候，我梦想一种单纯的、美妙的、透明的生活。我想去作水手，或者穿上白衣服研究红血球，或者作一个花匠，专门培植十样锦……”他笑了，从来没这样笑过，不是用机智，而是用心。“可还是得作什么组织部长。”

他摊开了手。

“为什么您把现在的工作看得和小说那么不一样呢？党的工作不单纯，不美妙，也不透明么？”林震友好而关切地问。

刘世吾接连摇头，咳嗽了一会儿又站起来。靠到远一点的地方，嘲笑地说：“党工作者不适合看小说。……譬如，”他用手在空中一划，“拿发展党员来说，小说可以写：‘在壮丽的事业里，多少名新战士参加了无产阶级的先锋行列，万岁！’而我们呢，组织部呢，却正在发愁：第一，某支部组织委员工作马大哈，谈不清新党员的历史情况。第二，组织部压了百十几个等着批准的新党员，没时间审查。第三，新党员需经常委会批准，常委委员一听开会批准党员就请假。第四，公安局长参加常委会批准党员的时候老是打瞌睡……”

“您不对！”林震大声说，他像本人受了侮辱一样地难以忍耐，“您看不见壮丽的事业，只看见某某在打瞌睡……难道您也打瞌睡了？”

刘世吾笑了笑，叫韩常新：“来，看看报上登的这个象棋残局，该先挪车呢还是先跳马？”

九

魏鹤鸣告诉林震，他要求回到车间作工人，他说：“这个支部委员和生产科长我干不了。”林震费尽唇舌，劝他把那次座谈会搜集的意见写给党报，并且质问他：“你退缩了，你不信任党和国家了，是吗？”后来魏鹤鸣和几个意见较多的工人写了一封长信，偷偷地寄给报纸，连魏鹤鸣本人都对自己有些怀疑：“也许这又是‘小集团活动’？那就处罚我吧！”他是带着有罪的心情把大信封扔进邮箱的。

五月中旬，《北京日报》以显明的标题登出揭发王清泉官僚主义作风的

群众来信。署名“麻袋厂一群工人”的信，愤怒地要求领导上处理这一问题。《北京日报》编者也在按语中指出：“……有关领导部门应迅速作认真的检查……”

赵慧文首先发现了，她叫林震来看。林震兴奋得手发抖，看了半天连不成句子，他想：“好！终于揭出来了！还是党报有力量！”

他把报纸拿给刘世吾看，刘世吾仔细地看了几遍，然后抖一抖报纸，客观地说：“好，开刀了！”

这时，区委书记周润祥走进来，他问：“王清泉的情况你们了解不？”

刘世吾不慌不忙地说：“麻袋厂支部的一些不健康的情况那是确实存在的。过去，我们就了解过，最近我亲自找王清泉谈过话，同时小林同志也去了解过。”他转身向林震：“小林，你谈谈王清泉的情况吧。”

有人敲门，魏鹤鸣紧张地撞进来，他的脸由红色变成了青色，他说，王厂长在看到《北京日报》以后非常生气，现在正追查写信的人。

……经过党报的揭发与区委书记的过问，刘世吾以出乎林震意料之外的雷厉风行的精神处理了麻袋厂的问题。刘世吾一下决心，就可以把工作作得很出色。他把其他工作交给别人，连日与林震一起下到麻袋厂去。他深入车间，详细调查了王清泉工作的一切情况，征询工人群众的一切意见。然后，与各有关部门进行了联系，只用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就对王清泉作了处理——党内和行政都予以撤职处分。

处理王清泉的大会一直开到深夜，开完会，外面下起雨，雨忽大忽小，久久地不停息。

风吹到人脸上有些凉。刘世吾与林震到附近的一个小铺子去吃馄饨。

这是新近公私合营的小铺子，整理得干净而且舒适。由于下雨，顾客不多。他们避开热气腾腾的馄饨锅，在墙角的小桌旁坐下来。

他们要了馄饨，刘世吾还要了白酒，他呷了一口酒，掐着手指，有些感触地说：“我这是第六次参加处理犯错误的负责干部的问题了，头几次，我的心很沉重。”由于在大会上激昂地讲过话，他的嗓音有些嘶哑，“党工作者是医生，他要给人治病，他自己却是并不轻松的。”他用无名指轻轻敲着桌子。

林震同意地点头。

刘世吾忽问：“今天是几号？”

“5月20。”林震告诉他。

“5月20，对了。九年前的今天，‘青年军’二八师打坏了我的腿。”

“打坏了腿？”林震对刘世吾的过去历史还不了解。

刘世吾不说话，雨一阵大起来，他听着那哗啦哗啦的单调的响声，嗅着潮湿的土气。一个被雨淋透的小孩子跑进来避雨。小孩的头发在往下滴水。

刘世吾招呼店员：“切一盘肘子。”然后告诉林震：“1947年，我在北大作自治会主席。参加五·二游行的时候，二八师的流氓打坏了我的腿。”他挽起裤子，可以看到一道弧形的疤痕，然后他站起来：“看，我的左腿是不是比右腿短一点？”

林震第一次以深深的尊敬和爱戴的眼光看着他。

喝了几口酒，刘世吾的脸微微发红，他坐下，把肉片夹给林震，然后斜着头说：“那时候……我是多么热情，多么年轻啊！我真恨不得……”

“现在就不年轻，不热情了么？”林震用期待的眼光看着。“当然不，”

刘世吾玩着空酒杯，“可是我真忙啊！忙得什么都习惯了，疲倦了。解放以来从来没睡够过八小时觉。我处理这个人那个人，却没有时间处理自己。”他托起腮，用最质朴的人对人的态度看着林震，“是啊，一个布尔什维克，经验要丰富，但是心要单纯。……再来一两！”刘世吾举起酒杯，向店员招手。

这时林震已经开始被他深刻和真诚的抒发所感动了。刘世吾接着闷闷地说：“据说，炊事员的职业病是缺少良好的食欲，饭菜是他们作的，他们整天和饭菜打交道。我们，党工作者，我们创造了新生活，结果，生活反倒不能激动我们……”

林震的嘴动了动，刘世吾摆摆手，表示希望不要现在就和他辩论。他不说话，独自托着腮发愣。

“雨小多了，这场雨对麦子不错，”过了半天，刘世吾叹了口气，忽然又说：“你这个干部好，比韩常新强。”

林震在慌乱中赶紧喝汤。

刘世吾盯着他，亲切地笑着，问他：“赵慧文最近怎么样？”

“她情绪挺好。”林震随口说。他拿起筷子去夹熟肉，看见了他熟悉的刘世吾的闪烁的目光。

刘世吾把椅子拉近了，缓缓地说：“原谅我的直爽，但是我有责任告诉你……”

“什么？”林震停止了夹肉。

“据我看，赵慧文对你的感情有些不……”

林震颤抖着手放下了筷子。

离开馄饨铺，雨已经停了，星光从黑云下面迅速地露出来，风更凉了，积水潺潺地从马路两边的泄水池流下去。林震迷惘地跑回宿舍，好像喝了酒的不是刘世吾，倒是他。同宿舍的同志都睡得很甜，粗短的和细长的鼾声此起彼伏。林震坐在床上，摸着湿了的裤脚，眼前浮现了赵慧文的苍白而美丽的脸。……他还是个毛小伙子，他什么也没经历过，什么都不懂。他走近窗子，把脸紧贴在外面沾满了水珠的冰冷的玻璃上。

十

区委常委开会讨论麻袋厂的问题。

林震列席参加。他坐在一角，心跳、紧张，手心里出了汗。他的衣袋里装着好几千字的发言提纲，准备在常委会上从麻袋厂事件扯出组织部工作中的问题。他觉得麻袋厂问题的揭发和解决，造成了最好的机会，可以促请领导从根本上考虑一下组织部的工作。时候到了！

刘世吾正在条理分明地汇报情况。书记周润祥显出沉思的神色，用左拳托着士兵式的粗壮而宽大的脸，右腕子压着一张纸，时而在上面写几个字。李宗秦用食指在空中写划着。

韩常新也参加了会，他专心地把自己的鞋带解开又系上。

林震几次想说话，但是心跳得使他喘不上气。第一次参加常委会，就作这种大胆的发言，未免过于莽撞吧？不怕，不怕！他鼓励自己。他想起八岁那年在青岛学跳水，他也一边听着心跳，一边生气地对自己说：“不怕，不怕！”

们的不满意，这使林震更意识到自己和他们力量的悬殊。他苦笑着想：“你还以为常委会上发一席言就可以起好大的作用呢！”他打开抽屉，拿起那本被韩常新嘲笑过的苏联小说，翻开第一篇，上面写着：“按娜斯嘉的方式生活！”他自言自语：“真难啊！”

他缺少了什么呢？

十一

第二天下班以后，赵慧文告诉林震：“到我家吃饭去吧，我自己包饺子。”他想推辞，赵慧文已经走了。

林震犹豫了好久，终于在食堂吃了饭再到赵慧文家去。赵慧文的饺子刚刚煮熟。她穿上暗红色的旗袍，系着围裙，手上沾满面粉，像一个殷勤的主妇似的对林震说：“新下来的豆角做的馅子……”

林震嗫嚅地说：“我吃过了。”

赵慧文不信，跑出去给他拿来了筷子，林震再三表示确实吃过，赵慧文不满意地一个人吃起来。林震不安地坐在一旁，一会儿看看这，一会儿看看那，一会儿搓搓手，一会儿晃一晃身体。

“小林，有什么事么？”赵慧文停止了吃饺子。

“没……有。”

“告诉我吧。”赵慧文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昨天在常委会上我把意见都提了，区委书记睬都不睬……”

赵慧文咬着筷子端想了想，她坚决地说：“不会的，周润祥同志只是不轻易发表意见……”

“也许，”林震半信半疑地说，他低下头，不敢正面接触赵慧文关切的目光。

赵慧文吃了几个饺子，又问：“还有呢？”

林震的心跳起来了。他抬起头，看见了赵慧文的好意的眼睛，他轻轻地叫：“赵慧文同志……”

赵慧文放下筷子，靠在椅子背子，有些吃惊了。

“我很想知道，你是否幸福。”林震用一种粗重的，完全像大人一样的声音说，“我看见过你的眼泪，在刘世吾的办公室，那时候春天刚来……后来忘记了。我自己马马虎虎地过日子，也不会关心人。你幸福吗？”

赵慧文略略疑惑地看着他，摇头，“有时候我也忘记……”然后点头，“会的，会幸福的。你为什么问它呢？”她安详地笑着。

林震把刘世吾对他讲的告诉了她：“……请原谅我，把刘世吾同志随便讲的一些话告诉你，那完全是瞎说……我很愿意和你一起说话或者听交响乐，你好极了，那是自然而然的，……也许这里边有什么不好的，不合适的东西，马马虎虎的我忽然多虑了，我恐怕我扰乱谁。”林震抱歉地结束了。

赵慧文安详地笑着，接着皱起了眉尖儿，又抬起了细瘦的胳膊，用力擦了一下前额，然后她甩了一下头，好像甩掉什么不愉快的心事似的转过身去了。

她慢慢地走到墙壁上新挂的油画前边，默默地看画。那幅画的题目是《春》，莫斯科，太阳在春天初次出现，母亲和孩子到街头去……

一会，她又转过身来，迅速地坐在床上，一只手扶着床栏杆，异常平

静地说：“你说了些什么呀？真的！我不会作那些不经过考虑的事。我有丈夫，有孩子，我还没和你谈过我的丈夫，”她不用常说的“爱人”，而强调地说着“丈夫”，“我们在五二年结的婚，我才十九，真不该结婚那么早。他从部队里转业，在中央一个部里作科长，他慢慢地染上了一种油条劲儿，争地位、争待遇，和别人不团结。我们之间呢，好像也只剩下了星期六晚上回来和星期一走。我的看法是：或者是崇高的爱情，或者什么都没有。我们争吵了……但我仍然等待着……他最近出差去上海，等回来，我要和他好好谈一谈。可你说了些什么呢？”她又一次问，“小林，你是我所尊敬的顶好的朋友，但你还是个孩子——这个称呼也许不对，对不起。我们都希望过一种真正的生活，我们希望组织部成为真正的党的工作机构，我觉着你像是我的弟弟，你盼望我振作起来，是吧？生活是应该有互相支援和友谊的温暖，我从来就害怕冷淡。就是这些了，还有什么呢？还能有什么呢？”

林震惶恐地说：“我不该受刘世吾话的影响……”“不，”赵慧文摇头，“刘世吾同志是聪明人，他的警告也许并不是完全没有必要，然后……”她深深地吐一口气，“那就好了。”

她收拾起碗筷，出去了。

林震茫然地站起，来回踱着步子，他想着、想着，好像有许多话要说，慢慢地，又没有了。他要说什么呢？本来什么都没有发生。生活有时候带来某种情绪的波流，使人激动也使人困扰，然后波流流过去，没有一点痕迹……真的没有痕迹吗？它留下对于相逢者的纯洁和美好的记忆，虽然淡淡，却难忘……

赵慧文又进来了，她领着两岁的儿子，还提着一个书包。小孩已经与林震见过几次面，亲热地叫林震“夫夫”——他说不清“叔叔”。

林震用强健的手臂把他举了起来。空旷的屋子里顿时充满了孩子的笑闹声。

赵慧文打开书包，拿出一叠纸，翻着，说：“今天晚上，我要让你看几样东西。我已经把三年来看到的组织部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和自己的意见写了一个草稿。这个……”她不好意思地摸了一下一张橡皮纸，“大概这是可笑的，我给自己规定了一个竞赛的办法。让今天的自己和昨天的自己竞赛。我划了表，如果我的工作有了失误——写入党批准通知的时候抄错了名字或者统计错了新党员人数，我就在表上画一个黑叉子，如果一天没有错，就画一个小红旗。连续一个月都是红旗，我就买一条漂亮的头巾或者别的什么奖励自己……也许，这像幼儿园的作法吧？你好笑吗？”

林震入神地听着，他严肃地说：“绝不，我尊敬你对你自己的……”

临走的时候，夜已经深了，林震站在门外，赵慧文站在门里，她的眼睛在黑暗中闪着光，她说：“今天的夜色非常好，你同意吗？你嗅见槐花的香气了没有？平凡的小白花，它比牡丹清雅，比桃李浓馥。你嗅不见？真是！再见。明天一早就见面了，我们各自投身在伟大而麻烦的工作里边。然后晚上来找我吧，我们听美丽的《意大利随想曲》。听完歌，我给你煮荸荠，然后我们把荸荠皮扔得满地都是……”

……林震靠着组织部门前的大柱子好久好久地呆立着，望着夜的天空。初夏的南风吹拂着他——他来时是残冬，现在已经是初夏了。他在区委会度过了第一个春天。

他作好的事情简直很少，简直就是没有，但他学了很多，多懂了不少

事。他懂了生活的真正的美好和真正的分量；他懂了斗争的困难和斗争的价值。他渐渐明白，在这平凡而又伟大的、包罗万象的、担负着无数艰巨任务的区委会，单凭个人的勇气是作不成任何事情的……从明天……

办公室的小刘走过，叫他：“林震，你上哪儿去了？快去找周润祥同志，他刚才找了你好三次。”

区委书记找林震了吗？那么不是从明天，而是从现在，他要尽一切力量去争取领导的指引，这正是目前最重要的……

隔着窗子，他看见绿色的台灯和夜间办公的区委书记的高大侧影，他坚决地、迫不及待地敲响了领导同志办公室的门。

1956年5月—7月

冬雨

今年冬天的天气真见鬼，前天下了第一场雪，今天又下起雨来了，密麻麻的毛毛雨，似乎想骗人相信现在是春天，可天气明明比下雪那天还冷。我在电车站等电车，没带雨具，淋湿了头发、脖子和衣服；眼镜沾满了水，连对面的百货店都看不清。右腿的关节隐隐作痛起来。

下午有几个学生在我的课堂上传纸条，使我生了一顿气。说也怪，作了20年小学教员了，却总是不喜欢小孩子，孩子们也不怎么喜欢我。校长常批评我对学生的态度不好。细雨不住地下，电车老不见来，想想这些事，心里怪郁闷。

当当当，车来了，许多人拥上去，我也扯紧了大衣往上走，在慌忙中，一只脚踩在别人的鞋上，听见一个小伙子叫了一声。

我上了车，赶忙摘下了沾满了水的眼镜，那年轻人也上了车，说：“怎么往人脚上走呀！”我道了对不起，掏出手帕擦眼镜，又听见那人说：“真是的，戴着眼镜眼也不管事，新皮鞋……”

我戴上眼镜，果然看见他那新鞋上有泥印子。他是一个头发梳向一边的青年，宽宽的额头下边是两道排起来的眉毛，眼睛又大又圆，鼻子大而尖，嘴里还在嘟哝着，我觉得这小伙子很“刺儿”，对成年人太不礼貌，于是还他一句说：“踩着您的新鞋了，我很抱歉。不过年轻人说话还是谦和一点好！”

“什么？”他窘住了，脸红了，两道眉毛连起来。我知道他火了，故意轻轻地、倚老卖老地咳嗽了几下。

就在纠纷马上要爆发的时候，忽然电车的另一边传来一阵掌声。

怪事，电车上该不会有人表演杂技吧？我们俩回过头，只见那边一部分人离开了座位，一部分人探着身子，注视着车窗，议论着、笑着。

我不由得走过去。原来大家是围着一个小姑娘。那小姑娘梳着小辫子，围着大花围脖，跪在座位上，聚精会神地对着玻璃。再走向前一步看，才知道她是在玻璃上画画；乘客呼出的气沾在密闭的窗玻璃上，形成一层均匀的薄雾，正好作画板。那小姑娘伸出自己圆圆的小指头，在画一座房屋。她旁边座位上跪着一个更小的男孩子，出主意说：“画一棵树，对了，小树，还有花，花……”小姑娘把头发上的卡子取下来画花，这样线条更细。我略略转动一下目光，呵，左边的几个窗玻璃上已经都有了她的画稿了，一块玻

璃上画着大脑袋的小鸭子，下面有三条曲线表示水波，另一块玻璃上画着一艘轮船，船上还飘扬着旗帜，旗上仿佛还有五颗星；哈哈，这一块玻璃上是一个胖娃娃，眼睛眯成一道线，嘴咧得从一只耳朵梢到另一只耳朵梢……回头来看，她的风景画刚刚完成，作为房屋、花、树木的背景的，是连绵的山峰，两峰之间露出了太阳，光芒万丈。

“这个更好！”一个穿黑大衣的胖胖的中年女人说。

“好孩子，手真利落！”一个老太太说。

“真棒，真叫棒！”售票员笑嘻嘻地从人群中退了回来，又恢复了那种机械的声调：“买票来，买票来，下站是缸瓦市！”

车停了，下车的人在下车以前纷纷留下了夸赞小画家的话。那女孩好像根本没有听见这些议论，只是向身旁的男孩说：“弟弟，再画一个好不好？”男孩连连说：“好，好，再画一架大飞机！”两个人就从座位上下来，向右边没有画过的窗玻璃走去。车上的人本来不少，又聚在一端，就显得很挤，但大家自动给他们让了路和座位。隔着许多人，我只看见那小画家的侧面，她的额上、鬓上的头发弯曲而细碎，她的头微扬着，脸上显出幸福和沉醉的表情；她弟弟的样子却俨然是姐姐的崇拜者，听话地尾随在姐姐后面。

……车到“平安里”了，小画家已经在所有的玻璃上留下了自己的作品。她拉着弟弟准备下车，别人问她在哪儿上学，叫什么名字，她只是嘻嘻地笑，没回答。我退到车门边，欣赏着她天真活泼而又大方的样子。她就要下车了，忽然目光停留在我身上，然后深深地给我鞠了一个大躬：“赵老师！”

她的弟弟也随着给我鞠了个躬。

“这难道是我们学校的学生？”我大吃一惊，想看看她胸前戴着校徽没有，她已经下去了，在车外边一蹦一跳地走在细雨里，很快地消失了矮矮的身影。

所有的视线都集中到我身上了，一个老年人向我伸出大拇指：“这是您的学生啊？真不简单。”售票员一边给乘客找着零钱，一边质朴而滑稽地说：“唉，我要能当教员，有这么好的学生，一天少吃一顿饭都高兴！”所有的人都友善地、羡慕地、尊敬地看我，使我一时手足无措，只好哼着哈着往电车的另一端走，一转身，正好看见那被我踩了新鞋的小伙子，才想起这儿还有一场未了的纠纷。那小伙子看见我，想躲开，又躲不开了，露出了一种怪不好意思的样子。

……阴天，时间虽然不算晚，车子里的光线却暗下来了，于是售票员打开了电灯。大家立刻都愣住了，因为那“玻璃画”在灯光下获得了新的色彩，栩栩如生，好像我们坐的不是环行路电车，而是，而是是什么……那车的窗户，全是雕了花的水晶作的！

电车上的乘客亲切地互望着，会心地微笑着，好像大家都是熟人，是朋友；我对面有一对年轻的恋人靠得更紧了……好像有什么奇妙的东西赋予了这平凡的旧车厢以魅力，使陌生的乘客变得亲近，使恶劣的天气不再影响人的心绪了。

至于我呢，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只是呆呆地看着窗外的细雨——雨点已经变成了小小的霰粒。

1957年

夜的眼

路灯当然是一下子就全亮了的。但是陈杲总觉得是从他的头顶抛出去两道光流。街道两端，光河看不到头。槐树留下了朴质而又丰满的影子。等候公共汽车的人们也在人行道上放下了自己的浓的和淡的各人不止一个的影子。

大汽车和小汽车。无轨电车和自行车。鸣笛声和说笑声。大城市的夜晚才最有大城市的活力和特点。开始有了稀稀落落的、然而引人注目的霓虹灯和理发馆门前的旋转花浪。有烫了的头发和留了的长发。高跟鞋和半高跟鞋，无袖套头的裙衫。花露水和雪花膏的气味。

城市和女人刚刚开始略略打扮一下自己，已经有人坐不住了。这很有趣。陈杲已经有20多年不到这个大城

市来了。20多年，他呆在一个边远的省份的一个边远的小镇，那里的路灯有三分之一是不亮的，灯泡健全的那三分之二又有三分之一的夜晚得不到供电。不知是由于遗忘还是由于燃料调配失调。但问题不大，因为那里的人大致上也是按照农村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古制而生活的，下午六点一过，所有的机关、工厂、商店、食堂就都下了班了。人们晚上都呆在自己的家里抱孩子，抽烟，洗衣服，说一些说了就忘的话。

汽车来了，蓝色的，车身是那种挂连式的，很大。售票员向着扩音器说话。人们挤挤拥拥地下了车。陈杲和另一些人挤挤拥拥地上了车。很挤，没有座位，但是令人愉快。售票员是个脸儿红扑扑的、口齿伶俐而且嗓音响亮的小姑娘。在陈杲的边远小镇，这样的姑娘不被选到文工团去报幕才怪。她熟练地一掀电门，遮着罩子的供看票用的小灯亮了，撕掉几张票以后，叭，又灭了。许多的街灯、树影、建筑物和行人掠过去了，又要到站了，清脆的嗓子报着站名，叭，罩灯又亮了，人们又在挤挤操操。

上来两个工人装束的青年，两个人情绪激动地在谈论着：“……关键在于民主，民主，民主……”来大城市一周，陈杲到处听到人们在谈论民主，在大城市谈论民主就和在那个边远的小镇谈论羊腿把子一样普遍。这大概是因为大城市的肉食供应比较充足吧，人们不必为羊腿操心。这真让人羡慕。陈杲微笑了。

但是民主与羊腿是不矛盾的。没有民主，到了嘴边的羊腿也会被人夺走。而不能帮助边远的小镇的人们得到更多、更肥美的羊腿的民主则只是奢侈的空谈。陈杲到这个城市来是参加座谈会的，座谈会的题目被规定为短篇小说和戏剧的创作。粉碎“四人帮”后，陈杲接连发表了五六篇小说，有些人夸他写得更成熟了，路子更宽了，更多的人说他还没有恢复到20余年前的水平。过分注意羊腿的人小说技巧就会退化的，但是懂得了羊腿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却是一大进步和一大收获。这次应邀来开会，火车在一个小站上停留了1小时零12分钟，因为那里有一个没有户口而有羊腿、卖高价的人被轧死了；那人为了早一点把羊腿卖出去，竟然不顾死活地在停下来的列车下面钻行，结果，制动闸失灵，列车滑动了那么一点点，可怜人就完了。这一直使陈杲觉得沉重。

正像从前在这样的座谈会上他总是年龄最小的一个一样，现在这一类会上他却是比较年长的了，而且显得土气，皮肤黑、粗糙。比他年轻、肩膀宽、个子高、眼睛大的同志在发言中表达了许多新鲜、大胆、尖锐、活泼的

思想。令人顿开茅塞，令人心旷神怡，令人猛醒，令人激奋。结果文艺问题倒是讨论不起来，尽管主持会议的人拼命想引导大家围绕中心，大家谈得最多的还是关于“四人帮”赖以立足的土壤，关于反封建，关于民主与法制、道德与风气，关于公园里有愈来愈多的青年人聚众跳交谊舞、用电子吉他伴奏，以及公园管理人员如何千方百计地与这种灾祸作斗争；从每隔三分钟放送一次禁止跳这种舞的通告、罚款办法到提前两个小时净园。陈杲也在会上发了言，比起其他人，他的发言是低调门的，“要一点一滴，从我们脚下做起，从我们自己做起。”他说。这个会上的发言如果能有一半，不，五分之一，不，十分之一变为现实，那就简直是不得了！这一点使陈杲兴奋，却又惶惑。

车到了终点站，但乘客仍然满满的。大家都很轻松自如，对于售票员的收票验票的呼吁满不在意，售票员的声音里带有点怒气了。像一切外地人一样，陈杲早早就高举起手中的全程车票，但售票员却连看他都不看一眼，他规规矩矩地主动把票子送到售票员手里，售票员连接都没接。

他掏出“通讯录”小本本，打开蓝灰色的塑料皮，查出地址，开始打问。他问一个人却有好几个人向他指点，只有在这一点上他觉得这个大城市的人还保留着“好礼”的传统。他道了谢，离开了灯光耀眼的公共汽车终点站，三拐两弯，走进一片迷宫似的新住宅区。

说是迷宫不是因为它复杂，而是因为它简单，六层高的居民楼，每一幢和每一幢都没有区别。密密麻麻的堆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的阳台，密密麻麻的闪耀着日光灯的青辉和普通灯泡的黄光的窗子。连每一幢楼的窗口里传出来的声音也是差不多的。电视正在播送国际足球比赛，中国队踢进去一个球，球场上的观众和电视荧光屏前面的观众欢呼在一起，人们狂热地喊叫着，掌声和欢呼声像涨起来的海潮，人们熟悉的老体育广播员张之也在拼命喊叫，其实，这个时候的解说是多余的。另外，有的窗口里传出锤子敲打门板的声音，剁菜的声音和孩子之间吵闹和大人的威胁的声音。

这么多声音，灯光，杂物都堆积在像一个一个的火柴匣一样呆立着的楼房里；对于这种密集的生活，陈杲觉得有点陌生、不大习惯、甚至有点可笑。和楼房一样高的一棵棵的树影又给这种生活铺上薄薄的一层神秘。在边远的小镇，晚间听到的最多的是狗叫，他熟悉这些狗叫熟悉到这种程度，以致在一片汪汪声中他能分辨哪个声音是出自哪种毛色的哪一只狗和它的主人是谁。再有就是载重卡车夜间行车的声音，车灯刺激着人的眼睛，车一过，什么都看不见了。临街的房屋都随着汽车的颠簸而震颤。

行走在这迷宫一样的居民楼里，陈杲似乎有一点后悔。真不应该离开那一条明亮的大街，不应该离开那个拥拥挤挤的热闹而愉快的公共汽车，大家一起在大路上前进，这是多么好啊，然而现在呢，他一个人来到这里。要不就呆在招待所，根本不要出来，那就更好， he 可以和那些比他年龄小的朋友们整晚整晚地争辩，每个人都争着发表自己的医治林彪和“四人帮”留下的后遗症的处方。他们谈论贝尔格莱德、东京、香港和新加坡。晚饭以后他们还可以买一盘炸虾片和一盘煮花生米，叫上一升啤酒，既消暑又助谈兴。然而现在呢，他莫名其妙地坐了好长时间的车，要按一个莫名其妙的地址去找一个莫名其妙的人办一件莫名其妙的事。其实事一点也不莫名其妙，很正常，很应该，只是他办起来不合适罢了，让他办这件事还不如让他上台跳芭蕾舞，饰演《天鹅湖》中的王子。他走起路来都有一点跛，当然不注意倒也

看不出，这是“横扫一切”留下的小小的纪念。

这种倒胃口的感觉使他想起20多年前离开这个大城市来。那也是一种离了群的悲哀。

因为他发表了几篇当时认为太过分而现在又认为太不够的小说，这使他长期在95%和5%之间荡秋千，这真是一个危险的游戏。

按照人们所说的，对面不太远的那一幢楼就是了，偏偏赶上这儿在施工，好像在这里还要安装什么管道，不，不止是管道，还有砖瓦木石呢，可能还要盖两间平房，可能是食堂，当然也可能是公共厕所，总之，一道很宽的沟，他大概跳不过去，被横扫以前本来是可以跳过去的，所以他必须找一个桥梁，找一块木板，于是他顺着沟走来走去，焦躁起来，竟没有找到什么木板，白白地多走了冤枉路，绕还是跳？不，还不能服老，于是他后退了几步，一、二、三，不好，一只腿好像陷在沙子里，但已经跳了起来，不是腾空而起，而是落到沟里。幸好，沟底还没有什么硬的或者尖利的东西。但他也过了将近十分钟才从疼痛和恐惧中清醒过来，他笑了，拍打了一下身上的土，一跛一拐地爬了出来，谁知道刚爬出来又一脚踩到一个雨水洼里，他慌忙从水洼里抽出了脚，鞋和袜子已经都湿了，脚感到很牙碜和吃了带土的米饭时嘴的感觉一样。他一抬头，看到楼边的一根歪歪斜斜的杆子上的一个孤零零的、光色显得橙红的小小的电灯泡。这个电灯泡存在在这里，就像在一面大黑板上画了一个小小的问号，或者说是惊叹号也行。

他走近了问号或惊叹号，楼窗里又传出来欢呼混合着打口哨的声音，大概是外国队又踢进了一个球。他凑近楼口，仔细察看了一下楼口上面的字迹，断定这就是他要找的那个地方。但他不放心，站在楼口等候一个过往的人，好再打听一下，同时怪不好意思。

他临走以前，那个边远的地方的一位他很熟悉也很尊重的领导同志找了他去，交给他一封信，让他去到大城市去找一个什么公司的领导人。“我们是老战友”，当地的陈杲所熟悉的领导同志说，“我信上已经写了，咱们机关的唯一的一辆上海牌小卧车坏了，管理人员和驾驶员已经跑了好几个地方，看来本省是修不好的了，缺几个关键性的部件。我这个老战友是主管汽车修配行业的，早就向我打过保票，说是‘修车的事包在我身上’，你去找找他，联系好了拍一个电报来……”

就是这么一件普普通通的事。找一个私人，一个老友，一个有职有权的领导，为另一个有职有权、在当地可以称得上是德高望重的领导所属单位修理一辆属于国家所有的小汽车。

没有理由拒绝这位老同志的委托，而懂得羊腿的重要性的陈杲也就不对带信找人的必要性发生怀疑。顺便为当地办点事当然是他应尽的义务，但是，接受这个任务以后总觉得好像是穿上了一双不合脚的鞋，或是穿上一条裤子结果发现两条裤腿的颜色不一样。

边远的小镇的同志似乎“洞察”了他的心理，所以他刚到大城市不久就接连收到了来自小镇的电报，催他快点去讨个结果。反正我也不是为了个人。反正我从来也没坐过那辆上海牌，今后也不会坐。他鼓励着自己，经过了街灯如川的大路，离开了明亮如舞台的终点站和热情的乘客，绕来绕去，掉到沟里又爬出来，一身土，一脚泥，来到了。

终于从两个孩子口里证明了楼号和门号的无误，然后他快步走到了四楼，找对了门，先平静了一下，调匀呼吸，然后尽可能轻柔地、文明地然而

又是足够响亮地敲响了门。

没有动静，然而门内似乎有点声音传出来，他把耳朵贴在门板上，好像有音乐，于是他摒弃了方才刹那间“哟，没在家”的既丧气而又庆幸的侥幸心理，坚决地再把门敲了一次。

三次敲门之后，咚咚咚传来了脚步声，吱扭，旋转暗锁，光当，门打开了，是一个头发蓬乱的小伙子，上身光光的，大腿光光的，浑身上下只有一条白布裤衩和一双海绵拖鞋，他的肌肉和皮肤闪着光。“找谁？”他问，口气里有一些不耐烦。

“我找×××同志”，陈杲按照信封上的名字说道。“他不在，”小伙子转身就要关门，陈杲向前迈了一步，用这个大城市的最标准的口语发音和最礼貌的词句作了自我介绍，然后问道：“您是不是×××同志家里的人，（估计是×××的儿子，其实对这样一个晚辈完全不必用‘您’）您能不能听我说一说我的事情并转达给×××同志？”

黑暗里看不到小伙子的表情，但凭直觉可以感到他皱了一下眉，迟疑了一下，“来吧”，他转身就走，并不招呼客人，那样子好像通知病人去拔牙的口腔医院的护士。

陈杲跟着他走去。小伙子的脚步声——咚、咚、咚。陈杲脚步声——嚓、嚓、嚓。黑咕洞洞的过道。左一个门，右一个门，过了好几个门。一个门里原来还有那么多门。有一个门被拉开了，柔和的光线，柔媚的歌声，柔热的酒气传了出来。

钢丝床，杏黄色的绸面被子，没有叠起来，堆在那里，好像倒置的一个大烧麦。落地式台灯，金属支柱发出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亮光。床头柜的柜门半开，露出了门边上的弹珠。边远的小镇有好多好友托付陈杲给他们代买弹珠，但是没有买着。那里，做大立柜的高潮方兴未艾。再移动一下眼光，藤椅和躺椅，圆桌，桌布就是样板戏《红灯记》第四场鸠山的客厅里铺过的那一张。四个喇叭的袖珍录音机，进口货。香港歌星的歌声，声音软，吐字硬，舌头大，嗓子细。听起来总叫人禁不住一笑。如果把这条录音带拿到边远的小镇放一放，也许比入侵一个骑兵团还要怕人。只有床头柜上的一个装着半杯水的玻璃杯使陈杲觉得熟悉，亲切，看到这个玻璃杯，就像在异乡的陌生人中发现了老相识。甚至是相交不深或者曾有芥蒂的人，在那种场合都会变成好朋友。

陈杲发现门前的一个破方凳，便搬过来，自己坐下了。他身上脏。他开始叙述自己的来意，说两句又等一等，希望小伙子把录音机的声音关小一些，等了几次发现没有关小的意思，便径自说下去。奇怪，一向不算不善于谈话的陈杲好像被人偷去了嘴巴，他说得结结巴巴，前言不搭后语，有些词用得不伦不类，比如本来是要说“想请×××同志帮助给联系一下”，竟说成了“请您多照顾”，好像是他来向这个小伙子申请补助费。本来是要说：“我先来联系一下”，竟说成了“我来联络联络”。而且连说话的声音也变了，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声音，而是一把钝锯在锯榆木。

说完，他把信掏了出来，小伙子斜仰着坐在躺椅上一动也不动，年龄大概有小伙子的两倍的陈杲只好走过去把边远地区领导同志的亲笔信送了过去。顺便，他看清了小伙子那张充满了厌倦和愚蠢的自负的脸。一脸的粉刺和青春疙瘩。

小伙子打开信，略略一看，非常轻蔑地笑了一下，左脚却随着软硬软

硬的歌声打起拍子来。录音机和香港“歌星”的歌声，对于陈杲来说也还是新事物，他并不讨厌或者反对这种唱法，但他也不认为这种唱法有多大意思，他的脸上出现了一个轻蔑的笑容，不自觉的。

“这个×××（说的是边远地区的那位领导），是我爸爸的战友吗（按，到现在为止他没有作自我介绍，从理论上还无法证明他的爸爸是谁）？我怎么没听我爸爸说过？”

这句话给了陈杲一种受辱的感觉。“你年轻嘛，你爸爸可能没对你说过……”陈杲也不再客气了，回敬了一句。“我爸爸倒是说过，一找他修车，就都成了他的战友了！”

陈杲的脸发烧，心突突地跳起来，额头上沁出了汗珠，“难道你爸爸不认识×××（边远地区的首长）吗？他是1936年就延安去的，去年在《红旗》上还发表过一篇文章……”

他的哥哥是××军区的司令啊！”

陈杲急急忙忙地竟然说起了这样一些报字号的话，特别是当他提到那位知名的大人物、××军区的司令时，刷地一下子，他两眼一阵晕眩而且汗流浃背了。

小伙子的反应是一个20倍于方才的轻蔑的笑容，而且笑出了声。

陈杲无地自容，他低下了头。

“我跟您这么说吧，”小伙子站了起来，一副作总结的架势，“现在办什么事，主要靠两条，一条你得有东西，你们能拿点什么东西来呢？”

“我们，我们有什么呢？”陈杲问着自己：“我们有……羊腿……”他自言自语地说。

“羊腿不行，”小伙子又笑了，由于轻蔑过度，变成了怜悯了，“再一条，干脆说实话，就靠招摇撞骗……何必非找我爸爸呢，如果你们有东西，又有会办事的人，该用谁的名义就用去好了。”然后，他又补了一句，“我爸爸到北戴河出差去了……”他没有说“疗养”。

陈杲昏昏然，临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忽然停下了脚，不由得侧起了耳朵，录音机里放送的是真正的音乐，匈牙利作曲家韦哈尔的《舞会圆舞曲》。一片树叶在旋转，飞旋在三面是雪山的一个高山湖泊的碧蓝碧蓝的水面上，他们的那个边远的小镇，就在高山湖泊的那边。一只野天鹅，栖息在湖面上。

黑洞洞的楼道。陈杲像喝醉了一样地连跑带跳地冲了下来。咚咚咚咚，不知道是他的脚步声还是他的心声更像一面鼓；一出楼门，抬头，天啊，那个小小的问号或者惊叹号一样的暗淡的灯泡忽然变红了，好像是魔鬼的眼睛。

多么可怕的眼睛，它能使鸟变成鼠，马变成虫。陈杲连跑带蹿，毫不费力地从土沟前一跃而过，球赛结束了，电视广播员用温柔而亲切的声音预报第二天的天气。他飞快地来到了公共汽车的终点——起点站。等车的人仍然是那么多。有一群青年女工是去工厂上夜班的，她们正在七嘴八舌地讨论车间的评奖。有一对青年男女，甚至在等车的时候也互相拉着手，扳着腰肢。今日的四铭先生看了准保又要休克了。陈杲上了车，站在门边。这个售票员已经不年轻了，她的身体是那样单薄，隔着衬衫好像可以看到她的突出的、硬硬的肩胛骨。20年的坎坷，20年的改造，陈杲学会了许多宝贵的东西，也丢失了一点本来绝对不应该丢失的东西。然而他仍然爱灯光，爱上夜班的工人，爱民主，评奖、羊腿……铃声响了，“哧”地一声又一声，三个门分

别关上了，树影和灯影开始后退了，“有没有票的没有？”售票员问了一句，不等陈果掏出零钱，“叭”地一声把票灯关熄了。她以为，乘车的都是有月票的夜班工人呢。

1979年

风筝飘带

在红地白字的“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挨得很挤的惊叹号旁边，矗立着两层楼那么高的西餐汤匙与刀、叉、三角牌餐具和她的邻居星海牌钢琴、长城牌旅行箱、雪莲牌羊毛衫、金鱼牌铅笔……一道，接受着那各自彬彬有礼地俯身吻向她们的忠顺的灯光，露出了光泽的、物质的微笑。瘦骨伶仃的有气节的杨树和一大一小的讲友谊的柏树，用零乱而又淡雅的影子抚慰着被西风夺去了青春的绿色的草坪。在寂寥的草坪和阔绰的广告牌之间，在初冬的尖刻薄情的夜风之中，站立着她——范素素。她穿着杏黄色的短呢外衣，直缝如注的灰色毛涤裤子和一双小巧的半高跟黑皮鞋。脖子上围着一一条雪白的纱巾，叫人想起燕子胸前的羽毛，衫托着比夜还黑的眼睛和头发。

“让我们到那一群暴发户那里会面吧！”电话里，她对佳原那么说。她总是把这一片广告牌叫作“暴发户”，对于这些突然破土而出的新偶像既亲且妒。“多看两眼就觉得自己也有钢琴了。”佳原这样说过。“当然，老是念‘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自己也会变成狼。”她说。

过了20多分钟了，佳原还没有来。他总是迟到。傻子，该不是又让人讹上了吧？冬天清晨，他骑着车去图书馆，路过三王坟，看到一个被撞倒在路旁、哼哼唧唧的老太婆。撞人的人已经逃之夭夭。他便把秃顶的老太太扶起，问清住址，把自己的自行车放在路边锁上，搀着老太太回家。结果，老太太的家属和四邻把他包围了，把他当作肇事者。而老眼昏花的老太太，在周围人们的鼓励和追问下，竟然也一口咬定就是他撞的。是老年人的错乱吗？是一种视生人为仇的丑恶心理吗？当他说明这一切，说明自己只是一个助人的人的时候，有一位嗓音尖厉的妇人大喊：“这么说，你不成了雷锋了么？”全场哄然，笑出了眼泪。那是1975年，全民已经学过一段荀子，大家信仰性恶论。

他总是不按时赴约，总是那么忙。连眼镜框上的积垢和眼镜片上的灰尘都没有时间擦拭。在认识他以前，素素可从来不忙。她的外衣一枚扣子松了，滴拉耷拉，她不缝。主要是除了她的奶奶，这个城市对于她是冷淡的，不欢迎的。城市轰她走，她才16岁。然而说轰是不公正的。礼炮在头顶上轰鸣，铜号在原野上召唤。还有红旗、红书、红袖标、红心、红海洋。要建立一个红彤彤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九亿人心齐得像一个人。从80岁到8岁，大家围一个圈，一同背诵语录，一同“向左刺！”“向右刺！”“杀！杀！杀！”她渴望有这样一个世界胜过从前渴望有一个双铃大风筝。红彤彤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她没有看到，她倒是看到了一个绿的世界：牧草，庄稼。她欢呼这个绿的世界。然后是黄的世界：枯叶、泥土、光秃秃的冬季。她想家。还有黑的世界，那是在和她一道插队的知识青年，陆续通过“门子”走掉的。

后。她得了维生素甲缺乏症，视力一度受损。

她把关于红彤彤的世界的梦丢在绿色的、黄色的和黑色的迭替里。从此她食欲不振，胃功能紊乱，面容消瘦。除了红的梦，她还丢失了、抛弃了、被大喊大叫地抢去了或者悄没声息地窃走了许多别的颜色的梦。白色的梦，是水兵服和浪花；是医学博士和装配工；是白雪公主。为什么每一颗雪花都是六角形而又变化无穷呢？大自然不也具有艺术家的性格吗？蓝色的梦，关于天空，关于海底，关于星光，关于钢，关于击剑冠军和定点跳伞，关于化学实验室、烧瓶和酒精灯。还有橙色的梦，对了，爱情。他在哪儿呢！高大，英俊，智慧、善良，他总是憨笑着……我在这儿呢？她向着天坛的回音壁呼喊。

爸爸和妈妈用尽了一切办法，使出了一切解数，调动了一切力量，她回到了这个曾经慷慨地赐予了她那么多梦的城市。终于，爸爸也知道这是不可避免的了。为了回城而过五关、斩六将的故事也是一个陌生的、荒唐的梦。她不留恋这些梦了，她也不再留恋牧马铁姑娘的称号和生活，她很少说起这种称号和生活的各个侧面的迥然不同的颜色。一个多面多棱旋转柱。

她回来了，失去了许多色彩，增加了一些力气，新添了许多气味。油烟、蒜泥、炸成金黄的葱花。酒呃、蒸气、羊头肉切得比纸还薄。她去一个清真食堂做服务员，虽然她并非回民。所有这一切——献花、祝贺、一百分、检阅、热泪、抡起皮带嗡嗡响、“最高指示”倒背如流、特大喜讯、火车、汽车、雪青马和栗色马、队长的脸色……都是为了涌向三合一盘的炒疙瘩么？有一次她翻到一张她小学一年级的照片。那是1959年的国庆节，她七岁，两个小辫，两只大蝴蝶带着她起飞。辅导员引着她，她飞上了天安门城楼，把一束鲜花献给了毛主席。毛主席和她握了手。她那么小，还没和任何人握过手呢。毛主席的手又大、又厚、又暖、又有劲。毛主席好像还对她说了句话，她没听清。事后回想，好像有“娃娃”两个字。她怎么这么幸运呢？她是毛主席的“娃娃”，她永远是幸运的人。

但是后来，她认不出这张照片了。这是真的吗？她认不出自己，甚至七五年她回城的时候，她也认不出毛主席。从前，毛主席的腰板挺得多么直，动作多么有力量啊！可现在在新闻简报上，好像挪动一下双脚都很艰难，嘴巴张开，半天才合上。可报纸和电台又整天闹闹哄哄地宣传毛主席的叫人们似懂非懂的最新指示。她真心酸，她真想去看看毛主席，给毛主席熬一碗山药汤。奶奶生病的时候，就是她给熬汤，白、滑、细的山药块，甜、麻、香的山药汤。补老年人的气虚。不，她不想把她的苦恼、她的委屈告诉毛主席，不应该打扰他老人家。如果她在毛主席跟前掉了泪，她一定转过脸去。

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她不再是幸运的了么？莫非她的运气七岁时候一下子就用完了？她回城干什么呢？为了妈妈？可笑。为了奶奶？也不行。报上说是一切为了毛主席，可我见不着他呀！于是素素再也不做梦了，不做梦，却又不停地说梦话、咬牙、翻身、长出气。“素素，醒一醒！”妈妈叫她。她醒了，茫然，不记得什么梦，只是一头冷汗，一身酸懒，好像刚从传染病房抬出来。

那天她正在路边，她瞧见了佳原这个傻子被他救护的老妇人反咬，瞧见了他被围攻的场面。佳原个子不高，其貌不扬，但是脸上带着各种素素似乎早已熟悉的憨笑。后来派出所的人来了。派出所的人聪明得就像所罗门王。他说：“你找出两个证人来证明你没有撞倒这位老太太吧。否则，就是你撞

的。”你能找出两个证人证明你不是克格勃的间谍吗？否则，就该把你枪决。素素心里说，实际上她一声没吭。她只是在上班前看看热闹罢了。看热闹的人已经里三层外三层了，这种热闹免费，而且比舞台上和银幕上的表演更新鲜一些。舞台和银幕上除了“冲霄汉”就得“冲九天”，要不就得“能胜天”、“冲云天”。除了和“天”过不去以外，写不出什么新词儿来了。

你们要干什么？难道做好事反倒要受惩罚不成？”熟悉的憨笑变成睁大的、痛苦的眼睛。素素的心里扎进了一根刺，她想呕吐。她跌跌撞撞地离去，但愿所罗门王不要追上来。

真巧，晚上小傻子到她铺子吃炒疙瘩来了。又是笑容了。他只要二两。“二两您吃得饱吗？”素素不加思索地改变了从来不与顾客搭话的习惯。“噢，我就先吃二两吧。”小子抱歉地说。他把右手食指弯曲着，往上推推自己的眼镜，其实眼镜并没有出溜到鼻子尖下的意思。“如果您的钱或者粮票不够，”不知为什么，素素会这样想，而且会这样说，“那没关系。您先要上，明天再把欠缺的送来好了。”“那制度呢？”“我先垫上，这不碍制度的事。”“谢谢您。那我就得多吃了。因为中午没有吃饱。”“你吃一斤半吗？”“不，六两。”“行。”她又端来四两。厨师发现这位顾客是素素的相识，便在盛完以后又加了一勺羊肉丁。每一颗疙瘩都过油。金光闪亮，像一盘金豆子。金豆子的光辉传播到脸上来了，小伙子的笑容也更加好看。素素第一次明白炒疙瘩是个绝妙的、威力无比的宝贝。“说我骑车撞了人，把我的钱和粮票全要了去了。”“可是您没撞？是吗？”“当然。”那您为什么给他们钱？一分也不该给，气死人！”“可那老太太需要粮票和钱。再说，我没有时间生气。”那边的顾客在叫。“来了！”素素高声回答，拿起抹布走过去。

晚上回家以后，她想给奶奶讲一讲这个傻子。奶奶犯了心绞痛。爸爸妈妈拿不定主意是否立即送医院。“那个医院的急诊室臭气熏天，谁能在那个过道里躺五小时而不断气，就说明他的内脏器官是铁打的。”素素说。爸爸瞪了她一眼，那目光责备她这样说是她对奶奶全无心肝。她一扭身，走了，回到她住的临时搭就的一个小棚子里。

这天夜里，素素做了梦。这是她许多年前最常做的梦之一——放风筝。但是每次放的情景不同。从1966年，她已经有十年没有做过这样的梦了。而从1970年，她已经有六年没有做过任何的梦了。长久干涸的河床里又流水了，长久阻隔的公路又通车了，长久不做的梦又出现了。不是在绿草地上，不是在操场上，而是在马背上放风筝。天和地非常之大。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孩子们齐声朗诵，原来放风筝的并不是她，而是一位一顿吃了六两炒疙瘩的小伙子，风筝很简陋，寒伧得叫人掉泪！长方形的一片，俗名叫做“屁股帘儿”。但是风筝毕竟飞起来了，比东风饭店的新楼还高，比大青山上的松树还高，比草原上空的苍鹰还高。比吊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的气球还高。飞呀，飞呀，一道道的山，一道道的河，一行行的青松，一队队的红卫兵，一群群的马，一盘盘的炒疙瘩。这真有趣！她也跟着屁股帘儿飞起来了，原来她变成了风筝上面的一根长长的飘带儿。

梦醒了，天还没亮。她打开手电，找寻自己那张最幸福的照片。建国十周年，她给毛主席献过花。她确信自己是一个有福气的人。她哼着《社员都是向阳花》，缝紧了外衣上的那枚已经松脱了好久的滴拉耷拉的扣子。她自动祝愿毛主席身体健康。她给奶奶熬了山药汤。

这种汤真是效验如神，奶奶喝过就好多了。这时天已大亮，家人和街坊都已起床。于是她尽情地刷牙漱口，她发出的声音非常之响，好像一列火车开进了她们的院子。而她洗脸的声音好像哪吒闹海。她吃了剩馒头和一片榨菜，喝了一碗白开水。只是在她怀疑《白开水最好喝》这篇文章是否攻击三面红旗的时候，她才从屁股帘儿上略略回到了现实世界，但她仍然系紧了鞋带，走起路来咯、咯、咯地响，好像后跟上缀着一块铁掌，好像正在用小锤锤打楔子，目的是打一个捷克式五斗柜。

“素素，你为什么这样高兴？”爸爸问。

“我要——当科长了。”素素答。爸爸高兴坏了。六岁的时候，素素在幼儿园当小组长，爸爸高兴得见人就说。九岁的时候，素素当少先队的中队长，爸爸也美得一颠一颠的。……在那个汽笛长鸣的时候，爸爸忽然哭了，他的脸孔扭曲得那么难看。火车上的孩子们也哭成一团。但是素素一滴眼泪也没有掉，看来她一心大有作为，比她爸爸坚决得多。

“您来了？”“您好！”“今天用点什么？”“我先跟您清帐。这是四两粮票，两毛八分钱。”“您真是小葱拌豆腐。”“不，我不吃拌豆腐。还是来四两炒疙瘩吧。”“您不换个样儿吗？有水饺，每两七个，一毛五分钱。包子，每两两个，一毛八分。芝麻酱烧饼就老豆腐，吃四两只要三毛。”“什么快就吃什么。”“您等等，那边又来人了。……那我去给您端包子，今天还要六两吗？……包子来了，您怎么这么忙？您是大学生吗？”“我配吗？”“您是技术员、拉手风琴的、还是新结合到班子里的头头？”“我像吗？”“那……”“我还没有工作。”“您等一等，那边又来了一位顾客。……没有工作您怎么这么忙？”“没有工作的人也是人，有生活，有青春，有多得完不了的事。”“您忙什么呢？”“看书。”“书？什么书？”“优选法。古生物学。外语。”“您考大学？”“现在的大学是考的吗？我又不会交白卷。”“可惜，张铁生的经验不好推广。”“总要学点什么，总要学点有意思的东西。我们还年轻。是吗？”他吃完包子，匆匆走了，留下了一个谜。

他准时，又在同一个时间来了，这次是老豆腐。灰白色的老豆腐上撒满了绿色的韭菜花、土黄色的麻酱和鲜红的辣椒。为什么中外人士都知道秦始皇，却不知道发明老豆腐的天才科学家的名字呢？“您骗我。”“没有啊！”“您说您没有工作。”“是的，三个月以前，我才从北大荒‘困退’回来。但是，下个月我就上班了。”“在哪个科研机关？”“街道服务站。我的任务是学徒，学修理雨伞。”“这回您可惨了。”“不。您有坏了的雨伞吗？赶明儿拿给我。”“可您的优选法，还有古生物学，外语什么的……”“继续学。”“用优选法修伞吗？还是用恐龙的骨架做一把伞？”“哦，优选法对于伞也是有用的。但问题还不在这里。您听我说……再来一碗老豆腐吧，辣椒不要那么多了，您瞧，我已经是一脑门子汗。谢谢……是这样，职业是谋生的手段，也是最起码的义务，但是人应该比职业强。职业不是一切也不是永久。人应该是世界的主人，职业的主人，首先要做知识的主人。

您修伞我也修伞，您挣十八块我也挣十八块；但是您懂得恐龙，我不懂，您就比我更强大，更好也更富有。是吗？”“我不懂。”“不，您懂，您已经懂了。要不，您干嘛和我说话？那位山东顾客正在发脾气，他的煮花生米里有一块小石头，把他的牙床硌疼了。再见。”“再见。明天见。”

“明天”两个字使素素的脸色发烧。明天就像屁股帘儿上的飘带，简陋，质朴，然而自由而且舒展。像竹，像云，像梦，像芭蕾，像G弦上的泛音，

像秋天的树叶和春天的花瓣。然而它只是一个光屁股的赤贫的娃娃也能够玩得起的屁股帘儿。

明天他没有来。明天的明天他也没有来。为了寻找一匹马驹，素素迷了路。在山林里，她咳儿咳儿地叫着，她像一匹悲伤的牝马。她像被一下子吊销了户口、粮证和购货本子。

“是您！您……还来！”“我奶奶死了！”素素像掉到冰窟窿里，她靠在墙上，半天，她才想明白，这个戴眼镜的小傻子的奶奶并不是自己的奶奶。然而她仍然十分悲伤，身上发冷。

“生命是短促的。所以，最宝贵的是时间。”“而我的最宝贵的时间是用来说端盘子的。”她忧郁地一笑，好像听到了遥远的小马驹的蹄声。“谢谢您给那么多人端过盘子。但不止是端盘子。”“还有什么呢？就是端盘子也不见得那么需要我。为了在这里端盘子，我爸爸妈妈没少费劲。”“一样的，”一个会心的笑，“我建议您学点阿拉伯语，你们是清真馆。”“清真馆又怎么的？反正埃及大使不会到这里来吃炒疙瘩。”“但是您可能担任驻埃及大使，您想过吗？”“您可真会开心，”小马驹跑进清真馆，踏痛了她的脚，“简直是在做梦！”“做做梦，开开心，又有什么不好？否则，生活不是太沉闷了吗？而且您应该坚信，您完全可以做到和驻埃及大使具有同样的智慧、品格、能力，甚至远远地把他甩在后面。您可以做不成大使，但是您应该比大使还强。关键在于学习。”“这话有点野心家的味儿。”“不，这只是起码的阿达姆的味儿。”“什么？”“阿达姆。”“什么阿达姆？”“这是我要教给您的第一个阿拉伯语词：阿达姆——人！这是一个最美的词。伊甸园里的亚当，就是阿达姆的另一种音译。而夏娃呢，发音是哈娃，就是天空。人需要天空，天空需要人。”“所以我们从小就放风筝。”“瞧，您是高材生。”

第一课：人。亚当需要夏娃，夏娃需要亚当，人需要天空，天空需要人。我们需要风筝、气球、飞机、火箭和宇航船。阿拉伯语就这样学起来了，这引起了周围许多人的不安。

你应该安心端盘子。你应该注意影响。你有没有海外关系，如果再搞清队、查三怪——怪人、怪事、怪现象，就要为你设立专案。我没有砸一个盘子。我不想当科长。我知道穆罕默德、萨达特和阿拉法特。我一定欢迎你担任我的专案组长。

同时，她和佳原“好了”。情报立即传到爸爸耳朵里。对于少女，到处都有摄像和监听的自动化装置。“他的姓名、原名、曾用名？家庭成分，个人出身？土改前后的经济状况？出生三个月至今的简历？政历？家庭成员和主要社会关系有无杀、关、管和地、富、反、坏、右？戴帽和摘帽时间？本人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表现？本人和家庭主要成员的经济收入和支出，帐目和储蓄……”所有这些问题，素素都答不上来。妈妈吓得直掉泪。你才24岁零七个月，再过五个月才好搞对象。有坏人，到处都有坏人。爸爸决心去找该人所属街道、单位、派出所、人事科、档案处。为此，他准备请一桌涮羊肉，把他熟悉的有关人员发动起来。砰——噗，爸爸最心爱的宜兴陶壶被掼到了地上，粉碎了。“您用这种办法也许能找到反革命，但永远不能找到朋友！”素素大喊，完全是一个铁姑娘，然后她哭了。

饭馆的主任、委员、干事、组长、指导员也都向她提出了爸爸式的问题和妈妈式的忠告。无产阶级的爱情产生于共同的信仰、观点、政治思想上的一致。长期地、细致地互相了解。要严肃，慎重，认真。要绷紧弦，带着

敌情观念。选择爱人要按照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五项条件。饭馆的茶壶不能摔。在少先队里，素素从小受到爱护公共财物的教育。

毛主席去世了。素素战栗着，哭得闭过气去。她早就想哭了，哭毛主席，也哭自己和别人。“中国完了！”爸爸说，但完了的是“四人帮”，只是在瞻仰遗容的时候，素素才第二次走近了毛主席，“我给您献花来了”。她轻轻地、平静地说。

她知道一切都在变。她可以大胆地学阿拉伯语了，虽然打一夜扑克的人仍然比学一夜外语的人更容易入党和提干。她可以大胆地与佳原拉着手走路了。虽然有人一见到青年男女在一起就气得要发癫痫病。但是，他们仍然找不到谈话的地方。公园的椅子早就坐满了。好容易发现一个，原来脚底下一大摊呕吐物。换另一个开阔散漫的公园吧，那里每个长椅旁的电线杆上都挂着一个广播喇叭。“现在播送游客须知”。须知里净是些“罚款5角至15元”，“送交专政机关处理”，“自觉遵守，服从管理”之类的词儿。须知挺复杂，看来不经过一周学习班的培训，是无法学会逛公园的。能在这里坐下来谈情说爱吗？走。

到哪里去？护城河边倒是没有须知的喇叭，但是那里偏僻。听说有一次，一对情侣在那里喁喁地谈着情话，“不许动！”一个蒙面人出现在面前，手里拿着攘子，旁边还站着一个帮手。结果，手表抹（读妈）下来了，现金也被搜了腰包。爱情在暴力面前总是没有还手之力。后来公安部门破了案，抓到了坏人。有人为什么不喜欢公安局呢？没有公安局不行。

去饭馆。你先得站在别人的椅子后面，看着他如何一筷子一勺，一口汤一口饭地吃完，点上烟，伸懒腰。然后，你好不容易坐下了，你刚动筷子，新来的接班人为了不致被人抢班，早把一只脚踩到你坐的椅子衬儿上。他的腿一颤一颤，肉丁和肚片在你的喉咙里跳舞。

去咖啡馆或者酒吧间，那是腐蚀人的地方。所以没有。溜大街或者串胡同。美国也正在提倡散步，免得发胖。冬天太冷。当然，他们也曾经在零下二十度的天气，穿着棉大衣和棉猴，戴着皮帽子和毛线围巾，戴着口罩谈恋爱。倒是卫生，不传染。再有，胡同里还有一些顽童，他们见到一对情侣就要哄、骂、扔石头。真不知道他们是怎样来到人世的。

佳原总是随遇而安。一段栏杆，一棵梧桐下，一道河边，佳原就满足了。他希望早一点坐下来，和素素依偎在一起，用阿拉伯语和英语交谈，素素总是挑剔、不满意、不称心。

不，不，不。她不要代用品，就像山东顾客不容忍煮花生米里的石子。三年了，他们的周末几乎是在寻找中度过。他们寻找坐的地方。找啊，找啊，一晚上也就完了。我们的辽阔广大的天空和土地啊，我们的宏伟的三度空间，让年轻人在你的哪个角落里谈情、拥抱和接吻呢？我们只需要一片很小、很小的地方。而你，你容得下那么多顶天立地的英雄、翻天覆地的起义者、欺天毁地的害虫和昏天黑地的废物，你容得下那么多战场、爆破场、广场、会场、刑场……却容不下身高1米6、体重48公斤和身高1米7弱、体重54公斤的素素和佳原的热恋吗？

素素揉了一下眼睛，眼睛火辣辣的。是她的手指接触过辣椒吗？是眼睛辣了才伸出手指，还是伸出手指，眼睛变辣了呢？今天晚上我们有地方呆吗？天在冷着，但还不用口罩。

佳原说他要去看房管局呢，有了房就结婚，他们再不用串胡同了。“我说

同志姐，你能不能告夯（诉）我，这个大市街要往哪哈（下）里走呢？”一个有口音的、背着一个大包袱、被包袱压得直不起腰来的、新衣服上沾满了灰土的人说。那人其实比素素大许多。

“大市街？这就是大市街呀！”素素向那正变化着红绿灯的十字路口一指。那儿，汽车、电车和自行车就像海潮一样地一个浪头又一个浪头地涌上去，又停了下来，停下来，又涌上去。

“这儿就是大市街？”压弯了腰的中年男人抬起头来，翻起了两枚乌黑的眸子。素素的脖子也跟着发酸。乌黑的眸子表示着诚实的不信任。素素重复强调：“这就是大市街。”她恨不得把百货大楼和中心烤鸭店放在手心上托给这位老实而又多疑的问路者。问路人犹疑地挪动了脚步，他横穿马路却没有走人行横道虚线。穿白衣服的交通民警拿起半导体扩音喇叭向他高声喊叫。被呵斥搞慌了的中年人干脆停在马路中心，停在汽车的漩涡里。他歪着脖子问交警：“同志哥，大市街在哪哈里？”

“素素！”佳原来了，满头大汗，头发蓬乱，喘着气。“你从地底下钻出来的吗？怎么等也等不着，忽然又冒出来了。”“我会隐身术。我本来就一直跟着你呢。”“如果我们都会隐身术就好了。”“为什么？”“在公园跳舞也没人看得见。”“你喊什么？让人家直看你。”“有人一听跳舞就觉得下流，因为他们自己是猪八戒。”“你的话愈来愈尖刻了。从前你不是这样的。”“是秋风把我的话削尖了的。我们找不到避风的地方。”

佳原的眼光暗淡了，她低下头。他的眼镜片上反射出无数灯光、窗户、房屋。“没有吗？”“没有。房管局不给。他们说，有些人已经结婚好几年了，已经有了孩子，然而没有房子。”“那他们在哪里结的婚呢？在公园吗？在炒疙瘩的厨房？要不在交通民警的避风亭里，那倒不错，四下全是玻璃。还是到动物园的铁笼子里去？那么，门票可以涨钱。”“你别激动。你……”他把右手食指弯曲着，推一推自己的眼镜，尽管眼镜并不会出溜下来，“你说的当然是了，但是，房子毕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那么多人需要房子，确实有人比我们还困难啊！”

素素不言语了，她低下头，用脚尖踢着一块其实并不存在的石子。

“可是怎么样？你吃饭了吗？我还没吃晚饭呢。”佳原换了话题。“什么？我只记得我给很多人开了饭，却不记得自己吃过什么没有。”“那就是没吃。我们到那个馄饨馆去吧。”

你排队，我占座，要不我占座，你排队。”说来说去还是一个样儿，你说话快赶上开大会时候的某些报告了。”

馄饨馆很拥挤。好像吃这里的馄饨不要钱。好像吃这里的馄饨会每碗倒找两毛钱。要不，要不我们甭吃馄饨了，买几个烧饼算了。买烧饼也得排队。要不，我们甭排队了。到对过那个铺子买两个面包吧。刚巧，到那边伸出手来的时候，售货员正把最后两个果料面包卖给一位已经穿起前清时候的貉皮袍子的小老头儿。要不，要不我们甭吃面包了，我们……

我们怎么样呢？

“要不我们甭生下来了，那有多好！”素素冷冷地说。“如果不是错误地批判了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我们也许根本不会降临到人间。”“何必那么怨气冲冲？而且我们出生在新人口论出生以前。”“果料面包没有了。”“来，两包饼干。我们有饼干，我们又端盘子又修伞。我们学习，我们做好事，帮助别人。好人并不嫌太多，而仍然是不够。”“为了什么呢？为了把七块钱和

二斤粮票拱手交给讹你的人吗？”“讹去七百块也还要拉起受了伤的老太太……难道你不这样吗？素素！”打起雷来了。打起闪来了。电线和灯光抖动起来了。

佳原突然喊起来了。“你尝尝我这一包吧。”“一样的。”“不，我这一包特别香。”“怎么可能呢？”“怎么不可能呢？连两滴水都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那你尝我的。”“那我尝你的。”“那我尝完了你的，你再尝我的。”他们交换了饼干，又一块一块地分着吃，吃完了，素素也笑了。饿的人比饱的人脾气要坏些。

天大变了。电线呜呜的。广告牌隆隆的。路灯蒙蒙的。耳边沙沙的。寒风驱赶着行人。

大街一下子就变得空旷多了。交通民警也缩回到被素素看中可以作新房的亭子里去。

“我们要躲一躲！”冰冷的雪一样的雨和雨一样的雪给人以严峻的爱抚。雨雪斜扫着。

他们拉紧了手。彼此听不见对方的话。对于自然，也像对于人生一样。他们是不设防的。然而大手和小手都很暖和。他们的财产和力量是自己的不熄的火。

“我们找个地方去！”他们嚼着沙子和雨雪，含混不清地互相说。于是他们奔跑起来了。不知道是佳原拉着素素，还是素素拉着佳原。还是风在推着他们俩。反正有一股力量连拉带搯。他们来到了一幢新落成的十四层高的居民楼前面。他们早就思恋这一排新出世的高层建筑物了。像一批陌生人。对陌生人的疑惑和反感，这是被撞倒的老太太和穿貉皮袍子的老头儿的特点。那个老头儿买面包的时候，用什么样的眼光看了他们俩一眼啊。好像他们随时会掏出攘子来似的。早就流传着对于这一排高层建筑的抨击。住在十四层的人家无法把大立柜运上去，便用绳子从窗口吊——蔚为奇观！结果绳子断了，大立柜跌得粉碎。新的天方夜谭。但是素素他们不这样想。他俩来到这座楼前，总有些羞怯，因为他们的眷恋是单相思。

风雪鼓起了他们的勇气。他们冲进去了，他们一层一层地爬着楼梯。楼道还很脏。楼道没有灯。安了灯口，没有灯泡。但路灯的光辉是一夜不断的，是够用的。他们拐了那么多弯还不到顶，那就再拐上去。他们终于走上了第14层的一个公共通道。这一层大概还没住人。有浓厚的洋灰粉末和新鲜油漆的气味。这里很暖。这里没有风、雨、雪。这里没有广播须知的喇叭、蒙面人、行人、急不可耐地抖着大腿让你让位的人。这里没有瞧不起修伞工和服务员的父母。这里没有见了一对青年男女就怪叫，说下流话辱骂甚至扔石头的顽童。这里能看见东风饭店的25层楼的灯火。这里能听见火车站的悠扬的钟声。这里能看见海关大楼的电钟。把视线转到下面，是蓝绿的灯珠，橙黄的灯眼，银白的灯花。无轨电车的天弓打着闪亮的电火花。汽车开着和关着大灯、小灯和警戒性的红色尾灯。他们长出了一口气，好像上了天堂。

“你累了么？”“累什么？”“我们爬了14层楼。”“我还可以爬24层。”“我也是。”“那人可真傻。”“你说谁？”“刚才有一个乡下人，他到了大市街口，却还满处里找大市街。你告诉他了，他还不信。”

他们开始用阿拉伯语交谈。结结巴巴，像他们的心跳一样热烈而又不规范。佳原准备明年去考研究生，他鼓励着并无信心的素素。“我们不一定成功，但是我们要努力。”佳原拿起素素的手，这只手温柔而又有力。素素

靠近了佳原的肩，这个肩平凡而又坚强。素素把自己的脸靠在佳原的肩上。素素的头发像温暖的黑雨。灯火在闪烁、在摇曳、在转动，组成了一行行的诗。一只古老的德国民歌：有花名毋忘我，开满蓝色花朵。陕北绥德的民歌：有心说上几句话，又怕人笑话。蓝色的花在天空飞翔。海浪覆盖在他们的身上。怕什么笑话呢？青春比火还热。是鸽铃，是鲜花，是素素和佳原的含泪的眼睛。叭啦……

“什么人。”一声断喝。佳原和素素发现，通道的两端已经全是人。而且许多人拿着家伙。人是会使用工具的动物。擀面杖，锅铲和铁锹。还以为是爆发了原始的市民起义呢。

于是开始了严厉的、充满敌意的审查。什么人？干什么的？找谁？不找谁？避风避到这里来了？岂有此理？两个人鬼鬼祟祟，搂搂抱抱，不会有好事情，现在的青年人简直没有办法，中国就要毁到你们的手里。你们是哪个单位的？姓名、原名、曾用名……你们带着户口本、工作证、介绍信了吗？你们为什么不呆在家里，为什么不和父母在一起，不和领导在一起，也不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在一起？你们不能走，不要以为没有人管你们。说，你们撬过谁家的门？公共的地方？公共地方并不是你们的地方而是我们的地方。随便走进来了，他们为什么这样随便？简直是不要脸，简直是流氓。简直是无耻……侮辱？什么叫侮辱？我们还推过阴阳头呢。我们还被打过耳光呢。我们还坐过喷气式呢。还不动弹吗？那我们就不客气了。拿绳子来……

素素和佳原都很镇静。因为一秒钟以前，他们还是那样的幸福。虽然他们俩加在一起懂几门外文。懂一点点也罢。但是他们听不懂这些亲爱的同胞的古怪的语言。如果恐龙会说话，那么恐龙的语言也未必更难懂。他们茫然。甚至相对一笑。

“我们要动手了！”一个“恐龙”壮着胆子说了一句，说完，赶紧躲在旁人后面。“我们可真要动手了！”更多的人应和着，更多的人向后退了，然而仍然包围着和封锁着。佳原和素素欲撤不能。

正僵持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突然，有一位手持半截废自来水管的勇士喊叫起来：

“这不是范素素吗？”

点点头，当然。

然后是一场误会的解除。对不起，请原谅，是小偷把我们给吓坏了。据说有的楼发生过窃案，我们不能不提高警惕。

有坏人，我们还以为你们是……真可笑。对不起。

素素依稀认出了那位长头发的男青年是她小学时候的同学，比她低两级。他现在倒白胖白胖的，像富强粉烤制的面包，一种应该推广的食品。小学同学热情地邀请他们到自己的房间去做客。“既然来到了我的门口。”“那也好。”素素和佳原交换了一下目光。他们跟着小学同学走到日光灯耀眼的电梯间。他们在这幢楼里已经暂时取得了合法的身份。他们是某个住户的客人。电梯门关上了，嗡嗡地响了。他们的安全和尊严又开始受保障了，感谢这位热心的同学！电梯间上方的数字愈变愈快，从1 4到4的阿拉伯字都亮过了，现在是耳朵——3亮了。电梯停了，门开了。他们走出来，左转一个弯，右转一个弯。多齿多沟的铜钥匙自信地插到锁孔里，它才是主宰。呱哒，再拧一下把手，吱喽。门开了，叭，叭，前厅和厨房的灯都亮了。雪白的墙，擦了过多的扑粉。吱喽，又拧开一间居室的门。屋里充满了街灯映照过来的

青光。素素真想劝阻小学同学不要拉开电灯，然而电灯已经亮了。请坐。双人床，大立柜里变得细长了的影像，红色人造革全包沙发。五斗橱。铁听麦乳精和尚未开封的“十全大补酒”。小学同学滔滔不绝地介绍着自己的新居：面积、设备、布局。水、暖、煤气。采光，通风和隔音。防火和防震。

“就你一个人吗？”

“是啊，”小学同学更得意了，搓着自己的手，“我爸爸给我要了一个单元。老人急着让我结婚。我准备明年‘五一’解决。到时候你们一定来。就这样说定了吧。我已经找好了人。我的一个好友的舅舅过去给法国使馆做过饭。中西合璧，南北一炉。拔丝山药可以绕着筷子转五转而丝不断。你们可不要买东西。不要买家具，不要买台灯，不要买床上用品。所有这一切，我全有！”

“你爱人叫什么名字？在哪儿工作？”

“噢，还没定下来。”

“等待分配吗？”

“不是。我是说，到底跟谁结婚还没定下来。明年‘五一’前会有的，一准！”

素素顺手从茶几上拿起了一个玩具气球，把气球在沙发的人造革面子上使劲摩擦了几下，然后，她把气球向上一抛，吸在天花板上，不落下来了。她仰着头，欣赏着自己从小爱玩的这个游戏。

“天啊，它怎么不掉下来？怎么还没有掉下来？”小学同学惊呆了，他张开了口。

“这是一种法术。”素素说，她瞟了佳原一眼，作了一个怪相。然后他们告辞。好客的主人送他们上电梯的时候还有点魂不守舍，他惦记着那个吸附在天花板上的绿气球。素素和佳原离开了这幢可爱的高楼。雪雨仍然在下着，风仍然在吹着。唧唧唧唧，好像在掀动一张大化学板。雨雪和他们真亲热，不仅落到脸上，手上，还往脖子里钻呢。

“这一切都怪我。”佳原心痛的说，“我没有本事弄到它，让你委屈……”素素捂住他的嘴。她咯咯地笑了。笑得真开心，一朵石榴花开放也没有那么舒展。

佳原明白了。佳原也笑起来。他们都懂得了自己的幸福。懂得了生活、世界是属于他们的。青年人的笑声使风、雨、雪都停止了，城市的上空是夜晚的太阳。

素素在前面跑，佳原在后面追。灯光里的雨丝，显得越发稠密而浓烈。“这儿就是大市街，大市街就在这里！”素素指着饭店大楼高声地说。“那当然了，我从来也不怀疑。”“握个手，再见吧，我们过了一个多么愉快的夜晚。”“再见，明天就不见了。我们还得用功，我们要一个又一个地考上研究生。”“那很可能。而且我们总归会有房子，什么都有。”“祝你好梦。”“梦见什么呢？”“梦见一个——风筝。”

什么？风筝？佳原怎么知道风筝？

“喂，你怎么也知道风筝？你知道风筝的飘带吗？”

“噢，我当然知道啦！我怎么能不知道呢？”

素素跑回来搂住佳原的脖子，亲了他一下，就在大街上。然后，他们各自回家去了，走了好远，还不断地回头张望，招一招手。

1979年80年

蝴蝶

北京牌越野汽车在乡村的公路上飞驰。一颠一晃，摇来摆去，车篷里又闷热，真让人昏昏欲睡。发动机的嗡嗡声时而低沉，时而高亢，像一阵阵经久不息的、连绵不断的呻吟。这是痛苦的、含泪的呻吟吗？这是幸福的、满足的呻吟吗？人高兴了，也会呻吟起来的。就像1956年，他带着快满四岁的冬冬去冷食店吃大冰砖，当冬冬咬了一口芳香、甜美、丰腴、而又冰凉爽人的冰砖以后，不是曾经快乐地呻吟过吗？他的那个样子甚至于使爸爸想起了第一次捉到一只老鼠的小猫儿。捉到老鼠的小猫儿，不也是这样自得地呜呜叫吗？

汽车开行的速度越来越快了。一个又一个的山头抛在了后边。眼前闪过村庄、房屋、自动列成一队向他们鼓掌欢呼的穿得五颜六色的女孩子，顽皮的、敌意的、眯着一只眼睛向小车投掷石块男孩子，喜悦地和漠然地看着他们的农民，比院墙高耸起许多的草堆，还有树木、田野、池塘、道路、丘陵地和洼地，堆满了用泥巴齐齐整整地封起了顶子的麦草的场院，以及牲畜、胶轮马车、手扶拖拉机和它所牵引的斗子……光滑的柏油路面和夏天的时候被山洪冲坏了的裸露的、受了伤的砂石路面，以至路面上的尘土和由于驭手偷懒、没有挂好粪兜而漏落下的马粪蛋，全都照直向着他和他的北京牌扑来，越靠近越快，刷的一下，从他身下蹿到了他和车的身后。指示盘上说明越野小车的时速已经超过了60公里。车轮的滚动发出了愤怒而又威严的、矜持而又满不在乎的轰轰声。车轮轧在地面上的时候，还有一种敏捷的、轻飘飘的沙沙声，这种沙沙声则是属于青春的，属于在冰场上滑冰，在太液池上划船，在清晨跑步的青年人的。他仍然在坚持长跑，穿一身海蓝色的腈纶秋衣秋裤。该死的汽车，为什么要把他和地面，和那么富有，那么公平，那么纯洁而又那么抵抗不住任何些微的污染的新鲜空气隔离开来呢？然而坐在汽车上是舒服的。汽车可以节约许多宝贵的时间。在北京，人们认为坐在后排才是尊贵的，驾驶员身旁的那个单人的座位则是留给秘书、警卫人员或者翻译坐的，他们时时需要推开车门，跳下去和对方的一位秘书、对方的警卫人员或者对方的翻译联系，而作为首长的他，则呆呆地坐在车后不动。甚至当一切都联系好了的时候，当他的秘书或者别的什么人打开后车门探进头来，俯着身向他报告的时候，他也是懒洋洋的，没有表情的，疲倦的和似乎是丝毫不感兴趣的，有时他接连打两个哈欠。许多时候他要等秘书说了两遍或者三遍以后才微微地点点头或摇摇头，“嗯”一声或者“哼”一声。这样才更像首长。倒不是装模作样，而是他实在太忙。只有行车的时候他才能得到片刻的解脱，才能返身想一想他自己。同时也还有这样的习惯：所有的小事情他都无须过问，无须操心，无须动手甚至无须动口。

那是什么？忽然，他的本来已经粘上的眼皮睁开了。在他的眼下出现了一朵颤抖的小白花，生长在一块残破的路面中间。这是什么花呢？竟然在初冬开放，在千碾万轧的柏油路的疤痕上生长？抑或这只是他的幻觉？因为等到他力图再捕捉一下这初冬的白花的时候，白花已经落到了他乘坐的这辆小汽车的轮子下面了。他似乎看见了白花被碾压得粉碎。他感到了那被碾压

的痛楚。他听到了那被碾压的一刹那的白花的叹息。啊？海云，你不就是这样被压碎的吗？你那因为爱，因为恨，因为幸福和因为失望常常颤抖的，始终像儿童一样纯真的、纤小的身躯呀！而我仍然坐在车上呢。

他稳稳地坐在车上，按照山村的习惯，他被安排坐在与驾驶员一排的单独座位上。现在他在哪里都坐最尊贵的座位了。却总不像十多年以前，那样安稳。离开山村的时候，秋文和乡亲们围着汽车送他。“老张头，下回还来！”拴福大哥捋着胡须，笑眯眯地说。大嫂呢，抹着眼泪，用手遮在眼眉上，那样深情地看着他。其实，并没有刺目的阳光，她只是用那手势表示着她的目光的专注。秋文的饱经沧桑，仿佛洞察一切的悲天悯人的神情上出现了一种他从来没有见过的期待和远眺的表情，他们的分别是沉重的。他们的分别是轻松的。这样，如秋文说的，他们可以更勇敢地走在各自的路上。路啊，各式各样的路！那个坐在吉姆牌轿车，穿过街灯明亮、两旁都是高楼大厦的市中心的大街的张思远副部长，和那个背着一篓子羊粪，屈背弓腰，咬着牙行走在山间的崎岖小路上的“老张头”，是一个人吗？他是“老张头”，却突然变成了张副部长吗？他是张副部长，却突然变成了“老张头”吗？这真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抑或他既不是张副部长也不是老张头，而只是他张思远自己？除去了张副部长和老张头，张思远三个字又余下了多少东西呢？副部长和老张头，这是意义重大的吗？决定一切的吗？这是无聊的吗？不值得多想的吗？

秋文说：“好好地做官去吧，我们拥护你这样的官，我们需要你这样的官，我们期待着你这样的官……心上要有我们，这就什么都有了。”她缓缓地、微笑着说，她的声音里听不出一丝悲凉，她说得那样平稳，那样从容，那样温存又那样有力量。一刹那间，她好像成了张思远的大姐姐，她好像在安慰一个没有放起自己制作的风筝因而哭哭啼啼的小弟弟，其实，她比老张要小好几岁呢！其实，老张已经是快60岁的人了。快60的人了，在他那个圈子里却还算作“年轻有为”。古老的中国，悠久的中华！这些年，青年人的年龄上限正像转氨酶实验阳性反应的上限一样，大大地放宽了。过去，转氨酶120就可以确诊肝炎，现在呢，转氨酶200还不给开病假条呢！

离开山村，他好像丢了魂儿。他把老张头丢在了那个山乡。他把秋文，广义地说，把冬冬也丢在了那边。把石片搭的房子，把五股粪叉，把背篓和大锄，草帽和煤油灯，旱烟袋和榆叶山芋小米饭……全都丢下了。秋文和冬冬，这是照耀他这个年轻的老年人的光。秋文便是照耀他的无限好的夕阳，他把夕阳留在了长满核桃树的云霞山那边。夕阳对他招着手，远去了。一步一远啊。这是文姬归汉时所唱的歌词。而有了北京牌越野汽车，车轮的旋转使变远的速度大大加快了。冬冬呢？冬冬什么时候才能理解他呢？冬冬什么时候才能来到他的身边呢？为了冬冬的母亲——海云，那棵颤抖的、被碾碎了的小白花，这一切报应都是应当的。然而他挂牵着冬冬，冬冬还只是一颗在地平线上闪烁，远远还没有升起来的小星星。这颗星星总会照耀他的。他完全知道，所有的老年人对于下一代的过分的关心，过分周到的安排，给下一代提供的过分优越的条件和为了防范下一代而划地为牢的一切努力不仅注定是徒劳的，而且往往是有害的。然而他仍然默默地祝福着冬冬，这个连他的姓都不肯姓的他的唯一的儿子。他为冬冬的思想的偏激而忐忑不安，虽然他知道要求青年人毫不偏激无异于要求青年不要是青年，何况这一代青年成长在颠倒和错乱的时代，他们受了太多的骗，他们有太多的怀疑和愤怒。但

是，冬冬是太过分了。他希望他的孩子能够了解历史，能够了解现实，能够了解中国，能够了解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他希望他的儿子不要走上歧路。他希望儿子的可以原谅一部分的偏激不致于向害己害人害国的破坏性方面发展。

天晴了。明亮的夕阳有点儿晃眼。他把车内的褐色的遮光板放了下来。透过褐色的遮光板，他看到的是乡间的薄暮。然而他的身上有阳光。他的上衣和膝盖头上的阳光变幻着。路旁的树枝切割着夕阳。把光的碎屑不断地洒向他的全身，这给他一种捉摸不定的行进的感觉。他沐浴在这瞬息万变的光网里，渐渐地觉得舒适和满意。随着这嗡嗡声，轰轰声和沙沙声，随着指示盘上的红字的旋转和黑字的跳动，他离山乡越来越远，离北京越来越近，离老张头越来越远，离副部长越来越近。正在工作忙的时候。他竟然请了十几天的假。他甚至告诉部长，他要解决他的生活问题，接一个老伴来，把爱情说成是解决生活问题或解决个人问题，似乎这样说才合法，才规范。如果他说他要去看看他的心上人，那么人们马上会认为他“作风不好”，认为他感情不健康或者正在变“修”。把爱情叫做“问题”，把结婚叫做解决问题，这真是对祖国语言的歪曲和对人的感情的侮辱。但他还是要从俗，他还是用这种刻板的、僵硬的语言请了假。他离开了他的工作岗位，离开了一系列紧张而繁忙的事务，这使他十分不安。离开一个本来属于他的，他在里面过得很舒服、很适宜、很习惯了的办公室和住宅，这好像是不那么愉快的。但是老年人也是充满了想象的。那种想象使他激动得喘不过气来。于是他悄悄地走了。他坐了硬卧火车。他坐了长途汽车。夜间休息的时候42个人住在一间大房子里。烟气、汗气和臭气熏天。六盏40瓦的荧光管灯终夜不关。他也坐过专门给他这个级别的领导干部派的小汽车。坐上这样的柔软而轻便的车，连侧视镜里映出的他的影像都像刚刚沐浴，刚刚擦过油和吹过风一样的鲜亮。坐上这样的车，他美好得像一块新出炉的面包，带着小麦、牛奶、蛋黄和砂糖的芳香，烘烤得红扑扑的。下了这样的车，他住进只供外宾和高级干部住的宾馆。新安装的空调设备，开动起来就像野蜂在花的原野上飞舞。

洁白的浴盆。小巧而方便的电加热淋浴喷头。然而这一切与他是没有多少关系的。这一切并不决定于他本身，他自己。他自己毋宁说是更适合那个遥远的山乡。他到那里去寻找秋文，寻找冬冬，寻找那还没有失去的老张头，寻找一个被农民所信赖、所关照的不幸的幸运的人。现在，他离去了。高级宾馆的一夜以后是四个小时的飞行。然后是他的吉姆。秘书到机场来迎接，使他确认了自己的副部长的身份。又是繁华的街道，雪白的快行线，又是红灯。

人口和车辆都增加了很多，一到十字路口，就要耽搁。再拐两个弯，汽车减慢了速度，停下了。握手、道谢，他邀请驾驶员上去坐一坐，驾驶员谢绝了。秘书从他手中抢去了所有的本来也不多的东西。明亮的电梯间，烫发的女服务员向他问好。他又回到了一个凡是知道他的职务的人都向他微笑的地方。钥匙插在锁孔里，他没有把钥匙给秘书，而是自己开的门。他不愿意在每一件小事上劳动别人。门开了，灯亮了，高分子化合物的墙壁和地面仍然是一尘不染，就像天天有人用洗涤剂刷洗过似的，他回来了，他坐到了沙发上。

这是昨天刚刚发生过的事吗？海云的声浪还在他的耳边颤抖吗？她的声音还在空气里传播着吗？即使已经衰减到近于零了也罢，但总不是零啊，总存在着啊。还有她的分明的清秀的身影，这形象所映射出来的光辉，又传播在宇宙的哪些个角落呢？她真的不在了吗？现在在宇宙的一个遥远的角落，也许仍然能清晰地看见她吧？一颗属于另一个星系的星星此时此刻的光，被人们看见还要用上几百年的时间，她的光呢？不也可能比她自身更长久么？

然而这毕竟是遥远的往事，是上辈子的事了。这是一种老年人的心理吧，每当他想起那30年代、40年代、50年代的事，恍若隔世。会不会在一百年以后，二百年以后，五百年以后，有人会回忆起海云或类似海云来呢？他的那么多甜的、苦的、酸的和灼热的回忆，会不会在五百年以后隐隐约约地出现在那时的幸福而公正的社会（但也绝不会是天堂）的一个小伙子的心灵里呢？

上辈子，上辈子，是不是他与海云在上辈子见过面？1949年，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打得好来打得妙呀打得妙，打得好来打得热闹真热闹，年轻人，火热的心，跟随着毛泽东前进，人们就是唱着这些歌来解放全中国的。战争的严酷，行军的艰苦，转移、撤退、暂时的失利，牺牲，流血，负伤，饥馑，化装进城，宪兵的钢盔和闪亮的刺刀尖，碉堡的阴森森的眼睛，“剿匪总司令部”的布告；三整三查的紧张空气，一次又一次的检讨，在中国共产党人付出了人类所能付出的最大的代价以后，解放军摧枯拉朽，坦克、骑兵、炮兵与红绸舞、腰鼓队、秧歌队一起行进。一进城就先扭秧歌，一进城就响彻了腰鼓。人们甩着红绸解放了全中国，人们扭着秧歌可以扭到天堂，而一敲腰鼓，仿佛就会敲出公正、道义和财富。

他那时29岁，唇边有一圈黑黑的胡髭，穿一身灰干部服，胸前和左臂上佩戴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标志。在他的目光里、举止里洋溢着一种给人间带来光明、自由和幸福的得胜了的普罗米修斯的神气。他每天可以工作16个小时，18个小时到20个小时。他不知道疲劳。他有扭转乾坤的力量。他正在扭转乾坤。他比一切年轻人都更年轻，因为他前途无量。他比一切老年人更有经验，因为他是只占居民人口的千分之几的凤毛麟角的“老”革命家。他担任这个中等规模的城市的军管会副主任，他每天接待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驻军领导、工会和学联代表、科技人员、资本家和国民党军政起义人士。他的话，他的道理，连同他爱用的词汇——克服呀、阶段呀、搞透呀、贯彻呀、结合呀、解决呀、方针呀、突破呀、扭转呀……对于这个城市的绝大多数居民来说都是破天荒的新事物。

他就是共产党的化身，革命的化身，新潮流的化身，凯歌、胜利、突然拥有的巨大的——简直是无限的威信和权力的化身。他的每一句话都被倾听、被详细地记录、被学习讨论、深刻领会、贯彻执行，而且立即得到了效果，成功。我们要兑换伪币、稳定物价，于是货币兑换了，物价稳定了。我们要整顿治安，维护秩序，于是流氓与小偷绝迹，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我们要禁毒禁娼，立刻“土膏店”与妓院寿终正寝。我们要什么就有什么。我们不要什么，就没有了什么。有一天，他正在对市政工作人员讲述“我们要……”的时候，雪白的衬衫耀眼，进来了一位亭亭玉立的大姑娘。现在想起来，那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女孩子。就像小时候走也走不完的长街，长大

了以后一看，原来是一条小巷。

她那时是多少岁呢？16岁，实足年龄只有16岁，比她小13岁。瘦瘦的，两只热情、轻信而又活泼的大眼睛。她进来了，她说话的时候两眼紧盯着你，她那么愿意看你，因为，你就是党。她当时是一个教会学校的学生，学生自治会的主席。（后来把自治两个字去掉了。不知为什么。）她的同学们因为参加欢庆解放的军民联欢游园活动和讨论社会发展史，同校董事会和几名外国修女发生了冲突。海云激动地向他诉说事件的始末，说得他也热血沸腾起来……等到这个事情以中国青年人的彻底胜利而结束以后，海云又来了，“我们全体同学都希望您去做一个报告，讲一讲我们的斗争的胜利的意义。”“全体同学？那么你自己呢？”他问。他为什么要这样问呢？他这样问可没有什么别的意思。但是，这个不大不小的姑娘闯进他的办公室使他觉得愉快，就像白鸽使蓝天变得亲切而鱼儿使海水变得活泼。他对这个姑娘的明亮的眸子产生了一种好感。“我自己更不用说了，我愿意天天听您讲话。”海云回答。她为什么这样回答呢？这难道不是爱吗？当然是爱，然而爱的是党。叮叮当当，蓝色的火花打响在头顶上，他和海云坐在有轨电车里。那时候还没有那么多小汽车，那时候他并不注意出门的时候要小车，那时候小汽车远没有日后那么大的意义。有轨电车的司机叉着腿，用脚踩着铃铛，刚把手柄放开，刷地一下又关掉了电门。他们没有座位，他们各自握着一个悬挂在皮带上的赛璐珞白环。就这样海云也不住嘴地说了许多。“我们班有两个特务，她们现在很惊慌。她们造谣说蒋介石的空军把上海给炸平了。我们组织了斗争会，在这场斗争里有四个同学申请入团。”“我们组织了讨论，什么是共产主义的人生观。‘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人只有一次而已……’我们把保尔·柯察金的话抄在了壁报上。”他进入了礼堂，女学生们拚命鼓掌，鼓掌的声音像潮水一样。所有的眼睛都乌黑，晶亮，闪烁着崇敬和喜悦的泪光。麦克风坏了，先是发不出声音，后来又嗡嗡地响个不停。等待麦克风的修理就用了半个钟头。海云站到了台上：“同学们，咱们唱个歌儿好不好？”“好！”回答的声音比上课还齐。“你们那一角是第一部，顺序往这边是第二部、第三部……”她一挥手就把学生分了四部，韩信当年指挥军队也不会这么利索。

民主政府爱人民哪，爱人民……

共产党的恩情，恩情……

说不完哪……说不完……不完……

呀呼咳咳依呼呀呼咳，呀呼，呀呼

……咳咳！咳咳！咳咳！咳咳！……

全礼堂都在“咳咳咳咳咳”，好像在抬木头，好像在砸石头，好像在开山，好像在打铁。是的，打铁。

我们大家，都是熔铁匠，

锻炼着幸福的钥匙……

快把那铁锤，高高举起，

打呀打呀打……

和声部分开始了，只有从充满了热情、欢乐和神圣的革命目标的少女的心灵里，才能唱出这么动人的歌。海云指挥着，她的头发舞动如火焰，张思远看到了激情在怎样使她的年轻的身体颤抖。她就是刘胡兰，她就是卓娅，她就是革命的青春。麦克风终于修好了，他开始作报告。“青年团员们！”鼓

掌。“同学们，向你们问好！向你们致以革命的、战斗的敬礼！”鼓掌。“你们是新社会的主人，你们是新生活的主人，先烈的鲜血冲开了光辉而宽阔的道路，你们将在这条道路上，从胜利走向胜利！”点头称是，一字不漏地往小本子上记，但仍然不影响频频地鼓掌。“中国的历史，人类的历史，开始了崭新的篇章，我们再不是奴隶，再不是任凭命运摆布的可怜虫，我们再不用悲叹，再不用流泪……我们要用我们自己的双手来铸造我们的未来，一切失去了的，我们都要夺回来！一切还没有的，我们都要创造……在消灭了剥削，消灭了压迫，消灭了一切自私、落后和不义之后，我们失去的只有锁链，我们得到了全世界……”更加热烈的鼓掌。他看见了海云的激动的泪花。泪花在女学生们的睫毛中间滚动，泪光里闪耀着红旗、灯塔、军号和水电站。那一次，他怎么那样口若悬河，热情澎湃？他讲了许多空洞的、幼稚的话。但是，他是真诚的，他是相信的，她们都是相信的。过去的一切都已经被革命的烈火烧成了灰烬，而新的生活，新的历史，就像那洁白、光滑、浑圆的电车上的赛璐珞环一样，掌握在她们自己的手心里……

然后是通信、打电话、见面、散步、逛公园、看电影、吃冰棍和冰淇淋。他和海云在一起。然而主要的并不是公园、电影和冰棍，主要的是政治课，是海云提问和他进行解答、辅导。他像全能的上帝一样，可以准确无误地回答海云关于世界、关于中国、关于人生、关于党史、关于苏联、关于青年团支部的工作的一切问题。海云用那样虔诚、热烈而庄严的目光看着他。他实在控制不住自己了，他突然把海云搂到自己的怀里，吻了她。她没有一点抵抗，没有一点儿对自己的保护，没有一点儿疑虑，甚至连羞怯也没有了。她只是爱慕他，崇拜他，服从他。他不是同样地觉得她亲近吗？他不是从第一眼起就觉得她已经是自己的亲人了吗？上级和同事的一切劝告对于他都没有起作用，就像海云的父母的激烈反对对于海云没有起作用一样。他们结婚了，他30岁，海云虚岁18。爱情和革命都在洒满阳光的大道上迅跑。为了他们的婚姻，海云中学都没有上完，她到一个党委机关做打字员去了。1950年，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就在这第一个孩子降生的时候，朝鲜战场的局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参战。而在这个城市出现了一起反革命破坏事件。为了支前，为了宣传，更为了和反革命分子作斗争，他竟一个多月之内没有回一趟家，虽然他家离他的办公地点不过三公里。那天，在一个重要的会议上，他接到了海云的电话，说是孩子发高烧，很危险。“我正忙啊！”他说，电话挂上了，他似乎听见了海云的哭泣，他的心动了一下，他有点儿责备自己。“散了会我要回去一下。”他对自己说。其实他如果真的想回去他早就回去了。但是，大家都在忙，连科长和干事也是每天开夜车，一连多少天不回家，不但每个星期六和星期天，就连新年和春节也在忙于工作。革命无常规！常规非革命！多加一分钟的班，世界革命就能提前一分钟取得胜利，纽约的贫民窟就会早一分钟照上太阳，而朝鲜代表在保卫和平大会上讲的那些苦难就会早一分钟消逝。那一天开完会是深夜1点40分。他有意识地提前结束了会议。一个和外国间谍有牵连的反革命集团被侦破了，很快撒下了天罗地网，两个小时后开始行动。抓个空子他回了家，进门的时候他还在看手腕上的表。然而……

孩子，他和海云的第一个孩子已经死了。

海云在发呆，她的茫然如洞的两只眼睛使张思远倒吸了一口冷气。他问，他劝，他安慰，她始终木然。他检讨自己，他哭了，他甚至想跪在死了

的孩子和呆了的小母亲面前，她仍是木然。“可你不能只想到自己，海云！我们不是一般的人，我们是共产党员，是布尔什维克！就在这一刻，美国的B 2 9飞机正在轰炸平壤，成千上百的朝鲜儿童死在燃烧弹和子母弹下面……”他忽然激动起来了，他说了许多过后看来是冠冕堂皇的和不近人情的，在当时却是非常严肃和认真的话。到时间了，警卫员前来催他，他匆匆地走了。

从此他和海云互相变得陌生了。海云还是一个未经事的，没有得到足够的改造的锻炼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她既平庸而又琐碎，而他在海云的眼里呢，也许愈来愈显得冷酷、自私、夸夸其谈。他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他谴责自己破坏了海云的学业，甚至是海云的幸福。经过他的努力，海云到上海的一个名牌大学外国文学去了——是海云自己最喜爱的专业。在火车站上，当汽笛鸣叫了三声，当广东音乐《娱乐升平》的曲调响起，当机车沉重地喘了几声粗气，当学生打扮、穿着朴素、用一根橡皮筋束起了头发的海云从车厢里探出头来，向他挥手的时候，他看到了海云的笑脸上的光辉。恋爱、婚姻，压缩到最小最小的家庭生活，孩子的生和死，所有这一切好像并没有当真发生过，海云仍然是教会女子学校的学生自治会主席，到了上海的大学，她将仍能指挥上千名学生高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而他呢，仍然是一个年轻的老革命，一个忘我地工作的领导干部。他们之间的关系，仍然是那么质朴，那么纯洁，那么高尚。正像没有邂逅便没有友谊和爱情一样，没有离别也就没有感情的留恋。海云走了，他们通着信，他想念海云，想得很苦，很苦。正是沸腾的岁月，“三反五反”，打“老虎”，他领导运动的几个单位一共揪出了14个贪污数字过亿（旧币）的大老虎，虽然后来经过复查，真正能够成立的只有两个人，他仍然充满了胜利的喜悦。肃反，大家结合学习《“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按语》进行揭发、检举、交代、追查和斗争。搞出了枪，搞出了电台，搞出了一个又一个的反革命分子。又查清了一大批人的历史。运动接踵而来，他们正在荡涤旧世界的污泥浊水。五六年，他被任命为这个市的市委书记。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影响到全市30万人，就连他的皱眉或者微笑，他的表情和手势，他的目光和步伐，都受到各方面的注意。他就是城市，他就是市委，他就是头脑、心脏、决策。他殚精竭虑把全市的工作做好，不论是打苍蝇还是盖工厂，他们的工作都走在前面。他成为一架辉煌的、巨大的机器的一部分，在这机器的运转中，他感受到自己的觉悟、智慧、精力、责任心，感受到自己的分量，他的生存的意义。没有市委，没有他对于市委的指挥，也就没有他。

但是和海云的事情还是弄不好。海云上大学一个学期，寒假中回来了，离别唤醒了他们的爱情，他们一起谈论福楼拜和莫泊桑，他对于法国文学就像海云对于党委领导工作一样无知，他的问题和话语使海云哈哈大笑，海云完全明白他是为了讨自己的欢心才不怕谬误百出的。为了报答他，海云也关心起这个市的普选和财政预算。他们还一起烧了一次鱼，他发现海云的烹调技术胜过饭店的特级厨师。浇鱼的汤汁到底是用什么做的，始终是一个谜。春节的饺子以后是灯节的元宵。然后海云又走了，临走的时候因为一个重要的会议他没有能够上车站。海云来了信，她又怀孕了。他皱起眉来让海云去做流产，这激怒了海云，一连四个月不给他写信。放暑假的时候，大着肚子的海云办好了休学手续回到了家。“我们已经失去了一个儿子。”海云的忧郁

的目光在埋怨。他也感到内疚，生产以后不但找了很好的保姆，而且新成立的儿童医院的主治大夫成了书记家里的常客。本来说是休学半年，实际休了一年，海云离不开他们的第二个也是唯一的儿子。张思远认为既然这样就不必再去上学，上不上大学对于她来说已经是无关紧要的了。上不上大学她也会得到足够的尊敬和足够良好的工作条件。但是不，海云一定要上，而且换个本市的学校也不行。这么坚决，却又在临行前夜把眼泪落在快满一周岁的冬冬头上……

风和风打架。水和水冲突。人和人矛盾。自己也跟自己过不去。这个充满矛盾的世界和人生！月亮缺了，还会复圆。你果真能断定，这复圆了的月亮，便是当初那缺了、窄了、暗淡了的月亮吗？蚕蛾僵了，又出现了许许多多赶忙吃桑叶的蚕宝宝，你当然知道，这蚕已经不是那蚕。江河流淌，一个浪头跟着一个浪头，后浪和前浪，它们之间的区别，它们之间的联结，又在哪里呢？

海云，海云，我了解你么？你了解我么？你为什么不原谅我？你又怎么能原谅我！

风言风语。好心的，恶意的和居心叵测的。张思远大发雷霆。难道我管得了一个城市的几十万人，却管不了你一个吗？他的内心里甚至发出了这样强梁跋扈的呐喊……但是为什么，当海云一出现在他的面前，当他发现海云穿着的完全是她自己的旧衣服，而他给她买的一切讲究的服装都被丢弃的时候，他是那样空虚，连一句硬话都说不出来了呢？“为了我们的孩子……”，在那里请求的竟是你自己。海云沉默着，她哭了一场，退了学，答应和那个男同学断绝关系。虽然没有毕业也罢，海云到本市的一个师范专科学校作助教去了，不久，她还被任命为系党总支的副书记。于是，张思远放心了，何况，海云上下班也是由市委的车子接送……

晴天霹雳。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海云被揪出来了。“我实在没想到你会堕落到这一步，你怎么竟然去为那些反党的小说喝采？你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你忘记了吗？”他背着手，踱来踱去，立场坚定，铁面无私。“只有低头认罪，重新做人，革面洗心，脱胎换骨！”他的每个字都使海云瑟缩，就像一根一根的针扎在她身上，然后她抬起头，张思远打了一个冷战，他看到她的冰一样的目光。……一个月以后，海云提出来离婚，他仍然想挽回，但是各方面的情况都说明离婚是不可避免的了。在他最后一次见到已经办好离婚手续的海云的时候，他甚至发现了海云脸上的喜气，这曾经使他大为恼怒。“堕落了，确实是堕落了。”他对自己说。

枝头的树叶呀，每年的春天，你都是那样鲜嫩，那样充满生机。你欣悦地接受春雨和朝阳。你在和煦的春风中摆动着你的身体。你召唤着鸟儿的歌喉。你点缀着庭院、街道、田野和天空。甚至于你也想说话，想朗诵诗，想发出你对接受你的庇荫的正在热恋的男青年青年的祝福。不是吗，黄昏时分走近你，将会听到你那温柔的声音。你等待着夏天的繁茂，你甚至也愿意承受秋天的肃杀，最后飘落下来的时候，你甚至没有一声叹息。因为你已经生活过了，尝过了，爱过了。你虽然只是一片小小的叶子，却为大树、为鸟儿、为情人做了你能做的一切。但是，如果你竟是在春天，在阳光灿烂的夏天刚刚到来之际就被撕掳下来呢？你难道不流泪吗？你难道不留恋吗？虽然树上还有千千万万的树叶，虽然第二个春天会有同样的千千万万的树叶，虽然这棵大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许永远不会衰老，然而，你这一片树叶却是永

远不会再现的了。地老天荒，即使这个地球消逝了，而宇宙间的星云又重新结合成一个又一个的新的地球，你却永远不会再接受到阳光和春雨的爱抚了，你也永远不能再发出你的善良的絮语了。

然而汽车在奔驰，每小时六十公里。火车在飞驰，每小时一百公里。飞机划破了长空，每小时九百公里。人造卫星在发射，每小时两万八千公里。轰隆轰隆，速度挟带着威严的巨响。

美 兰

美兰是一条鱼。美兰是一只雪白的天鹅。美兰是一朵云。美兰是一把老虎钳子。

海云才走，美兰就来了。很可能这出自许多关心他的人的通力安排。他们早就不赞成一个市委书记和一个学生娃娃式的女人共同生活。美兰浑身放着光泽和香气。美兰有一张大白脸。美兰那样坚定地来填补海云留下的空缺，好像这一切都是注定了的。她来接任书记夫人的职务就像他接受书记的职务一样充满信心和不容怀疑。她有时候凝神沉思，脸上显出一种难以捉摸的表情，前额上会出现两道显得有点儿凶恶的竖纹。然而只要一看到张思远，这竖纹便立即消失了，露出迷人的微笑。她的到来使张思远的生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衣、食、住、行，一切都出现了飞跃。“为了你的工作……”美兰把这句话挂在嘴上，使他觉得名正言顺、心安理得。旧沙发换了新沙发，金黄色的缎子面闪闪发光。他软瘫在上面，舒适而又疲乏。他恍惚有一个印象，美兰动不动就找行政处交涉什么。他抗议说：“不要随便提什么要求。生活上不要太讲究。原来的沙发就很好，换什么？”美兰嫣然一笑：“瞧你说的！你忙得忘记了一切，你忙得未老先衰了，你难得回家休息那么一小会儿，难道就不应该把条件搞好一点儿么？”他没说什么。他正在横下一条心搞炼钢，许多家庭把锅都砸了。反右，反右倾，反保守，形势逼人，他的神经长期处于紧张之中。一个新的发光的柔软的沙发，正像一个新的发光的温柔的夫人一样，对于他来说决不是什么奢侈。只是在偶然的情况下，他模糊地感觉到自己的生活要听从美兰的安排，有时简直是被美兰牵着鼻子走。这使他有些不快。在更偶然的情况下，一个娇小的、瘦弱的、纯洁的海云的影子在他眼前一闪，他心头蓦地一动，他大睁开眼，什么也没有。好像一株小树从车窗外面掠过，他定睛看时，小树早已经被车轮抛在远远的后面了，他没有工夫怀恋，他没有工夫叹息。

变 异

处境和人，这二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坐在黄缎面的沙发上，吸着带过滤嘴的熊猫牌香烟，拉长了声音说着啊——喽——这个这个——每说一句话就有许多人在旁边记录，所有的人都向他显出了尊敬的——可以说，有时候是讨好的笑意的，无时无刻——不论是坐车、看戏、吃饭还是买东西——不感到自己在生活中的特别尊贵的位置的张书记，和原来的那个打着裹腿的八路军的文化教员，那个为了躲避敌人的扫荡在草棵子里匍伏过两天两夜的新任指导员张思远，究竟有多少区别呢？他们是不同的吗？难道艰苦奋斗的目的不正是为了取得政权、掌握政权、改造中国、改造社会吗？难道他在草

棵子里，在房东大娘的热炕上，在钢丝床或者席梦思床上，不都是一样地把自己的身心、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每一天和每一夜献给同一个伟大的党的事业吗？难道他不是时时怀念那艰苦卓绝的岁月，那崇高卓越的革命理想，并引为光荣么？那种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那种视胜利为死灭的格瓦拉式的“革命”，究竟与我们的现实，我们的人民有什么相干呢？他们是相同的吗？那为什么他这样怕失去沙发、席梦思和小汽车呢？他还能同样亲密无间地睡在房东大娘的热炕头上吗？

他怕失去他的领导职务，绝不仅仅因为生活上的优厚条件，他自己辩解说。他怕失去党，失去战斗的岗位，失去在这个伟大的队伍中的重要位置。位置，位置，位置好像比人还要重要。这些年，他主持一个又一个的运动。他亲眼看见了那些失去了位置的人的狼狈相。揪出来，定性，这是比上帝的旨意，比阎王爷的勾魂诏，比任何人和多少人的愿望、意志和情感更强大一千倍的自在的和可畏的力量。他当过市委书记，他自以为是全市的主宰，但是，当海云被“揪出来”和“定下来”以后，他毫无办法可想。他亲手经办了一个又一个的揪出来和定下来的事情。一夜之间，一个神气活现的领导干部便成了人人所不齿的狗屎，扬起的眉毛塌下来，刺人的目光变得可怜巴巴，挺直的腰身弓下去，焕发的容光变得毫无血色。人们对这种挨斗的脸色有一种粗野的比喻，叫作像被屁熏过一样。这简直是一种魔法，一种丝毫不逊于把说谎的孩童变成驴子、把美貌的公主变成青蛙、把不可一世的君王变成患麻疯病的乞丐的魔术。

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个魔术会施行到他的身上。历次运动中，他经常给下级、给群众讲：“无产阶级在斗争中体会到的是胜利的喜悦，斗争对于我们这是得心应手的事情。只有没落阶级，才对斗争充满灭亡前夕的恐惧和感伤。”那么，1966年为什么他一听见红卫兵的锣鼓声就心跳呢？

事后他经常回忆，这一天是怎么到来的。当“五·一六通知”刚刚下达的时候，他仍然像历次运动一样，紧张中又有点儿兴奋。他知道这样的运动既是无情的又是伟大和神圣的。

但这次势头好像特别猛。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他只有迎着风浪上。而且他深信这一切是为了反修防修，是用革命手段来改造社会、改造中国、创造历史的必要。他知道又要有一批领导干部倒下去，但是为了党的利益他不能温情，他毫不犹豫地举起了阶级斗争之剑。他批准了对于报纸副刊主任的批判，这种批判实际上是政治上的乱棍。接着又把文联主席作为黑帮头子抛了出来。报纸上一个劲儿地提醒人们警惕走资派舍车马保将帅的诡计，一个文联主席是太小了，于是他横下心抛出了市委宣传部长。然后是分管文教工作的副书记。黑帮、牛鬼蛇神越抛越多，越抛越把他自己裸露到了最前线。终于，水到渠成，再往下揪就该轮到他自己了。

但他仍然觉得突然，觉得不可思议，觉得是另一个张思远被揪了出来，被辱骂，被唾沫，被说成是走资派、叛徒，“三反”分子。他觉得还应该有一个张思远才是他本来的面目，那个张思远坐在市委小楼（专为常委以上领导干部办公用的）的书记办公室，小楼门口有武装警卫。办公室有两间，外面一间比较大，铺着略旧了的地毯，墙上挂着市区平面图、城市规划图、绿化图和郊区水利工程图。一张一头沉办公桌，桌上有电话分机，还有一套沙发。他的秘书坐在一头沉的后面，细心、负责、一丝不苟。里间屋是他用的，有讲究的吊灯和台灯，有崭新的地毯，有黑漆硬木的大写字台，有皮面

的旋转软椅，还有一张铜栏杆的钢丝床，供给他在中午或会议的间隙小事休憩之用。他看文件，他写批语，他划圈和打勾，他打电话，他沉吟、苦思，他毅然决断，然后告诉秘书去办。按他的级别，省辖市的书记本来不应配秘书，但是办公室还是派了一个秘书来，多年来，别人，他自己和秘书本人都认为就是他个人的秘书。除去全市的工作，他没有个人的兴趣，个人的喜怒哀乐。他几乎整整17年没有休过假。甚至于在看他自幼喜爱的地方戏的时候他也不得安宁，有些急件要送到剧场，有些电话转到了剧场来。离开了领导工作，就不存在什么张思远。同样，他也从来没有想象过市委能离得开他。

然而现在又出现了一个张思远，一个弯腰缩脖、低头认罪、未老先衰、面目可憎的张思远，一个任凭别人辱骂、殴打、诬陷、折磨，却不能还手、不能畅快地呼吸的张思远，一个没有人同情、不能休息和回家（现在他多么想回家歇歇啊！）不能理发和洗澡、不能穿料子服装、不能吸两毛钱以上一包的香烟的罪犯、贱民张思远，一个被党所抛弃，一个被人民所抛弃，一个被社会所抛弃的丧家之犬张思远。这是我吗？我是张思远吗？张思远是黑帮和“三反”分子吗？我在仅仅两个星期以前还主持着市委的工作吗？这个弯着的腰，是张思远书记——就是我的腰吗？这个灌满了稀浆糊的棉衣（红卫兵把大字报贴到了他的背上，顺手把一桶热浆糊顺着脖领子给他灌进去了）是穿在我身上吗？这个移动困难的，即使上厕所也有人监视的衰老的身躯，就是那个形象高大、动作有力、充满自信的张书记的身躯吗？这个像疟疾病人的呻吟一样发声的喉咙，就是那个清亮的、威风凛凛的书记的发声器官吗？他一次又一次地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百思不得其解。他得到结论：这只能是一场噩梦。这是一个误会，是一个差错，简直是在开一个恶狠狠的玩笑。不，他不相信自己会成为党和人民的敌人，不相信自己会落得这样下场。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这个活着还不如死了好的癞皮狗一样的“三反”分子、黑帮张思远并不是他自身，这是一个莫名其妙的躯壳硬安在了他的身上。标语上说：张思远在革命小将的照妖镜下现了原形，不，那不是原形，是变形。他要坚强，要经得住变形的考验。

但是，冬冬的几个嘴巴把他的精神支柱摧垮了。

冬 冬

父亲对于孩子的感情和母亲是不同的。从呱呱坠地的那一刻起，不，从生命的信息突然发生在自己的肚子里，孩子的一哭一笑，一动一止，一声一息都牵动着母亲的心。而张思远在开始的时候竟然感觉不到那个软软的、抱也抱不起来、身上带着尿臊味儿、哭起来没完、哭起来就闭上眼睛不肯睁开的小生命和自己有什么不可分割的关系。由于第一个儿子的夭亡，他对于1952年冬天来到他和海云的生活里的冬冬，抱着一种特别小心翼翼的加意保护的态度。这是一种责任感，这是一种习俗——父亲都应该爱儿子。然而，这不是爱。有爱也暂时还只是对于海云的。他知道海云是怎样牵肠挂肚、如呆如痴地爱着孩子，在海云坐月子的头一个星期，张思远为了海云甚至需要做出非常喜欢冬冬的样子，这使他觉得羞愧、不自然。

十个月以后，海云休学完毕，走了。冬冬已经能站立，能扶着墙挪动一下步子，能用含糊不清的声音叫“叔叔”了。冬冬总是把父亲叫成叔叔，使张思远略感不快。那时的冬冬已经长出了八个牙，能吃饼干，甚至有一次

流着眼泪嚼完一根大葱。这一切使冬冬像一个人了，一个新的人来到了张思远的身边，他将是自己人生路上的又一个伴侣。这种想法使张思远嗓子里热乎了一下。在工作忙的时候，他有时会打个电话问问孩子情形。

这以后传来了海云和班上一个男同学关系“不正常”的消息。一种最庸俗、最卑劣的令人恐怖的念头一闪而过：冬冬是我的吗？讨厌！我哪有时间管这些。我要管的是30万人的命运。他忙得没有时间正眼看冬冬一眼了。

但是他原谅了海云，因为他是一个登高望远的领导者，更因为，他爱海云。有爱就有宽恕，什么都能宽恕。他看不得海云的孩子般的面孔上缀满泪珠。他宁愿自己受辱。但如果他的爱恰恰是海云的不幸的根苗呢？呵，呵，呵？海云的泪珠，荷叶上的雨滴，化雪时候的房檐，第一次的，连焦渴的地面也滋润不过来的春雨！1954年春天，隔着雨丝他一眼就看到了冬冬的紧贴着玻璃窗的脸，压扁了的鼻头青、白、丑得可爱。到处是清凉、湿润、对于焦渴的心灵的慰藉。永远不老的春天，永远新鲜的绿叶，永远不会凝固、不会僵硬、不会冻结的雨丝！小冬冬爬到了桌子上，把脸贴到玻璃窗上，目不转睛地看着这大自然的奇观，到处悬挂着亮晶晶的雨丝，新鲜、好奇、迷恋而又困惑。这是一个人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赏雨。

忙碌在会议和文件之中，像蚕儿忙碌在桑叶之中的张思远被冬冬赏雨的画面深深地打动了，他心潮汹涌。春天，绿叶，雨丝，这是为了新生者而存在的。只有年幼者才能看到他所看不到那些惊人的美丽，只有第二代才能懂得他所不懂的生活的魅力。生生不已，这世界才不会腐朽在锈垢里。他没有惊动自己的亲儿子。亲儿子，亲儿子！这甚至使他回想起或者根本不是什么回想，他只是模模糊糊地感觉到，正是他自己，在他两岁的时候，在31年以前，也用同样的姿势，压扁了鼻子，欣赏这人生的第一遭春雨。冬冬和他，不就是一条生命之线上的两个点吗？他走了，为了千千万万幼小的孩子，他愿意背负起所有的重担，他愿意把一切心力献给自己从幼小就参加了的人类最宏伟也最艰巨的事业。冬冬长大了，他们的生活会比我们这一代人好得多！祝你幸福，儿子！

从此，他一有空闲就愿意与儿子在一起。当他拉着儿子的手，缓缓地（儿子已经在小跑）走在大街上的时候，在他的身旁，不是一个和他一样的，或者即将和他一样的男子汉吗？当他把儿子抱到冷食店的乳白色的藤椅上的时候，他不是平等地在和另一个独立的人——现在是他的客人呢——“共进冷饮”吗？当儿子把脸伏在一块北冰洋牌大冰砖上，快乐地发出呜呜的声音，他又是怎样地幸福，怎样地惬意啊！等冬冬吃完了，他把儿子高高地举起来，举得远远高过了自己的头颅，看，儿子比我还高呢！父与子的爱，男性的爱，与其说是血缘的亲密，不如说是友谊！

然而这友谊遭到了风暴，原因当然是孩子的母亲。1957年，海云居然在系里宣扬几篇以反官僚主义为名向党进攻的小说。这几篇小说是20年以后张思远才看到的。为什么我当时竟想不起来找小说看一看呢？然而即使有空去看小说也是没有用的，因为那是一个看重信仰和热情远远胜过现实和理性的年代。于是海云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企图从内部攻破堡垒的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披着羊皮的豺狼，化装成美女（我的天！）的毒蛇，睡在身边（！）的敌人，她起的是蒋介石所不能起的危险和恶劣的作用。而结果呢，自然是海云要求离婚，他尽最大的力量作最后的努力，没有效果。我可是仁至义尽了，办离婚手续前后他一再自己对自己说，正是这种

对自己无咎的坚信和一再提醒，使他意识到自己有一点底虚，正像大声唱着歌走夜路的人，声音越大，说明他越虚弱。

冬冬怎么办？他们没有谈很多。“我仍然是他的父亲，你仍然是他的母亲”，这是不言而喻的，共产党人是共产主义者，不会像划分私有财产一样地划分孩子。孩子一开始住在他这里，很快他也认识到没有母亲的孩子便是没有人穿的衣服，而没有父亲的孩子至多是没有衣服穿的人。孩子后来住到了海云那里，他有空的时候，便派汽车去接。然而冬冬是太懂事了，不论是北冰洋的冰砖，是粉红色的草莓冰淇淋还是高级西餐馆里的、装在高脚银杯里的菠萝三得，已经不能使他快乐，使他呜呜地叫，甚至也不能使他展眉一笑了。

然后美兰占领了他的全部空白，虽然他们没有孩子。他也逐渐适应了、喜欢了美兰给他安排的舒适而又合理的生活。美兰一定学过运筹学，她的生活的第一准则绝不是享乐，而是合理。早晨喝茶而晚上喝酒，早上用较凉的水洗脸而晚上用温热的水洗浴，坐着伏尔加牌汽车去看电影的时候还要让司机在电影开演以后开上车去菜市场买鲜笋，一切都透着合理。然而这样合理又这样美满的生活，仍然使张思远激动不起来。她带来的只是舒服，是令人困倦的幸福，是一种酒醉饭饱的无差别境界。而这境界又是乏味的。他几次找已经上了小学的冬冬，没有找来。于是，1964年的一天他自己乘车去郊区的一个小学看望冬冬。他不愿意见海云，他不能去海云家。尤其是海云也已经结婚，对方正是大学期间的那个同学，海云的这种行为更证明了他的高尚无瑕，他的良心获得了一种解脱。

1964年的冬冬瘦弱、苍白，显然营养不良。1960年困难时期，张思远曾经打发人给冬冬送过几次高价的奶油点心与高级巧克力，奶油点心与巧克力并没能使儿子壮实起来。而且张思远觉得，在送过点心与巧克力之后，儿子与他更疏远了。1964年的这次见面，冬冬一再强调：“爸爸待我很好。”他管继父叫作爸爸而称亲父张思远作父亲，而且全部称呼都是“您”，他才12岁。他那种客气而又提防的表情使张思远想起自己的某个下属。又加上美兰得知他去看望冬冬以后给他施加的无形的压力——一切如常，只是美兰的额头显出了那两道竖纹，而且笑声特别不自然。这种笑声使他觉得脊背上冒冷气。于是，他不再去看冬冬了。1965年春节，他又派人往学校给冬冬带去了花蛋糕。谁想得到，花蛋糕被原封退了回来。附有冬冬的一个字条：父亲，谢谢您。不要再给我送吃的了，请您不要生气。他生气了，他已经越来越习惯把人分成上级和下级，下级对于他都是毕恭毕敬的，他轻易地向下级发脾气而不会有任何不良后果，而且，脾气是威严、是权势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而冬冬，（当然不会是他的上级）

却这样对待他，真是岂有此理！

将来等他大了，他会明白这一切的，他会自己来找我的，他会懂得，有一个老革命的爸爸，有一个市委书记的爸爸是多么荣耀和福气！张思远这样想。

两年以后，他弯腰撅腩，站在台上挨斗。打倒大叛徒大特务张思远！张思远不投降就让他灭亡！砸烂张思远的狗头！只有不要脸的人才说不要脸的话。顽固派……只能变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呼噜咕咚鸣隆，好像在开锅，好像在刮风，好像耳朵聋了什么都听不见。

头发根被揪得发麻，腰弯得好像变成了两截。但这一切总会过去，他

被斗已不是第一次。就在这时候忽然冲上来一个少年，他正好撩起眼皮偷看了一眼，天呀，冬冬！腮地抡起了巴掌，第一下打在他的左耳朵上，这真是咬牙切齿的狠狠的一击，只有想杀人、想见血的人才会这样打人，只一下就打得张思远从两个扭住他的胳膊的小将手里跳了起来，连脑袋都嗡地一响，像通了电，耳膜里的刺心的疼痛使他半身麻木，恶心得想要呕吐。抡起的手臂，又用手掌背反打了他的右耳，这一下比较轻，感到的疼痛却更加分明，等挨了第三个巴掌以后，他已经不省人事了。

昏迷中，他听到了那个打他的少年——他就是冬冬，没错！好像哭出了声。

阶级报复！只有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才能说明这一切。海云是已经定性、已经作了板上钉钉的正式结论的阶级敌人。而张思远，尽管目前在受群众的审查，但他的职务是省委正式任命并在中央组织部备了案的。他的身份仍然是一个城市的党的委员会的领导人。革命群众要打倒他，给他提出了许多罪名，但这一切没有作结论，没有定性。他的问题与海云有着本质的差别，阶级的差别。冬冬顽固地站在他的妈妈的反动立场上，也许是接受他妈妈的指使，对张思远实行阶级报复，谋杀！不是说“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么？不是说，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难免有各式各样的牛鬼蛇神跳出来么？冬冬的行为就是右派翻天，就是牛鬼蛇神跳了出来。需要找个机会，向看管他的革命群众把这个问题谈一谈，提醒他们要密切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提醒他们对于社会上的真正对党对社会主义怀有刻骨仇恨的人，绝对不能手软。

然而他自己先软了。没过几天，他得到了海云自缢身亡的消息。几乎与此同时，他得知美兰已经正式贴出了造反声明，要与他彻底划清界限。这后一个消息对他却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审 判

我请求判我的罪。

你是无罪的。

不。那有轨电车的叮当声，便是海云的青春和生命的挽歌，从她找到我的办公室的那一天起，便注定了她的灭亡。

是她找的你。是她爱的你。你曾经给她带来幸福。

我更给她带来毁灭。我没有照顾好我的第一个儿子，到现在我甚至于想不起他的小脸是什么样子。我得罪了冬冬，我现在才明白，我送去的巧克力和花蛋糕只能提醒他注意到我和他最亲爱的妈妈的处境的差别。在她流泪的时候，我本应该用手绢，不，用手指揩干她的泪水。但是我没有这样做，我向她打了一番官腔。但最主要的还不是这些。如果没有我，她会安心上大学，她会成为教授、专家，她会毫无负担地在完成学业、取得一定的成就以后找一个年龄、性格、地位更合适的伴侣。由于有了我，这一切都成为不可能了。这使她郁郁寡欢，这使她在五七年说了一些带情绪的话。

但是你爱她。真的吗？

我们都有一死。我希望在我离开这个世界的前一刹那再说一句：海云，我爱你！但如果我真的爱她，我就不应该在五 年和她结婚，我就不应该在四九年和她相爱。我们不相信魂灵，但我假设我们还有一千个一万个来世，

我愿意一千次一万次地匍伏在海云的脚下，请她审判我，请她处罚我。

你是人，你的地位并没有剥夺你的爱的权利，更不能剥夺你回答一个少女的爱的召唤的权利。

然而我更成熟，我应该理智一些，我应该负起责任。我不应该闯入一个如此纯洁而幼小的灵魂。

在1949年，你就不纯洁吗？你就不幼小吗？那是我们的共和国的童年，也是我们大家的童年。

但我为什么竟没有想到去保护她？豁出命我也应该在她的身边。

然而后来是她不爱你了，她太轻浮，她有毛病。在大学，她有了自己的情人，该责备的只能是她而不是你。

我的痛苦就在这里。竟没有人能够惩罚我。

有。

谁？

冬冬。

山 村

庄生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轻盈地飞来飞去。醒了以后，倒弄不清自身为何物。庄生是醒，蝴蝶是梦吗？抑或蝴蝶是醒，庄生是梦？他是庄生，梦中化作一只蝴蝶吗？还是他干脆就是一只蝴蝶，只是由于作梦才把自己认作一个人，一个庄生呢？

一个有趣的故事。一个有趣的，听来却有点悲凉的想象。原因是他有一个有趣的，简直是美妙的梦。能够作这样的梦的人有福了。如果梦中不是化为蝴蝶，而是化为罪囚，与世隔绝，听不到任何解释，甚至连审讯都没有，没有办法生活，又没有办法不活，连死的权利都没有。再仔细一看，监狱竟是在任时监造的，是自己视察过的，用来关阶级敌人的……他又将想些什么呢？

就是这样的铁一样的令人窒息的梦也醒了。张思远在1970年突然被释放了，就像前三年突然“升级”关进单人监狱一样莫名其妙。更使他清醒的是他的家，他的家已经没有了，在他监禁期间，美兰已经去法院正式办理了离婚手续，带走了他尚存的全部家产。这样的消息对于一个出狱者，真像山泉沐浴一样爽心明目、安神败火。

也是一只蝴蝶，却不悠游。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你的事情现在还排不到日程上。”专案组长对张思远说。一个钻山沟的八路军干部，化成了一个赫赫威权的领导者、执政者，又化成了一个被革命群众扭过来、按过去的活靶子，又化成了一个孤独的囚犯，又化成了一只被遗忘的，寂寞的蝴蝶。我能不能经得住这一切变化呢？

他不像有些被拉下马来可怜虫，把生活的意义、生存的目的放在定一个“人民内部矛盾”的结论上。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市委书记需要一个“人民内部矛盾”的结论？天大的笑话。他需要活下去，需要思考，需要找到他的儿子。于是，在1971年的初春，他动身到冬冬插队的一个边远的山村。山下一片杏花如云。山谷里溪流旋转，奔腾跳跃，叮咚作响，银雾飞溅。到处都是生机，就连背阴处的薄冰下面，也流着水，也游着密密麻麻的小鱼。向阳的地方更不用说了，一片葱绿。从草势来看，即使在冬天，这草

也没有停止生长。

顽皮的松鼠在枝上跳来跳去。大青石上是松鼠嗑掉的杏核皮，嗑得干干净净。小花蛇在枯叶里钻进钻出。野兔跑起来就像一溜烟。记得有一次张思远到郊区去视察，夜间行车，一只小灰兔闯进了越野小汽车的前灯的光柱里。它一下子那么惊慌，左右都是一片漆黑，后面是疾驶着的、紧紧追赶着它的可怖的怪物——汽车。它只有向前一条路，它只有沿着车灯光柱的方向拚命跑。司机哈哈大笑起来，踩踩油门，加快了速度。当时张思远真想命令司机停住车，关上灯，让灰兔走掉。但他不好意思这样婆婆妈妈。眼看汽车就要把灰兔轧倒了，张思远看到了小兔的颤抖的长耳朵。忽然，小兔不知道怎样来了一股勇气，转身一蹿，得救了。

张思远长出了一口气。

山径崎岖。人生的道路更加崎岖。但山还是山，人还是人。尽管祖国的大地承受着太多的苦难，春天仍然是祖国的春天，山的春天，人的春天。他真希望自己变成一只蝴蝶，从积雪的山峰飞向流水叮咚的山谷，从茂密的野果林飞到梯田。一组青年在梯田上犁地。为首的小伙子斜披着黑色的小棉袄，打着口哨。忽然，他高声唱起了山歌：

天大的冤屈告诉你哥哥，
妹妹呀你莫要想不开，
莫要投河……

海云没有投河，她把脖子伸到绳环里。张思远感到了在蹬倒凳子以后的一刹那，绳索像铁钳一样地咯吱一声勒断喉咙的痛苦。一想到这儿，他就半天半天说不出话来，他的发音器官出了毛病。他就是以此为理由请求不去“五七”干校而去他儿子插队的地方的。

他是作为“白丁”来到山村的，没有官衔，没有权，没有美名或者恶名，除了赤条条的他自己以外什么都没有。就像五十年前他来到这个诱人而又恼人的世界上一样。人出生的时候不是一无所有，甚至连遮掩身体的裤衩都没有吗？一无所有的他住到了山村里，儿子却立即转到了另一个村落。我们会慢慢了解的，他冷静地住了下来。他并没有很快了解他的儿子，他首先了解，首先发现的乃是他自己。

在登山的时候，他发现了自己的腿，多年来，他从来没有注意过自己的腿。在帮助农民扬场的时候，他发现了自己的双臂。在挑水的时候他发现了肩。在背背篓子的时候他发现了自己的背和腰，在劳动间隙，扶着锄把，伸长了脖子看着公路上扬起大片尘土的小汽车的时候，他发现了自己的眼睛。过去，是他坐在扬尘迅跑的小车的软座上，隔着透明塑料板看地头劳动的农民的。

他甚至发现了自己仍然是一个不坏的、有点魅力的男人。不然，那些结过婚的女社员，那些壮年妇女为什么那样喜欢和他说说笑笑呢？已婚的男女农民们互相开那么重的玩笑，说那样的粗话，让他简直受不了。但这也是可以原谅的。难道休息的时候还不能自己拿自己开开心吗？他们开心的事够少的了，总不能歇地头的时候也念“凡是敌人反对的……”或者高唱什么“冲云天”“冲霄汉”啊。他们巴望着土里多出点东西，他们不想跑到云天或者霄汉上去。倒是他张思远，过去常常坐着“安——24”或者“伊尔——18”在云天和霄汉上飞行。

他甚至在这里发现了自己的智慧，自己的觉悟，自己的人望。17年

当中，他到处受到尊敬。但这尊敬在一夜之间变成了诬陷、强暴、摧残。连美兰和他的儿子也离开了他。他恍然大悟，这尊敬不是对张思远而是对市委书记的。他失去了市委书记便失去了这一切。但是现在不同了，农民们同情他，信任他，有什么事都来找他，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他确实正派，有觉悟，有品德，也不笨，挺聪明也挺能关心和帮助人。

然而在冬冬面前不行。他第一次去看冬冬的时候，冬冬正在缝鞋，拿起一块皮子，噗噗噗往上喷一些唾沫，然后是锥子引针。他看得出，冬冬在努力表现自己是一个缝鞋的老手，完全具有在城市的十字路口摆鞋匠摊的经验和水平。但正因为他太努力了，他并不真像一个会缝鞋的人。

“你为什么不说话……”他问冬冬。

“没什么可说的，您何必到这儿来？我连姓都改了，我不姓张。”

“那随你。但是毕竟只剩下了我们两个。我除了你，你除了我，再没有别的亲人。”

“如果您官复原职，您是要先杀一批的吧？林副统帅教导我们说：政权便是镇压之权。

我不是第一个该杀的吗？”

“别……淘气！胡说八道！”

“您为什么不说不恨我呢？那天您没有认出我来吗？那天是我打的您。说老实话，您当时是怎么想的？阶级斗争，阶级报复……是吧？”

张思远战栗了。

“这样倒好一点儿。我需要的是诚实。诚实的恨对于我比虚假的爱好。”冬冬激动了，他的锥子扎破了左手的无名指。他把那个指头放到嘴里，嚼着、咽着自己的血。他的这个姿势活像他的母亲。张思远新婚的时候，不，大概还是结婚以前呢，海云给他钉扣子的时候也扎破过自己的手。

“你能不能告诉我一点儿你母亲最后几天的事情？”

“我不知道。”

“你说什么？”

“那天我打了你，就被送到了公安局去。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这是你们提出来的口号。”

又是战栗……那绳索勒断脖颈的痛苦，咯吱，残酷的一声响，咯，咯……

“您怎么了？”

“咯……咯……”

冬冬把他扶到了床上，而且给他倒了一杯水。

“你……为什么……躲着我？”张思远的嗓子劈啦劈啦的，像在拉一个破风箱，像在转动一架旧风车。

冬冬听懂了他的话。半天没言语，然后反问了一句：

“您能原谅我吗？”

“也许，应该请求原谅的是我呢。”

“您说我为什么要……打……您？”

“为了你母……”

“不，不是的，”不等父亲说完冬冬就打断了他，他生怕父亲说出那荒唐而可怖的话，“我打您……真真正正是为了革命造反，我们那一派的头头鼓励我……恰恰相反，在您揪出来以后，母亲多次给我说，您不是大字报上所说的那种人……母亲的死，和我不听她的话也许不是没有关系，当然，主要

是她被打得皮开肉绽。她受不了。我……”

热泪切割着皮肤。悲痛切割着心。他们和解了。

他们没有和解。在张思远和他的儿子慢慢建立了比较密切的来往关系以后，有一次，他看到了儿子写的一篇日记。日记写得灰暗，简直是颓废，什么“够了，这谎言和伪善，这高调和欺骗”，什么“人是最自私也最卑劣的”，什么“生活便是错误，生活便是痛苦”。看着看着，张思远的手抖了起来。难道我们这一代艰苦奋斗，流血牺牲，鞠躬尽瘁，夜以继日，就是为了让你们搞这种渺小卑微的无病呻吟吗？他激动地责备了冬冬，冬冬也激动起来。

冬冬说：“立场？立场？您说我站在什么立场？您们当然是站在党的立场，您们牺牲，您们从党那里得到的东西并不比您们献给党的少！就是现在您坐了监狱，您委委屈屈，您们每月的收入也比农民一年的收入多。而且，您们当然充满信心，不是今天就是明天，您们又会坐在市委书记的宝座上！”“住口！”张思远动怒了，“你可以尽管骂我，却不能诬蔑我们的党！不能诬蔑我们整整一代革命者。李大钊，方志敏……是为了人民而抛头颅、洒热血……”

“为了我们，为了让我们受罪吗？”

“你这样说太危险！太反动！”

“您要送我进监狱吗？本来您建造监狱也不是为了关自己的呀！”

“你……”张思远气得说不出话来。如果是五年以前，他听到这样的言论，不论是谁，他都要和他决裂，他都要全力给以回击，给以打击，给以镇压。他听到这种话简直要爆炸了，他压低了声音，含糊地骂了一句，拂袖而去。

在回自己住处的路上，碰上了雷雨。闪电就在树梢上放光，雷声炸响在头顶。雨声哗哗，真像是千军万马在奔跑，在呐喊，在厮杀。雨水在脚下流淌，走在山路上，就像趟过溪水一样，鞋变得又重又湿。这个时候，张思远多么渴望自身也变成一声沉雷，一道闪电，他多么渴望自己也能发光，能爆炸呀！他甚至想，触雷该是多么痛快的事啊！

他滑了一跤。

复 职

不知道为了什么，
忧愁常围绕着我，
每天我都在祈祷，
快驱散爱的寂寞……

一首香港的流行歌曲正在风靡全国。原来他并不太知道。他只是恍惚听说许多青年在录制香港的歌曲。那时他只是轻蔑地一笑。对于香港的文化，他从来没有放到眼里。只是在他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悄悄地动身去他作为老张头曾经劳动过六年，流过六年汗、心里头更是流过六年血的地方，在他转车之前住到了一个一般干部住的招待所里，他才从同室的一个贸易公司采购员所携带的录音机那儿，仔仔细细地，一遍又一遍地听到了这首歌。

怎么说呢？他不是音乐家。在部队，他学会了识简谱，学会了打拍子。八路军战士都爱唱歌。一个初到边区的人，头一个印象便是歌声多。有一个

歌的头两句就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然后底下两句是“解放区的太阳永远不会落，解放区的歌声永远唱不完”。解放战争时期，只要听一听蒋管区流行的《疯狂世界》，再听一听解放区流行的《我们是民主青年》，便可以知道中国的未来是属于谁的了。

然而现在呢？现在是怎么回事？30年的教育，30年的训练，唱了30年的“社会主义好”、“年轻人，火热的心”，甚至还唱了几年“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之后，一首“爱的寂寞”征服了全国！

他想砸掉这个采购员的录音机，他站起来，转了一圈，拳头握得指甲刺痛了手心。这是彻头彻尾的虚假！这是彻头彻尾的轻浮！那些在酒吧间里扭动着屁股，撩着长发，叼着香烟或是嚼着香槟的眉来眼去的少爷们和小姐们，那些一听到外国，一听到香港，甚至一听到台湾（！）就垂涎三尺而又不读书、不流汗、不开夜车、却又整天梦想着电冰箱、流线型家具和席梦思的混蛋们，他们难道真正懂得什么叫爱情，什么叫忧愁，什么叫寂寞吗？所有这一切，不过是在三等照相馆里照相时候的令人作呕的装腔做势！

一首矫揉造作的歌。一首虚情假意的歌。一首浅薄的甚至是庸俗的歌。嗓子不如郭兰英，不如郭淑珍，不如许多姓郭的和不姓郭的女歌唱家，但是这首歌得意洋洋，这首歌打败了众多的对手，即便禁止——我们不会再干这样的蠢事了吧？谁知道呢？——也禁止不住。

甚至是一首昏昏欲睡的歌。也许在大喊大叫所招致的疲劳和麻木后面，昏昏欲睡是大脑皮层的发展必然？

但是不，张思远副部长不能昏昏欲睡。从1975年4月复职以来，张思远夜夜都不能踏踏实实地合上眼睛。

1975年4月，张思远正在山村他和儿子合住的那一间用石头砌的墙，用石片盖顶子的小屋里择韭菜。由于女医生秋文的帮助，他和儿子已经和解很久了。现在他择菜，打算等儿子回来吃一顿饺子，他还想邀请秋文和她的女儿一道来吃晚饭。经过了一冬的萝卜白菜之后，拿起一把哪怕是沾满了泥土和马粪的碧绿的韭菜，也顿时觉得石屋里充满了春光，充满了春的生机。白茎绿叶的韭茶，是和阔别好几个月的和暖的风，和小鸟的啁啾，和融化着的一道一道的雪水，和愈来愈长了的明亮的白天，和返青的小麦，和愈来愈频繁的马与驴的嘶鸣，和大自然的每个角落里所孕育着、萌动着的那种雄浑而又微妙的爱的力量不可分离地扭结在一起的。所有这些都敲打着每个人的心灵，即使创痛使某个心灵变成了裂了纹的鼓，也总会发出一点儿声息，给人一点儿希望。何况是张思远，贫穷和压迫熔铸了他的童年，血与火染红了他的青春，党与领袖指引着他的路，人民的尊敬、信赖与期待推动着他的步履。他已习惯于乐观和充满希望。在这个春天他又重新充满了对于某种转机的预感。总不能老是一个样子。连小孩子都分得清的是非，党能够弄不清吗？回顾一生，回顾上下左右，回顾历史和现实，回顾中国的昨天和今天，展望明天，党毕竟是伟大的党，光荣的党，而且终将是正确的党。

这当真是预感吗？抑或只是事后才自以为是预感？不是从1966年他被“揪”出来的第一天起他就不相信那正在发生的事情，而期待着对已经发生的事情的否定吗？他不是觉得昨天比今天更真实，而明天既杳然又带来向昨天靠拢的希望吗？还有这个“揪”字，什么叫揪呢？查一查《辞海》，当作抓住、扭住解。这是一个具体而又形象的动作。而现在所说的“揪”出来，又代表着一种多么明晰而又含混的意思！特殊的政治产生了特殊的政治

术语。

这几年简直是对语言法则的挑战，斯大林关于语言的稳定性的论述到底还灵不灵呢？我们的后代能够理解今天流行的这些花样翻新的词汇吗？他们能够理解“炮轰”和“油炸”，“靠边站”和“砸烂”，“站队”和“帽子拿在群众手里”吗？

所以他需要转机，他像赛前的跑马一样地迫不及待。因为这一切都是他的事情。他与这一切息息相关。但是山村的生活又明明改变着他。他为在春天择一把韭菜而衷心喜悦，正像他不畏刺目的阳光抬起头来去寻找盘旋歌唱的云雀，为这春天的第一只鸣禽而衷心欢喜一样。他细心地从韭菜中剔除枯叶和杂草。他着重取掉靠近根部的不洁的鳞片。他闻到了新鲜的韭菜的辣而芳香的气息。他拿不定主意去请还是不请秋文，并为这拿不定主意而觉得懊恼。

有一种声音。不是牛的声音，不是风的声音，不是乡村孩子们的声音。拖拉机和柴油机吗？为什么声音愈来愈近？是汽车？哪一辆汽车迷了路？坐汽车的人既受人尊敬又脱离群众，但总要有人坐小汽车。“砰砰砰”，这么早就剁起肉来了吗？哪里来的肉啊？放两个鸡蛋就行了，金黄的鸡蛋，油绿的韭菜。然而用鸡蛋作馅子费油，农村里供油的标准太低了。

“砰砰砰”，却原来是敲门。

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草绿色的军服，闪闪的红星。立正，一个军礼。韭菜落到了地上，站起身来的时候碰翻了小板凳，咣当。

张思远同志：

请于四月二十五日前来省委组织部报到。

此致

革命敬礼！

这是什么意思？同志，承认我是“同志”了吗？组织部，这个机密而又重要的部门，总是由最可靠、最有经验、最沉着的同志掌管的。此致敬礼，所以伟大的长城的一员把手举到了帽沿前。图章却是革委会政工组党的核心小组（代）。谁也闹不清这种组织机构的名称和内涵，弄不清党的机构是何时何人为了什么取消的，弄不清为什么革委会的党的核心小组变成了党委，弄不清现在让他去报到的组织部是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他所熟悉的掌管党员和干部的党委的一个要害部门。

但毕竟是要他去组织部。至今，他的党的组织生活还没有恢复。但他按月寄去党费，既然没有给他什么处分，他就有权利——义务变成了权利——缴纳党费，而不论是政工组还是核心组，无法拒绝。而且，他是按照他原有的级别和工资缴纳的，虽然他现在每月的生活费不足他应领工资的三分之一。这也是他的一个挑战，我仍然是高级干部，我的工资的三分之一也并不比你们少！

“快坐下”，他热情而又客气地请前来接他的军人同志坐下。他的口气，他的笑容，他的弓曲的腰和背更像山区的老农。这几年，他已经惯于仰视那些在新生的红色政权里工作、支左的人。那些人的工资比他少一半也罢，却有着十倍、百倍于他的威风。仰视红色政权的干部便会平视农民、“五七”战士和再教育青年，这是令人痛快的。年轻的，刚刚长出一圈黑胡子的解放军同志却没有坐下，他说：“外面有车。张思远同志能不能料理一下，下午就动身？×主任说是愈快愈好……”年轻人的口气既缓和又礼貌，这种口气

使张思远想起了昨天，想起了他有过的秘书和司机，想起了他的党龄和职位。“这个——”他把“个”字拉长了声音，声音拉得长短和职务的高低常常成正比。他已经有九年没有这样拉长声音说话了，当明天具有了向昨天靠拢的希望的时候他的声音立即拉长了，完全并非有意。他的脸刷地一红。

九年来他的心好像一个平静的湖泊。尽管湖泊的深处有漩涡，有波动，甚至有火山的爆发和死灭，然而湖面是愈来愈平静了。平静的湖面是美丽的，每个人都可以从湖面上看到自己的倒影，而且，倒影往往比活人更有魅力。

来接他的军人和汽车只不过是向湖泊吹了一口气。湖面上呈现了浅浅的同心圆。于是湖的自我感觉在发生变化，不管湖泊承认不承认。

他回到了自己的城市。他回到了市委小楼。他被任命为新生的红色的市委的第二把手了，“可我的组织生活还没有恢复呢！”他提出。“先上任去！”有关领导回答他。还是那条路。还是那座楼。粉刷和油漆遮盖了九年的疮痍。镶木地板和白晃晃的大吊灯在最初的一刹那竟使他热泪盈眶了。幸好，谁也没有看见。失去的天堂，他想起了这一句实在不应该想起的话。九年来，他已经忘记镶木地板和大吊灯了。五年来，他只知道崎岖的、石子铺成的山径，掩映的树木，石块和石片搭成的房子，室内的地也是土质的，要适当地洒一点儿水，洒少了起尘土，洒多了和泥。夜间照明靠煤油灯，关键在于把罩子擦净，擦亮。最初他用呵气的方法，向着玻璃罩子呵一口气，然后用柔软的手绢擦过来擦过去。有一次把玻璃擦碎了，险些扎破了手。后来他学到了一条经验，用白酒把手绢沾湿，果然擦得晶亮异常，照得石窑就像白昼一样。何况，晴天有满天星斗，乡村的星星比城市多得多，而且，由于山比地面更靠近天，所以星星离山村的农民比离城市居民近得多。但是他怕阴天，怕下雨。那次如果没有秋文医生他也许就没命了。

他现在不怕阴天，不怕下雨，也不怕黑夜了。城市无夜晚。汽车里无阴雨。拥有暖气设备的办公楼和宿舍无冬天。但是，没有夜晚就没有星星。没有阴雨就没有雨过天晴的重生的欢欣。没有冬天就没有洒洒扬扬的漫天飞雪的纯洁。有一得必有一失。

许多的老同志、老朋友、老下属、老同学来找他。正像他当初一下子变成了形影相吊、孑然一身、不可接触一样，他一下子又成了人们的希望，人们的注目的中心。“我早就想去看你了，这中间我打听过好几次。”有人说，显然不是假的。“我犹豫了半天。现在人家官复原职了，找的人也多，别去打搅吧……可咱们毕竟是老关系了。张书记还能把咱们忘了吗？”如此这般。特别是市委的老人，更是把希望寄托在张思远身上。张思远重返市委领导岗位，是他们各自回到体面的昨天里去的先声。

然而，被今天毁坏了的昨天却不可能在明天照原样恢复。不仅某一派的“警惕走资派复辟还乡”和温柔一点的“穿新鞋走老路我们不答应”之类的标语在时时敲打着他。而且，在他熟悉的一切后面他发现了格格不入的陌生。公共汽车堆积在终点站上不肯发车，汽车站上等车的人一群一群，翘首相望。据说司机围拢在一起打扑克，谁被“抠”了“底”，谁开行一次。到处都是标语、口号、大批判、热烈欢呼。甜食店成立革命领导小组也说那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黄纸红字（这两种颜色代表喜庆，白纸黑字代表声讨、共诛之）十分醒目的大标语下面是没有扫尽的垃圾和伸手乞讨的儿童。清洁工也不好好干活了。而乞丐正与空话一起增长。到处是喝酒，请客，“哥俩好，八仙寿”。据说“批林批孔”的时候有一位左派提出划拳行令中

的用语有儒家思想，另一位左派便设计了新的拳经：“一元化呀，三结合呀，五星红旗呀，八路军呀……”荒唐变成现实，现实变成梦魇。莫非好几亿人都把脚气灵或者痔漏膏当作补药咽到了肚子里？

市委也不是原来的市委了。每天上班进市委的门的时候，他的心都要动一下，我没有走错吧？我真的又来这儿了吗？这是什么地方呢，我不是去挨打的吧？市委的牌子换得更讲究——据说原来的牌子被不知谁拿去做大立柜了，五合板嘛，市场上缺——所以增加了警卫，戒备森严，这当然是必要的。连团市委和妇联门口也站着带枪的人。有一次张思远无意中听到了两个不在哨位上的警卫排战士模仿样板戏的对话，“……两件什么宝？”“好马、快刀。”“马是什么马？”“吹牛拍马。”

“刀是什么刀？”“两面三刀。”

“新鲜事物”还多着呢。小汽车增加了三倍还不够用，因为副职增加了五倍。组织科四个科长只有一个干事，到处是谣言、小道消息、传说：梅花党，长江大桥擒匪，美人鱼，棺材里的死人诈尸……公开的山头和宗派。完全取消了党的组织生活，更不可能进行什么批评和自我批评。公事公办，私事公办，来联系工作的人还要拿上私人的介绍信，为了私事可以巧立出差名目。明目张胆地伸手要党票，要官，要权……

这样下去，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不是要完蛋吗？想到这里，就像发了寒热病，张思远一会儿冻得浑身打颤，牙齿咯咯地响，一会儿七窍生烟，忧心如焚。何况，他的头顶上又出来了一位第一书记，一位除了抓辫子搞阴谋仍然只会抓辫子搞阴谋的新贵。

美兰也来凑热闹了，她要求复婚。几次来信，张思远没有回复。电话约谈，张思远回答说：“不必了。”他挂上电话，不顾耳机里传来的吱哟乱叫。一天下班，我的天，美兰已经坐在他的房里，她大概是拧开了锁，而别人不敢拦阻。完全是“复辟”后的全权的女主人，床单拽下来准备洗涤，卧室里新添了两束塑料花。张思远什么话都没说，回到了办公室。这时他由衷感谢市委大门戒备的森严。他拿起一叠文件，全是“大批促大变”，也许是促大便吧？什么反潮流，什么法权，什么全面专政，什么唯生产力论，什么教育革命的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而且愈来愈好。他漾起了酸水。他的胃在收缩，贲门在收缩。各种新名词连同小道消息，连同革命拳经，连同美兰的大白柿饼子似的面孔一起旋转，如刀如炸弹，如雾如烟，如风如电，如商标如膏药如济公活佛的蒲扇。

回到昨天是不可能的。他的余生是为了明天。必须抢救明天。

秋 文

那次他在雷雨中跌了一跤。醒过来后，张思远发现自己是躺在公社医院的病房里。远近驰名的大大夫秋文亲自在护理他。这一跤，不仅摔坏了他的腰椎，而且，濯雨的结果是上呼吸道感染继发肺炎。

张思远到山村来没有几天就知道了秋文，上海医科大学毕业，四十多岁，高身量，大眼睛，长圆脸，头发黑亮如漆。她把头发盘在脑后，表面上像是学农村的老太太梳的纂儿，然而配在她的头上却显得分外潇洒。衣服总是一尘不染，走在山路上，健步如飞。这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农村，本来是一个很格涩的人物，但她偏偏非常随和，不但和农村的男女老少都说得

来，而且接过农民让过来的烟袋就能吸两口，在红白喜事上，接过农民让过来的酒杯就喝。

听说她和丈夫离了婚，独自带着一个女孩子生活在山村。这种独身女人本来是很难在农村生活的，偏偏她和这里的男男女女交往，却没有有人在背后说过她的半个不字。

开始，张思远觉得她有点儿神秘，同时直觉地不那么喜欢她，虽然他承认她本来应该说是相当漂亮的。他觉得她有点咋咋唬唬，每天说的话，走的路，抽的烟和喝的酒都超过了应有的限度。但是，她的医术好，和农民的关系好，所以张思远每次见到她也都礼貌地招呼一番。后来他又了解到，冬冬倒是常到秋文医生那里去，说是为了找一点儿医书看。生活总不会把一切门窗堵死。

“您说了许多胡话，”秋文医生说，轻轻地，音调完全不同于她日常的说笑。“可能您想的事太多了，大干部嘛。”隔着口罩，张思远好像看到了秋文医生嘴角的笑容。她的眼睛也在微笑着。这微笑里充满了理解，充满了悲哀，充满了凝结着悲哀的清冷的自信，好像是雪天里的篝火，天与海的尽头的白帆，月光下的一株老胡桃树。那个带几分男人气质的、饶舌的、随波逐流的大大夫退到哪里去了呢？

“其实把你们拉下来当老百姓也不赖”，另一次她这样说，丝毫不顾忌同病室的其他人，“要不，别看报纸上喊什么下乡、蹲点喊得那么凶，你们躲在自己的小楼里才不愿意下来呢。您说对不对？老张头！”

张思远想抗议，他并没有什么小楼。他现在连家都没有了。但是老张头的称呼使他觉得温暖，就像小时候母亲叫他“小石头”一样。张思远的名字（乡下管这种名字叫作“官名儿”，可见，这种名字是为了做官才起的）才像石头一样硬。人需要母亲，需要亲昵，需要照料、理解和同情。所以每当秋文医生说：“好好吃下这些药，多喝开水，你会很快好的”

的时候，他都觉得特别熨帖。

冬冬每天来给他送饭，挂面，荷包蛋、山药汤，小米粥。“您不要那样生气，”冬冬说，“我不过是在日记本上发发牢骚罢了，爱发牢骚的人其实倒不会怎么样。那天是我不对，对于李大钊和方志敏，我永远崇敬他们。我最近常想，生活压根儿就不像我小时候想的那样美好，所以生活压根儿也不像我现在所想的那样不好。”

“你？你转变了？”张思远惊喜交加。

“谈不上转变。我大概总不会完全了解您，就像您不会完全了解我。人和人的隔膜，是永远也无法消除的。于是发展到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

“那你为什么又天天给我送饭来呢？”

“秋文阿姨让我来的。她说，”冬冬迟疑了一下，好像不知道该不该把底下的话说出来，“秋文阿姨说，你爸爸也不容易……”

“你和她谈过我？”

“谈过。”

“谈过你的母亲？”

“谈过。”

“还谈过什么？”

“什么都谈过。怎么？违反保密条例么？”冬冬的语气又是那样刻薄了。

“不。我说，那很好。”

张思远——不，老张头从冬冬那里了解了一点儿秋文的事情。秋文原来的丈夫是1957年划的“极右”，现在还在劳改农场。冬冬认为，只是为了女儿的前途，秋文才与丈夫离了婚，实际上，她在等待着那人的自由。

1964年“四清”时候的工作队，和1970年“清队”时候的宣传队开始都瞧着她不顺眼，准备立案专门审查，但是所有的社员和基层干部都向着她。她主动到工作组和宣传队去谈自己的一切，谈笑风生，全无禁忌，反而打消了别人对她的猜疑。

她有一层保护色吧？她分明是一株异地移植的树，既善于适应水土，又保留着自己的与这里的植物群全然不同的个性。她的随和后面是清高，饶舌后面是沉思，喜笑乐天（带点傻气）后面是对十字架的背负。

但那些又不仅仅是保护色，清高后面确有一种由衷的利他主义，沉思后面确有拿得起放得下的丈夫气，而背负着十字架的她仍然时时感受到生活的乐趣。想想她对村里的少男少女的婚姻恋爱的关切吧，她都快成了新式的、可靠的、不怕受累、不怕落埋怨的媒婆了。如果仅只是为了保护自己，她的笑声能那样真诚，那样傻气么？

但是她显然用另外的调子与张思远谈话，“好好了解了解我们的生活吧，官复原职以后，可别忘了山里人！”

张思远挥挥手，表示对“官复原职”丝毫不感兴趣。但是秋文不饶人：“甭挥手，我如果是你就争取早点儿回去。一个月挣着那么多钱跑到这儿来摸锄把子？不但官复原职，而且会官运亨通！”

“越说越不着边际了。”张思远更摇头了。

“当然。自然死亡再加上穷整，真正有经验、有水平又能干事的领导干部现在是越来越少！不光你们越来越少，就连我们这样的大学毕业生也越来越少。再搞上十年教育革命，等到中国人都成了文盲，小学毕业的就是圣人！而你们这些大干部呢，更成了打着灯笼也讨唤不着的宝贝！反正说下大天来，你既不能把国家装在兜里带走，也不能把国家摸摸脑袋随便交给哪个只会摸锄把子的农民！中国还是要靠你们来治理的，治不好，山里人和山外人都摇头顿足地骂你们！”

张思远只觉得眼前一亮，心头一亮。治国治党，这是他们义不容辞的任务。事情总会发生变化，总会走向自己的反面。想不到秋文还是一位政治家呢。但是我能等到那一天吗？不是整天说离了谁地球也照样转吗？不是我已经被抛出社会生活的轨道有许多年了吗？

秋文的话应验了，没有用很久。1975年，张思远正择着韭菜就被接回了市委。1977年，粉碎“四人帮”后，张思远升任省委的副书记。

1979年，张思远又调到北京，担任国务院的一个部的副部长。

上 路

他终于暂时离开了质地讲究的“部长楼”。这一幢高层建筑是为副部长以上的干部提供住房的，老百姓称之为部长楼。经常有许许多多小汽车停在楼前。有警卫，所以一般人不走近它。住惯了部长楼离开它竟不是那么容易的。虽然张思远这次的重返山村之行已经计划了许久了，已经下决心许久了，但他还是挪不动自己的脚步。一想到他要离开自己的惯常的和应有的生活轨

道，他就觉得不安，甚至有点烦恼。就像一个坚持按时每日三餐的人，突然让他改成一天吃两顿饭或者四顿饭，就像一条鱼忽然准备去陆地上观光。今晚我躺在这里，明晚，后天晚上，以及后天以后的诸晚，我将躺在哪里呢？出发前夕，张思远辗转反侧，一直有一个声音在劝阻他，在拉着他的手，拉着他的腿，拉着他的衣角。别折腾了，你现在不是很好吗？你已经快要60岁了，你担负着党政要职，热情、想象和任性对于你不但是不必要的，而且是一种不能原谅的罪过。你何必自找苦吃呢？

但他终于离开了部长楼，而且，他坚持没有坐飞机和软席卧铺，坚持不准他的秘书预先挂长途电话通知当地各级领导准备接待。秘书几次企图说服他，暗示他的这种坚持不但是幼稚的，无意义的而且是不近人情的，不正常的。秘书只差问他一句话了：您的神经是不是出了毛病？

他用沉默压倒了秘书。现在，火车在《祝酒歌》的歌声中开动了。秘书，司机和他坐惯了的黑色吉姆都离开了他。汽笛发出了刚亮的愉快的叫声。机轮的声音也是铿锵有力的，金属的撞击令人焕发精神。李光羲的“朋友啊请你干一杯”之中夹杂着女列车员的吐字急促的问话：“这是谁的行李？”张思远闭了一下眼睛，有一位脾气大的母亲打了她的淘气的孩子的屁股蛋，于是孩子和李光羲展开了咏叹比赛。张思远睁开眼睛，阳光洒满车厢。风吹动了他的花白的头发。有人打开了车窗。他轻松而自由。我又是一只蝴蝶了么？

“把票给我！”女列车员向他伸出手，下令说。铁路员工的蓝色制帽下是一张年轻的、不耐烦的脸。如果在软卧，她就会用另一种口气说话。这挺有意思。张思远掏出了自己的车票。铁路制服，还有解放军的军服，似乎都应该改进一下了，这两年人们穿得愈来愈好，而制服与军服却依然旧貌。本来，这种制服，尤其是军服，应该有一种强大的吸引力……

一个红鼻头，敞着怀的大胖子摇摇摆摆地坐到了他的旁边，大胖子的不寻常的分量使卧铺吱地一响。“玩两把百分吧？”大胖子说话是胶东半岛的口音，嘴里喷出辛辣的生葱味儿。如果在软卧……

如果在软卧车厢会比这儿好得多。当然。但这一类的想法只不过微弱地一闪。他的眼睛里闪烁着阳光。他喜欢这一节车厢。喜欢脸孔绷得紧紧的列车员姑娘，瞧，她又来拖地板了，多辛苦！他喜欢他头上的中铺和上铺的解放军战士，他们一开车就睡着了，年轻人的睡眠是多么香甜呀！他喜欢对面的吸着两毛钱一包的香烟的干部，这位干部死乞白赖地向他让烟，他怎么推也推不出去。为什么把烟和酒的作用看得那样阴暗呢？这位同志的让烟就丝毫不意味着托他办事之类。还有带孩子的母亲和在车厢里跑来跑去，给陌生的“叔叔”表演节目的孩子。有了孩子，生活就变得好过多了。冬冬爱说人和人之间的隔膜，但是人和人也是可以相亲相爱的呀。是的，从1975年恢复工作到现在又是四年多了。艰难的，令人惶惑失望，摇摇欲坠的头一年；绝处逢生的，狂喜又狂哭的第二年；麻烦的，纠缠不休的，明明又是扎扎实实地迈步前进的这两年。回顾昨日，他不能不为已经发生的变化的巨大和迅速而惊叹。面对百废待举的现实，他又为某些人的因循麻木而心急火燎。他很忙。他很少有机会与这些坐硬卧车厢的普通人坐在一起。即使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他的位置也与别人不同。但是他不能那样重访山村，他不能前呼后拥，气宇轩昂地以高干的姿态出现在冬冬和秋文的面前。如果他那样做，他就是欺负人，他就是自己把自己从冬冬和秋文身边拉开。虽然他知道，坐

小汽车绝不是他的或任何人的过错，住“部长楼”，进软席车厢也绝不是应该责备的事情。平均主义从来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他不能，他不愿，他不敢，他也不应该以高于普通劳动者的任何方式重返山村。

细想起来，就连硬席卧铺也不能使平均主义者安宁。更多的人坐着硬座。从起点站到终点站要运行70几个小时，有不少的人就这样坐70几个小时。中国人的耐性、韧性、吃苦耐劳真是举世无双。但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连硬卧都坐不起呢？30年了，你不觉得脸发烧吗？你能不加倍努力工作吗？看看每个车站上，挑着箩筐，背着大包袱，扶老携幼，上车下车的百姓们！

那就是老张头，老李头，老王头和老刘头们。他又有两个星期可以作老张头了。恢复工作以后，他常常回忆在山村的老张头的的生活。他有时候自问，可能不可能有另一个张思远，另一个自身，即那个被唤作老张头的我仍然生活在那个遥远的、美丽的、多雨又多雪、多树又多草、多鸟又多蜂蝶的山村呢？当他低头踏进吉姆车的时候，那个老张头不正在鸟鸣中上山拾柴吗？当他在会议上发言，拉长了啊——啊——啊——的声音的时候，那个老张头不正在地头和歇憩的农民、农妇们说笑话吗？他完全不是装腔拿调地拉长了啊的声音，他在对非常复杂的工作、思想、认识问题发表意见，他的话语应该清晰、准确，他必须对他说过的每一个字和每一个标点符号负责，他要一边用心思考一边说，他还要使听他的发言，他的讲话或者被称作张副部长的指示的人有领会、温习、思考、消化的时间，这一切都说明啊的拉长的必要的也是很自然的。另一个张思远——老张头就从来不把啊拉长。说起话来又快又巧妙，那个老张头比张副部长要年轻一些，健壮一些。当张副部长出席一个招待外宾的宴会的时候，当他衣着整齐地，彬彬有礼地为外宾布菜的时候，当五星啤酒和北冰洋汽水，通化红葡萄酒和贵州茅台，崂山矿泉水和绍兴黄酒被任意选用，任意啜饮的时候，另一个“我”不正在烟气未尽的石板小屋里，在煤油灯的光焰照耀下，在热烘烘的锅灶旁边，在钉得一条腿有点歪斜的小板凳上，端着山区人民喜爱的粗瓷大海碗，就着老腌咸菜，大口大口地喝着暖人心脾的，搀杂着诱人的红小豆、白芸豆、绿豆和豇豆的浓浓的包谷糝子粥吗？老腌咸菜是以“老”而自豪的，拴福大哥说他的那一缸咸菜汤还是民国18年的底子。从民国18年腌了那一缸咸菜，每年夏天都要熬一次汤，每年秋天都要加菜，加盐，加水，一直到如今。当张副部长正在为处理一个人事问题（如今人事问题占用了他那么多精力，简直令人难以忍受）而在斟酌词句，而在搜索枯肠寻找一个既要坚持原则又要照顾关系，既要有利工作又要挡住从某个方向攻来的明枪暗箭的方案的时候，那个老张头是不是正在饶有兴趣地倾听拴福大哥叙讲自己的腌菜汤的悠久历史呢？

现在呢，他又把张副部长留在北京了。让张副部长去开那些开不完的会，看那些看不完的文件去吧。经过十年的动乱，张副部长正在按照党心民心进行紧张的工作。他并没有忘记使自己的工作对人民、对山村、对老张头和拴福大哥更为有利。不管有多少缺陷，他想不出有比现在的政策更好的政策，他想不出有比现在的作法更对人民有利的作法，如果张副部长要和老张头谈谈，他并不感到不安。

他接受了对面的同志让给他的有点儿呛人的纸烟。他有点儿不好意思地掏出了自己的带过滤嘴的“中华”。这并没有引起惊奇，因为现在即使是学徒工出门在外也要带两包好烟，这叫作蹉牌子。硬卧下铺的空间位置已经

决定了他在社会上的位置，不会有人怀疑。他接受了口里发出葱味的胖子的玩扑克的邀请。对家、横甩、抠底、满分升级。只是在戴上了叛徒、三反分子的帽子以后他才学会了打百分，下象棋。他也像每个无事可做的旅客一样，努力领会和钻研列车运行时刻表，好像这一次旅行以后他就要调到铁路运输部门担任调度员似的。他拦住跑来跑去的小孩子，给他们吃糖，和他们逗着玩。他本来计划在火车上读点儿书，但拿起书来常常被打搅。也好。老张头与众人平等，与众人一样并无更多的责任因而也并无紧迫感。拴福大哥讲过一个理论：人总是要死的，急急忙忙地做事情，也就等于急急忙忙地去死，不慌不忙地做事情，也就等于慢慢腾腾地去死。真是高论。老张头虽然轻松而又自由，率直而又天真，然而却又可能在历史的长河中随波逐流，无所事事。有一得必有一失，这失去的代价未免太大。

还有许多细小的，无足挂齿却又相当讨厌的付出代价。老张头必须事事排队：进站，上车要排队；去餐车吃饭要排队；上厕所和去洗脸池洗脸刷牙都要排队。作为老张头应该完全适应和完全习惯的排队，却引起了张副部长的抗议。他还必须忍受不礼貌的对待和恶劣的条件。有一个胖乎乎的小孩子，看样子不过五六岁，常常横冲直撞地在车厢里穿过来走过去。

老张头拦住了他，给他一块糖，无非是想逗他玩一玩，男孩子却小霸王一样地打掉他的糖，而且出口不逊，“×你妈！”这一句粗话引得所有听到的旅客哈哈大笑，笑声中充满了赞赏，好像是听到了侯宝林在相声中甩出来的一个“包袱”。张思远，多半也是张副部长霎时间血往上冲，脸大概都红了，黑帮听到詈骂只能低头认罪，但是副部长却无法忍受这种侮辱。“你怎么骂人？”他责问了一句，稍微有点严肃。五六岁的小胖子威风地扬起了头：“就骂！就骂！待会儿告诉我爸爸，不给你开饭……”原来，小胖子的爸爸是餐车上的炊事员。旅客们又哄然笑了起来，一边笑一边分析：“好小子，这么点几个就懂得了‘权’的厉害！”

还有比这更难堪的。下了火车要坐两天长途汽车，汽车司机对待旅客就像对待一群猪猡。中途停车时他看也不看大家，蛮横而又含混地发一个令：尿尿！吃饭！休息！下车！快上！那种腔调简直令人发指。这且罢了。第一天停车休息，他住进的是一间42个人同住的大房间，烟气汗气臭气熏天。六盏四十瓦功率的荧光灯管，终夜不关。半夜里旅店工作人员前来查铺，看有没有没开票就住下了，又查了个鸡飞狗跳。他一夜根本没有合眼。他简直后悔这次出行，后悔自己太不现实，本应该听秘书的话。如果当地省委派小车来接，这两天的路程只要多半天就够了。他毕竟已经老了，已经不是那两年的老张头……

但是第二天他精神还好。上车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是打了一个胜仗。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坚强的人，是一个没有失去普通劳动者的本色的人。但是他隐隐地觉得自己的微笑后面仍然有一种无法排除的优越感，他隐隐地预先听到了一个声音：这几天的生活，对于张副部长来说，不过是客串罢了……他皱起了眉。

但是有一件事他实在忍不住了。当第二天中午他排着长队等候买票在交通食堂就餐的时候，有一个留着长发，穿着登山服，大约有一米九高的大个子，偏偏在他快要排到窗口的时候横着走了过来，用胳膊肘把他往后一捣，插到了他的前面。问题不在于不排队，夹塞儿，问题在于这个大个子在食堂卖票的窗口站了一会儿，偏偏等到张思远过来时夹了进来，这明明是看到张

思远老弱可欺，这是专门针对张思远的欺负、侮辱。“同志，你为什么不排队？”张思远的声音颤抖了。根本不予理睬。“后面排队去！”张思远大喝一声，而且动手去拉那个大汉。大汉纹丝不动，回过头来，轻蔑地看了张思远一眼，“少他娘的废话！”他威胁地举起了拳头，“谁说我没排队？我就是排在你前头的！”“大家说，他排队了没有？”张思远问，并无畏惧，他相信蛮不讲理的无赖定会受到公众的舆论制裁。然而，多么惊人，多么气人，多么恼人啊！没有一个人言声，有的人还故意掉转了头。“我看，是你没有排队！”大汉一拨拉，差点儿没把张思远推倒在地，他把张思远推出队外，而且摆出一副要打人的架式。你难道能和这样的人动手打架吗？张思远在这个时候多么希望自己的秘书、警卫员、司机在身旁啊！他想象着当自己的身份公布出来，当警卫员掏出手枪，当秘书打电话叫来了公安人员之后这个无赖将怎样地恐惧、面如土色、赔罪求饶，说不定会跪到地上。

而周围的群众又怎样地拍手称快……现在，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如果动手，无异于以卵击石。如果在“黑帮”时期我碰到这样的事，我会这样生气吗？张思远问自己，这个自问像一阵清凉的风，吹过了他的身体。

行路难。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当老百姓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正像当“高干”也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这个故事不应该是庄生梦见自己成了蝴蝶或者蝴蝶梦见自己成了庄生，它应该是一条耕牛梦见自己成了拖拉机或者一台拖拉机梦见自己成了耕牛。在生活里飘飘然和翩翩然的飞翔实在少见。六岁多为了躲土匪，爸爸曾经带着他奔逃，晚间睡在大车店的牲口棚里。他到60岁也还记得那静夜里马吃夜草的沙沙声，静夜的寒气袭人。这是童年给他留下的最深的印象。抗日战争时期呢，他们常常睡在青纱帐里，夏夜可以听到玉米地里叭、叭的声音，乡亲说，那是玉米在拔节，那是一种不可压制的生命的力量，生长的力量，来自泥土，雨水和天空的力量。甚至在长途行军中他走着路也能打盹，前面喊了立正，后面的人把头撞在前面的人的背上。

发牢骚是一件最容易的事情。发牢骚不需要培训，而且时髦。70年代末期的某些中国人，似乎觉得不发牢骚就不得天黑。他这一路就有许多牢骚俯拾即是。可惜他不是作家，否则光是交通食堂和交通旅馆的肮脏就够他洋洋洒洒地写一篇文章，再加上两个人物一点儿情节，一点儿感叹和两句尖锐刺激的话，就能做成一篇勇敢地揭露阴暗面的小说。说不定他还能“红”起来，能够参加作家协会，成为一个指手画脚，骂骂咧咧，高人一等，比谁都正确的英雄。写文章咒骂一个交通食堂总比办好一个交通食堂容易得多也痛快得多。然而这究竟能解决什么问题呢？难道把我们的岁月，我们的生命湮没在牢骚和怨言里么？一个没有恪尽己责的人，一个丧失了公民的责任心的人的牢骚，究竟值几分钱呢？他在部里给干部讲话的时候曾经提过这么一个建议：我建议每天八小时工作制改为四小时发牢骚四小时工作，前四个小时大家一起发牢骚，跺着脚骂娘也可以，发完牢骚以后一句牢骚话也不许说，都老老实实做好自己的工作。这种四小时工作制也许对于某些涣散的单位比八小时工作制效率还高。

当然，这是激愤之语。

所以，他渐渐地不再有牢骚。他想的是自己的责任，每一个人的责任。不管有多少粗野和贫穷，火车在前进，汽车在前进，车轮的旋转使他和别的乘客们时时到达新的地点，车轮的旋转是通向他们的目的地的。正是在旅途

中，时间的推移意味着空间的推移，时间的行进成为有形的，成为催赶人的一股可以触摸的力量。

枣 雨

到了，到了，真的到了！到达目的地的快乐便是对于旅途的艰辛的最好的报偿。正像成功便是对于一切艰苦奋斗的报偿。再转过一个山头，再绕过两块圆圆的，两块非人间所能有的巨大的磨盘似的石头，就是山村的汽车站。老乡们说，这两块石头是当年二郎神担着它追赶太阳的时候，中途撂到这里的。谁也不知道这两块石头已经在这里存留了多少年和将要继续存留多少年。反正张思远离去的这四年多石头并没有丝毫变化，它仍然那样沉着、持重而又永远不老地迎着远道而来的张思远，它的欢迎的姿势与那几年张思远去邻村办事、买东西、或者看病归来的时候毫无二致，就像张思远压根儿没有离开村，没有当上什么书记或者副部长一样。停车的时候冬冬和冬冬头上的高压线他是同时看到的。冬冬好像又高了，肩膀也宽了，他早已经调到县里担任小学教员。他们在信上说好了，冬冬来这里迎接父亲。“有电了么？”张思远问，这是他下车后问的第一句话，有电了，并且正在用电灯代替煤油灯，用电磨代替石碾子，用电动弹花机、脱粒机、榨油机、舂米机和粉碎机武装粮棉加工……这是冬冬的回答。父子两人向前走了几步就来到了老杏树下，老杏树依然是流出了那么多树胶，像是多感的老年人的泪水，叫人心疼。树胶的颜色、多少、部位和形状完全和四年前一样，昨天老张头还在这棵杏树底下抽旱烟。父亲递给儿子一根过滤嘴中华。儿子接过去的时候嘴角微微地一撇。杏树旁边是一个泉眼，为了保持清洁，泉的源头盖着两块青石板。弄脏了清水泉就不是好姑娘，这是波兰玛佐夫舍民间歌舞团演唱的一首歌里的歌词。海云最爱唱这首歌的。初冬的太阳照得他们暖烘烘的，这是一个避风的地方。看，泉眼边的杂草，黄叶中竟又长出了新绿的芽儿，初冬的太阳，没有风，不也和初春的太阳相似吗？那新萌发的小小的草芽儿，可知道它的面前并不是明媚的春天吗？他推开石板掬起清泉喝了两口。还是一样地清冽甘甜。抬起头，他看到了这次重访第一个遇到的山里人。是一个裁缝，一个他在山村期间最少打交道的人。圆圆的老式的花镜，好像与两块巨石一样历史悠久。然而裁缝一眼认出了他，他也一眼认出了裁缝。这不是张书记吗？您怎么又来到了这个小山沟？来来来我给您提着包。好好好我们大家都好，有党中央的英明领导。您这回来是视察还是蹲点？这可是对我们山区人民的最大鼓舞，最大关怀……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官腔官调，应付长官，多么令人悲哀！

幸好这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改变了对他的态度的山里人。拴福大哥就不是这样，“张！”老远就大喊了一声，他的习惯是只称呼姓，这个习惯倒有点像外国人。大嫂见了他竟咧起嘴哭了。真想不到你还能到这里来！真想不到大嫂活着还能再一次见到你！真想不到这两年日子一下好了许多！我们养了三头猪和五头羊，还有15只鸡。本来是25只，本来有两只公鸡，天天你啄我我啄你，啄得冠子上全是血，只好把战败的那个宰掉了，谁让你没本事？又有九只母鸡串了瘟。这九只是后头的。那14只是先买的，秋文医生给那十四只扎过针。用蘸水钢笔把鸡瘟疫苗注射到鸡翅膀上。秋文医生连鸡病、猪病也治，其实公社有兽医站。粮价也提了。核桃、杏仁、枣和蜂

蜜的收购价都提了不少。电灯也亮了，广播喇叭也响了。只是粮站工作人员老是压低粮食的等级，农民钱拿多了就好像他们的屁股里被塞进了草。有电但常停电，煤油灯还不能丢，却又减少了煤油的供应。我们年终分了四百多块钱。

买了一套24个花瓷碗。你现在高升？平安？到了北京？见过中央的哪些领导人吧？可干部怎么不下来了呢？过去每年冬天都要来了，虽说有几次也乱整一气，但是我们还是想这些干部们，让他们来嘛，给山里人说说，世界上又出了什么能人，出了什么新鲜事？

15只鸡马上变成了13只。年近70的瘦小的老太婆抓鸡的时候其灵活程度不下于一个排球运动员。她跳起来把已经起飞的鸡抓到屋里。于是鸡毛上天而鸡肉上了案板。过油的时候鸡丁哧啦哧啦地响。于是白面馍馍入笼和出笼。于是夏秋晾下的干蒜苗、干豇豆、干茄子和腌猪肉也出场。没等到饭熟，乡亲已经来了许多。当场有五家对张思远提出了在这同一天举行洗尘饮宴的邀请，而且不容许不答应。张思远一一点头，不过前后错开，安排了一下时间。张思远再一次后悔没有随身带上秘书和工作台历。这项安排日程的繁重工作只好临时分配给了冬冬。

多么好啊多么好！就像他从来没离开过山村。一样的乡音，一样的乡情，一样的人心！

一样的推推哪家的门都可以进，拿起哪家的筷子都可以吃，倒在哪一家的炕头都可以睡！甚至连那几条老狗也没有忘记他，摇着尾巴向他跑来，伸起前爪扑他的腿，从湿湿的狗鼻子里发出撒娇的声音。他实在抱歉，倒是想到了给乡亲们带来一点糖果、圆珠笔、画片，却忘了给这些友好的狗带几块骨头。于是他只好抛起了酸梅糖，用这种东西来款待它们可实在不够意思。有一只黄狗不认识他，凶恶地吠叫，它大概是在他离去这段时间出生和成长起来的。

狗的主人把黄狗狠狠批评了一顿，“你是怎么回事？怎么连自己人，连咱们的老张头也咬？你想找死？”骂得黄狗垂头丧气，诚惶诚恐，灰溜溜地退到一旁，深刻反省自己为什么犯了这么大的过失，其实它的出发点却是忠于职守和立功受奖。

虽然也有不少的乡亲问起他的官职，并咋舌惊叹，还一致认为他的升官是一件好事，一件可喜可贺的事，但谁也没有把他当作“上级”看待。他说话既不拉长声，也没有那么多词儿，既不摇头摆尾，也不倒背上手踱来踱去，既不用事前斟酌词句，也不用事后为哪句话不当而追悔。无官一身轻！无官暖人心啊！没有平等，就没有友谊，正像没有土地就没有庄稼，没有核桃树就没有核桃果。还有山里的红枣呢，每一颗枣都像张思远的童年一样久远，古老，鲜甜。张思远小的时候，在他还不是张思远，当然更不会是张教员、张指导员或是张书记，在他只是石头，或者像母亲称呼的那样——小石头的时候，他们家也有一株枣树。打枣，这就是童年的节日，童年的欢乐的不可逾越的高峰！“劈哩啪啦”，竹竿在上面打；“稀哩哗啦”，枣子往地上掉。许多相好的和不那么相好的小朋友都来了，一边吃，一边捡，一边装，一边找，一边喊。有的枣滚到了渠沟里，草丛里，瓦片底下，凡是企图隐藏自己的枣子也正是最甜、最饱满，又绝对没有虫子的枣儿。这样狡猾的枣子的每一颗的发现都会引起自己和同伴的欢呼。连土都是甜的，连风都是香的，这童年的喧闹和喧闹的童年！这满脸是土，满脸是汗，满脸是鼻涕和眼泪，满

脸是带口水的枣皮和欢笑的童年！也许，对于平等、质朴、友情以及像枣雨一样地洒落地上的社会财富的向往，对于共同的公正而富足的生活的向往，就埋藏在这些喧闹的小小拾枣者的心里？也许，马克思、恩格斯和李卜克内西，列宁、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和朱德，他们的一生，他们的事业和学说的力量正来自这些喧闹的小小的拾枣者的心底？

现在，须发花白的张思远，身居高位的张副部长，又回到这童年般的喧闹中来了。重新造访的第一天，走到哪里都被山村的男女老幼所包围，被七嘴八舌的问候、说笑、祝福和诉说所包围。我们企盼过的，我们应允过的，我们拖欠过的，我们损害过的，终于我们要渐渐地兑现了。我们总算学会了一点儿东西。乡亲们，鲜红的甜枣，普落如雨！

第一天他来不及和冬冬以及和秋文谈什么。秋文也把自己的音波汇入到欢呼枣儿洒地的儿童式的喧嚣之中。当他的目光与在人群中的秋文的目光相遇的时候，他像孩子一样地兴奋、期待、欢喜。对看着他的是这一生从来没有看到过的那种看透了一切悲哀的明朗，是那种负责打枣的大孩子看到闹闹嚷嚷的小孩子时候的满意，是照耀着落光了树叶的枣树的月光的沉寂，他微微战栗。

晚上他和儿子，和老农睡在一起。肉、酒、喧闹、温情充塞着他的一夜。于是这一夜的梦概括了他的一生，来自他59年的生活经历的压缩复制。放羊娃和地主崽子的打架。穿棉袍的乡村教师的垂青。高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队伍的到来。枪林弹雨，第一枚手榴弹没有拉弦就扔了出去。红旗下举手宣誓。他不怕牺牲，他渴望献身，他深信迈过这一步便是幸福的红枣降落到每一个家庭的餐盘里。

夏天。洁白的短袖衬衫。两根宽带连结着蓝色的裙子。四五八三，她们学校的电话。拨动字盘，然后电话机里传来怯生生的声音。接电话的人不问也知道是谁打的。洁白的身影在眼前一闪。什么，她也到了山里？在哪个公社，哪个大队，哪个村子？原来那些传闻都是假的，原来你还在，你不要走，不要死，让我们再谈两句。平反昭雪的通知你怎么没有拿到手？四五八三，怎么没有人接电话？咣咣，把电话机砸坏了。哭声，是我在哭么？囚徒，自由，吉姆车在王府井大街奔驰。软席卧铺车厢在京汉线上行驶。波音飞机在蓝天与白云之间飞行。上面的天比宝石还蓝。下面的云比雪团还白。又关闭了一个发动机。枣落如雨。弹飞如雨。传单如雨。众拳如雨。请听一听我的心脏。请给我一瓶白药片。请给我打一针。是的，报告已经草拟，明天发下去征求意见。

这能行吗？这不可能吗？他一再警告自己早已不是热情和想象的年纪。然而，与生命俱来的想象和热情，不是只能与生命俱去么？如果这一切都成为真的……不正是这一个又一个的假设是指引他行路向前的火炬么？来以前还有点儿犹豫，有点儿打鼓，有点儿担心呢。还有点儿舍不得部长楼的那四间高分子贴面的住宅呢。真不好意思。张思远就在这里呢！张思远没有变。张思远是山里人，张思远就是自己。什么？到时间了？我马上去。开不完的会，在睡梦里也还要开会。同志们！现在的形势很好。我们要安定团结，要进行改革，要精兵简政，官比兵多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距 离

天气也欢迎张思远的重新造访。一连许多天都分外晴好。人，山，树和空气，都从容安详。冬冬陪着父亲转遍了每一块梯田，山坡，果园，菜地。高大的柿子，丰满的核桃，古怪的花椒，俏皮的山楂，风流的桃李，朴实的苹果……别来无恙。趟过一段酸枣刺，躲避着猎獾人下的夹，他们来到育林区。五年前他们冒雨栽下的油松、马尾松和落叶松苗，已经长得超过了膝盖。自己亲手栽下的（那天手上，脸上和衣服上全是泥）松树将要久远地在这里成长壮大，将要在这一代人，这两代人，这几代人身后继续葱郁葳蕤地庇荫这块山块。这真让人欣慰。

但是他和冬冬却谈不拢。这次来冬冬对他特别体谅和关心。您要锻炼身体。该休息也得休息。最好每年夏天都到海滨去一次。冬冬真是大了，懂得疼人啦。回北京吧，你完全有理由……让我们在一起，我一天天地老了。冬冬的回答是意想不到的坚决：不。为什么？不为什么，我不愿意当高干子弟。这是什么意思？“高干”就不能有自己的孩子？我们为了革命，为了人民没有吝惜过生命和鲜血。张思远有点儿激动，冬冬却很平静。您们可能是崇高的和伟大的一代人，但您总该正视现实。群众舆论对高干子弟那么不利。您别忙。我们也愿意作崇高伟大的一代人，像您们一样，作披荆斩棘的探路者，开路者，创业者。但是您们只要求我们、只允许我们作守业者，作接班人，只允许我们顶替你们的位置，要求我们走在您们的脚印上。不，那是办不到的。我已经27岁了，从生下来我们就受教育，听父母的话，听老师的话，听团小组长的话，听贫下中农的话，听屁大的一个什么官儿的话。现在，我们该自己教育自己了。该自己去选择自己要说的话。

你这样说既片面又空洞。何必故作惊人之语呢？中国吃各种惊人之语的亏还不够吗？是党的政策而不是你们的惊人之语——另一种类型的假、大、空话给农民带来好处。你不是真空，中国不是真空，历史不是真空。你们不能从钻木取火开始。你们既不了解国情又不了解历史。靠你们的那些皮毛毛的见解只能误国误己，头破血流。人类历史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革命是几代人的事业。接班丝毫不意味着墨守成规，真理标准的讨论已经为发展、创造、突破扫清了道路。中国需要的是切切实实的工作而不是狂徒的自我膨胀。活到老学到老，连我也时时觉得自己需要受教育……

冬冬发现有一株山楂树上竟有五颗鲜红的果实没有被采摘走，他捡起几块石头去击落那幸存的红果。他对与父亲辩论并没有什么兴趣。最后他说：

“明天我就回县城了，我们还可以在县城谈谈，请您不要生气，我现在不那么愿意和您在一起，一个原因就是您太爱对我进行教育。妈妈在世的时候并不是这样，她用十分之九的力量照顾我，只用十分之一的力量指点我。这又有什么办法呢？她是一个弱者，而您是一个强者。我宁愿碰得头破血流也不愿依附于您。我会去看您的。今年暑假我可能就去……

还不行吗？”

张思远沉默了，他转过身，凝视着对面山坡上的小松树，默默地把儿子分给他的两颗酸果放到嘴里。夕阳照耀着小松树，小松树拖下了比自身长得多的影子。

告 别

早在1977年，张思远便得知了秋文原来的丈夫已经死于劳改队的

消息。他给秋文写去了慰问的信，由于那特殊的难知其详的“离婚”，他无法直言哀悼，只是关切地问候起居，也讲述了自己工作上、生活上、身体健康上的一些苦恼，并且表述了不被这些苦恼所压倒，而要压倒这些苦恼，一往直前，鞠躬尽瘁的心思。

他没有收到回信。这是他给秋文写的第三封信。第一封信是他刚刚回到市委以后，夹在给冬冬的信里，寥寥数语：“我常常想起在山村的难忘的日子。我非常感谢您在治疗和其他方面对我的帮助。我更感谢您对冬冬的关心。祝您和您的女儿安好。”这封信也没有得到回信，只是冬冬来信时提到：“秋文阿姨叫代问您好。”

第二封信是1976年春天，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悲剧闹剧里又要强迫张思远扮演一个罪人的角色。空气肃杀，写信也是战战兢兢的。回信马上来了，用的全是社论里可以找到出处的词语。“让我们坚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定能够取得彻底的胜利！”“这里的贫下中农随时准备接待您重新来进行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张思远完全懂得这些话的意思，一想起秋文，冬冬和山村，他的心就落到了实处。

从1977年他就想再去看望一次秋文，他想去探求一下改变他们俩的生活，使他们俩生活在一起的可能性。秋文是他遇到的一个有点儿怪的人，一个既有松树的坚定又有柳树的灵活的人，在山村的五年，秋文要比他更强，更有力量。另外，自从他明确地坚决地表示不愿再与美兰恢复关系以后，关心他的“生活问题”、“个人问题”的人实在太多，有许多老战友特别是老战友的夫人硬把照片塞到他的手里，他不胜其烦。有一次他干脆宣布，他已经自己找好了，就在他曾经劳动过的山村，他将亲自把她带来，无劳众位费心。塞到手里的照片没有了。半信半疑的好人们一见到他就要问：“什么时候？”好像在提醒他和催促他快快偿还积年老债。

“也许按照我们中国人的习惯，我早就不应该说这些了。也许，我的话会使你不高兴。”

但是，这话在我的心里已经好多年了。最初，我得肺炎的时候，还没有这么老，是你给了我力量，镇静和勇气。只是因为……我才把这种感情压在心底。”

“谢谢您了。”秋文这样说。真诚，又有点嘲笑。

“我还从来没见过你这样的女同志。你既清高，又随和，既泼辣，又温良，既……”

“这么说我也是高大完美，几百年出一个了？”“请别开玩笑，”张思远的声音有点忧郁了，“而且，我觉得你了解我，也许你还喜欢我。”

秋文动了一下，躲避开张思远的目光。

“我碰到许多困难。我的脖子上套着捆脖，我还得拉套。有时候还要驾辕。遇到难题，我常想，假如你在我的身边，假如你能给我当参谋，当后台，当……不论什么，工作和生活就会容易得多了。”

“……”

“我这次来，就是为了你。你不会猜不到的，跟我走吧。你去了以后，工作由你自己挑选。还有女儿，她当然跟着我们……”

“什么我们？”秋文的声调是严厉的。“为什么我要去作你的参谋、顾问呢？为什么我要放弃我的工作，我的岗位，我的生活，我的邻居和乡亲，去

跟着您作部长夫人呢？”

“瞧，您想的只有自己！官儿大的人总觉得自己比别人重要，是不是？您连一秒钟也没有想到，您可以离开北京，离开您的官职，到我身边来，作我的参谋，我的后台，我的友人。是这样吗？”

“这个方案也可以考虑。”

“可以考虑？官腔！对不起。单冲我刚才的表现，也证明我并不像您想的那么好。您的工作本来就比我的重要一百倍，一千倍。不服是不行的。我拥护您和您的同僚们。您们是国家的精华和希望。您们失去了太多的时间，我相信您们会夺回来。我祝您们成功。我愿意和您们拉起手来。但是我不能去。我已经野惯了。部长夫人的生活会使我窒息。在那样的环境里，我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那么在这里呢？你准备在这里终此一生吗？你难道和这里的环境没有距离吗？”

“更多的是融洽。所以我佩服您。您既能当副部长，又能来到山村和我们在一起。还异想天开地想把我也拉了去。而我的适应幅度可没有这么大，我就做个乡村医生吧，给山里人解除一点痛苦。别忘记我们！心上要有我们，这就什么都有了。谢谢您……”秋文的声音有点呜咽了，“我只希望您多为人民作好事，不作坏事……您们作了好事，老百姓是不会不记下的。”

张思远的喉头也郁结了。他缓缓地离去了。秋文没有送他。他长久地后悔，为什么不多看上两眼，秋文坐的结实沉重的椅子，秋文的没有上过油漆的白木桌子。她的灯，她的书，她的脸盆架，她的草帽和听诊器。这一切物品都比他幸福，这一切物品都昼夜陪伴着秋文，都和秋文在一起。

乡亲们继续招待，胃和头脑一起进行社会调查。豆腐和粉丝，果酒和老醋，全部是自己的副业。鲜鸡蛋，咸鸡蛋，松花蛋和臭鸡蛋，动物蛋白和零花钱都在增长。黍面油炸糕蘸蜂蜜，这是山里人最好的甜食……还有什么困难么？还有什么意见么？就是怕变。只要政策不变，只要这样搞下去，只要再不自己折腾自己，日子就步步登高。乡下的情况比原来设想的还要好些。你们快点富起来吧，我们的国家指望着你们呢！记住以往的经验教训，稳稳当地带着我们前进吧！我们农民指望着你们呢！酒足饭饱，他们互相鼓励着。

底下便是告别了。张副部长的秘书很会办事情，在张思远悄悄地回到山村，在他重温了和饱尝了普通老百姓的好处与难处之后一周，当地领导接到了他的秘书的电话。立刻，领导人、接待人员、小汽车都来到了山村。张思远注意地环顾四周，最后他确信乡亲们对他比儿子对他更要理解，他悟到乡亲们那样亲热并不是因为不知道他官复原职而且有升迁，不是不知道他完全有可能坐上小车，带上随行人员前来，而是知道了这一切但更知道他的为人，他的本色。乡亲们对待他没有变，是因为相信他没有变。这让人感动得热泪盈眶。这使一周来的经历更具有动人的美好色彩。于是人们簇拥在一对巨石旁欢送他。别忘了我们！人们希望的不过如此。难道能够忘怀和违背这样的愿望吗？他含着泪坐到了司机旁的当地认为最尊贵的座位上。他的心留在了山村。他也把山村装到自己的心里，装到汽车上带走了。他一无所得？他满载而归。他丢了魂？他找到了魂。在县里与冬冬话别以后向省城驶去。当然，再没有排队，没有野蛮霸道的小孩子和大流氓，没有生葱味，没有令人无法安眠的大房间。我敢忘记我受到了多少照顾吗？我没有责任、没有义

务让大家都过上文明和富裕的生活吗？在省城的高级宾馆住过一夜以后他上了飞机。是四个人一排的头等舱。“禁止吸烟”和“系好安全带”的字灯亮了，发动机像发了疯一样地怒吼。飞机抬头了，他们腾空而起。山村被远远地撂在后面，繁重的工作堆在前面。回去以后他面临的任务棘手而又大有可为，他什么都不怕了。穿着清洁的蓝制服，头上戴着缀有中国民航的银色鹰徽的硬壳帽子的小小的女服务员端来了香茶、夹心巧克力、胶姆糖、纪念画片和一家外商承印的附有广告的飞行时刻表。一只翅膀略略抬高，他们在转弯，达到了预定的高度。比任何一只蝴蝶都飞得高得多。发动机的声音平稳，庄重，叫人放心。机舱愈来愈热了，他旋松头顶的黑色塑料“龙头”，冷空气吹到他的脸上。他隔着圆圆的舷窗长久地注视着祖国大地。他爱这阳光和阴影，轮廓和色彩十分分明的一个又一个的山岭，像是一排排裸露的核桃仁。他爱这线条齐整如棋盘格子的田园。他爱这纵横交错如蛛网的大大小小的道路。什么时候，能把我们的祖国，包括我们的山村，都放到喷气式飞机上，赋予她们以应有的前进的高速呢？难道民国18年开始用的菜汤，还要继续腌下去吗？下面是云层了，白茫茫，灰蒙蒙。不管飞得多么高，它来自大地和必定回到大地。无论人还是蝴蝶，都是大地的儿子。他拧紧调节空气的旋钮，放低了椅背，他安安静静地睡着了。

桥 梁

他吃了一碗鸡丝汤面，一个花卷，几片火腿和几片榨菜。他伸了一个懒腰，点起一支烟，吸了几口就掐灭了。他不是诗人，他再没有时间抒情、缅怀和遐想。他必须像牛一样地、像拖拉机一样地工作。工作做好了就有了一切。他换上睡衣和拖鞋，拿起剃须刀架，打开洗澡间的顶灯和整容镜上的罩灯，他放了热水，把胡须剃了个干干净净。所有的愁雾都吞咽到肚子里而面孔在两盏灯的交映下容光焕发。他一贯如此。他往澡盆里放水，不断地用手试着水的温度。他试着哼了哼在旅途中听过的那首香港的什么“爱的寂寞”的歌曲，他哈哈大笑。他改唱起《兄妹开荒》来。他好好地洗了个澡。把一切不必要的，多余的负担都洗掉了，他坚信洗澡是快乐与健康之源。他坚信他会顽强地活下去，工作下去，直到至少家家户户都有一个洁白闪亮的澡盆。他用干毛巾揩净了身体上的水珠。顶灯与整容灯照红了他的皮肤。他还不老。他的血管里流着热和红的血液。他关掉这两个灯，来到客厅。他吸完刚才撂下的那半支烟。他打开落地式收音机，李谷一在演唱《洁白的羽毛寄深情》。他站起来，洗过澡以后人们轻盈得就像蝴蝶。他轻轻走过去打开阳台的钢门。清冷的夜气扑来，他以为是来自山谷的风。他披上大衣走了出去。天上的星星和地上的灯火连结在一起。他看着这些无言的、久远的星星。他发现这些谦逊而持重的，丝毫不与盛气凌人的新贵——碘灯和钠灯争辉的星星和山村的星星并没有两样。支持她们的是同一个天空，憧憬她们的是同一个地面。在昨天，今天和明天之间，在父与子与孙之间，在山村二郎神担过的巨石与17层的部长楼之间，在海云的在天之灵与拴福大嫂新买的瓷碗之间，在李谷一的“洁白的羽毛”和民国18年的咸菜汤之间，在肮脏、混乱而又辛苦经营的交通食堂和外商承印的飞行时刻表之间，在秋文的目光、冬冬的执拗、1949年的腰鼓、1976年的游行，在小石头、张指导员、张书记、老张头和张副部长之间，分明有一种联系，有一座充满光荣和陷阱的桥。这桥

是存在的，这桥是生死攸关的。见证便是他的心，便是张思远自己。要使这桥坚固而又畅通无阻。他渴望着一次又一次地与海云，与秋文和冬冬，与拴福一家的相会。他期待明天，也眺望无穷。

他做了几个扩胸的动作，深深地吸了几口空气。似乎电话铃在响。他走进温暖明亮的室内，随手拉上了浅绿色的窗帘。他关掉客厅里的灯，走进装有电话的居室。他拿起电话，是部长，向他问候旅途辛苦和健康，问他“任务完成了没有？”“差不多了，差不多了。”他爽朗地回答，这个脱口而出的答话恰到好处。然后部长向他叙述了一些情况，通知他后天有一个事关重大的会议，要他准备好发言。

他谢了部长，放下电话，走向写字台。最急需看的文件、信件和资料，秘书已经送到了这里。秘书开列了一个立刻要处理的事项的清单。他拿起粗大的铅笔。他开始翻阅这些材料，一下子就钻进去了。他觉得有那么多人在注视他、支持他、期待他、鞭策他。

明天他更忙。

1979年8月

杂色

对于严冬的回顾，不也正是春的赞歌吗？

这大概是这个公社的革命委员会的马厩里最寒伧的一匹马了。瞧它这个样儿吧：灰中夹杂着白、甚至还有一点褐黑的杂色，无人修剪、因而过长而且蓬草般地杂乱的鬃毛。磨烂了的、显出污黑的、令人厌恶的血迹和伤斑的脊梁。肚皮上的一道道丑陋的血管。臀部上的深重、粗笨因而显得格外残酷的烙印……尤其是挂在柱子上的、属于它的那副肮脏、破烂、沾满了泥巴和枯草的鞍子——胡大呀，这难道能够叫做鞍子吗？即使你肯于拿出五块钱做报酬，你也难得找到一个男孩子愿意为你把它拿走，抛到吉尔格朗山谷里去的。鞍子已经拿不成个儿了，说不定谁的手指一碰，它就会变成一洼水、一摊泥或者一缕灰烟的呢。

“又有什么办法呢？武大郎玩夜猫，什么人玩什么鸟嘛。跛驴配瞎磨，一对糟烂货噢。

什么人骑什么马，什么马配什么鞍子，这不也是理所应该吗？”曹千里含笑自言自语着，又像是与这匹可怜的老马搭讪着，立在灰杂色马的近旁，拍一拍它的脖颈，又亲昵而且友好地在它的颧骨和腮上为它搔搔痒、顺顺毛。这是何等的恩典哟，换一匹别的马，一准会因为舒服和感激而摇起尾巴、晃起脑袋来的，有的马还会主动地把脸凑近你，在你的手掌上蹭过来，蹭过去，这样的马可真会拍马——不，应该叫作拍人了吧？这是讨人欢喜的啊。

然而老马一动也不动，包括眼神。老马的眼珠子叫人想起年久污浊的两块表蒙子。难道对于它来说，抚摸和鞭打就没有什么两样吧？它可不像那匹枣红马，枣红马只有三岁口，当你骑上的时候，哪怕无意中你的皮靴后跟碰到了它的肚子，它就会马上一个机灵，一个飞跃。如果你竟敢用鞭杆戳一下它的屁股呢，它会一蹦一蹿，一冲就是一百米，把你甩到山坡上的。而如果你爱抚它，亲热它，摸挲它呢，它就会得意洋洋，昂首阔步，引颈长嘶的……

那么，再设想一下，如果你干脆给它一鞭子呢？当然，谁也不会有这个胆量，可是假使你硬是把它打了呢？它会抖擻红鬃，腾空而起，化作神龙吗？它会疼痛愤怒、狼奔豕突，复归山林吗？它会横冲直撞、歇斯底里，最后跌一个粉身碎骨吗？如果，它既没有化做神龙，也没有复归山林，又没有粉身碎骨，那么鞭打一次它就会迟钝一次的吧？那么，皮鞭再乘上岁月，总有一天枣红马也会像这一匹灰杂色的老马一样，萧萧然，噩噩然，吉凶不避，宠辱不惊的吧？

所以，大家都说骑这一匹灰杂色的老马最安全。是啊，当它失去了一切的时候，它却得到了安全。而有了安全就会有一切，没有了安全一切就变成了零。这可真是颠扑不破的金玉良言噢！曹千里睨一睨眼，微微一笑，摇一摇头，深深地吐了一口气，用力地又吸了一口气。经过这么一番自创的“气功”动作之后，他的自我感觉似乎颇有改善，觉得清爽了许多，而周围的一切，包括这匹老马和它的鞍子，也变得可以过得去，可以“凑合”，也还“不赖”的了。

空气清凉，干草味儿和马粪味儿再加上炊烟味儿，令人依依。天已经大亮了，那个曾经带来自己的遥远的慰藉的残月正在失去自己的形体。月光是温顺的，昨夜，在月光下一切都变得模糊、含混因而接近起来；但是此刻，蓝晶晶的天空和红彤彤的太阳又把这个世界的所有成就和缺陷清理出来、雕刻出来、凸现出来了。从马厩向外望去，干打垒的土墙东倒西歪，接头处裂出了愈来愈宽的缝子，有的缝子里已经长出了耐旱的、多刺的植物了——多可惜，扎根扎错了地方，生命力再强也难以成材！到处是牲畜的，甚至还有人的粪便以及由于饲养人员管理不善而散落的草料，还有丢弃不用了的废木轮、绳子头、皮条、古老而又笨拙的马食槽子……至于把地上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融合起来，统一起来的则是“五行”中最伟大的一“行”——土。在这个终年少雨的地方，到处是飞扬的尘土。特别是在饲养牲口的地方，地面被各种铁掌和肉蹄踩踏得松松软软，好像是铺上了厚厚的一层面粉，如果你走在上面，尘土会淹没你的脚脖子，而你的背后，则是一缕尘烟。而如果你往这样的地面上泼下一桶水呢，水立时就无影无踪，只是每一粒水珠都会砸下一个五寸深的小坑，好像刹时间出现了一个麻脸，然后一阵风过去，小坑不见了，铺在地上的，仍然只有柔软松泛的面粉一样的土。

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它美么？很难说它美。然而现在是清晨，是一天的最好的时光。清晨，从马厩的破屋顶边斜着望上去，可以看到几簇抖颤着的树叶，厚重的尘土遮盖不住它的绿色的生机。

要是曹千里早一点出来就好了，但他起床以后只顾了喝奶茶，竟喝了半个多钟点。虽然曹千里来这个公社只有三年，但他处处学着本地人的生活方式，本地人的语言、本地人的饮食。他模模糊糊地觉到，这种本地化的努力不但是改造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是适应、生存、平衡的必需，甚至是尽可能多地获得生活乐趣的最主要的途径。他喝完了一碗奶茶以后，又把烤得黄里透红的油光光的饅饼掰成了碎块儿，一口一口地啣起饅饼的滋味来。饅吃多了口干，更想喝茶，茶喝多了泄里逛荡，就更想吃饅。于是，他又加吃了一碗奶茶和几块干饅。这第二碗奶茶已经不是为了充饥，而是为了享乐了，这也可以叫作为喝奶茶而喝奶茶，为吃饅而吃饅，为艺术而艺术以及什么为活着而活着吧？

在淋漓大汗地喝了三大碗奶茶以后，曹千里来到马厩备马。他骑马去

做什么，这是并不重要的，无非是去统计一个什么数字之类，吸引他的倒是骑马到夏牧场去本身。这是不是和伯恩施坦的鬼话有点相像呢？去它的，他不无兴致地来到马厩之后，懒洋洋的饲养员哈森巴依含混地向他问了好，说了几个字。曹千里心里有数，以他的地位他不可能得到更好的马用，以他的骑技他也不敢问津，例如那一匹枣红马。毋庸置疑，他走到他的老搭档——灰杂色马的身旁，为它搔着痒痒，觉得倒也是知足者常乐。混吧，凑合吧，怎么还混不到天黑？干什么还不是挣钱养家？骑什么马还不是迈一步再迈一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这也是命，好死不如赖活着，赖马也比好人走得快……近年来，有那么一些本地人爱说的这些话他已经愈听愈多，愈记愈多了。这些好像有点落后的话也有好的一面，至少没有野心家的味道，没有个人英雄主义和向上爬的思想。他自以为，他已经像接受奶茶和馕，接受当地的少数民族的语言一样，接受了这种与世无争、心平气和、谦逊克制的生活哲学了。他自以为真诚地时时这样疏导着自己，安慰着自己，平衡着自己。但是，当他动手去拿起千疮百孔的鞍子的时候，他一眼瞥到了老马的脊梁上的血疤，一阵心痛使他的血往上涌了，他用当地的粗话骂了一句。世界上难道还有这样的鞍子吗？难道能够这样对待这样一匹马吗？即使对待一只老鼠也不能这样嘛，如果你竟然有时还要骑一下老鼠的话。这样的鞍子实在是对于马的折磨，也是对于骑这样的马的人的糟蹋！要知道，山里人是根据鞍子而不是根据服装来判断骑马者的社会地位的呀！如果鞍子坏成了这样，连换都不换，连修都不修，那么，为什么不把马宰掉吃肉呢？唿地一声拔出刀子，向上苍喊一声“比斯敏拉——”（以真主的名义），然后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热血喷溅它一大片地面，招惹来一群嗜血的乌鸦……那不也是马的正当出路吗？何况剥下皮来，买一斤酒一斤包谷面，加上硝、加上碱，鞣好了，卖到外贸收购站，每张两块一毛七分五呢？

全都乱了，全都忘了，全都顾不上了，除了权和线，线和权，夺，反夺，反反夺，反反反夺和最最最最以外，谁能顾得上别个事情呢？谁能顾得上一匹马和它的鞍子呢？难道这个鞍子坏了会影响权和线吗？难道死一匹马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吗？何况灰杂马并没有死，它活着呢！

算了，算了，难道我管得了这么多吗？与其发牢骚，为什么你不去修一修这个鞍具，或者制造一副新鞍具呢？我不会，不会你废什么话？你不过是一个五谷不分、四体不勤的空谈者，没说你是寄生虫还便宜了你。难道你有责任或者有能耐去发愁、去头疼、去生气、去发议论吗？你埋怨哈森巴依吗？这位老饲养员到了夏天还脱不下冬天穿上的破棉袄呢，你为什么不把你自己身上穿的蓝华达呢干部服脱下来送给他呢？

你是一只多么渺小的蚂蚁啊！

当曹千里拼命地贬低自己，把自己想得、说得既渺小又卑贱时候，他的脸上会不由自主地焕发出一种闪光的笑容，虽然闹不清这笑容是由于自满自足还是自嘲自讽。他甚至于有一点快活了，挖苦自己——如果挖苦得俏皮的话——不是比挖苦别人更多乐趣而更少风险吗？

他学着当地的某些带几分流里流气的青年人的样，眯起了一只眼睛，摇晃着上身，东张西望。

他在寻找一块破毡片，可这儿哪儿来的破毡片呢？失望之中……有了，他大步跨去，走到一把丢在墙角的铡刀旁边。这个铡刀大概从1966年的夏天就再也没有人用过了。六五年“四清”的时候，推广过细草精养。可等

到六六年的伟大运动一发生，一乱，不知怎么的哈森巴依便也恢复了旧制，懒办法，抓起一捆苜蓿，连腰子都不解开，远远向牲口一抛，哎，萨拉姆，齐啦。被霉锈吞噬着锋芒，默默地闲置着、消耗着自己的钢质的铡刀，扭扭曲曲地斜躺在尘埃和草叶里。看它那个窝囊样子，你能想到它昔日的威风 and 锐利吗？你能想到它“刷”地一下，把一切都拦腰斩断、切个整整齐齐的咯嘞利落的气概吗？唉，唉，就是孙悟空的如意金箍棒搁久了不用，也会变成废铁的啊！

但他不是来凭吊铡刀的。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谁知道铡刀的被买来和被遗忘是否是一种天经地义的“正道”呢？反正铡刀下面还铺着一小块毡子，这是当年续草的人用它来垫地的。正是这块毡子引来了曹千里。他走过来，抻开毡子，连土也不抖落，用一种毫不怜惜的蛮横动作撕下了毡子的一角，再回到老马的身边，用这一角毡子盖到了马背的伤疤上，最后放上了那破烂不堪的鞍子。

曹千里把灰杂色马牵出了马号大院，不过他好像不好意思马上备鞍和骑上，却陪着灰杂色马漫步向村口走去。走了一百多米，他觉得双方感情更融洽了，气氛也更自然了，他才拍了拍马背，灰杂色马立刻驯服地停下了懒洋洋的步子，漠然地任曹千里紧肚带和顺后鞦。他理好了脚蹬，又用皮绳把一件破棉袄绑在鞍后马胯骨上，轮到上嚼环的时候却有点犯起犹豫来！难道这样的马还需要勒嚼子吗？当然，呆会要走汽车、拖拉机来来往往的公路，还要走狭窄崎岖的山径，以他的骑技来说，放松控制是危险的。而且按照本地人的说法，越是“老实”的马越“拧”，老实马拧起来比调皮的枣红马顽固得多，强有力得多，因为老实马也像老实人一样，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心眼儿死……但他还是下定了决心：不带嚼子！哪怕是对一匹在名单上排在末尾的、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老瘦马，如果他能给予它一点破例的关怀，如果他有权表现一点点宽容，如果他有可能减轻一点它的无边无涯的痛苦，这也是十分令人安慰的啊！

“唉，我的朋友！喂，我的伙计！哈，你这一匹像老鼠一样胆怯，像蚂蚁一样微小，像泥塑木雕一样麻木不仁的马呀！”曹千里自言自语着，又对马絮叨着，罗嗦了半天，最后还是骑到马背上了——马总是要被人骑的嘛，这又有什么法子呢？马若无其事地迈动了它的不紧不慢的步子。曹千里的心理充溢着那么多的对于马的同情，对于马的怜悯，对于马的爱，以至于马的蹄子每举一下，耳朵每抖一下，脊骨每动弹一下，臀部每扭一下，肚皮每收缩一下，包括老马的巨大的鼻孔每张一下、喷一下，曹千里本人的四肢、耳朵、脊背、臀、肚子乃至鼻孔也都跟随着进行同步的运动。他的每一部分器官，每一部分肌肉，都体验到了同样的力量，同样的紧张，同样的亢奋，同样的疲劳与同样的痛楚……也许，并不是他骑着马，而是马骑着他吧？也许，那迈开四蹄，在干燥的灰土和坚硬滚烫的石子上艰难地负重行进的，正是他曹千里自己吧？

好了，现在让曹千里和灰杂色马蹒跚地走他们的路去吧。让聪明的读者和绝不会比读者更不聪明的批评家去分析这匹马的形象是不是不如人的形象鲜明而人的形象是不是不如马的形象典型，以及关于马的臀部和人的面部的描写是否完整、是否体现了主流与本质、是否具有象征的意味、是否在微言大义、是否情景交融、寓情于景、一切景语皆情语、恰似“僧敲月下门”“红杏枝头春意闹”和“春风又绿江南岸”去吧。让什么如果是意识流

的写法作者就应该从故事里消失，如果不是意识流的写法第一场挂在墙上的枪到第四场就应该打响，还有什么写了心理活动就违背了中国气派和群众的喜闻乐见，就是走向了腐朽没落的小众化，或者越朦胧越好，越切割细碎，越乱成一团越好以及什么此风不可长，一代新潮不可不长的种种高妙的见解也尽情发表以资澄清吧。然后，让我们静下来找个机会听一听对于曹千里的简历、政历与要害情况的扼要的介绍。

姓名：曹千里；现名、曾用名，同上。男。1931年12月27日晨3时42分生于A省B专区C县D村。家庭出身：小土地出租者，父亲是老中医，母亲读书识字。（是否漏划地主？）本人成分：学生。现在文化程度：大学，书读得愈多愈蠢。汉族。行政23级。

一寸半身免冠照片。身高一米七二。体重56公斤——显然不胖。发色：黑，但已有白发14—16根。发型，没有及时修剪的平头，由其配偶不时用自备的推子试验整修。

面貌特征：无福的面孔，上宽下窄，后脑像长茄子。左眼比右眼略大，鼻子周正而且轮廓鲜明（唯一可取，便须注意不可因此自傲自满）。嘴大小尚一般，但笑得厉害或哀得无泪的时候嘴角略歪。

表情分类。一、通常型：谦卑，带笑，随和，漠然中仍然包藏着某种自恃。自负躲在谦卑后面，好像星星躲避在薄云的后面。二、思索型：他时有思索，并不一定必须在夜静更深之时，明窗净几之处，焚香沐浴之后。有时他正在和你说笑，正在斟酒猜拳，正在吃饭拉屎……突然，他两眼发直，对周围的一切失去了反应，又似傻呆，又似悲哀，又似苍老——皱纹刹那间布满了全脸、除去下巴依旧光滑；然后又似热情，呆滞的目光中有光、有火、有浩然之气。这种表情往往是转瞬即逝的，别人难以察觉，察觉了也可能以为他是偶犯疝气。

三、快乐型或游戏性。多半是在喝了酒、吃了肉之后，天真、幽默、达观、自满自足、饶舌、欢蹦乱跳，如齐白石老人笔下的小鱼小虾。

1931年12月至1933年2月该曹在乃母怀里吃奶，在炕上爬，并学叫“爹”“妈”，学用手指在空中抓搔和用腿下蹬，学伸直脖子、伸直腰、伸直腿、站起来和走路。

已经因为好无缘无故地哭而多次受到劝告、警告和打屁股处分。

1933年2月至1936年9月，在家赋闲。1936年9月至1941年9月。不满五周岁即上小学，泡在资产阶级教育的染缸里，开始受到个人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名利思想、向上爬思想、白专道路思想等等的熏陶。1941年9月至1944年9月。该曹随父、母迁至天津，并于1941年跳班考入初中，初时喜爱数学，后突然迷上了音乐，曾尝试作曲给同学演唱，曲词均不健康，有“青春一去不复返”之句，违背了永葆革命青春之指示。1944年9月，考入音乐专科学校附属中学。本来考入这个学校只须小学毕业程度，但该曹为了以音乐为途径出人头地，不顾自己已读完初中课程，降级考入音专附中，利欲熏心，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1944年9月至1946年9月，随着日本投降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开始注意政治，参加反美反蒋的学生运动，成为学生自治会的活跃分子，开始混入革命队伍。

1946年9月—1948年11月，在音专附中，曾因在新年联欢会上演唱《兄妹开荒》与《十二把镰刀》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据查尚无

动摇叛变自首表现，但不排除今后深入清理中确证其为叛徒的可能性。

1948年11月，解放后即转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并参加南下工作团，至湖北做经济工作。1951年终因不安心经济工作和与领导吵架，开小差跑回天津，并因而按自动脱团处理，脱离了革命队伍。

1952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在音乐方面颇有资产阶级才能。所作曲子数度在该院举办的音乐会上上演，日益走上无标题的牙（疑是邪之误）路。1955年因读路翎等人的书而受到审查教育。

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定为“中右”，写检讨79页，态度尚好。自音乐学院毕业后分配至郊区一中学任音乐教师。1958年扫“五气”中，一度被称为应该拔掉的“白旗”，旋即纠正。大跃进中曾写《抗旱歌》、《誓叫荒山变果园》、《我就是龙王》等歌曲，并被文艺黑线所赏识。1960年该曹出于个人目的自愿申请支援边疆，遂调至边疆W市郊区某文化馆。1961年因不尊重该文化馆领导被批判。1962年精简人事时该曹又自愿申请去小学任音乐、图画、体育和珠算教员。1964年“四清”中因家庭成分问题受审查，后1965年又调往Y自治州Z市任小学教员。1966年被英姿飒爽、屹立在东方地平线上的革命小将们揪出，任老牌牛鬼蛇神。旋即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被平反。该曹一度参加造反派，并贴出了：《我也要革命！》《我要自己解放自己》等大字报，不久，变成了逍遥派。1970年，在“一打三反”与“清队”中再受审查，其结论摘要如下：

“虽有反动思想，尚无反革命行为。实属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主要仍是世界观问题。不过在运动中态度不好，没有主动地交代与检查自己的问题，尤其是拒不揭发他人的问题，但民愤不大。结论：不适于在上层建筑——

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中工作，应予调出。”

1971年调往D县待分配。四个月后分至Q公社插队劳动。

1973年就地分配至公社任文书、统计员，至今。

今是什么？

今天是1974年7月4日，曹千里现年43岁6个月零8天又5个小时42分。

哦，曹千里，这又有什么办法呢？他曾经热情而又单纯，聪明而又自信，任性、漫不经心，却又像一个乐观的孩子。他从来不考虑后果，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甚至在他“开小差”“自动脱团”以后，他仍然觉得自己有理，觉得自己照样可以为革命做出贡献……“原来是我错了呵！”后来他认识到了，五年以后，然后他再毫不考虑地做第二件错事，五年之内仍然不认错……他哪里知道，他将要为他的这种性格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

甚至直到今天，当别人问到他的经历的时候，他还要强调说：“我是自愿到边疆来的”，“我是自愿到基层来的”；他甚至于感到奇怪，为什么人们要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他，要用异样的表情听他叙述自己的经历呢？他的经历里，到底有什么可悲、可笑、可耻的东西呢？不是都说到边疆去光荣，到基层去光荣，和劳动人民生活在一起其乐也无穷、大道闪金光、灿烂又辉煌吗？

而且，他又偏偏碰上了这样一匹马！马呀，我对你的好心，你就一点也觉察不到吗？马的规矩，你就一点也不知道吗？如果你正在行走，如果你正在使役，如果你正在拉犁、挽车、驮人，那么，当你小便的时候你是可以

停一停的，古往今来，不光是马，而且包括牛、驴、骡，哪有拉一粒粪蛋就停一次的呢？可你……是衰老吗？是孱弱吗？是怨懑吗？是懒惰吗？你现在是怎样地走走停停，停停走走，走中屡停，停多于走噢！

可曹千里又不愿意举起鞭子，放下了鞭子的骑手是软弱的，软弱的骑手要受软弱的马的欺负……这也是活该吧？

终于，他们走近塔尔河了。这河道一年中有大半年是干涸的，是什么都没有的，而现在，却正是它的黄金季节。雪水从高山上融化流泻而下，清凉，干净，急匆匆地冲着沙子，裹着草叶，叫着，跳着，撞着石头，扬起明明灭灭的浪花，展现着一条浩浩荡荡的河流的满溢的鲜活和强力，使得一望无际的灰蒙蒙的戈壁滩也喧闹起来，颤动起来，谁知道在冷静的、沉默的石头们中间，正孕藏着、运行着一种什么样的野性的力量呢？曹千里好像振奋了一下，老马已经深一脚、浅一脚地踏到河水里去了。只是到了水流当中以后，你才感觉到这流水有多么迅速，多么威严，多么滔滔不绝，势不可挡，河水轰轰、沙沙、噓噓地作响，这响声充塞于辽阔的天与地之间，已经成为此时此地的惊心动魄的大自然的主旋。老马摇晃了一下，曹千里并没有感到紧张，他又不是第一次见这河，他又不是第一次骑马过这河，但他仍然像第一次过这河一样不解地思考着同一个问题，这条河究竟在这里奔流了多少年了呢？有多少气势，多少力量，多少波涛多少浪头就这样白白地消逝在干枯的石头里呢？既没有灌溉的益处，更谈不上提供舟楫的便利，这原始的、仍然处在荒漠的襁褓里的河！你什么时候发挥出你的作用，唱出一首新歌呢？这随着季节而变化的、脾气暴躁却又永不衰老、永不停顿的河！你的耐性又能再保持多久呢？

头上是高高的，没有阴云和烟霭遮拦的白热的太阳。四周是石和沙，沙和土，土和石，稀稀落落的墨绿色的骆驼刺和苕苕草，圆圆的天和圆圆的地，一条季节河，一匹马和一个人，这究竟是什么年代？这究竟是地球的哪个角落？文明和堕落，繁荣和萎靡，革命和动乱，正义和阴谋，标语和口号，交响乐和奏鸣曲，所有的这一切又都在哪里？在这个从洪荒时代就是这样的地方，你又将怎样思想人生和社会上的这些麻烦和乐趣呢？

然而马怎么了？它要喝水？那就请喝吧，请。曹千里放开缰绳。老马伸开了脖子了，它的嘴已经够到水了，但它还是拼命向前延伸。它的脖子本来就长，这下子就更长了，长得已经不像一匹马，而像一种丑陋的怪物了。可这使曹千里真的有点紧张了，他觉得自己的重心也在往前倾，而前边又是无依无靠，既抓不住鬃毛又不能搂住马脖子了。于是，他夹紧了双腿，难捱地等待着老马快快把水喝完。然而马却偏偏不喝了，它伸着、探着脖子挪动了步子。难道这同一条河里的水还有什么需要选择的吗？这匹该死的马究竟嗅个什么劲儿呢？难道每一朵浪花还都有各自不同的气味儿吗？噗哧，马脚往前一陷，曹千里往前一晃，差点没有喊出声来，这不是诚心要把你甩到水流里去吗？这究竟是安的什么心？只要掉下去就没命，水不算深，却非常急，掉下去就会冲个没影儿。水在曹千里身下流得愈加快了，浪花戏弄着、变化着耀眼的阳光，使人有点晕眩。曹千里已经决心勒紧缰绳和踢马肚子，驱赶它快一点离开这个不把牢的地方了，眼角一瞭却看到了远方的雪山。雪山好像在笑他的沉不住气，雪山在阳光下发出一种青蓝色的光。曹千里终于克制住了自己，而且觉得自己未免有点可笑。喝吧，马，你就喝吧，你还要走很远很远的路，你还要驮着一个无用的身躯，如果你借着喝水的机会想放松

一下自己，想偷一下懒，趁机忘却一下背上的伤疤，忘却一下你的并不美好的生活，这不也是值得同情、在所难免的吗？喝吧，咱们试试谁更有耐心吧。

当曹千里确定了这样的认识和这样的态度以后，他就不再害怕了。天塌不下来。即使从马上落到水里，地球也照样转，这是多么透彻，真可以说是大彻大悟的真理哟！他不再觉得时间过得慢，不再觉得马喝水的声音在折磨着自己的神经了，当马喝足了水，喜悦地打了两个响鼻，抖了抖鬃，甚至试探地发出了半声嘶鸣（不知为什么刚出声就哑了回去）的时候，曹千里更是喜出望外了！看啊，它还棒着呢！

马的步子迈动得似乎略略轻快了些。不大的工夫，他们就进入了路边的最后一个农业村落了。这个村落的名称叫做“补锅匠”村，其实，现在这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需要补的锅和善于补锅的工匠。谁知道几百年甚至是更长的时间以前这里为什么会因为补锅而名扬遐迩呢？那时的锅，也是四只耳朵吗？现在的锅和那时的锅，现在的补锅技术和那时的补锅技术相比，有什么大的变化吗？

还没进村，就看到渠水了，渠埂子上长满了杂草，大渠横在道路中间，只有那种原始的木制高轮大车才走得过。开始出现了低矮的土房子，长长短短的小烟囱，葡萄架，瓜棚，高耸的青杨树。有两只家燕在低飞，根本不避人。迎面有一堆孩子，原来他们正在围观两只正在斗架的公鸡。一只鸡是灰白芦花鸡，个儿比较大，歪着僵硬的脖子用一只眼瞪着另一只羽毛金红的，显得有点高贵和幼稚的小公鸡。两只鸡开始跳了，争着去占领俯冲的有利高度，孩子们喊叫起来。公鸡胜负未分，又有两只鸭子从渠水里游了过来，好像它们也要参加观战似的。传来了母鸡下蛋以后的咯咯咯的声音，一两声遥远的、兴致不大的狗吠、和突然响起来的，吓人一跳的公驴的粗野鄙陋的叫声。一个拖着鼻涕的、浑身上下光光溜溜而又披满尘土的孩子拿着一角馕饼摇摇摆摆地走了过。维吾尔谚语，“走到哪里锅也是四只耳朵”，犹言“天下老鸦一般黑”。来，他不顾互相啄住对方的冠子不放的公鸡，却紧紧地盯着曹千里和他的马……

这幅虽然不那么富足，但仍然是亲切暖人的、和平而又快乐的图画使曹千里如释重负。

有论有多少恼人的思绪，一到村里来，也就没有了。

曹千里笑着来到了供销社门市部门前。这个门市部的伸向两面的围墙和它的高高的门面上都用黄地红字写满了语录。以至于曹千里拴马的时候不得不把缰绳收得很短很短，他很怕这匹麻木不仁的马不在意碰掉了某个金光闪闪的大字。拴好马，他快步走上高台阶。当他走进门市部以后，暗淡的光线使他一时几乎丧失了视觉。这可真有意思，卖货的商店却搞得黑咕隆咚，黑咕隆咚的环境使人感觉好像走入了地下室，倒是挺凉快。曹千里嗅见了乡村供销点特有的煤油夹杂着烟草屑，散装白酒夹杂着不太新鲜的米醋，肥皂、香皂夹杂着布匹的染料的混和的气味。这种气味是属于一个特殊的世界，属于农村的最富裕、最闲散也最消息灵通的商业和交际的中心的。慢慢地，曹千里看得清楚一些了，很大的铺面，很大、很宽、很高的柜台，使每个顾客都觉得自己长得未免太矮小。高大的货架子上空荡荡的、商品没有摆满，装潢和色彩都相当暗淡。几年来，新的名词，新的口号，敲锣打鼓迎来的新的“喜讯”是愈来愈多，商店货架子上的东西却愈来愈少了。他扫了一眼，发现某些农牧区特别需要的商品——电池、砖茶、莫合烟、条绒布、蜡烛、马

灯、套鞋、短刀……倒还不少，至少比在县城的和公社的门市部的为多。人民的购买力确实是提高了。人口确实是增加了，这也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啊！

一个30多岁的维吾尔族女售货员正在收购一个孩子的鸡蛋，她收下一个蛋，给了孩子五块不包纸的、廉价的水果糖。在这里，鸡蛋好像起着货币的流通作用，当人们需要买什么东西的时候，就从家里拿出几个鸡蛋来。孩子走了，曹千里走近女售货员，他看到了她戴着的绿底儿，小白花点的尼龙纱巾，她的这条薄薄的纱巾比她的店铺里的一切商品都更加鲜艳辉煌，显然，这不是当地的产品，而是她托人从上海或者广州带过来的。头巾下面，同样引人注目的是两道弯弯的，墨绿色的，用“奥斯曼”草染过的眉毛，这两道眉毛使曹千里蓦然心动，这里简直是世外桃源！难道大吵大喊的浪潮就冲不掉这眉毛的深色吗？还有含笑的眼睛。还有布着细小的、可笑的纹路的玲珑的鼻子……真像是看到了昨日的梦里的一朵玫瑰……

所有这些感想不过是转瞬即逝。然而他问明了鸡蛋的收、售价钱。他确信，这里的鸡蛋实在是太便宜了，他打算回程的时候带一些蛋回去，有了蛋也就有了营养，有了健康和幸福，谁说在下面工作不好呢？谁说那匹老马不好呢？如果是那匹枣红马，不把你带的蛋全都磕出黄子来才怪。

曹千里买了一块钱的水果糖和一块钱的莫合烟丝。这才是他在这里下马的目的。作为进山三四天送给你准备叨扰的哈萨克牧人的礼物，这已经是足够的了。

当女售货员把两个用旧报纸包的圆锥形的包包（真奇怪，在这里，不论卖什么东西，不论是茶叶还是铁钉，都不包那种四折的方包的，而是包装成一个上圆下尖的漏斗式的样子。）递给曹千里的时候，谁知道在曹千里的意识里有没有天津的繁华的劝业场和北京的堂皇的百货大楼一闪而过呢？“不，”曹千里说，他不承认。那么，请问，当他现在只是在电影上才能看到北京的王府井大街和天津的工人文化宫的时候，当他在麦场上，在草堆旁、甚至是在墙头上或者树杈上和各个少数民族的农、牧民在一起，观看这遥远的，好像是幻境一样的不可捕捉、不可挽留的城市风光的时候，就没有些微的惆怅么？

但是——曹千里争辩说，我爱边疆。我爱这广阔、粗犷、强劲的生活。那些纤细，那些淡淡的哀愁，那些主题、副题、延伸、再现和变奏，那些忧郁的、神妙的、痴诚的如泣如诉的孤芳自赏与顾影自怜……以及往日的曹千里珍爱它们胜过自己的生命的一切，已经证明是不符合这个时代的要求的了。你生活在一个严峻的时代，你不仅应该有一双庄稼汉的手，一副庄稼汉的身躯，而且应该有一颗庄稼人的纯朴的，粗粗拉拉的，完全摒弃任何敏感和多情的心。在大时代，应该用钢铁铸造自己。所以要改造。所以叫作锻炼——既锻且炼。所以，曹千里继续发挥说，我爱这匹饱经沧桑的老马，远远胜过了爱惜一只鸣叫在春天的嫩柳枝头的黄鹂，远远超过了爱惜青年时代的自己。我受这严冷的雪山，无垠的土地，坚硬的石头，滔滔的洪水，远远胜过了留恋一架钢琴，一把小提琴，一个小银灯照得纤毫毕显的演奏舞台和一个气派非凡的交响乐队。

但是，你不是也爱这个售货员吗？她用奥斯曼草把眉毛染成了墨绿色，用凤仙花把指甲和手心染成了橙红，她说话的时候细声细气，她的耳朵上有代红宝石做的耳环，她习惯地吸吮一下娇小的鼻子，露出了鼻尖上的细小的、可笑的皱纹。当她把两个圆锥形的纸包递给你，又从你的手里接过去两张一

元钱的纸币的时候，她向你笑了一下。如果不是在这个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你能够看得到这样纯净的笑容么？1944年，他13岁的时候，突然被音乐征服了。新来的一位脸上有几粒小麻子，穿一身咖啡色旧西服的音乐教员，在周末组织了一次唱片欣赏会。孩子们听了《桑塔露琪亚》、《我的太阳》、德沃夏克的《新世纪交响乐》第二乐章和柴可夫斯基的《第一弦乐四重奏》的第二乐章，还有李斯特的和萧邦的作品。那天晚上，他失眠了，他醉迷了，他发狂了。他从来没有听到过，没有想到过，在人们的沉重的灰色的生活里，还能出现一个如此不同的，光明而又奇妙的世界。他从来不知道人们会想象出、创造出、奏出和发出这样优美、这样动人、这样绝顶清新而又结构井然的作品。他一晚上不睡，看着月亮，试着用自己的喉咙，用自己的发声器官来模拟这些音乐和歌曲，这些音乐和歌曲他只听了一遍，便已经滞留在他的心灵里了。然而不可能，他发出来的声音完全走了调，走了样儿。然后他又试图不出任何声音，只是用自己的耳朵，用自己的想象去捕捉那对于旋律、对于节奏、对于强弱和音质的记忆，去捕捉那将会绕梁不只三日的余音，他希望在冥冥之中再为他自己演奏和演唱一遍他刚刚接受了——敞开了孩子的心扉无保留地拥抱了和容纳了的歌曲和乐曲，他也失败了。原来他既没有记住，也模拟不出、想象不出这人类的情操与智慧的极致。

现在，在1974年，在曹千里已经年逾不惑的时候，他已经很少很少想到这些了。即使想起来，说起来，他也只是不好意思地，淡漠而又哀伤地一笑。他常常充满自嘲意味地说：“那都是上辈子的事了……”他想起或者谈论起这些，就像是想起和谈论起另外一个人。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在方才40多岁的年纪，他的生活里就已经有了一个“上辈子”，他就能亲身体验到那种本来应该是用来验证轮回与转世的教义的所谓“隔世之感”，幸耶？非耶？令人叹息还是令人一笑？

后来，他成了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成了青年团员，成了南下工作队的队员……而青年团，这是宣告新世纪的黎明的一声嘹亮纯净的圆号……他为什么不懂得珍惜这些呢？他为什么不知道自爱呢？他为什么那样散漫，那样轻狂，那样幼稚而且有那么多种劣根性呢？多么迅速呀，这一切像昙花一现一样，然后，就都成了“上辈子”的事了……他的命运的变化，开始是轻易的和急骤的，后来呢，发展却是缓慢的和漫长的，不知所终。要进行到底，要进行到底，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然而，你在哪儿呵，底？

他梦寐以求那伟大的崭新的乐章的开始，谁知道，他竟然是不属于这个乐章的，他是不被这个乐队所喜欢的……他是一把旧了的、断了好几根弦的提琴？他是一面破了洞、漏了气、煞风景、讨人嫌的鼓？抑或他只是落到清洁整齐的乐谱上的一滴墨、一滴污水？

20多年了，他不断地盼望，不断地希求……然而，工宣队的一位可爱的师傅指着他说：“像你这样，还不如吃饱了睡大觉，对人民的危害还少一点！谁让你领了国家发的工资去放毒的？你吃着人民的，喝着人民的，却是一脑子的斯基还有什么芬，弄出来的音乐谁都不懂，吵得人脑子疼，害了青年一代，使国家变了颜色，破坏了……”

他非常歉疚。他呆若木鸡。为了使中国得到重生，为了使人类得到一条新的通向解放和幸福的道路，也为了使他自己变成新人，这一切代价都不算太高，不算太多。看看周围吧，田里、车间里、商店里、住房里、火车和

汽车里，到处都是人。人，正常的、健康的、拥挤的和成群的人，在这么多人里，有哪一个傻瓜，有哪一个吃错了药的神经病患者会为五条线上的几个小小的黑蝌蚪而发高烧呢？去它的吧，音乐！滚它的蛋吧，贝多芬和柴可夫斯基！

贝多芬有什么了不起，他会唱样板戏吗？还有那个姓柴的，他是红五类？

于是他赞美火车的无数个钢轮碾过钢铁的轨道的时候发出的铿锵的声响，他赞美当火车走出山洞、豁然开朗的时候汽笛所发出的激越的高音，赞美这向前、向前、只是不分昼夜地向前而把地上的一切无情地抛到远远的后面的决绝的行进。

然后，他的眼前没有火车了，他的所在地离铁路是一千公里，他拥有的是一匹疲倦的、对一切都丧失了兴趣的受了伤的马。

进山之前还有一段微乎其微的令人不快的插曲，这是因为一条瘦得让你可以数得出肋骨来的黑狗。在曹千里走出有着可爱的女售货员的供销社门市部，重新骑上马，向山脚方向走去，快要离开这个村落的时候，突然，从一座散了架的破木门后面，冲出来一条肮脏的黑狗。黑狗像发了疯一样连滚带跳地扑向了曹千里和灰杂色马，而且发出了一种即使把别的狗吊起来，用木棍挞伐，也未必能发得出来的那样惨烈的叫声，这是一种变态的、非狗的、叫人听了四肢抽搐而且精神分裂的嗷嗷声，这声音和发声的自体像带着呼啸的肉弹一样射向了曹千里人和马，使曹千里觉得是挨了一刀。曹千里不是初次到牧区来，对于追逐行进中的马、骆驼、驴以至自行车的无聊的狗儿们，他早已司空见惯，它们只是妒嫉个儿比它们大，跑得又比它们耐久的动物，虚张声势，瞎咋唬一阵而已，没有哪匹马，包括那匹入世未深、性情冲动的枣红马会睬它们的。狗儿们的汪汪的叫声甚至会使骑手们有点得意，有点威风，狗儿们的狂吠不正是宣告骑手的光临吗？所以不论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塔塔尔人都知道一条共同的谚语：“尽管狗在叫，骆驼队照样行进。”但是，这次，这只瘦骨嶙峋的黑狗的干噪竟然使形神枯槁的老马也竖了一下耳朵。

黑狗贴近了曹千里和他的马，曹千里看见了狗的稀稀落落的黑毛上的令人恶心的发绿的污秽和它的小小的通红的眼睛。是疯狗？传播狂犬病？曹千里用膝盖夹紧了马背，用鞋跟磕了磕马肚子，想催促马快跑两步，同时非常懊悔自己没有购置一双长靴。凡存在的都是合理的，为什么本地人夏日也要穿一双长筒的皮靴呢，有它特有的防护作用啊！

然而老马并没有快跑的意思。竖完了耳朵以表明自己还存在、还活着以后，它对黑狗、对曹千里都失去了兴趣和反应能力，看样子，它宁可让狗咬出血来，也不愿意改变自己的慢条斯理的步子。而黑狗，已经毫不客气地叼住了曹千里的一只裤角，曹千里已经感觉到狗牙的撕扯了，其实，如果狗想咬，它就可以咬到曹千里的小腿，留下两个尖尖的犬齿印儿了。

来边疆以后，曹千里已经被狗咬过两次了，两次都破了口子，真恨死人！曹千里又惊又怒，他大喝一声翻身下马，他准备赤手空拳与这条恶狗搏战一场了，以他当时的愤怒，他不杀死这条癞皮狗，不把它撕成碎片他是绝不会罢休的。愤怒使他一反常态，变得勇武、强大、威风凛凛、气势磅礴起来。然而，就在曹千里下马的这一瞬间，那条狗尾巴一夹一溜烟似地跑掉了，既没有形迹也没有声息了，追也追不上了，找也找不着了，于是曹千里的泰山压顶式的怒吼、跳下、准备搏斗都变成了无的放矢，都变成了滑稽可笑，

多此一举的了。

于是曹千里觉得懊恼和颓唐。女售货员的姣好的笑容所带来的熨帖，恶狗所激起的斗志，全都失去了。

开始进山。刚刚上山的时候一切似乎没有什么不同，见到的只不过是白刺草，绿刺草，红沙土和黑石头。戈壁滩光秃秃，而山坡上呢，秃秃光，同样的尘烟和干燥的风，令人嘴唇干裂，口焦舌燥。而走上坡路的马分明是大大地吃力了，它的脊背扭动得愈来愈厉害了，灰杂色老马的又一个缺点暴露出来了，一匹好的走马，哪里会这样地扭来扭去呢？扭得超过了西方的扭摆舞，扭得你也跟着它扭起来了，好像腰上安装了滚珠轴承……这样骑上几个小时不是会把屁股磨个稀烂吗？幸亏曹千里不是骑马的生手了，他马上把身体的重心移到左面，用左脚踩住镫，把右脚微微抬起，做成一个偏坠和侧悬的姿势。这样，看起来曹千里随着马扭得更厉害了，大摇大摆起来了，但实际上，他的屁股已经基本悬空，脱离了与鞍鞅的过分紧密的接触与摩擦，虽然左腿吃一点力，但身体的其他部分却轻松得多了。

但是，且慢！他这样倒是舒服了，但是马呢？有哪一个力学家能算出他这种邪魔歪道的姿势——当然，这个姿势他也是向旁人学来的——给马增加了多少倍负载呢？这好比有两个曹千里，你在马的左边，还必须有一个虚拟的曹千里位于马的右边，然后才有平衡，才能稳定，才能前进。但是现在右边空空如也，如果这不是一匹马而是一个木架子的话，重心的偏坠一定会使它倾倒的，但是这匹马呢，它是用了多么大的力气来克服这种倾斜，并且照旧前进，照旧向上行进啊！

不声不响的，不偏不倒的，忍辱负重的马！被理所当然地轻视着，被轻而易举地折磨着和伤害着的马！曹千里想到这里连忙恢复了原来的端坐的姿势，只不过他稍稍在脚上吃了点劲，以便抬起一点屁股来。

就在这一歪一正一思一动之时，马已经把他带到了全然不同的天地里来了。移动带来的变化是叫人惊异的，会移动的物体是值得赞美的。你看，他不是来到一个小小的溪谷面前了么？迎面挂着一缕细细的、银色的瀑布，汇合到活泼跳跃的山溪里。头上有一株野生的胡杨树，小叶子长得密密实实，好像是山路的一个热心的守卫，又像是远来路边欢迎来客的一位殷勤的主人，他向你发出预告，荒凉的戈壁和光秃的山岭已经结束了，前面将是一个葱郁而又丰富的世界。脚下是茂密的、多年生的，因而绿与黄，荣与枯掺杂在一起的野草。野草中长着几株同样是野生的、枝丫歪歪扭扭地伸向天空的山丁子树，树上结满了令人一看就流口水的酸溜溜的小果子。前后路上布满了牛、马、羊的密麻麻的蹄印，象征着人和畜的密集的，群体的生活，大自然变得有生命，有活力了，空气变得潮润和清新了。尤其是那些黑褐色的、似乎能榨出水滴来的泥土，和那些从泥土里挺身出来，又紧紧地卫着泥土不受洪水的冲刷的灌木，对于一个在荒漠中已经度过了一个多小时的人来说更是迷人！这儿就是山中胜地！这儿就是塞外江南！这儿已经是足够优良的人类环境！曹千里拽了拽缰绳，灰杂色马马上就停下了步子。即使鲁钝如彼，来到这儿，它的自我感觉也会有些不同了吧？它不是已经轻轻地刨开了前蹄了么？

每次来到这儿他都要停一停，觉得自己是身在画中，觉得荒凉的戈壁和优美的小溪谷是相得益彰。觉得自己是在一个大世界的小世界里。一幅风景画挂在画廊，当然是好看的和幸运的；如果把这幅画挂在例如——锅炉房

里呢？那又会怎么样呢？如果它能不受污染，如果它能不失清新，它不是更可爱也更可贵吗？如果每个锅炉房里都挂着一幅迷人的风景画，那么锅炉房的生活不是也会轻松一些么？

老灰马倏地一蹶，就像突然被一个什么弹簧绷了出去一样。在蹶起的时候，马头突然用力一伸，缰绳从曹千里的手里滑脱了。曹千里完全没有弄清是出了什么事情，马一跃，又一跃，变成了三级跳远运动员，曹千里一个踉跄几乎从马背上甩了下来。他身不由己地东摇西晃着随着马脱离了那风光如画的小瀑布下的山谷，马几乎是竖直地登上了一个陡坡，蹬掉了好几块石头，这时，曹千里才模模糊糊地意识到确乎是听到了某种响动，“蛇！”他想，吃了一惊，耳膜上响起了两秒钟以前就听到了的簌簌的声音，“蛇？”他喊了出来，回首向下望去，什么也看不到，“蛇。”他肯定了，但是马已经稳住了，显然已经脱离了危险区，它抽动一下肚皮，又摇摇头，好像是想对曹千里说些什么，作些解释或者表示一下歉意。它摆摆脖子，又像是催促曹千里把缰绳拾起来。这里使的马缰绳是又粗又长的，拖在地上会绊住马腿的。

曹千里惊魂初定。但他干脆顾不上惊了，惊还没有来得及反映出来就又过去了，马已经恢复了原状，稳定，麻木，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它又垂下了头，甚至连垂口可得的碧绿的青草也引不起它的兴趣。曹千里完全不明白，像这样一匹有形无神的马架子，怎么会从山谷跑到了坡顶，而且，这中间并没有任何道路，它简直是飞上来的。这匹可怜的，羸弱的，困乏的和老迈的马呀，你当真孕藏着那么多警觉，敏捷，勇敢和精力吗？你难道能跳跃，能飞翔吗？如果是在赛马场上，你会在欢呼狂叫之中风驰电掣吗？如果是在战场上，你会在枪林弹雨之中冲锋陷阵吗？

“让我跑一次吧！”马忽然说话了，“让我跑一次吧，”它又说，清清楚楚，声泪俱下，“我只需要一次，一次机会，让我拿出最大的力量跑一次吧！”

“让它跑！让它跑！”风说。

“我在飞，我在飞！”鹰说着，展开了自己黑褐色的翅膀。

“它能，它能……”流水诉说，好像在求情。

“让他跑！让她跑！让他飞！让她飞！让它跑！让它飞！”

春雷一样的呼啸震动着山谷。

这是一篇相当乏味的小说，为此，作者谨向耐得住这样的乏味坚持读到这里的读者致以深挚的谢意。不要期待它后面会出现什么噱头，会甩出什么包袱，会有个出人意料的结尾。

他骑着马，走着，走着……这就是了。每个人和每匹马都有自己的路，它可能是艰难的，它可能是光荣的，它可能是欢乐的，它可能是惊险的，而在很多时候，它是平凡的，平淡的，平庸的，然而，它是必需的和无法避免的，而艰难与光荣，欢乐与惊险，幸福与痛苦，就在这看来平平常常的路程上……

他骑着马，走着，走着，时时要停下来，不断地遇到迎面而来的、或者是从背后赶上的哈萨克牧人。其中大部分他并不太熟悉，但他们都知道他。在这个边远的地方，他作为一个来自关内、而且被认为是来自北京、甚至是来自“中央”的干部，是非常引人注目的。而哈萨克人又是非常多礼的，只要有一面之交，只要不是12小时之前互相问过好，那么，不论是在什么地方偶然相遇，也要停下马来，走近，相互屈身，握手，摸脸，摸胡须，互相询问对方的身体、工作、家庭、亲属（要一一列举姓名）、房舍、草场、直

至马、牛、羊、骆驼和它们下的崽驹，巨细无遗，不得疏漏。所以曹千里这一段走得很慢，因为这是一段交通要道，他时时要停下来和沿路相逢的牧民们问安。而每逢这种时候，两匹马也交错在一起，马头别着马头，前腿碰着前腿，脖颈擦着脖颈，似乎彼此也在做着亲昵的表示。

这种美好的，却又是千篇一律的礼节，换一个时间，也许叫曹千里觉着有些厌烦，有些浪费时间。离开小瀑布才40多分钟，曹千里已停顿过七次了。但是，现在，在这个天翻地覆、洪水飓风的年月，在他的心灵空空荡荡，不知道何以终日的时候，这一次又一次的问好，这一遍又一遍的握手，这几乎没有受到喧嚣的、令人战栗而又令人眼花缭乱的外部世界的影响的哈萨克牧人的世代相传的礼节，他们的古老的人情味儿，都给了曹千里许多缓解和充实。生活，不仍然是生活吗？

而且，所有的哈萨克人都对他抱有一种意在不言中的同情和怜惜。虽然曹千里根本没有承认过，更没有吹过牛，虽然他还做过许多解释，说明他自己只是一个一般干部，他到这里来是属于正常的工作调动，出于自愿，他的日子过得很愉快，很满足……但是这里盛传着他曾经是一个“大人物”（老天，你瞧曹千里那个样子，他像吗？）他曾经在中央工作过，（北京就是中央所在地，你否认得了吗？）由于不走运，由于出了点事情，（中国人的政治经验和政治敏感，举世无双！）他被贬到了边疆，（怎么是贬呢？上山下乡最光荣嘛！）变成了和他们差不多，却又不像他们那样根深蒂固、世代相安的可怜人。在少数民族语言中，“可怜”一词充满了亲切和真诚的爱惜，却并没有轻视、小瞧的意思。他越解释他绝不是“大人物”，就越增加了他给当地人的神秘感。“反正你有事情，反正你是个倒霉蛋，反正从北京到我们这个牧业公社，绝不是一条升迁发达之路！”人们听了他的解释以后，翻一翻眼，诡谲地一笑，用表情说着上述无声的语言。

曹千里坚决否认——他害怕承认他需要某种怜惜和慰安。相反，一遇到这种事情，他就要厌烦，觉得这种怜惜是多余的，有害的和——反动的。

好了，他长出了一口气，又是一个气功里的呼吸动作。气功万岁！

这段时时被打断的过程也过去了。曹千里和他的马离开了方才那一段连结着山区与平地、牧业队与农业队的傍山石路，进入了绿色的放牧区，走在与其说是人走出来的，不如说是由羊走出来的草间小路上。

又是一个世界了，一个无边的大世界，到处是茸茸的绿草，起起伏伏，像是绿色的波浪，这片草地既不平坦，也不陡峭，只是缓缓的斜坡，时而上升，时而下降，马走在这里就像船走在海里。

这一大片草地是冬牧场，背风，向阳，在冬季也不会太冷。现在，牲畜已经转移到高山的夏牧场去了，冬牧场的草处于休养生息，无拘无束地尽情生长的状态，几所木房子——这是近年来开始兴建的牧民们的定居点——也空起来了，显得安谧，也显得寂寥。由于山里树木多而建筑工人少，这种木房子有一种特别原始的风貌。几棵树锯倒了，按照一定的长度锯成几截，连树皮都不用扒，圆咕隆冬地排在一起，再用粗大的蜈蚣钉把木头——应该叫做树段钉到一块儿，立起来，这就是一面墙了，四面墙，再用同样的方法做一个大木排支撑在顶上，房子就成功了。从第一眼看到这几幢房子起，曹千里就有一种特别亲切，特别温柔而又特别庆幸的感觉。好像会见了一个失去联系多年的老友，好像找到了一件久已丢失的纪念品，他想起儿时，想起狼外婆的故事和格林姆的童话，想起神仙、侠客、兔子、小鱼、玻璃球、蟋

蟀和木制手枪，于是……

于是，他闻见了草的香气。前后左右，都是草、草、草。草里有细小的白的，红的，黄的和紫的小花，好像绿毡子上的五彩缤纷的几个洞，又好像绿池水里的几颗星星。新鲜、浓绿而又肥厚的草发出一种叫人觉得清凉的气味，类似薄荷，又有点野芹菜的鲜味儿和野葡萄的生味儿，还有点儿像甘蔗，至少像晚秋的玉米秆的甘甜开胃的味儿。几种味儿混合在一起，清新，爽利，却又浓重，醉人。曹千里幸福地闭上眼睛。眼睛只要一闭上，气味就更加香甜了，世界也更加宽广和如意了。

真是可笑。也许完全是无稽之谈。但是曹千里仍然闭着眼睛，闻着世界，想着神仙、侠客、兔子、小鱼、玻璃球、蟋蟀和木制手枪，用鼻子来分析生活到底是动荡不安的还是安恬闲适的，是变化无常的还是静止不动的，是充满烦恼的还是全无所谓……马一摇一摆地、有节奏地迈着步子。曹千里一摇一摆地、有节奏地颠着身子。非常清晰地传出了马蹄声和马蹄碰到草的时候发出的沙沙声。太阳愈升愈高，已经运行到头顶上了，但是并不热。曹千里时而又睁开眼睛，或者只是微微张一下眼皮，透过睫毛看看世界。一切都是老样子，起伏的绿草和绿草的起伏，远处的雪山和近处的木房子，抬起来的马腿和放下去的马腿……好像什么都停止了、凝固了，时间和空间都冻结成了一种万古不变的状态。一切都不存在了，一切又都永垂不朽……世界上只有草、草、草，马也是草，山也是草，房也是草，人也是草……人们啊，不论是上天的还是入地的，不论是被接见的还是被枪毙的，不论是乐掉了下巴的还是气成肝癌的，你们知道这片草地吗？你们为什么不到这块草地上来练练气功呢？

然而，曹千里吃了一惊。难道是天下雨了？他的脸上有点潮湿，有点腌，有点烫啊。这是什么？幻觉？梦境？错乱？病态？这分明是泪啊，是从他自己的两个眼窝里流下的两行热泪啊！

他挪动了一下，他回到了少年时代。他的舅舅，一个他不喜欢的神经活现的大学生带他去看一场他根本看不懂的、乱七八糟的电影。他肚子饿得咕咕叫了，他也想妈妈了，但是破电影老是不完。但是电影里有一个歌儿，一个他爱听的，像是小女孩子唱的哀婉的歌儿……电影散场了，舅舅带着他走在一条漫长的胡同里，他倒不饿也不怕了，但是腿走得酸酸的，一条胡同怎么比一条铁路还长呢？

他好像终于到了家，妈妈给他做的是羊肉杂面汤，汤里放了辣椒和许多醋，吃得他身上暖起来，吃得他头上冒出了汗。屋子也亮起来了，灯下，他和他最要好的一个同学——这是一个鬍头发的混血儿一起下陆军战棋，他多么想用工兵去挖对方的地雷和用炸弹去炸对方的总司令啊，那将是世界上多么惬意的事啊！然而，又错了，他的工兵撞在了排长身上，他的炸弹被对方的连长拚下去了。然而，他仍然满怀希望，下次，还有下次嘛，等到下一次，他就要料事如神，势如破竹了……

还是少年时代， $(a + b)$ 乘上 $(a - b)$ ，怎么就恰恰等于 $a^2 - b^2$ ，不多又不少呢？而直角三角形的勾的平方加股的平方等于弦的平方，这又是怎样伟大的和谐和神妙的平衡啊！再者，让我们作一支曲子、指挥一个合唱队来赞美各种点、线、面、体的至美至善至精的关系吧！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每一个小学生和初中生的石板、石笔、铅笔、圆规和直尺，不就是这个宇宙的完美与合理的证明吗？难道我们不应该终其一生来证明、来实现这

个宇宙的完美与合乎理性吗？难道我们不应该，不仅用计算和推理，而且用小号的冲动，琵琶的机巧，小提琴的委婉与马头琴的苍凉，用这些众多的、微妙的线与点的会合，面与体的旋转去创造一个更加完美和合乎理性的世界吗？

然后他长大了，超越这一切的是威严的时代的主律：革命。复杂啊，怎么愈来愈复杂，愈来愈摸不着头脑了呢？开始的时候不是很好吗？

然而，即使一切都翻了个个儿，再翻了个个儿，即使天变成了折叠伞而地球变成了踢来踢去的足球，这儿仍然有这么大，这么绿，这么温厚而又慷慨无私的草地。曹千里深信，草是有生命的，山是有生命的，大地是有生命的，这生命是不会灭绝的，这生命的力量是不可阻挡的，是终究会发挥出来，创造出奇迹来的，他个人的生命可以是短暂的，可以真正是无聊的和无用的，但是祖国的每一寸土地的生命是永存的。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啊？

草和海。绿色和芳香的海。人们告诉过他，融化就是幸福，那就融化在草的海里，为草的海再增添一点绿色的芬芳吧！草海就像母亲的胸膛，而每一根小草都有顽强的根，坚挺的茎和朴质的叶。而一到八月份，立秋以后，正像俗话说的：“立秋十八晌，寸草也结籽”，所有的草都要拚命结出果实，繁衍生命。每根草都珍惜夏天，珍惜阳光，急急忙忙，争分夺秒地生长，然后毫无怨言地迎接冰霜和雪花，承担一个漫长的冬天，而在冬天，在它已经枯萎，已经失去了青春的活力和形体以后，它仍然要献给自身，把它贮存的养料供给过冬的牧群。而且，严寒与冰雪之中，它仍然保存着它的微小而又强大的根，不管它怎样被践踏，被芟割，被闲置和被破坏，但是只要春天一到来，在雪还没有化尽，云雀还没有唱歌，燕子还没有归来的时候，它又快快乐乐地钻出头来了，这又是怎样的砍不尽，戕不绝的生机！

曹千里睁开了眼睛，舒了舒喉咙，唱了一首少数民族的歌曲，述说一个人寻找了一辈子，都没有找到自己的花儿一样的情人。这是他从街头的醉汉的夜半高歌中学来的。这是一首曾经叫他落泪的歌曲，落泪之后他又惶惶不安，为自己的感情不健康而深感愧怍。但是，草地鼓起了他的勇气，平息了他的忐忑，他大声唱完了，觉得很痛快，觉得并没有什么灾难会因为这首歌曲而降临。他骑着灰杂色马平稳地行走，就像乘着一叶扁舟在草海里漂浮，“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连李白的诗也冒出来了，曹千里更觉到了个人的渺小，觉到了那一时的意气，一时的声威，一时的荣辱的微不足道。

不知道是否已经过了很久，抑或这只是刹那间？若有若无地吹起了温暖的风。这风使得垂挂在空中的，不知从哪儿生出的一道银亮的游丝飘摇起来了，这是一道多么细微的游丝啊！可此刻，偌大的天和地，就靠它联结。它摆得更高了，像闪烁的光线，曹千里注视着它，喜悦着，微笑着。

不知道又过了多少时间，又是一阵风，游丝不见了，脸上感到的是一丝凉意，曹千里不由得四处张望了一下，他的目光一下子被遥远的高天的西北角上的一抹黑色吸住了。

不至于吧？不至于吧？阳光还是这样明亮，天气还是这样晴和，绿草还是这样浓艳而心境又是这样安详。仔细看看，那儿真的是有点发黑吗？哪里？哪里看得见？恐怕是因为太阳太好，才使你眼前出现了对于黑影的错觉吧？

然而你的这种善良的愿望立刻就被否定了。像一滴墨汁在清水里迅速

蔓延和散开一样，那一抹黑一忽儿工夫就扩大成一片了，西北角的天空已经被黑云封住了，而正北方，又出现了那种灰白灰白的，迷蒙蒙却又有点发亮的云——那儿已经下雨了。

怎么办呢？也许云和雨会放过这里，绕过这里，远远扫过？迂回而过？

但他已经不能不相信了，乌云正在像海潮一样全线向这一面推进，连老马也伸起了头，感受了一下天气的变化。糟糕，冬牧场的居民点——原始的木房子已经过去了，而离夏牧场呢，还有至少两个半小时的路程。这里没有躲雨的地方，曹千里下意识地摸了一下绑在马鞍子后面的破棉袄。

风愈吹愈强劲，愈吹愈寒冷了，简直是深秋的，扫除落叶的风，曹千里打了一个寒战，似乎转眼间草原上已经换了一个季节。他立刻抽出棉袄，穿到身上。在左胳膊向袖子里伸的时候稍稍急了点，结果“嗞拉”一声，左腋下已经开绽的地方撕成了一个大口子。这件衣服在城市必然会让人想起解放前的叫花子，但在这里，却是出门人的宝贝。“现在就靠你了！”曹千里对破棉袄说。

黑云已经布满了四分之一的天空，黑云覆盖的那一面的草地，连草的颜色都变了，深重，沉郁，甚至有点阴森了，好像是戴上了重色墨镜去看那边，而摘下了墨镜去看这边似的。相形之下，这边的晴朗的太阳下的草地也不再是绿色的了，它变成金色的了。一边是褐黑色的，另一边是金黄色的，而褐黑色正在扩展，金黄色正在收缩。黑云的云头飞快地伸长，铺开，推移，曹千里恍恍惚惚听到了来自许多不同的方向的雨声，从远方的已经被灰云吞没了的山头上，时而有电光闪来，然后，过了很久，才传来隆隆的雷吼。

曹千里觉得自己变成了一只被追逐、被包围、被赶得走投无路的猎物，在位于天涯海角、宇宙的边缘的这样一个丘陵草原，他找不到一个同伴，一间房子，一棵大树和哪怕是一个山洞地穴。他无处躲藏，无法逃避，简直像是被胡大抛到了这个莽莽苍苍的地方。

好糊涂的，好一匹不中用的马呀！不仅它的鬃毛，而且它全身的毛都被风吹得飘扬起来，竖直起来了。它似乎也已经感觉到了寒冷，但它没有棉袄好穿，它神经质地不住地抽动着脊背和肚皮，让骑乘它的人很不舒服，不忍。然而它仍旧不紧不慢地迈动着它的步子，没有一点变化。你就不兴紧两步吗？

“然而紧两步又怎么样呢？”马回答说，它歪了歪头，“难道我能帮助你躲过这一场又一场的草原上的暴风雨吗？难道在一个一眼望不见边的草原上，我们能寻找到丝毫的保护吗？让雨淋一淋又有什么不好呢？在那个肮脏和窄小的马厩里，雨水不是照样会透过房顶的烂泥和茅草漏到我的身上吗？而那是泥水、脏水，还不如这来自高天大天的豪雨呢！要不，我就这样脏吗？”

他描写马说话，这使我十分惊异，但我暂时不准备发表评论，因为他还有待于写出更加成熟的作品。向您致敬了，谢谢您！

听到了愈来愈近的沙沙声。这不像雨声，而是更像同时撕裂一千匹布，或是同时射出一千支箭，或者干脆是同时打开一千口沸腾着的开水锅的声音。天更黑了，阴影吞噬着地面和山峰。风呜呜地打着转，吹得草七倒八歪。一个大的闪电，望不到头的草地变成了惨白色。

一声劈天砸地的炸雷，曹千里一下子就陷入到狂乱的打击之中去了，不知是什么东西忽然蒙头盖脸地打来。开始他以为是石子，甚至以为是枪林弹雨，他受到了猝不及防的袭击。他随即看清了这亮晶晶的、有拇指肚那么

大的“子弹”乃是一些个冰球，是雹子！好一场大雹子！霎时间草地上已经铺了一层冰雹，冰雹在闪亮，在滚动，在抖落，在消失。他的头、背、胳膊也被冰雹打了个不亦乐乎，他不由得用手捂住头，标准的抱头鼠窜的姿势，这可是要打破脑袋的呀！噢，马脖子上也出现了冰雹啦，多么威风的草原的天空！他觉得狼狈万分，却又渐渐觉得有点有趣，归根结底，人生一世，你又能有几次机会亲身去领教这草原的冰雹呢？

冰雹下了足足有两分钟，曹千里只觉得是在经历一个特异的、不平凡的时代，既像是庄严的试炼，又像是轻松的挑逗；既像是老天爷的疯狂，又像是吊儿郎当，既像是由于无聊而穷折腾，又像是摆架子、装腔作势以吓人，哭笑不得，五味俱全，毕竟难得而且壮观……

然后，这个时代结束了，是叫人放心的，等待已久的正正经经的雨。雨总不会砸破脑袋，也不会毁坏庄稼，大雨落在草地上，迷迷蒙蒙，像是升起了一片片烟雾。立刻，曹千里和他的马都湿透了。雨顺着头发，顺着眉毛和耳朵，顺着脖领子往胸、背、腹部流泻，冰凉冰凉。破棉袄，也变得湿漉漉，沉甸甸的了。这种浇透一切的大雨终于解除了曹千里的一切思想负担。如果是小雨，他还要揪紧领子，缩起头，还要想办法不让雨水进入贴肤的衣服里层，现在倒好了，避也无益，防也白搭，只好放心大胆，随它便。就算冷水浴好了！就算是天浴好了！这不是很畅快吗？哈哈，他想高歌，想龙吟虎啸，但嘴刚要张就流进雨水去了，他急忙噗噗地向外啐着雨水，并且笑出了声。

马毛全湿了，湿了以后，便变成了一缕一缕的，像是毛巾或者奖旗的穗，雨水顺着一根一根的穗流淌，更显得丑陋，不成体统，不成其为了一匹马了。

又是一个突然，就像交响乐队的指挥用手在空中一抓一样，一切嘎然而止，干净利落。

东南角的天空还有些乌乌涂涂，但世界已经是明亮耀目的了。蔚蓝的天空经过一番冲洗，更加蔚蓝蔚蓝的了。而草上的水珠和带着水迹的绿草，更是妩媚娇妍，仪态万方，一切都上了色，打磨光泽……

太阳一露头季节就又变回来了，草原上的天气就是这样变幻莫测的。老马全身冒着热气，好像刚刚从蒸笼里下锅。曹千里也开始冒气了，脖子上氤氲缭绕。经过了洗礼，格外精神的草地，也开始冒气了，而当马蹄从草丛中扬起的时候，还有一些水花随着马蹄飞溅出来。

但是他身上却更冷了。只有头顶和领口那儿热呼呼。身上太湿了，这要得病的呀！于是他开始解扣子，脱衣服，先脱下棉衣，顺好，搭在鞍子前面，再解衬衫，最后连背心也脱下来了。还不行，腰胯仍然被水渍着，于是他两腿吃力，站在马镫上，脱掉长裤，只剩下一个裤衩和一双破皮鞋了。他露出了他的虽然不壮，但也还健康，虽然不美，但也还正常，虽然不年轻，但也并没有衰老的身体。转眼之间，40余年矣！曹千里想象着自己在襁褓中的样子，终于，一天一天，一步一步长到眼下这么一个规模，俗话说，23，蹿一蹿，也不过长上23年，23以后呢？那就是20年如一日了——无善可陈！它受之于父母，生长于祖国，现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中，山岭草原之上了……不管怎么说，心、肝、脾、胃、肾、头、颈、手、足、身，它也长得要啥有啥，不缺不短，曹千里呀曹千里，你这一百多斤，难道就是为的吃饭的么？

日光迅速地暖遍了他的全身，雨后的和风抚摸着他的全身，马蹄溅起的水花偶尔落在他的腿上。他是多么地惬意啊！这种快乐，他想，这不是比指挥一个交响乐队，比完成一部新的作品更自由，更无拘无束也更纯真么？如果他是音乐学院的教授，乐团的指挥或是从什么什么文工团——现在叫做宣传队了——领工资的作曲家，他能享受这种野人式的快乐吗？他能赤条条地骑着马，在阳光下面，在辽阔的草原上漫游行进吗？说到底，到底有多少人需要交响乐呢？没有交响乐，他不是过得更好，人民也过得更好吗？感谢这时代的风云和生活的巨浪吧，它无情地抛弃了一切多余的东西，但它也创造了新的许多，许多……

他开始觉得有点不舒服了，有一点晕。是晒的？刚晒了没有多大一会儿。于是他披上一件衬衫，披上，也就干了。不行，更晕了，于是他又穿上了裤子，裤子比较湿，就穿在腿上让它内外夹攻，干得更快一些吧，但他更晕了，不但晕，而且心里发慌，普罗柯菲耶夫哪一年逝世的？哈萨克人喜欢不喜欢罗密欧吃烧饼？思绪全乱了。刚才想什么来着？吃烧饼，为什么吃烧饼，如果现在有两个烧饼……

他恍然。饿！饿了！原来已经是饿过了劲了。天早已过午了，冰雹和阵雨使胃不敢贸然发出自己的信号，现在呢，风吹雨淋却起了促进消化的作用了。他早就总结出来了，只要一进山，一进草原，胃口就奇好，好像取掉了原来堵在胃里的棉花套子，好像用通条捅透了的火炉子……但是，煤块呢？

等到曹千里明确了这个饿字，所有的饿的征兆就一起扑了上来，压倒了他；胳膊发软，腿发酸，头晕目眩，心慌意乱，气喘不上来，眼睛里冒金星，接着，从胃里涌出了一股又苦又咸又涩又酸的液体，一直涌到了嘴里，比吃什么药都难忍……

该死的字典编纂者！他怎么收进了一个“饿”字！如果没有这个饿字，生活会多么美好！

估计差了。原先以为，到了午饭时间他就可以赶到一个叫做“独一松”的地方，那儿有一户牧民的毡房，他可以到那里喝点茶，吃点东西，补充休息好了再走的；谁知道，唉，这匹不争气的马，磨磨蹭蹭，直到现在，“独一松”还不见影子呢。

唉，唉，这可怎么说啊？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可怜的人啊，你硬是每一顿都想吃，而且想吃饱啊！这些年，他愈是下到基层，愈是认识到人必须吃饭这样一个伟大的，有时候又是令人沮丧的真理，人饿了，就直不起腰，抬不起头来呀！有多少人，为吃一口饭而劳碌终身，而去忍受那么多本来不应该忍受的痛楚和侮辱。多少人劳碌终身，又忍受了一切，却仍然没有吃得很饱呀！于是，每一顿饭都给他带来感激和欣喜，总是有愈来愈多的人不愁吃了噢，他想起了解放前在街头他看见的饿死的人的佝偻的手……他开始明白，为什么这些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同胞，每吃一次饭都要赞美一次安拉了。

马，你不知道我们都已经饿了么？你就不知道，早一点到达“独一松”，你也可以卸下鞍子，自由自在地饱餐一顿肥美的绿草吗？

然而，马又能怎么样呢？它反正早已经是被看扁了。而且，又怎么能一切全怪马儿呢？他早上出门就晚了，路上又买东西，又碰见一个又一个握手施礼的老乡，又是风，又是雨，又是雷，又是毒蛇，上坡和下坡，还有背上的伤……像蚂蚁一样渺小的曹千里骑着比老鼠还要渺小的一匹马，又能如

何？

如果有那么一天，每一个人都愿意、都敢于宣布自己是伟大的，或者可能是伟大的，或者是愿意变得伟大的；如果在这一天所有的马都能够宣称自己是一匹骏马，千里马，或者将要成为匹骏马，那不好么？

然而，千真万确的是，遗憾的是，一切伟大与骏马都必须吃饭（草）……

难受了一会儿，现在倒好点儿了，嘴里的那酸、苦、咸、涩的味儿淡一些了，不觉得有什么饿，相反，倒觉得胃口挺满、挺堵、挺实，好像是吃得过多，有点存食。心里也不慌了，无所感觉。你瞧，饥饿也是可以克服的。天下没有克服不了的事情。所谓饿，其实是一种条件反射，到了时间，就会分泌胃液，而过了时间呢，胃液也就干了。一切不舒服原来都是胃液在捣乱。念两条语录，把这个饿劲儿顶过去吧，他想，只是脑筋集中不起来。近年来，他愈来愈觉得脑筋不好使、不集中，在退化了，有时候和妻子谈着谈着话却听不懂妻子在说什么，也忘了自己在谈什么。现在，就是再让他去作曲，他其实也是什么也作不出来了。他脑子里空空如也。前几年有人批他是“寄生虫”，那就是蛔虫、绦虫、小线虫什么的。他不是真的变成了寄生虫了么？

他不可能把思想集中到某一点上，他只是随着马背一颠、一颠，于是山也一颠、一颠，草也一颠、一颠，整个世界都像漂在水上，一颠、一颠、波动着，而他呢，好像被捆在了马背上，他想挣脱，想奋起，想一跳三尺，想大喊大叫，但是他没有那个力气，而他的每一个细胞，每一滴血液，每一根神经和每一个器官，都在傻里傻气地、欲罢不能地一颠、一颠、一颠……

不饿了，不饿了，但是更晕了，就像是晕船的那种晕，想吐，又吐不出来，肚子里扎扎挪挪，“下定决心……”

然后这种晕的感觉也渐渐消失了，只剩下了疲倦，困得睁不开眼睛，疲倦从四肢钻到了肉皮里，骨髓里，霎时间，他的肢体，他的骨骼，都软绵绵，轻飘飘的了，这是不是就叫做“失重”呢？我处于失重状态了吗？曹千里想，心里似乎倒明白了些。只是觉得头顶的太阳更热了，好像在用火烤着自己的脊背。草的颜色也变重了，怎么显得挺假？好像是舞台上的低劣的布景。雨后的蒸发也很讨厌，潮热逼迫得人喘不上气来。他脑门子上沁满了汗珠，一阵风吹过又觉得凉飕飕的，脊椎骨冒凉气，后背收缩，想打个喷嚏却打不出来，怎么他哆嗦起来了，热和冷他也分辨不出了么？

呵，那久已逝去的青春的岁月，那时候，每一阵风都给你以抚慰，每一滴水都给你以滋润，每一片云都给你以幻惑，每一座山都给你以力量。那时候，每一首歌曲都使你落泪，每一面红旗都使你沸腾，每一声军号都在召唤着你，每一个人你都觉得可亲，可爱，而每一天，每一个时刻，你都觉得像欢乐光明的节日！

经过了一阵饿又一阵满，一阵满又一阵饿，一阵失重又一阵沉重，一阵沉重又一阵失重，不知道是过了半个小时还是半个世纪，伟大坚强的老马终于把他驮到了那个叫作“独一松”的地方。在山顶的乱石当中，在根本没有土、没有水、也没有其他植物的地方，果然有一株雪松。不知道它已经长了多少年了，反正它瘦小扭歪，孤苦伶仃，无依无靠。从高矮来说，远看你还以为是一棵树苗，稍近一点，你就会看到它那干裂的树皮，吃力地拧着身躯的树干，处处显示出在干石头中扎根生长的艰难。有时候，曹千里看到这样的老小树怦然心动，怆然泪下。有时候，他又觉得视野之内唯一的这一株高踞山顶的树，还真有点睥睨万物，傲然不群的风节。至少，它是一个天然

的路标，远来的旅客会从这里找到通向自己要去的牧场的路。而就在这个山角下面，是一个孤零零的哈萨克毡房，一对没有儿女的老人住在这里，一方面照料着为数不多的病弱的羊只，更主要地为牧业大队起着一个驿站的作用，曹千里一看到这独一松树和独一座毡房，如释重负，“终于到了”，他长出了一口气。

离毡房还有相当的距离，他就下了马。应该让老马打个尖了。也真难得，不套笼嘴，不套嚼环，而且到处是鲜草，它居然忠于职守，只知赶路，不知左右逢源。为了怕马受凉，他没有给马卸鞍子，但他也没有按照惯例给马上绊子。这儿对正在骑乘的间歇的马，都是用短绳把前蹄绊住，这样，马既可自由吃草，又因为四腿三蹄，走起来一蹦一蹦的，不会跑远。

但曹千里对于这匹马是完全信任、完全放心的。他拍拍马的屁股，示意它可以自由了，便走了开去。走出几步，一回头，果然灰马已经大口大口地吃起草来了，曹千里更感到欣慰了。

然后，他东张西望，去寻找一根棍子，这是为了防狗。哈萨克的牧羊犬可不像那个村子的乱吠的黑狗，牧人养狗的目的是防狼，都是些高大、剽悍、凶狠，比狼还要厉害的狗。对这样的狗是必须认真对付的。但他还没等到找到棍子，就听到了一声低沉的狗吠。

这是一只白狗，只有在左脊背处有一个小小的黑斑，它从帐篷旁边缓缓地走了过来，离曹千里大约还有五六米远，站住了，用阴沉的、严厉的狗眼看着曹千里这个陌生人，但是并没有扑过来的意思。

曹千里握紧拳头，蹲裆骑马式站好，用同样阴沉和严厉的目光看着狗，做好了迎战的准备。他知道，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只要他表现出些许的畏缩，狗就会判定你不是好人而一跃扑上来。“阿帕！”他用少数民族语言叫了一声：“老妈妈！”狗也随着他的叫声发出了第一声响亮而短促的吠叫。

真得佩服哈萨克老妇人的耳力，只一声她就听见了，慢吞吞地走出帐篷，喝退了狗。当然，曹千里不用怕什么了，他大大方方地走了过去，并且按照惯例把自己的马向老妇人一指，自然，主人会帮助照料这匹马和过一刻钟卸掉它仍然驮着的鞍子的。

曹千里向女主人施完礼后，低头走进虽然有点破旧，但仍然很有色彩、花花绿绿的毡房。毡房里热气熏人，银白色的铜茶炊里火还没有熄。整个毡房内部的地上，都铺着花毡子，毡子上面放着一面大大的饭单，饭单上摆着几个茶碗，围坐着三个老头子。四壁上挂着、插着、别着的东西更是琳琅满目，既有皮鞭、未经鞣制的、带着刺鼻的腥味儿的生羊皮、割草的大芨镰，也有皮口袋、擀面杖、木盆，还有花绸、头巾、帽子、被面，不知何年何月的一个奖状……而在正面最显眼的地方，是一幅毛主席像，主席像下面是四本书皮红光闪闪的、用彩绸带绑起来的“红宝书”，虽然，曹千里知道，这个毡房的主人并不识字，但是有了这几本书，大家都觉得踏实许多。于是，曹千里作为最尊贵的客人，被让到最靠近红宝书的地方坐下了。

三个老头子都是客人，主人老汉出去放牧了，没有回来。老妇人请曹千里坐好后，拿来一个又厚又重的小花瓷碗，给他倒上奶茶，显然，老头子们已经坐了不短的时间了，茶因为一次又一次地兑水，已经没有什么颜色和滋味了，这样，兑进去的奶也是微乎其微，而饭单上竟没有其他的食物。曹千里喝了一口奶茶，等待老妇人拿点馕饼或是包尔沙克（一种油炸的面食）来，等了半天不见动静，而由于喝下了几口茶，由于有茶的味儿，奶的味儿，

盐的味儿，水的味儿（水里还有点柴灰的味儿）的挑逗与刺激，一阵奇饿又压了上来。他觉得自己已经不存在了，只剩下一张张大了的嘴和一个空空洞洞的胃……但仍然不见有任何东西可以填补空洞。回头找一找，老妇人已经不在，大概是为那匹老马卸鞍子去了吧？

这回马可是比人强喽，马大概已经饱餐上了吧？

“这儿……没有馕了么？”他干脆直截了当地向三位客人提出了问题。

“你还没有吃饭吧？肚子饿了么？喂，可怜的人！”一个把胡须修剪得圆头的白发老牧人回答说，“她（女主人）正在和面，准备打新馕呢，至于原来剩下的那一点点嘛，我们已经吃得差不多了……”他一面说着，一面用那沾满了泥土的暴露着青筋的手，哆哆嗦嗦地在饭单上摸来摸去，提一提这边、又拉一拉那边，最后聚拢起不够一口吃的馕渣儿，捧起来，放到了曹千里手里。然后，他又伸手摸自己的腰围，好不容易从褡裢里摸出半块白里透黑，黑里透绿的酪干——这里的俗话叫做奶疙瘩——来，“吃吧，吃吧，”他关切地对曹千里说。其他两个老人也都叹着气，表示同情、遗憾和毫无办法。

曹千里接受了老人的盛情，先把手里的馕渣扔到奶茶里，又把半块陈年老奶疙瘩放到口边，咬了一下，纹丝不动，反作用力差点没把牙给崩了。真是钢铁一样的食品！他只好把奶疙瘩也放到碗里了。

女主人重新回到了帐篷。曹千里顾不得许多了，他叫了一声“老妈妈”，直言说：“我实在是非常非常的饿了，您能给我点什么充饥的东西吗？如果没有馕，您就给我一点炒糜子米，或者熟肉干，或者干脆来半碗奶油、半碗蜂蜜什么的，都行啊！”

“我的可怜的孩子！”女主人这样叫了一声，倒好像曹千里不是41岁而是14岁似的，“可真不巧，你怎么这么不走运？我这儿，我这儿又有什么能吃的呢？连几块酸奶疙瘩也被过路的兽医要走了，蜂蜜、酥油，都给了汽车司机了。……兽医，你知道吗？我的孩子！他们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的……然后他就会给你开一个证明，证明哪一条黑羊已经病重，没办法活了，我们就可以把它宰杀吃掉了……我们就是靠这种办法多弄一点肉吃的……汽车司机呢，那就更不用说了，他们来到牧区，就像胡大来到人间一样……可是你吃点什么呢？饿可是很糟糕的呀！要不你先睡一觉吧，来，我给你抱出枕头来……等睡醒，我的新馕就打得了，老头子也会赶着奶牛回来了，牛奶也就有了……”

曹千里谢绝了老妈妈的好意，他还要赶路呢。再说，那半块钢铁般坚硬的奶疙瘩，已经被他终于弄到了肚里，说也怪，立刻就好过了一点。

“有了，有了！”老妈妈的脸上显出了惊喜的表情，而且嗓音一下子提高了许多，“有马奶子，你喝吗？你喝点马奶子吧，不好吗？”

“好！好！”曹千里连忙点头，马奶还不好？喝了马奶，一头小驹可以长成高头大马，高蛋白食品嘛，何况人呢？小小如曹千里，他的要求，他的需要量，还比不上一匹马呀。

老妈妈开始动手了，她从毡房的支柱上解下了装马奶的羊皮口袋，放在手里揉来揉去，等揉得均匀了，她搬来一个大洗脸盆，（汉族人管它叫洗脸盆，但这个盆在这儿可不是洗脸、而是装吃食用的。）然后，她拔起用来堵口袋口的一个用玉米芯做的塞子，汨汨地把马奶子倒满了盆，当她把大奶盆搬到饭单上的时候，四位客人都活跃起来了，“听说革委会发了通知，不让喝马奶了呢。”一位老头子说。“我不信。我不管，我不知道。”另一位老

头子满不在乎地回答。

没有人对这种关于政策的讨论感兴趣，他们从女主人手里接过来大碗，开始喝起来了。

这种马奶是经过发酵的，很酸，很稀，有点腥，又有点酒的香味和辣味。曹千里给自己倒满了一碗以后，咕嘟咕嘟像喝凉水一样地喝起来了，顾不上品尝它的滋味是好还是坏了。他的这种喝法立即受到了三位老牧人的称赞：“好样的小伙子！你看他喝起马奶子，真像咱们哈萨克人呢！”他们当着曹千里的面，交口称赞着，竖着大拇指。

老牧人的夸奖使曹千里来了劲儿，他咕嘟咕嘟连喝了三大碗，喝得连气也喘不上来了。

他分辨不出任何滋味，也不想分辨，他只是吞咽着，吞咽着，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想地喝着，又不像是喝，而像是一种滑溜溜、凉丝丝的东西（一种活的东西）正在顺着他的口腔、食道自动下行，欲罢不能。

“可真喝了个痛快！”他自言自语，眼睛都憋红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觉得有点不对劲。一下，嘴里翻上来一口马奶，又苦又辣，又一下，他几乎把从胃里逆行冲出来的马奶吐了出去。天啊，我这是做了些什么啊？难道可以空着肚子连喝三大碗马奶吗？每一碗都在一公斤半以上，三碗就是五公斤，也就是十斤了！啊哟，可千万不要吐出来。马奶子是助消化的，就像是豆汁，就像是啤酒，就像是酵母，就像是胃蛋白酶或者胰酶。人们说，吃肉吃多了，再喝点酸马奶，那是最好不过了。可曹千里倒好，他现在肚子里空空如也， he 现在是唱的“空肚计”，他根本没有货色可资消化，又哪里会需要什么“助”呢？这么多酸马奶子喝下去了，可叫它去分解什么？溶化什么，吸收什么，输送走什么又排泄掉什么呢？难道去消化自己的肠胃吗？这消化力倒真强，赶明儿上医院一看，胃已经没有了，胃被消化、吸收、排泄掉了，自己把自己吃掉、化掉再拉掉，这又是什么滋味呢？

果然，他的胃一阵痉挛，火辣辣地剧痛，似乎胃正在被揉搓，被浸泡，被拉过来又扯过去。好像他的胃变成了一件待洗的脏背心，先泡在热水里，又泡在碱水里，又泡在洗衣粉溶液里，然后上了搓板搓，上了洗衣石用棒捶打……这就叫做自己消化自己哟！

他痛得面无人色，眉毛直跳。幸好，几个老牧民没有再注意他，他们自己也正喝得不亦乐乎。

曹千里挪动了一下身体，他本以为改变一下姿势可以减轻一点痛苦，缓和一下肚内的局势，谁料想刚把身子向左一偏，就觉得有许多液体在胃里向左一涌，向左一坠。然后他向右一偏，立刻，液体涌向了右方，胃明显地向右一沉。胃变成了苦于负荷的口袋了！往后仰一下试试，稍稍好一点，但好像有什么东西压迫着、阻挡着呼吸，喘不上气来。往前，更不行了，现在只要用一个小指在肚子上压一下马奶就会从口、鼻、七窍喷射出来。天啊，我要完了……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丝转机，一丝光亮，一丝希望。这是一种轻微的晕眩，一种摇摇摆摆的感觉，从胃里慢慢地向上转移。这和骑在马上饿得发晕时的感觉颇有不同，那时的晕是一阵心慌，而这时的晕却是一种安宁的信息，是肠胃的痛苦的减轻。也许这痛苦只减轻了百分之一一个单位（如果痛苦也有计量单位的话），然而他已经敏感到了，他已经听见了自己的心跳，感到了自己的体温，觉得自己的灵魂、自己的生命仍然是在自己的躯壳

里边。于是，他笑了：我说过的啊，天无绝人之路，有道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郭建光在《沙家浜》里道白，念语录说：“有的时候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就在这坚持一下的努力”——然后郭建光提高16度用假嗓念道：“之——中！”

心慢慢定住了，头却更晕了，这就是酒，酒的妙用！人们不是把酸马奶又叫做马奶酒吗？马奶里产生了酒精，酒精开始发挥作用了，身上有点飘飘然，有点软，但并不酸痛，而且最主要的是，肠胃也渐渐风平浪静了。

一阵清风吹遍了他的全身，好像是酣睡以后睁开了眼睛，好像是儿时的一个伴侣拿着小手枪来叫他去玩，好像他看见了他的共命运的妻子的目光，而且他忽然想默念两句词：

日出江花红胜火，
春来江水绿如蓝，
能不忆江南？

他自己都感到了自己脸上的笑容了。这久违了的轻松的、单纯的、信任的笑容。他觉得自己正在从老鼠变做一只燕子，变做一条鱼了。他正在展开翅膀，他正在穿过碧波，如歌的慢板，然后是小步舞曲……

瞧，我已经不饿了。瞧，我是多么清醒啊！

三个老头子也已经喝饱了马奶子，他们在满足地咂着嘴唇，摸着胡子。但是大盆里还有一点残余。他们齐声向曹千里劝道：“请吧！你是小伙子嘛！”

我们像燕子一样轻盈，像鱼儿一样自由的小伙子没有推辞，他把盆端起来，把剩奶倒到自己碗里，毫不勉强地把它喝下去了，他开始出汗了——不是冷汗虚汗，而是温暖的和健康的人所能出的洁白而光亮的汗水。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不复回……

莫非他已经踌躇意满了吗？只因为差点把自己撑死的四海碗酸马奶？这可真有趣。就像贝多芬的交响乐，雍容华贵、富丽堂皇、饱满丰厚，英勇崇高？还是像柴可夫斯基，深沉委婉，丝丝入扣？

李白在醉后宣告：
天生我材必有用，
千金散尽还复来……

而可爱的林黛玉在咏香诗里说：
焦首朝朝还暮暮，
煎心日日复年年……

“给我一个冬不拉！”他向主人索要。主人将信将疑地，好奇地把冬不拉给了他。他拧紧了弦，乒乓地弹起来了。来公社三年了，他从来没有动过任何乐器，一切乐器都是和他的过去联结着的，而他追求的是彻底埋葬他的过去。甚至于慢慢地他自己也相信了，他已经不爱音乐，也不会搞音乐了，他已经分辨不出旋律和节奏，认不出五线谱了，他只觉得茫然。

然而，一接过这破旧的冬不拉，他就弹出了调子。这是一首叫作《初春》的冬不拉乐曲，还是在六六年以前，他听过两次，不知道为什么他想起了它，一面凭记忆，一面对记不住的段落给以即兴的修正和补充。他弹起来了，弹得老妈妈和三位老牧人都听呆了，他们根本没想到，来客竟是一位乐师！

然后他唱起来了。他唱了青春，唱了生活，唱了大海，唱了呼啸的风，

唱了打铁的手，也唱了姑娘的眼睛。

……曹千里完全不记得他是怎样离开这座毡房的了。他只是不断地提醒着自己，他没有醉，他非常清醒，特别是他的一双眼睛，看什么都分外鲜明、清晰，好像是用水把一切洗了又洗。他看见了哈萨克老妈妈和三位萍水相逢的老牧人眼睛上的泪光。他们四个人一起走出帐篷，恭恭敬敬地送他。他们还说了许多热情和友好的话，他不记得自己回答了什么，但他记得自己是彬彬有礼的，完全符合对于一个晚辈的礼节的要求。

他走出毡房之后一眼就看到了外面的光亮光亮的碧空，娇嫩、多汁、透明的蓝天上有两片薄云在飘浮。而高山的雪冠洁白炫目。洁白中又有一道一道清晰的褐紫色的线条——那大概是无雪的山谷，一切都那么有层次，像刀刻出来的一样。

他甚至看见了山谷中的几丛云杉树。他觉得他看见了哈萨克小孩子爬在树梢上搬柴火。

山里有黄羊吗？野鹿、獾和狼？有一个哈萨克大汉，他骑着马去追逐一只狼，竟然徒手捉住了狼，把狼夹在了自己的腋下——夹死了！就是这样的人民，但是他们爱音乐，爱冬不拉，爱唱歌，许多毡房里都有乐器，有留声机，唱匣子……

许是雪山看久了，他的眼睛里出现了一块又一块亮得发黑的斑点，以至他看草地也看成一块黑，一块黄，一块绿的斑斑澜澜的了。但是他的视力很好，他没醉，不信，他看得清楚每一株形状不同，姿势不同，颜色也各异的草。草在动，草在摇，草在互相挨近，低语，抚爱。草也爱听音乐，爱唱歌的吧？是有风么？他怎么觉不到？

他一下盯住了毡房前的拴马桩，并且看个不住。一匹大马，被绳索吊起来，说是吊起来吧，又略略挨一点地，然后任凭人们的摆布，说抬蹄就抬蹄，说钉掌就钉掌，这可真是了个了不起的、有用的桩架啊！他奇怪，为什么这桩子看着愈来愈小呢，还有点弯弯曲曲……他走上一步，打算扶正这根桩子，用力推，用力拉，都不影响木桩分毫，木桩呆呆木木地，一动也不动。他却看见了一个大大的黑蜘蛛，细长的、弓起来的八条腿。蜘蛛可是益虫，向益虫致敬！同时在这一刹那他感到无比的幸福，他竟然不是蜘蛛，不是蚂蚁，不是老鼠，他是一个人，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他有幸作为一个人，一个20世纪的人来到这个世界，来到中国的这一块奇妙的土地上，他有幸作为一个人，有苦恼，有疑惑，有期待也有希望，又会哭，又会笑，又会唱。他能感知这一切，思索这一切和记住这一切，这难道不是一个奇迹吗？这难道不值得赞美和感谢吗？

并不是每一种元素，每一个个体都有这样的幸运。同样的碳元素，存在在这根木桩子上和存在他的细胞里就会发挥不同的作用。这根桩子也是有用的，然而它不会呼吸，不会做梦，不会叹气也不会同情任何一匹无辜的马。甚至它都不想立得更直一些。立得更直一些不是会更好一些吗？一个点和一个面的最短的距离，乃是从这个点向这个平面所作的垂线……他还没忘记数学呢！他可没有醉，他想连着做五道数学题，但是他要走了，他已经饱了，至少，他已经不饿了，那可以使小小的马驹长成千里马的马奶子，难道不能使他变得强壮和生气勃勃吗？但是，他的马呢？

他寻找着。他没有给马下绊子。他相信它是不会乱跑的，这是一匹安分守己的，不和谁过不去的，沉默而又自重的马。这是他的朋友。他看到了：

就在那儿呢！离这儿大概有个四五百米。他模仿着哈萨克牧人打了一个唢哨。过去，他总是学不像，可今天，倒真像那么回事。那匹马立刻就抬起头来了，向他张望了。他的目力可真好，隔得这么远，而且天空和雪山晃着他的眼睛，他却看清了马的耳朵的颤抖和鼻孔的翕动。可爱的老马，你听到了我在叫你吗？你是多么聪明而又多么善良啊！看啊，灰杂色的老马踏着绿草正在一步一步向他走来，这简直是一个有价值的镜头，这简直是一幅画。在空荡的、起伏不平的草原上，一匹神骏，一匹龙种，一匹真正的千里马正在向你走来。它原来是那样俊美、强健、威风！它的腿是长长的，踝骨是粗大的，它的后蹄总是踩在前蹄留下的蹄印的前面，它高扬着那骄傲的头颅，抖动着那优美的鬃毛，它迈步又从容，又威武，又大方，它终于来了，来了，身上分明发着光……

终于，曹千里骑着这匹马唱起来了。他的嘹亮的歌声震动着山谷。歌声振奋了老马，老马奔跑起来了。它四蹄腾空，如风，如电。好像一头鲸鱼在发光的海浪里游泳，被征服的海洋被从中间划开，恭恭敬敬地从两端向后退去。好像一枚火箭在发光的天空运行，群星在列队欢呼，舞蹈。眼前是一道又一道的光柱，白光，红光，蓝光，绿光，青光，黄光，彩色的光柱照耀着绚丽的、千变万化的世界。耳边是一阵阵的风的呼啸，山风，海风，高原的风和高空的风，还有万千生物的呼啸，虎与狮，豹与猿……而且，正是在跑起来以后，马变得平稳了，马背平稳得像是安乐椅，它所有的那些毛病也都没有了，前进，向前，只知道飞快地向前……

即使以后，在今天，在八十年代，在那些年发生的事情又变成了永不复返（一定！）的“上辈子”以后，在曹千里扑到了渴望已久的新的春天里以后，在他真正地和大家一道开始奋飞起来以后，他永远记得这一匹马，这一片草地，这一天路程。他记得在奔跑的时候所见的那绚丽多采的一片光辉。

他怀念这一切，他充满了由衷的谢忱。

1980年9月—10月写于美国衣阿华城五月花公寓——时应邀参加“国际写作计划”。1981年2月，回国后略加修改并誊清。

惶惑

—

他第一次到T城来是28年以前的事，比四分之一一个世纪还长三年。那时候他23岁，大学才毕业，体重只有101市斤，穿一身柞绸中山服，自以为是高级衣料了，神神气气地进行他的第一次出差，而且走到哪里也不忘记戴一顶短帽沿的灰布帽子。那时候他对坐火车，对列车员姑娘一再用拖把擦洗车厢里的地板，对按路程分段计价收费、穿在列车用大瓷碗盖的疙瘩上的圆茶水票以及车厢里的大喊大唱的广播喇叭都觉得新鲜、有趣。还有，从北京到T城的直快硬座车票要十几块钱，他身上带着一百块钱的盘缠，他觉得是在进行一次耗资巨大、身携巨款的旅行。那一百块钱是放在内衣的小兜里的，兜口，用两个别针别得严严实实。

他现在 51 岁，刚刚提升为环境保护机构的主任，到 T 城参加那里的专业座谈会。他这个主任工资级别虽然不太高，但职务按人事部门的说法相当于专署级：司、局长之上，部长之下。他是为数不多的年富力强、又红又专、既被上级了解赏识、又被群众信赖拥戴、官而不僚、专而不僻、走红运而不被嫉妒的前途无量的人才之一。三中全会以来他的体重增加到了 141 斤，近日开始注意了采取一点点防止继续发胖的措施。他经常穿一身洗得发白的华达呢棉布陆军服（陆军服与中山服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上衣衣兜的四枚扣子都隐在兜盖后面），同时他有好几套毛料服装，遇到节庆大典、外事活动时再穿。他从来不戴帽子，而且上衣的第一个纽扣从来不扣。他带着一个助手出差，助手在硬席卧铺车厢，他在软席卧铺车厢。他不知道、也无暇过问车票是多少钱，出差费预支了多少。即使在软席包房里，他还在不断地看资料：国务院文件、简报、总结、汇编和外文资料。只是在深夜，当他被列车摇睡了又摇醒了以后，他披上一件毛线衣坐了起来，掀开绸窗帘和挑花窗帘的一角，看了看窗外正在行进和振荡着的月光。月光冲撞着远山、丘陵，漫盖过白花花的田野、庄稼苗，推拉着树影和只剩了影的树。他觉得列车像是一艘在海里行驶的船。他点起一支烟，怕污染包房环境，只吸了两口就又掐掉了。“28 年了！”他默默地自语。

提起个家来，家有名，
家住在绥德三十里铺村，
四妹妹爱上（了个）三哥哥，
他们俩是知心（的）人。
村念作“葱”，人念作“仍”——浓重的乡音。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下面是笛子独奏：《放风筝》。”虽然是在车厢里，却有一丝不苟的报幕。

3——5——i~~~~~6 6 5 3 2 1.....1 9

5 4 年来 T 城那次，他正好碰到民歌合唱团的演员和他坐同一个车厢。（她们巡回演出，为什么不买卧铺票呢？）不知是哪一个旅客先“发难”的，都半夜 12 点了，旅客一啦啦，她们就唱上了，不但全车厢都兴奋起来、活跃起来了，而且引来了不少外车厢的旅客和衣着齐整的蓝色的列车员。

一刹那间，他似乎又听到了当年的《放风筝》的旋律，颤抖的笛膜负载得了那么多欢乐吗？

笛声退去了，车轮声震耳。

二

上次来 T 城的时候是在老火车站下车，提着包，走过天桥，走出站来，耳边是一片夏天的蝈蝈叫似的叫卖声。青玉茭子、豆腐干、醪糟鸡蛋、赤豆冰棍，还有《大众电影》。他摸了摸自己的内衣兜——是想探一探钱丢了没有，却被误认为是要掏钱，结果，一群少年小贩把他包围了起来。

这次是上午 10 点 12 分正点到达，帮他提包的有他的助手，他潇潇洒洒下了车，与到站台来迎接他的当地的汪厅长、黎副厅长、吴处长和赵秘书握手。

“刘主任，晚上睡得好吧？”

“欢迎刘主任！”

“刘主任是第一次来T城吗……噢——，50年代来过，你是老T城了，哈哈哈……”

在他自己的工作单位，其实听不到这么多刘主任和主任刘。人们尊敬他和他的新任职务，这当然是好事，主要是，这种尊敬是他推行环境保护工作的一个有利条件。然而，在这种一口一个主任的称呼里，他又好像失去了一点什么。

“你姓啥？”

“刘。你们叫我小刘好了。”

上次，他对T城人是这样答的。

他们走出车站，来到停车场，太阳正好从一片薄云下挣脱出来，耀眼的阳光照耀着面前笔直的林荫大道。在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之间，是条状的草坪与花坛。

那时候，何曾有这样的大街？何曾有这样的人流和车流？

那时候在T城，代步一半靠公共汽车，一半靠毛驴车。

“这是新车站，这条路也是五八年大跃进的时候才修出来的……”厅长们说。

当然，城市大大发展了。不过空气里充满了煤烟，含硫量大大超过了国家所允许的标准，还有顽固不化的氮氧化物，还有一氧化碳，还有放射性元素。落后的能源与落后的工艺。即使不是专家，不用仪器，只靠常人的鼻子也闻得出来。

他登上了为他开来的银灰色的“上海牌”小汽车，车飒地开动了，四分钟以后，汽车开进了有着美丽的灯柱的宾馆大门。五分钟以后，他进入了为他准备的房间。有单人睡的双人床，有写字台和会客间。卫生间的设备是“国际水平”的，恭桶上和浴盆上都用写有英文和日文的说明的纸带封着，表示在一次彻底清洗消毒以后，未曾有人用过。

那时候住旅馆连介绍信都不用。他背着草绿色的帆布书包打问了一下，找到一处住一夜只收六角钱的旅馆。他住进一间四人一室的背阴的房子。同屋的另外三个人都比他年岁大。

一位是善于辞令“见面熟”的椰子剧团琴师，一位是默默无言的已经还俗了的和尚。还有一位实在是惨，他是个农民，妻子死于难产，婴儿又得了颅水症——头大得像南瓜。他带着孩子到T城来看病，在旅馆要了一张床位，虽然这严重地影响了这个房间的安静和舒适，但是不论旅馆的人还是同室的人都同情他的遭遇，谁也没有提出异议。这位不幸的父亲对年龄远远比自己小得多的小刘也是一口一个“大哥”，更使小刘心里过不去。工作之余，一有空小刘就帮助他伺候孩子。几天之后，当不幸的父亲抱着不治的孩子离去的时候，小刘为他几乎落了泪。

三

午饭以后，刚回到房间，电话铃响了起来。

是他的助手，助手说，宾馆大门口来了一位女同志，自称是他的50年代的老相识，要求见他。

“她叫什么名字……”

“鲁采凤，”好像是这么几个字，没听清。

“她是干什么的？”

“说是T城一中的教员。”

他搜索自己的记忆：鲁采凤？吴采凤？陆才丰？楚再逢？

不，一无所有，根本不沾边。

“不，我不记得她，你再问问，必要的时候你接待一下她好了，问问什么事情。如果是叙旧，你替我感谢她，解释一下，我的时间很少，事又多。如果是告状，替她转给信访部门。”

毫无办法，想不到到了T城也有人来找。最近一、两年，找他的人实在太多了，老邻居、老同志（从小学到大学）、老战友、老同事、老病友、老牛（棚里的朋）友……以及当今工作的上级下级、左邻右舍……他懂得“联系群众”的重要，对于青云直上的他来说，搞不好群众关系，远远比消除不了废水、废气和噪音更危险。但是，经过一年来联系群众的非凡努力，他终于悟出了一条真理，即使他不搞专业，一天24个小时接待找上门来的可爱的群众们，也满足不了“群众”的要求。一次热情接待只能缩短第二次来访的周期，而且，他从而负下了回拜的债，而且，有那么多熟人托他办的远远比高温中合成的NO_x更棘手的事情。

一到T城就冒出来一个“穆裁缝”？他有点厌烦。

28年前他的生活消消停停，大家都是同志，工作配合就是工作配合，生活互助就是生活互助。大家都忙，大家都年轻，无旧可叙，无时间东拉西扯，无事可托办。来T城出差的最后几天他得了肠炎，旅馆的一个梳小辫子的服务员给他送汤、送药、送流食，他非常感谢她，却彼此连姓名都不曾通过。

四

下午去机械厂，看了他们在电镀件漂洗方面采用的新技术，并且不得不即席发表了几条其实相当一般，但据说给了人家厂子“很大鼓励、很大帮助”的指示，之后，他回到了宾馆。他感到很疲劳。

那位纠缠不休的女同志坐在宾馆的传达室等他，“上海牌”进门的时候他并没有停车，也没看见她，但是他一进房间，电话铃就响了。

“您不记得我了吗？我是楚（陆、鲁）……”她终于说服了传达室，被允许直接把电话打到他这里，“您能让我进去吗？”

他想说，他需要休息，他说，他大概与她没有多少交道可打，他说，他马上要去就餐，他说，他现在只想讨论双槽逆流漂洗和喷雾淋洗怎样结合使用……但他终于没有说，他叹了口气，说：“好吧。”

到机械厂这一路，怎么看不出一丝一毫往日的痕迹来呢？那是阳湖公园吗？阳湖公园他在五四年去过好几次，他曾坐在那里的长椅上遐想——爱情、事业、前途。那个公园似乎有点荒凉，游客稀稀落落，公园四周有农舍和菜地，枯树和奔跑着的狗。现在的阳湖公园，四周都是高楼，省展览馆建筑得非常宏伟、漂亮。透过汽车玻璃匆匆一瞥，但见游人如蚁，却不是星期天。

敲第二次门的时候他才听到，“进来”，他在原地叫了一声，背对着门，眼睛看着窗外。门柄轻轻地旋转着，被打断了思绪的刘主任懒洋洋地转过了

自己的身躯。他看见了推门进来的这位瘦小的、黑不溜秋的妇女。她穿着千篇一律的蓝布套服，剪着短发、头发稍有点乱。他想，教师可是应该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呀。只有她的眼睛，虽然那是胆怯和顺从的，却又是执拗和热烈的。她的目光里似乎有一种与她的年龄、她的装束、她的举止、以及与此这个硫磺味严重、烟雾蒙蒙、质量评价根本不及格的城市环境不大相适应的东西，使他的心一动。

“是的，是您，您没有变样，走在街上我也能认出您……不，您大变样了，您完全像……”她伸出了手，说的话令人不知所云。

这也是规律，来访他的人都要这样说的。说没变样是为了赞美他的驻颜有术，说变了样是暗示他的成就，他的地位。而这位女同志，却一股脑推销起她的最好的矛和最好的盾来。

多没意思！

他是冷淡的，她好像不怎么计较。她从提包里掏出一个老式的漆皮笔记本，“您想起我来了吧？”她期待地问。

他想不起。他把笔记本接了过来，翻开第一页，是一幅并不高明的水彩画，画着太阳从山后升起，光芒万丈。他仍然糊涂，黑不溜秋的女教师却兴奋得声音都颤抖了，“您翻过一页，请您再翻一页……”

第二页，上面写的是：

人生的目的是为了使他人生活得更美好。

书赠我的不相识的善良的朋友

刘俊峰 1952年新年前夕

后面又有一行小字：

你一定有最灿烂的前途。请跳一个舞。

是？分明是他的名字，他写的字，只是，那时候的字，幼稚得像是出自一个孩子的手。

分明什么也不记得。他的记忆力已经糟到这般田地了吗？

女教师回顾1951年12月31日夜晚的联欢。那时候刘俊峰在工业大学上学，他们班在除夕与附中的毕业班联欢。每个同学都准备了自己的礼物，为礼物题了词，并点了自己需看的节目。礼物包好，按照大学班与附中班分成两堆，然后各自从对方的礼物堆中拿起一个红纸包，津津有味地看各自得到了什么样的礼物和谁送的礼物，然后分别找送礼的人道谢，互通姓名、互相交谈，然后按照送礼者的要求分别表演节目。

黄金的岁月，黄金的年华！生活就像游戏一样快活，游戏却又像命运一样庄严。

是的，有过这样的新年联欢，有过这样的友谊和欢乐的赠礼。他已经记不起有关这项联欢的细节和形象，但他记得并完全承认当年迎新联欢的概念。

“那个除夕晚上我和您说了许多话，我知道，您是高才生，又是团小组长。您对生活的信念一直鼓舞着我。我一直保存着您的礼物，您的旭日东升的画和您的题词。我真喜欢您的题词。我们班的同学有的得到了一个布娃娃，有的得到了一块三角板，有的干脆是水果糖——他们的礼物都不如我！我真是最幸运的人。”

封皮上烫着“学习”两个金字的漆皮笔记本恍恍惚惚在刘俊峰的尘封已久的记忆中出现了，然而，他仍然不记得画和题词，更不记得这位当时的

中学女生。30多年了，他的命运几经起伏，他每年都要新结识几十、上百个人，认识得愈多，忘得就愈快。有远远比这个女教师更需要他记住的人物，很多，很多。

“我非常珍视您的笔记本，看到它，我就想到那个年代。不管什么时候，我不能忘记那个年代给我的教育。一想起这些，我的生活好像也变得好一些了……”

“真对不起……我忘了……”他摇摇头，苦笑着。他不能说假话，假装记得她。为什么要欺骗这样一个毕竟是在30多年前邂逅过的，看来还满天真可爱、又有点罗嗦的女人呢？“从前年我就在报纸上看到您的名字，我知道，那就是您。我看到了您参加联合国环境会议的消息，是在日内瓦还是斯德哥尔摩？后来我就到处找您。在《环境科学》杂志上，我读了您的文章。您的学问可真大！您现在是专家，又是大干部，我真高兴！我也光荣！我看准了，50年代的共青团员里将会出现四个现代化的栋梁！也许将来你会当副总理，真的！”

刘俊峰摆了摆手，紧盯着她的脸，想从她脸上分辨她是不是虚伪阿谀。

“我知道您很忙，请原谅我打搅您。1952年秋天我考进了师范大学，学中文，1956年分配到T城，一直在一中。对不起。我说话有点罗嗦。现在我担任一个毕业班的班主任，孩子们担心考不上大学，思想负担很重，有的年纪小小的就说活着没多大意思。我给他们念高尔基的《海燕》，念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我都哭了，他们当中却有人无动于衷。我告诉他们，生活是美好的，他们不信。他们甚至于问我，可您的生活又有什么美好的呢，我气得要死，他们根本不懂得我多么热爱我的工作，多么愿意把理想和信念给他们……可是我太渺小了，我震动不了他们的灵魂。现在您来了，太好了，我已经把您给我的笔记本给孩子们看了，他们很受鼓舞。对不起，我得寸进尺了。您到我们班上去讲个话吧，哪怕只讲十分钟，哪怕不讲话也成，让孩子们看一看您这个有成就的大活人，对不起，我的话有点粗鲁。要让孩子们知道，人是可以做出一点成绩来的，生活的前景是很广阔的，活着，是有许多事情要做的……”

刘主任感动了，这位早已忘却了的老相识(单识?)的心多好！然而……要命，他到T城来难道是为了向一个班的中学生发表演说？甚至只是展览一下“大活人”？他不是黑猩猩！他不想满足那种看一看他的原始要求。他的仅有的五天的日程已经全部排满，他要听汇报，他要作报告，他要批文件，他要和北京通话，他要抽出剩余时间继续他的专业研究，还有好几个数据没有搞清楚。T城还安排了什么电视台记者的采访——烦死人！他是一个工程师，又是一个领导干部，他不是普渡众生、有求必应的菩萨。他不想乱伸手，也不想拉选票。而且，这个女同志呆的时间太久了。

“不行，我的日程排满了，就这样吧。”他硬起心肠，准备送客。

“那么晚上呢？”女教师的声带有一点像哭。“您到我那里坐一会儿行不行？我只叫我们班的班长和团干部参加，我给您做一顿饭，您只利用吃饭时间和他们说上两句，不影响您饭后的活动……只是，我的饭做得不好……”

他没有来得及表态，一阵轰隆隆的说笑声撞开了门，是省里和市里的领导同志对他的礼节性的拜会。他们气宇轩昂，声音洪亮，旁若无人。刘俊峰甚至没顾上注意女教师是怎样离去的。

五

刘主任在T城的工作非常忙。会议说是专业性的，却有很大一部分内容在专业之外。几个典型材料在介绍自己的新的技术成果的同时，要用一半以上的时间谈诸如怎样争取领导的重视，怎样发动群众，怎样解决环保与增产、环保与节约、环保与调整经济的辩证关系等问题，“党委重视是关键，依靠群众才好办，思想工作要先行，环保生产双进展！”这可能不算专业，但是没有这些就没有任何专业，专业干部进入了领导班子以后，为了专业，必须把自己的精力的十分之五、十分之六、十分之七放在专业之外。他是清醒的，在会议上倾听这些句句是真道理的套话和句句是套话的真道理的时候，他虽有苦笑，却并无怨言。

鲁（？）老师又来了两次电话，锲而不舍，他终于答应了在第四天晚上到她那里去吃晚饭，见见她的班上的宝贝疙瘩一样的学生干部，“总共不能超过一个小时”，他说。女教师的声息即使从电话筒里听去也叫人感动，可以说，那叫作“感激涕零”。

忙里偷闲，省和市的有关领导同志陪着他游了一次松山古刹，用了半天时间。陪游的人兴致勃勃地向他介绍古刹旁的一株“周柏”——周朝的柏树，我们的老祖父，像石，像钢，像现代派雕塑，死的枝干里仍然保持着活的汁液。他想着的却是，什么时候能使T城的空气跟松山这里一样清新就好了。

1954年他游过松山古刹，在西大桥边等了一个小时才坐上了公共汽车，那时候古刹的汽车两个小时开一趟。汽车挤得叫刘俊峰透不过气。回程又错过了最后一班车。等回到城里，已经是午夜，饭馆、商店早已停止了营业，又没找到私人摊贩。他摸来摸去，在衣袋里摸出了一块半已经不清洁的硬块水果糖，这一块半糖便成了他的晚餐。古柏消失了，一块半糖却存活在他的记忆里，带着往日的好兴致和安贫乐道的自豪。

第三天晚上，省、市各有一位领导同志陪同他观看了梆子戏：《秦香莲》。他只不过闲谈的时候和赵秘书提了一句，1954年他听过这里的梆子：《鞭打芦花》和《喜荣归》。

立刻，赵秘书安排了这次看戏。地方同志待客的人情味像酒，而北京的干部对地方上来的同志像水。梆子的古朴苍凉的唱腔使他几乎落泪，他为秦香莲不平，为包黑子鼓掌，他再一次深深地、铭心刻骨地感到了我们的民族对于包公们期待得有多么久，有多么深。当然全非故意，他这位懂外文、出过国、在当地干部眼中看来相当“洋”的专业化、知识化、年轻化的新任领导干部竟能为一出梆子戏如此动情，这大大密切了他与当地干部的关系，沟通了他们的感情。很明显，听过这次戏以后，地方的领导同志更拿他当自己人了。

在这些礼节性、交际性的活动中他表现得相当随和。应该说，刚刚提上来、立足未稳的他，建立与各地领导同志的良好关系是有政治意义的，这对于推行他的环境保护计划，或许比再抓几套消烟除尘脱硫装置更重要。

听完戏的第二天上午的会上，汪厅长告诉他晚上请他到家里吃便饭，省委李副书记、赵副省长和朱市长都将去“陪他”。他当然不能拒绝。但他本来答应了鲁（？）老师的。他只好不睡午觉，吃过午饭后吸了两支烟便匆匆驱车来到第一中学，七拐八弯好不容易找到了母老师的家。只是在打听这

位女教师的住处时，他才从一中的职工那里弄清，原来她不姓鲁、陆、吴、楚，而是姓母。母老师正忙着准备饭菜。母老师的丈夫最近才从外地调来，他的行动、反应有些迟缓，据说是因为吃多了受甲基汞污染的食物。母老师的房子旧而小，墙壁上挂着一张已经变得暗黄了的卓娅像，大概也是什么人当年送给她的礼物。她至今还生活在50年代么？还有复制的鲁迅手迹。还有一盆正在开着紫花的仙人球，比她们的房间和人都更高贵和富有亮色。

他根本没有时间与她和她的丈夫交谈，他只来得及表示一下歉意，他无法见她希望他见的她的班上的同学。20分钟后，刘主任应该出现在环保座谈会的会场主席台的显要位置上。他应该做结论性的长篇讲话。讲话稿在公文夹里。公文夹和助手都在“上海牌”里等他。他吩咐不必灭火，汽车马达在母老师家门口嘟嘟地响。

“您总算来了我们学校，我要把您到来的消息告诉孩子们，谢谢！”女教师的睫毛上闪着泪花。

晚饭吃得很成功，人情和工作都取得了进展。李副书记喝了两杯酒以后显得更加质朴、亲切、豪爽。他说老刘的这次到来对全省环保工作是一个很大的促进。他保证，对于上一财政年度挪用环保专款的事一定要彻查、处理和通报全省。他同意和刘主任为首的部门充分合作，抓住电热厂做典型，出成绩、出技术、出经验、出思想、出材料，一抓到底，抓出个道道来。他拍拍老刘的肩膀，深情地说：“明年我也就退了，以后的中国，就看你们的了！”

结果他干脆没有时间沿着1954年走过的旧路在T城走一走，没有能去当年徒步走过的城西大桥。大桥当年似乎相当辉煌，现在从汽车上望去却原来相当寒伧。汪厅长说，新桥即将落成，而这个桥即将拆毁。拆掉这个桥以后，50年代的旧物就更少了。不拆又怎么样呢？即使他叫停汽车，下去走一走，又能辨认出些什么来？

六

没有怀旧，没有抒情，甚至连再去喝一碗28年前使他赞叹啧啧的醪糟鸡蛋也不曾。比醪糟鸡蛋更好的东西还吃不过来。让现今的23岁的青年人去品味生活吧，他的任务不是品味，而是工作，牛一样地工作，即使为了青年人能足够满意地品味，他也有责任提供更纯净的空气和流水。

就这样匆匆度过了五天，其实游古寺和赴便宴的时候也没有停止过有关工作的交谈。最后，夜11点20分，他又来到了五天前到过的新车站。送他的规格比接他的时候高了一点：除了汪厅长、黎副厅长、吴处长和赵秘书，李副书记亲自到车站送行来了。

站台上还站着——热心的、憔悴的女教师，在寒冷的夜风里披散着头发，她说她怕见不到刘俊峰，提前40分钟就到站台来了。她拿着那个旧笔记本，请求刘俊峰再给她题几个字，签个名。

“30年前，您鼓励过我。30年后……”

他没有听完这位黑不溜秋的女人的话，这种不识时务已经超出了常识常规，他几乎想把她推开。

他和地方同志们话别，他感谢他们的热情接待，他对此行和他们的座

谈会表示相当满意，并且在开车前一分钟，他从打开的车窗中探出头来，嘱咐汪厅长，一定要把电热厂的工作抓好，“就指着你们呢！”他说。

火车已经开动了，地方领导同志们的脸和手退向后去，忽然，从站台上飞进车厢他的怀里一尼龙网兜苹果，是母老师送给他的。他看见了正在与火车进行同步运动的母老师，看到她确信他接过了苹果时的焕发欣慰的容光。

七

T城远去了，往日的T城已经面貌全非，他这次出差并没有挖掘出多少湮没了的记忆和记忆的见证。他自己也已经面貌全新了，匆忙、紧迫、自信。《放风筝》的旋律已经不再震响耳边，《三十里铺》的歌声即使重新听一遍也难以恢复他当年的激动。患颅水症的病儿的肉体 and 灵魂早已灰飞烟灭。他的妻子次日上午不会到北京站。接他的自有他的下属。火车开行以后，他面对苹果似觉歉疚：难道硬是不能与她的学生见见面吗？又觉得不必婆婆妈妈，即使只是为了不再出现类似母老师的丈夫那样的甲基汞中毒，他也理应把他的善良情感化为推进工作的全方位努力。他在火车上想好了给母老师的新题词，大意是让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四化”做出实际的贡献。他准备一到北京就端端正正地写好寄到T城一中去。他告诉他的助手，别忘记提醒他办这件事。助手说：

“我看那位老师有点神经病。”

他很不高兴，他奇怪，尽管这次到T城出差比28年前那次做的工作要多得无法比拟，他受到的礼遇也和那时候无法比拟，为什么在他的心里倒是28年前那次更值得眷恋和珍重？更令他神往？然而那是不可能的。1954年和那一年的他（现在看来似乎有点可怜巴巴的呢）已经不会再回来。时光不会倒转，80年代有80年代的挑战，而他在80年代担起了超重的担子。他大概不如1954年、当然也不如1951年给“不相识的朋友”题词时那样可爱了，他好像有那么一点冷酷……然而，做事情和可爱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一匹小马当然比一匹大马、更比一台拖拉机可爱，但是耕地还是要找大马，最好找拖拉机。可爱不能当饭吃，也不能脱硫。

他问助手：“是后天吧？我们几点钟会见日本的环境计测家代表团？”

但他无法驱除掉母老师给他留下的印象。直到回北京以后很久了，他仍然时不时地想起她来，而且，每当想起她的时候，他感到一种淡淡的，却又是持久的惶惑。

1979年82年

听海

我相信我的读者都是忙忙碌碌。每天早晨六点钟闹钟就把你们催醒了，一个小时之内你们要进行清晨的清扫和炊事。剩的馒头不够吃早点的，还得排队去买三个炸油饼。小女儿的书包背带断了，她的书包里总是装着那么多东西，你担心——不，你已经发现她的肩胛被书包压得略有畸形。大儿子为

找不着适合的扣子而发急。他的“港衫”式样虽然新颖，就是脱落了扣子不好配。这时传来砰砰的敲门声，收电费，两块七角六分，钢镚儿哪儿去了？毛票找不开。然后你们匆匆走出门外，带着月票或者推着自行车。电车站上已经等候着许多人，连过去两辆车都是快车，没有在这一站停，于是候车的人更多了。自行车铺前等候给车胎打气的人也已经围成了一圈。你终于拿起了连结着压缩空气泵和你的自行车轮气门的橡皮管子，空气挤进轮胎时发出了一阵愉快的哨声，而你在考虑上班签到后要做的事和下班后从哪个菜铺子带回茄子或是洋白菜。

但是这一次我要带着你逃开这喧嚣、拥挤、匆忙和急躁。让我们一起到大海那边，到夏天的阳光灿烂的海滩，到浓荫覆盖的休养所，到闻不到汽油味和煤烟味的潮润的空气里，到一个你应该把它看作非常遥远、遥远的地方，天涯海角。宋朝的张世南在《游宦记闻》中说：“今之远宦及远服贾者，皆云天涯海角，盖言远也。”

前 奏

于是我们一道来到了这个50年代曾经烜赫一时的蟹礁休养所。30年前，每年夏天这里是外国专家疗养的地方，那时候一般中国人没有谁想到夏天要到这边厢来。它宛如一个大花园，占据着很大的地面，花坛、甬路、果园、人工修剪得齐齐整整的草坪与自然生长的杂草和已经栽植了许多年却仍然露出童子的稚气的青松分隔着一幢一幢的石房子。这些房子的式样虽然各不相同，一个共同特点是每间住房都拥有一个面海的阳台，阳台上摆着式样古旧、色泽脱落、藤条断裂的躺椅，躺在这些往日的藤躺椅上，不论风雨晨昏、晴阴寒暑，都可以看到迷茫的或者分明的、宁静的或者冲动的、灰蒙蒙的或者碧蓝蓝的大海。风吹雨打，夏灼冬寒，潮起潮落，斗转星移，30多年的岁月就那么——似乎不知是怎么流去了。房屋已显得老旧，设备已显得过时，而在滨海的其他地方，已经盖起了更漂亮也更舒适的旅馆。

于是像一个已经度过了自己的黄金时期的半老徐娘，为了生计而降格另字，这所外国专家的疗养所在20世纪80年代变成了一个普通的旅游住所，凭身份证明和人民币，只要有空房子，任何个人或者团体都可以住进去。

当然，不管这里住的人是怎样多样和多变，不论他们之间是怎样缺乏了解，那些到这里来旅行结婚的年轻人（似乎也包括一些不那么年轻的人），总是以他和她的焕发的容光、上眉的喜气、美好的衣衫和忘却了一切的幸福感吸引着众人的目光。所有的人都在看到他们以后觉得吉祥、喜悦，都愿意再多看他们一眼。也许他们实际上并不能令挑剔的评判者满意，但是，绝大多数旁观者都觉得这些男男女女都是那样文雅、温柔、漂亮，或者他们已经变得那样文雅、温柔、漂亮。

就拿东四号房间的那一对情侣来说吧，女青年穿着一件玫瑰红色短袖衬衫，一条咖啡色筒裤，她的头发总是保持着那整齐而又蓬松的发型，卷曲的刘海总是那样合度地垂拂在她的额头。这也是奇迹，因为她并没有自带吹风机更没有每天进理发店。而她的脸庞，尽管因为颧骨高了一点而显得略嫌方正，又总是如流光耀目的满月，迸发出青春的光照。而那男青年，显得年龄较大，眼角上时而出细碎的纹络，虽然穿着有些不太合体，他的崭新的灰派力司套服有点肥，因而，使他的举止显得笨拙，然而，正是这拙笨的举

止透露着他的幸福的沉醉。

这一对新婚夫妇整天都在絮语，他们总是并肩走来走去。他们不会游泳，没有见他们下过水，但他们丝毫不遗憾，因为，在这几天，不仅别人对于他们是不存在的，这大海，这青松和绿柳，这白云和蓝天也是不存在的。甚至在睡觉的时候，在深夜他们也在絮语。放心吧，他们的悄悄话是不会被人听到的，他们每个人所说的无数的话都只为对方一个人听，都只能被对方一个人听见和听懂。甚至当黎明到来以前，当他们终于双双熟睡了的时候，他和她的平稳的呼吸和翻身时的轻微声响，也是那种不间断的絮语的另一种形式：你——

你——你——，爱你——爱你——爱你……

也有百无聊赖的伙计不得不住在这里。例如，总服务台所在的全所唯一的一幢三层楼的二楼7室，住着三个汽车司机，他们不是来疗养，而是为疗养者开车的。在不用车和不修车的时候，他们把全部时间用在打扑克上。他们有一副带花露水味儿的塑料扑克牌，他们总是能在三缺一的形势下找到一个愿意充当那个“一”的有空闲的女服务员。他们玩牌的时候非常认真，脸上挂着的是比开着一辆大连挂卡车穿过一道窄桥时还要严重（我几乎要用肯定无法被语文教师批准的“悲愤”这个形容词了）的表情，并且随时监督着对方的言行，时时爆发出对于对方不守玩牌规矩的指责从而引起激烈的争执。当争执得牌无法再玩下去、快要不欢而散、快要伤和气的时候，女服务员改为为这三个司机分别算命。虽然每个女服务员的算命方法与每个司机每次算命的结果大不相同，但算命总是能导致和解与轻松愉快。他们有一个纯朴、豁达、无往而不胜的逻辑：当算出好运来的时候，他们欢欣鼓舞，得意扬扬，当算出厄运来的时候，他们哈哈大笑，声称他们能混到今天这个模样已经超出了命运所规定的可能，“我已经赚了！”他们说，心情确实像一个刚赚了一笔、更像是刚刚白拣了一笔钱的人。于是，前嫌尽释，余火全消，亮Q，调红桃，甩副，抠底，“百分”会有声有色地打下去，直到深夜，没有人想睡。

有那么一些人，他们认为只有他们才有资格到海滨来，他们是海的朋友，海的仇敌，海的征服者。不论天好还是天坏，浪低还是浪高，他们总是穿着游泳衣，尽情地裸露着健康的肌肉与黝黑的皮肤，迈着大步走向海滩，把毛巾或者浴巾熟练地挂在塑料板搭起的凉棚之下，做几次腹背运动之后满不在乎地走入大海，像走入专属自己的世袭领地，像扶鞍跨上专为自己备的爱马。如果浪不够大，他们愿意用自己的手与臂去激打海面、激扬浪花，“这儿太浅了！”他们常常在近海的地方带着一种睥睨万物的神气发出抱怨，对那些抱着救生圈、拉着亲友的手，怕水因而丑态百出的初学者正眼不看一眼。嗖、嗖、嗖几次挥动手臂便爬泳游出了50米，或者是刷、刷、刷，蝶泳，发亮的上身冒出来又沉下去，在四周羡慕的目光中把众人甩在后面。然后，他们更换了一个比较省力的姿势，比如仰泳，舒舒服服地摊开了四肢，躺在浩渺的海波上。

我不要海岸，我不要陆地！也许当这些弄潮儿仰卧在大海上的时候他们体会到的是这种力求摆脱负载他们、养育他们的陆地的心情。建立了繁忙的与稳定的、嘈杂的与惬意的生活的陆地，也许在某一瞬间显得是那样呆滞、沉重、拥塞。哪里像这无边的海洋，哪里有这样无限的波动和振荡，哪里有这样无边的天空，哪里有这样无阻隔的进军与无阻挡的目光！哪里有这种投

身于无限悠远的宇宙的小小躯体里的灵魂的解放！

更不要说防鲨网！对于他们来说，泳道的零点是在防鲨网外的那个地方，从防鲨网到海岸，这是负数的延伸，而只有突破了防鲨网之后，爱恋海与战胜海的搏击才刚刚开始。他们不怕鲨鱼吗？当然怕，人无法匹敌鲨鱼的闪电般的速度与锯齿一样的尖牙，但是，只要不敢离开防鲨网，哪怕这网特大、从海岸拉出了五百或者一千米，他们就体会不到那种畅泳的肉体的与精神的欢愉。

而当疲倦的时候，开始感到了自己的衰弱和渺小的时候，当终于发现不仅对于一个游者，而且对于一个核动力舰艇，海洋仍然是太大、太大了，而这种豪迈的或者冒险的冲动本身又成了新的负载、成了新的自我束缚的时候，你开始感的防鲨网的必要与陆地的亲切了。

不论你开始畅游的时候如何勇敢，如何英雄，如何不可一世，但是，当你尽兴地游完了之后，当你回到住所，洗过淡水澡，用干毛巾擦热了身体，端起一杯热茶或是点起一支香烟的时候，你大概会说：“还是地上好！”你的主要的收获也正在于这样一个结论：“还是地上好！”

当然，我们也不能忘记西院 1 2 室的那几个胖子，螃蟹和啤酒，有时候再加点老白干，这就是海滨的活神仙的日子！他们来了没有几天，已经精通了这里的蟹与酒。上午逛螃蟹市场和酒铺，下午他们可以饮一个下午，吃一个下午，剥一个下午，聊一个下午，不要以为他们是饕餮的庸人，他们的这种吃喝，不过是一种休息的方式。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受过游泳的训练，更不是每个人都有轻便的橡皮船，就这样喝着啤酒掰着蟹腿轻松一下吧，他们当中可能有老工匠师傅，有中层干部，也有学者和艺术家。你没看见么，那个又矮又黑的短脖子的小胖子，每天吃饱喝足了以后都要拿出稿纸，苦苦沉吟，写下一行又一行，一篇又一篇的抒情诗。他的诗与他叉开腿吃蟹时的形象完全不同，纤细，俊秀，轻柔，如泣如诉，如怨如慕。

让我们暂时离开一下他们吧，他们各有各的乐趣，每个人都不想用自己的乐趣去换取别人的乐趣，他们对别人的快乐也并不眼红。

有一个人在这一群津津有味、善于生活、自得其乐的人群当中显得很扎眼。这是一个枯瘦的老人，步履蹒跚，而且，是双目失明的。他的眼珠外观是完好的，却又是呆滞的、没有反应的。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姑娘陪伴着、搀扶着他，也许只有八九岁。这几年，人们的营养不断改善，女孩们的发育似乎越来越快了，她有一双明亮的、东张西望的眼睛，她瞧瞧这又瞧瞧那，好像这海边一切让她看花了眼。但不论瞧什么的时候，她最关注的仍然是盲老人。

枯瘦的盲老人出现在快活的疗养者与旅游者当中，好像是为了提醒乐而忘返的人们不要忘记韶华的易逝与生命的限期。由于爱的沉醉，泳的振奋，蟹的肥美，牌的游戏与诗的富丽而微笑着或者大笑着的人们，一见到他那满脸的纹络、凝固的目光和前倾的身体就会变得刹时间严肃起来。他引起来的是一种凭吊乃至追悼的情绪。只有他的那一头银发。虽然白到了底，却是发出了银子般的光泽，显示着他的最后的，却仍然是丰满充溢的生命。

“我来听海。”他常常这样说，有时候是自言自语，有时候只见嘴动，不见出声，有时候，他是回答那些善意的询问：“老大爷，瞧您这岁数了，又看不见，大老远的上这地方来干什么呀？”

听 虫

他首先听到的不是海啸而是虫鸣。他和他的孙女（谁知道那是不是他的孙女呢？让我们姑且这样说吧。）他们搭的那趟到海滨来的车误了点，乘客们到达的时候都感到疲劳、饥饿、困倦。到达了蟹礁休养所东18室以后，吃了一点路上吃剩下的干馒头，老人说，“要是多带一点咸菜就好了。”女孩子说：“要是早到一点就好了。”

他们共同叹息，叹息以后便像吃了咸菜一样的平静。“孩子，你睡吧，你困了！”

“不，我不困。您呢？”

“我，我也要睡了。”

然而他没有睡，估计女孩子睡着了以后，他站了起来，轻轻地听着，摸着，辨别的，他找到了并且谨慎地打开了通往阳台的门，十秒钟以后，他已经坐在藤躺椅上了。

温柔的海风，没有月亮，只有星星。用不着计算阴历，他的皮肤能感觉月光的照耀。那是一种奇妙的感觉，在晴朗的月夜，他会感到一种轻微的抚摸，一种拂遍全身的隐秘的激动，甚至是一种负载，他的皮肤能觉察到月光的重量，然而今天，什么都没有，只有空旷，只有寂静和洁净，只有风。

不，不是寂静，而是一片嘈杂。当心静下来的时候，当人静下来的时候，大自然就闹起来了。最初，老人听到这四处虫鸣，他觉得这虫鸣是混乱的、急骤的、刺耳的。像一群顽皮的孩子在哄打，像一群放肆的少女在尖叫，像许多脆弱的东西在被撕扯，霎时间他甚至想捂上耳朵。不知怎么的，这吵吵闹闹的声音渐渐退后了，他开始听到“沙——沙——”声，这威严而遥远的大海的叹息，它也和我一样，老了吗？

颤抖，像一根细细的弦，无始无端，无傍无依。像最后一个秋天无边的一缕白云。他看不见白云已经有20多年了，所以那最后一缕白云永生在他的已死的目光里。还有深秋的最后一根芦苇，当秋风吹过的时候，不是也发出这样的颤抖吗？该死的这只小虫啊，刚才，怎么没有听出你的声音呢？你是从哪里来的呢？你为什么要在这一片永恒和巨大的海潮声中，发出你的渺小得差不多是零的颤抖的呼叫声来呢？

说也怪，为什么当沉闷的、古旧的、徐缓的潮声传入耳鼓，成为遥远的幕后伴唱以后，这虫声便显得不再凌乱了？叮、叮、叮，好像在敲响一个小钟，滴哩、滴哩、滴哩，好像在窃窃私语，咄、咄、咄，好像是寺庙里的木鱼，还有那难解分的拉长了的嘶——嘶——嘶，每个虫都有自己的曲调、自己的期待和自己的忧伤。

“在大海面前，他们并不自惭形秽……”他自言自语，说出了声。

“你说什么？老爷爷！”是那个小女孩子，她醒了。她“吱”地推开了门，来到了老人的身边，“您怎么还不睡？”

“你怎么光着脚？洋灰地，不要受冷……”，失去视力的老人，却凭着自己精微的感觉做出了准确的判断，他咳嗽了一声，他有点不好意思——不该因为自己的遐想而扰乱女孩子睡眠。年轻人都应该是吃得香、睡得实、玩得痛快、干得欢的。“我是说，这虫儿的声音是这么小，”老人抱歉地低声解释着，“但是它们不肯歇息，它们叫着，好像要和大海比赛。

你听见海潮的声音了吗？”

“老爷爷，您说什么呀？这虫儿的声音可大啦！吵死啦！哪里有什么海的声音？呵，呵，我听不清，哪有这些虫儿欢势呀！它们干么叫得这么欢啊？”

“睡吧，孩子，睡吧，这虫子吵不着你吧？”

“睡着了就不吵了，睡醒了就吵。”停顿了一下，小女孩补充说：“反正比城里卡车在窗户口经过时候的声音好听……”

他们进屋去了，老人的头枕在自己弯曲的手臂上。好像是刚才推门的时候把虫声带进了屋子，只觉得屋顶上、桌子下面和床边都是虫声，特别是那个颤抖得像琴弦又像落叶又像湖面涟漪的虫声。这时候，一弯下弦月升起了，照进了旧纱窗，照在了他的托着银发的胳膊上。他谛听着虫鸣，只觉得在缥缈的月光中，自己也变成了那只发出颤抖的嗡嗡声的小虫，它在用尽自己的生命去鸣叫。它生活在草丛和墙缝里，它感受着那夏草的芬芳和土墙的拙朴。也许不多天以后它就会变成地上的一粒微尘，海上的泡沫，然而，现在是夏天，夏天的世界是属于它的，它是大海与大地的一个有生命的宠儿，它应该叫，应该歌唱夏天，也应该歌唱秋天，应该歌唱它永远无法了解的神秘的冬天和白雪。他应该歌唱大海和大地，应该召唤伴侣，召唤友谊和爱情，召唤亡故的妻，召唤月光、海潮、螃蟹和黎明。黎明时分的红霞将送它入梦。妻确实是已经死了，但她分明是活过的，他的盲眼中的泪水便是证明。这泪水不是零，这小虫不是零，他和她和一切的他和她都不是零。虽然他和她和它不敢与无限大相比，无限将把他和她和它向零的方向压迫去，然而，当他们走近零的时候，零作为分母把他们衬托起来了，使他们趋向于无限，从而分享了永恒。在无限与零之间，连结着零与无限，他和她和它有自己的分明与确定的位置。叫吧，小虫，趁着你还能叫的时候。

海潮停息了，退去了，只剩下了小虫的世界。

“走，走，快点！”女孩子说着梦话，蹬着腿。

安宁，微笑，短促的夏夜。

天快亮的时候，虫儿们安息了，小鸟儿们叫了起来，它们比虫更会唱歌。虫的世界变成了鸟的世界，然后是人的世界。

听 波

第二天晚上他们来到了海边沙滩上，女孩子在沙上铺了一条床单，盲老人便躺在床单上。女孩子一会儿坐在老人身旁，一会儿站起身来，走近海，一直走到潮水涌来时淹没脚背的地方。水涌过来，又退去了，她觉得脚下的沙子在悄悄地下沉，一开头她有点害怕，后来她发现沙子下沉得不多，即使在这里站一夜，海水也不会没过她的膝盖，她便放了心。

这海水的运动为什么一分钟也不停呢？她想。

风平浪静，老人听到的是缓慢、均匀、完全放松的海的运动。噗——，好像是吹气一样的，潮水缓缓地涌过来了。沙——，潮水碰撞了沙岸，不，那不是碰撞，而是抚摸，爱抚，像妈妈抚摸额头，像爱人抚摸脸庞。稀溜——，涌到沙滩上的水分散成了许多小水流，稀溜稀溜地流回到海里，发出山涧似的清幽的响声。

“海水轻吻着，祖国的海岸线，

夜雾笼罩着海洋……”

50年代，他正值壮年，他听过年轻人唱这首索洛维耶夫、谢多依作曲的《我们明朝就要远航》。他说不上非常喜欢这首歌，过分的抒情会降低情的价值，粗浅的歌词也流于一般。但是今天晚上，他想起了这首歌，想起了自己的壮年时代，他仿佛看见了轻吻着海岸线的海水和笼罩着海洋的夜雾。他仿佛看见了水头形成的一条散漫而温柔地伸展变化着的边线。

“这是一首好歌。那时候是我自己太忙了。”

“您说什么？”小小的女孩子总是能敏锐地觉察到老人情绪的变化，发现了变化，就关心、就问，哪怕是在梦里。

“我说一首歌。”

“一首什么歌？”

是的，一首什么歌儿呢？老人没有说，她的年龄是不会知道这首歌儿的，她的年龄也不适宜于听到“轻吻”这种字眼，虽然那里说的只是海与海岸。

“就像现在的海，平静的，安安稳稳的。”他含糊其词。“不，老爷爷，海可不听话啦，它把我的裤腿都打湿啦。”

“那你过这边来，到这边坐一会儿，”说着，老人也坐起身来了，“别老离海那么近，别让一个大浪把你卷下去……”

“没那事，老爷爷……”她说，但不由拔脚后退了。

“您给我讲点您小时候的事儿吧。”女孩子说。

于是，老人开始讲：“我想起了我的孪生哥哥，你知道，我们是双胞胎，我们俩长得一模一样。噢，当然，你不知道，他早就没有了。”

“1943年，他死在日本宪兵队，噢，你们这些孩子啊，你们也不知道什么是日本宪兵队啦。”

“老爷爷，我们知道，”小女孩有点撒娇，觉得老人太瞧不起她了，“‘报告松井大队长，前面发现李向阳……’松井大队长就是日本宪兵队，对吧？我们看过《平原游击队》。”

“那好极了。我记得我们五岁时打过一架，有一天早晨起来，我说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骑着大马，大马是红色的。他接着我的话茬说，他也做了一个梦，梦见他骑着大马，马也是红色的。后来我就不干了，我就伸手打了他。我虽然比他小四个多小时，但是每次打架都是我先伸手，我总是敢下手。可这次他也急了，我们两个抱在一起，又抓又咬又撞又踢，我们的妈妈拉不开我们，就用鸡毛掸子的杆儿在我们中间抽。我把他的鼻子打出了血……”

“老爷爷，那我说是他不对，他干嘛跟您学，您做什么梦他也做什么梦……”

老人不言语了，和解是困难的，在70多年以后，一个全然无关的小女孩子仍然要介入他们儿时的纠纷，评判个谁有理谁无理。但他现在不这样想，他没有理由判定他的不幸的孪生哥哥有错，他没有权力不准他的哥哥和他做同样的梦，也没有权力不准哥哥称自己是做了同样的梦。所以，他不应该动手，不应该把哥哥的鼻子打出血来。他倒是愈来愈相信，他的哥哥确实硬是做了同样的梦。

“没——啥——啦——没——啥——啦——”海说。

“如果有海一样的胸襟……”

“您说什么？”

“我说如果有海一样的胸襟……什么是胸襟，你知道吗？”

“语文老师讲过。可我还是不知道。”

“……我说的是20年前的事，那时候也还没有你。我们那里有一个夸夸其谈的人，他总是利用一切机会谈他自己，不论开什么会，他一张口就是我、我、我，自吹自擂，自己推销自己……我不知道我为什么那样讨厌他，

其实他有他的可取之处。后来他离开了我们那里，这和我有一点关系。我为什么那么不能容人呢？如果有海一样的胸襟……说这些干什么，你不会明白的……”

“我明白，我们班有一个同学，外号叫‘多一点’，我们说她‘自大多一点’，臭美。

每次考试吧，你只要考的比她多一分她就撅嘴……结果上学期她语文期终考试只得了83分，把我高兴坏了……”

“不，这是不对的，孩子，不应该幸灾乐祸……”

小孩离开了老人，她不高兴了。

天空是空旷的，海面是空旷的，他不再说话了，他听着海的稳重从容的声息，他感觉着这无涯的无所不包的世界，他好像回到了襁褓时期的摇篮里。大海，这就是摇篮，荡着他，唱着摇篮曲，吹着气。他微笑了，他原谅了，他睡了。他说：

“对不起。”

听 涛

离海岸不远的地方，这里是几块黑色的奇形怪状的岩石。说不定，在浪大潮高的时候，这些岩石会全部隐没在大海里。然而多数情况下，它们会将它们的被烈日、狂风、浓咸的海水、交替的昼夜与更迭的酷暑严冬所锻炼、所捶击因而触目惊心地断裂了的面孔暴露在外面，而把它们巨大、厚重、完整、光润的身体藏在水里边。人们把这一堆岩石叫作：“黑虎滩”，说是把它们联结起来会出现一头黑虎的轮廓。其实，看出它们像一头黑虎并无助于增加它那四不像的形状的严冷雄奇，关于一头黑虎的勉强的猜测只能使人泄气，明明是愈看愈不像虎嘛，它本来就什么都不像嘛！它不是任何亦步亦趋的模拟，它只是它自己。

现在，请你们和小说的主人公一起来到这几块石头中间的最大的一块石头上。困难在于，石头与岸并不相连，中间有海水的沸腾。这对于你们读者中的多数是并不困难的，你们可以数着石头过海，正如俗语说的，摸着石头过河。你们可以趟过去，水不会有多深的。然而，我们的盲老人将怎样跨越在今夜的大风里翻腾咆哮、深浅不明的这一条水呢？

不管怎么说，他已经过来了，他坐在一块凸起的大石头上，陪同他的小女孩子站在他身旁。她欢欣若狂地呼喊：

“好啊！多么好！一下，又一下，又一下……”她数着浪花的冲激，“老爷爷，现在四面都是海了，咱们跑到海当间来了，就咱们俩……又一下，这一下可棒啦！”

老人微笑着，他知道小女孩所谓的“海当间”是太廉价了。离岸只有两公尺，就能算是海的当间吗？但是他的听觉告诉他，四面都有浪花，这是真的。浪花打到岩石上，是一种愤怒击打的轰轰声，一种决绝的、威吓的、沉重的击打。哗啦啦……他仿佛看到了大浪被岩石反击成了碎片、碎屑，水与盐的最小的颗粒盲目地向四面迸发。刷刷啦，走完了自己在夜空的路程的水与盐的颗粒跌跌撞撞地掉落下来，落在石头上，落在他的身上，落在海面上。

嚒嚒啾啾，窸窸窣窣，叮叮咚咚，这是曲折宛转但毕竟是转瞬即逝的

细小的水滴声与水流声，“又失败了”，老人听着这雷霆万钧的大浪的撞击声和分解成了无数水滴和细流的无可奈何的回归声，他觉得茫然若失。他知道在大浪与岩石的斗争中大浪又失败了，它们失败得太多、太多了，他感到那失败的痛苦和细流终于回归于母体的平安。

隆隆隆隆——嘭，好像是对于他的心境的挑战与回答，在细小的水声远远还没有结束的时候，新大浪又来了。它更威严，更悲壮也更雄浑。因为他现在听见的已经不是一个浪头，而是成十成百成千个浪头的英勇搏击。大海开了锅，大海冲动起来了，大海在施展她的全部解数，释放她的全部能量，振作她的全部精神，向着沉默的岩石与陆地冲击。

这么说，也许大海并没有失败？并没有得到内心的安宁？每一次暂息，大海只不过是积蓄着自己的力量罢了，她准备的是新的热情激荡。

哗啦啦——刷啦啦，不，这并不是大浪的粉身碎骨。这是大海的礼花，大海的欢呼，大海与空气的爱恋与摩擦，大海的战斗中的倜傥潇洒，大海的才思，大海的执著中的超脱俊逸。

嚒嚒啾啾，窸窸窣窣，叮叮咚咚，不，这不是嚒嚒而泣，这不是弱者的俯首，而是返老还童的天真，返朴归真的纯洁，这是儿童的乐天与成年的幽默，这更是每一朵浪花对于他们的母亲——大海的恋情。正是大海鼓起了这平凡而且并不坚强的水与盐的颗粒的勇气，推动他们用自己渺小的身躯结合成山一样的巨浪，进击，进击，一浪接一浪地进击。当他们遭到一时的挫折以后，他们能不怀着壮志中的柔情，回到母亲的胸怀里，休养生息，准备着再一次的组合与再一次的波涛吗？

“孩子，你说海浪和石头，哪一方胜利了呢？”这次是老人主动地问女孩子。

女孩子没有立刻回答，老人知道了，女孩子的心不在他的问题上边，他觉得抱歉，不该打搅女孩子自己对于海的观察和遐思。

“老爷爷您快看，远处有一只大鸟在飞，它的翅膀好大哟！”

“……天都黑了，它怎么还在飞呢？”

女孩子让老人“快看”，这并不使老人觉得惊奇，他们之间说话的时候并不避开“看”这个字。他回答说：“它不累，那只鸟不累。你说是不是？”

然后女孩子想起了刚才老人的问题，“您说什么？哪一方胜利了？谁知道呢？反正石头挺结实，大海挺厉害，真结实，真厉害呀！反正总有一天这些石头也会冲没了的，您说是不是？老爷爷，我想将来就在海上，要不我当海军吧……要不我驾一条船……要不我就在海上修一所房子，修一个塔，修一个梯子，您跟我在一块儿吗？”

“是的，我永远跟你在一块儿，不跟你在一块儿，又跟谁在一块儿呢？”

老人静静地重新躺下了。谁都不知道这一老一小这一天晚上在这一堆石头上呆了多久。

尾 声

几天之后，一辆大轿车从蟹礁休养所出发，离开海滨疗养地向人们所来自的那个城市驶去。你们所熟悉的那对新婚夫妇仍然在温柔地絮语，汽车司机却无法打扑克了，因为在开车的时候他不能老想着红A，他大声呵斥着不肯让路的赶马车的农民，显示着一种城里人、开车者的优越感。游泳健儿的脸比初到这里时黑多了，而且油亮油亮的。他们穿着短袖线衫，露出了胳膊上的肌肉并且挺着胸脯。他们说话的声音很大，“五千米”，“一口气”，“从

来不抽筋”，旁若无人地说着这些词儿，甚至性急地谈起：“明年夏天咱们到哪个海，”耽于饮食的可爱的友们当中有一位愁眉苦脸，面色蜡黄。你猜得对，为嘴伤身，他吃得太多太杂了，正在闹肚子。

这位老盲人与那位女孩子也坐在这辆车里，老人面色红润，气度雍容。下车的时候，他竟没有让女孩子搀扶他。莫非他并没有完全失明吗？他走路的样子好像还看得见许多东西。

1979年82年

箏波

一个绿光耀眼的湖。为什么叫琵琶湖？这里并没有琵琶的铿锵与机敏，也不像琵琶那样冲动。

如果由他来起名，他愿称它为“箏湖”，俯瞰湖，确实像一个箏，即使不太像，你也可以加意把它想象成为一个箏。这含情脉脉的湖的涟漪，多像孤独而又连绵的箏的声波。

为了起草一个重要的报告，他已经在湖畔旅社住了好多天了。他已经40多岁了，他已经起草过许多报告了。少年时候，他曾梦想成为诗人，成为小说家，成为中国的屠格涅夫。

时到今日，一想起《贵族之家》和《前夜》，他的心还要怦怦地跳。

从他起草的报告里很难看出屠格涅夫的。“在……下”，“我们心须……”，“任何对于……的背离，都是错误的”……他现在习惯的是这样的文体，按统一口径。只有最细心的文体家，才能从他起草的报告的修辞的讲究与逻辑的缜密中看出他的才能来。

然而，这样的报告是必要的，总不能开什么大会的时候由领导同志朗诵一段屠格涅夫体的抒情散文。

所以，他专心致志地起草他的报告。他在小餐厅吃饭。在小餐厅吃饭的人并不多。这一天，对面桌子上坐了一位妇女，他觉得这位女同志一坐下来便向他甜甜地一笑。

连续三天过去了，每天三顿饭，女同志与他相对吃饭已经有九次了，至少也向他笑了九次。她衣着大方，神态雍容。其实她已经很年长了，然而乍一看，仍然是那么幽雅和温存，生命还在她的身上大放光芒。他得知，原来这就是大翻译家、外国文学专家谢琳。他为之倾倒的那些屠格涅夫的著作，都经她的转述。他早就知道这个名字了，却一直无缘见她。

当谢琳向他微笑的时候，他不由得也报以礼貌的微笑。吃每顿饭的时候，两个人都这样互相笑一下，然后谁也不搭理谁，他觉得不自然。

他是11岁开始读谢琳翻译的作品的，可以估计，如今谢琳大概快要60岁了，如果不是比60更多。然而她仍然那样堂皇而且矜持，让我们姑且不说美丽不美丽。这实在使人惊叹。

他决定与谢琳攀谈。为什么要失之交臂？为什么不更加热情一点回答人家的微笑？人家是前辈，又是女同志，没有等待人家俯就的道理。由于写报告累，这一天饭前，他在湖边散了一会儿步。湖水的炫目的绿光，引动了他的某种情绪。他准备去告诉谢琳：“我从小就爱读您翻译的书。在我的心

中，您和屠格涅夫差不多是一个人。我现在就在您所在的S市市委办公厅工作。”不，不必提市委办公厅，他转念又想。

就在他这样津津有味地想着的时候，谁想到对面谢琳走来了，从湖光和树影里走来了。

谢琳像通常那样，在距离他六七米的时候便展示她那高贵而又亲切的笑容。

箏的几条弦同时颤响了，也许还有琵琶。绿光闪烁着。

“您好——”他向前赶了两步，向谢琳招呼道。

他马上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他还没有来得及伸出手来。这是很奇怪的，就在他走近谢琳的一刹那，他立即发现谢琳的眼光里根本没有他，谢琳只是在看湖，对着湖微笑。微笑只不过是谢琳的仪表的一部分。最令人惊异的是，甚至当他走近去叫一声“您好”的时候，谢琳脸上的笑容并没有消失，甚至于谢琳还应答着他的问好，把头那样微微地略点了一下，如果不用高速摄像机把她的这个动作录制下来再慢慢地放几遍，他无法断定谢琳是否真的略点了一下头，但于此同时，他分明看到了谢琳眼睛里的回避、烦乱，也许还有厌恶的神色。她显然不想与陌生人随便搭话。何况他身上没有任何出众动人之处，他的外表是这样平凡，与谢琳相比，或者可以说是寒怆。

他没有觉得受辱，只是觉得惭愧，他还是太不了解这些高级知识分子了。谢琳的微笑，既是亲切，更是骄矜，既是装饰，也是盔冑。还有她那似有似无的微笑点头及点头中的烦乱……无怪乎她译的屠格涅夫著作是那样传神呢。

不过在一年以后，在提拔中青年干部的时代潮流中，他被选定为S市市委分管文教工作的书记。就职不久，赶上一个节日，这里召集了一个文艺界知名人士的茶话会，按每人四块钱的标准，每个桌上摆着清茶，水果、点心、花生米。

来了许多他素来敬重的头面人物，谢琳也来了，还是那样庄重而又亲切。

他在茶话会上致了词，比他熟悉的“报告”要活泼一些，比他过去熟悉的屠格涅夫要干巴一些。他的致词引起一片鼓掌声。

致词以后，大家喝茶，交谈。他非常注意全面照顾会场，与这个点点头，与那个握握手，这儿笑笑，那儿说说。他的样子轻松如意，也多少有一点风度了。其实，既紧张又疲劳。

最后才发现他身后似乎站着一个人，他一回头，原来是谢琳，容光焕发、微笑不已的谢琳。

他连忙站起来：“谢琳同志，您好，我……”

他仍然没有来得及说出一年前在琵琶湖边想说的话。因为谢琳同志已经热情地握住了他的手，而且非常谦恭有礼地甚至有点讨好地说：

“请今后多指导……”

然后，谢琳同志走了，仍然是风度翩翩。箏弦好像又响起来了。“她大概根本没有认出我来”，他想。他定定神，为同桌的几位前辈续茶水。

1979年82年

《躲避崇高》

“五四”以来，我们的作家虽然屡有可怕的分歧与斗争，但在几个基本点上其实常常是一致的。他们中有许多人有一种救国救民、教育读者的责任感：或启蒙；或疗救，或团结人民鼓舞人民打击敌人声讨敌人，或歌颂光明，或暴露黑暗，或呼唤英雄，或鞭挞丑类……他们实际上确认自己的知识、审美品质、道德力量、精神境界、更不要说是政治的自觉了，是高于一般读者的。他们的任务他们的使命是把读者也拉到推到煽动到说服到同样高的境界中来。如果他们承认自己的境界也时有不高，有一种讲法是至少在运笔的瞬间要“升华”到高境界来。写作的过程是一个升华的过程，阅读的过程是一个被提高的过程，据说是这样。所以作品比作者更比读者更真、更善、更美。作品体现着一种社会的道德的与审美的理想，体现着一种渴望理想与批判现实的激情。或者认为理想已经实现，现实即是理想，那就是赞美新的现实今天的现实与批判旧的现实昨天的现实的激情。作品有着一种光辉，要用自己的作品照亮人间；那是作者的深思与人格力量，也是时代的“制高点”所发射出来的光辉。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做灵魂的工程师（而不是灵魂的蛀虫），点燃自己的心，照亮前进道路上的黑暗与荆棘……等等，这些话我们不但耳熟能详也身体力行。尽管对于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我们的作家意见未必一致，甚至可以为之争得头破血流直至你死我活，但都自以为是，努力做到一种先行者、殉道者的悲壮与执着，教师的循循善诱，思想家的深沉与睿智，艺术家的敏锐与特立独行，匠人的精益求精与严格要求。在读者当中，他们实际上选择了先知先觉的“精英”（无近年来的政治附加含义）形象，高出读者一头的形象。当然也有许多人努了半天力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他们牵强地、装模做样地、乃至做伪地也摆出了这样的架式。

当然，在老一辈的作家当中也有一些温柔的叙述者，平和的见证者，优雅的观赏者。比如沈从文，周作人，林语堂乃至部分的谢冰心。但他们至少也相当有意识地强调着自己的文人的趣味、雅致、温馨、教养和洁净；哪怕不是志士与先锋直到精美的文学，至少也是绅士与淑女的文学。

我们大概没有想到，完全可能有另外的样子的作家和文学。比如说，绝对不自以为比读者高明（真诚、智慧、觉悟、爱心……）而且大体上并不相信世界上有什么太高明之物的作家和作品，不打算提出什么问题更不打算回答什么问题的文学，不写工农兵也不写干部、知识分子，不写革命者也不写反革命，不写任何有意义的历史角色的文学，即几乎是不把人物当做历史的人社会的人的文学：不歌颂真善美也不鞭挞假恶丑乃至不大承认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区分的文学，不准备也不许诺献给读者什么东西的文学，不“进步”也不“反动”，不高尚也不躲避下流，不红不白不黑不黄也不算多么灰的文学，不承载什么有份量的东西的（我曾经称之为“失重”）文学……

然而这样的文学出现了，而且受到热烈的欢迎。这几年，在纯文学作品发行销售相当疲软的时刻，一个年轻人的名字越来越“火”了起来。对于我们这些天降或自降大任的作家来说，这实在是一个顽童。他的名言“过去作家中有许多流氓，现在的流氓则有许多是作家”（大意）广为流传。他的另一句名言“青春好像一条河，流着流着成了浑汤子”，前半句似乎有点文雅，后半句却毫不客气地揶揄了“青春常在”“青春万岁”的浪漫与自恋。

当他的一个人物津津有味地表白自己“像我这样诡计多端的人……”的时候，他完全消解了“诡计多端”四个字的贬意，而更像是一种自我卖弄和咀嚼。而当他的另一个人物问自己“是不是有点悲壮”的时候，这里的悲壮不再具有贬意，它实在是一个谑而不虐或谑而近虐（对那些时时摆出一副悲壮面孔的人来说）的笑话。他拼命躲避庄严、神圣、伟大也躲避他认为的酸溜溜的爱呀伤感呀什么的。他的小说的题目《玩的就是心跳》《千万别把我当人》《过把瘾就死》《顽主》《我是你爸爸》以及电视剧题目《爱你没商量》在悲壮的作家们的眼光里实在像是小流氓小痞子的语言，与文学的崇高性实在不搭界。与主旋律不搭界，与任何一篇社论不搭界。他的第一人称的主人公与其朋友、哥们儿经常说谎，常有婚外的性关系，没有任何积极干社会主义的表现，而且常常牵连到一些犯罪或准犯罪案件中，受到警察、派出所、街道治安组织直到单位领导的怀疑审察，并且满嘴俚语、粗话、小流氓的“行话”直到脏话。（当然，他们也没有有意地干过任何反党反社会主义或严重违法乱纪的事）。他指出“每个行当的人都有神化自己的本能冲动”，他宣称“其实一个元帅不过是一群平庸的士兵的平庸的头儿”，他明确指出：“我一向反感信念过于执着的人”。

当然，他就是王朔。他不过三十三、四岁，他一九七八年才开始发表第一篇小说，他的许多作品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他参加并领衔编剧的《编辑部的故事》大获成功。许多书店也包括书摊上摆着他的作品，经营书刊的摊贩把写有他的名字的招贴旋挂起来，引人注目，招揽顾客。而且——这一点并非不重要，没有哪个单位给他发工资和提供医疗直至丧葬服务，我们的各级作家协会或文工团剧团的专业作家队伍中没有他的名字，对于我们的仍然是很可爱的铁饭碗铁交椅体制来说，他是一个0。一面是群众以及某些传播媒介的自发地对于他的宣传，一面是时而传出对王朔及王朔现象的批判已经列入开大批判选题规划、某占有权威地位的报刊规定不准在版面上出现他的名字、某杂志被指示不可发表他的作品的消息，一些不断地对新时期的文学进行惊人的反思、发出严正的警告、声称要给文艺这个重灾区救灾的自以为掌舵掌盘的人士面对小小的火火的王朔，夸也不是批也不是，轻也不是重也不是，盯着他不是闭上眼也不是，颇显出了几分尴尬。

这本身，已经显示了王朔的作用与意义了。

在王朔的初期的一些作品中，确实流露着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玩的就是心跳》的主人公，甚至对什么是已经发生或确实发生的，什么是仅仅在幻想中出现而不曾发生的也分不清了。对于他来说，人生的实在性已经是可疑的了。遑论文学？已经有人著文批评王朔故做潇洒了。因为他更多地喜欢用一种满不在乎绝不认真的口气谈论自己的创作：“玩一部长篇”、“哄读者笑笑”、“骗几滴眼泪”之类。“玩”当然不是一个很科学很准确更不是一个很有全面概括力的字眼。王朔等一些人有意识地与那种“高于生活”的文学、教师和志士的文学或者绅士与淑女的文学拉开距离，他们反感于那种随着风向改变、一忽儿这样一忽儿那样的诈诈唬唬，哭哭啼啼，装腔做势，危言耸听。他不相信那些一忽儿这样说一忽儿那样说的高调大话。他厌恶激情、狂热、执着、悲愤的装神弄鬼。他的一个人物说：

我一点也不感动……类似的话我……听过不下一千遍……有一百次到两百次被感动过。

这就像一个只会从空罐子往外掏鸭子的魔术师……不能回回都对他表

示惊奇……过分的吹捧和寄予厚望……有强迫一个体弱的人挑重担子的嫌疑……造就一大批野心家和自大狂。

（《野兽凶猛》）

他和他的伙伴们的“玩文学”，恰恰是对横眉立目、高踞人上的救世文学的一种反动。

他们恰似一个班上的不受老师待见的一些淘气的孩子。他们颇多智商，颇少调理，小小年纪把各种崇高的把戏看得很透很透。他们不想和老师的苦口婆心而又千篇一律、指手划脚的教育搭界。他们不想驱逐老师或从事任何与老师认真做对的行动，因为他们明白，换一个老师大致上也是一丘之貉。他们没有能力以更丰富的学识或更雄辩的语言去战胜老师。他们唯一的和平而又锐利的武器便是起哄，说一些尖酸刻薄或者边应付边耍笑的话，略有刺激，嘴角满足，维持大面，皆大欢喜。他们维妙维肖地模仿着老师褻渎着师道的尊严，他们故意犯规说一些刺话做一些小动作，他们的聪明已先洞悉老师的弱点，他们不断地用真真假假的招子欺骗老师使老师入套，然后他们挤挤眼，哄大家笑笑，并在被老师发现和训斥的时候坚持自己除了玩、逗笑外是这样善良和纯洁，决无别的居心目的。他们显然得意于自己的成功。他们不满意乃至同样以嘲笑的口吻谈论那些认真地批评老师的人，在他们看来，那些人无非要取代现有的老师的位置，换一些词句，继续高高在上地对他们进行差不多同样的耳提面命的教育。他们差不多是同样地冥顽不灵与自以为是。他的一个人物说，既然人人都自以为是，和平相处的唯一途径便是互相欺骗。

是的，褻渎神圣是他们常用的一招。所以要讲什么“玩文学”，正是要捅破文学的时时绷得紧紧的外皮。他的一个人物把一起搓麻将牌说成过“组织生活”，还说什么“本党的宗旨一贯是……你是本党党员本党就将你开除出去，你不是……就将你发展进来——反正不能让你闲着。”（《玩的就是心跳》）这种大胆妄言和厚颜无耻几乎令人拍案：“是可忍孰不可忍”？但是我们必须公正地说，首先是生活褻渎了神圣，比如江青和林彪摆出了多么神圣的样子演出了多么拙劣和倒胃口的闹剧。我们的政治运动一次又一次地与多么神圣的东西——主义、忠诚、党籍、称号直到生命——开了玩笑……是他们先残酷地“玩”了起来的！其次才有王朔。

多几个王朔也许能少几个高喊着“捍卫江青同志”去杀人与被杀的红卫兵。王朔的玩世言论尤其是红卫兵精神与样板戏精神的反动。陈建功早已提出“不要装孙子”（其实是装爸爸），王安忆也早已在创作中回避开价值判断的难题。然后王朔自然也是应运而生。他撕破了一些伪崇高的假面。

而且他的语言鲜活上口，绝对地大白话，绝对地没有洋八股党八股与书生气。他的思想感情相当平民化，既不杨子荣也不座山雕，他与他的读者完全拉平，他不但不在读者面前升华，毋宁说，他见了读者有意识地弯下腰或屈腿下蹲，一副与“下层”的人贴得近近的样子。读他的作品你觉得轻松地如同吸一口香烟或者玩一圈麻将牌，没有营养，不十分符合卫生的原则与上级的号召，谈不上感动……但也多少地满足了一下自己的个人兴趣，甚至多少尝到了一下触犯规范与调皮的快乐，不再活得那么傻，那么累。

他不像有多少学问，但智商满高，十分机智，敢砍敢抡，而又适当搂着——不往枪口上碰。他写了许多小人物的艰难困苦，却又都嘻嘻哈哈，鬼精鬼灵，自得其乐，基本上还是良民。他开了一些大话空话的玩笑，但他基

本上不写任何大人物（哪怕是一个团支部书记或者处长），或者写了也是他们的哥们儿他们的朋友，决无任何不敬非礼。他把各种语言——严肃的与调侃的，优雅的与粗俗的，悲伤的与喜悦的——拉到同一条水平线上。他把各种人物（不管多么自命不凡），拉到同一条水平线上。他的人物说：“我要做烈士”的时候与“千万别拿我当人”的时候几乎呈现出同样闪烁、自嘲而又和解加嘻笑。他的“元帅”与黑社会的“大哥大”没有什么原则区别，他公然宣布过。

抡和砍（侃）在他的作品中，在他的人物的生活中，起着十分重大的作用。他把读者砍得晕晕忽忽，欢欢喜喜。他的故事多数相当一般，他的人物描写也难称深刻，但是他的人物说起话来真真假假，大大咧咧，扎扎刺刺，山山海海，而又时有警句妙语，微言小义，入木三厘。除了反革命煽动或严重刑事犯罪的教唆，他们什么话——假话、反话、刺话、荤话、野话、牛皮话、熊包话直到下流话和“为艺术而艺术”的语言游戏的话——都说。（王朔巧妙地把一些下流话的关键字眼改成无色无味的同音字，这就起了某种“净化”作用。可见，他绝非一概不管不顾。）他们的一些话相当尖锐却有浅尝辄止，刚挨边即闪过滑过，不搞聚焦，更不搞钻牛角。有刺刀之锋利却决不见红。他们的话乍一听“小逆不道”，岂有此理；再一听说说而已，嘴皮子上聊做发泄，从嘴皮子到嘴皮子，连耳朵都进不去，遑论心脑？发泄一些闷气，搔一搔痒痒筋，倒也平安无事。

承认不承认，高兴不高兴，出镜不出镜，表态不表态，这已经是文学，是前所未有的文学选择，是前所未有的文学现象与作家类属，谁也无法视而不见。不知道这是不是与西方的什么“派”什么“一代”有关，但我宁愿意认为这是非常中国非常当代的现象。曲折的过程带来了曲折的文学方式与某种精明的消解与厌倦，理想主义受到了冲击，教育功能被滥用从而引起了反感，救世的使命被生活所嘲笑，一些不同式样的膨胀的文学气球或飘失或破碎或慢慢撒了气，在雄狮们因为无力扭转乾坤而尴尬、为回忆而骄傲的时候，猴子活活泼泼地满山打滚，满地开花。他赢得了读者。它令人耳目一新，虽然很难说成清新，不妨认作“浊新”。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和光同尘。大贤隐于朝，小贤隐于山野；他呢，不大不小，隐于“市”。他们很适应四项原则与市场经济。

当然王朔为他的“过瘾”与“玩”不是没有付出代价。他幽默，亲切，生动，超脱，精灵，自然，务实而又多产。然而他多少放弃了对于文学的真诚的而不是虚伪的精神力量的追求。他似乎倾倒了旧澡盆的污水，以及孩子。不错，画虎不成反类鼠，与其做一个张牙舞爪的要吃人又吃不了的假虎，不如干脆做一只灵敏的猴子，一只千啼百啭的黄莺，一条自由而又快乐的梭鱼；但是毕竟或迟或早人们仍然会想念起哪怕是受过伤的、被仿制伪劣过也被嘲笑丢份儿过的狮、虎、鲸鱼和雄鹰。在玩得洒脱的同时王朔的作品已经出现了某些“靠色”（重复或雷同）粗糙、质量不稳定的状况。以他之聪明，他自己当比别人更清楚。

王朔的创作并没有停留在出发点上。其实他不只是“痞子”般地玩玩心跳，他的不长的长篇小说《我是你爸爸》中充满了小人物、特别是小人物的儿子的无可奈何的幽默与辛酸，滑稽中不无令人泪下的悲凉乃至寂寞。他的《过把瘾就死》包含着对于以爱的名义行使的情感专制的深刻思考，女主人公歇斯底里地捆住男主角的手脚，用刀逼着他说“我爱你”的场面接触

到人性中相当可悲亦可怖的一面；主人公虽不乏王朔式的痞子腔调与行状，毕竟也“体会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激情。那种巨大的……过去我从来不相信会发生在人类之间的激情……”。自称“哄”“玩”是一回事，玩着玩着就流露出一些玩不动的沉重的东西，这也完全可能。而他的短篇小说《各执一词》，实际上包含着强烈的维护青年人不受误解、骚扰与侮辱的呼吁。如果我说这篇小说里也有血泪，未必是要提一提这位“玩主”的不开的壶。

王朔会怎么样呢？玩着玩着会不会玩出点真格的来呢？保持着随意的满不在乎的风度，是不是也有时候咽下点苦水呢？如果说崇高会成为一种面具，洒脱和痞子状会不会呢？你不近官，但又不免近商。商也是很厉害的。它同样对于文学有一种建设的与扭曲的力量。作为对你有热情也有宽容的读者，该怎么指望你呢？

（原载于《读书》杂志，一九九三年一月号）

淡灰色的眼珠

1969年春末的一个中午，我的房东老大娘的继女桑妮亚，带着她的井然有序的五个小不点儿，到她继母家——也就是“我们家”来喝奶茶。喝茶是在室外的凉棚下面进行的，差不多每年雪刚化——有时候残雪还未尽消，一天三顿饭就在室外进行了。伊犁的维吾尔人是非常重视呼吸新鲜空气的，或者用他们的一种粗犷的说法，多在户外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吃空气。”喝了一碗又一碗，饕吃了一块又一块。

我想起一句维吾尔谚语来了：“因为富才把钱花光，因为饕多才把茶喝光。”诚然如此，饕与茶的关系是这样的：愈吃饕就愈想喝茶，愈灌奶茶就愈想吃饕，良性循环。循环完了，桑妮亚和她的继母便嚼起茶叶来，满嘴都是砖茶的剩叶子，咀嚼得津津有味。这时，桑妮亚的小三和小四之间忽然爆发了“文攻武卫”，两个小丫头吐字不清地却是分明地骂出了最最最侮辱女性的语言，而且小手乱扑乱抓。桑妮亚要骂，却被剩茶叶堵住了嘴，呜呜呜地叫了几声以后，好不容易把正嚼得有滋有味儿的碎茶叶吐到了碗里，大喝一声：

“该死的，用你们的脑袋喂狗去吧！”

有效地用棒喝制止了武斗以后，桑妮亚抓起碗里的茶叶，似乎是准备来个“二进宫”，但这时她看见了我。我正在用瓦片磕擦砍土镩上挂着的泥，整裤脚、系鞋带，准备上工。她不好意思把吐出的茶叶再抓回来嘴里，便把茶重新放下，把碗一推，问我：“听说您调到二队去了，是吗？”

“是的，大队书记让我到二队去了。”

“那你认识马尔克木匠了吧？”她问。

马尔克木匠，哪一个是马尔克木匠呢？

阿依穆罕大娘从容地把茶叶碎渣（已经嚼得其碎如粉了）吐净，对她继女说：“马尔克傻郎又不在队上劳动，老王上哪认识他去。”

马尔克傻郎？呵，想起来了，四天以前，我去二队队部办公室找会计

开条子领劳动补助粮，曾碰到一个高大，英俊、黑头发、大眼睛（眼睛这样大的人并不多见），眼珠发蓝、高鼻子、大手大脚的男子，他的形象，用《史记》里的语言是称得起“美丰仪”、“伟丈夫”的。这个美男子正在为口粮问题与会计争吵，他说话的声音非常大，而且一口一个“伟大导师教导我们说”。少年老成的会计一脸倦意，根本不理睬他的喊叫。见到我进来，小老会计欠了欠身，用无力的手与我走过场式地一握。我说明来意以后，他慢腾腾地、艰难地拉开抽屉，找纸、找笔、找图章和印油，用十分钟的时间给我开了一个本来用十秒钟就可以开好的条子。

这个期间，“伟丈夫”紧紧握了我的手，自我介绍说：

“马尔克”，又用汉语说：“我是木匠”。

“您懂汉话？”我问。

他从鼻子眼里一笑，问会计：“队里到底给不给我口粮？”

会计回答：“拿你的小摇床去黑市换小麦去吧！”

马尔克骂了一句，但他骂人的样子并不凶恶，倒是一副斯文相和笑眯眯的，好像他是在说一句甜言蜜语。然后他又大叫道：“伟大导师教导我们，人总是要吃饭的，不吃饭就不能干活！你们……”

“明天到瓜地浇水去，上工就给粮食，这是革委会的规定……”

“他们完全不按毛主席的教导办事。毛主席说，要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他连连地摇头，叹息，伤心地走了。

桑妮亚和她的继母说的大概就是他了，难道他的外号叫“傻郎？”

我点点头，告诉阿依穆罕妈妈和桑妮亚妹妹，马尔克木匠我已经见过了。

“你见过马尔克木匠的妻子阿丽娅吗？”桑妮亚问。

我模仿当地人用舌头“啧啧”了一响，表示否定。

“阿丽娅是整个毛拉圩孜公社最漂亮的女人。”桑妮亚拉长了声音，用唱歌一样的声调，笑眯眯地说。说的时候，她眯着眼睛，略略向前探着头，鼻梁上方，眉间下方，出现了可爱的细小的皱褶，一副完全倾倒的表情。我从来没见到过一个女人这样心悦诚服、如醉如痴地称道另一个女人。何况桑妮亚本人也是相当俊的，身材挺拔、轮廓鲜明，除了下巴略嫌长嫌尖以外，其他方面可以说是无可挑剔。尤其惊人的是，她30多岁，已经生了五个孩子，但腰身没有变粗，皮肤没有变糙，肌肉也没有变松弛。用当地维吾尔人的说法，她是一个“结实得厉害”的女人。而她说起马尔克木匠的妻子阿丽娅时，那神情真是不折不扣的五体投地。她连连摇头，说：“唉，老王哥；唉，老王哥！”似乎没见过阿丽娅是我做错了一件事，至少是丢失了一件最不该丢失的东西，因而使她无限惋惜。

在队部办公室与马尔克的邂逅以及桑妮亚对于阿丽娅的介绍引起了我对这对夫妇的兴趣。马尔克一般不在队上干活，我很少有机会见到他，但同队的其他社员，向我介绍了许多有关他们的情况。马尔克原籍在霍城县清水河子那边。1964年年底，他才孤身来到了这里——这么说，他在毛拉圩孜公社的资格，比起我来不过多四个月。他的母亲是俄罗斯族，他的父亲的民族归属则众说纷纭，有的说是维吾尔，大部分人坚决不信，认为他的父亲不但不是维吾尔而且不是穆斯林，最有力的论证是小会计提出来的，他说他切近观察过，马尔克没有行过割（包皮）礼。有人说他爸爸是蒙古人，有人说是汉人，有人说是满族，还有人说他爸爸其实是一个英国商人，从巴基斯

坦进入克什米尔地区，后进入我国藏阿里，经叶城、喀什噶尔、阿克苏……最后经过霍城，与那个俄罗斯女人作了露水夫妻，才有了马尔克。至于阿丽娅，家庭是上中农，最初嫁给裁缝阿卜杜拉赫曼，后来与阿卜杜拉赫曼离了婚。由于她没有兄弟姐妹，一个人继承了父亲留下的产业，成为令许多人垂涎的美丽的富孀。但是，她整整过了十年单身生活，拒绝再次出嫁给任何人。1964年冬天，马尔克到达这里的第一天晚上，就被她收留了。“缘分，这也是缘分。”人们说。

找了一个机会我问房东老大娘阿依穆罕：“您为什么把马尔克叫作马尔克傻郎呢？”阿依穆罕妈妈嘎嘎嚅嚅，回答不上来。“大家都这样叫嘛，总是有犯傻的地方吧。他自己不出工还天天跟别人辩论，娶了个媳妇像是他的大姐……”

房东老大爷穆敏打断了她的话，似乎不赞成她这样含含糊糊地背后批评别人。矮个子的老大爷面带神秘的微笑，富有哲理意味地说：“所谓人，就是带傻气的种子嘛！谁能说自己不傻呢？我，还有老婆子，还有你——老王，还有马尔克，还有阿麦德与萨麦德（提这两个名字的含义犹如汉语中的张三、李四），我们都是人，我们不是都各有各的傻气吗？”

说完，他理理自己的银白的胡须，非常满意。

对于阿丽娅的前夫阿卜杜拉赫曼裁缝，我也作了一些观察。他已有50多岁，未老先衰，戴着一副老式的厚厚的滚圆花镜片，驼着背，身材高而瘦，皮肤松弛，脸面浮肿，眼睛里布满血丝，一说话就露出了黄舌苔极厚的舌头和一口黑牙。他的形象是令人厌恶的。但据说他是方圆百里技术最出色的裁缝、全活。南疆式、北疆式、哈萨克式、汉族式、俄罗斯式的男式服装，他都拿得下来。不仅农村，而且伊宁市的一些干部职工，也常常慕名跑上八公里，拿着衣料到他这儿来。他大概是全大队最有钱的人了，有六间北房，还有一片占地一亩二分的大果园。在几次“运动”中，曾有人打过他的主意，给他规定了种种上缴利润的制度，但都堵不住他。他吃自己的手艺，自有四面八方的人来求他、助他。他也很注意和干部们搞好关系，给本公社有实权的干部及他的家属做衣服，总是奉送手工，或者只象征性地收一、两毛钱。所以他的根基是稳的。至于他的婚姻状况，有人说他结过四次婚了，有人说五次，有人说六次。阿丽娅大约是他第三个妻子，和阿丽娅离婚以后，他又娶过两次亲，都是比他小20几岁的丫头。他现在的妻子叫玛渥丽妲，我见过，20多岁，目光流动，眼神有点凶，喜欢光脚在街上走路，小腿上有厚厚的泥巴，喜欢一边走路一边嗑葵花籽，嗑空了仁儿的葵花籽皮沾满嘴巴，积累了一批以后清理吐啐一次。她说话的声音很大，而且里面包含着一种类似撕裂绸帛所发出的尖利的噪音。

阿卜杜拉赫曼其人给我的印象是阴沉的。当他摇摇摆摆地躬着身，自满自足而又虚弱地从公社门口的大路上走过时，在我的身上常常产生一种压抑感，相当沉重的压抑感。

而马尔克木匠却叫人快活。

这年六月底的一天，全队开夏收动员大会。我到毛拉圩孜公社已经是第四个年头了，也是第四次参加这种例行的、既空洞又具体、既热烈又淡漠、既是形式主义的又是必不可少的全体社员大会了。依例，这样的会一开就是一天。农忙食堂就在这一天开张，先宰一头牛，打两坑馕垫底。这天的中午，肯定是牛杂碎汤，汤中最好吃的叫作“面肺子”。先和好面，洗出一桶淀粉

水，留出面筋，再把淀粉水灌入牛肺，把牛肺撑得比老牛在世时深吸气的時候还要大五倍——真是大得吓人，封上口，与牛肝、牛肚、牛腰、牛肠……煮在一起，熟了以后，既有牛杂的荤腥味，又有一种类似北方人夏季吃的荞麦面扒糕的光滑筋豆的触感。牛肉会腌晾起来，细水长流地吃。这个以面肺子牵头的牛杂碎汤，乃是这种例行动员会的最吸引人处之一。

其次这个会上多少还要预分一点现钱，少则三块、五块，多则十块、二十块。目的讲明，是为了社员买一点盐、茶和手电筒用的电池。

至于这种会上动员报告，我已听过三次，差不多能背下来了。一个是夏收的政治意义，一个是愚公移山的精神，一个是一星期地净、两个星期场净的进度指标。这个指标纯粹是牛皮。这里地多人少，小麦是主要作物，一个整劳力要收割20亩左右小麦，一个场要打几百吨麦子，怎么可能那么短的时间结束？再说这里夏季干旱少雨，远远不像关内龙口夺粮那样紧迫。前三年的实际情况是收割完要一个月，打场完要三个月。1966年特大丰收，伊犁许多地方（包括我当时所在的生产队），都是入冬了，麦子还没打完，经过冰封雪冻，次年四月雪化地干以后又继续打，有的打到“五·一”劳动节，个别队一直打到新麦快下来才完事。但社员们在这种动员会上对从关内照搬来的收麦进度指标从来不提异议。相反，每当队长问“怎么样”的时候，社员们也照例众口一声，像小学生回答课堂提问一样地用第一人称复数祈使式回答：“完成任务！”

这种动员报告的最精彩、最细腻也最科学的部分是算细帐：“社员同志们，如果我们每人每天洒落15个麦穗，按千粒重平均数与麦穗的平均含粒数计算，我们每天就要损失小麦××××斤，全大队一天损失就达×××××斤，全公社损失××××××斤，全伊犁州，全新疆×××××××斤，而我们如果做到每个人都能不丢一个穗，我们每天就要多收×××斤……全新疆就要多收×××××××斤，就够阿尔巴尼亚人民吃××个月，够越南人民……”

1969年6月底的一天，凌晨。我躺在与房东二老同住的一间土屋的未上油漆的木床上，一边听小园里苹果树上的羽翼初丰的燕子呢喃，一边想着这一天的盛会与热而香的牛杂碎，一边想着算细帐的数学方法的务实性与浪漫性的统一，一边想着各省革命委员会纷纷成立到底是吉还是凶。这时，忽然听见一阵吵闹声。

是谁这么早在我们的窗户根底下喊叫？我连忙起了床，披上衣服，顾不得洗脸，走出房子。院门从里面锁着一种式样古老的长铜锁，房东二老还正睡着，我不愿意为找钥匙而惊动他们，便从打馕的土炉（新疆俗话叫“馕坑”的）旁的高台上上了墙头，一跃而下，来到当街。只见高大俊美的马尔克木匠推着一辆自行车，自行车货架子上面与两旁绑了许多东西，正和大队一位17岁的民兵争执。我走近去一看，原来他的自行车上驮着三个小摇床，看样子他要骑自行车把三个小摇床拉到伊宁市早市上去卖，而小民兵根据革委会夏收指挥部的命令予以堵截。

马尔克衣冠齐整，精神焕发，虽然受阻，但是并不急躁，而是耐心地、有板有眼、有滋有味地与小民兵辩论。他说：“……亲爱的兄弟，哦，我的命根子一样的弟弟啊，你的阻拦是完全正确的，是的，百分之百的正确。我们的夏收，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不错，我应该参加会，不参加会是不对的，它是我的缺点，它是我的错误，我愿意深刻地认识，诚恳地检讨，坚决地改

正。但是伟大的导师教导我们，遇到什么事，都要想一想，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心之官则思。世界上的事，怕就怕认真，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关心群众生活，打击贫雇农，便是打击革命。而我呢，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真正的雇农，我来到毛拉圩孜公社的时候，已经两天两夜没有吃饭，晚上睡觉没有枕头，我是用土坯作枕头的。那么，是谁，发扬了深厚的阶级感情帮助了我呢，亲爱的我的命根子一样的弟弟呀，那就是你的阿丽娅姐姐呀！当然，这是党教导的结果，也是人民群众的帮助的结果。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够得到起码的知识。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那么，我的兄弟，你的阿丽娅姐姐现在是在怎么样了呢？唉，安拉在上，她偶染沉痾，一病数月，茶饭不思，热火攻心。天啊，真主啊，保佑她吧！那么我又能做什么呢？我愿意替她生病，我愿意替她死。然而，世界上只有主观唯心主义最省力气，可以不负责任地瞎说一通，做得到吗？结合实际吗？哪怕是最好的理论，如果只夸是好箭，束诸高阁，那就是教条主义。我呢，就做了这三个摇床，劳动使猴子变成了人，劳动使我有三个摇床。兄弟，你看我做得好吗？看这圆球！看这旋工！看这色彩！不，这不是摇床，这是黄金，这是宝石，这是幸福。睡在这样的摇床上的孩子将成长为真正可靠的接班人。做了摇床你怎么办呢？坚决学习大寨，先治坡，后治窝，割掉资本主义的尾巴。卖给私人，不，我决不能卖给私人，斗私批修，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嘛……”

马尔克诚恳地、憨直地、顽强而又自得其乐地一套一套地讲了个没完，他的目光是那样清澈，天真无邪，又带几分狂热。他说话的声音使我联想起一个正在钻木头的钻子，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他的健壮的身躯，粗壮的胳膊，特别是两只大手的拙笨的姿势，使你无法对他说话内容的可信性发生怀疑，何况那是一个除了怀疑我自己，我不敢也不愿怀疑别的一切的年月呢。

马尔克可能说得有点累了，他把车支好，与我握手问安。然后，他掏出一个绣得五颜六色的烟荷包，还特别把烟荷包拿近我和小民兵，让我们参观一番，显然，那是阿丽娅给他做的喽。他解开缠绕了好几道的带子，拿出一沓裁得齐齐整整的报纸，折一道印，用两个手指捏出一小撮莫合烟粒，看颜色他的烟还算中等偏上的，他用熟练的动作把烟粒拨拉匀，舔上口水，卷好，用打火机点着烟，抽上两口，先“敬”给我（我在这三个人中是年龄最大的），然后给了小民兵一张裁好的纸，一撮烟末，最后自己卷起烟，吸了两口，又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

由于我很亲热地接过沾了他口水的莫合烟，我们的关系似乎在这一刻又亲密了些。所以他这一次一面说一面用一种相当谦恭的态度不断地问：“我说的正确吗？”由于他个子高，他和我说话的时候，要微微躬身俯就。我呢，唯唯诺诺地点着头。

我的习惯性点头使他受到了鼓舞，他向迷惑不解、面呈难色的民兵指着我说道：“请看，书记在这里嘛，书记已经点头称是了！”

我一怔，然后才反应过来，他所说的“书记”，原来是我，我慌忙摇头摆手，“我不是书记，我可不是书记！”“您不要谦虚”，他断然制止我，“干部嘛，又是汉族大哥，当然是书记！对于我这样一个小小的木匠来说，所有的汉族干部，都是书记！所有的少数民族干部，都是主任！所有的民兵兄弟，”

他拍一拍小民兵的肩膀，“都是连长！”

按照维语的状况比喻方法，那位叫作刚刚长出一圈小蚂蚁似的胡须的民兵从马尔克的话里似乎得到了点启发，用求助的眼光看着我，问道：“老王哥，这叫我怎么办呢？按照革委会的命令，夏收期间，任何社员不准去伊宁市，我们在各个路口都站了人……”

这时又围拢过来几个起得早的乡邻，他们都替马尔克说情，“让他去吧，等你娶了媳妇养了儿子，让他做一个世界上最漂亮的小摇床送给你！”

我不能再不表态，便问马尔克：“你去伊宁市，需要多长时间呢？”

“一个小时！绝对只需要一个小时！我骑自行车经过奴海古尔（伊宁市一个住宅区，原先多为塔塔尔人聚居）到卫生学校，把摇床送给卫生学校的一个朋友。请注意，我不卖，我是送给他的，因为我们是朋友，我们维吾尔人的规矩，是朋友就什么都可以要，也什么都可以给。他呢，会给我一些小麦，还给我一些药，给阿丽娅治病，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

一个小时？我翻了翻眼，觉得难以相信。前不久公社一个小伙子向我“借”一个小时的自行车，我借给了他，结果呢，是两天两夜以后才还给我的。对于这样的“一个小时”，我并不陌生。但我不愿说破，便说：“那就让他快去快回吧，回来，还赶得及开动员大会，再说，中午还有面肺子吃呢。”

民兵同志接受了我的建议，放马尔克走了。马尔克在骑上了自行车蹬出了五米远以后，回头向我甜蜜地一笑，他笑得是这样美好，以致使我想起白居易在《长恨歌》里描写杨贵妃回眸一笑的名句来。

这一天的夏收动员会开得一如既往，只是在麦收意义中增加了“用实际行动埋葬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一条，并且分析说，丢麦穗掉麦粒，主要是受了“黑六论”的影响。牛杂碎汤做得很香，可能因为近两年肉食供应一天比一天紧张，大家吃肉少了，所以觉得这一碗汤喝下去回肠荡气，心旷神怡。几个眼尖心狠的，看到每人盛完一碗以后大铁锅内尚有盈余，便咕嘟咕嘟把能烫出食道癌来的新出锅的杂碎汤三下五除二吸了进去，又盛回了第二碗。

晚上各自回家，房东老妈妈阿依穆罕用多日存攒、但日前被大猫皮什卡克（皮什卡克的故事我将在另一篇小说中述及）偷吃了五分之一的酸奶油给我们做了奶油面片，我吃了个不亦乐乎。饭后阿依穆罕又熬了火候恰到好处的清茯茶，我与房东二老一面品茗，一面促膝谈心（说“促膝”纯是写实，而非借喻。因为我们都是盘着腿坐在羊毛毡子上的）。这时，听到有人在门外喊：“穆敏哥！老王哥在这里吗？”

穆敏老爹起身迎了出去，然后把躬身垂手、彬彬有礼的大个子马尔克引了进来。由于是第一次进这个家，马尔克毕恭毕敬地摊开并拢两手，掌心向内，诵读了几句祝祷的经文，然后房东二老与他一同摸脸呼“阿门”，然后马尔克向我们三个人依年龄为序一一施礼问候。我们腾出地方，请马尔克坐在上首，马尔克直挺挺地跪坐在那里，显出一种傻大个子的傻气，接过阿依穆罕递过来的清茶，呷了两口。

“什么时候回来的？”我问他。

“回来了一个小时了。”他恭顺地答。

从“一个小时回来”到“回来了一个小时”，我“服”了。

人类语言的排列组合真是奥妙无穷。

马尔克呷了几口茶，又掰下一小角馕沾了沾茶水，吃掉之后，说明来意：“我是为了邀请老王哥才到这里来的，我早就想邀请老王同志到在下那边去坐一坐，‘他会来吗？’我这样想着，犹犹豫豫。但在我们心里，”他指指自己的心窝，“我们对老王同志是有敬意、有理解也有友谊的。今天早晨，如果没有老王哥，我就去不成市上了。唉，好人哪！我们应该相信群众，我们应该相信党噢！回家与阿丽娅一说，阿丽娅说，快把老王同志请来坐坐，我们要好好地坐一坐，我们要好好地谈一谈心，我们心贴着心……这岂不好哉！”

房东二老催促说：“老王，快去吧！请去吧！”

于是我不好意思地浅浅一笑，这也是维吾尔人受到邀请时应有的神态，然后我起身随马尔克去了。

这时已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多，按乌鲁木齐时间是九点多，而按伊犁的经度来计算，不过是晚上八点半左右，暮色苍茫，牛吼犬吠，羊咩驴叫，一副夏收开镰前的平静景象。如果马尔克不来，我本打算在茶足饭饱之后磨磨镰刀，早早入睡以养精蓄锐的。他来了，我当然也很高兴，但一边走一边发愁，依我的经验我知道，“来者不善”，这一去，肠胃面临着超负荷大干一场的任务，真后悔晚间把猫吃剩的奶油吃得过多了。另一方面我也鼓舞自己，既去之，则安之，一定抖擞精神去加劲吃、喝、说话，借此机会好好地了解了解这颇有特色的一家。

他的家就在有水磨的那条街的拐角处，在一株大胡杨树的下面，暮色中我见他的小院门和小门楼修得整整齐齐，木门上浮雕出几个菱形图案，最上面正中是一颗漆得鲜红的五角星，五角星中心镶着一个特大号的料器的毛主席像章。小木门似乎还有一点特殊的机关，他左一拉右一按，没等我看清就自动开了，我们走进去，又自动关上了。

进得门来，只有一条小小的曲径，两边竟全是盛开的玫瑰花，红的红，白的白，芬芳扑鼻，我既赞叹，又有些疑惑地看着他的小门和花径。他解释说：“这个院子还有个旁门，我的牲畜和毛驴车从那个门走。”于是我点点头，用力吸吮着玫瑰花香，随他走到花径尽头，来到一个把三间房前全部覆盖了的大葡萄架下面。葡萄叶已经长肥，葡萄珠还只有米粒般大小。我清了清自己的鞋子，马尔克为我推开门，从房里射出一道强光，我躬身进门模仿穆斯林先叫了一声：哎斯萨拉姆哎来依库姆（问安的话），然后抬头，只觉强光照得我睁不开眼，原来矮矮的房梁上，挂着一盏汽灯！

我知道这个公社许多队都是有汽灯的。那是1964、1965年社教运动中为大办文化室而买的，社教队还没离村，大部分汽灯就坏了，不知道是灯的质量不好还是使用保管不善。等社教队撤走之后，文化室纷纷关、停、并、转，有的改成了木匠房，有的改成了粮油或农机具仓库，但也都还有一些书、报和简易书架、报架缩在一角接尘土，有的文化室里还有各种金字标语、红绿纸花、彩灯等饰物，也都自生自灭。至于汽灯，从六五年底以来我连残骸都没见过了。

因此，马尔克家的雪亮刺眼的汽灯使我觉得兴奋。好不容易调整好了瞳孔以后，我看到在外屋里是两个女人，两个女人本来是跪在那里用形状像腰刀的维吾尔式切刀切胡萝卜的，见我入室问安，她们便站了起来，“请进，请进，老王请进！”第一个女人说。她婷婷玉立，穿着隐约透出嫩绿色衬裙的白绸连衣裙，细长的脖子上凸出的青筋和锁骨显示出她的极为瘦削，鹅蛋

圆脸，在灯光下显得灰白、苍老，似乎有一脸的愁雾。乳黄色的头巾不知是怎样随意地系在头上，露出了些蓬松的褐黄色的头发。鼻梁端正凝重，很有分量，微笑的嘴唇后面是一排洁白的小牙齿，可惜，使我这样一个汉族人觉得有点别扭的是，有一粒光灿灿的金牙在汽灯的强光下闪耀。但最惊人的的是她的眼睛，在淡而弯曲的眉毛下面，眼睛细而长，微微上挑，眼珠是淡灰色的，这种灰色的眼珠是我从来没见过的，它是这样端庄、慈祥、悲哀，但又似乎包含着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矜持，深不见底。我以为，她是用一种悲天悯人和居高临下的眼光正面地凝视着我的。她用她的丰富的阅历和特有的敏感观察了我，然后用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语气词回答了我的问候——当然，我也就明白了，这就是阿丽娅。然后，她把另一位女子介绍给我：“爱莉曼，塔里甫哥的女儿。”她说话就是这样简短，只有名词。

爱莉曼健壮得像一匹二岁的马驹，面色红里透黑，肌肉是紧密、富有弹性、而又富有光泽的。她的眼睛也像还没有套上笼头的马的眼睛，热情冲动，眼珠乌黑，她的黑眼珠大得似乎侵犯了眼白的地盘，尽管她努力用羞涩的睫毛的下垂来遮挡住自己的眼光，然而，你仍然一下子可以感觉到她的眼里的漆黑的火焰。她的鼻子微微上翘，结实有力，她的嘴唇略显厚了一些，嘴也大了一点，然而更增加了她给人一种一种力感，也增加了朴实感。她比阿丽娅年轻多了，一看便知道是个未婚的、却是渴望着爱情的姑娘。她个子比阿丽娅矮一些，肩却比阿丽娅宽，她穿一件褐底黄花连衣裙，上身还罩着一件开领西式上衣，她的左手放在衣袋里，伸出右手示意欢迎，这种姿势流露着一种洒脱和强悍。她只用鼻腔里的几个“嗯”回答了我的问候。

马尔克补充介绍说：“这个姑娘是我们的邻居，她跟着阿丽娅学缝纫。她本人是粮站的出纳，是月月挣钱的人哪！”

马尔克的介绍使爱莉曼不好意思了，她转过了头，而且，我觉得她不高兴地努了努嘴。

我回头看了看马尔克，这一瞬间我才注意到在汽灯的照耀下他的眼珠是那样的蓝，也许说蓝不恰当，应该说是绿，那是一种非常开放的颜色，它使我想起天空和草地，一望无边。

这三个人的眼珠从颜色到形状、到神态是如此不同，对比鲜明，使我惊叹人生的丰富，祖国的丰富，新疆各民族的丰富。我甚至从而更加确信，我在1957—1958年遭到厄运，在60年代远离北京，在1965年干脆到伊犁的毛拉圩孜公社“落户”，确实是一件好事情。至少不全是坏事情。

马尔克把我让进了里屋，习惯上这应该算是他们的客房。客房比外屋大多了，墙龕里放置着一盏赤铜老式煤油灯，发出柔和的光；地上铺满深色花毡子。有一张木床，床栏杆呈优美的曲线，每一个接榫处都雕着一朵木花，四条腿像四只细高的花瓶；床上摆着厚厚的被子、褥子和几个立放着的大枕头，靠墙处悬挂着一个壁毯。我知道，这张堪称工艺品的床定是马尔克的得意之作，我也知道，维吾尔人家的这种床一般不是为了睡人，而是为了放置卧具和显示自己的富裕、自己的幸福生活的。看来他们是上等户，都有手艺嘛，我暗暗想。

这间客房墙壁是粉刷成天蓝色的，在煤油灯光的照耀下显得安宁。正面墙上竟贴着五张完全相同的佩戴着“红卫兵”袖章的毛主席像，五张像排列成放射形的半圆，这种独出心裁的挂“宝像”的方法确实使我目瞪口呆。

至少在晚上，这五张花环式的照片与天蓝色的墙壁，与古老的煤油灯及同样古老的赤铜茶具与赤铜洗手用曲肚水壶，与雕花木床及雕花木箱，与壁毯及精美的窗帘，并无任何不协调之处。正像他在说话的时候那样大量地引用（有的引用是准确的，有的是大概的、半准半不准的，有的我以为是他自己杜撰的）语录一样，乍一听没有任何生硬之感，这实在是“三忠于”、“活学活用”的维吾尔化、伊犁乡土化，我想。

下面我不准备详细描述这一晚上他们对我的款待了，这款待是成龙配套、一丝不苟、而又严格地符合礼仪的。我只准备提两个事实，第一，在夜里两点的时候（爱莉曼已经告辞了），阿丽娅开始切另一部分肉，为我们做酒后食用的酸面片汤。第二，本来我至少近一个月，消化不大好，我一向没有夜餐习惯，但这次被拉了来，甜食、肉饼、奶茶、抓饭、酒菜、面片汤，我一点没含糊，舍命陪君子，全吃了个超饱和。我本以为第二天非得急性肠胃炎不可的，结果完全相反，不但未有异常，而且治愈了酵母片与胃舒平没给我治好的肠胃病。噢，我还要罗嗦一句，饭菜确是第一流的，但他的酒实在可怕。他透露说，我们喝的是医疗用的酒精，正是那个要了他的摇床的卫生学校的朋友“关怀”给他的。

席间，马尔克向我敞开了心扉，挥动着双臂与我畅谈，大部分话是用汉语说的。我曾经建议用维吾尔语交谈，一是给我自己创造更多的学维语的机会；二是我觉得他的汉语说得不算流利。但是他坚持要说汉语，遇到表达上的困难他随时插入维语还有别的语。他说：“我们实际上是汉族人哪，我们爸爸是汉族人啊，我们爸爸是黄胡子啦，黄胡子，老王，你知道吧？”

“黄胡子”，据说原是东北抗日联军和难民，被侵华日军打散，从海参崴、伯力一带逃亡到苏联境内，穿过西伯利亚，到达苏联的中亚，从阿拉木图一带回到我国新疆伊犁地区的。但新疆少数民族用“黄胡子”这个词儿，常带有贬意，因为有许多关于“黄胡子”的吓人的流言传说，历史上不只一次有人利用这些流言来煽动民族不和。马尔克这样坦然地承认自己是“黄胡子”的后代，这倒是很惊人的。另外，他的汉语腔调也很特别，既不像新疆汉人的口音，又完全不是当地少数民族学说汉语的口音。他把“我”全部说成“我们”，也挺有趣。

“我们的妈妈是俄罗斯。”他继续介绍说，“她的名字本来应该是娜塔里雅·米哈伊洛夫娜，但是她直到死，人们只叫她娜塔沙。”他叹了口气，然后用我虽然听不懂，但我听得出他的发音并不标准的俄语咕哝了几句，估计那意思是祝祷他那到老得不到尊敬的母亲的在天之灵安息。”她本来是一位伯爵夫人的使女，为了逃避布尔什维克的十月革命，跟随主人来到新疆。我们没见过我们的爸爸，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是怎么来的，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后爸爸是塔塔尔人，他骂我们。”这时他改说塔塔尔话，大意是他是他母亲被黄胡子强奸的产儿。然后又用汉语说：“我们说不上，我们不信。老王，我们一点儿也不知道我们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呀，胡大知道！”

在维吾尔语里，“知道”和“做主”可以用同一个词。我认为，他这里用的“知道”二字，受维语的影响，包括着做主的意思。“反正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嘛。”忽然他又“暗引”了一段语录，“我们不愿意做汉人，也不愿意做俄罗斯，也不愿意做塔塔尔，后来我们就成了维吾尔了。我们也不愿意做农人，我们愿意做木匠……”说着他来了劲，走出室外，从另一间充当库房用的屋里拿来一个精美绝伦的折叠板凳，一个小儿摇床，一个雕花镜框

架，“这才是木匠。现在的木匠能叫木匠吗？现在的木器能叫木器吗？我们是人！我们要做好好的木匠，好好的木器。我们做不成，那就去养鸡儿，养羊儿，养牛儿去嘛……”他把不该“儿”化的鸡、羊、牛“儿”化，讲得兴奋起来，颇有点滔滔不绝的架势。他接着说：“世界上为什么要有女人呢？噫，有男有女才成为世界。女人，这真是妖怪、撒旦、精灵啊！她们让你哭，让你笑，让你活，又让你死……”他说，他在他的原籍霍城县清水河子，就是为了女人的事才搞得狼狈不堪，无法再呆下去，才来到这里的。“是她们来找的我，我有什么办法呢？”他的脸上显出天真无邪的表情，“我们不能让她们伤心呀！”他继续说，自从来到毛拉圩孜公社，自从和阿丽娅结合以后，他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哎，老王，你哪里知道阿丽娅的好处！与阿丽娅相比，我们在霍城相好的那些女人，只值一分钱！”

传来了外屋阿丽娅的咳嗽声，她声音不大，但是坚决地警告说：“不要冒傻气，马尔克哥！”

阿丽娅管马尔克叫“哥”，这使我不大信服。从外表看来，阿丽娅至少比马尔克大个五六岁。阿丽娅即使确是美人，也已经是迟暮了。而马尔克呢，身大力足，似乎孕藏着无限的精力，还没有释放出来。他所以这样滔滔不绝地讲话，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一句语录加一句俚语，一句维语加一句汉语外带俄罗斯与塔塔尔语，声音忽高忽低，忽粗忽细，似乎也是一种能量的释放。这种半夜里突然举行的宴请，也含有有劲要折腾的意思，虽然，我丝毫不怀疑他们连同那位邻居姑娘的好客与友谊。

他和我第一次正式聚会便这样坦率，特别是这样起劲地夸赞自己的老婆，又使我不禁想起一句维吾尔谚语：“当着别人夸赞人家的老婆是第二号傻瓜，当着别人夸赞自己的老婆是第一号。”

后来他又向我介绍那位帮助阿丽娅做饭的邻居姑娘爱莉曼。爱莉曼是十点多钟告辞走了的，她走后，马尔克问我：

“您看出来了吗？”

“看出什么来？”我不知道他问的是什么意思。

“唉，可怜的姑娘，她只有一只手！她左手长疮，小时候齐着腕子把手掌割掉了……但是她非常要强，硬是一只手做两只手的工作，什么饭都会做，拉面条的时候用残肢按住面坨儿的一端，用右手甩另一端，她连馄饨都能包啊……这也是胡大的事情啊！”

当我和他谈到队里的生产、分配、财务、干部作风这些问题的时候，他手舞足蹈地喊叫起来：“对对对，问题就是在这里！我们是有宝贝的，我们有！我们有世界上最好的武器，但是没有使用！”说着说着他拿起了两本《语录》，在空中挥舞，“我们队上为什么有问题呢？就是没有按照红宝书的指示办嘛，你看你看，读书的目的全在于应用……”他又连篇累牍地引用起语录来了，我不得不提醒他那些语录我都读过，也都会背诵。从他那未必准确更未必用得是地方的不断引用当中，我发现他确实是全队背得最多，用得最“活”，颇下了一番功夫的。我甚至觉得，这样的人怎么没有选派到讲用会上去，后来想到他原来是一个不肯到队上干活也不愿意参加会的人，觉得世界上的某些人和事情真是难以理解。

在这次被招待以后，我曾与一些社员谈起马尔克学语录的情况，多数人都浅浅地一笑，敷衍地说：“好！好！他学得好！”那神情却不像真心称赞。也是，语录背得多，毕竟无法不说是“好”事。只是一些队干部明确地表现

出嗤之以鼻的态度，讥笑说：“那正是他的傻气嘛！”

关于他们的那位邻居姑娘爱莉曼，倒是有口皆碑。她是在五岁时因手上生疮被截去左掌的。她非常要强，在学校上学功课出众，由于残废，家里不依靠她作劳动力，小学毕业以后每天走一个半小时到伊宁市上初中，之后又住宿读了财会学校。她的一只手比别人的两只手还灵巧，而且力气大。据说有一次她放学晚了，天黑以后在公路上行走，有两个醉汉向她调笑，她小小年纪，一点也不怕，一个嘴巴把一个醉汉打倒在路边的碱沼里，另一个醉汉吓跑了。

对于爱莉曼也有非议，主要是她已经22足岁了，还没有结婚，而且拒绝了一个又一个媒人。“女孩子大了不出嫁就是妖怪。”有几个老人这样说，据说爱莉曼的爸爸为女儿的婚事都急病了，但奈何不了她，因为女儿是吃商品粮的国家职工，经济独立，社会地位也高于一般农民。

桑妮亚有一次用诡秘的神情告诉我：“老王哥，你没有看出来吗？我告诉你这个秘密你可不要对任何人说。依我看爱莉曼是让马尔克傻郎迷住了，她一心要嫁马尔克哥呢。”

“什么，阿丽娅……”

桑妮亚摇摇头，“阿丽娅是我的朋友。她告诉过我，她的病已经好不了了，她要是在她还在世的时候帮马尔克哥物色一个女人，她不放心的，马尔克是确实有点傻气……”

我将信将疑。我回忆那天晚上在马尔克家里与爱莉曼和阿丽娅会面时的情形，我想着爱莉曼乌黑的眼珠，什么也判断不出来。我想，经过1957年以来的坎坷，我确实已经丧失了观察人和感受生活的能力了，将来重新执笔写作的心，是到了该死掉的时候了。

麦收期间，马尔克下地割麦五天，大致是一个顶俩，每天自己捆、自己割、完成两亩多。队上害怕分地片收麦、按完成量记工分这样做带有“三自一包”的色彩，因为当地习惯上把分片各收各的也称为“包”工，而“包”字是犯忌讳的。社员们干脆排在一起，大呼隆干活，说说笑笑，干一会儿直一会儿腰，倒也轻松。唯独马尔克绝不和大家混在一起，单找一块地干，干完了自己丈量。队上的记工员告诉他，他的丈量是不作数的，工分仍然是按群众评议而不是按完成亩数来记，他也不在乎，仍然坚持“单干”，同时谈论起来，他对穆罕默得·阿麦德一类干活吊儿郎当的人猛烈抨击、嗤之以鼻，“让我和那样的人并列在一起干活吗？我宁愿回家睡大觉。”他声明说。

根据公社革委会布置，麦收期间还要搞几次讲用和大批判。队长传达上级布置的时候调子很高，上纲上线，“如果不搞大批判，收了麦子也等于为刘少奇收了去了。”他传达说。

但实际执行起来，他却马马虎虎，有时工间和午间或晚饭后（夏收期间我们集中住宿、吃农忙食堂），队长宣布搞“大批判”，开场白以后无人发言，然后队长谈谈生产，读读刚拿到的一份“预防霍乱”或“加强交通管理”或“认真缴纳屠宰税”的宣传材料，就宣布大批判结束。有一次又这样冷冷清清地大批判，不知谁喊了一句：“让马尔克木匠讲一讲！”马尔克便突然睁大眼睛讲了起来。天南地北，云山雾罩，最后归到正题，原来他批判开公社革委会了。革委会会有个通知：凡出勤不足定额的，生产队得扣发其口粮，马尔克不赞成，他越讲越激动。队长几次想制止也没制止住，他论述这种扣发口粮的做法违背“红宝书”的教导，是刘少奇的“修正主义”的流毒，最后

他竟喊起口号来：“坚决反对修正主义！”“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誓死捍卫中央文革小组！”还有一系列“打倒”和一系列“万岁”他一喊，不由得大家也都振臂高呼起来，竟顾不上考虑他的口号与言论之间有没有必然的联系。这次“大批判”，算是最热烈的一次了。

五天以后，阿丽娅（她因为有一系列病，夏收期间也没有露一次面）托人捎话来，说是她病重，要马尔克回家看看。队长不准，说是每年夏收他都是这一套，干个五六天后以照顾病人为名便溜之大吉。他声称他在这五天已经干完了旁人20天的活，他有权利回家照顾他貌美病多的妻子，便扬长而去，不管气得大喊大叫的队长。

队长真地火了，我也觉得马尔克太不像话了，如果都照他这样，生产队只能垮台，公社乃至整个国家也会不可收拾。所以当队长在全体社员大会上建议停发马尔克两口的七八两个月的口粮以示制裁的时候，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

不久之后，马尔克纠集了20来个因各种原因被扣口粮的社员到公社闹了一阵，他又是挥舞着“红宝书”连喊带叫的。事后县公安局派人来调查，幸亏广大社员都说他自来有些傻气，他学习“红宝书”是积极和真诚的，他绝无任何反动思想反动言行，这样才大事化小，公安局的人把他叫到公社训了一顿就算了。看开头那个架势，我们还以为会把他逮捕呢。

这一年春节他到伊宁市我的家里给我拜年，我借这个机会劝了劝他，少犯傻气，少乱引用语录，多出工干活。他一再点头，叹了口气，问我：“老王，你告诉我，人是什么呢？”

我知道他有时候一阵一阵地爱谈禅论道，便引经据典地说：“人是万物之灵嘛。”

他摇摇头，“我看，人是沙子。风往哪里吹，你就要到哪里去。我们妈妈娜塔莎，不就是这样吗？十月革命一阵大风，把她胡里胡涂吹到中国来了。我们黄胡子爸爸呢，也是让风吹来的。我呢，阿丽娅呢，如果没有风吹，我们素不相干的两粒沙子，怎么聚到一起去了呢？”

我说我不同意，如果你只是一粒沙子，那么那些木器呢？

一粒沙子会做出那么精巧美丽、艺术品一样的木器来吗？

一提木器他就高兴了。他承认我说得对，因为一粒沙子是没有灵魂的，而他和他的木器都是有灵魂的，他常常做梦梦见一种新式样的木箱或者桌椅或者摇床围着他转。醒来以后，他就到木工房去，一边想着梦里的形象，一边锛、凿、刨、锯……于是一种新式样的木器就做出来了。他表示，他一定要为我做一个衣架（钉在墙上的一种），这种衣架虽然简易，但他要做出点新花样来。

春节过后，我应邀到马尔克的木工房去参观，房里充溢着令人愉快的木脂的香味。马尔克用那种小锛子用得非常熟练，轻松如意，不假思索地向木头胡乱砍去，三下五除二就砍去了一切他所不需要的部分。我最喜欢的还是看他刨木头，与关内木匠用的刨子完全不同，他用的是一种用一只手从外向怀里拉的刨子，沙、沙、沙，动作很洒脱。他穿着一件深蓝色背心，在拉刨子的时候，他的胸、背、肩、大臂、小臂直到手掌的肌肉都隆了起来，那样子真像一个显示男性健美，劳动酣畅的雕塑。他的动作既是强健有力的，又是颇有节奏和韵律的，特别是他的流着汗水的脸上的表情，诚挚而又自得其乐，根本不像一些个“力巴头”干活的时候那种龇牙咧嘴的样子。他那天

蓝色的眼珠里，更是发射出活泼有趣的光芒，完全不像他滔滔不绝地讲话时候那样带着傻气。

我欣赏着他的形体和动作，带着一种自惭形秽的自卑感。汉族是我国的主体民族，她有灿烂的文化与悠久的历史，但是在身体的素质和形象方面，她的平均水平是赶不上新疆的少数民族的，真遗憾啊！

同时我突然想起阿卜杜拉赫曼裁缝来了，呵，阿丽娅的第二个丈夫与第一个丈夫实在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一个是生的高扬，另一个简直是衰老和死亡的标志。虽然我完全是局外人，但我不能不为毛拉圩孜公社头号美女的初婚而扼腕顿足，也不能不为她的现在的幸福而深感欣慰。

“我把手里的这一批摇床交了活，下星期就给你做衣架，你还需要什么？别客气，说。”马尔克告诉我。

但我没能够得到马尔克的衣架，因为“多普卡”队进驻了。“多普卡”队不愧是火眼金睛，只一瞥便揪出了马尔克，罪名是：一、利用口粮事煽动闹事；二、打着红旗反红旗；三、其母是白俄贵族，本人与新老沙皇界限不清。

生产队开会批斗他一次，先用绳子把马尔克绑了起来，上绑的时候马尔克对绑他的民兵耳语了一句话，据事后了解，他说：“只要不怕绳子断，你就使劲勒！”

“多普卡”组长在会上喊了一通以后没人发言，会议出现了冷场，组长干着急没用，便让生产队长发言。生产队长走到前面。慷慨激昂地说道：

“马尔克，你为什么这样傻？干木匠活你倒凑合，学习毛泽东思想，你行么？你上过学么？你背那么多语录，谁承认呢？你这样学语录究竟是为了什么？说，你为什么耍冒傻气？你能懂得什么叫无产阶级司令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吗？连我都不懂，县长说，他也不懂。

你要是懂了，那你这个傻瓜岂不是比县长还高明？难道你要篡党夺权当州长吗？你这就是野心嘛！你从霍城县流浪而来，你是饿着肚子到毛拉圩孜来的，现在你有了老婆，有了房子，有了茶叶，有了馕，还有盐巴，你还要干什么？说，你为什么耍冒傻气，说，你以后还傻不傻啦？”

“多普卡”组长是一位汉族农工，年方20挂零，前年到新疆来看望姐夫，觉得伊犁这边生活不错，便留下了，但至今还没落上正式户口，便被匆匆忙忙派出来了。他又不懂维语，让懂汉语的社员给他翻译，换了两个人都说队长的大批判太深也太新，翻不过来，结果社员们推荐我去翻译，我便介绍说，队长发言的主旨是敦促马尔克认识自己的错误，认真改正。组长听了很满意，问马尔克：“怎么样，今后改不改？”

只见马尔克两眼发直，突然大吼一声：“打倒赫鲁晓夫！向江青同志致敬！”台下居然有不少人随着振臂应和，而组长呢，居然下令松绑，并说：“马尔克的态度还是比较老实的。不老实我们也不怕，帝、修、反我们都不怕，还怕一个小小的马尔克吗？”

他被分配去赶大车送粪，我给他跟过车，他兴致勃勃地对我说：“维吾尔的谚语说，男子汉大丈夫什么事都应该亲身经验经验，导师也教导要经风雨、见世面，这回我算是也经了风雨了，也见了世面了！”

最妙的是这位“多普卡”组长，见我有文化，又老实，有一天找我去代他起草一份入党申请书，我吓了一跳，连忙把我的处境告诉他，他小声对我说：“没关系，没关系，是我求你写的嘛。”我趁机进言说马尔克不是什么

坏人，他的木匠手艺好，他不喜欢干大田里的活，再说，你让他干木匠，他并不是把一切收入放入自己的腰包，他是给队里缴利润的。

“多普卡”组长说：“我明白了，咱们看看再说。”似乎从此对马尔克的态度好了些。

过了几星期，县革委会政工组的两位领导到我们公社视察来了。政工组长是一位支左的同志，圆而白净的脸，矮矮的个子，走路拼命迈大步，好像蚱蜢一跳一跳的。来到我们队以后，他一是吩咐给他做饭要多放辣椒，他是湖南人，二是要召集活学活用的积极分子座谈。

据说他已经在别的几个大队视察过，对毛拉圩孜公社活学活用的情况很不满意。不知道队长是怎么考虑的，他转了转眼珠，把马尔克作为积极分子派到政工组长那里，事先还找马尔克动员了一番，并且关照我在担任临时翻译的时候要“多加注意”。马尔克果然没有辜负队长的期望，振振有词，句句都是语录，使爱吃辣椒的政工组长两眼大放光芒，并转头质问我，学得这样好的人怎么没有参加过讲用会。我解释说，可能是因为他过去在队里干活出勤率太低。组长不高兴地问马尔克：“上个月你出勤多少天？”“31天。”马尔克回答。我一惊，因为上个月是2月，只有28天。但是组长对马尔克的回答非常满意，对我说：“人家已经转变了嘛，这就是活学活用的效果嘛！谁也不是天生的先进嘛。”

为了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政工组长又找了队长，其他队干部与几个老贫农了解马尔克的情况，维吾尔农民乡亲是有成人之美的，队干部则更是乖觉，从政工组长的话锋上已经知道了他的意图，立刻隐恶扬善把马尔克赞扬了一番，除了积极学习以外还有助人为乐呀、民族团结呀、突出政治呀、又红又专呀，连他经常给别人递抽过两口的莫合烟也作为他先人后己的例证提了出来。还有一次给大渠堵口子的事，明明是队长自己干的，队长竟立即无私地推功给马尔克，把马尔克如何堵口子说得有声有色，使听的人如身临其境。最使我不理解的是曾经主持过批斗马尔克并且宣布过马尔克的罪状的“多普卡”组长也在座，却并未提出一句异议。于是政工组长确定，要马尔克参加下月举行的全县活学活用讲用会。

晚上回“家”喝茶，我把这事告诉了房东二老，阿依穆罕妈妈大笑说：“各人有各人的路子，傻瓜有傻瓜的路子。”穆敏老爹则微微一笑，捏着自己的长须说：“这也是塔玛霞尔嘛，马尔克弄起塔玛霞尔来，可是精于此道！”

塔玛霞尔是维语中常用的一个词，它包含着嬉戏、散步、看热闹、艺术欣赏等意思，既可以当动词用，也可以当动名词用，有点像英语的 *to enjoy*，但含义更宽。当维吾尔人说：“塔玛霞尔”这个词的时候，从语调到表情都透着那么轻松适意，却又包含着一点狡黠。

“那么，他在被批斗、被绑起来以后大喊‘向江青同志致敬’，又是怎么回事呢？也是塔玛霞尔？是装的？还是真的犯傻？”我问，我很想知道穆敏老爹的见解。

“当然是真的。喊一喊痛快嘛！”穆敏老爹要言不繁，不准备再做什么解释。他抬起头，用一种我以为是带几分怜悯的眼光看了看我，悠然一笑，他说：“生活是伟大的，伟大的恼怒，伟大的忧愁，还有伟大的塔玛霞尔、伟大的汉族、伟大的维吾尔、伟大的二月、三月，伟大的星期五（星期五是伊斯兰教的祈祷日），而星期六到星期四的每一天同样是伟大的，还有伟大的奶茶、伟大的瓷碗、伟大的桌子和伟大的馕……”阿依穆罕妈妈向我伸了伸

上唇，把人中拉长，这是维吾尔人作鬼脸的表情。她说：“糟糕，老头子也犯起傻来了！”

这时队长隔着墙叫：“老王”，我把他请到屋里以后，他说明来意，是要我帮助队上的文书写一份马尔克活学活用事迹材料，再写一份他本人的讲用稿。“我写不了”，我抗议说，“简直是开玩笑，马尔克哪有什么先进事迹？差点没让公安局抓起来，20天以前刚刚绑了一次！”

“有的有的，”队长很有耐心，“他割麦子一个人顶三个人干，是事实吧？”

“可那次堵口子是您自己堵的，您为什么说成他的？”

“他也堵过的嘛，您老王也堵过的嘛。如果现在是让您去开讲用会，我们也给你整理一份好好——的材料。”他把“好”字拉长的声音，拐了几个弯，以示强调。然后他向我笑笑，伸出右手，轻轻在空中抓了抓，像是一种什么舞蹈动作，同时他一赞三叹地说：“老王，我们维吾尔，是这样的一些人，性格温柔，手也是软软的，不像你们汉族那么严格。听说有些汉族小丫头，小小年纪，坚持红二司（新疆一派造反组织）观点，被打了个头破血流，还喊口号‘誓死捍卫’什么什么的，真是坚强厉害的人们啊！这又有什么问题呢？好事情嘛。你现在去调查调查吧，你说马尔克有什么先进事迹，大家都会承认的，没有人反对。”

穆敏哥，阿依穆罕姐，你们说是不是？”

“对，队长的话是正确的。”房东二老点头称是。

……这可真给我出了难题，依我当时的情况，接受到这样的任务，本应感到受宠若惊。

整一个先进分子的材料，加一点美好的形容词，适当拔高一点，一般说来我也是不会拒绝的。但给马尔克起草讲用稿，确实难住了我，我难以承认他是活学活用的先进分子，正像难以承认他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坏人一样。硬把事实上并不存在的“事迹”塞给他，我也实在下不去手。于是我检讨自己，是不是那一天马尔克向爱吃辣椒的政工组长汇报自己的活学活用心得的时候，我的翻译有什么问题？果然，我想起，在队长打过招呼以后，我的翻译虽无大的歪曲捏造，却做了两方面的加工：一方面是把他不完整、无条理的句子在可能范围内顺了顺，一方面是他引用得过于驴唇不对马嘴的语录，有几处我“贪污”了，没有翻过去。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这个翻译的作用可真大呀！还有一条，就是我的普通话说得标准，完全有可能增加了政工组长对马尔克的好感。怪道当地的干部社员喜欢找我当“通事”呢，怪道他们与汉族同志打交道办事的吉凶成败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或者归咎于翻译呢。咦，翻话翻话，能不慎哉！看来马尔克成为活学活用的积极分子，我是负有一定的责任的，为他整材料的难题，也是我“咎”由自取的了。

这个难题并没有使我为难下去，因为两天以后阿丽娅病重，马尔克赶着一辆毛驴车把妻子送到伊宁市反修医院住院去了。一去就是一个月，未见回来，当然，他也参加不成县里的讲用了。

房东大娘的继女桑妮亚带着小甜饅、方块糖和一包葡萄干进城去医院看望了阿丽娅一次，傍晚，她带着五个井然有序的小不点儿到我们“家”来，告诉我们，据阿丽娅自己说，她得的病是肝癌，她已经知道了，马尔克和医院的人还瞒着她，她也不打算说破。马尔克正在张罗卖房，凑盘缠送她去乌鲁木齐转院治疗。然而“医药只能治病却不能治命”，命中注定，她已经不

久人世了。她不希望马尔克为她的病而搞个家败人亡、人财两空，她希望赶快出院回毛拉圩孜公社来，安安静静死在家乡。其次，她认为一只手的粮站出纳爱莉曼偷偷爱着马尔克已经很久了，正是为了马尔克，爱莉曼才拒绝了一个又一个求婚者。到今年柠檬苹果黄熟的时节，爱莉曼就满23岁了，在维吾尔农村，满23岁的丫头不嫁，就会被视为妖孽，灾星。阿丽娅最大的心愿便是看到马尔克与爱莉曼成婚。如果马尔克不忍心在她还在世的时候先办理与她的离婚手续与爱莉曼结婚，那么，他们俩要向她作出保证，在她闭眼以后的三个月之内结婚，那么，她就可以含笑九泉了。

然而马尔克犯起傻气，在这两条上都不听阿丽娅的。据说他已经找到了买主，那么好的一个院子加三间房子只卖320块钱（由于“文化革命”当中房屋政策不落实，伊犁城乡的房价曾畸形惨跌）而对爱莉曼呢，自从阿丽娅表示了自己的心愿后他干脆不理爱莉曼了。本来爱莉曼在阿丽娅住院以后每星期骑自行车去城里两三次（这个一只手的姑娘可真是能干！）给阿丽娅送饭的，结果由于马尔克态度生硬粗暴，一见爱莉曼转身就走，搞得爱莉曼哭哭啼啼的。现在，爱莉曼的事传遍了全公社，爱莉曼的爸爸知道了，认为奇耻大辱，不准爱莉曼再与马尔克夫妇来往，而且逼着女儿立即嫁人……

最后桑妮娅告诉我，是阿丽娅以垂死的人的身份，要求桑妮娅代她向我求援，希望我去劝说马尔克接受她的两点心愿。

我听后大吃一惊，心乱如麻。这一天临睡前穆敏老爹做乃玛孜（祈祷）的时间特别长，爱说笑的阿依穆罕大娘也变得沉默寡言。第二天我连忙进城去看望阿丽娅。找到她的病室，同房的少数民族女病号都对我投以好奇的目光，我顾不上与她们寒暄，直奔阿丽娅的病榻而去。天啊，阿丽娅已经变成了一个骨瘦如柴的老太婆，头发都变成了灰白色了，嘴角与脖子，更是干瘪得可怕，住院一个月，她老了30年，我也无法不确信她已经走到她生命的尽头了。我的感觉与其说是在看望病人，不如说是来与遗体告别，我只有默哀的份儿了。而马尔克虽然愁眉双锁，气色也不好，但整个说来，从外表上看像是她的儿子。只有阿丽娅的眼睛，那长长的、长着神秘的淡灰色眼珠的眼睛，仍然是美丽的、深情的，即使在往后看到的各式各样的电影特写镜头上，我也没见过这样深情的眼睛。看来，她的最后的生命之火，只够照亮那一双淡灰色的眼珠了。

我和病人只交换了极简短的几个字，“请放心，我会办的。”我说。——“谢——”她说。“别多想，休息吧，会好的。”我又说。“我什么也不想。”她说，并且闭上了眼睛。马尔克对我说：“昨天她与桑妮娅说话太多了，今天病情又恶化了。”

我告辞，先找内科主任问了一下阿丽娅的病情，内科主任认为确是肝癌，但这个医院没有专门的肿瘤科，因此按惯例她建议病人去乌鲁木齐转院治疗。当然，同时她也对病人的康复不抱希望。然后，我把马尔克叫到了楼下，马尔克先告诉我他的房子已经脱手，明天就可以拿到钱，他还有一点值钱的东西，包括他的俄罗斯母亲留给他的一个金项链，还有我看见过的几件铜器，他准备变卖。他已托了买过他的摇床的民航站营业处的营业员买飞机票，争取乘下次班机去乌鲁木齐……

“当然，看到阿丽娅病成这个样子，我也很难过，不过你还要为以后的生活着想……”我开口，想执行我的游说的任务。

“瞎说！如果阿丽娅没有了，还有什么‘以后的生活’！”这个健壮的大

汉当着来来往往看门诊的病人及家属，呜呜地哭起来了。

“我听说，阿丽娅的心愿是，以后，爱莉……”

马尔克一下子抓住了我的左手手腕，他的蓝眼珠像两个死死的玻璃球，“去！离我远一点！如果你不是老王，我会扭断你的胳膊，割下你的舌头！”然后他松开了手，自己打起自己来，把我吓坏了。

后来我们两个人都沉默了。“那就去治一治吧，愿胡大保佑她。”我这个虽然受委屈、但毕竟是从少年时代便信仰马克思主义并成为共产党人的无神论者，向一个并非真正的穆斯林的穆斯林说了一次“胡大”，而且，我真盼望奇迹的出现，也许阿丽娅能治好的吧？

我知道农村换粮票手续繁杂，便把我身上带的粮票全部给了他，他没有道谢，默默地回身走了。

1981年重访毛拉圩孜公社的时候，我坐在伊宁市委派给我临时用的一辆吉普车里，沿着白杨成林的伊乌公路向毛拉圩孜公社驶去。路过原兵团农四师工程处加油站的时候，我看见一个蓄着长须、戴着小白帽、穿着无扣的长袷衫的高大的维吾尔人骑着驴迎面而来，毛驴是那样矮小而他自己的两腿是那样长，骑在驴背上的他腿是耷拉在地面上的。他的形象使我觉得十分面熟，却又想不起是谁来。伊犁这个地方比较开化，又长期受苏联的影响，即使在60年代，也少有像喀什噶尔那样戴小帽和穿袷衫的人，骑毛驴的也只限于老人，而且主要是喀什噶尔的移民，到80年代，自行车、的确良大普及，穿牛仔裤戴太阳镜的青年也到处可见，骑毛驴的人绝无仅有，因此，我在吉普车与毛驴瞬间交错时取得的印象使我心头一动。

在公社住下来以后我了解到，阿丽娅在乌鲁木齐鲤鱼山下的医学院医院住了七个月的院——她的生命力还是相当顽强的，1971年初死去了，就埋在乌鲁木齐东郊。直到1974年夏天马尔克才回到他已无家可归的毛拉圩孜公社，其时我已经彻底离开伊犁了。马尔克回来的时候蓄起了长须，有时戴着纯白的小帽，有时缠着色来（缠头巾），还带回了一匹毛驴，俨然南疆阿訇的风度。他从队部借了一间房子住，照旧做他的木匠活，与世无争，话很少，也没有任何傻气。现在没有任何人叫他“马尔克傻郎”了，相反，尊称他为马尔克阿凡提（阿凡提本意是“先生”）。

人们告诉我，他刚刚应邀动身到县里去，为县俱乐部做一批木器活。我惊叫起来，原来我在吉普车上看到的那位骑毛驴的大汉就是他呀！“他什么时候回来？”我问。“至少两个月。”人们答。呜呼，缘悭一面，乃至斯！

最令人沉重的还是爱莉曼的命运。她离开了父母，顶住了一切舆论压力，等待马尔克一直等到了1974年。马尔克流浪归来之后，她去找马尔克，要求嫁给他，再次遭到冷冰冰的拒绝。爱莉曼一怒之下嫁给了——阿卜杜拉赫曼裁缝。

我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然而人们告诉我这确是事实，1973年，老裁缝与自己的不知是第几个妻子、喜欢光脚丫走路的玛渥丽妲再次离婚了，而且是他相中了爱莉曼，早就派人去说媒了。

“阿卜杜拉赫曼还没有死？”我不合礼仪地问，我想起老裁缝那副肺病三期的样子来了。“老头结实着呢，一个又一个地专娶年轻丫头！”乡亲们告诉我。

是的，在公社逗留期间，我见到这位老裁缝两次，他还是那副躬腰曲背的样子，没有也不可能变得更年轻；但确实，也并没有怎么显老，和十几

年前，几乎没有多大区别。我惊叹，他可真有股子蔫乎劲儿。

我很想去看望一下爱莉曼，却又觉得诸多不便，便终于没有去看她。

1979年83年

虚掩的土屋小院

用三块长短不一、薄厚不一的木板钉起的木门，当然更不曾油漆，也没有门槛。代替门框的是埋在土里的、摇摇晃晃的两根柱子，门上只有一条由三个椭圆形的铁环组成的铁链，当家中无人的时候，最后一个椭圆链环扣套在右面木柱的铁鼻上，再挂上一个长长的铁锁。

铁锁是老式的，在我年幼的时候，常常看到这种式样的长铜锁。开这种锁的钥匙实在太简单了，给我一根铁丝哪怕是一根木棍吧，我将在一分钟之内给您把锁打开。

据说从前有一个时候在伊犁农村连这样的由小小的铁匠炉土法打制的锁也没有人用。简朴的生活，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财产，稀少的人烟和罕见的、因而是高贵的过客，不发达的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这一切都不产生使用锁的需要。农家院落里的果树上的果实吗？任君挑选。维吾尔、哈萨克人认为，支付给客人享用的一切，将双倍地从胡大那边得到报偿。客人从你的一株果树上吃了100个苹果，那么这一株树明年会多结200个——也许是1000个更大更甜更芳香的苹果。客人喝了你家的一碗牛奶，明天你的奶牛说不定会多出五碗奶。多么美丽的信念啊！

那个时候伊犁的农民也养鸡，但他们并不重视去捡拾鸡蛋（至今伊犁农民认为鸡蛋是热性的，吃多了会上火）。鸡都是自由地走来走去的，没有鸡蛋。有时候一只母鸡许多天不见了，主人也顾不上去寻找它。一个月以后，突然，母鸡出现了，后面带着十几只叽叽嚶嚶的雏鸡，主人的孩子将先期发现这样的奇迹，欢呼着去报告自己的爹娘，而对于报告喜讯的人，按照维吾尔人的礼节，应该给以优厚的款待和报偿。从1965年到1971年我生活过的这个伊犁维吾尔农家小院，位于乌（鲁木齐）伊（犁）公路（老线）一侧，每天车来人往，尘土飞扬。当然，那时候房东穆敏老爹和阿依穆罕大娘已经使用那把锈迹斑斑的锁了。

然而，纯朴的古风毕竟没有完全灭绝，我们小院木门上的铁链的最后一个椭圆上，经常挂着的是一把并未压下簧去的锁，就是说，这把锁仍然是象征主义而不是现实主义的。也有些时候，连象征主义的锁都不用，最后一个椭圆上的铁鼻里，插着的是随手捡起的一块木片乃至一根草棍，到这时，连象征都没有了，只剩下超现实、形而上学的符号逻辑了。

1971年，我离开这里不久以后，先是公路改了线，为了安全也为了取直，路不从村中经过了，小院马上变得安静起来。紧接着，小院拆毁了，按照建设规划，这里应该修一条路。现时，这条路已经修好了，一条乡村的土路，然而笔直，通过田野，通过小麦、玉米、胡麻、油菜、苜蓿、豌豆和蚕豆，越过一道又一道的水渠，路两旁是田间的防护林带，参天的青杨，青杨上栖息着许多吱吱喳喳的鸟雀。当人们走过这条安谧的田间土路的时候，将不会再想起，这里本来是一个不大上锁的农家院落。

房东大娘名叫阿依穆罕，1965年我住进她家的时候她已经头发白了大半，满脸而且满手的皱纹。然而，她还有很好的、我要说是少女一样的身材，苗条，修长，动作灵活。她的皮肤白里透着一点粉红，瓜子脸，大眼睛，细长的眉毛，任何人都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她年轻时候的美丽。她的长相——后来我发现——是多么像中央电视台播放的英语讲座《跟我学》节目的解说人之一、澳大利亚的凯瑟琳·弗劳尔啊！每逢我观看《跟我学》这个有趣的节目的时候，我都忍不住要想起阿依穆罕来，我以为我活脱看到了阿依穆罕年轻时候的形象。

她最大的爱好大概就是喝茶了，湖南出的那种茯茶，我要说她是像煎中药那样地使用的。1966年五月，我来到他们家将近一年了，一天中午，我们一起在枝叶扶疏、阳光摇曳的苹果树下喝奶茶，把干馕泡在奶茶里，这就是一顿饭。经过多日的训练，我已经能够喝下两大碗（每碗可盛水一公斤半）奶茶，对于外来户来说，这是相当可观的“海量”。喝罢三公斤奶茶并吞咽下相应的馕饼以后，我感到了满足也感到了疲倦，便走进我住的那间不足四平方米的小屋，躺在从伊宁市汉人街用11块钱的代价买来的一条毡子上打盹。迷糊了大约有三刻钟，我起身去劳动。出门以前，看到阿依穆罕仍然坐在二秋子（当地苹果的一个品种）树下喝奶茶，她的对面坐着邻居女人库瓦罕，她是一个铁匠的妻子，年龄比阿依穆罕小个两三岁。她们常在一起说闲话，互通有无，谁做了什么好饭，一定要给对方端一盘或一碗去。我不知道库瓦罕的到来，看来，刚刚过去的三刻钟里，我还真地打了个盹。

这天下午是在离这个小院——我的“家”不远的大片麦田里打埂子准备浇水。新疆的农田浇灌，与内地做法完全不同，这里有一种特殊的粗犷的办法。这里的渠水很大，浇起来浩浩荡荡，所以从来不打畦，也没有垄沟。一块农田，小则五亩、六亩，大则十几亩二十亩，就靠一渠水大水漫灌。有经验的农民，把地势看好，然后一是确定在那几个地方开口子，先后有一定顺序，二是确定在田里哪几个地方打几道土埂子。水有水路，地有地形，从某一个地方开了口子，大水哗哗流进，必然分成几路向低处流去，土埂子恰好就要打在这几路水的必经之路上，前进的大水受到埂子的阻挡之后，必然再次分化，同样，依据地势和水量，其分化路线也是可以预见的，再有几个小埂子一挡……如此，塞而流之，堵而分之，疏而导之，高低不平的田地竟然都能上水，我这个内地的城里人，也委实为之叹为观止了。

不过1966年5月我对这套无畦无垄大水漫灌法还全无了解，虽说是依样画葫芦跟着老社员干，但对为什么要打埂子，挑什么地方打埂子一窍不通，到了地里抓耳搔腮、莫名其妙、愣愣磕磕，木瓜一般。再说，我用不好砍土钐，我用使锄头的办法弯腰撅腩抡砍土钐，角度不对，事倍功半，气喘吁吁，汗流浹背，收效甚微，羞愧难当，深感知识分子改造之必要与艰难。

领导我们干活的便是房东老爹穆敏，说是老爹，其实他50几岁，身材矮小，双目有神，长须长眉，有德高望重的长者之风。而当时的我，不过才31岁，尊称他一声老爹，是适合的。

穆敏对我从来是带着笑容的，但他有一个毛病，带领一批人干活时，也只顾埋头自己干，不管别人，对于我在打埂子中犯难的情形不闻不问。其他几个人也都是闷头干的老头儿……受累并不可怕，就怕干这种不得其门而入的瞎活，那个下午，我算是受了洋罪。

一个半小时过去了，又半个小时过去了，我如热锅上的蚂蚁，只盼着

穆敏老爹叫歇，偏偏他就是不叫。有几个老头也向他吆喊了，他点点头，仍然没有叫歇的意思。要是别人，干一个小时就会叫歇，一下午至少要歇两次，我们的这位老爹干活可真积极呀！我已经有点埋怨他了。

终于，人们不等他发话，先后自动停止了手底下的活，把砍土钁立在地里，坐到渠埂上吸烟，穆敏老爹也笑嘻嘻地停止劳动休息了，他不抽烟，只是用袖口揩着额头的汗。我学着用报纸纸条卷烟，用口水粘烟，但卷不紧也粘不牢，点火吸了两口以后，弄得满嘴莫合烟末子，又麻又辣，吐又吐不净。我想起这里离“家”很近，干脆回去漱漱口，喝碗水，倒也能清爽——这就是在家门口干活的好处了。

沿着田边一条满是牲畜粪便的土路走了几步，越过一条干涸了的灌渠，再越过公路，拐一个弯，便是我们的小院，推开三块木板钉成的门，我走进院里，不由一怔。原来，阿依穆罕大娘仍然坐在枝叶扶疏的苹果树下，她的对面仍然坐着邻居女人、皮肤黧黑的库瓦罕。她们的侧面，则坐着住在一墙之隔的大院子里的桑妮亚，桑妮亚是阿依穆罕的继女，相当年轻漂亮，已经有五个孩子，由于孩子的拖累，又由于她有一个精明强悍、会做成衣、会修皮靴、会做饭、能抓钱的丈夫达乌德，她是从不出工下田的。

经过了至少半分钟的思忖以后我才对这个场面做出了判断：原来房东大娘从中午开始喝的这次奶茶仍在继续进行！锅灶也扒出了许多灰，显然又烧了不止一大锅水，挂在木柱上的茶叶口袋，中午我们一起喝茶时还是凸的，现在已经是瘪瘪的了。摆在树下的小炕桌上铺着桌布（饭单）里放着两张大馕一摞小馕的，现在已经掰得七零八落，所剩无几。天啊，这几个维吾尔女人，其中特别是我的房东阿依穆罕大娘可真能喝茶！如果不是亲眼看到我都不能相信，简直能喝干伊犁河！我在书上看到过古人的“彻夜饮”，那是说的喝酒，而且只见如此记载，未见其真实生活。今天，我却看见了“彻日饮”茶！

“请过来，请到桌子这边来，请喝茶！”她们热情地邀请我。我本来是想喝点清水的，因为奶茶太咸又有油，但既然她们盛情相邀，便过去喝了一碗，只喝得浑身透汗，神提目明。我心想，盛春之际，树下畅饮砖茶奶茶，确是边疆兄弟民族农家的人生一乐！

晚上下工以后，大娘宣布，由于没买着肉，不做饭了。伊犁维吾尔人的习惯，吃面条、抓饭、馄饨、饺子、面片之类，叫做“饭”，吃馕喝茶虽然也可充饥，却不算吃饭，只算“饮茶”。这个晚上，又是奶茶与馕。我以为，经过一中午和一下午的“彻日饮”，阿依穆罕可能喝不下去多少了，谁知道，她仍是一如既往地两大碗。

这还不算，饭后一个小时，她还要再精心烧一小壶茶。这种睡前的清茶，有时加一点糖，有时就一点葡萄干或者小馕，边啜饮边谈话，与其说是一种物质的需要，不如说是一种精神的享受。阿依穆罕烧这种清茶的本事也是很高的，先在铁锅里烧半锅开水，把一撮湖南茯砖茶放到一个搪瓷缸子里，用葫芦瓢把开水舀入缸子，缸子放到柴灰余烬旁边，既不让水沸腾，又维持一个相当的温度，我想是摄氏90—95左右吧，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掌握一个适宜的时间，大约11—20分钟，然后倒茶喝。看起来，这个工艺过程很简单，然而在新疆这么多年，我喝的砖茶可谓多矣，没有一处能把茶烧得像阿依穆罕大娘烧的那样好。我自己在家里也烧茯茶，尽量按照我观察学来的方法去做，也从来没有达到过同样的水平。

喝着清茶，我与房东二老轻轻地谈着天，释却了一天的劳乏。阿依穆罕看着茶碗，不动声色地对穆敏老爹说：

“老头子，茶没了，该到供销社去买了！”

目光清明、声音清亮、个子娇小、胡须秀长的穆敏老爹叫了起来：“胡大呀！这个老婆子简直成大傻郎了！一板子茶叶，两公斤，十天就喝完了！”穆敏说话，太阳穴上的青筋蹦出来了，好像受到了突然的击打。他确实是在惊呼，然而满脸仍是笑容，他好像在着急，却仍然充满轻松，他好像在埋怨（甚至有点激昂慷慨），却又充满得意，也可以说是欣赏，或许是在炫耀。这一辈子我见到的各样的人的各式各样表情也多了，但是这种难以言传的“轻松愉快的着急”，是只有穆敏老爹才有的。

“你才傻郎呢！”老太婆自言自语，口齿含糊不清，既不理直气壮，也并无愧色。她仍然什么人也不看地说：“不是10天，是12天。又不是我一个人喝的……反正你明天得给我拿茶来。”

“喂，老太婆，砖茶多少钱一公斤你知道不知道？茶叶是从老远老远的地方运来的，你知道不知道？尤其尤其最重要的，我已经没有钱给你买茶叶了，你知道不知道？”老爹把声调提高了，眉头也皱起来了，说完，哈哈大笑。

阿依穆罕大娘一边拾掇茶碗饭单馕屑一边喃喃咕咕，“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喝茶。”

“呜……呜”，老爹叹了口气，“可怜的老太婆！”然后他用命令的口吻说：“给我两个小馕！”

“你……”老太婆抬起了头。

“今晚我要去伊犁河沿检查他们的夜班浇水！那个能说会道的马穆特，只会开会的时候没完没了地给干部提意见，干起活来一点也不负责任……昨天晚上他们组浇水。他呼呼地睡大觉，包谷地里的水全跑了……要在旧社会，这样的人不饿死才怪……”老爹恨恨地说。

穆敏是生产队的水利委员，而五月份，是昼夜浇水最紧张忙碌的月份，老爹夜间去巡查浇水的情况，是他这个水利委员分内的事，当然不足为奇。但他事先一点没有说要上夜班，故而阿依穆罕与我听了都一怔。

这也是穆敏老爹性格上的一个特点：他不喜欢预报自己的行动。当大娘问老爹第二天做什么的时候，他常给以的回答是：“谁知道呢？”要不就是：“让胡大来决定吧。”

老爹解开黑布褡膊，把两个小馕放好，再把褡膊围着腰系紧，临走出房门的时候，回首向老太婆一笑，老太婆跟了出去。我看看天时已晚，便铺床准备睡觉。谁知没过一分钟，听到院里一片喧嚷，劈哩扑通，老头喊，老婆叫。我连忙推门走出，只见房东二老正与他们的毛驴“战斗”。

穆敏老爹饲养和用以代步的是一条个儿虽不大，但很结实，毛色棕褐的母驴。一个多月以前，母驴刚刚产了一驹，老爹已经好久没有骑用它，今晚要用，母驴恋驹心切，不肯外出，只是随着老爹的紧抓着缰绳的手打转，嘴被勒得咧开了老大，显出粉红色的牙花和舌头，鼻孔大张，十分丑陋。老爹大喊大叫，脸红脖子粗，硬是指挥失灵。老太婆尖声斥骂母驴，照样无济于事。二老一驴，斗得难解难分。见此场面，我想帮忙又帮不上忙，想笑又不敢笑。母驴伸长了脖子，更激起了老爹的怒意，跳起来照着母驴就是一拳，用力一拉，估计使出了老大的力气，母驴跟着向外走了几步，老爹终于憋足

了劲把驴拉到了门外的土台边（维吾尔农家门口大多砌这样一个土台，为骑马骑驴的人上下牲口之用，夏天，人们也可以坐在这里卖呆乘凉）。

穆敏老爹骑上了驴，但母驴仍不肯走，在街心转着圆圈，任凭老爹拳打脚踢，就是不肯就范。最后还是阿依穆罕大娘，打开驴圈，把驴驹赶到大路上，果然，母驴精神抖擞地带着小驹子向庄子方向进发了。

这一夜我睡得很实，大概是白天盲目打埂的活儿把我累坏了。一觉醒来，茶已经烧好，老爹没有回来，我俨然是一家之主，坐在“正座”上喝了茶。不管喝茶还是吃饭，阿依穆罕大娘总是半侧着身坐在靠近锅灶、碗筷的地方，不论吃喝得多么简单，她都是盛好，恭恭敬敬地用双手端给老爹和我，吃完一碗，需要加茶或加饭时，也都由她代劳，她绝不允许我们自己去拿碗拿勺。维吾尔家庭男女的分工是非常明确的。

中午，阿依穆罕一反常例做了拉面。她告诉我，她早晨在供销社门市部排了一个小时队，买了五毛钱羊肉，她估计，老爹中午会回来，“老头子一定会给我带茶叶来的，”她笑眯眯，说起来挺得意。她还告诉我，在供销社排队买肉的时候，一位新迁来的社员对卖肉的屠夫说：“你别给我这么多骨头，我要骨头少一点的。”屠夫回答说：“骨头该多少就是多少。如果骨头少，羊怎么立在地上，又怎么在地上走呢？”屠夫的回答使所有排队的人大笑。阿依穆罕大娘还告诉我，这位屠夫很有名，宰了一辈子羊了，他宰出来的肉又干净又好吃。我对这一说法提出了一点异议，我说，羊肉好吃不好吃，恐怕决定于羊本身，与谁宰没有什么关系。大娘打量了一下我，叹了口气，“哎，老王！您不懂，谁来宰，关系大着呢！”

比如×××，××××（她提了几个名字），就是肥肥的料羊（指用精饲料喂肥的羊），他们宰出来也是淡而无味呢！”

她的说法使我将信将疑。

大娘做好了菜，又做好了面剂子，然后烧开了一大铁锅水。水开以后，她把柴火略略往外扒一扒，走出院门站到街心眺望。她站了十几分钟，回来，打开盖锅的大木盖，看看水已经熬干了四分之一，便用大葫芦瓢舀上两瓢水，重新续柴火，把水烧滚沸，又往外扒拉扒拉火，走出门去迎接。如是搞了好几次，也没有把老爹等来，只是费了许多水又许多柴。我连忙拿起扁担去挑水。大娘的洋铁水桶，一个大，一个小，大娘的扁担是自制的，原是一个树棍子，圆里咕隆，中间拧了一道麻花，扁担钩子一端是铁匠炉打制的两环一钩，另一端是自己用老虎钳子折曲了的粗铅丝。挑起这两个空桶，走出去不到两步，扁担在肩上翻滚，水桶在扁担钩上荡来荡去，叮当作响，活像是闹了鬼。好在这种水桶比关内农村用的上下一般粗的铸铁桶小巧得多，装水也少得多，挑起来除了肩膀被挤得生疼以外，并不费什么力气。但挑回水来以后，看到大娘仍在顽强地从事着她那不断添柴添水，不断晾凉熬干的无效劳动，我忍不住进言道：“等老爹回来再烧水不好吗？您看，您烧了好几锅水啦，老爹还没有影儿呢。也许，老爹不回来呢。”

“老头是个急脾气，回来吃不上，要生气的。”大娘笑嘻嘻地说。

“可这样多费柴火呀！”我忍不住说，说完，又后悔了，本来应该是贫下中农对我进行勤俭节约的教育，怎么我这样僭妄，竟然倒过来去“教育”起贫下中农来？

“柴火么，老头子会拿回来的，还有茶叶，还有钱，这都是老头子的事。”阿依穆罕大娘笑得更开心了，她充满了信赖。

“可您怎么说老爹脾气急呢？我看他一点也不急呀！”

“当然啦，老王，他急。我们维吾尔人有句俗话，高个子气傻了眼，矮个子气断了魂。

越是矮个子越爱生气……当然，他现在老了，和年轻时候不一样了。”

这天中午，老爹没有回来。

吃晚饭的时候老爹也没有回来。大娘又是烧开了水，走到小院外，站在街心，伫立着眺望通向庄子的那座架设在主干渠上的木桥，前前后后出去了好多次，加在一起站了足足有两个小时，烧干了一锅又一锅的水，耗费了一把又一把的柴。

快睡觉的时候，老爹回来了，他显得疲惫而又阴沉，大娘热情地向他说这问那，他一句话也没有，茶叶也没带回来，他也不做任何解释。大娘对他的这种表情好像很熟悉，便不说什么，默默地侍候他喝奶茶，并把中午剩的面条过了过热水，拌好，递给老爹。大娘也很沮丧，她不高兴时有一种特殊的表情，把上唇尤其是人中拉得很长，有时谈话当中做鬼脸时也是这样一种表情，这是我在汉人中间从没有看到过的。

遇到二老不愉快的时候，我常常觉得尴尬、举措无当，如芒刺在背。我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他们板着面孔，我不能板着面孔，我没有任何道理要板面孔啊！但我又不能在他们不快的时候若无其事地与他们说闲话，那样的话我未免太风凉、太轻松愉快、太不尊重与体贴人家。我谨慎地试探着与老爹说了两句不相干的话，“美国飞机又轰炸越南了，”我用我学得还不纯熟的维吾尔语，再加手势，再加汉语单词，吃力地表达着，对于他能否听懂，全无把握。“噢，太糟糕了，”老爹首肯着，向我礼貌地一笑，笑容旋即消失了。“北京，下了一场大雨，有的房顶子都漏雨了。”我又说。“噢，北京下雨了，好。”他的笑容更勉强了。

无话可说，我便睡下，等醒来，老爹已经走了。

“……老头子不放心，睡了一会儿就起身走了。马穆特浇夜班，睡大觉，大水豁了口子，跑到伊犁河里，哇哟，哇耶……”大娘叹着气，哼哼唧唧，一脸的愁容，把情况告诉我。

“您的气色很不好，要不要到医院看看？”我问。她吐着气“呜——呼”，摇着头，“没有别的麻达（麻烦、问题），茶没了，老头子说给我买回来了，可他空着手回来，他在生气，可能是没能支上钱……没有茶，头疼，我要死了，要死……”她有气无力地呻吟着。

“您把购货本给我，我去买……”我自告奋勇。

“不，不，让你买得太多了，老头子知道了，会生气的。这个月可能就是不愿意让你给我买茶，老头子总是把购货本带在身上……”

无法，我又坐了下来，只能同情地、忧郁地说：“您真爱喝茶……”

我这句话好像触到了大娘的某一根神经，她的眼圈红了。她说：“我没有爸爸了。我没有妈妈了。我也没有孩子了，胡大不给。我生的六个孩子全都死光了。我15岁那年嫁给艾则孜依麻穆（伊斯兰教《可兰经》诵经领诵者），我给他生了四个孩子，三个男孩，一个女孩。第二个男孩长到了四岁，他爸爸给他做了一个小石滚子，一副小套绳，还有拥脖（套包子），他把拥脖放到我们的一只黑猫的脖子上，呵，那真是一只大黑猫，简直像一条狗。我的儿子每天赶着猫拉石滚子，在院子里‘轧麦场’……我的儿子长得真好看，他多有本事啊，不到一岁就生吃了一头皮牙孜（葱头），到四岁的时候

他都会写字，会写名字，会念‘拉衣拉赫衣，衣拉拉赫衣……’（经文起始句）了……”

阿依穆罕大娘的故事我已经听她说过几次了，但是，一遇到砖茶断绝供应的时候，她就要回顾这一段。也许，这回顾和叙述自己的痛苦，其味也如饮苦茶吧？

“可那一年流行瘟疫，我爸爸，我妈妈，我的两个姐姐，我的丈夫和我的小儿子……都死了，胡大把他们的命收回去了，我们又能说什么呢？老王！”

“如果医疗条件好一点……”我小心地说。

“也许……那时候伊犁也有医院……我的孩子陆续死光了，只剩下了桑妮亚。桑妮亚是艾则孜哥的前妻生的。我嫁给艾则孜哥的时候她才一岁，然后我成了桑妮亚的妈妈，我给她做饭，我哄她睡觉，我抱着她……”

大娘的回忆充满感伤，我也感动了。只是有一点，她和她的继女桑妮亚的年龄我怎么也算不对。如果阿依穆罕是15岁结的婚而当时桑妮亚一岁的的话，那么阿依穆罕比桑妮亚大14岁。如今，桑妮亚自称是33岁。那么阿依穆罕只有47岁，显然不太对头。桑妮亚已经有五个孩子了，但长得结实、苗条、不显老，她很可能少说了两岁，比如，她可能是35岁。阿依穆罕大娘呢，也说不定记错了自己结婚时的年龄，恐怕也还要加上两三岁。那么，她不仅是超过了49，说不定是53岁左右了。

“……直到土改以后我才和穆敏结了婚。艾则孜哥死了以后，为了将桑妮亚抚养大，我守了十几年的寡。土改那年，我先把她嫁了出去，我把艾则孜哥留给我的产业差不多全给了她，只留下了这个小院和这一间小房，这原来只是大院的一角。你住的那间小贮藏室是穆敏后来盖的。我本来不想再结婚的，乡长和工作队长都来说合。我知道穆敏是个好人，他下苦（扛长活）几十年，又整整当了七年民族军的兵，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他没结过婚。他不愿意别人说他沾了女人前夫的光。”

于是明白了为什么桑妮亚家是那样的高房大院，而穆敏老爹这里是这样寒酸。

“……我与穆敏结婚以后，又生过两个孩子，”阿依穆罕继续说，“我不是不生孩子的女人，我生过，我有过，”阿依穆罕的声音激动得颤抖，眼里充满了泪水，“两个都是儿子，头一个出世三天就去了，死得像一只小猫。第二个孩子长到了一岁半，他会叫大大和阿帕（妈妈）了。我是生过六个孩子的母亲，但是现在，我生活着，像一个不会生孩子的人，那些不生孩子的女人，人们都讨厌，自己也讨厌……”

“也不能这么说……”我无力地劝慰着。

“不，我不这么说，唉，老王，我从来没有这样说。命是胡大给的，胡大没让他们留下，我们又说些什么呢？这不是，我没有爸爸，我没有妈妈，我没有孩子，可是我有茶。穆敏总是给我买茶不管他怎么发脾气，骂我，嫌我茶喝得太多，他一定会给我买茶来的……而且现在有了您，您也给我买过好几次茶了……”说着，她宽慰地笑了。

阿依穆罕的信赖是没有错的，她对穆敏的信任使我这个旁观者也感到温暖。这天半夜穆敏回来的时候带着半板子茯茶。他仍然是半夜来，天亮前走的，我睡得死，既不知道他来，也不知道他走。只见到第二天阿依穆罕眉开眼笑地大把抓着茶煮。这天的茶让人觉得特别有味，虽然我不理解茯茶怎

么可能弥补父、母、孩子都不在了所留下的空白。

在这个繁忙的暮春和初夏里，穆敏老爹每天没日没夜地操持着队里全部农田的浇灌工作，有时一连几天见不着他，有时他回来睡上两、三个小时，吃上顿饭，匆匆又走了。我问他：您的睡眠不足啊，老这样下去，怎么行呢？”

他笑一笑说：“人就是这样子，愈睡，就愈松松垮垮。从小，爸爸是不让我睡多了的，每天天不亮，在我睡得最香的时候，爸爸就要把我叫醒。这样，就惯了，我从来不会睡得太多。”

他又补充说：“对于我们农民来说，对于我们浇水的人来说，夏天，在哪里不能睡觉呢？有时候我靠着墙坐着，坐着坐着就睡着了，这就是一觉。马就是这个样子的。老王，你可曾看见过马躺在地上睡觉？马不是小猫，它从来不会盘成一团，卧在火炉旁。一匹老马，站在那里，忽然闭了眼，又睁开了，这就是睡觉了，这就算是睡了一觉啊！”

我点点头，他的关于老马和小猫的比喻，使我悚然心动，而且带着惭愧。

然后是夏收大忙季节，然后是给麦茬地普遍浇一次水和伏耕，据说经过保墒晒土的伏耕以后，土地的肥力会大大提高。然后是玉米授粉期的灌溉。然后是苹果熟了，哈密瓜熟了，西瓜熟了，大家到果园吃果，到瓜地吃瓜，记上块儿八毛的帐，把一麻袋一麻袋的瓜果运到家。

老爹忽然不上工了，他说是要脱土坯、挖菜窖、修厕所，搞几天家务。但一连三天过去了，他一动也不动。他说要休息，但既不进城（伊宁市）游玩，也不在家睡觉，每天只是从早到晚坐在二块板钉起的院门前的土台上，呆呆地看着过往的车辆和行人。他的表情是忧郁的，遇到别人和他打招呼，他谦卑地短促地一笑，但那笑容挺苦，叫人觉得难受，就连说话，他也是懒洋洋的。

“老头子没有精神。”阿依穆罕告诉我说。

“没精神”这句话在维语里可以当生病解，也可以只是当作不振作解。我便关切地问候老爹：“您是生病了吗？要不要去卫生院看看？”

穆敏似乎不太高兴，他说：“动不动就说生病吗？坐上一会儿就是生病吗？”

我抱歉地笑着说：“那最好，没有病最好。”

他好像也意识到刚才的不快并没有多少道理，转过身来，向我解释说：“人的精神嘛，一天会是好几样，一年会是好几样，一生嘛，更是一个样子又一个样子。这几天，我只觉得我非常懒散，松松垮垮。”

“那您好好休息一下吧。”

“这不干休息的事。每年我都要这样的，我在想，我想啊，想啊……”

“您想什么？您有什么发愁的事吗？”

他犹豫了一下，好像在考虑该不该告诉我，然后他严肃地说：“我在想死。”

我吓了一跳，连忙问：“您在想死？您想死做什么？”

他悲哀地笑了，“小时候大人告诉我的，清真寺里的阿訇告诉我的，如果我们都是好人，我们每天都应该想五遍死。做五次祈祷，就想五次死，夜间，更应该多多地想到死。”

“为什么呢？”我惊异地问。

“唉，老王，亏您还是个知识分子！”他遗憾地摇摇头，“人应该时时想

到死，这样，他就会心存恐惧，不去做那些坏事，只做好事，走正道，不走歪道。难道您不明白吗？难道您就没有想到过死吗？”

“很少想，”我摇摇头，“但我也不愿意做坏事。”我又补充说。

老爹浅浅地一笑，和解地说：“当然，你们是汉族，你们不是伊斯兰教徒。”

第四天，老爹仍旧没有去上工。阿依穆罕催促说，即使他既不去上工又不去脱土坯，他至少应该赶着毛驴去麦场，驮两口袋麦草回来。库瓦罕家已经卸了一车麦草了，而老爹还没弄回一根麦草来。

阿依穆罕讲得入情入理，要求又不高，老爹笑嘻嘻地答应了。当他在驴背上放了两条带补丁的空麻袋和一根长绳，赶着驴出门的时候，我感觉他的情绪似乎好了一些。

老爹一走去了五个小时，过了午饭时间很久才回来，回来的时候他面色红润，气喘吁吁，两只眼睛瞪得又圆又亮又大，说话声音洪亮，与前几天那种痴呆抑郁的样子判若两人。

“怎么弄两麻袋麦草就用了这么长时间？”老太婆边埋怨，边质问道，“我们烧开了茶，等着你，等了一个多小时，瞧，把老王都饿坏了！”

“我和人吵架了。”老爹笑嘻嘻地说，他把眼睛一眨一眨，包含着四分惭愧，六分得意。“我走小路去庄子的麦场，正碰到我们的前科长、玛衣努尔的爸爸在打院墙，我发现他的院墙侵占了道路，比原来的院墙往外扩展了15厘米，我给他提出意见，他不但不接受，反而骂我。”说到这里，他皱了眉头。

“什么，他骂你？”老太婆马上扬起眉毛，一副同仇敌忾的神气。

“我和他吵了起来……我叫来了许多人……大家都批评他不对，支持我……后来，当着大家的面，也当着‘科长’的面，我抄起一把砍土镩，把他已经打起来的墙根，全给他拆了……”

“傻郎……管那么多……”老太婆拉了拉上唇，转而批评起穆敏老爹来了。

“什么？你想想，不管怎么行呢？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人和一切事都要有人管呢！如果没有人管，人们会走到什么道路上去呢？事情会办成什么样子呢？所以要有政府，所以要有党。党每天都教育我们。教育了十几年了，‘科长’还是这样自私自利，如果不教育了，那还怎么得了！”

“哼……和‘科长’吵架吵了五个小时？”老太婆并不想与穆敏辩论，便提出了新的疑问。

穆敏轻轻一笑：“我帮着场上的人装车来着。”

“装车？”老太婆惊呼了一声，“你不是接连几天没精神吗？”

“谁知道。反正扛起麻袋来，似乎精神好了一点。”

“场上有场上的人嘛，你去扛什么麻袋！”

“几个年轻男女在一起，打打闹闹，叽叽咯咯，不好好干活。粮站的卡车开到了场上，硬是磨磨蹭蹭，不快地给人家装车。我看不过去，便去扛麻袋。”

“可你今天是歇工的啊！这工分怎么算呢？”

“工分有什么用？这不是我拿回麦草来了么？这就是工分啊！”

“你不扛麻袋，不是照样可以拿麦草吗？”

“噢，你不出工，也不开会，你简直什么也不懂。你去拿麦草，你能到

那里拿起麦草就走吗？歇工，你也是社员呀！我还是老农，是委员……”

“真积极……”老太婆咕哝了一句，不再吭声了。

这天晚上，新华社新疆分社驻伊犁记者站的一位同志到毛拉圩孜公社来看我，在这样的年月能有人来看我，我是很感激的。

这位记者同志带着一台牡丹牌小型半导体收音机。1966年夏天，伊犁地区还很少有半导体收音机，我们公社更是从来没见过。当喝过晚上的那次清茶，把“牡丹牌”放在小小的炕桌上，对准新疆的维语台，放出维吾尔语的新闻和音乐节目的时候，穆敏老爹和阿依穆罕大娘都惊呆了，四只眼睛都瞪得圆圆的，屏住了呼吸，看看“牡丹牌”又看看我，再看看那位身体瘦高的记者同志，显然，他们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帕夏依仙！”老太婆喊了起来。收音机开始播放帕夏依仙的歌曲，帕夏依仙是著名女声歌唱家，她是原水定县人，离伊犁40多公里。

“可这里……没有电线，没有电呀，它怎么出的声音？”老爹颤抖着声音问。

“有电池。”我回答。

“可电线呢？没有线，声音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个问题把我绕住了。看来，老爹是依据对于有线广播的理解来理解晶体管收音机了。

我应该告诉他，在无线电收音机里，电线只起着接通电源、提供能量的作用，因此用电池的直流电同样可以起这样的作用，而转换成声波的无线电电磁波，并不需要借助电线的传导，便可以自天而降到我们这个不需要上锁的小院里。但是，我完全不掌握物理学、无线电方面的维语词汇，何况我对收音机、广播的知识也是一知半解，所以我虽然结结巴巴说了半天，大概没有一个人能听懂我的话。

我的记者朋友虽然不懂维语，但从我们的表情和手势上也大致知道了谈话的内容，他便把半导体翻转过来，然后把收音机背面的塑料壳子取了下来，这样，四节二号电池、密密麻麻的各种颜色的元件和线路，以及小小的银灰色扬声器，都暴露在房东二老面前。

“斯——大（啊哟）真本事！真能干！这人的本事简直和胡大一样大！”两个人异口同声地赞叹，好像在他们面前不是打开了一台收音机，而是打开了一个活人脑壳。他们并且问：“这是上海出产的吧？”

“上海，当然是上海。”我回答说。伊犁人对上海是很崇拜的。当我在伊犁河谷农村生活了一年多以后，提起上海，我也有一种由衷的景慕向往之情，我们不约而同地提到上海，表达了这种共同的对于工业文明的敬意。其实，很快我就发现，我搞错了，牡丹牌晶体管收音机并非制造于上海，而是产自北京。但我始终没有更正。为什么呢？也许我直觉地认为，在伊犁，把上海抬得高高的，是一件好事吧？

我的记者朋友走了以后，我连打了几个哈欠。能吃能睡能劳动的“三能”方针，对于下乡锻炼改造的人们来说，不失为一个正确的方针。我的哈欠传染给了大娘，她也捂住嘴打起哈欠来。但是穆敏老爹兴奋万分，他的眼睛比平日睁得大了许多，他不准大娘把炕桌收走铺褥放枕，而且下令大娘再烧一壶茶，“我有话要和老王谈。”老爹说。

“傻郎，这么晚了还烧什么茶！”大娘自言自语咕哝着，做着鬼脸，但还是遵命去办。

我等着穆敏说话，穆敏却不言语，他紧皱着双眉，显得眉骨更加突出，眼窝更深，他似乎陷入了严峻而又苦恼的思索之中。

他的表情使我为之一震，他究竟要和我谈什么非同小可的话题呢？我的睡意全消了。

他几次要说话，几次又把话咽了回去，如是过了大约五分钟，他说：“你请听着，老王。像半导体收音机这种东西，它的制作方法是写在书上的，对吧？”

我不知所云地点了点头。

他有点兴奋：“是的，阿訇们早就讲过的，世界万物，飞机大炮，轮船火车，机床高炉……一切种种，都是写在书上的，你找到了书，按书上写的办法去做，就什么都造出来了。”

“什么书？书是人写的，是科学家、技术人员、工人根据自己的经验写的呀！”

“不，不，不，老王，你不懂，”老爹笑起来了，似乎发现了我的无知并确证了他的信念的正确，“那科学家、技术员他们读的书又是哪里来的呢？经验？难道凭经验可以造出半导体收音机来？帕夏依仙在乌鲁木齐唱歌，你在伊犁就能听到，谁有这样的经验？”

“科学家们读的书，是前辈科学家们写的呀！再说，经验是慢慢积累，慢慢提高的呀！”谈这么深奥的问题，我的维文词汇不够用，便结结巴巴起来。穆敏老爹似乎认为我的结结巴巴是理亏的表现，是他的理论已经把我击败的证明，他高兴地捋着胡子笑了起来，眼珠一闪一闪：

“所有的书，都要有所本嘛！这个本就是《可兰经》！”

“《可兰经》上可并没有写怎样造收音机！”我尖锐地指出。

“圣人们在修《可兰经》的时候也写下了如何制造万物的书，这些书有的藏入了山洞，有的沉入了海底，人们陆陆续续地发现了这些书，便造出了万物，难道不是这样吗？老王！”

“纯粹是一派胡言，骗人的鬼话！”我喊了起来，老爹的“理论”是这样荒唐而且恶劣，而他的态度又是那样傲慢，还有我的不听话的舌头和捉襟见肘的维语，使我激怒了，“您知道什么叫科学？什么叫技术？什么叫文明？什么叫历史？如果这一切都现成地写在书上，还要科学家干什么？还要美国的爱迪生、法国的居里夫人，英国的瓦特、俄国的罗蒙诺索夫干什么？他们是怎么样进行科学研究和发明创造的，您知道吗？如果书是藏在山洞海底的，那么应该是一些猎人、渔人、探险家、登山运动员去当发明家和科学家了，然而，又有哪个人打猎打成了发明家呢？如果是阿訇们所说的圣人留下了这样的书，为什么不把这些书留给清教徒——穆斯林呢？现代，恰恰是伊斯兰世界科学技术相当落后。难道是伊斯兰教的圣人偏心眼儿，不把科学技术留给自己的信徒，却偏偏留给‘卡伯尔’——异教徒吗？”

估计我的话老爹最多听懂百分之四十，老太婆大概只能听懂百分之一二三，但老爹显然已经被我的雄辩所压倒，目光暗淡地垂下了头，而且重复着我所说的“法国、英国、美国、俄罗斯”，看来我抬出的这四大国比他的阿訇厉害得多，我举出的爱迪生、居里夫人、瓦特和罗蒙诺索夫，也比他所说的“圣人”更切实具体，他的表情是慌乱和惶惑的。

阿依穆罕大娘和解地说：“对嘛，对嘛，老王说得对嘛，他说什么来着？法国？法国比南疆还远吧？法国的科学技术好得很哪！”

老爹没有言语，他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情绪，依然是含笑的、从容不迫的和胸有成竹的了。他说：“您说的那些国家，就是欧罗巴吧。听说欧罗巴的科学技术是很先进的，比苏联还先进。”

我正考虑着怎么解释清楚有关几大洲和几大国的地理概念，只见老太婆向老爹挤了挤眼，并且插嘴说：“还是我们的中国好！我们中国的科学技术也愈来愈进步！我们比欧罗巴好！也比苏联赫鲁晓夫好！再有就是斯大林好！当然，毛主席最伟大，最好！”

原来阿依穆罕的政治警惕性还是很高的，她的插话不仅对于老爹是必要的，我听了以后也觉得踏实了些。当然，我们都是爱国主义者，我们对于世界科技发展的讨论是以牢固的爱国主义信念为前提的，阿依穆罕的补充非常及时，非常重要，我连忙点头称是。

这一晚上我们讨论了许多问题，关于世界政治形势，关于越南战争和中东战争，关于塑料是用什么做的，关于火车是什么样子与为什么火车能拉那么多东西，关于广播、电视、电报和电话，关于熊猫、大象、犀牛和金丝猴，关于黄金究竟有什么用和为什么值那么多钱……老爹的求知欲和对待知识的严肃思考令我大为吃惊。当我的回答所提供的信息与他过去所持的观念乃至思想体系相左的时候，他认真地、可以说是苦苦地掂量着、思索着，非要弄出个究竟来不可。阿依穆罕大娘坐在旁边，最初还搭讪几句，慢慢地睡着了，灰白的头发垂到了眼睛上，但老爹仍然兴致勃勃。我几次劝老爹睡觉，并指出大娘已经睡着了，但老爹不以为意。终于，我再也坚持不住了，站了起来，老爹也长叹一声，叹道：“世界上的事，太麻烦了！”……我们要买一台半导体收音机！让老王帮我们挑选。你说对吗？老婆子？”

阿依穆罕睡眼惺忪地咕哝道：“哪里来的那么多钱？空话。”

“不，我们一定要买，坚决，绝对，非买不可！”然后他转头向我再次宣布：“我要头一台半导体收音机！您听见吗？”

“当然，一定的。”我完全同意。

“老王您今夜就睡在我们这间屋子里吧，不必回那间小土房去了。”老爹又说。

这一夜的睡眠是不安的，半导体收音机似乎把一股热浪带入了这个简陋的小院，这间歪歪斜斜的土房子里。夜半，载重卡车从院门前公路上驶过，马达声突突，车轮轧过地面发出闷雷般的响声，整个土屋和小小的窗户都随着颤抖，遥想那养鸡而不捡蛋的日子，毕竟是一去不复返的旧话了。

凌晨时分我睡得正香，依稀听到院外有人叫：“穆敏哥，穆敏哥！”然后是一连串响动，我想睁眼，却睁不开。

醒后才知道，是住在大队部后院的一个叫做奥布尔的农民死了。奥布尔正当壮年，不过50岁上下，浑身黑如漆炭，素以强壮、能干著名。他有个小儿子，也是黑黑的，聪明伶俐，会说汉语，还认一点汉字。说是他昨夜一阵心口疼，儿子给他套了驴车，准备送他去医院，没等抬上驴车，他就断了气。

穆敏老爹是全村著名的行为端正、奉公守法、热心公益，同时恪守伊斯兰教的戒规的德高望重人物之一。全村只要有丧事，都来找他，他也特别热心地去帮忙，甘尽义务。洗尸、裹白布、诵经、作乃孜尔（祈祷的一种）直至送葬，老爹面容严肃地忙活了好几天。“人嘛，人啊！”这几天，他沉默寡言，只是偶尔发出关于“人”的叹息，远在“人啊，人”、“啊，人”之类

的短语风行之前。

秋后决算的季节来到了，老爹没有再提买半导体收音机的事。

“文化大革命”的狂涛已经波及了伊犁，波及了我们公社。看到公社党委书记被揪出来，大队支部书记被封为“资反路线”的执行人，一些原来的二流子、无赖、调皮捣蛋鬼活跃异常，老爹非常反感。他问：“这个世界就没人做主了么？好好的一件东西，硬往上面啐口水，抹锈斑，这就叫‘造反有理’么？不，我不批判我们的党委书记，我们的书记在我生病的时候还来看望过我呢，他好比是我们的大大……是的，老王您看吧，这些打人骂人造反有理的人早晚会没有理的，他们会受到惩罚，他们终于会认识到，这个世界，这个新疆，这个伊犁和这个公社是有人做主的，是不能胡作非为的。”

我摇摇头，我觉得老爹说得太简单也太常规，而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政治局势，是很难用简单的常规来判断的。

1966年这一年伊犁风调雨顺，不但水田里的冬麦打得多，山坡地旱田里的春麦也一车又一车地拉不完。种旱田春麦本来是撞大运的事，有时候颗粒无收，有时候只收回种子，但1966年这一年的旱田麦子据老年人说创造了30年以来的最高记录。我们收完了以后，不知从哪里来了那么多各族同胞，都是些“自流人员”吧，汉族人是从关内“自流”来新疆的，维吾尔人是从南疆“自流”来伊犁的。他们到山上去捡拾丢在地里的麦穗，一麻袋又一麻袋地扛下山去了。再说伊犁人欢迎春麦胜过冬麦，春麦磨出的面有劲，做拉面条又细又长又好吃。

这一年的玉米也特别好。豌豆、蚕豆、菜籽、胡麻，少量皮棉和收麦后复播的糜子，产量都超过了预计。

然而丰产没有得到丰收。“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又一个使人心惊肉跳的消息从玉门关的那一面、从自治区的首府传过来，“天下大乱”作为执政党的政治口号不但被提出了而且被实践着。一直到十一月份落了雪，冬麦和春麦仍然有一部分堆在场上。冬天日照不足，无法晒场，只好让冰雪把麦堆封起来，说是等待第二年四月份解冻地干以后再继续打麦。春天继续打头一年的麦子，这在内地确也算是天方夜谭，连绵的秋雨以后大量麦子生了芽，这一年冬天整个伊犁，包括伊宁市的商品粮供应的全是芽麦磨的面，黏黏糊糊，馒头蒸两个小时仍然粘牙。

玉米也是一塌糊涂，我们队的队长还算不错，干脆把潮湿的、没有脱粒的棒子过一过毛重分给大家，要求各户用自己的热炕把玉米棒子烤干，按有利于社员个人的折算比例把连骨玉米折合成玉米粒，扣掉口粮，余下来的缴还队上，并根据按干燥、脱粒的劳动量给记一定的工分。这一冬，我和房东二老，一有空就用两个棒子互相搓着脱粒，倒也别有一番乐趣，填补了农村冬日长夜的空虚。

收获搞得这样混乱，决算也就可想而知。特大丰收的1966年，给社员进行年终分配的时候却大大低于1965年的水平。这时传来上级的一个美好的指示，1966年的年终分配，一定不准少于1965年的数字，否则，就是抵制破坏“文化大革命”。

你“一定不准”也罢，杀无赦也罢，反正就那么点钱。但农村干部对执行这一类指示也早有经验，找了一些高明的人拨拉算盘，改变了一些统计、计算百分比、计算劳动日平均值的办法，最后三算两算，1966年的分配比1965年果然不但没有降低，而且提高了。

但老爹只分到了80块钱，头一年是110块，究竟是80块钱多还是110块钱多呢？这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使穆敏老爹感到困惑，当我们在北风呼啸的夜晚共同在热炕头上搓棒子粒的时候，闲谈到了这个事情。阿依穆罕大娘照例做了一个特有的鬼脸，咕哝道：

“硬说分80块钱比分110块钱多，骗三岁的孩子去！”

穆敏老爹笑眯眯地劝慰老太婆：“不要这样说嘛，请您不要这样说！”接着，他提出了一个奇怪的“相对论”的事例。

他说：“从前有一个小孩去买骆驼，他问骆驼贩子：‘一峰骆驼多少钱啊？’回答是‘20块钱。’‘大大’，‘大大’，我们买一峰骆驼吧，只要花20块钱，’他对他爸爸说。‘不，太贵了，我们不买，’他爸爸说。第二年，骆驼贩子又拉着骆驼经过他们家门口，‘好孩子，去问问卖骆驼的大哥，一峰骆驼要多少钱，’孩子问了，生着气跑回来，‘大大，大大，大哥说一峰骆驼要100块钱。’‘呵，真便宜呀，快叫住卖骆驼的大哥，我要买一峰骆驼。’‘大大，大大，去年一峰骆驼要20块钱，您说是太贵了。今年呢，100块钱了，您却说真便宜，这是怎么回事呢？’孩子问。孩子的父亲捋着胡须回答说：‘噢，我的亲爱的好孩子，去年我没有钱，20块钱也是太多了。今年我有了钱，100块钱也算不了什么。你明白了吗？’”穆敏老爹讲完这个故事，得意地看看老太婆，又看看我，似乎在测验我们的理解力与想象力。

阿依穆罕大娘好像没有听进去，她务实地叨念着：“你的棉衣要买新的了，我的皮靴也坏了，我们说好明年要盖房，打馕的土炉老是掉土，也该换新的了……劳动了一年只有80块钱……”

我一下子摸不透老爹的相对论故事与我们生产队贯彻上级提高分配的美好指示之间的逻辑关系，但我隐隐直觉地品出来一点味儿，一点无可奈何的却又是宽容豁达的幽默感。我不由得笑了。

我的笑声似乎证明了老爹讲了半天并非对牛弹琴，他满意地唤着我的名字，哈哈地笑了。

当然，这样“提高”了的年终分配，也就不大能够提供购买晶体管收音机的刺激。老爹似乎忘记了夏天购买这种收音机的钢铁决心。我想，老爹的买骆驼的故事，同样也可以有助于说明这种决心的难以算数吧，是不是呢？

半导体的魅力的丧失恐怕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从这年秋天，半导体收音机在伊犁地区就大量销售了。我们的公社的每个大队和每个生产队，都买了半导体收音机。我们队买的是真正上海产的美多牌的。物以稀为贵，一多，一普及，也就不神秘，不那么吸引人了。再说队里的收音机无人爱护，你也听我也拧，从早到晚响个不停，有时队部的人都走光了，队部的门锁住了，窗户也关严了，但收音机仍在屋里嗡着、响着、说着、唱着。唱也不唱帕夏衣仙的迷人的歌曲了，而是唱令维吾尔人莫名其妙地啊……啊……——京剧样板戏和语录歌。

电池用完了，没人及时给换，或虽想换却一时找不到现钱去买电池，于是把音量拧到最大，电压不够的喇叭仍不能正常工作，发出一种破锣似的噪音。有时不知道从哪里搜出一节电池，于是某个懂技术的热心人掀开收音机后盖，只换一节，另外三节照旧用。不久，废电池流了汤，把机件腐蚀坏了，天线拉杆也先是拔脱，紧接着便丢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尘土、油泥、汗污更是粘满了美多牌收音机的里里外外。这样，神奇的、清洁美丽发光的，

精密细腻的收音机的形象一落千丈。如果说夏天我那位记者朋友昙花一现地带来的收音机像是天使，那么，我们队的这个收音机就像是陷入泥坑的娼妓了，穆敏老爹怎么还可能念念不忘情于彼呢？

什么是农村？什么是农民？什么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人们的生活，辛劳、质朴的快乐与单纯的梦？反正不论“史无前例”也好，“横扫一切”也好，“一天等于二十年”也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也好，老爹和大娘总是一样地辛劳终日，克己守法，苦中求乐。春天，老爹砍了一株死桃树，一株长疯了的苹果树，搭上几根树枝树杈、秫秸和向日葵秆，总算在我们的小土房门前搭起了一个夏日茶棚。老妈妈便在这茶棚下砌起了土炕，修起了炉灶。砌灶改灶不但是老妈妈的一项任务，似乎也是她的一大乐趣，每年她都要拆这个灶，砌那个灶，垒这个烟囱，通那个火道。每个灶都砌得方方正正，见棱见角，而且是灶大腿小，有一种特殊的苗条秀气之感，说不定这种炉灶的长宽比例暗合什么维纳斯的法则或者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呢。

别看茶棚简陋，自从有了它，我们便尽可能地在室外喝茶、吃饭、谈心、夜话。从三月初雪还没有化尽，到十月底清晨已经见了冰碴，我们都在室外活动，夏天，更是直到深夜也舍不得进屋。小小的院落，小小的果园，小小的关也关不紧的屋门，仍然是充满了生活的温馨和生动。连小小的麻雀也喜欢停留在茶棚的枝杈上，或是干脆降落到离盘腿喝茶的我们不远的地面上，吱吱喳喳，一跳一跳地走路。而成双的燕子，经常款款地在茶棚上下飞翔，呢喃絮语。夏日，当把路边明渠的水引入小园内的毛渠去浇老妈妈栽种的少许辣椒、西红柿和茄子的时候，潺潺的水声更给我们这蓬松的茶棚增添以新的生趣。

搭起茶棚是房东二老改善居住生活条件的第一步。第二步，他们的计划是拆掉我曾住过的那间面积约四平方米的小库房，用这些材料，再加一部分木材和土坯，把我们现在一起住的这间大约有12平方米的正房再接出一间来，这样，就有里外间了，达到了一般水平。城乡的维吾尔人，一般都至少有两间房，平常吃饭、睡觉、活动在外屋，里屋布置得尽可能整齐、高级一点，专门用于待客。

这样，房东二老便奋斗了两年。夏天，冬天，每天下工以后老爹都挖土和泥脱土坯，一直干到夜幕降临，满天繁星。当老爹“加班”的时候大娘也不闲着，她把冬季烧煤剩下的煤末子与黄土与牛粪掺和在一起，一团一团地抓起来，拽在院墙与牲口圈墙上，生人乍一进来，还以为满墙都贴着大坨的狗皮膏药呢。

秋天就更紧张了，新疆、特别是北疆的冬天是漫长的，在秋天要做好人畜过冬的全部准备。队里的生产也正是大忙季节。下工以后，还要去捆秫秸、打草，用毛驴驮回来，还要抓紧拉运麦草、麦尾子（碎麦草和谷壳，是很好的饲料），卸过冬取暖用的煤炭，收拾门窗，在门窗缝隙处钉上碎毡子以阻挡冬日或有的零下三四十度的寒风。

不论出现了怎样的“史无前例”的混乱，老爹的辛劳并没有放松过一丝一毫。他常常愤慨于社员劳动态度的稀松与对集体利益的漠不关心，他有时候悲哀地叹息：“不是大家都明白吗？如果都好好干不就都好吗？为什么你看着我、我盯着你，谁也不好好干呢？”他的这种劳动态度和对生产队的责任感使我非常感动。“穆敏老爹真是一个好人、好社员、好穆斯林啊！”我

常常与队外的一些人这样说。但是我的评价并不总是能够得到首肯。有一次在我称赞穆敏老爹的时候，穆罕默德·阿麦德尖锐地反驳说：“我就不喜欢穆敏老爹，我们许多人不喜欢他。他太积极，他不懂得‘护民’。”“护民”这个词儿出自穆罕默德·阿麦德之口使我震惊，也使我迷惑。因为我第一次听到“护民”这个词，是在去新疆之前，1962年一次到京郊房山县陈家台去的时候，一个农村小姑娘批评他们大队的一位老军属模范“不护民”。谁想得到在地区、民族、性别、年龄完全不同的穆罕默德·阿麦德口中又出现了这个词的维吾尔语说法呢？我想起老爹干活不叫歇和拆掉前科长的非法占地的墙角来了。难道这就叫作不“护民”吗？我不禁为穆敏老爹悲哀，捎带着也为穆罕默德·阿麦德悲哀，更为许许多多牵扯到治国平天下的大事情悲哀了。

在这几年的无休止的辛劳和仍然常常是快乐的岁月里，一个明显的变化是房东二老似乎老得很快，当后接的八平方米大的里间屋终于在1968年夏末用又细又弯的椽子和被虫蛀了的未曾刨平的薄板子架起了屋顶的时候，老爹和老妈妈已经与我1965年初到他们家相比判若两人了。老爹病过一次，眼睛深陷而两颊瘦削。他向队里提出：辞去水利委员的职务，他老了，没有精力去抓昼夜三班浇水的。老妈妈呢，她的头发和牙齿都有新的脱落，做事也常常丢三落四了。第二个明显的变化是老爹的宗教生活逐渐加强了。1965年的封斋月，他们并没有封斋，而且我也很少见到他做乃玛孜（每天的例行五次祈祷），等到1968年，封斋与一天五次祈祷已经是一丝不苟了。由于我们已做到情如一家，无话不谈，我问过他这方面的变化的原因，他说是因为自觉体力不支，又生了一次病，愈来愈应该想想身后的彼岸的事了。

封斋期间，人们宰牛宰羊，无牛羊可宰的也要买一些肉。老爹和大娘每天白天不吃任何东西，连口水也不咽。天黑以后，吃一顿饭。由于饿了一天，骤然大啖会伤身体，所以一般是先喝一点清茶，吃一块小饽，垫补垫补，然后再吃荤菜荤饭。睡下以后，半夜三四点钟阿依穆罕大娘便起床做饭了，五六点钟，天亮以前，老爹沐浴、祈祷，再吃一顿饭。为了白天不吃饭而能顶得下来，斋月期间饭虽只在黑夜吃两顿，但要求吃得好。维吾尔人中有所谓“挣一年，吃一月”的旧谚。

二老的封斋活动对我来说倒是并没有任何不便。凌晨那顿饭，老妈妈给我留着，我在天亮起床以后再吃。中午，单独给我烧一点奶茶。傍晚，和他们一起吃，这样，我的营养反而随着肉食的增加与伙食的改善而更加充分了。哦，慈母一样的维吾尔老妈妈哟！

1969年7月，我从《参考消息》上看到美国航天飞船阿波罗十一号在月球软着陆的消息，便把这消息告诉了老爹。

“吹牛，瞎说！”老爹断然驳斥。

“这是报纸上登的！”

“报纸吹牛！”

“这是美国人宣布的！”

“美国人也吹牛！”

“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都拍去了贺电！”

“他们受骗了！”

老爹的顽固简直不可理喻。

过了一会儿，他解释说：“《可兰经》上讲过的，月亮距地球的距离，骑上一匹快马，走40年也走不完。”

我没有读过《可兰经》，老爹也没有读过《可兰经》，他不懂经文（古阿拉伯文），也没上过经文学校，我不知道是否《可兰经》上真有这样的论述。至于说骑上马，不论是什么样的千里马，走40年也走不到月球上，我信。

我无法使老爹相信美国人的、也是人类的这一新成就。

但是第二天晚上他又主动提出了这个有争议的话题。他说，在下午的瓜地劳动中，“前科长”告诉了他同样的消息。

“如此说来是真的了。”他迷惑地、我以为是可怜地自言自语，“到底是怎回事呢？《可兰经》上明明说过的嘛。”

我说了，老爹不信。一个被他拆过非法占地的墙脚，被他斥为心术不正的“前科长”一说，他就信了，我悲哀，但他终于信了，我高兴。

这天睡前，穆敏老爹的乃玛孜做得比任何一天都长，跪拜和颂赞“哎斯萨拉姆来依库姆拉赫迈德”，反复了不知多少次。

这一年的初秋，一天穆敏老爹带了一位长着黑黑的小胡子的高个儿的中年人回家，老爹是在买肉的时候与他搭话相识的。随着“文革”的轰轰烈烈开展，供应状况日益恶化，从国营肉铺和供销社，已经很难买到肉了，于是，一批黑市肉贩子便应运而生。这位小胡子是南疆人，由于家乡生活困难，来到富庶的伊犁地区，从私人手里买牛买羊，宰杀后卖肉，从中赚几个钱。老爹去买肉，和他闲谈起来，得知他是自己的同乡，便把他让到家里来。

阿依穆罕按照礼仪给南疆来的客人烧茶做饭。小胡子客人名叫卡斯穆，鹰钩鼻、粗眉毛、大眼睛、面色阴郁，说话口齿不清，进家以后盘腿端坐，不声不响不动。我看得出，阿依穆罕对他抱着一种隐隐的反感，对于阿依穆罕衷心欢迎的客人，她会热情得多、活跃得多地接待，遇到这种受欢迎的客人，老太婆说话的声音要比平常高出八度，细声细气，唱歌一样地致欢迎词向客人问安。而对卡斯穆的款待，她只是履行义务而已。

我也下意识地相当不喜欢这个人。他的阴郁呆板的气质，他的喀什方言味儿很重、大舌头且又结巴的发音，他的一动不动，他的对于我的问候的僵硬的回答，以及他以一个“自流人员”、私商肉贩子（当时并不合法）的身份，初次到这儿来就又吃又喝，而且穆敏老爹显然是准备留他在这里过夜，都让我从心底有点嫌弃他。

但穆敏老爹对他不乏热情。他与他谈南疆的事情，谈英吉沙的匕首，谈喀什噶尔的无花果与阿图什的石榴，谈拜城的大米、阿克苏的核桃与库车的杏。卡斯穆对老爹提出的话题只能作出结结巴巴、含义不清的谈论，但即使这样的谈论也令老爹感到某种满足。原来卡斯穆这些地方都到过，有时候坐车，有时候步行，有时候骑毛驴。他有家有业有妻有子女，家在岳普湖的上阿瓦台，但他很少在家，一直是南来北往，东游西串，凭手艺（他会屠宰、鞣皮、赶毡、编席、修理靴鞋、理发，还学了一点维吾尔民族医的诊断处方知识，也算半个江湖郎中）赚钱。“其实也赚不到几个钱，我孤身一个，走南闯北，没有户口，买黑市粮，找不到借宿的地方不得住小店，开销太大。等回到上阿瓦台，我把剩余的钱的大部分缴到队上，队里按一块钱50个工分给我记上工分，这样，才给我的妻儿老小供应口粮，最后就剩不下几个钱了。”他郁郁地说。

“那您何必跑出来呢？您在家，安心参加队里的劳动不好吗？”我客气地用着第二人称尊称“您”，却是不客气地问道。

他垂下眼帘，好像没有听见我的话。这是维吾尔人用沉默来表示不喜欢某个话题或不同意某种观点的相当标准的表情。许多年后我了解到，美国人和一些欧洲人也是使用自己的“保持沉默”的权利的。

卡斯穆有什么隐痛吗？还是什么“问题”？我不能想象在搞着“文化大革命”的时代，竟有这样一个身强力壮的成年人完全游离在社会之外、组织之外、“革命”运动之外。

阿依穆罕对这些谈话不感兴趣。在日常生活中，本来是看不出老爹是南疆人而大娘是本地人的。老爹早在三区革命以前就到伊犁地区来了，生活习惯、口音、各个方面，老爹都已经北疆化、伊犁化、“他兰契”化了（他兰契，是对清代伊犁地区来自南疆的维吾尔移民的一种特殊的称谓）。但在不速之客卡斯穆到来的时候，老爹与老太婆原籍不同所造成的某些歧异，便暴露出来了。

我想，故乡和童年真是一个奇妙的东西，老爹和卡斯穆谈起南疆的时候，泪光一亮一亮的，这就是故乡和童年永远不会磨灭的余晖啊！

老爹向卡斯穆打听一个人，我没有注意听。卡斯穆表情呆板，一声不吭，既不说他知道这个人也不说不知道。过了足足有一支烟的工夫，卡斯穆忽然结结巴巴地说：“嗯，有这么个人，这个人还有呢！他不在喀什了，他现在在和静县的毡靴厂当技术工人！”

“呵！我的弟弟活着！”老爹喊了起来，喊得老太婆直翻眼。

老爹是在父母双亡以后离家到北疆来的。来到这儿以后，他孤身一人。阿依穆罕在这里亲戚非常多，来往也很频繁，而穆敏老爹似乎完全是孤家寡人。他说过，唯一的亲属是他有一个异母弟弟，比他小20多岁，他离家时仅仅两岁的异母弟弟被他的继母的一个亲戚所收养，30年来音信全无。

过去他给我讲这个弟弟的时候我丝毫没有在意，窃以为那只是在阿依穆罕亲戚六人来来往往的时候老爹自觉寂寞中的自慰罢了，不管怎么说，他也并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他也是有亲属的，虽然这个亲属只存在于老爹的口头上，实际上毫无现实性可言。

和卡斯穆谈话第二天，穆敏老爹毕恭毕敬地把他素来不喜更不敬的穆罕默德·阿麦德请到家里来代写家书，给他的莫须有的弟弟。我很抱歉，因为到1969年虽然我已能相当纯熟地说维吾尔话和读维吾尔文，但我自己写不了。我打心里完全不相信从一个偶然相遇的卖肉的卡斯穆那里信口一问，用这种瞎猫碰死耗子的办法能够找到失落多年、也许压根儿就不存在的弟弟。卡斯穆的身份使我怀疑他是个骗子。在帮助穆敏老爹“找到”弟弟以后，老爹对卡斯穆更热情了。未经阿依穆罕和我同意，他已邀请卡斯穆每晚到我们家住宿。我已经与房东二老同吃同住同劳动到了第五个年头，对于是否留宿卡斯穆，我似乎也不无发言权。

但穆罕默德·阿麦德与老爹同样，对卡斯穆的话深信不疑。而且老爹郑重地请他来帮助写信，使他自尊心得到满足。他写信很卖力气，态度又和蔼，看来，对老爹“不护民”的批评已经大大钝化，与老爹的感情隔膜消除了许多。

与我的不信任卡斯穆的预计相反，20余天后，收到了来自和静县毡靴厂的老爹的小弟弟复信。复信显然是请一位老秀才式的人物写的，因为信

的开始大大转一回文：

“……谨向我的居住于伟大祖国的钢铁边陲、富饶美丽的绿色的四时宜人的伊犁河谷、并在伟大导师毛主席的光辉与慈祥的笼罩下、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同时在通向人间天堂的金桥毛拉圩孜人民公社度过着幸福的日子失散多年的阿哥，我的可敬的勤劳的贤惠的与慈爱的嫂嫂，与来自毛主席居住的地方伟大的北京的汉族大哥老王同志致以萨拉姆，你们身体健康、工作顺利、生活快乐吧？并问候桑妮亚妹妹及……”

他开列了长串名单。凡是穆罕默德·阿麦德代笔的信上提到的与老爹有关的人物，人都问候到了。顺便说明一下，维吾尔人只重视年龄而不重视辈分，他们的“兄”“嫂”“妹”的称呼按汉语和汉族风俗要求，往往并不精确乃至颇有谬误。

复信提到，50年代“弟弟”听到一个谎信儿，说是穆敏哥已经死于民族军与国民党军战斗，“弟弟”哭了许多天，并且举行盛大的“乃孜尔”，超度哥哥的亡魂。如今喜从天降，接到了哥的信，由于喜，却又大哭起来……

当我读信读到这里的时候，穆敏老爹泪流如注、哽咽失声。阿依穆罕在一旁一边翻眼，一边唉声叹气。

老爹尽其所能地酬谢了卡斯穆。事情发展到允许卡斯穆在“我们”的小院里宰牛和卖肉。我亲眼看见卡斯穆用一条绳索把一头黑牛绊倒，一只手扳住牛角，一只腿跪压住牛颈，从靴子里唰地拔出寒光闪闪的英吉沙屠刀，喊一声“安拉，比斯敏拉”，一刀割向牛颈，黑牛哞地低沉地一吼，淡红色的舌头倏地吐出卷向鼻孔，牛眼睛睁得浑圆老大，牛颈上赤红的热血哧地喷出去几尺远，也就在这时候牛眼牛舌全部凝固了，牛头已经被活活割了下来。20秒钟以后，开始有嗜血的乌鸦自天而降。

这天晚上房东二老、卡斯穆和我四个人坐在一起吃牛杂碎，吃的时候我就觉得满身不舒服，那黑牛被屠宰时的血腥场面破坏了我的食欲。但我不敢这样表示，我怕受到笑话。勉为其难地吃了一大碗白水煮的、只放了少许盐而没有任何其他调味品的牛杂。老妈妈还要给我再加一碗飘着牛油的汤，被我拒绝了。老妈妈对我在肉食日益紧张、油水愈来愈少的年月居然放弃一碗油汪汪的杂碎汤，甚表诧异。

入夜我就上吐下泻起来。第二天一早胃如刀绞，面色灰白。我去了医院，并且在伊宁市休息了两天。

还好，两天以后再来到这个小院的时候，卡斯穆已经走掉了。否则，我难以想象与这个人和睦地共居一院一室。

穆敏老爹完全沉浸在对多年未见的弟弟的思念当中，他一遍又一遍地读信，并请穆罕默德·阿麦德再次写信，随信寄出了一条毛巾、两包石河子产的绿州牌方糖。他每天都要念叨弟弟，一提起弟弟就热泪满腮，维吾尔男人似乎不像汉人那样尽力控制自己的眼泪。

穆敏老爹找到弟弟的消息与他思念弟弟的感情传遍了全队，人们纷纷来祝贺，来问候，来探讯和静县的最新消息。过去不知和静县为何物的人也来打听关于和静的气候、物产、居民以及从伊犁到和静的路程，好像位于铁门关南的这个小小县份一下子与众人相关，而穆敏老爹马上成了和静的发言人或者“和静学”的权威。

队领导也很受这一消息和这种感情的感动，他们主动来看望，并且提出可以提前支付给老爹一些钱，帮助老爹实现前往和静探亲的愿望。从这上，

也可以看出穆敏老爹在队里的地位和威望不同一般。

阿依穆罕提出异议，弟弟应该首先看望哥哥，弟弟是工厂工人，筹措旅费也会比哥哥容易。穆敏老爹不和阿依穆罕讨论争辩，但也根本不理睬她的这项不无道理的异议。

这年11月初，秋收完毕以后，老爹穿着一件新买的长毛绒领、黑条绒面短棉大衣，准备上路。他准备给弟弟、弟媳、侄子、侄女带的礼物有：条绒三米，花布两米，香皂两块，水果糖一公斤，铁制彩漆茶盘一个和葡萄干、杏干若干。阿依穆罕用牛奶和积攒起来的酥油和面，专门打了一炉形状与品种各异的馕，供老爹带在路上食用。由于油性大，打出来的馕红润光亮，喜气洋洋。大娘告诉我，用牛奶和面打出的馕，不论放多久，变多么干，只要在水里一涮，就会变得又酥又软，鲜香可口。

临行前举行了盛大的上路“乃孜尔”。来的都是老人，一个个银须长髯，端庄跪坐，衣冠整齐，不苟言笑。当他们共同用一种特有的悠扬、沉郁、诚挚而又包含着一种被压抑的野性热情的苍老声调诵经，共祝穆敏老爹一路平安的时候，这种气氛、这种场面、这种声调和这种仪式使我也感动了。抛开宗教方面不谈，这种送别的祝愿，不是充满了古老的、令人泪下的人情味儿吗？

诵经之后是由主人招待吃饭。所有的客人都留下了礼物，有的留下一块钱或者五角钱，有的送一只搪瓷口杯、一块手绢，或干脆只有一个小小的圆馕。从这些风俗习惯上可以看出惜别的情意，也可以想象过去在新疆出门上路有多么不同寻常和艰难。

第二天午夜刚过，我与阿依穆罕送老爹走出小院，他要步行近两个小时去伊宁市乘坐去乌鲁木齐的长途客运汽车，到乌鲁木齐再转乘去南疆的车到和静，路程加上转车，他大概要晓行夜宿，经过五六天之后才到达目的地。我是知道在漫漫的戈壁瀚海与层峦叠嶂的天山深处行路的滋味的，分手的时候，我流泪了。

老爹的计划是走一个半月，路上半月，在弟弟家里呆一个月。自从老爹走后，阿依穆罕丧魂落魄，披头散发，凄凄惶惶，不可终日。吃拉面做菜卤时她忘了放盐；剁辣椒的时候她伤了手指；给牛挤奶的时候不知道她怎么惹恼了奶牛，被奶牛一蹄子踢翻了牛奶桶，把牛奶洒了一地。害得老大妈用铁锨把牛奶埋了半天。维吾尔人对于食物是有一种庄严的敬意的，日常最忌浪费食物，如确实某种食物霉坏或污染不能再吃，绝不能顺手一倒完事，而要郑重地掩埋干净。

老爹走后的第四天，冷空气入侵伊犁河谷，西北风怒号，夹带着来自高山的被吹散开的积雪。吃过晚饭以后，我协助阿依穆罕大娘侍候好了驴和驹、牛和犊，回到突然变得寒气袭人的小屋喝茶。大娘一面烧茶，一面顺手丢了几个玉米骨，在刚刚安装上的、似乎还有点东倒西歪的铁皮炉子里点上一把火。小小的土屋霎时间变得灼热炙人，火光照得大娘的脸通红，然后随着火光的熄灭室温又在明显地下降。就在这种室外寒风呼啸，室内忽冷忽热的情形下，老大妈向我吐露心曲说：

“唉，老王，我真不愿意老头子去南疆啊！哪里来的弟弟？弟弟又算什么呢？我1950年第二次结婚，嫁了穆敏，不就因为他人口简单，忠诚可靠吗？”

“也快，最多一个半月，他就回来了。老爹走前这一个月，干了多少家

务啊，他就是希望您平安顺当地度过这一个半月……”我安慰老妈妈说。

“不一定，老王，不一定啊，”阿依穆罕打断了我的话，“老王，您给我出主意，我应该怎么办呢？”

“您好好地过日子，把身体保养好，把家照料好……”“不，我说的不是这个，老王，您不知道啊，南疆人的心，南疆的风俗，与我们伊犁人不一样的。您知道，我比老头子大两三岁，又没有孩子，老头子虽说是老头子了，毕竟是男人，和女人不一样噢！我敢说，他弟弟一见老头子，一定挑唆他把我抛弃了，再就地给他说明一个40多岁、还能生育的女人……实话对您说吧，我知道的，老头子这一去，是不会回来的了！”说到这儿，阿依穆罕伤心已极，呜呜地哭了起来。

阿依穆罕大娘的话与泪大出我的意料之外。看他们平日相敬如宾、相依为命，老太婆对老爹是虽有腹诽但行动上唯命是从，为了让老爹及时吃饭不惜烧掉一把又一把的柴，烧干一锅又一锅的水，而老爹对老太婆又是那样体贴照顾，虽有埋怨但有求必应……怎么可能走一趟和静就造成这么大的危机感呢？难道人和人的相互信赖就这么不牢固，而莫名其妙的隔膜（例如南疆人对北疆人，或北疆人对南疆人的看不惯的一些说法），就可以那样有力地左右一个人的判断么？唉！

我竭尽全力安慰大娘。也好，经过这次一说一哭，什么东西都倾倒出来了，后几天，大娘的情绪正常多了，她还给我做了一回相当费事的薄皮奶油南瓜丁包子吃。

两个星期以后，一天下午，我从庄子参加积肥劳动回来，一进院门，看到正在用榔头砸煤块的阿依穆罕大娘。大娘一见我，喜笑颜开地告诉我说：“老头子回来了。”

简直难以置信。如此隆重庄严，如此兴师动众地筹备、送行、成行，而且从精神上是那样沉重地惊扰和震动了老妈妈以后，才14天，老爹就回来了。这甚至使我觉得荒唐滑稽，替他们不好意思。

老爹态度平和，精神正常，含笑不露，彬彬有礼。对于我的关于他的路途生活、关于他的弟弟、弟妹、子侄以及和静县情况的问候他只答以“好”，“对”，“就那样”，“嗯嗯”，此外不置一词，好像根本没有谈这个话题的兴趣，好像盛大的行前“乃孜尔”不是半个月前为他举行的，而是半个世纪以前为哪个不相干的赛麦德举行的。总之，曾经使他梦魂萦绕、煎心焦首的思弟之情，已经云消雾散无踪无迹了。

“您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您怎么不多住些日子？”不止一个人这样问他。“嗯，我想念弟弟，就去了。我已经去过了，就回来了。”这是他的唯一回答。

事后阿依穆罕大娘悄悄对我说：“我揣摩着一定是老头子的弟妹不好，他的兄弟媳妇不欢迎他。这样的坏女人到处都有。老头子不说这些，连对我他什么都不说。”

穆敏老爹的深陷的大眼睛似乎闪烁着一种略带忧郁的光，当我仔细打量时，却又不见忧闷，老爹的眼光似乎更豁达、更宽容、也更开阔了。

幻想有时候比现实似乎好。有时候，幻想变为现实的时候似乎便失去了幻想。而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应该守口如瓶，不要为生活、为人和人的关系、为一切细小的难免的挫折、为一件迟早总要过去的事情的过去叫苦，生活里已经有足够的苦被人们咀嚼，又何必用自己的渺小的叹息、伤感、牢骚来进

一步毒化生活呢？我对及时归家，绝无他话的穆敏老爹致以庄重的敬礼。

1970年我们公社搞斗、批、改，搞“清理队级队伍”，组织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穆敏老爹被吸收为宣传队员，进驻公社机关，抓公社机关的运动。老爹每天穿戴得整整齐齐，两个风纪扣全部系紧，手提一个儿童用的鲜红的塑料书包，内装他不会读的“语录”及“老三篇”，按时去上班。

说起红书包也够好笑的，当时推广部队搞“红挎包”的经验，人家所说的“红”，是指政治思想，指包里装满语录、宝书、宝像。当这个经验翻译成维语并在我们公社贯彻的时候，变成了红颜色的包包，结果，大队统一从伊宁市买了上千个小学生和幼儿园大、中班孩子用的小巧玲珑、鲜艳夺目的红塑料包，发给这些留着络腮大胡子的维吾尔农民携带，返老还童，如嬉如戏而又毕恭毕敬，实在别有一番风貌。后来别的队也买，搞得幼儿与小学生的书包脱销。

我问老爹：“您去揪阶级敌人了么？”答：“有就揪，坚决斗争。”问：“您怎样宣传毛泽东思想了？”答：“我让他们念报，念完了我就说，要拥护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大家的事大家做，谁也不要松懈。”问：“这样念念报就算搞了斗、批、改了么？”答：“别的事有队长、组长、党员们做主，我听着，看着。”问：“您看这个‘清队’搞得怎么样啊？”答：“老王，唉，这您也要来问我么？您这就不对了，我正要问您呢！”

我们俩相对苦笑。

这一年我的情绪很不好，放眼祖国，满目疮痍，思前想后，阴云迷雾。然而老爹是镇静的，他用他的语言劝慰我说：“不要发愁，呵，无论如何不要发愁！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有‘国王’‘大臣’和‘诗人’，没有‘诗人’的国家，还能算一个国家吗？您早晚要回到您的‘诗人’的岗位上的，这难道还有什么怀疑吗？”

在维吾尔语里，“诗人”比“作家”更古老也更有一种神圣的意义。维语里“作家”与“书写者”是一个词，你说一个人是作家，他还可能以为你是记工分的记工员呢。然而只要一提诗人，就都明白了。

老爹的话给我很大的鼓舞和安慰。

这一年，队上要求老爹去庄子盖房。因为根据农田水利和新居民点建设规划，我们队的全部社员应该迁移到伊犁河沿的庄子方面去，而且我们的这个小院，位于设计中的一条笔直的辅助道路的必经之处，小院应该拆掉，非拆不可。

穆敏老爹欣然接受了这个方案。阿依穆罕大娘却紧锁双眉，长吁短叹。她带着哭音说：“我在毛拉圩孜这个地方整整生活了50年，这里买东西、看病、乘班车都方便，我为什么要到荒凉的伊犁河沿去呢？”

“唉，老婆子，咱们大队四个队的新居民点修在伊犁河沿，只有三个队居民点在毛拉圩孜的公路旁。现在，庄子也已经有了供销社、医疗站、银行和学校。队里将要给我们九分住宅地，还为我们打好房基，工、料，都支援我们。那边我们会有几间大房子，大园子。奶牛和毛驴在那里也会吃到更多更鲜的青草。上工、打粮、开会都近了……您却不愿意去，您不是傻了吗？”

队干部又来反复动员，阿依穆罕大娘只好同意迁移。她私下对我说：“我也知道老头子的心，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小院和土房子，毕竟是我的前一个丈夫留下的遗产，他住着，有心病。他早就想到庄子去了，那里的一切，是公

社、大队和生产队给的呀！”

没等到他们搬家我就离开了他们，到乌鲁木齐南郊的乌拉泊地区的文教“五·七”干校进修深造去了。

1973年我回伊犁搬家。得知阿依穆罕大娘因为目疾在伊宁市住了医院。在医院里，穆敏老爹悲伤地告诉我，他们是在1971年夏拆掉了我们住过的土房和小院搬到新居民点去的。阿依穆罕从迁到伊犁河沿去以后，处处觉得别扭，不顺心，无法适应新环境，一夜一夜地不睡觉，总是想着毛拉圩孜、公路、我们的小院和土屋。终于，想出了病，把眼睛都想瞎了。

我几次找医生，医生对老妈妈的眼疾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也许是不屑于对我说。我又不是大娘的直系亲属。

我给大娘买了些水果，买了些点心和牛奶糖，喂大娘吃。大娘说，入院时她还能看见一点光亮，住了一个月院以后，干脆什么也看不见了。大娘指着自己的胸口说：“这里头像火烧一样，烧得我都熟了啊！”

住院已经无益。老爹赶着毛驴车，拉着双目失明的阿依穆罕回家。由于阿依穆罕对于毛拉圩孜旧居的思念，老爹用庄子上的新房，换了一间旧居旁幸存的更加破烂矮小的房屋，他们住到那里去了。1979年夏天，阿依穆罕老妈妈长眠在那里。

维吾尔人的男女有别、男女分工是搞得很清楚的。男人都不会料理家务。阿依穆罕去世以后，穆敏老爹的生活非常混乱狼狈。队里的几个领导都很关心，帮助说合，从1980年，穆敏老爹便把另一个生产队的一位老实巴脚的孤老婆子接到家里，两个人合作过日子。

老爹已经老迈，不再下田劳动，他和另外一个老汉看管新修缮的清真寺。有时，他在前兵团农四师工程处路口卖一点沙枣和莫合烟。逢年过节，队里给他们送点油、肉。新的老两口，仍是和睦度日，相濡以沫。1981年我去看老爹的时候，见到了这位矮个子、扁圆脸，说话口齿不清的老大妈。老大妈几乎用同样的程序和姿势烧茶、铺桌、款待我，但那茶（请这位大妈原谅我）我喝着味道索然，整个家，都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写起伊犁的人和事来，没有什么人比房东二老我更熟悉，与我关系更亲密，更能牵动我的心了。在我成人以后，甚至与我的生身父母，也没有这种整整六年共同生活的机会。然而，几次提笔都写不成。他们似乎算不上什么典型，既不怎么先进，也不奇特、突出。甚至写个畸形人物也比他们好写，说不定更吸引人。

然而不知为什么，虽然我早已远离伊犁，虽然这些年我是在完全不同的境遇下与完全不同的人打交道和从事完全不同的工作，虽然我由衷地欢呼和拥抱这新时期，包括我个人的新的开始，新的生活，但我一想起穆敏老爹和阿依穆罕老妈妈来，就有一种说不出的爱心、责任感、踏实和清明之感。我觉得他们给了我太多的东西，使我终生受用不尽。我觉得如果说我20年来也还有点长进，那就首先应该归功于他们。他们不贪、不惰、不妒、不疲塌也不浮躁、不尖刻也不软弱，不讲韬晦也不莽撞。特别是穆敏老爹，他虽然缺乏基本的文化知识，却具有一种洞察一切的精明，和比精明更难能的厚道与含蓄。数十年来我见到的各种人物可谓多矣，但绝少像老爹这样的。我常从回忆他们当中得到启示、力量和安抚，尤其是当我听到各种振聋发聩的救世高论，听到各种伟大的学问和口号，听到各种有关劳动人民的宏议或者看到这些年也相当流行的对于劳动人民的嘲笑侮弄或者干脆不屑一顾的时

候。

遵照巴尔扎克的不朽传统，我本来应该在本篇的起始好好描写一下小院的风光的，但是……那就把这小院风光的回忆，放到这篇小说的最后部分吧。

推开三扇长短不一也不平整的木板钉起的门，先看到一个大大的打馕的土炉，新疆俗话叫作馕坑的。遇到打馕的时候，这里会冒出熊熊的火焰和团团的黑烟白烟。土炉旁便是低矮的土屋的唯一的采光用的玻璃窗，这个窗子是打不开的，换气全靠门缝。小窗子的玻璃还是两半截接在一起的，尘土和油烟使玻璃变成了褐黄色。

靠近院墙栽着三株白杨，白杨脚下是一弯渠水。渠水的另一面是搭起的架，头几年种南瓜，是南瓜架。后几年栽了葡萄，便有了葡萄架。秋天葡萄成熟的时候，常常有鸟雀来抢吃葡萄。还有一种野蜂，隔着葡萄皮吸吮葡萄的甜汁，被野蜂吸吮过的葡萄变得又小又蔫，但这种又小又蔫的葡萄仍然可以吃，而且我以为并不难吃，被野蜂吸吮剩余的那一点汁液显得更加黏稠甘美。为了惊吓和驱赶肆无忌惮地吃葡萄的鸟雀和野蜂，穆敏老爹不知从哪里搞来一个马头的骷髅，马骷髅挂在葡萄架上，它或许能起（？）稻草人的作用。

再往后面走，便是一个小小的园子，有五棵苹果树。一株叫作冰糖果，甘甜早熟，但品质松软。一株叫作二秋子，高产，色红艳，酸甜，属于大路货。这株二秋子非常高大，枝叶茂密，老妈妈生前一下午一下午喝茶便是在这株二秋子下面。我推测，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辰是在这株果树下面度过的。有一次我的爱人到毛拉圩孜来作客，阿依穆罕与她握手问好以后就不见了，我们正在奇怪，忽然头上二秋子的枝叶簌簌地摇了起来，红绿怡人的二秋子苹果落了一地，有的苹果砸到了我们的脑袋上，叫人喜盈盈的。抬头一看，大妈原来轻巧地上到了树上，她正站在树杈上为我们摇苹果呢。

其它三株是夏柠檬、秋柠檬，和一株最后因为病害终于砍掉的阿尔巴特冬果，那苹果结得比拳头还大。

春、夏、秋三季，树上都有许多鸟。每天早晨天不亮，多声部的鸟鸣就会把人吵醒。特别是春天，那鸟儿的叽叽啾啾，吱吱喳喳，滴滴沥沥，咕咕噜噜，令人心醉，令人忘却了一切烦恼，惊异于这个世界的鲜嫩、明亮、快乐和美丽。

我初到伊犁的时候曾经写过几句旧诗，算是我们的小院的即景，题名就叫作《即景》：

濯脚渠边听水声，
饭茶瓜下爱凉棚，
犊牛无赖哞哞里，
乳燕多情款款中

现在，小院小园果树没有了，土房土炉葡萄架与白杨也没有了，这里是一条笔直的黄黄的土路，通向二生产队的大片苜蓿地。1965年我初到庄子劳动时，曾在一次大雨中在这块苜蓿地里迷了路。这条道路并没有多少车马行人，1981年在这条路上我见到，每一条车辙，每一行蹄印，以及人的脚印，连同狗爪、猫爪和鸡爪子留下的印迹都清晰可辨呢。

1983年

木箱深处的紫绸花服

这是一件旧而弥新的细绸女罩服。说旧，因为它不但式样陈旧，而且已经在它的主人的箱子底压了26年，而26岁，对于它的女主人来说固然是永不复返的辉煌的青春，对于一件衣服，却未免老耄。说新，因为它还没有被当真穿过，没有为它的主人承担过日光风尘，也没有为它的主人增添过容光色彩。总之，作为一件漂亮的女装，它应该得到的、应该出的风头和应该付出的、应该效的劳还都没有得到，没有出过，没有付出，也没有效。而它，已经26岁了。

可喜的是它仍然保持着新鲜和佼好的姿容，和26年前刚刚出厂，来到人间，来到女主人的身边的时候一样。

“氧化”，它听它的主人说过这个词，它不懂，因为它被穿了一次便永远地压进了樟木箱底，它没有机会与主人一起进化学课堂。虽然，它知道，它的主人是化学教师。

“老不穿，它自己也就慢慢氧化了！”有一次，女主人自言自语说，她说话的声音非常之轻，如果这件衣服的质料不是细腻的软绸而是粗硬的亚麻，那它肯定什么也听不到的。

“氧化”是一个很讨厌的词儿，从女主人的声调里它听出来了。

但它至今还没有感觉到氧化的危险。它至今仍然是紫色的，既柔和，又耀目；既富丽大方，又平易近人。它的表面，是凤凰与竹叶的提花图案，和它纤瘦的腰身一样清雅。它的质料确实是奇特的，你把它卷起来，差不多可以握在女主人小小的手掌里；你把它穿上，却能显示出一种类似绒布的厚度和分量，就连它的对襟上的中式大纽扣，也是精美绝伦的。

那上面，凝聚着一个美丽的苏州姑娘的手指的辛劳。丽珊购买这件衣服是在1957年。新婚前夕，她和鲁明一起去到服装商店。鲁明一眼就看到了这件衣服，要给她买下来，她却看花了眼，挑挑拣拣，转转看看，走出了这个商店，走进了别的商店，走出了别的商店，又走进了这个商店，从商店的这一端走到那一端，从那一端又走到了这一端，用了一个半小时，最后还是买下了这件一起初就被鲁明看中了了的衣服。当然，鲁明并没有埋怨她，那是多么甜蜜的一个半小时啊！人的一生中，又能有几次这样的一个半小时呢？

新婚那天晚上，她穿了这件衣服，第二天天气就大热了，那是一个真正炎热的夏天，它便被脱了下来，小心翼翼地折叠好，放到妈妈给她这个独女的唯一的嫁妆——一个旧樟木箱子的紧底下了。

后来鲁明走了，一走就是好多年。

在这个夏天以后，在鲁明走了以后，在世界发生了一些它所不知道的变化以后，它便只有静静地躺在箱底的份儿了。

终于，丽珊成功了，她可以去边远的一个农村，去到鲁明的身边。走以前，她把原来珍贵地放在她的樟木箱子里的许多衣服都丢掉了，像那件米黄色的连衣裙，像鲁明的一身瓦灰色西服，像一件洁白的挑花衬裙……它们都是紫绸花罩服的好同伴。与它们分手是一件令人神伤的事情，紫绸花罩服觉得寂寞和孤单。而那些出现在箱子里的新伙伴使它觉得陌生、粗鲁，比如

那件羊皮背心，就带着一股子又臃又傲的怪味儿，还有那件防水帆布做的大裤脚裤子，竟那样无礼地直挺挺地进入了箱子，连向它屈屈身都不曾。

但是丽珊带着它，不论走到什么地方。虽然从那个时候起它已经永远与丽珊无缘了。不说那些无法被一件女上装理解的原因了，起码，那时已经是60年代了，丽珊已经有了一个满地跑的儿子，她已经再也穿不下这件腰身纤瘦的衣服了。

幸亏还有一条咖啡色的领带，也是在他们结婚前不久进入这个箱子的，它甚至连一次也还没有上过鲁明的脖子，新婚那一天鲁明结的是另一条玫瑰红色的有斜条纹的领带。这样一条领带竟然和这个箱子、和羊皮背心、和帆布裤子、和连指手套与厚棉帽子，当然，也和紫上衣一起去到了边远的农村，给纤瘦的紫衣以些许微末的安慰，显然，是由于丽珊的疏忽。

这条领带自然是属于应淘汰之列的。

1966年的夏天，一个更加炎热的夏天，鲁明和丽珊在夜深人静之后打开了樟木箱子，翻腾了一阵以后，首先发现了领带。鲁明惊呼了一声：“怎么还带来了这玩艺儿？”倒好像那不是一条领带，而是一条赤练蛇。“好了好了，”丽珊说，但是她的声音不像丽珊，而像另一个人，“我来处理它……正巧，我的腰带坏了。”说着，她拿起了领带，往裤腰上系。紫衣服看到了领带的颤抖，不知道是由于快乐还是痛苦。

鲁明接着指着紫衣服说：“那么它呢？它怎么办？它也是‘四旧’啊！”

“我并不旧啊！我只被穿过一次！我被保管得好好的！樟木箱子不会生蛀虫。我一点也不旧，更不是四旧啊！”

紫衣服想说，却发不出声音。精灵一样的苏州姑娘的手指啊，给了它美丽的形体和敏锐的神经，却没有赋予它声音，它甚至于连叹息一声的本身都不具有。

“这个，我要留着它，”丽珊的声音非常坚决，但是比拿领带做腰带用时更像丽珊的声音一些，“我要把它藏起来，不让任何人把它夺去。”

“你恐怕已经穿不得了……”鲁明说，他变得安详了，一只手搭在丽珊的肩上。

“……我要留着它。也许……”

什么是“也许”呢？紫衣服体会到，它未来的命运和这个“也许”有关系，但是它完全不懂得什么叫做“也许”。对于一件二两重的衣服，“也许”太朦胧也太沉重。

“老不穿，它自己也就慢慢氧化了。”这次是丽珊自语，连鲁明也没有听到。

不要氧化，而要“也许”！紫衣服无声地祝愿着。

终于，许多的日子过去了，鲁明和丽珊快快活活地开始了他们的二度青春，他们重新发奋在各自原来的岗位上。许多好衣服也见了天日，同时，许多新质料、新式样、新花色的好衣服迅速地出现了。鲁明常常出差，还出过一次国，他从上海、从广州、从青岛、从巴黎和香港，给丽珊带来了合身的衣服。

换季的时候，这些衣服进入了樟木箱子，它们有一种兴高采烈、从来不知忧患为何物的喜庆劲儿。

新衣服进了箱子，见到紫衣服，不由怔住了。“您贵姓？”

它们无声地问。

“我姓紫。”它无声地答。

“府上是？”

“苏州。”

“您的年纪？”

“二十六。”

“老奶奶，您真长寿！”上海衬衫、广州裙子、青岛外套、巴黎马甲与香港丝袜子七嘴八舌地惊叹着。

它们没有再无声地说下去，因为，它们看出来，紫衣服的神情里流露着忧伤。

丽珊好像懂得了它的心情，在把新衣服放好，关上箱子盖以后，又打开了箱子，把紫衣服翻了出来，托在掌上，看了又看。紫衣服听到了丽珊的心声：

“不论有什么样的新衣服，好衣服，我最珍贵的，仍然只是这一件。”

“以后……”她说出了声。

对于紫衣服，“以后”比“也许”的含义要更浅显些，它听到了“以后”，它理解了“以后”，它充满了期待和热望，它得到了安慰。它在箱底，舒舒服服、温情脉脉地等待着。它信任它的主人，它知道丽珊的“以后”里包容着许多的应许。它不再嗟叹自己的命运，也丝毫不嫉妒新来的带着丽珊的体温和气味的伙伴。就拿那一双香港出产的长筒无跟丝袜子来说吧，只被主人穿了一次，便破了一个洞。紫绸服的口角上出现了一丝冷笑，不用人指点，紫绸服已经懂得了在香港时鲜货面前保持矜持。

丽珊所说的“以后”是指她的孩子。他们没有女儿，只有那个儿子，他们的生活虽然坎坷，儿子却大致没有受过什么委屈。从小，儿子的生活里有足够的蛋白质、足够的爱、足够的玩具和课本。儿子早就发现了妈妈的这件压箱底的衣服，他第一次提出下列问题的时候还不满八岁。

“妈妈，多好看的衣服呀，你怎么不穿呀？”

丽珊没有说什么，她只是静静地一笑，她绝不让孩子过早地接触那咬啮大人的愁苦。

“等你长大了，我把这件衣服送给你。”妈妈有时说。“我……可这是女的穿的衣服呀！”儿子说话时的口气，好像为自己不是能穿这样衣服的女孩子而遗憾似的。

妈妈笑了，笑得有那么一点狡狴。

后来儿子有了自己的事，有了自己的书包，自己的朋友和自己的衣服，他不再提这件衣服的事，他把这件压箱底的衣服全然忘了。

以后儿子长大了。以后儿子念完大学，工作了。以后儿子有了女朋友。以后儿子要结婚了。

这就是丽珊所说的“以后”的部分含义。在儿子预定的婚期的前几天，樟木箱子被打开了，压在箱底的紫绸衣服被小心翼翼地拿了出來。

你看这件衣服好看吗？”丽珊问儿子。

“哪儿来的这么件怪衣服！”这是儿子心里的话，但他没有说出来。人们心里想的、没有说出的话是不能被他人听到的，只能被质料柔软的衣服听到。

儿子看出了妈妈的心意，所以他连忙笑着说：“挺好。”“送给你的未婚妻吧，”丽珊说，“我年轻的时候只穿过它一次。”同时，丽珊在心里说：“那是我新婚的纪念，也是我少女时期的纪念，虽然它在我的身上只被穿了三个

小时，然而它跟着我已经度过了26年。”

紫绸衣听懂了丽珊说出的和没有说出的话，它快活得晕眩，任何一件衣服能有这样的幸运吗？它将成为两代人的生活、青春、爱情的纪念。

儿子接过了紫衣，拿给了未婚妻。未婚妻提起衣服领子在自己身上比了比，正合适，用不着找裁缝改。未婚妻的身量比妈妈略高一点，但按现在的时尚，衣服宁瘦勿肥，宁短勿长，这件衣服简直天生是为儿子的未婚妻预备的。

紫衣服想欢呼，“我的真正的主人原来是你！我的真正的青春，原来是在80年代！”它想起香港的破了洞的丝袜子称它为“老奶奶”，笑得不禁抖了起来。

“不，我不要，新衣服还穿不完呢，谁穿这个老掉牙的？”未婚妻讲得很干脆，也很合逻辑，“当然，我谢谢妈妈的这番心意。”过了一会儿，她补充说。

透不过气来的紫衣服偷偷瞅了一眼，未婚妻的上衣和裤子上有令人眼花缭乱的小拉链，服装的款式、气派和质料都是它从来没见过，也从来没想到过的，它目瞪口呆。

最后，紫衣服回到了丽珊手里，鲁明身边。儿子的解释是委婉的：“这是你们的纪念，它应该跟着你们。”“这样好，这样好，”鲁明爽朗地大笑着说：“你给出去，我还舍不得呢。”他对丽珊说。

同时，儿子和他的未婚妻十分感激地收下了二老双亲给他们的其他更贵重得多的礼物，其中包括一台电视机。未婚妻给妈妈打了一件毛线衣。80年代的毛线衣，有朴素而美丽的凹凸条纹，不仅可以穿在罩服里面，而且是可以当作春秋两用衣穿在外面的。

紫绸衣在这一晚上搭在了丽珊和鲁明的双人床栏上。它听到了他们的心声，惊异地知道了自己原来包容着他们的那么多温馨的、艰难的和执著的回忆。那是什么？当丽珊伏在床栏上与鲁明说话的时候，它感觉到一点潮湿，一点咸，一点苦与很多的温热。它明白了，这是一滴泪啊，一滴丽珊的眼泪。眼泪润泽了并且融化了紫绸衣的永久期待的灵魂。它充满了悔恨，它竟然一度想投身到一个年轻无知的女子——儿子的未婚妻的怀抱，与那些拉链众多的时装为伍。它再也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了，它再也不离开丽珊和鲁明了。这已经是足够的报偿了，它已经得到了任何衣服都不可能得到的东西。为什么这样热、这样热啊？眼泪正在加速氧化的过程，它恍然悟到，氧化并不全然是可诅咒的事情。燃烧，不正是氧化现象吗？它懂得了它的主人这一代人，他们的心里充满了燃烧的光明和温热，从它来到他们的家里以前，就是这样。现在，仍然是这样。

衣服是为了叫人穿的，得不到穿的衣服是不幸的。然而，最最珍贵的衣服又往往是压在箱子的深处的。平庸如香港的丝袜子，也完全理解这一点。然而，如今的丽珊、鲁明与我们的这一件紫绸花服，却都有了新的意会。

所以，在这个故事里，丽珊、鲁明和紫绸花服，都不必有什么怨嗟，有什么遗憾，更用不着羡慕别样的命运。他（它）们已经通过了岁月的试炼，他（它）们尽了自己的心力，他（它）们怀着最纯洁的心愿期待着。如今，他（它）们期待的已经实现，落在紫绸花服上的唯一的一滴眼泪已经蒸发四散，他（它）们已经得到了平静、喜悦、真正的和解和愈来愈好的未来。他（它）们有他（它）们的温热和骄傲和幸福。紫绸花服的价值已经超过了一

般。

而当这一些写下来以后，木箱深处的紫绸花服还会慢慢地氧化在心的深处。

那就让它氧化和消散吧。

1979年83年

焰火

只用手轻轻地一拂，随着躯体的舒张，她微微扬起自己披着秀发的头，却原来已经是飘浮在空中，如飘浮在大海的波涛之上。是浪花还是白云，如沐浴又如包裹，如婴儿的襁褓。

是星星还是苹果，蓝的、红的、绿的、黄的、乳白的，星星点点，如旋转如梭行，如拉长线，带着一种诱人的果园的芳香。她是一只鸟儿吗？如大鹏，如鸥，如鹤，又何必如大鹏如鸥如鹤，她只是她自己罢了，本来就这样如鱼得水地自由。

真想俯瞰这美丽而亲切的大地，江河如带，森林如羽毛，田畴如棋盘，稍一定睛，却不是棋盘，而是一本打开了的与没完全打开的错落的书。书，她所爱的，她所恨的，她为之而活着，为之而走错了路，为之而几乎去死的书。如今，书也随着她飞扬，书声朗朗，悦耳。

她枕着书飞翔，天光明灭，宇宙奏出赞美生活的大合唱。

呱、呱！一声声逼近了，怎么会有老鹅，她不明白。呱！老鹅的这一声就叫响在她的耳边，呼噜噜，一会儿黑鸦鸦的一片飞到了她的眼前，不停地呱呱地叫着，像吵闹，像哭叫，渐渐地远去了，一声弱似一声地远去了。

她眨了眨眼睛，怎么也弄不明白，是乌鸦惊醒了她的好梦，还是她的好梦里却看见了乌鸦？向来她最怕听，最怕听那老鹅的噪聒。却分明方才还在天空，还在苹果一样的众天体之中与书本、书页一样的田畴之上。那也是梦么？

生活原来应该是勇敢的飞翔，每个人都应该生出坚强有力的翅膀。

不，不能够没有鸟儿的翅膀，

不能够没有勇敢的飞翔。

不能够没有天空的召唤，

不然，生活是多么荒凉。

20年前，他把这几句写在她的笔记本上。然后，他披着棉大衣去了，向那真正荒凉的戈壁去了，只留下了一个渐渐缩小和淡化的背景。于是，她呆望着天空。

20年来，她想到这四句诗就流出最痛苦却也是最慰藉的热泪。为了生活也为了荒凉。

生活总归会战胜荒凉的吧，她从小就这样相信的。

那呱的一声，究竟给她带走了什么呢？她说不清，反正带走了致使她终生都弄不清的感情，据说是带到幕布的那一边去了，无垠。

有时她呆呆地眺望远空，白云朵朵，千变万化。躲在那灰蒙蒙的纱幕后，她似乎看见了他，自己和飞翔，并肩的飞翔，比翼齐飞。但她没有完

全看清，辨别不出来，更捕捉不到。刹时间，一匹匹骏马飞黄腾达，溅起了一朵朵云霞。一束束、一蓬蓬五彩缤纷的焰火腾空而起，闪光耀眼，如发光的伞。

她曾为那一朵焰火在半空中的失落而掉过泪。就在她少女时光，就在欢庆国庆的时候，她淹没在人，歌，花，旗的海洋里，她像一滴快乐的水珠，涌过来，跳过去，为的是追逐和她的青春一样饱满的多彩的焰火，不仅仅是为了赏玩。

后来，她追逐他如追逐焰火。也许从追逐焰火时便在追逐他。后来她失去了他。

今天，她似乎又看到了。她知道，今年，青春的广场将再次笼罩在青春的光彩下边。今年国庆将有焰火。大概还有阅兵、游行、欢呼，和平鸽，就像从前一样。

其实，这边永远有蓝的天，绿的树，潺潺的流水，而今，这一切更加鲜艳了。不是吗？他回来了，他们都回来了，吃过苦的，长进了的，从来没有失去过真诚的信仰和希望的。

不是吗？空中高高地挂着一颗心，像一盏明灯，鲜红如火。是一颗真正的活泼泼的心，是一颗她永远也没有怀疑过的真正的男子汉的心。你伸出手来，即使远隔百丈，你也能感到那灼热的体温。而且是鲜红的，不是橙红，不是暗红，更没有褐黄。那是一颗赤诚，纯净的心，你可以环绕着它上下四方地巡视。那是一颗完整的心，艰苦的岁月并没有使它或有丝毫的缺损。你屏住呼吸，听着空气，你听到了，那颗心在为你而跳动。

电话铃响了，“你好！”

“那不可能！我听见了你！”

“是我。是我。是我。”

“你……活着？”

“为什么不？为了今天。为了给你打电话。”

“然而我们，我是说我已经错过了许多年，许多年使我老了……”

“活着就不老，在电话听筒上，你听不到我的心跳吗？”

沉默了一会儿，他兴奋地说：“你知道吧，今年建国三十五周年，晚上在天安门燃放焰火——礼花。”

她的眼睛亮了，她仰慕着。

“快拿去，这颗心是献给你的！”空中的心在低语。

“给我？然而我……”她一时愕然，她没有想到也不能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真的能够重又实现的。十年前，她已经梦见过自己的墓碑了。

“当然是你的。正因为有了你，才有了空中的这颗心，正因为有了我们，才有了国庆的礼花。”

“而我……”她有点凄然。

空中的心也凄然了。但他最后慷慨地说，“再也没有什么‘而我’了，把这颗心拿去！”

她仍然有点把握不定，有点迷惘。

心换了一个姿势，更加坚决，也更加急切了，心在空中飞舞。如果你仔细去听，似乎有音乐和鼓点。紧接着，从空气的每个分子的空隙里，发出了对她的呼喊，也许还有深责。

那通过了一切试炼的坚强的完整的心，却会对她的迟疑束手无策吗？

她愿意吗？本来她生有一双稚嫩的眼睛，是透明的晶体。她生有一颗稚嫩的心，像花朵一样地向生活开放。然而……。

就像在童年，她和她最喜爱的妹妹幻幻穿过小桥，沿着小溪到那几株柳树当中捉迷藏。

“幻幻，好啦，你来找呀！”她喊道。她躲在树后面，只见幻幻慌慌忙忙地东跑西跑，咕咚一声掉到河里去了。

冬至那天，白天最短，黑夜最长。应该是40年代的初期吧？往事如烟，如针刺。

她边走边踢着小石头，不慌不忙。忽然，从脚后蹿出来一只小黄狗，汪汪地叫着，像急躁又像快乐。她撵不开也哄不走小狗，便蹲下来，抚摸着它的脖子。“干嘛呀？出了什么事啦？”她问。小黄狗来回摆动着头亲吻她的裤脚，又泪痕斑斑地凝视着前方。她沿着小狗指引的方向走去，小狗摇着尾巴作向导。越过了小坡、土坑、泥泞沼泽，来到了一片绿油油的草地上。她一阵颤抖，想起她的妹妹幻幻，怎么身边没有她？

幻——幻！

“我在这儿呢，好姐姐！”

她顺着声音抬头一看，唉哟，原来她站在对面高高的房屋的屋顶上。

“快下来，危险！”

然而幻幻不听她的话。幻幻穿着一件紫红色的小花旗袍，旗袍上布满了许许多多银灰色的小飞机，得意地在屋顶上跳着舞，变化着舞姿。嘴里好像还在唱着什么。

她在草地上，急急地，苦苦地仰望着妹妹，“快下来吧，快回家！咱俩回家玩，家里来了一只小黄狗，我求求你……”

妹妹像是中了魔，愈舞愈起劲，过了好大一会儿，妹妹的舞蹈节奏开始放慢了，她把双臂缓缓伸平，脸上显示出了幸福的表情，陶醉着，期待着。

刹时，站在草地上的她看到了妹妹身上的飞机的起飞，一架接着一架，银灰色的小飞机徐徐升腾，天空布满了无数只银鸟，组成了浩荡的群翔。

就在这个时候，呱地一声，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从高空猛地飞来乌黑的乌鸦，大乌鸦，直向幻幻扑来，而幻幻竟没有回首看姐姐一眼，便含着笑被老鸱叼走了。

仿佛她也跟着妹妹去了，到处是荒野，是坟墓，是荆棘，是风沙。那扇大门呼地一声关紧了，无论她怎样哭喊，门是再也不开了。

妹妹就是在冬至的这一天失去的。旧社会的记忆就是这一天冬至。她感不到冷，因为她的体温已与外界拉平，她的心比冬至还冷。漫漫的长夜，她的眼前永远是幻幻着魔地跳舞的样子，你为什么回头看着我呢？莫非你吃了魔幻药，乐于随着乌鸦而去？妹妹临去的表情快乐而迷醉。于是她的心扉张开了，合不上了，像人已经死了却合不上眼睛。

然后是阵阵的锣鼓，是炮火的轰鸣，是大潮翻涌……冬天过去了，有了国庆，有了国庆的礼花。

大潮翻涌中她失去了他，就像童年失掉了自己的伴侣幻幻一样。

在失去了他以后，她那在失去幻幻时敞开了的心扉呼地一声合紧了，成为永远打不开的墙壁。上面好像挂着一只生了锈的锁。

如今重又看到了，焰火在空中飞腾。如今重又听见了，滴滴达达。达达滴滴，冥冥之中，空中的那颗心正在融化，如滚烫的血，霞光四射，万物

复苏，春风春雨，到处是起飞的飞机，开动的汽车，奔跑的飞马和起锚的航船，到处是送行的人挥动着帽子，迎接的人挥动着鲜花。

那就是春天！那就是他！那就是他的心，他的血，一滴，一滴，每一滴都触动了她的已经有点老化的血管。她的血管每颤抖一次，红霞便更加耀眼光辉，嗡地长鸣，所有的窗户，所有的门都迎着春风开放。所有被遗忘的种子都在发芽，所有失落的花朵都重新吐艳，所有阴冷的角落都射进了阳光。她的心灵的大门终于打开了，终于接收了新的不可思议的信息。

一滴，颤抖一次，颤抖一次，又一滴，像是泉水叮咚，她再也抑制不住自己了，她和他都融化在春天的潮水里了，她和他变成了一体，激起了万丈波澜。

1979年84年

无言的树

他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生长出来的。原来树类和人类一样，面临着同样的兴味无穷而又悲哀无边的谜语。他们只能用“从来处来，到去处去”的无可奈何的豁达来求得一时的宽慰。

这是一个永远的沉思。

他出现在离村口半里多路的河滩地上。“这地方倒像在哪里见过似的。”当他长到一人高，并且被一只山羊啃了一口以后，他产生过这样一种朦胧而温暖的思绪。他仿佛见过清水和浊水从散漫的河滩汨汨地流过，巨大的卵石为河水安排了好多个急流和些许水花，没遮拦的太阳使水显得明光耀眼。他觉得这个地方真需要有一些树。

当然，这是他只有一人高的时候的思绪。现在，他已经是参天的大树了。树皮青绿，树干粗壮，尤其是，他长满了枝枝叶叶，从每一个枝上又像龙须一样地长出了许多枝枝叶叶，蓬蓬松松，华盖硕大无朋。他自己已经为自己缔造了一个惊人的、令自己应接不暇的世界。

他每天忙着寻求太阳和清风，汲取泥土和泥土里的水分，谛听鸟鸣和万籁。他每天都在生出新的枝和叶，向天空献出他的新的情思，向小草提供他的荫庇，向风献出新的摇曳的舞姿。

有时候，也用他的树叶的沙沙诉说一点昼夜更迭和四季交替的趣味，流露出一棵不知道自己的来历，甚至也不知道自己的名称的树的困惑。此外，他还要殷勤地接待常常到他这里来做客的喜鹊和乌鸦，家雀和猫头鹰，蝙蝠和蝴蝶，金龟子和蝉，还有一条小花蛇。这么说，他忙他大了以后没有再想过前生和来世的事，现世就够他招呼的了。

他只不过是还保留着对于水的愿望。已经有好多年了，这河滩大致上已经干涸了。可能是由于上游修了水库，可能是由于下游修了水渠。但他仍然希望、仍然相信有一天清水和浊水会汨汨地流过。其实，从他出土抽芽的那一天他就没见过在阳光下白花地照眼的水，水似乎应该是归属于他的前生的记忆。但他自己却只意识到这是他的与生俱来的美好的心愿。

他从来不说话——也许您会问，难道树也会说话？当然，树类也有自己的语言。不过，他们的谈话所引起的空气振动有着人耳所不能听知的频率，

那声音和含意只属于他们自己。

离他五米远的地方有一株响杨，便是一位滔滔不绝的“话痨”患者。响杨从早到晚都讲述它对大地的忠诚，“我的根是长在地里的，我有五千六百四十四根须根，都长在地里，那就是我的五千六百四十三种加一种优越性。”响杨还喜欢随时发布关于它自己的新闻。“你们没有注意吧，看你们你！昨天晚上那只秃尾巴鹤鹑飞到了我的身上，她说她从来没有见过像我这样美丽的政治家，她说我身材苗条，适合做天堂大厦的顶梁柱。她说得太多，我就睡着了，她说我的鼾声像是驱逐舰的汽笛。后来我打了一个喷嚏，她就飞走了。我打喷嚏一般都是后半夜子时三刻，那时候毛毛虫常常给我搔痒痒。唉，你们说啊，你们你，说说什么叫痒？怎么，连痒都不知道……周朝的古柏，汉朝的古松，唐朝的古梅和宋朝的古槐，它们最能痒了，它们痒起来树皮都皱成一块一块的，我与它们神交已经许多年了，不信你们问问去，其实我和他们平起平坐，……柏兄、松兄、梅兄和槐兄对我一直挺哥儿们的，它们肯定了我的几方面的优点。第一，根冲下长而干向上长；第二，树叶是绿的；第三，春天长叶而秋天落叶；第四，从来不随便搬家；第五，从来不随风倒；第六，下雨的时候从来不躲到屋里去；第七，说话有风趣；第八……”

树们都不回答，想回答也没有插嘴的份儿。他们觉得倒也有趣，这是一个美好的世界，白天有太阳而晚上有月亮，有了云就可能下雨也可能打雷，树枝上有鸟而树干上有虫，树下有喁喁抒情的男女，也有人随地便溺，有喜欢喧闹的雨和悄没声息的雪，有人在滔滔不绝地演讲，而有人含笑闭目养神入定。

他从来不讲话。别的树说他是哑子，他不承认也不否认。他从来没有感到过讲话的必要，从来没有产生过讲话的欲望，他无从知道、也不想知道他自己的讲话能力。讲话能力的问题对于他根本不存在。

当然他也有自己的思想、情感、倾向、意识流、梦和“行为”。毋宁说他是非常被动的。清晨时分他的树叶上常常挂满露珠，露珠里反射出朝霞的光辉和远山的面影，这是他的羞怯的初恋之情。太阳一出来他就立刻收起了自己的湿润的幻想，他全身心地面向阳光，吸收阳光，奋力生长。只要日照好他就要长出新的芽和蕾、叶和枝，这使他感到又吃力又快乐。这就是他对太阳的向往的深情了，生长就足以代替一切感谢的表白。他从来不觉得有必要向太阳说什么。同样他从来没有统计过自己的根须，从来不觉得有必要向大地论证自己存在的正当性、必要性与不可缺性。

最有趣的是风。风是一个脾气难以捉摸的朋友。它常常给你以慈祥 and 机敏的抚摸，用清新的气息调剂你的密集的拥挤，给你以舞蹈的启迪。于是他这棵无名无言的树或轻轻地摆头，或微微地蹙眉，或舒臂从容，或移颈喜悦，或亭亭玉立，或摇曳多姿，有时候枝条的飘浮如水上行舟，有时候树叶的聚分如笑靥拂面，有时候树枝的扭结如回眸温柔地一笑，有时候突然静止了，更觉得若此若彼，深不可测。

但也有时候风忽然大闹起来，大喊大叫，大冲大撞，向他发起凶猛的进攻，咋咋唬唬地威胁着要折断他的枝条，劈开他的树干，剥光他的叶子，吹干他的汁液，一直说到要把他连根拔起。他却浑然不觉，可能是由于生性迟钝，可能是由于语言系统的退化影响到听觉系统的退化，可能是由于他的不可救药的乐观气质。他从来没有感到风的威胁是当真的，他根本不相信风对他有恶意，正是在他与风的友谊与默契之中他得到了空气调节、舒展了身

躯、预防了关节炎和湿疹、学会了柔软健身操与舞蹈，锻炼了木质部、形成层与表皮韧皮。现在风咋咋唬唬地来了，这不过是一场快乐的嬉戏罢了，它不过是喝酒喝多了或者有几天没有睡好觉罢了。喝醉了的人常常在陌生人面前竭力保持清醒而向自己的密友挥舞拳头；失眠的人常常向自己的亲人乱发脾气。无名树觉得风的怒吼完全是一种值得同情的自身的需要，是一时的不平衡，甚至是与他友谊非同一般的表现呢。

他这样想着，他在大风里仍然从容。他最多弯一弯腰，给大地鞠一个躬。他早就想给大地鞠躬了，而且他早就为自己长得太快太高而觉得不好意思。他愿意和小草接吻，他愿意给远山行九十度鞠躬礼。日本人见人就行九十度礼，但日本人是一个非常强悍和进取的民族，而这棵无名树，委实一点也谈不上强悍呢。

向前弯完了腰便要直起身来，也向后仰一仰。向后他变不了九十度，因为他没有受过杂技团的软功训练，也没出过国表演叼花什么的。他略略仰仰头，像是在伸懒腰，像是在了望苍天，像是在遐想，像是在仰天长啸，不知不觉之中，平添出几许豪兴。

难免要掉几片树叶，有时候是一大片树叶，他虽然不无惋惜地忧伤，却从未感到撕心的痛苦。树叶总是要落的，他最害羞的是有时候隔年的枯叶仍然大模大样地栖留在他的枝头。

他不因为树叶的凋零而埋怨风，他知道一棵不接受叶片的凋零的树也就不可能长出新的枝叶，不要冬天也就没有春天的复苏和新的蓬勃的生长。风在帮助他的更新，他何怒之有？

风太凶的时候他也觉得有点站不稳，有些抱歉，有点无可奈何。于是他随着风扭摆起来，柔韧而又粗犷，像是一种土风舞。于是他终于感到了一种少有的淋漓酣畅，而他那迎风善舞的名声也就大噪于世间了。

最早把这棵树的舞姿报道到人类中间的是一对大龄青年（人间的中国真是一个时时出现新名词的国家。大龄青年问题在80年代初期曾经困扰过中国社会。一批由于上山下乡，由于待业，由于缺乏社交机会和其他原因而年龄快到30岁或已超过30岁的青年，还没有解决配偶问题。大龄青年这个词专指这些人）。男的在一家电影发行公司画电影广告画，女的在一家不被人知的文学杂志社当编辑，有时候也给晚报写一些能令读者边读边忘个一干二净的文章。谁知道他们怎么会来到这个河滩。响杨拼命向他们搔首弄姿，并用它的片片圆叶发出人耳所能听到的唏哩哗啦的声响。只要一有人走过这里，响杨就老想尥蹶儿，浑身好像扎满了棘刺，躁狂不安。但一棵树再想蹦也是蹦不起来的，你只能看到他的枝杈一起一伏地喘息，好像老牛之不胜重负。男大龄青年见到这棵响杨便赶紧转过了脸去，这株树给他一种不安感，使他想起下乡接受再教育期间饲养过的种畜。女大龄青年听着响杨的树叶的哗啦声，不由打了一个哈欠，流出了一丝口水。幸亏她及时掏出精美的手绢，把嘴角擦拭干净了。她用手绢擦嘴的样子楚楚动人。

然后他们信步走到了他的跟前。清风徐来，他于不知不觉之中略有拂动。一种宁静的潇洒，一种含蓄的温柔，一种谦逊的自重，一种质朴的多姿，使这一对大龄青年蓦然心动，一见钟情，目摇神迷，莫名的战栗之后连呼吸都变得分外匀调了。好像有一束光突然照亮了他们的灵魂深处。

他们当时没有说什么，只是含笑看了又看这棵无以名之的树。当他们离开了他以后，还一再回过头来看他，看河滩、田野和天空。

然后男青年画了一幅画——《树之舞》。女青年写了一首诗——《梦里的树》。后来他们真的相爱，真的登记结婚了。到冬天他们就会分到房子，永远结合在一起。但是他们决定不要孩子。

“你早！”每天早晨男青年都给女青年打一个电话。“你好！”女青年温柔地问候着已经是她的丈夫的男朋友。

他们可能都想到了那株无名的树，也可能在领到结婚证之后把他忘掉了。

但是他们的画和诗却引起了人们的好奇心、兴趣和逆反心理。各色人等开始前来寻找这棵树，打量、审察这棵树，欣赏、捉摸这棵树，评议、研究起这棵树来了。

“严重的问题是来历和品种”，一位面孔呆板的植物分类学家宣告，“他不是松、不是槐、不是梨、不是枣、不是杨、不是柳、不是桃也不是胡桃，他甚至连香椿和臭椿都不是！”

这不是太轻狂、太胡闹、太放肆、太自以为了不起了吗？他怎么入境的呢？一定是走私……说不定是冬天夜长，那一天雾又大，他是空投进来的……”

“不不不不不”，一位看来面孔活泼的研究员一口气说了许多个“不”；“这是一株了不起的树，他属于24世纪，我们的第12代玄孙将会正确地理解他的价值，这需要一种文化的新价值观念，比如说，你知道外星系的植物的结构吗？”

“这棵树已经有了名声，有了名声就什么都是好的了，连乌鸦在树上的屎都会变香的。”一位愤世嫉俗的长发青年骂骂咧咧地说。说完，他掏出一把折叠刀，把自己的名字刻在树上。

“到我这里来刻，我欢迎！”响杨拼命向忧郁的长发青年弓腰。长发青年似乎领了它的情，拿起折刀从响杨的树干上划了一下，滋溜，流出了一股黄水，把青年的手弄脏了。

少先队员到这棵树下野餐，留下许多面包屑、苹果皮和汽水瓶盖。汽水瓶他们还要不辞辛苦拿回去退钱。

青年团员到这棵树下采集树种，费了半天劲才弄清这树没有种。

一位被负心人欺骗了的少女到这棵树下上吊，把裤腰带抛到粗枝上，系了一个圆环，把圆环套到脖子上，一、二、三、“夸喳”，她落到了地上，被救了。她打消了寻短见的念头以后，一直断言这树是朽的。不然，为什么经不住她的体重，没有给她提供一个解脱的桥梁呢？

一位道德家听到了少女在这棵树上自尽未成的故事，很兴奋。他说，显然，这棵树是有原则的，他挽救了迷惘的一代中的一个。可以说，这不是一棵树，而是一个规矩，一个样板，一种轨道。

这位道德学家坚决反对穿西服、留长发、穿高跟鞋和养花。他曾经到一个舞会上去做报告，讲跳舞的目的是为了锻炼身体，帮助消化，绝不允许有其他的杂念。后来有一次他因为把公家的三合板拿到自己家里而被指责为伪善。于是，有人说这棵树是伪善的“样板树”。

生活在这片河滩边的荆棘丛里，有一只火红色的狐狸，她是一位天才的无师自通的舞蹈家，她跳舞的时候拼命模仿象的持重、虎的威严、熊的浑厚、狮的凌厉和牛的忠诚。她的舞常常引起一种哭笑不得的哧笑声，这使她更为得意。当愈来愈多的人和动物来欣赏无名树的舞姿的时候，她终于按捺

不住了，她叫着、闹着、跳着冲了过去，她要表演自己的拿手好舞。

也许真的是出于一种无可救药的成见，“狐狸！”一个孩子首先喊出了声……接着，是石头，木棒、追逐、遍体鳞伤。

入夜以后，狐狸来到了无名树前。“这不是岂有此理吗？

你跳舞，人们称赞。我跳舞，却挨了石头。”她说。

那树轻轻地摇了摇头。

“你摇什么头？难道这不是事实吗？”

树轻轻地摇着头。

“你怎么不回答？你是摆架子吗？人们都说你跳舞跳得好，你却一味地摇头，这纯粹是得了便宜卖乖！”狐狸有点生气了。

树仍然只是轻轻地摇着头。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心思吗？你想当一个舞蹈明星，可是你太鬼了，你不露形迹，又不吃热的又不烫手，我算服了你了，人人说我狡猾，可你比我狡猾一千倍！”狐狸说着说着，化嗔为笑起来。

一位摄影师前来摄取这树的形象。他先在镜头上涂了些唾沫，又故意对错了焦距，按快门时手一抖，最后照出了新奇的画面。人们为这张摄影作品争得头破血流。有人断言这棵树的品格可疑。

人来得太多鸟就不敢逗留了，它们一只又一只地飞走。松鼠搬了家，蟋蟀也不再在他的周围鸣叫。连野蜂也远远地绕开他飞。野蜂其实最胆小，除了吮吸树叶和野果的浆水，它们从不敢伸出自己的刺，倒是有许多兽类常常对它们发起先发制人的攻击。

最后风也不肯眷顾了。风是一个不可救药的自由主义者，它高兴怎么吹就怎么吹，没有任何有生命的东西企图妨碍它或者指导它。这种过分的自由使它变得任性、易怒，常常无以自处因而暴跳如雷。“你们都成心气我？你们觉得气死我才好呢！”它喝道。“都碍事！”它又说，它发现不仅每一座山、每一面墙都阻碍着它的发挥，就是每一个石子和每一棵小草也使得它不痛快。那棵河滩边的无名的树本来和它关系还不错，但当他受到好事者的包围的时候，风躲避他就如躲避瘟疫了。

终于他的身上出现了许多小黑虫子，有点像蚜虫，又不完全像。谁让他是一棵四不像的树呢？生的虫子也四不像。

虫子最初只有两条，又变成四条，又变成八条，每秒钟翻一番，15秒钟以后已经是六万五千五百三十六条了，又过了15秒钟以后，完全数不清了。

长满讨厌的虫子的树，多么恶心！不再有人光顾他了，他自始至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他也渐渐地明白了：“我完了。”他早知道一切都会有个完结，但没有想到完得这么早，这样不光彩。再见了，这个我没有弄清楚的世界。再见了，调皮的风和饶舌的响杨。

再见了，给我唱过各种各样的歌儿的小鸟。再见了，一直亲近我，并不因为我发育得太大而对我见外的小草……

他也想起那一对大龄青年，他觉得那两个人的目光和表情似乎有趣。他无法了解人类，至多感觉到还有点意思。他更觉得对不起那个想吊死在他的枝上的姑娘，他不知道自己有什么错处，但他相信自己总是有错的。

但我毕竟有过蓬勃的生长！生长，这就是快乐，谢谢这使我生长的一切！

于是他怀着安宁的心情睡着了，不知道一觉睡了多长时间。他还以为从此可以不再醒来呢。醒来的时候赶上了一场大雷雨，雨水冲刷得他干干净净，他第一次知道了洗澡的快乐，摆脱了一切虫子的快乐。雨水打得他飒飒起舞，他已经好久没有这样舞蹈过了。风嫌弃了他，不再给他提供起舞的契机。是因为他自己不好，他自己庸俗才不再被风垂青的，他并无怨尤。但是热泪一样的雨滴又使他簌簌地舞动了，他低下头又扬起头，热情使他不住地颤抖。轰隆隆……一个炸响的雷，他猛地一摇，只听到一阵震天动地的鼓掌和喝彩，他完成了一次高难动作，又一阵滚雷，远远地滚来又缓缓地滚去。他浑身都流淌着大水，好像是他扬臂把水接了来似的。四周是泥土、树叶和青草的芳香。四周是滚滚的雷声，四周是忽明、忽暗、忽青、忽黄、忽白、忽黑的闪电，似乎整个世界都在旋转、塌陷、升起。

轰地一声巨响，无名树暗道不好，他似乎已经诚惶诚恐地匍伏在地面上，待到 he 抬起头来，却见与他遥遥相对的响杨树冠上火光熊熊，黑烟冲天。这是怎么回事？他只觉得全身向响杨俯去，悲痛万分。难道这就是雷殛？难道应该遭到雷殛的不是我么？正是我长得这样傻大，正是我招来了风言风语。正是我遍体黑虫、体无完肤，正是我向往着雷电、燃烧和大空无。我的亲爱的天真的响杨兄弟啊，你这可是怎么了？

响杨没有回答，它在电火中劈劈拍拍地响，又被雨点敲出了滋滋声。终于，火也息了，烟由浓变淡，响杨发出了一声悠长的叹息。

雨过天晴，风和日丽，经过了一串串热闹的、有趣的、阳光明媚的日子。干涸了的河滩和污秽的卵石上终于又流过了清清的水。无名树旁栽满了垂柳。在雷殛中受到损伤的响杨又抽出了新的枝条。雀鸟重又在林里飞翔，风又开始眷顾他们。又有新的情人——并非大龄而是妙龄——来到这里流连，他们觉得新栽的树更加好看。他们没有注意这株无名的树。

无言的树觉到了少有的轻松，他舒了口气。

1979年85年

冬天的话题

在V市，住着一位国内外知名的“年轻的”小老头。老头名朱慎独，现年63岁，身高不足1.62米，鹤发童颜，精神矍铄。

他担任着科学院分院校长，科协主席，由于年轻时候写过几篇小说，所以还兼任着文联主席，作协分会主席。他担任一个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主党派的V市支部负责人，他本人又在1981年入了共产党，

1982年按期转正。

他的专业是生理卫生学。但他的名望并非来自他在人体解剖或者对人体器官功能追踪方面的新贡献，当然，更不是由于他青年时代写“风花雪月”（用他自己的话）的几篇文章。

他的盛名主要是由于他是国内外罕见的一位“沐浴学”权威。

沐浴就是洗澡，似是无甚奇处。但能给予科学的说明、概括、阐发的人并不多。N省这个地方素无沐浴的习惯，按照古老的传统一个人一生只沐浴2—3次。一般人沐浴两次，即出生时一次，入殓前一次。大富豪、大官

僚、大儒师沐浴三次，即增加结婚时的一次。朱慎独的祖父早在19世纪末叶即受了西洋新思潮的影响，向祖宗的老传统发起了勇猛无情决绝的攻击，修建浴池，提倡沐浴，并公然明目张胆地提出每人每月可洗澡一次，在当时就算是惊天动地、大逆不道的壮举了。后来他老人家因“妖言惑众”“有伤风化”的罪名瘐死狱中。死后五年“大清皇上”为他平了反，还追谥了一个“清正君子”的封号。

此后N省沐浴之风渐盛，有人考证了《大学》上的论述，指出沐浴如果再加上斋戒，有助于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沐浴就有了出处和正解，士人们视沐浴为优良传统了。但到了朱慎独的父亲朱一心这一辈，由于他修建浴池向妇女开放又引起了轩然大波。

正人君子们指出，朱一心实际上是诱良为娼，变相开“窑子”。争论的性质完全超出了沐浴学的范畴。一时间N省的缙绅们视朱一心为洪水猛兽魔怪，“一心不死、大乱不止”的呼声响彻宗室外。据说还有一位良家妇女，因听到别人劝她到朱一心家开办的浴池洗澡，愤慨于这种话的肮脏邪恶，竟用剪刀剪掉了听到这种“魔鬼的诱惑”语言的左耳耳轮。关于这位“烈女”的行藏，记录于V县县志之中。（V县改成市还是近30年的事。）

朱慎独自幼继承了先人这种叛逆、反潮流、开拓、创新、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于研究生理卫生与闲写“风花雪月”的同时，立志于沐浴学这一新学科的创建。他费时15年，写下了七卷《沐浴学发凡》，内容包括“人体与沐浴”、“沐浴与循环系统”、“沐浴与消化系统”、“沐浴与呼吸系统”、“沐浴与皮肤”、“沐浴与毛发”、“沐浴与骨骼”、“沐浴与心理卫生”、“沐浴与青春期卫生”、“沐浴与更年期卫生”、“沐浴与家庭”、“沐浴与国家”、“工矿沐浴”、“战时沐浴”、“沐浴与水”、“沐浴与肥皂”、“浴盆学”、“浴衣学”、“搓背学”、“按摩学”、“沐浴方法论”、“水温学”、“浴巾学”、“沐浴的副作用”、“沐浴与政治”、“沐浴的历史观”、“沐浴与反沐浴”、“沐浴与非沐浴”、“沐浴的量度”、“沐浴成果的检验”、“沐浴学拾遗”、“沐浴学拾遗续（一）——续（七）”等章，堪称洋洋大观，走在了世界前列。

这本《沐浴学发凡》被译成十余种外文，而且由于这七卷浩瀚巨著，有两个君主立宪国家授予朱慎独以皇家荣誉学位。看来前五千年，后五百年，神州内外，朱慎独是稳坐沐浴学头把交椅了。

每天晚上，朱慎独家都是宾客如云，其中特别有一批青年崇拜者，经常出入于朱家的会客大厅。年轻人，叽叽喳喳，嘻嘻哈哈，说来说去，离不开“朱老”的七卷集。有的以善于背诵、诵起来一字不差而引人注目。有的以善于神聊、聊起来天南海北、云山雾沼，乍一听还以为跑了题，但最后都能归结为七卷中的某一卷某一页某一行某几个字（包括标点），因而亦赢得朱老的青睐。有的结结巴巴，嗫嗫嚅嚅，但表达了一种对朱老的虔诚愚忠。有的口若悬河，难免油腔滑调，但绝未越雷池一步……众星捧月、百鸟朝凤，自有一番风光热闹。

其中特别有一位身材苗条的淑女，年龄似大似小，说话奶声奶气，眼镜时戴时摘，噘着小嘴倒也招人疼。很自然的，她在众位年轻的客人当中处于率领群芳的地位。她的名字叫余秋萍。

V市的日子越过越好，朱慎独的日子也越过越好，越过越有规律。他的七卷集很快要出新的精装本了，他用四个月的时间细细从头至尾校改了一遍，一共改动了七个字六个标点符号，同时对版式和字型字号提出了一些新

的设想，还请余秋萍代为起草了一篇752字的重版后记。他的兴致很不错。余秋萍表示，《后记》完成以后她要开始《朱慎独评传》的写作，并要求朱慎独整理他从少年时代至今的系列生活照片，搜集他的手稿墨迹。朱老欣然而笑，口里却说着“算了算了，有什么意思！”

如果不是这个突然的“赵小强事件”，朱慎独的好日子本来会像坚固耐用的欧罗巴造挂钟一样滴滴哒哒地正常地、守恒地运转下去的。

1983年11月22日晚8时，余秋萍匆匆走入朱慎独博士的会客室。她神色激动，脱大衣时竟拽掉了一枚美丽发光呈放射状的蓝扣子。她向朱博士的问安也不像平时那样甜柔荡漾，而是显得急躁慌乱。朱慎独皱了皱眉又抬了抬眼皮，只见余秋萍不等坐上沙发便开了口：“小赵公然跳出来反对您！”

“什么小赵，什么反对？”朱慎独不知这话从何谈起。

“就是那个赵小强！”

“什么赵小强？”朱慎独更不悦了，他从齿缝里挤出赵小强三个单音，好像谈论一种从大便里检验出来的名称古怪的微生物。

“就是那个秃小子，”余秋萍愈急愈说不利索了，“他妈离过婚，他上小学的时候偷过公园果树上的鸭梨……他不是到加拿大留学去了吗，他留了三年学学什么养金鱼，他发表了一篇文章说洗澡的时间应该是在早晨！”

朱慎独只觉得耳边嗡了一声：“什么？早晨？”他结巴起来，“如果早早早早晨可以洗澡澡澡，那么说话就可以用脚脚脚后跟，下蛋也可以找公公公公鸡了！”

余秋萍打开了自己的式样新颖的人造革小手提包，找出了一张当地出的晚报，在晚报的第三版上，登载着署名赵小强的连载文章《加国琐记》。然后朱博士找老花镜忙活了一阵子，他最后戴上了镜子，找到了余秋萍已经用红铅笔划出了道道的要害语句：

“……我国多数人的习惯是晚上入睡前洗澡，但这里人们更喜欢清晨起床后洗澡……”（着重点是余秋萍加的。）

看来去只有这么一句话，虽然加上了红杠杠和着重点，在近旁便是《生活小常识——怎样消除口臭》的晚报第三版上，这一段文字只不过值得朱博士“哼”了一声。

“说实在的，”余秋萍说话时凸起了可爱的小嘴，下唇像一把小铲子似的一伸一缩，“早晨洗澡与晚上洗澡，这并不是一件小事。他赵小强有什么？不就是去过一次加拿大吗？加拿大的月亮就比中国的圆吗？让我去加拿大我还不去呢！为什么去过一次加拿大就以为自己了不起呢？为什么认为加拿大人的沐浴方法就一定是正确的呢？难道在我们V市住的是加拿大人吗？难道占我们V市人口的百90%以上的工人、干部、郊区菜农果农去过加拿大吗？难道加拿大人不孝敬父母我们也不孝敬父母吗？而且加拿大是……”

朱慎独只听得满耳都是“加拿大”，令人头胀欲炸，便摆了摆手：“很幼稚的小孩子嘛，不必理他……”

这时门铃响了，又有朱慎独的三个得意门生连夜前来拜访，也是为对不知天高地厚的赵小强的“奇谈怪论”表示同仇敌忾而来。他们特别强调了赵小强对朱老的大不敬的态度。

还说，这样搞下去沐浴学就会从根本上被推翻。“不要说了，”朱老有点动怒了，“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出洋转了转，拾人牙慧，信口雌黄，何

足挂齿！”说完，他打了一个大哈欠，急剧的送气引起了声带的颤抖，发出了洪亮的“喔——哈”声，如雄鸡之夜啼。这照例是送客的表示。但今夜这一声，却似乎平添了些“风雨如晦”、“风雨如磐”的气氛。

这一晚上朱慎独的姿态其实是满高的。但两天之后已是满城风雨：“朱慎独生气了”，“朱慎独说赵小强不知天高地厚”，“朱老骂赵小强混蛋、该死”，“朱教授说赵小强品质不好”，“朱博士说赵小强是放洋屁”，“朱慎独说……”

各种消息不胫而走，全部传到了赵小强耳朵里。

赵小强也有一帮“哥儿们”，围着赵小强转。其中最活跃的是一位跛足的瘦高挑青年，年轻轻的留起了胡子，两只大眼睛像女人，名叫栗历历。他愤怒地击掌说：“他们没有文化，他们没有知识，他们愚顽不灵，他们的沐浴学全是废话，他们的任务只剩下了一条——目标正前方：火葬场！”

赵小强是攻读动物学的，他确实常常拿金鱼作遗传变异的实验，所以被余秋萍讥为：“出国学养金鱼”。他完全没有料到他在晚报报屁股上的一篇文章竟引起了这样大的风波，他后悔自己不该写这种扯淡之作。他严厉地制止了栗历历对朱慎独的抨击。他说：“朱老师还是有成就的。他世代相传提倡洗澡，在V市起了了不起的进步作用。他的历史功绩是不容怀疑的。朱老的日语也说得不错。朱老一直是关心我，培养我的。我能去加拿大学习，和朱老师的推荐分不开。朱老是我的恩师，扪心自问，我从未敢忘记。这里顶多存在一些小误会，解释开了就行了。”

栗历历气得嘴唇哆嗦，他指着赵小强说：“书呆子！书生气！读书越多越不通！这就是林彪的名言了——脑袋掉了不知道怎么掉的。”

赵小强付之一笑。对栗历历一类客人，他从来是欢迎的，一起说说笑笑，有时也不无收获。但他毕竟与他们不同，他不可能也不准备把他们聚拢在一起，充当他们的“精神领袖”。他不需要也从未想过让栗历历他们作他的参谋或者羽翼。他不需要也从来没想过需要参谋、羽翼、思想库、抬轿人。他们说话，他们提供信息，他不过听听就是了。他有他的事，他的观点，他的思路。

第二天他就给朱慎独打电话，上午打了好多次打不通。中午打通了，朱慎独正在吃饭，听说是赵小强来电话，不接。过了22分钟再打电话，说是朱老已经休息。下午打电话，老是占着线。五点钟，干脆闯了去。朱慎独悻悻地接待了他，谈谈天气，话不投机，有些尴尬。不由说起加拿大。朱慎独说：“去了一次加拿大，就目空一切了，不好。”赵小强惟惟称是，又觉得不是滋味。他结结巴巴地说：“我给晚报写文章，只是偶然提到了洗澡的事，我并不是针对任何人……”

话没说完，朱慎独喊了起来，从沙发上一跳老高，真是老当益壮。他说：“不要对我讲这些了，好不好？我没有请你来给我上课讲沐浴学！我不是没有文化吗？没有常识吗？我不是愚顽不灵吗？我不是只剩了一条任务——目标正前方——火葬场吗？”

赵小强目瞪口呆。怎么不到24小时以前栗历历在他家说的话，这么快就几乎一字不漏地传到了朱慎独的耳朵里？莫非朱老在他家安装了窃听装置？要是真安装了窃听装置反而好了，那么朱慎独就会弄明白，那些胡说八道的话并不是他赵小强嘴里说出来的，也不是他同意的，相反他严肃地制止了这种胡说。当然，他仍然不能辞其咎，因为这话是在他家说的，是为栗

历历提供了说这话的空间与时间，是他接待了说这种不负责任的、简直就是谩骂的话的人。很简单的一个逻辑，栗历历没有到朱慎独家说这个话，没有在大十字路口发表演讲讲这个话，而恰恰是在他家里大放厥词，能说是与他没有关系吗？他能向朱慎独发表声明，把自己“择”（读翟）出来，把栗历历抛出去，然后与朱慎独一起骂一通栗历历吗？

所以他吞吞吐吐，欲言又止。开初，朱慎独听人对他讲到这些话的时候还是不大相信的，一气，他就把这些话都提了起来。气是真的，话是不是真的他仍然不敢肯定。然而，赵小强的心中有鬼的态度使他断定这种话确实是赵小强说的了。否则，赵小强为什么不断然否认、断然辟谣呢？好一个赵小强，竟这样恶毒地辱骂他！想到这里，他几乎气昏过去。

赵小强闷闷地步行回家，一路上耳边响着朱慎独发怒的声音，眼前跳动着朱慎独怒不可遏的身影，特别是朱慎独发怒时鼻子一耸耸，上下唇紧紧并起、由于并得用力，上唇几乎瘪进去变得像刀削一样直平的神情，使赵小强觉得特别刺激、恐怖。他真后悔不该冒冒失失去看朱老，简直是自取其辱。这样心不在焉地走着路，过一个十字路口时几乎被一辆“皇冠”小汽车撞上。三个来自不同方向、驶向不同方向的汽车在他面前“戛然”而止。交通民警与汽车司机一同对他申斥。然后，他被叫到一边接受交通民警的个别教育。他没有听到民警说的任何一个词，只是随着那莫名其妙的单调的声音的节奏不住地点头称是。“你态度还不错，这次就不罚款了，以后自己注意点！”民警的最后嘱咐也就是大赦令，他终于听懂了，他笑了笑。

他在路口停留了两分钟，他看着灯光下的一副巨大的电影广告画——《咱们的牛百岁》，上面画着一个胖乎乎的农民拿着筷子端着碗，斜坐在炕上，大概是在哄自己的正在生气的媳妇吃饭。他觉得生活真好笑，而且疲劳。他的心情反而变得开朗些了。

回到家里，一边吃着饭一边与爱人一起看电视新闻，有好几个国家领导人接见外宾的场面。宾主都态度雍容、胸怀坦荡，连地毯、沙发、茶具、吊灯与挂在墙上的画都有一种舒展稳定，落落大方的气派，赵小强觉得很受启发。后来电视节目是“世界各地”，介绍的是一个非洲国家。一会儿是车水马龙、高楼林立的城市，一会儿是一望无垠的沙漠，一会儿是原始性的舞蹈。再往后是一台晚会，激光乱射，颜色乱变，“歌星”们拿拿捏捏，令人觉得滑稽。

第二天上午，赵小强的同事们与他谈起有关“沐浴学”的争论，赵小强从容地一笑，那笑容几乎赶上了接见外宾的水平，他说：“其实这些问题讨论讨论也很好嘛，在洗澡的问题上也可以百花齐放嘛。各抒己见，活跃思想，有什么可怕的呢？”他又说：“我当然对朱慎独老师是十分尊重的，对于他在沐浴学上的造诣，我也是充分肯定的。但这并不等于他说的句句都是终极真理呀！也不等于我就不能客观地报道一点加拿大的情况，或者说一点不同的，补充性或者商榷性的看法呀！”

赵小强发现、尽管他说这些话时，非常真诚、自然、悠雅，听他这些话的人却大多显出·迷·惑·不·解·乃·至·不·安的神色。

朱慎独那天晚上与小赵大吵了一通，之后，他对自己的失态有些懊悔。但他的性格是越发现自己做错了事便越要迁怒于人。他坚信如果没有别人的敌意、破坏、挑衅和诱惑他是不会犯任何错误的。当然，他毕竟不能与赵小强这样一个黄口小儿一般见识，他不能有失身份。所以，此后几天，他也在

一些场合说了一些高姿态高风格的话：“好嘛，欢迎争鸣嘛！”“怎么样沐浴更合理，可以讨论嘛！”“我的书并不是结论，真理不是一个人说了算嘛！”“年轻人蔑视权威，敢于提出新问题、新见解，还是好的嘛！”“我们祖祖辈辈都是蔑视权威、都是反传统反潮流的老手呀！”“我就是靠反传统起家的嘛！”此外，还加上一些“真理是愈辩愈明的呀！”“真金不怕火炼呀！”“真理是在战胜谬误中发展的呀！”之类的作为真理的发言人而讲的恢宏豪壮的话。

双方说的这些话都传到了对方的耳朵里。这时日，连政治局的会也常常传出消息，更何况其他！彼此听后，自然休战，都安宁了些。

但沐浴学的争论已经成了V市乃至N省相当一部分地区的知识界内外的初冬的话题。与张笑天的小说《离原上草》被批评、羽绒衣展销会在V市举行、一个娇生惯养的女孩因为母亲没有给她买回冰棍、下老鼠药毒死了母亲、又被父亲掐死、而父亲在掐死六岁的小女儿后又上了吊这些事一道，一老一少的沐浴之争引起了这里的各界人士的普遍关注。大家最感兴趣的问题是：朱慎独与赵小强的“·关·系·问·题”是怎样发生的？他们两个人发生矛盾的背景是什么？他们渴望发现其中的深层奥妙。

不同的人分别找到他们两位，提出了上述问题。赵小强不情愿地叙述了他给晚报写的报屁股文章，朱慎独也勉强地说起了早晨洗澡与晚上洗澡的问题。他们的回答都使听者问者失望，都认为这样的歧见实在没有多大意义。也没有多大意思，不足以构成戏剧性的紧张关系。朱慎独和赵小强都否认和对方有什么“关系问题”但这种讳莫如深的态度似乎更加证明了他们俩的“关系问题”是如何的严重与深刻。“不一般”、“有隐情”、“既有历史渊源又有现实利害冲突”，这是多数人的看法。

在N省V市，似乎有一些人有分析别人的“关系问题”的业余爱好。而且他们似乎有一种业余的“联邦调查局”或者“国家安全委员会”式的机构与效能。不久，就挖掘出了不少的背景材料，提供了不少内部参考信息。余秋萍和她的朋友考证说，赵小强对他现在的工作单位职务，待遇与住房条件不满。赵小强留洋镀金之后，本来希图担任N省科学院生物研究所的所长，希望能提两级浮动一级共三级工资，希望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还希望评上研究员的职称，还希望他的刚上初中的独生女能考入重点中学。但这几条他都没有实现。于是他怀疑是由于朱慎独这位老权威的阻拦，他产生了怨心和疑心，他伺机打击朱老的威信以泄私愤。还有人提供补充材料说在一次科学家的茶话会上，赵小强早早伸出手要与朱慎独握手，但当时朱慎独正忙于与政协主席交谈，忽略了小赵尴尬地伸出的手，无意中的冷淡大大伤害了赵小强的自尊心……

栗历历和他的朋友们则着重分析一个事实，在V市，凡有志于学术界文艺界钻营的人都成天价往朱慎独家跑，一登龙门，身价十倍。谁拜了朱家码头，谁就算领了特许经营执照，谁就能在各个路口得到绿灯。然而赵小强生性耿直，书生气重，在他自加拿大返国返V市后，竟然时过一个月没有登朱老的门，遂使朱老饮恨在心，怎么看怎么觉得赵小强不顺眼。

有人放低声音补充了一个“绝密”材料：说是V市住着一位农学家，时堪虑教授，素来是朱慎独的对立面。赵小强留学归来的第二天便登门拜谒时教授，并给时教授带去了速溶咖啡两听、“咖啡知己”一听、电动剃须刀一个、六用电子广播钟一个和西洋补药两大包。而对朱慎独是一个半月以后才去了一次，只带了“三五”牌香烟一条和骆驼牌打火机一个。一碗水没有

端平，种下了不和的种子。

这样便从历史的考察进入了心理——性格考察的更深层次。有人说朱慎独越老越爱嫉妒人，不容许任何人在任何一点上超过他。“朱慎独爱吃醋”，他们边说边笑。有人说赵小强少年气盛、一帆风顺、目中无人，不容许任何人挡道。从这里又进入政治学与新闻学的考察，什么“少壮派与元老派”啦，“新党与旧党”啦、“洋风与土风”啦，大家说得头头是道、津津有味。有一位业余口头专栏评论家甚至把这件事扯到了“实践”与“凡是”上。

总之，业余关系观察分析研究家们差不多一致认为，“朱赵矛盾”是绝非偶然的、合乎规律的、无法避免的、文章后面有文章、戏后有戏的。总之，这是无例外地存在于上上下下许多地方的深刻的社会矛盾与时代矛盾在V市的具体表现。

颇有一些人——其中不乏年轻人闻矛盾则喜、闻矛盾则神往、闻矛盾则垂涎三寸、跃跃欲试。他们可以几个人聚在一起，喝着老白干、就着炸虾片与松花蛋，从早到晚、从晚到午夜无尽无休地探讨朱赵之争的始末、意义、秘闻、最新动向、前途预测。可以在一次交谈中重复33次援引同一个材料。例如关于赵小强给时教授带礼物的问题，每次说法都有小的创造带来的小的差异。但谁听着都不厌烦，听第33次的时候仍然像听第一次时一样地新鲜；说第33次时仍然像首次披露一个秘闻时一样地眉飞色舞、挤鼻弄眼、击掌顿足、煞有介事！人事矛盾的魅力真是无穷！春秋战国合纵连横的传统正是源远流长、经久弥新！举世无匹！关系学癖足可以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关系狂。据说西方有“性爆炸”、“信息爆炸”，我国则有“关系爆炸”、“名单爆炸”足以与之抗衡！中国的小说家与其写爱情、写生死、写探险、写侦破、写哲理、写性格、写意识流、写风俗画、写人情美、写伤痕、写典型，还不如去写人事关系、写人与人而且多数情况下是好人与·好·人·之·间·的·勾·心·斗·角！这才能触动读者心灵深处的一根富有民族感、历史感、乡土感、集体潜意识感、传统感与现代感的神经！这才能雅俗共赏、古今通用、老幼咸宜、居家旅行均须必备！

分析完了人们就行动起来。分别找到朱慎独或者赵小强，等而下之的也要找到余秋萍或者栗历历去“站队”。“站队”是“文革”创造的摩登词眼之一，意思是站在某某人（当时口头上说是某某路线）一边。“站队”好比押宝，好比在旧上海或者现今的香港的跑马场上把赌注押在某一匹马上。有些人认为这是在人生战场上取胜的一条捷径。于是一些人找赵小强，没头没脑先骂一通朱慎独再说。骂的内容非常广泛，甚至一时骂得赵小强摸不着头脑。

另一些人去找朱慎独，阐明从赵小强身上看到社会风气太坏、学风太坏、青年人的风气太坏。有些人去找余秋萍提供赵小强小时候的一些不良言行材料，连赵小强的独女上幼儿园时抓破过小朋友的脸也作为“有其父必有其女、反之有其女必有其父”的逻辑验证被提举了出来。另一方面，从栗历历的耳进口出，关于朱慎独的老伴虐待保姆的民间故事开始出现在一些人的话题里，甚至有一位早在V市小有名气，年龄比赵小强大13岁，工资级别比赵小强高六级的“学长”也找了一个机会抓住赵小强的手，两眼瞪得圆圆的直视着赵小强，嘴里的热气扑到了赵小强的脸上，他说：“来日方长，小强同志，你会看出来的，我是跟着你的，我是拥护你、拥戴你的！”

赵小强一阵反胃，差点没把头天晚上吃的两碗青韭猪肉馅馄饨吐出来。

有一位会练硬气功、又在晚报上发表过两篇微型小说的长发小伙子找到了朱慎独。他说：“我早他妈的看出赵小强这小子不地道来了！朱老，您老人家只要看得起我，有用得着的时候您给一个眼神就行，鞍前马后，供您驱遣！”

不知为什么，听了这话，整整24小时朱慎独心率过速。他实在怕长发小伙子用硬气功或特殊功能要了赵小强的命。

另外有些比较机灵的人，他们不搞“站队”，而一心搞平衡。见到朱老是笑容满面，见到小赵是满面笑容。见到小赵是寒暄一番，见到朱老是一番寒暄。见到朱老是亲切愉快，见到小赵是愉快亲切。半斤八两，不差分毫，小心翼翼，不偏不倚。

朱老和小赵都觉得这种气氛、这种议论太无聊，太不正常，但躲又躲不开，抗议又无法抗议。朱老总不能与余秋萍翻脸、把余秋萍轰走吧？小赵总不能与栗历历翻脸、把栗历历轰走吧？他们总不能自己挖自己的墙脚，自己孤立自己。见怪不怪，其怪自败，置若罔闻可也，小赵这样勉励自己。大人不计小人过，医心如水，读书深处意气平，朱老这样自己安慰自己。但他们已经陷入了被同情被告密被参谋的泥沼，他们已经扮演了某种“派头头”的角色，而且无法自拔。

渐渐的，这个话题有些淡了，热衷于这个话题的人转而分析V市市长的接班人是誰去了。

首都出版的一家小刊物在这1984年的1月号刊登了一篇题为《留学归来话争鸣》的报道，是该刊物记者——赵小强的一位老同学半年多前来访赵小强后写的。赵小强早把这件事忘了，收到了一式两份杂志，他才想起来。

文章“基本属实”，但也有不少添油加醋的话。一想到记者们的才华正是表现在这种添油加醋里，一些记者和报告文学家正是靠添油加醋才扬了名、才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赵小强便也释然。

《话争鸣》文章援引赵小强的话说：“我们太缺乏争鸣，缺乏对事不对人的讨论，缺乏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精神了！在国外，我常常见到几个人在学术讨论时为争一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会下却仍然是极好的朋友。在我们这里，争鸣争鸣说了好几十年了，却总是争不起来。首先得罪人这一关你就过不了，稍微提一点不同的看法，你就会被认为是针对谁、矛头指向谁、向谁挑战挑衅，于是就会得罪一个、几个、一片、一大片！最后甚至究竟在争什么、为什么而争都忘了，只记得双方誓不两立、争吵不休、全无头绪！这样下去，怎么可能有学术的昌盛呢！”

文章又援引赵小强的话说：“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说说轻巧，做起来何其难哉！不要说权力、权势、权威、地位，‘官大一级压死人’了，就是资格和年龄，也往往成了事实上的检验真理的标准！与年高德劭的人争论，不论谁是谁非，首先就有一个态度问题。不虚心、狂妄，五个字就为一切学术争鸣定下了结论！”

文章最后花花哨哨地描写道：“赵小强远渡重洋，求学他乡，雄心壮志，溢于言表，谈笑风生，尖锐透辟，一语中的，入木三分，眉宇间流露着英气，挥手投足，都显出了大干一场的决心，看来他给故乡的学术界带来了春风，看来他是一只报春的百灵鸟！”

要命！

赵小强看了这篇文章，唉声叹息，坐卧不安。妻子安慰了他半天，“很明显嘛，你这次谈话是半年以前的事嘛，绝对不是针对任何人的嘛，不信他们可以写信到北京去查一查嘛，这又不是你自己写的嘛，是你那位在咱们家喝了半斤加拿大造威士忌的老同学添油加醋、笔下生花嘛……”

“说这些又有什么用？谁又给你调查去？吴晗写《海瑞罢官》的时候根本还没有开“庐山会议”呢，硬说《海瑞罢官》是为彭德怀的罢官鸣冤叫屈，你上哪儿说理去！”

“现在不一样了啊！”

“我也没说就一样啊！”

按下赵小强夫妻俩的争鸣不表，这篇文章不啻一枚原子弹爆炸在朱慎独的眼前。余秋萍这次不再紧张哆嗦了，她连红线和着重点也没有标，只是拿着杂志，粉蝶儿般轻盈地走到朱老跟前，把杂志递给朱慎独，伸手取来了朱慎独的老花眼镜。

一篇短文章，朱老整整读了45分钟，他一字一句地细细地品味着。先是脸红一阵、青一阵、黄一阵、白一阵，越读就越冷静，终于从愤怒升华到了平静，从屈辱冷凝成了淡漠。

看完了，他一声未吭，只是淡淡地一笑，上唇略略往里一缩一瘪。

这次余秋萍也显得特别有灵性，见朱老这神气，她也“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地、一声未响地悄悄退了回去。

朱慎独一夜无眠，只听得叭叭脆响，不绝于耳，同时嘴巴子火辣辣的。那赵小强硬是左右开弓，打了他无数个耳光啊！

早晨洗澡，晚上洗澡，也就罢了！总不能媚加拿大而轻中华。将何以对祖宗？何以对神州山河？何以对先烈？何以对导师？想到这里，朱慎独只觉热血沸腾，热泪盈眶，拚将头颅热血，决不能让赵小强的异端谬说得势！死不足惜。一点骨气，两袖清风，一副臭皮囊，何足道哉！七卷《沐浴学发凡》不足惜。祖孙三代，愚公精神，万古业绩，都可付诸一笑！但总不能让山河变色，日月蒙羞！士可杀而不可辱！朝闻道夕死可也！书生意气，寒士生涯，惜的是名节，重的是迂直！如果赵小强之类的小贼子得势，国将不国，浴将不浴，我是死不瞑目啊！

一种崇高悲凉的感觉使朱慎独只觉得正气凛然，浩气如虹！

从第二天起朱慎独上下左右，奔跑如穿梭，党政群军工农商，各部门各单位他都讲了赵小强的问题。他讲的很严肃、很庄重也很得体。没有任何人身攻击，没有任何过激刺激，也不带任何个人情绪。相反，他强调他是“对事不对人。”他强调赵小强年轻、有才华、有培养前途，正因为他对赵小强寄予厚望，才对他的误入歧途感到分外难过和痛心。他还强调说，他即将辞去一切社会职务，专攻学术，沐浴学的问题完全可以心平气和从长计议地讨论下去。他欢迎人们对他的《沐浴学发凡》提出批评意见，他一贯做人的原则是“满招损、谦受益、闻过则喜”。但是他不能不对更重大得多的事情发言，他不能不鲜明地表示自己的态度，否则他将成为国家的罪人，历史的罪人，民族的罪人，科学的罪人！

在他这样到处讲、到处说、讲了说了几次以后，是否说服了旁人，他还没有把握，但他确实说服了自己。他太认真了！他太笃诚了！他太郑重了！他太革命了！他挺身而出！他誓死捍卫了！很久很久，许多年以来他已经没有体会过这种正义感和激昂感、悲壮感了！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没错，这是大是大非的原则争论，这是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迈什么步的问题！

诚于中而形于外，慷慨激昂快要达到声泪俱下的程度了！这种悲壮情绪很快感染了余秋萍和她的朋友们，激烈的讲话到处在进行。

接着感动了V市晚报的总编辑与大小编辑。那个原先发过《加国琐记》稿的责任编辑受的感动尤深。他诚惶诚恐，疾首痛心，意在将功补过。晚报上开始出现了一些似乎是批评赵小强又似乎不是批评赵小强的文章。一篇是评论“认为加拿大的月亮比中国的月亮圆”的。

一篇是评论“有的人占领了地主的庄园，就连地主的鸦片枪与小老婆全接收了去”的。

都讲的头头是道。

天下的事是很有意思的，有朱慎独的慷慨陈词，又有了关于月亮、烟枪和妾的评论，赵小强的形象陡然变得可疑起来。各种流言在V市及其方圆四百公里之内流传开了。“赵小强建议废除筷子，改用刀叉”，“赵小强主张早七时以后所有浴池都应停止营业”，“赵小强给他的媳妇涂了绿眼圈”，“赵小强主张废除汉字，改用加拿大文”，一直发展到“赵小强在加拿大有个相好，他准备与妻子离了婚移民到加拿大去，已经办好了加入加拿大国籍的手续”，“赵小强的相好来信称赵小强为Dear——就是亲爱的”，以至“海关扣留了赵小强从海外带来的40个微型收录机”，“赵小强带回了海外淫书淫画”，“赵小强入境时被搜出了美洲出产的新式避孕工具！”

热心的友人们有的不辞劳苦专程跑来，有的随时及时顺便发布，有的写来挂号信和平信，有的打来电话，每天都有多起多次把这些流言的新发展报告给赵小强夫妇。有些报告的太勤、太细、太生动、太多而讲述者的神情又太兴奋、注意力太集中，以至有一次赵小强与妻子研究，是不是这些流言恰恰就是这些向他报信、向他表示效忠的人自己想象与制造出来、传播出去、又赶来报告的。但他们旋即否定了自己的想法——如果按这个逻辑想下去，只能是良莠不分，一概排斥、亲者痛而仇者快，自我彻头彻尾地孤立。

一小时以后，赵小强对妻子说：“真糟糕！我想，我们刚才的那种多疑的想法本身就有些病态。在加拿大，遇到这种情况人们就去找精神科医生，去进行心理分析。有时候需要吃一点药片。听说我们V市的精神病防治院开设了心理咨询业务，不到两个月就又把这项业务取消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是在渥太华或在多伦多……”

话没说完，妻子突然火了：“讨厌！说的那话就讨厌！又是加拿大！够了，你这个该死的加拿大！害得我整整等了三年，有一次停电又停水，又刮起了大风，飞沙走石，咱们的玻璃都劈哩啪啦的响，可你呢，你在加拿大，说不定在那里跳迪斯科呢……”妻子顺子一挥，砸了一个玻璃杯。

赵小强完全怔住了，好像他培养的杂交金鱼突然变成了海龟。他终于悟到，某些关于他在加拿大的风流韵事的流言，尽管迄今好心妻子并未相信，潜意识中却不能排除接受某种暗示的可能——他真是罪该万死。

V市的一位有影响的人物在听取了朱慎独的汇报以后讲了几点意见。后来又在几个会议上大同小异的讲了这几点意见。他的措词很温和也很谨慎。他说，对于一些发表错误意见的同志还是要团结，要注意政策界限。他们还是好同志，他们还是爱国的。他们毕竟还是回来了嘛。不回来也可以是

爱国的嘛，许多外籍华人还不是我们的朋友？要允许人家的思想有一个转变的过程。要善于等待。一个月认识不了可以等两个月。一年认识不了可以等两年嘛！

无产阶级为什么要怕资产阶级呢？东方为什么要怕西方呢？社会主义为什么要怕资本主义呢？我看不要紧张嘛。我们的力量是强大的嘛。政权，军队都在我们手里嘛。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嘛。连蒋经国我们也要团结嘛。我们欢迎他回来走一走，看一看，看完再回台湾也可以嘛。当然，这不是偶然的。我们越是实行开放政策，就越要界限分明，加强……

温和而慎重的讲话传达到了每个党小组，传达的时候反复强调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千万不要绝对不要紧张……不希望紧张的意图的真诚性是无可怀疑的，但客观上每强调一次“不要紧张”便增加几分紧张空气，谁也弄不清这到底是怎么个道理。

最为难的还是浴池的从业人员。要知道，截至20世纪80年代，包括大城市居民的中国人的绝大多数家庭，自己是没有洗澡设备的。有的住宅的卫生间里安装了浴盆，但没有热水供应，浴盆形同虚设。人们洗澡，靠的是进公共澡堂。随着人口的增加与澡堂收费偏低造成了澡堂有减无增，洗澡越来越紧张。浴池的营业时间也都延长了。在V市，一般浴池的营业时间都是从早晨7时到晚10时，每天营业15小时。自从朱赵之争发生并且激化以后，自从传出了温和而又谨慎的指示以后，浴池业就考虑起自己的“站队”问题来。在V市，朱家祖孙三代对于浴池业来讲，其威信等于鲁班之对于铁匠、木匠、泥水匠，卡夫卡之对于80年代青年习作者。得知矛盾的发生以后，首先有一家“清快浴池”贴出布告：

“本浴池适应广大群众要求与祖宗习惯，坚持晚间洗浴达数十年如一日。今特郑重宣布，每日营业时间为下午4时30分至夜12时，而不走上清晨沐浴的牙路。”

除了“牙”字为“邪”字之误以外，“清快浴池”的布告颇有些闻风而动的爽快。“清快浴池”的经理贴出此布告以后，感到一种快意，好像别人打架时他打了一个“便宜手”，好像他亲眼看到直上青云的赵小强吃了瘪。虽然他压根不知道赵小强是谁。紧接着又有几家采取了类似措施。

栗历历有一位好友在郊区新建的一家“时代浴池”工作，由于栗历历的强大影响，这家浴池独树一帜，贴出布告：

“本浴池本着提高人民消费水平与促进洗浴现代化宗旨，自下周一开始，营业时间改为每天晨3时至上午11时。上午11时后一律停止洗浴，改售酸奶，希众周知。”

这个浴池的做法受到了上下左右一致的攻击，特别是受到了各兄弟浴池的攻击。但“时代浴池”的经理益发感到自己是走在时代潮流的先列了。他也有他的乐趣。而且他收到了一些人的声援信。有一位老前辈亲自给赵小强打电话，说是“时代浴池”的做法不好，要注意。12个字一共说了一分钟。说完就把电话挂上了。赵小强哭笑不得，他和“时代浴池”又有什么关系呢？

而且赵小强自身也碰到了问题。洗不洗澡？什么时候去洗澡？包括“有影响的人物”在内都肯定了赵小强是爱国的，但他确实也因为洗澡的不便而在回国后怀念过加拿大。当然，他坚信随着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大家都能方便地洗澡的远景并不缥缈。而有了洗澡设备以后，是必要人们可以早晨

洗，中午洗，晚上洗，睡了一觉之后（必要时）再洗，遇到刮大风时出一趟门回家就洗，遇到炎夏出一身汗洗一次等等，都无须争论分析。怎么现在，他连土蓬蓬头也还没安装，就陷入了洗澡时间之争了呢？

正在满城风雨之时，2月14日下午7点45分他去“清快浴池”入浴。早已人满为患，他是等了15分钟以后才被服务员引导到一个臭气鲜妍的箩筐边，得以脱下衣服进入池塘的。人脏不怕水脏，脏水也把人洗净了。他还是相当轻松满意地完成了洗浴。有一种身体划时代的自我感觉。出浴池后从小贩手里买了一串豆沙瓜籽仁馅山里红糖葫芦，边走边吃，又猛吸了几口已有春意的夜气，更有里外三新之感。

第二天一早便有人问他是否头一天晚上去洗了澡，他承认之后便有人问他是否改变了早晨洗澡的观点。他说他说过早晨可以洗澡，但并没有说过只有早晨可以洗澡，也没有做茧自缚地保证过他自己只在早晨洗、不在晚上或其他时间洗。而且他压根儿没有反对过在早晨以外的时间洗澡。问者笑一笑眨眨眼说：“反正您是早浴了。你过去讲得多的是早浴，您强调的重点是早浴，难道您自己讲了，自己又不承认了么？”

赵小强感到了这话里隐含着的侮辱的意味他脸色微红，强压着自己说道：“当然早晨也可以洗澡，这又有什么呢？”说完，他却觉得自己越陷越深了。圈套？

然后他接到了余秋萍的电话：“我是小余，”口气亲切甘甜，“朱老很高兴。我们知道你已经用实际行动纠正了自己的偏颇和失误，大家都是欢迎的。有空到朱老家来玩吧，他老人家说，要用真正宁夏枸杞子泡的酒来招待你。”

他为之语塞。

2月15日晚上栗历历含着泪气急败坏的来找赵小强：“都说您转了向了，我不信！我和他们争得几乎动了拳头。我说您不是这样的人。您一定要告诉我，您是不是晚上到‘清快浴池’去洗澡了？”

赵小强觉得回答这样的问题至少是精神病。他越来越发现形而上学靠宣传辩证法硬是克服不了，还是要靠氯丙嗪类药物矫正。他低下头，沉默不语。

栗历历误会了他的神态，他挥泪说：“原来是真的！您怎么这样傻？您再到那个狗屁浴池晚浴一千次您也不会被承认、被接纳的！为什么怕别人说自己是异端呢？和别人不一样，这才是一个人的价值所在！为什么要磨掉自己的棱角？”

“你……最近……洗澡？”

赵小强问完了才发现自己发问的愚蠢。尽管栗历历穿着一件新式花纹毛线衣和乳黄色羽绒衫，但他身上的种种气味已经说明，他已经许久没有入过浴了。

栗历历痛心地去。报信者仍然不断。拿来了省一级的一本指导性刊物，刊物上有一篇文章是讲越有民族性才越有世界性的。文章说布鞋已经风靡北美，而某些中国人却非穿皮鞋不可，其实皮鞋是从西方传来的，在西方已经落伍了，目前在西方最走红的是“小圆口”“大方口”“千层底”中式布鞋，我们绝不能跟着洋人的口味亦步亦趋。

文章还举了一个例子，说是“好莱坞”到中国来采购故事片，看了许多所谓“新浪潮派”的电影，都不予理睬。因为在中国视为新的东西在人家那儿早就不新了，最后人家只看中了《七品芝麻官》，用重金买走了。

赵小强越看越糊涂，究竟是批判唯洋是瞻呢？还是提倡？究竟是要别人仿效洋人，还是反对人们跟着洋人的口味亦步亦趋呢？

而且他很怀疑这件事的可靠性。他毕竟在加拿大呆了三年，中间还去美国迈阿密等地旅行了一个月。美国有人穿中式布鞋，因为在美国什么人都有的，什么鞋都有，什么人穿什么鞋的都有。正像美国还有人练太极拳，练瑜珈功，还有人推成秃子当和尚，还有人至今举着康生和张春桥的照片卖“批林批孔”的小册子。声称中国布鞋风靡北美，实在不知道是信息或大脑的哪一部分功能不够正常。

但是报信者说，这篇文章最后仍然暗暗落到了沐浴学之争上，是对赵小强的不点名批评。一说的不点名批评，赵小强就有点毛了。到底是不是批的他呢？他无从打探，也无法声明表白。越是关心他的好友越说批的就是他，但他又想不起自己有贬低布鞋或者豫剧的劣迹。还不如点名批评好呢，批就是批，没批就是没批。

没几天，一家全国性的保健报刊发表了一篇论述生活方式应该有中国特色的文章。没有人报信，是赵小强自己发现的。读后心怦怦然，难道又是指他的？紧锣密鼓，怎么啦？

大表哥远在他乡，写了信来：

“小强。你近年一帆风顺，十分得意，这样下去不好。受点挫折是理所当然的。有好处。切切。”

赵小强觉得自己被放到了一台“旋转加速器”上，越转越快，身不由己。为什么有意义的和没有意义的争论最后都变成人事关系之争、变成勾心斗角之争、变成“狗咬狗一嘴毛”呢？为什么这种争论逼着你搞形而上学与绝对化呢？为什么只要一换上这种争论就像粘上胶一样地躲也躲不开，甩也甩不掉呢？

他问妻子，妻子无法回答。忽然又传说一个什么人说了话了，早晨洗澡也未尝不可。栗历历喜笑颜开，带着两瓶青岛啤酒和一斤猪耳朵来找他。还有人电话祝贺。他的心却更沉重了。甚至晚上睡觉，年轻的夫妻温存以后一张口仍然谈的是与朱慎独的天晓得是怎么回事的争论。而一谈起这个话题，他就气短、心跳、声带嘶哑、发声困难起来。那征候活像是……天啊！

也许明天就好了吧？就像酒醒过来一样，天是清的，水是清的，一切握手、争吵乃至打架撕杀，也都能变得清清爽爽了吧？啊，明天！

1979年85年

铃的闪

我的写作常常被叮铃铃的电话声所打扰。一开头安装上电话我曾经欢欣若狂。我再不会为了给一个要紧的地方打一个要紧的电话而在公用电话室急躁地等待着，搓手搓脚。一个贫里贫气的小伙子或一个嗲里嗲气的姑娘家已经先我拿起了电话机，他们在电话里的每一句闲话废话玩笑话车轱辘话，还有各种完全累赘的语气词惊叹词就像洗牙的钻头研磨虫子牙一样研磨着我的神经。而当我拿起了电话机——常常一口气需要打或者回四五个电话——的时候，我看到了我后面已经有人排队等待。我感到我接连打那么多电话实

在是违反人道。何况您拨十次九次可能是不通。或者比不通更糟，拨完了六位数字，耳朵边什么声音都没有了，好像是电话局刚刚被炸。

为打电话的事我给妻子制造了无数负担和痛苦。这半辈子我在给妻子找麻烦方面做到的成绩远比写作散文诗方面出色。妻子上班前我递给她一张纸，她一看便惊叫起来。我也惊叫起来——竟连这么一点忙也不帮，连这样一点义气都不讲，还不如宋江。连这样的电话都需要我亲自去叫，岂不是榨尽我的最后一丝诗意？纸片上写着3 3 8 8 8 8，4 4 6 6 6 6，7 7 9 9 9 9……人类制造的从0到9的数字足够整治我们一辈子又一辈子。稿费尚未收到，家具订货过期九个月为何没有消息，对不起我不能与这个法国人一起吃饭，广东佛山出的香港脚药水已经买到，到站的时间星期四二十三点五十九。……安上了电话先拨1 1 7。

4点5 2分。4点5 2分。4点5 2分半……4点5 4分。然后1 2 3。……风力二三级转四五级，风向偏东西南北。然后1 1 3，长途？不要。就差拨1 1 9，我们着火了！1 1 0，抢匪！

赵诗人么？赵老师么？小赵么？老赵么？苦吟同志么？你猜我是谁？你怎么连我的声音也听不出来了？你他妈的当处长了是怎么的，怎么连我也不认了？喂喂喂你哪儿？你不是拔丝厂吗？你才是拔丝山药呢？那你是天源酱园？东来顺饭馆？西四婚姻介绍所？长城饭店？空调公司文物店？哈罗哈罗……甚至早晨没有起来的时候，晚上已经睡下以后，中午刚一冲盹，都有电话叮铃叮铃。你不得安生。诗离你而去。打错了电话的人比打对了电话的人态度还蛮横，他根本不允许这个电话安在你家，他不允许你说“错了”。他不允许你不是他要找的那个张会计李采购王科长而是一个写诗的你自己。

为了诗我用棉被把电话机围起。我捍卫着我的诗的菊花一样的高洁。被遮盖的电话那样丑陋，好像遮盖着一个私婴的尸体。电话铃声响了，这种响声具有一种更加刺耳的锐利。它穿透了你的先验的不友好。它历尽艰难传递给你一个不知究里的信息。它不屈服于你的先天的折磨。它是无罪的无玷的，它不必向你的诗你的棉被屈膝。它叩击着你的良心和道义。它激起了你的好奇。也许很重要？很紧急？很新鲜？很有趣？很有益？它的响声好像又变了。

莫非是长途或者国际长途来自——南极？不是我刚刚写了一首致南极探险家的诗么？我忽然又感到那棉被裹着的是一个土造地雷，导火索正毒蛇般地啾啾……

许多的日子过去了。我学会了接电话，接打错了的和最无聊的电话。我学会硬着头皮拒绝叮铃的召唤，拒绝接自己最想接的电话而在事后受到亲属友人的埋怨和自己的懊悔的折磨。我学会了想接就接想不接就不接或者想接偏不接想不接却又接了电话。最后我还是接了所有的电话。因为我写天鹅绒一样的诗。诗人的心是柔软的。柔软的心总是不可能一直硬挺下去。就设想我不在好了。就算我没在好了。比如说我现在正在——西沙群岛或者楼下的啤酒馆。我还会为这个电话机叮铃而痛苦，而心怀歉意吗？

但我明明在着呢。我偏偏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并沿着电话铃电话线意识到又一个人的存在和他的对话的意愿。对话的意愿应该是神圣的。电话耳机里射出来的是人的语言而不是中子弹。这真感人，简直令人忧伤。我无法拒绝一个电话就像无法拒绝你伸过来的手。我被征服了……我终于学会了在电话边活下去。在电话的扰搅和诱惑，在电话带来的希望和恼怒和哭笑不得

面活下去。而且写诗。写南极，西沙群岛，啤酒馆，爱情，也还有——电话边的时光。

又过了许多日子，我写了许多据说成功的其实多半是蹩脚的诗。人们给我换了电话机。

上面有一个小机关，把小柄柄按下来电话便不再出声，只有灯光的示意。

我并没有利用过这个现代化设施。我宁愿尊重和倾听电话先生的信息。现代化比棉被捂残酷多了，我年龄已过半百，无法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残酷的人。还是在我百年之后再实行现代化反电话非电话化吧。一个外国（现代化的国家）人告诉我，他的电话备有多功用电脑。

他工作的时候由电脑“接”电话。电脑“接”起电话便放录音带说，你要找的X先生不在家，请把你的姓名电话留下来，X先生将会给你回电话。对方自报家门，电脑自动录下音。

善哉电脑！这就使X先生取得了主动，只和那些经过选择、确认宜于对话的人通话。到了读书读累写文章写累谈话谈得喘不过气与思考问题思考得后脑发麻的时候X绅士便放电话录音，然后择其应回电话者回之有趣者而回之，择其不必回不想回之无味者而不回之。这不也是人权吗？谁知晓，偏偏对方也是靠电脑来掌握电话的，当X先生给亲爱的（例如）Y女士回电话时，他听到的也是录音：请把你的电话留下来……于是不再有人与人的激动人心的对话……只有电脑与电脑的平静的千篇一律的“交谈”……

这一天终于来了。我活了50多年，吃了那么多饭，那么多药，穿破了那么多双袜子，原来就是为了这一天。我成为真正的诗人了。我和诗一样地饱满四溢。我豁出去了，您。我写新的诗篇，我写当代，我写矿工和宇航员，黄帝大战蚩尤，自学成才考了状元，合资经营太极拳，白天鹅宫殿打败古巴女排，水鱼专业户获得皇家学位之后感到疏离。我写波音767提升为副部级领导，八卦公司代办自费留学护照，由于限制纺织品进口人们改服花粉美容素，清真李记白水羊头魔幻现实主义，嘉陵牌摩托发现新元素，蕃茄肉汤煮中篇小说免收外汇券。我忘记了一切，我赞美历史、现实、生活、国内和国外。我赞美咱们的这股乱忽劲儿。我在电话电子铃音响大作中写作。我相信那每一声咚咚嘟嘟都为我动情，对我呼唤，我关上电话机小开关写作。我写常林钻石被第三者插足非法剽窃。我写天气古怪生活热闹物资供应如天花乱坠。我忘记了电话存在。我写北京鸭在吊炉里solo梦幻罗曼斯。大三元的烤仔猪在赫尔辛基咏叹《我冰凉的小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意识流无望的初恋没有领到房证悲伤地分手。万能博士论述人必须喝水所向披靡战胜论敌连任历届奥运会全运会裁判冠军一个短途倒卖连脚尼龙丝裤个体户喝到姚文元的饺子汤。裁军协定规定把过期氢弹奖给独生子女。馒头能够致癌面包能够函授西班牙语打字。鸦片战争的主帅是霍东阁的相好。苏三起解时跳着迪斯科并在起解后就任服装模特儿。决堤后日本电视长期连续剧大名星罚扣一个月奖金。我号召生活！

生活号召我！电话铃不响了，然而信号灯绿光一闪一闪。仍然，仍然一闪一闪。它无言。它眨着眼。它期待得好苦。然而不，我不能，我已经与我的诗神一起飞舞。它继续一闪一闪，闪了五分钟又五分钟。它被我抽去了声音。无能为力，哑人一样地无声地期待着我的顾盼。也许它来自一个沉默多年的老人，由于他的慧眼，在我的拙劣的诗里发现了吸引他与我对话的东

西。也许它传达的是一种邀请，邀请我到那青青的草地去。我不敢。也许是一个抗议，因为庸俗，因为渺小，因为怯懦，名实分离。也许只是一个灵魂的寂寞的呼声，是一声没有回应的声唤。你哭了？也许是预言，是咒语，是人心情报，是芝麻开门的秘诀，是醍醐灌顶的洗礼。也许它来自外星，来自地狱，来自谪仙和楚国的三闾大夫。然而，它更可能只是大漠只是雪岭只是冰河只是一片空旷寂寥遥远的安慰的深情。是我的诗我的生活里太缺少了悠久。它有许多话要告诉我。它要告诉我真正的诗。还有友谊。我已从信号的闪光中听到了声音，只怕拿起电话机后我却听不懂它的话语。然而已经晚了，已经无法拯救，来生的诗是来生的事。而我善于微笑，胜任愉快，喜怒不形于色。它还在闪光，还在等待，我不知道它的耐心如钢热情如火。它使我深深地痛苦。我知道我如果接了这个电话我的公寓楼就会倒塌煤气漏烟保姆辞工，全部诗集就会付之一炬。我继续写生活的燃烧。不仅有36条腿的劈柴与家用电器的短路而且有你。我不知道我是在用几支笔在写作。我不知道我写了些什么。我不知道我的哥哥这次还能不能原谅。但我分明看到了那绿光信号仍然在坚持闪耀。那对我的关切、忠告、温存和期望文雅而又忧伤。那是泪光。别怨我！我们感到了同样的难过。诗折磨着生活电话折磨着诗。于是我泪下如雨相信诗总会有读者诗神永驻诗心长热尽管书店不肯收订。

1979年8月6日

轮下

我还行。

你一口气跑上九楼，每一步跨两层台阶，共跑了280级楼阶。你好不容易叫开我的家门，你的第一句话便是：

我还行。

你与我同年出生，比我小一个半月。就是说，你以为你已经不行。你竟从深夜一点爬楼这件事情上感动于自己的力量。你兴奋于一个新的开始。

我还行。你这样自言自语，不顾受惊吓的我的妻子。我已于当天——1980年8月23日飞赴广州，将要从那里去香港，从香港去圣弗兰西斯科，开始我的首次美国之旅。算起来，你是先到达美国的，你是为了告别才深夜爬楼的。第二天清晨你就要阔别你的我们的祖国。

离开北京的时候你哭得一塌糊涂，哭得周围的旅客都感到尴尬，不知怎样才能帮助你。

哭得空中小姐歉然，不知道在波音747上她做了什么错事。

而你是一个46岁的男人，饱经沧桑，眼角皱纹细密如网。你的两只眼又小又是三角形，为什么却配置出一股热情，曾经是那样专注，那样单纯？你的个子不高，肩膀宽，走路如飞跑，停下总是微劈着腿，那劈腿而立的样子很像有点武功，在美国，叫作“中国功夫”。

其实我知道，你从来不进行体育锻炼。因为你没有时间。早在50年代，我看到过你的写着一周日程的纸片，每天早晨从6时到晚上11时半，密密麻麻，我不知道——例如它像不像国务院总理的工作日程表。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已经去世十年。

还在50年代，我记得你向我提出了一个我认为相当幼稚的问题。我当时是“老革命”（比你），是你的“上级”。你问我，周总理有这样大的才能，为什么不去研究学术、著书立说、传于万国万代呢？我记得我给你解释了革命活动、政治活动的巨大意义。而你仍然摇头。你似乎深深地为着周恩来总理而惋惜（不知道你后来是否检查交代了这种思想）。你当时不但迷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也迷着康德、黑格尔、笛卡儿……你崇拜著书立说的人。

在当时的（还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工作中，对于正在读中学的青年团员，你号召的——大体上也是我号召的是向科学进军，做历史的创造者，历史的巨人，攀登珠穆朗玛峰，做全面发展的，大写的人。做大自然的主人，历史的主人，社会的主人。我们学习、宣传和讲解帕·费·尤金关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小册子，把历史发展的钢铁规律抓到手里如抓住舵轮的把手，我们在大海里航行，乘风破浪，胜利前进。

想起我们主持一个区、一个学校的青年团工作的情景，我恍若隔世而又不寒而栗。我说的是在“文化革命”期间。

在讨论总理为什么不去搞学术的那一次，你还一再引用《参考消息》上的一则报道，忘记了是美联社还是合众社的电讯。那则电讯对正在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评论说，中国像一个发育神速的孩子，脑袋很大，身体还小，大步前进……我却理解这样的报道这样的形容有什么可爱可贵。

我不知道你的魅力在哪里，但即使对于我，你也是有魅力的。可能是因为我这一生再没有见过说话对手的这样专注亲切诚挚的目光。可能是由于你的头发，正中间分开，两面自然下垂翻起如波浪。到80年代，你已经有了许多白发，但头发仍然一样地浓密丰盛自然潇洒。可能由于你的健壮的精力四溢的四肢。更可能是由于你的谈吐，你的狂热，你的多发多变多彩多姿的笑容。你的眼睛是会笑的，而且笑得恰到好处。我给你起的绰号是“拚命三郎”，你记得吗？你上楼梯和下楼梯都是乒乒乓乓地跑。你给团员做报告时口若悬河。你即使上厕所大便时也从来拿着书、报。后来你住单元楼房时你的卫生间里摆着那么多书。是专为如厕时准备的。那甚至更像书房而不像厕所。很抱歉，我又在我的作品里写到大便。已经有不止一个评论家和爱我的读者给我以亲切的批评，批评我没有注意语言的“五讲四美”。

现在我要说说你的面孔。我不知道现代心理学派会怎样分析一个男人对于另一个男人的面孔的感受。你的面孔多骨又多肉，既方且圆。当年我就不愿意把目光停留在你的面部的饱满紧凑而又富于表情的筋肉上。你迷恋理想，又吸引于现实。你渴望苦行和献身，又渴求享受。你的面部表情里有一种健康的活力，却也有几分肉欲的粗鄙。愿你的在天之灵原谅，我说的只是我当时的直觉。你的面孔对于女孩子是危险的。当时你刚刚恋爱，我也刚刚恋爱。

我们都沉醉于罗曼蒂克的初恋中。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老辣的穿透性见解。

恋爱中你读屠格涅夫的《前夜》，你赞叹《前夜》对于爱情的描写是如何饱满。我当然同意你的见解。但更适合于当时的我的心境的却不是《前夜》，而是《处女地》，是《贵族之家》，乃至于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暴风雨中所诞生的》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提到爱情的描写我也不会忘记爱伦堡和

费定，巴甫连柯。

你爱上的是一个初中二年级的16岁女生，后来的被你毁坏了一生的妻子。我们姑且用J来代表她吧。J是你们学校团总支的组织干事，常常到团区委取送团员登记表和入团申请书，以及上缴团费。当时批准团员及使用团费的权限不在基层而在区里。你是你校的团总支的书记，我是团区委的副书记。

J有一双怎样的圆而大的黑眼睛，不论岁月和风雨怎样吞噬了青春，不论严酷的生活使J变得怎样丑了，她的圆而大的黑眼睛永远与纯洁激越的50年代同在。我相信就是她的早熟的眼睛吸引了你。她热情质朴如一头受惊的牛犊。我没有想到你会爱上她，我依稀（极其“依稀”）觉察到了你的爱情中的一点自负、自信以及残酷。

20余年后，J来我家诉说：他追我的时候我才16岁！当时爸爸妈妈跟我说，这么小不许搞对象！我不承认。但是他老是到我们家来找我，我欢迎他，我不能抗拒……

J太痛苦了。但她并没有来找我。她对我十分客气乃至谦卑。她自制也自尊。每次都说不愿意打搅我。有史以来她总共来过我这里两次。第一次是1982年我捎话要她来的，我要把我在美国与你会面的情况告诉她，我有一个残酷的任务，打掉她的幻想而又努力安慰她。我一生注定了扮演多次类似的角色，不知道是由于我的善良还是我的世故，是由于我的机敏还是由于我的愚笨自误。

第二次则是在1984年（1983年？）真是，愈近的事愈记不清楚，我们都老了，不是吗？是深秋。就假定是深秋吧。

J说，我一滴眼泪也没掉。他报应了！这是报应！他对我太狠了……

我立刻给L打电话。我说，报应了。

我还行。

我妻子给我形容你深夜来告别时的神色，两目放着熠熠的光。你大汗淋漓，你兴奋地喘着气，你的样子像是要飞起来，你是飞到九楼上而不是爬到九楼上的。你急需一个人分享你的兴奋。你想歌，你想唱，你忽然想起寻找你50年代的朋友。到了这种时候，青春时代的老友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其实后来我们已经谈不上是朋友了，早在70年代中期我们相隔近20年再见的时候我已经发现了你对我的态度中包含着虚与委蛇。你对一切的态度都包含着虚与委蛇。

70年代，经过了伊犁地区农村的劳动锻炼，经过了两年“五·七”干校里在盐碱地上开荒的生活，我终于又回到了乌鲁木齐，又似乎毕竟是恢复了一个“干部”的身份。当时妻活动与旅行比我方便些。在1973年冬，她回到北京探亲的时候我托付她去寻找你。我能有勇气去寻找50年代你这样的旧友，显然说明“文化大革命”客观上反倒终于使我思想“解放”些了。这也可能与林彪的覆亡给我的潜在的鼓舞有关。我的妻子费了老大的事，终于找到了你。可悲的不在于你的遭遇，而在于你经历了如许沧桑以后仍然像一枚钉子一样钉在当初上学和做团的工作的那所中学里。你就在这个小小的天地里“红”，“黑”，懒散，衰老或者腐烂下去。

你没有惊喜，没有热烈的反应。你没有给我写一封热情的回信来回答妻带去的我写给你的热情的信。

1963年12月，我离开北京去新疆的时候你已经变得冷静多了。

你在家为我饯行。你的简陋的平房里放着一个墨绿色天鹅绒面长沙发，还有一串彩色小灯泡。这在60年代是罕见的。何况那是一个寒冷的夜晚，窗外刮着西北风，刮得窗纸簌簌地响。你得意洋洋地告诉我你怎样在三年困难时期用很“划算”的价格从委托商行买了这些。你问，为什么别人可以有沙发我就不能有呢？当然。那天J做的炒藕片非常好吃。此后我一直想再吃一次那种做法的藕片，在火候上、程序上不断变法试验，始终没有尝到那种味儿。

你和J患难相依，亲密和谐。我和妻在你那里度过了阔别北京前的一个温暖的夜晚。

你送给我一幅竹帘山水画，画上一个老头坐在石头上观山听水。这幅竹画毁于1964年春乌鲁木齐的大雨中，那次大雨毁坏了绝大多数泥顶平房，我们坐在房间里，泥巴啪啪地从房顶上往下砸。我们只来得及收拾“细软”，带着两个孩子逃往南门人民剧场。到新疆三个月后成了“难民”。

我送给你黑色的铁哑铃与一顶草帽，还有一副案头的书架。我相信你的健壮的背膀需要哑铃的安抚。而那顶草帽，是一位即将担任驻北欧某国大使的老领导送给我的。我去他那里告别，说是我要去新疆了。他向我告别，说是他要去某国了。老领导用宜兴陶壶给我倒茶，茶很香，但茶水已经不热了，大概是剩茶。即将视事到职的大使在北京住得很寒伧，小小的客厅各种东西堆得乱七八糟。还放着一张行军床。他说他的侄子要睡在这里。临走的时候发现天下起了毛毛雨，或者是雪。他把草帽给了我，说，就送给你吧，反正到了X国用不着戴草帽。

我又把草帽给了你。因为我认为新疆是个寒冷的地方，只需要皮帽子。我怎么可能在永远的冰天雪地里戴草帽呢？互赠纪念品的时候我解释说，一个是希望你好好注意身体，锻炼身体，一个是永远热爱劳动，认真改造。还有学习、读书。

这时候我发现了你所购到的《辞海》。《辞海》是困难时期印的，用了质量低劣的纸，那纸一面光滑，一面糙可锉手。我不记得我是怎样地表现了对《辞海》的兴趣。也许我根本没有表现对《辞海》有兴趣。你立即建议说，你要把《辞海》“让给”我，由于书首你已用毛笔写下了你的名字，你的九成九新的《辞海》只收我八成或七成钱。你说，你需要钱，你正为用钱买了《辞海》而懊悔。而你认为我比你更需要《辞海》。

你的提议使我不好意思。拒绝你的提议会使我更加不好意思。后来我在新疆学会了一句维吾尔谚语，说是伸手求援已经是一种灾难，求援而被拒绝则无异于被谋杀。你需要钱当然。本来你的工资就没有我高。1957年的事情以后你又降了两级，于是当场成交，我买下了你的《辞海》。

我觉得你有一点变了。人生就是实实在在的。1963年的年底，你和我谈的都是一些实实在在的事。你已经回学校做职员了。你正在多方活动，设法谋到一个代课教历史的职位。我赞成你的活动，还为你出了一些主意，认为当教员更符合你酷爱治学的天性。

J是1957年的高中毕业生，显然是由于你的原因，政治审查中出了问题，那一年她未能考取大学。1958年，在学校出具证明，说明你“认罪与改造态度尚好”以后，她考入了纺织学院。毕业以后分配在远郊的一个工厂里。每天需要在市区与郊区的公共汽车上度过四个小时的光阴，我也习惯了。J说。我建议她应该活动到一个离家近一些的工作岗位来。我出了一

些基本无用的主意。

而我们从前，我们在几年以前是什么样的啊？1956年，我把你和另几位学校的团干部请到西郊我父亲的住宅，我把我的处女作《青春万岁》的修改稿的一些段落朗读给你们听。你完全沉醉了。只有你会现出这样诚挚的沉醉的表情。你“啊”地长出了一口气，你的三角眼里闪烁着湿润的感动的光。在我朗读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你忽然大叫起来，你说那里面有作者自己的形象。我笑而不答。然后你沉默着，你回味着。在你的强烈由衷的反应面前别人的一切反应都黯然失色，我再也记不起还有谁有什么反应来了。请我的青春时期的战友们原谅我。

然后你突然问，为什么不写男学生们呢？王蒙，你应该写男生，写女学生总是，总是没有什么大意思。

我知道你看不起女人，从小。

我没有想到你会爱上年纪小小的圆脸的J。然而在那个时期，在那个没有动员晚婚也没有规定中学生不准谈恋爱，但年轻人在与异性的友谊上要比现在纯洁得多的年代，我们为每个人的爱情而祝福。我们深信爱就是一切，爱本身就足够了，就是幸福。我们这些同龄人前前后后参加了革命，又前前后后有了自己的爱情，有了红莓花儿一样的，山楂树一样的，纺织姑娘一样的，蓝色的星一样的爱情。我提到了一批苏联歌曲的名字。后来你还唱过它们吗？

而你最爱听的歌儿是苏联的《我们明朝就要远航》，索洛维约夫·谢多依作曲。你说你和J星期天到钓鱼台去了。那时候钓鱼台还是一片野地，没有修建气魄非凡的国宾馆。那时候钓鱼台有许多树，有自然的湖沼，有鸟，有开阔的田野，有扭绕如网的枝条，有经年的落叶和初萌的新叶，有树荫掩映的小路，在去钓鱼台的走着马车的土路上你还可以看到几株风姿苍劲的黄松。我去钓鱼台时曾经想到过，托尔斯泰或者契诃夫，一定常常在这样的夕阳映照的林间小路上散步。我从伟大俄罗斯文学大师的著作里嗅到了这样的大自然的气息。那时候一想到《新娘》或者《樱桃园》我就想哭。你告诉我，你和J到钓鱼台去，你听到从一个遥远的工地的高音喇叭里播放出的《我们明朝就要远航》，你完全陶醉了。你说你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令人感动的歌。那时候到处都有许多工地。有工地就有高音喇叭。高音喇叭里播放的多半是《刘巧儿告状》或者《二郎山小调》，难得有播放我们心爱的苏联抒情歌曲的机会。我羡慕你在钓鱼台听到了远处的高音喇叭播放的浪潮一样的歌曲。我能想象你听到的歌曲的音响效果。你说这件事的时候激动极了。30年后，当我写这篇纪实小说的时候我忽然产生了一种邪恶或者全无邪恶可言的念头。我相信、我猜测那次听到远航的歌的钓鱼台之游之中或者前后你和J之间发生了什么事。你一定拥抱了她吻了她有了她。从此以后她便像一只待屠的羔羊一样的无言地无望地跟随着你。然而1957年初L向我发出警报向你发出了警告。L与我们的友谊正像我们之间的友谊。L告诉我说你有可能把J甩掉。L告诉我说你对一个厚嘴唇的丰满的归国华侨女生非常感兴趣。L说如果你抛弃了J，J将不可能活下去。我感到震惊。我不相信革命、青春、爱情能够与中途背叛连在一起。我想起了去团区委取申请表登记表的驯顺的J的纯洁的无所保护的大眼睛。我的观点当然与L一样。这是第一次你使我不放心，使我怀疑了善的力量，忠诚的力量。

在1980年11月，在美国东海岸的旧都费城，你对我说，在你身处逆境的时候，J对你太好了，所以你不能不和J结婚。但就在与J结婚的

那天晚上，你已经意识到你正在酿就一个大错误。你后悔莫及。

我能相信你吗？

要知道这话是你在1980年的深秋，在费城对我说的呵。

你已经抛掉了J。你有了Z。

而L告诉过我，你在东郊劳动的时候，J怎样一次又一次地去看你，用仅有的钱买下你爱吃的东西。

第一个给我印象的美国城市名称是费城，全称是费拉迪尔菲亚。江青还在台上的时候，第一个来中国访问的美国艺术表演团体似乎便是费城管弦乐团。我在新疆便听到了关于费城管弦乐团演出盛况的传闻。已经进入剧场的观众从楼窗上用线把入场券缓缓系下来，给自己的朋友，帮助自己的朋友混进去。你到了美国，便住在这个费城。1776年，美国在这里宣布了独立。敲响了“自由钟”。“自由钟”至今陈列在那里供人瞻仰。

在1980年，在这个著名的费城。你下决心离弃你的妻子J。J已经与你隔着重洋。

1982年春天，在我第二次访美并见到了你以前，我托人给J带信，J这才第一次到我这里来。她向我叙述她支持你出国自费留学的情景。你与Z的婚外“恋爱”关系败露了，你各方面的处境都不好。你的护照只有在J签字的情况下才能办成。你整日躺在床上不停地吸烟，两眼发直。J判定你会发疯也会自杀。你只想着要到美国去。而Z已经先期到美国留学了。J知道你渴望去美国包含着与Z会面的动机。J想感化你。J甚至想，你只要不与她离婚，你只要最后回国来。回到J的身边，哪怕你一去美国十年八年，哪怕你十年八年间完全与Z搞在一起，她也不管。她签了字，支持你出国。你也给J写了一个保证书，保证永远不和她离婚。

J哭了。

风霜。J说话的样子像一个瘪嘴的老太婆，不一定是形象，我说的是精神。她的鼻子头也有点变红了。她的不住地重复的口头语“您瞧这事”的北京土腔，使人联想起她多年在工厂工作的经历。她是衰弱的，她老了，她丑了，她不懂得也无兴趣去研究四维空间、耗散结构、极值原理，没有读过法国的新小说与拉丁美洲的“爆炸文学”，她只能全身震颤着绝望地哀鸣：

他对我太狠了！

我想到了更可怕的事情。因为你已经不通过J而与你的一儿一女直接通信，你给他们寄来了卡西欧电子计算器与索尼袖珍录放机。而你的一儿一女不把你与他们通信的情况告诉他们的被抛弃的母亲。按照中国的一般规律，应该说是铁的法则，儿女本来是该绝对地站在母亲一边而同仇敌忾地反对有了外遇的父亲与破坏了自己的父母的情感的那一位勾引父亲的“坏女人”的。但是，一个卡西欧，一个索尼，再加一个日后去美国探亲、留学乃至定居的希望形成了高温，融化了子女痛恨“变节”的父亲一方的法则的铁的不可入性。我曾经估计，你不但夺去了J的丈夫，夺去了J的美丽，也夺去J的最后的生命栖息的两个小岛。

这几年我看到过不止一个与J同样命运的女人。打击使她们变老变丑，使她们更加丧失了抵御打击、奋起一搏的力量和自信，甚至使她们丧失了一些男性本位利己主义者的同情。

而同情她们的人也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她们走向灭亡。1980年深秋，继费城的会面之后我们又在美国东北海岸的新英格兰地区会面。那里靠近别

有风味的波士顿市。著名的哈佛大学，威奥斯理女子学院就在那里。那里的教堂常常使我想起欧洲。我读的英语课本里有一节描写那个教堂的故事，说是独立战争期间是一个孩子首先发现了偷袭的英军，他勇敢地登上教堂的钟楼，敲钟报警，这个孩子牺牲了，但是英军被击退。堪称奇观的是教堂对面的一座天蓝色摩天大楼，天蓝色的玻璃面上映照出古老教堂的端庄的身影，使历史与现实、古典与现代融合在一起。据说这幢楼是著名的华裔建筑师贝聿铭设计的。这座城市的众多的枫树与多雨的气候也使我凭添一种眷恋与感伤。我国“五·四”时期的一位著名的女作家曾在这里的一所大学读书，写下她的脍炙人口的著作。我的父母在年轻的时候迷过这些作品，然后是我，童年。我们在这里见面，在湖畔差不多落尽了叶子的枫树下面。在这里，我见到了Z。

Z有很浓密的黑发。她简单地用橡皮筋（还是头绳？）把一绺头发束在脸侧，她的头发似乎炫耀着跳跃的波浪。潇洒。她的眼睛大而扁细，有点近视。她说话的样子看来有点……显然有意表现自己的可爱。她活泼。她想用自己的形象与活力说服我去支持她与你的“爱情”。我相信我的支持对于你们是重要的，因为我是你青春时代的挚友，因为我比你更能代表你的过去，取得我的首肯便是取得昨天的你的首肯。而且我相信它的意义更大，你谨慎地注意着我的反应实际上是在注意着故国的反应。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不是在外交上，而是在你的心里。

1982年的多雨的凉飕飕的春天我又来到这个城市。我刚刚参加完一次有点激烈的关于中国文学的讨论会。我打电话给你的时候是Z先接的电话。当我用英语说我可以与x先生通话吗以后，Z的回答是S u r e，她的回答的音调美国味儿是那么足，使我马上想到40年代罗丽泰·扬主演的故事片《农家女》。华语译制拷贝女主人公有一句口头语“敢情”，非常传神，富于幽默感，引起了许多次爆发性的笑声。我相信那就是Z的这个S u r e。这样，我就设想我拨了电话，电话通了。

哈罗！

请问我可以与x先生讲话么？

敢情！

挺妙。同时我的耳边出现了J的哭声，J的愁苦呆闷的脸。

1980年深秋你兴奋地、急切地想知道我对于Z的反应。那表情就像50年代我给你读完《青春万岁》的修改稿以后想知道你的反应。你好像直言不讳地问我Z好吧？你的表情是沉醉的。

我冷冷地回答说：一般。

我知道“一般”这个词在这种场合、在英语里所表达的轻蔑与冷淡。当然这并不是由于我对Z有什么意见，我能有什么意见呢？但是我无法顺着你的口气赞许。一瞬间我看到你好像缩了一下脖子，苦笑了一下，这是当年戴上帽以后常出现的表情。

我可能想安慰你两句。我说我绝对不想干涉你的私生活。你的私生活只能由你自己做主，也只有你自己最有权做出裁判。从我们的友谊来说我只盼望你幸福。同时我非常同情J，我为J的命运非常难过。但我也知道，世上有许多事是不能面面俱到的。有权做出决定并评价这个决定的，首先仍然是你。

我希望……

1981年见到J的时候我想起我在费城说的话。我甚至后悔没有谴责你，没有为J的命运痛切陈词。是不是客观上我也“出卖”了J了呢？

你说事情所以搞得这样糟是由于中国海关工作人员的恶作剧。Z先期到了美国，她当时还没有与原来的丈夫离婚，她从美国付邮了一封给她丈夫的信，一封给你的信。结果收到信的时候，信掉包了。你收到的是她给丈夫的信。她的丈夫收到了给你的信……还说什么呢？丑闻，轩然大波。

你坚持认为，Z在发信的时候绝对地不可能封错。是海关邮检人员故意这样做的。我惊异于你对我们国家机器的阴暗心理。我无法相信、无法理解、也无法推断这样的估计。我们都不可能查证，这就只能依赖于逻辑。你的恶意的猜测不符合任何逻辑。哪怕是江青的逻辑。

你又说，这段经历可以成为我的小说的材料。如果写小说靠你们这种——我不能对一个已经不在人间的老友用骂人的话——材料，实在是小说的污辱。

而你从前思想里一片光明。我终于越写越明白了，你的魅力首先不是来自你的会笑的眼睛，而是来自你的容易沉醉的心。50年代我们主持的本区的每一次团书记的联席会上，当我们布置和总结“三反”、“五反”，参加军事干部学校，改造教会学校，发放助学金以及为迎接“五·一”“十·一”怎样练队、怎样做花的时候，当我把每一件工作的政治意义浪漫地讲了个淋漓尽致的时候，你都显出了超乎常人的沉醉表情。

你常常写工作札记、笔记、读书笔记。你沉醉于团的工作。你把与每一个团员谈话的过程、做思想工作的过程都记录下来，有时候提高到理论原则上去。你在搞好班集体，启导青少年男女的政治热情方面做了许许多多创造性的工作。你为组织一次新年联欢或一次关于“什么是英雄行为”的讨论会而写过长长的、充满热情和文采的计划或者总结。你甚至亲身为联欢会制作灯谜，一晚上“创造”出上百个有趣的高雅或者通俗的灯谜来。

1952年，在马特洛索夫中学生夏令营里，你与女中的H共同负责组织文娱活动。我在《青春万岁》的后记里，提到过我的那本最初的小说是献给这个夏令营的朋友们的。月光晚会，就是你的主意。你把一切组织工作进行得井井有条，幽默欣喜地主持了晚会的进行。

从那以后，H对你也是崇拜的。当然，那时候H也已经有了自己的第一个恋人，那是一个著名的小提琴手。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的爱情终于没有成功。20余年以年，经过了太多的风雨，H在《光明日报》上读了我的《青春万岁 后记》，第一个以前战士的身份向马特洛索夫前营长也就是我报到。不久我们在北京见面，她询问你的地址。不知道她见到了你没有，她一直在天津作中学语文教员。一家三口住着一间十平方米的小房。几次说是给教师分房，却没有分给她。然而她给学生讲高尔基的《海燕》，讲课的时候她常常热泪盈眶。她永远是马特洛索夫营的“战士”。你太醉心于团的工作了。我记不起是1952还是1953年了，中学毕业时党支部动员你不要考大学，留校作专职团干部。我也为能与你继续共事下去而欣慰。

你当然不会忘记W。W比你高一级，他的一切性格都像你，才能也与你不相上下。区别是他个子高一些，肤色黑一些，面孔圆一些。在我的印象里W没有你可爱，因为他比你少了一点幽默感。也许只是没有来得及对我幽默，他就毕业了。他是你的前任（团总支副书记）。他的外号叫“高高的乌拉山”，因为他朗诵过一首有过这样一句话的诗，他的热情的朗诵使听众特

别使女生们倾倒。他每天跑三千米，锻炼得黑油油的。他被保送去苏联留学了，最初让他学工厂管理。他大闹了一通。最后根据他本人志愿去学了高能物理。他现在是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负责人之一。早在“四人帮”倒台以前，我便在当时好不容易允许出版的科技画报上看到过他在比利时的照片。真是幸运儿。一接触到他的名字，我就想起了你。

我还行。

你这样说，大概也包括事业。包括了与W的竞争心理。你对事业的期望与H不同。你早就不是马特洛索夫营的那个你了。在反右派斗争中，你首当其冲被揪了出来。你一遍又一遍地检查和交代自己的“反动思想”。想当这个想当那个，想干这个想干那个。早在马特洛索夫夏令营你就发表过这样的讲演：未来的五年计划建设者，未来的科学家、工程师、文学家、思想家和国家的未来的领导人们，让我们唱起来，跳起来吧。

你承认，你是个“野心家”。在1957年。听到你被揪出来我立刻失魂落魄。听说你真诚地说，我也没有想到我原来是这样地坏。我相信那时你的目光同样是专注的沉醉。1957年以前我对你已经有不幸的预感。因为我已获悉，由于你的家庭主要成员的政治经历及“海外关系”，属于不能吸收入党的那些杠杠之内。专职政治工作干部。却又不得入党。到哪里去呢？

然而你不知道。直到1957年你一直是生气勃勃。一年有半年穿着短裤，露出你健壮的、发育良好的，似乎也是相当性感的大腿。你的身材丝毫不比我高，你怎么会有那么结实的腿呢？

就在1957年整风开始之前不久，你邀请我到你家去，这是唯一的一次，我见到你的父亲和继母。你家住在北京东郊，新兴的纺织工业区。你父亲是终身搞纺织工业的一个极高级技术权威。这样的平地而起的工业区与这样的工业区住宅楼都使我兴奋。它们常常使我想起安东诺夫的脍炙人口的小说《第一个职务》。看了这篇小说以后，我为我未能去清华大学或同济大学学土木建筑深感痛惜。你们的公寓式楼房，一套至少有四间房子，一个门里又有那么多房门，使我感到敬畏叹服。两个小沙发与沙发桌上的挑花台布使我意识到自己进入了上流社会。你的父亲与继母各自有自己的卧室，这种高雅的文明使我觉得羽化而升空。你的父亲老态龙钟，面孔严肃。你的继母要年轻许多，说话是南方口音，有些字咬不准我也听不清。一位扎着围裙的保姆做饭端饭，筷子和碗碟都清洁得惊人。每碟菜的量都很小，但都雅致可口。饭后每人一块小方毛巾擦手擦口。

你的家给我以全新的经验。但是还是离开你的家以后我的心情更加舒畅。那天我们说好了散步，你送我直到朝阳门，一共走了一个多小时的路。两边是新的厂房，新的住宅，商店、饭馆、理发店。每一块红砖都沁发着建设的芳香。四层以上的楼房都是高层建筑。马路也是新铺的。过去这里只有沼泽和乱坟头，这里倒是一个夏天捉蝈蝈、秋天捉蟋蟀的好地方。一夜之间这里成了新的工业区。这里的空气似乎特别清爽。这里的新建的交通警岗台也令我倾心。

我
爱
你
新
工

业
区

我的心情如马雅可夫斯基的“楼梯诗”。

这一晚上我们谈到了我的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引起的惊涛骇浪。我们为毛主席讲了话而感到无限欣慰和振奋。

在我们的面前出现了宽广而且灿烂的前景。

但更多的谈话是你介绍自己的身世。你说你的亲生母亲是得精神病而去世的。你依稀记得她曾被捆绑在床上。她曾经撕碎自己的衣衫，露出肉体，衣服被撕成一条一条。你说你的生母是当时一位非常新派的女性，她是县女子篮球队的主力队员，这个队在全省联赛中得过冠军。你父亲当时已经是一个有地位的人了，出身于豪富。他看球赛看中了你的母亲。不久就结了婚，就生下了你，就疯，就死去了。你说，你和你的父亲、继母，两个同父异母的弟、妹之间，似乎相当隔膜。

我坚信，这种不幸的事，都是旧社会的产物。一切对于昨天的不幸的回忆，只能使我们更加沉醉于今日的辉煌。

你建议我潜心研读一批外国哲学著作，提起他们来你非常兴奋。你给我讲解“我思故我在”的笛卡儿的命题的意义。我建议你学外语，当时指的是俄语。但是你拒绝接受。你说，随着国家文化建设的高潮的到来，翻译工作会越来越迅速，越来越完备。你如果去搞外语，就会用去你大量的本来可以阅读多得多的重要著作的时间。你宁愿选择让翻译人员为你服务。

我建议你买一辆自行车，你也不同意。你认为公共交通的发展前景远比自行车辉煌。

“我的精力，包括我的钱，要派更重要的用场，不必花在购买和骑蹬自行车上。虽然我有足够的精力和钱去买、用自行车。”你的关于自行车的思想逻辑，也是艰深、浪漫、严谨的。

这次会面之后不久，你，然后是我，陷入了那个运动泥潭里。

60年代中期你开始学习英语，“文化大革命”中你学英语进入了高潮。1979年以后你开始发表你翻译的英语文学作品。你也早就买了自行车。你给我形容过你骑着自己的从旧货委托商行买的破自行车去闯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部的景况。

你挟着一牛皮纸袋稿子走进了忙碌的编辑部。你问：这里收翻译稿吗？

一位大模大样的编辑点了点头。眼睛也不看你，用手指一下墙角的尘封已久的一大摞稿子，说是来稿太多，短期间不可能看完。

其实，不用看那么多。我译的稿子，只希望你们能读三行。

那人惊了，他看了一下你，他留下了你的稿子。一个月后，你得到通知，稿子已被接受。

然后你把你写的英语论文寄给了美国的15所大学，为自己争取奖学金。你选择了费城的这所大学。你认为他们答应的条件更优惠。

1979年你曾对我讲过你正在联系赴美留学的事。我很惊奇，我不知道还有这种自行投书的办法。我觉得你的做法似乎很危险，我设法劝阻过你。

然而你成功了。

然后，1980年10月我在宁静的美国中西部衣阿华城，衣阿华河岸的“五月花”公寓212A房间拆阅了你来自费城的信。你的信纸是蓝色

的，字迹潦草，从中文中不时有几个英文单词跳入眼里。你说你是嚎啕大哭着离开了中国的，哭得整个经济舱的乘客惶惶不安。你是欣喜若狂地来到了美国的。到达费城的时候你的口袋里只剩下了十几个美元，这构成了第二天便挨饿的恰到好处的条件。你说你幸运地找到了一个属于教会的学生寓所，是一个喜欢助人的素不相识的美国青年人帮你找的。你说你已领到了奖学金，已经为赚钱给本校的教授修剪过草坪，打过工。你说你已经买到了一套旧家具，极便宜。

你说，你这一生做了许多梦。美国梦大概是最后一个梦。你的美国梦实现了，赤手空拳，只剩下十几个美金，闯到了费城，你生活下来了，随之你的美国梦也就破灭了。你完全不理解跑到美国是要做什么。你说，当你走到唐人街，看到那里定居多年的美籍华人的时候你觉得不寒而栗。你想死。只有死。

我当真以为你要自杀。我立刻按你信上说的电话号码给你拨电话。在美国打一次长途电话要拨十一个数字，我常常拨错。拨对了接电话的永远是一个美国老妇人，相隔几千公里我也听得出她的苍老和少牙缺齿。我的英语只够表达我与你通话的意思，却完全听不懂随后这位老太太的踢里吐噜，我嗯嗯哈哈，发出不解的愚蠢的声音。于是老太太上气不接下气地用漏风的嘴又对我踢里吐噜一番，我益发不解，我出了一身大汗，我忽然想起来应该三克油，也许实际上说成了顾得白。

后来收到了你的来信，说你搬了家了，电话号也换了，你一到美国就开始折腾上了。你是“还行”。

我们终于通了话，我知道你并未也未必自杀。你在电话里告诉我说，没劲，觉得没劲。

你说你来以后才知道自己的英语还差得那么远。你说教授上课口若悬河，信口一列举参考书就是十几本，你完全吃不消。你说你看到一些华人，心照不宣地努力消灭自己身上的一切华人迹象，只羞愧于未能投生在白人血统系列之内，这使你非常痛苦。我问你对美国的印象，你回答说两件事印象最深，一是走到大街上，横过马路时，汽车看到行人便主动停下，并含笑伸出手来向行人致意，请行人先走。二是到处都有遛狗的。遛狗的人有的带着器皿与工具，随时收拾狗屎。有的未带器皿，便掏出手绢，把鲜狗屎包起。你说费城所属的宾夕法尼亚州的法律规定，遗狗屎于公共场所、道路上者，处以重罚。你补充说，尽管如此，狗屎仍然到处可见。

你提醒说，我们的通话时间已经太长，而这次通话，自然是由我来支付电话费的。

在那么多令人激动的体验之后，我们在美国的第一次通话的话题似乎有些不可思议。我的电话费的15%是为了费城街上的狗屎而赔（Pay、支付）出去的。

1982年我们再一次在波士顿见面的时候你已经不谈梦、痛苦、破灭、死和狗屎，然而你仍然有一种失神和苦笑的神情。你的苦笑的嘴角使我难受，使我怜悯你，使我你觉得你该失去的与不该失去的都失去了，想得到的却得不到。你是冷静的。你到波士顿去是因为Z在那里。你已买了一辆旧汽车，车身是桔黄色的，你常常驾车从费城到波士顿去。

我相信让飞速旋转的四个轮子带着你迅跑的体验填补了你的许多失落感，你年轻时就喜欢新的体验。1956年底，我在酒仙桥有线电厂做团的

工作的时候，我们一起在酒仙桥商场的西餐馆吃过西餐。我们叫了炸大虾，叫了罐焖牛肉，叫了咖喱鸡。我们怯生生地觉得自己正在过着豪华的生活。你为了壮胆一再说：我们需要体验体验嘛。

Z已经找到了职业，给一家公司做操纵电脑的职员。你好像一面当着学生一面当着教师，给美国学生教授中文。然而你仍然向我诉苦，诉说在美国生活是多么艰难，生病的时候也不敢休息。你说，离开了大锅饭才知道大锅饭的好处，吃大锅饭简直是天堂一样的日子，一切都给你想到了，用不着你操一点心，到时候有你的吃，有你的穿，有你的说，有你的做。你说出国以后最怀念的是国内的政治学习讨论会，一屋子人吸着烟泡着茶谈论形势的大好，风气的不正，既可以发牢骚又可以表忠心，既可以引经据典，又可以天空海阔……

这样的好时光美国人一辈子也享受不到。

我看了一下你的脸色，你不像是在讽刺。

然而我直觉地感到了你哭穷中的潜台词。后来变成了显台词。你忽然郑重地请求我回国以后不要把你买汽车的情况告诉J。我答应了你的请求。我知道，以中国的生活水平，很难不夸大买一辆旧车的意义。

两年以前在费城你还向我激昂地表示过，你承认你对不起J，这一生你永远对不起她。

你说如果将来你有了钱，你一定给J许多钱。你甚至请求我关心一下J的未来，最好最好为J再介绍一个对象。上帝！

1982年，J告诉我说，她死活不同意与你离婚。你自费城写信威胁J说，如果J不同意离婚，你将单方向法院起诉，按照美国法律，法院将会判决这项离婚。

我对此颇表怀疑。在美国性关系确实是随便的，但婚姻关系却仍然神圣严肃。美国是一个重视契约关系的国家，而婚姻也是一种契约。我暗想，如果你能不费力地在美国解除你与J的婚姻，你也就不必软硬兼施地给J写信要求J签字画押同意与你离婚了。你的不断来信，正说明你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即使在美国，即使与Z公开同居。

当地的华人对于你与Z的同居反映恶劣。他们说：“别的没学会，学这个倒挺快的！”

我想起在美国另一个小城相遇的一个新从中国大陆来的年轻女孩子。她是学体育的，健壮美丽。人们告诉我这位姑娘一到美国就立即美国化了，每天晚上都在夜生活中狂欢，花天酒地，使已经数代定居美国的那些华人青年瞠目结舌，自愧弗如。

他们叹道：中国大陆毕竟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啊！

据说，来自早就对美国大开门户、被参议员戈德华特称之为（美国的）不沉的航空母舰的台湾的中国留学生反而要拘谨得多。他们的演说能力，处世能力，活动能力与办事能力一般低于新自大陆来的同胞。更不要说是政治辩论的能力了。大陆来的哪怕是一位家庭妇女，谈起什么来也是一套一套。

一说是台湾在旅美华人中有强大严密的特务系统，一个持台湾护照的旅美人士早晨在纽约说了什么，晚上就会被台北警备司令部所知道。如此这般还能不拘谨吗？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包含了“艺术夸张”。

我不知道你在美国是否接触过那些当年的著名的“红卫兵”，他或她甚至曾经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泽东主席与林彪献“红卫兵”袖标，有的还按主

席的意思更改了自己的姓名，穿着绿军装，梳着小刷子，英姿飒爽，抡着钢头皮带，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后来就“五·一六”了。

后来就不知所往。

后来就到了美国，成了美国名牌大学的留学生，他或她现在穿什么衣衫呢？英语讲得“味儿”如何？去打工刷过盘子吗？喜欢喝苏格兰威士忌还是拿破仑白兰地呢？他们还回忆自己的峥嵘岁月么？

了不起的中国大陆人，他们的“戏路子”竟有这么宽，干什么像什么，抡皮带头就抡皮带头，刷盘子就刷盘子！

而你远远没有这样轻松。你绝对不可能忘却你的祖国，你的前46年的生命，即使里边包括着那么多苦恼。1982年的会面我们只有一个多小时的谈话时间。诉苦哭穷之后你便急切地询问我国家大事，当得知海外的某些流言蜚语并无根据的时候，当你得知国家有了新的进步的时候，你欣慰由衷，长出了一口气。你又显出那热情专注而至沉醉的表情来了。你又告诉我：

我绝对不会老死在美国的，我要回去。但是如果回去有挨整的危险，我就只能推迟我的归期。你激动了。

你又说：多呆几年也可以，可以真正学到一点东西。可以得到学位学衔。可以多攒一些钱。穷，穷，穷真是遭罪啊！

你的话使我沉重，也使我益发骄傲。

你忽然兴奋起来，告诉我你在一些研讨会上与反华反共的政治谰言进行斗争的情况。你说，离祖国越远，越感到做泱泱大国的一分子的骄傲，越感到了中国的分量。你激烈抨击那些一到美国就马上用“白华”的口气把中国没头盖脸地骂一通，并以此来讨好邀功领赏的家伙们。你的话是那样尖刻，我几乎要说你有点“左”了。

很不同。

1975年我终于见到了你。阔别了18年，从1957年运动起来之后我们就没有见面。1975与1957，像文字或者数字游戏。1975年我在新疆，回京探亲之前我给你写了信。你没有回信也没有按我信上所讲的时刻表，在估计我到京之后去看我。我以为邮递出了问题，于是我到已被妻探寻出来的你供职的原学校去找你。那所学校我也是熟悉的。

一进门是一个方砖铺起的院落，东面是一幢楼，木楼梯是裸露在外的。你当年穿着短裤跑上又跑下，踩出各种声响的楼梯，还是原样子。然而我已经看不到一个熟悉的面孔。暑假，你不在校，我留下了信，又留下了话。

你终于来看我了，你老了，然而，你还是你。一样的姿势，一样的脸孔，一样的语气，你不回答我的各种询问：却忙着劈腿一站告诉我的孩子：

你爸爸是个×才。

当时正批判“唯心论的先验论”（天才论），“唯生产力论”，也不知还有一个什么论，实质上是在批陈伯达。你却忽略了一切阔别多年之后的嘘寒叙旧，一张口便是极犯忌，令人一听就起鸡皮疙瘩的“×才”。我的孩子立刻认为你疯疯癫癫，神经不太正常。

然而你对“×才”老友的招待却并非过去那样真诚。你变得油腔滑调。你说，反正要请你们吃顿饭啊，要尽地主之谊啊，反正是地富反坏右，什么都齐了啊。你说除了学英语你就搞照相，你说给别人照照、洗洗，放放照片，该联络的人也就都联络到了，该交换的好处也就都交换到了。你紧接着说，怎么样，我也给你们拍两张照片，放大了留作纪念吧。你的神态里隐含着不

情愿的施舍的厌烦，倒像我们千方百计地找你是为了揩你的洗相纸和洗相液的油，我脸红了。

为什么我们见面以后谈话是这种腔调呢？我还以为你见了我会落泪，会握住我的手，至少说一句：想不到今生又见面了。我当时已在远离北京的地方工作了呵！

50年代，一去不返，维吾尔语的“一去不返”是说得很妙的，“硬译”则是“到那不会归来的地方去了”。

你吹英语，我只能吹维语。你认真地建议我学英语，倒像50年代你认真地回答我不必把宝贵时间和精力放在攻外语上。我对这个话题并没有多大兴趣。

1975年我对你学英语的建议视若梦呓。我是1980年才断断续续地学起英语来的。失去了本来可以不失去的，事半功倍的五年。

你恶毒地笑着说，“感谢”文化大革命，解除了你的一切政治压力，思想压力，再用不着认为自己是罪过的，至少是犯过错误的了。你的恶毒的笑容使我后背冒凉气。人人有罪，人人犯错误，不是说，轮到“小将们”犯错误了吗？大家轮流，机会均等，自由、平等、博爱！

J在我和妻到达你家以后半小时带着孩子看全国少数民族文艺调演节目去了。她呆呆板板地与我们告别。我们本来也是来看她的呀！她不是，曾经是常跑团区委的组织干事么？她忘了？这也使我不知所措。当时你们的关系已经处于危机之中。

J只来得及介绍我们参观你们暂借的这一套房子的堆满了书的卫生间。J用嘲笑的口吻说，你还要泡一盖碗茶，一面呷茶，一面读书，一面拉屎。要这个“样儿”呢。

后来在费城，你向我叙述的J的第一条“罪状”，便是不支持你读书。

“四人帮”倒台以后我们又见过。你反复地说你对于西北一个地区喜欢吃自渍的酸菜的农民生活的印象。中国人生活得太苦了，你说了又说。你想哭。我感到，你仍然是幼稚的。

在14路汽车站等汽车的时候，你激烈地抨击市政建设的无计划，到处是洋灰、沙子、砖瓦。你说你什么都不信了。再也不傻了。我和你争论了两句，你不答。

我们已经谁也不能影响谁。

我们也说起过L，你说起L像说起一件遗失了的废品。L生活在老区，1946年就是“少年布尔什维克”。后来上到北京一个中学，没上完便调到党的区委组织部。他酷爱文学，迷上了罗曼·罗兰。他写了许多诗，许多小说，在自己的心爱的笔记本上。他命名自己的笔记本为“心史”。我们一度几乎每个星期三个人都要聚会，各自朗诵自己的习作，讨论政治经济国际国内问题。我们还互相通报自己的恋爱情况，我们从三个人的友情中得到了许多温暖。1957年我们先后遭到“不测”之后，L几乎可以说是充满了温情地不断地来看望我，去看望你。在我情绪最恶劣的日子里，我见到他确实如溺于水中的人见到了一只橡皮船。在我“上山下乡”去劳动之后，他又竭力安慰我的亲属。他是我们全家老少的最好的朋友。

他大概同样温情地不断向党检查自己的思想。似乎他说过，他怀疑自己就是那个“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的模特儿。实在该死：由于他的诚实，由于他的忠厚，由于他的白璧无瑕的家庭出身与革命历史，他不断地被“帮

助”，却迄无大难。终于，在1960年，他被大大地“帮助”了，他的与“右派”划不清界限成了“劝其退党”的主要根据，他垮了。他不能不重新衡量和考虑一切。

1962年你就向我传递信息，说是L不准备再与我们往来。就是说，L也要和我们划清界限了。我不信，我试过几次，似乎你说得对。1963年，我要求向L辞行。我要到新疆去了，这一去不知何时才归。一位老作家给我写送行诗说：

……文章与我同甘苦
肝胆唯君最热肠……
且喜华年身力健，
不辞绝域做家乡。

新疆当然不是绝域。新疆对于新疆人之亲近正像北京对于“京油子”之亲近。然而当时我们对于举家迁疆还是看得很重的。我希望能与L告别。L谢绝了。

我感到痛苦。

后来我知道L比我还痛苦。我知道L因我而受的苦。

也许我太容易了解别人的苦了。我严峻不起来。我常常苦于无法做到动辄对别人进行判决式、毁灭式的政治谴责与道德谴责。以至有人说我是是非不分。有人说这也是世故。这么说，我学会了世故。

你对我则说，L已经完全变了。你告诉我，60年代，L娶妻生子后不久，你去看望过一次L，L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婆婆妈妈，胆小如鼠的庸人。

谈起L来，我发现，无论处境如何，你仍然充满了智力的自信和优越感。你撇着嘴。

也没什么。我说。我们见过的人和事还少吗？

而后来在你去美国以后，L与我恢复了友谊。L一直用很谨慎的措辞谈论你。L多年从事教育工作，忠诚质朴如一头黄牛。他的胃不好，面色褐黄。

1982年我第二次访美归来之后，有一次我们与L谈起了J。叹息良久以后，L终于有点激动地回溯了60年代你判定他已变了的那次“断交”访问。

那时L的妻子刚出月子。你去找他时他房间里挂满了洗过未干的席子。屋里弥漫着奶、肥皂、小孩的屎、尿的气味。他忙着给孩子煮奶瓶，换尿布，未能与你的高谈阔论配合呼应。他已经永远地失去了高谈阔论的豪兴。你最后用一种极端悲悯轻蔑的态度对L说：

L呀，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你的青春，你的生命已经完全淹没在尿席子里了啊！

50年代，如果我写契诃夫式的小说，我大概也会用这样的句式。

几十年后，L提到此事，仍然显出被污辱的面红耳赤。他无法承认你的优越，无法认可你的蔑视他的权利。

L强烈地谴责你对J的背叛，并认为你从小就是这样的人。

我也批评了你。

我们讨论帮助J的办法，一筹莫展。

青春的友谊，理想，爱情，莫非都是脆弱的？也许越是美丽的东西越

脆弱吧？那么，我要说，世上最美，最可爱最容易失去的便是少年人的理想与单纯。

那么成年人的呢？美国人的呢？美籍华人的呢？新大陆人的呢？

难忘的是1980年深秋在费城的会见。我从纽约乘火车沿海岸南下，薄暮时分登车，车站上有巨大和并不辉煌的汽车广告牌。逐渐地，火车完全驶入黑暗，被喧嚣华丽的城市边的寂静和荒凉所吞没。我坐在火车的可以调节靠背角度的舒适的软椅上，喝着供应的喝惯了便也尝不出味儿来的软饮料，心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空荡。费城到了，下车。车站是旧式的，古旧的塔楼上悬挂着老式罗马字时钟。候车大厅既喧闹又空旷，人们提着行李走来走去，四面是话别和接吻，是酒吧、快餐和纪念品小卖。灯光昏暗，谁也看不清谁的脸。

我大约等了一分钟，有一点沮丧。你来了，仍然像当年一样的喜悦活泼热情真诚，你的笑容仍然像几十年前一样朴素，天真，由于谦逊而显得有点苦，由于聪敏这笑容又显得有点“坏”。与你同来的是身材高大的V教授。你立刻从我手里接去了大小提包，我推让时你挤一挤眼说：“催拨儿嘛”。就像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北京，没有离开过团区委与团总支。V教授你早就向我介绍过，原是留学我国的美国学生。1951年V夫妇因确有的间谍罪被我国逮捕判刑。一年多后，经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斡旋，被我国驱逐出境。我始终记得50年代哈马舍尔德访问北京的情景，那时候的大事小事、国事私事我永远记得那样明晰。是周恩来总理不卑不亢地，庄严而又风度翩翩地接待了他。后来，哈马舍尔德因飞机失事殉职。不久以前（1986年1月），我去纽约参加国际笔会第四十八届年会，应约去联合国参加座谈会，就是在以哈马舍尔德命名的大厅。

问题不在于V教授夫妇被捕、服刑、被驱逐的经历。要点在于V夫妇回国后成了中国革命的拥护者，崇拜者，成了新中国的最好的朋友。不是在美国曾经喜欢议论“共产党中国”的“洗脑筋”吗，V夫妇则骄傲而快乐地叙述自己在新中国的经历，叙述他们在解放以后，包括在狱中思想上发生的转变。V写过一本题名《解放者的囚犯》的书，讲自己的经历，对新中国倍加赞扬。

他们的赞扬，大大超过了当今的一些中国人自己。

我们到一家墨西哥饭馆去吃饭。饭馆的布置是农家风味的，墙壁上有裸露的红砖，有抹得凹凸不平的黄色的草秸泥。菜里面有青辣椒，有玉米粉糊糊。席间我们叙谈甚欢。以至邻桌的一位谢顶的绅士委托服务员向我们致意，并说他无法判明我的国籍，但认定我是来自远方的客人，为了表达费城市民的好客心意，他建议由他“赔”请我们桌上的每个人一杯酒，不知我们是否接受。我们鼓掌称谢，点了各自要的酒。

V说，他觉得美国人民对中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是爱，是向往，也可以是怨恨和恶毒的咒骂，但永远不是无动于衷，不是冷漠。

后来，V的太太——一个高雅、朴素、大方的女人——告诉我，她在1951年被捕、被判刑的时候并没有流泪，在被驱逐出境的时候，她哭了。因为按照惯例，被驱逐者将不得再次入境。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她是第一批前来中国旅游的美国客人之一。从香港一进入深圳，她便向我方接待人员谈了自己的经历，接待人员笑着说，我们知道了，我们早就知道了。V太太说，一下子我的所有的包袱都放下了。

在我的短促的费城之行中，你确实只是扮演了一个殷勤的“催拨儿”的角色。你的目光忽然是明亮的，忽然又是黯淡的。你的笑容忽然是开阔的，忽然又是苦涩的，甚至是惨然的。你的说话忽然是热诚的，忽然又是油滑的。显然你有许多话想对我说，比在国内见面时还要想说，你又觉得没时间说，没办法说，无从说起。你只是说了你与J的感情变故，你希望得到我的谅解。你只是称颂V，这表明了你出国以后的“政治路线”。你给我介绍城市和你们的大学，第二天上午陪我参观“独立大厅”“自由神”这些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文物，帮我翻译。你又是小心翼翼的，接待我像接待“外宾”。

这是客观上的而不是政策条文上的“内外有别”。

你是在临出国前不久被吸收为作家协会北京分会会员的，你的入会当然与我的介绍推荐有关，可并不是什么“后门”。你在费城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希望分会继续与你联系，给你寄“学习资料”，也可以给你一些任务，表现出强得出奇的“组织观念”。这开初使我觉得几乎不可思议，一个作协分会会员，又能有多少活动，权利，义务？然而，这是你的最后的“组织”了……它像一条联结着你与祖国的丝线。1984年初冬的一个夜晚，时间已经不早，我们家响起了敲门声。

一般客人是不会这么晚来造访的。我微感狐疑地去开门。

但我仍然不可能想象，甚至至今不能相信下面所记的。

是J，还有两个陪同者，后来才知道是她们厂的人事干部。三个忧心忡忡的紧张的面孔。

J面孔紧张地告诉我：他出了车祸。

我失去了第二信号系统的反射能力。我不明白，什么叫出——了——车——祸——了呢？

沉默。

J的面色使我启齿：他——没——了？

回答：当时就死了。撞他的是一辆巨型载重卡车。我见过那样的车，大如一座楼房。

J咬牙切齿地说，我没有掉一滴泪。五天前我收到了他最后一封信，一是说他迁移了新址，让我以后再写信寄给一个他的美国朋友，由美国朋友再转给他。我猜测，我与他的通信使Z闹起来了，他不得不变换地址和收信人，背着Z通信。他的信上还用威胁的口气说，如果不签字同意与他离婚，他将通过美国法律自行解决。J发着抖，由于气愤还是由于痛苦？

J说，你就是在她收到你的最后一封信的那一天被汽车轧死的。我的心怦怦跳击起来。

J说，据悉你是在波士顿至费城的高速公路上出了车祸的。你开着快车，在和Z相会之后。

那是一条明光闪闪的公路，公路两边有巨大的广告牌，有麦克唐纳快餐店，有大片的休耕的绿草地，有小巧玲珑的兼卖饮料和小食品的汽车加油站，修理站。有一个美国人说，当“阿波罗”号登上月球后，从月亮上看地球，能看到的地球人的建筑便包括埃及的金字塔，中国的长城，美国的这一条联结东海岸几大城市的公路。

我知道，你不久就学会了开快车。1982年，是你送我上的波士顿机场。你开车的速度之快甚至使招待我的久居美国自己经常开车的女主人惊异。就像你穿着短裤上下楼梯的时候迅跑。你开车的样子洋洋自得。

J说，我一滴眼泪也没有掉。他对我太狠了，他报应了。

“报应”是人间最残酷、也许是最公正的一个字眼。

在这一瞬间我想到了你开的小车被一辆重型卡车撞翻时的情景。我似乎听到了你脑浆崩裂时发出的爆炸式的响声。车翻滚着起了火。

在这一瞬间我不知道你是死于非命还是死得其所，你是在与Z幸福温存以后急于赶回费城做事吗？你又沉浸在新的梦想，新的苦恼里了吗？是政治的、文化的、民族的、意识形态的与生活方式的分裂终于使你掌握不住自己的方向盘了么？一位来自台湾、定居美国的著名诗人告诉我，他留在美国，没有回台湾，也许只是因为留恋美国大陆的平坦阔长的高速公路，以及只有在这样的公路上才能有的高速开车。以你的性格，你会选择怎样的死呢？

在这一瞬间我想到，你总算不可能夺去J的最后的栖身的小岛了。孩子不会被你弄到美国。

在这一瞬间我想到“高高的乌拉山”，我们的可敬的高能物理学家。他每年都几次出访西欧。是命运吗？

我想到了一切。我更想到了这一切的想已经毫无意义。

管理有序的高速公路。蓝底白字的指路牌。鱼贯飞驰的车龙。撞击。翻倾。死。一切本来就这么简单。

我干练地转而与J讨论她是否有可能以及怎样才能获取尽可能多的抚恤或者赔偿。虽然我心乱如麻，心跳过速。这是你对于J的最后的奉献。而Z却不可能得到什么，法律——中国的和美国的——站在J这一边。我不能不为Z感到恐惧和渺茫。忽然，Z比J的下场还要惨。

我与J的讨论冷静而且干练，倒像我是法律顾问处的收费顾问人员。倒像我的心硬过石头。

然后我给L打了电话。我们说，是报应了。

是谁报应了？怎么报应了？为何报应了呢？

我给一位与你相熟的美国友人写了信，想多知道一些你生命的最后时刻的详情，甚至写信的时候我都怀着一种怀疑的心情。难道这能够是真实的么？这多么像一个人造的、才力不逮的、拙劣的、匆匆做出的小说结尾啊！

很快收到了美国朋友的回信，回信说：

在美国，每年死于车祸的人将近五万，人们对于车祸并不认为有多么异常……

回信又说：我们在××教堂举行了葬礼。大学副校长参加了葬礼。许多朋友在葬礼上发言，称颂你的热情、真诚、谦逊、勤勉，都认为你是近年从中国大陆来美的最好的学人之一……葬礼的盛大是空前的。你并没有给新从大陆来到新大陆的人丢脸。

回信还对J获取补偿的可能做了相当悲观的估计。

这就是完结？时间不再存在，一万年以前与一万年以后，一秒钟以前与一秒钟以后，对于你来说，都是永恒的平静与安谧。空间也不复存在，这个星球与那个星球，这个大陆与那个大陆，都是同样的大，同样的小，同样的远，同样的亲近。

中国！中国！中国！你这个中国的不肖子！

1979年8月6日

名医梁有志传奇

都说孪生兄弟长得一个样，有好几出古典洋剧就是描写孪生兄（姐）弟（妹）长得像得别人分不清，连情人也分不清的故事的。可小黑与小白这双伴儿之间，却毫无共同之处。

小黑一出生就黑，显得瓷实，小眼睛，肉眼泡，哭起来像吹喇叭——哇、哇、哇，几里地外就能听见。

小白一落地就白，秀气，大眼睛只有黑眼珠，哭起来像小猫——喵、喵，曲里拐弯，讲究旋律。

小白的黑眼珠令父母和父母的父母不安。太灵，没过满月就知道盯着人看，知道眨摩眼，眼珠也太亮。刚生下来两周，一次哭着要奶吃的时候小嘴摩念着竟发出了姆——妈——妈——姆的声音。还有一次孩子发烧，爸爸说给化点小药儿吃，孩子出声道——不——哇。

两次都吓得父母叫了起来。这可怎么办哪，这孩子会说话！

这孩子像个小人精。不祥。亘古以来人们总结的人生经验便是聪敏致祸，愚傻得福。爷爷奶奶去观音庙里许愿，请了和尚念经消灾，请了老道画符。后来小白的眼珠不那么亮了，这家本分人才放了心。

后来小白小黑上了学，同班。小白大名叫梁有志，小黑叫梁有德。一进学校就显出了天分的差异，梁有志整天玩弹球、三角、蟋蟀、剃刀，可门门功课一百分，期末考试全班第一。梁有德灯光下吭哧吭哧地念书，一遍又一遍地背书写字，一会儿一问问题，熬得双眼通红，最后勉强及格。等上到三年级以后，回家做作业，梁有志便成了梁有德的辅导教师。各种语文、数学题，梁有志缓缓地给梁有德解释，好不容易才弄明白了点。有的始终也听不明白，只好由梁有志给代做。梁有志也觉得不平，为什么哥哥上学就这样难，而他自己又那样易呢？

人们夸梁有志说：这孩子真聪明！夸奖梁有德说：这孩子挺仁义！夸奖梁有志：真是一个伶俐的娃儿！夸奖梁有德：

一看就厚道！

上到小学六年级，有一次级任老师讲一道鸡兔同笼的数学题，讲错了。全班都在傻模乎眼地听着，梁有志举起了手。老师皱着眉让他站起来，他胆怯地陈述自己的见解，没等他说完，老师就轻蔑地打断了他的话，厉声说“不对不对不对”，让他坐下了。全班同学“通”地一声哄了起来，不满意他的显摆，幸灾乐祸地嘲笑他自讨没趣。“不对不对不对”，同学们拉长了声学着老师的腔调，后来还给梁有志起了个绰号——自大多一点（臭）。

小黑也劝小白：“弟弟，你那是干嘛呢！”

梁有志第一次感到瞧不起自己的笨哥哥。

这些，都是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初的事了。1946年，歌儿俩19岁，双双上了大学，又双双参加了反美反蒋学生运动，参加了革命工作和革命组织。梁有志参加革命是由于自己的观察、阅读、实践、思考。他读了许多革命书籍，懂许多革命原理，知道许多革命人物，会唱许多革命歌曲。梁有德参加革命主要是由于弟弟的带动。弟弟给他讲社会发展史，讲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一讲就是三个钟头。1948年，梁有志入了党。地下党的领导人只和梁有志一人联系，上级的指示由梁有志传达给仅是党的外围组织成员的梁有德。弟弟与哥哥变成了领导与被领导关系。

梁有志严守地下工作的纪律，该让哥哥知道的就说，不该让有德知道的，便守口如瓶。他自觉不自觉地满意于这种格局。后来，解放了，有德才知道弟弟已是党员，不胜羡慕钦佩。1949年初，梁有志成为这个城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干部，后来分配到工会筹备机构工作。同年秋天，梁有德入了党并分配到党委部门工作。弟弟比哥哥入党早一年，当干部早七个月，在当时，梁有志和梁有德和旁人，都认为他们的革命资历大有差别。弟弟比哥哥强多啦。到了1952年，梁有志就落到哥哥后面了。1952年，梁有德被任命为市委组织部一个科的科长。他做事慢条斯理，说话结结巴巴，有时候半天半天不说一句话。当时人们一致认为这是踏实、稳重、厚道、深沉的表现，适宜做领导工作，特别是组织部门的工作。1954年，梁有德提升为副处长。1956年，晋升为处长，上上下下一致认为他是一个可靠的人。一些同志选择私交的时候也选择了梁有德，认为与梁有德在一起不需要提防，不会上当受骗。至于梁有志，“他太聪明了啊！”

梁有志也多次被提名晋升。但普遍认为他浮躁、骄傲、小资产，似乎有点气味不对头。

他说话快，口齿和条理太清楚，一听就是学生腔。他走路与办事也快，没有一种骆驼的沉重与黄牛的笃诚，倒更像一个蹦蹦跳跳的孩子。他太爱看书，还看文艺书和外国书，还听外国音乐，说话中有不少“字话”，令人觉得脑子里弯弯太多，思想不纯，感情不纯，归根结底是党性不纯。他常常提出一些与顶头上司也与周围同事们的见解不同的见解，显然是组织性差，好表现自己……总之，从1949年到1956年，他仍然是一名最普通的干事。

如果当时有人说梁有志是“仕途受挫”，梁有志一定会感到痛心疾首性的反感。他认为革命与做官之不相容，势如水火。革命的职务是一种伟大的奉献，官位是一种庸俗的占有。

革命的目的在于消灭旧式的官僚制度与官僚观念。什么“官”呀“仕”呀，这种词儿只能引起梁有志的恶心。当时的词儿叫作“进步”。晋升是个人政治、思想、经验、能力进了一步的表现。而梁有志是非常希望自己能迅速地进步的。根据在于治理淮河，荆江分洪，长江大桥，一五六项重点工程，抗美援朝战争与停战协定，普选，——我们的国家以及整个世界都在进步嘛。我们都要和时间赛跑嘛。

所以老是不得进步也会令人黯然。遇到有这种近似忧伤的情绪的时候，梁有志便找出《论共产党员修养》来看，有时候还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乃至托尔斯泰的作品，这些书有助于他克制自己的“近似忧伤”。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书读得遍数多了，收效便微了下去。

大约从1954年，党务和群众团体干部最后也从供给制待遇改为薪金制。生活和工作渐渐趋向正常化以后，梁有志开始感到了一种生命的“拖”的痛苦。一个会，他愈来愈感到按议题来说本来20分钟就可以解决问题的，却来回来去地说车轱辘话，说临时想到的不知所云的话，为与会者某一个人的临时去接了一个电话或者一时糊涂听不明晰而不厌其烦地重复……最后，竟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有时候把晚上搭进去，有时候把星期天搭进去。甚至于把春节休假也搭进去。一个报告，说实话如果由梁有志去做，只需要25分钟，做报告者居然讲了三小时五十分，其中光是啊啊哎哎地拉长声与点火吸烟就占了一个半小时，各级领导都把语文教师的工作视为自己的重要职

责。一个简报，一个上缴工会会费百分比的通知乃至一个国庆节放假的布告，都要由领导润色，为改一两个毫无意义的字词而让你在旁边伫立许多分钟。还有许许多多大同小异，重复空洞，发出去也不会有谁认真看的各种文件、材料、报表……生命这样被拖下去可真有点痛苦。革命吸引了他的全身心而这时的他所要做的这一点工作，却只需要他的头脑和热情的四十分之一。另外四十分之三十九他感到没有着落。如果他的聪明和积极性都少一点，他许他会是一个更好的干部。

他读书。马、恩、列、斯，倍倍尔、罗莎·卢森堡、普列汉诺夫、季米特洛夫。毛泽东、刘少奇。艾思奇、华岗、沈志远、胡绳、于光远、王惠德。还有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与不著名的著。

书读多了也有一种悲凉。头晕眼花，视力模糊。纸上谈兵，画饼充饥。书的高妙反衬了他的生活与工作的凡俗、单调、沉闷。再好的书也有点玄玄虚虚。书读多了甚至感到了自己与自己的分离。也许是分裂。读书好像在天上飞。上班好像在地上爬。读书多了好像喝多了酒。开会多了好像喝多了白水。飞呀飞呀无所依。喝呀喝呀胃有点，有点不适。正好1955年批评了他，批评他不安心工作整天读书。而且读了胡风分子的书——好险！不是有这么一个说法么，叫作“反革命正向着你招手呢！”

于是1955年以后不再读书，除了指定的《人民日报》社论学习材料。

在招手的反革命的亲切启发下，梁有志改弦更改，认真积极了一阵子。他写思想汇报和思想总结。他每天第一个进办公室为每一个暖瓶灌满开水。他穿旧得发白的上身与带两块圆圆的臀部补丁的裤子。他在学习会上发很好的言。他抢着干一切苦活苦差事。他每当空闲时便和大家一样地一起打扑克。钻桌子，聊大天，说笑话。

大家都说肃反运动以后梁有志有了很大的进步。又有人说梁有志的进步恐怕还只能算是一些表面现象，从本质上看他的问题不少。再说，他的进步里包含着不纯正的动机。不能只看给暖瓶灌开水。同样的暖瓶同样的水，有些人这样灌水动机是无产阶级的，另一些人这样灌水动机是非无产阶级的。

所以梁有志终于没有进步。

梁有志买了一把小提琴。人们侧目而视。

他买了好几本有关小提琴的书，还请人指点了一、两次。

他总算学会了用下巴和左肩把提琴夹住和做出拿弓的姿势了。吱嘎吱嘎乱响了一阵之后，他没有得到音乐却得到了噪音，没有得到艺术却得到了烦躁。拉了一段以后连原有的对于音程的分辨能力也丧失了。说是这叫做把耳朵拉坏了。把心也拉坏了。音乐不再是奇妙和动人的了。音乐不再能愉悦人的灵魂，而是折磨人的神经的了。

他想学外语。他背开了单词。不喜欢学习的人向他提出了批评：学外语的目的是什么呢？现在，世界革命的中心就在中国。现在，全世界向往革命的人都在学中文，你怎么反而学起外文来了呢？一心不得二用，你马列主义学得已经好得不能再好了吗？为什么不学马列却学外语了呢？

他写小说，他画画，他……他常常在梦里梦到自己等公共汽车。他来到一个车站，车刚走，他听到了公共汽车关门的吱嘎声，他眼巴巴地望着车辆坐满了人的车走掉。他踟躇前行。车来了，他跑，又一辆车从他眼前走掉。

了。他又跑。他越跑越快，车也越开越快。他终于没有搭上车。

他梦见一个白胡子老头冲他笑了笑。他忽想起了“江郎才尽”的故事。也许他压根儿就没有什么才。认识到自己压根儿没有才的人是幸福的，他睡觉开始打鼾了。他没有遗憾。

大概这也算一种误会。误以为自己有两下子。破除了误会后就不会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就会和自己和好，好好地过日子，想起原来的误会并不悲凉，而是付之一笑。千千万万万亿代代的人，都不过如此。

阅读的劣习未除，总想看点什么，读点什么新鲜的。由于感冒、咳嗽，由于拉肚子，由于脚后跟上长湿疹，由于过早地谢顶，便读起了中医书。阴阳五行、四诊八纲、六淫七情，汗、吐、下、和、温、清、补、消，药性药味，升降浮沉，一套一套，读来有趣。由简入繁，由浅入深。后来他也算学会了号脉，对脉象有所感触有所辨别，却没有医书上讲的那么丰富奥妙。与中医理论相关，他读起古书来了，不仅有《伤寒论》而且有《淮南子》与《东坡志林》。然后是《道德经》，然后是有关周易的书。他又学着搞一点太极拳、气功、五禽戏、八段锦，买了、读了一些这方面的书。

对身体有益。他根据自己的躯体的情况常常买一点中药丸子吃，后来发展到给自己处方煎药，甘草、白芍、白术，陈皮、半夏、菊花，党参、桂圆、山药、山楂、砂仁、神曲……吃起来满舒贴，似乎确实有所调理，把气理顺，扬清抑浊，扶正祛邪，各种中药吃后却能使肚子肠子蠕动一番，排除些秽气。不像西药，吃完西药片以后常觉口舌呆滞，胸满腹胀。

然后给自己扎针，其效果似有似无，聊胜于无。

梁有志懂医道。不知怎么的这个名声就传出去了。然后发展到拔罐子、刮痧、按摩。发展到接受亲友熟人的医疗咨询，提出医疗建议，一直到开药方。意想不到的，十之六、七吃了他的药或采纳了他的治疗建议以后都很见效。十之三、四效果不佳人家就到正式医院去了。也无大碍。他的医名渐起。

城市“四清”的时候可找了麻烦。首先从思想、世界观上分析说他的学医、行医反映了对革命事业的冷淡、消极乃至绝望，本身就是一种没落阶级的意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政治上吃不开了，但又不肯放弃正在失去的“天堂”，企图建立自己的新的堡垒——如《毛选》四卷上所说的“土围子”，便抓起业务这一“世袭的领地”。其次从经济上，彻查了他因非法行医所获得的“非法收入”，包括吃请，受礼，修自行车没有付钱（他的一个堂侄在自行车修理铺工作）等。城市“四清”把他搞得灰溜溜。1965年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二十三条”公布了，他被派到农村搞“四清”去了。他穿上了破衣烂衫，每天吃红薯、玉米糊糊充饥，一副比贫农还贫还底虚的样子。只剩了两只眼珠，还是有点“贼亮”。

一日，他正在借住的贫农家写一周工作汇报，忽听外面一片喧声。一个老大妈，一个汉子、一个媳妇前来找他，后面跟着看热闹的小孩。这三个人是母、子、媳关系，媳妇在两年前一次跟丈夫吵架昏死了过去，醒后再也不会说话，只会啊啊乱叫，成了后天性哑巴。不知道怎么传出的消息，说是“四清”工作队的梁同志擅长医术，老少三人便专程前来求医。

梁有志大惊，脑门上立时沁出了汗珠，连忙迭声否认，其状如屁滚尿流。有道是“真人不露相，露相非真人”，梁有志越是矢口否认自己谙医，求医的人越觉得他医术非凡，藏而不露，谦虚谨慎，货真价实。偏偏同组有

一年轻女干部小刘，原是机关的打字员，知道他学医“行医”的一些情况，却完全忽略了人们（包括小刘自己）因为梁有志的“非法行医”所给予过的“批评帮助”。小刘用半开玩笑的口吻说：“你们找他吧，没错儿！”

来者是贫农，两代三人，听了小刘的话，三个人“砰”地跪了下来，三人一起给梁有志磕响头，而且哭出了泪，哭出了声。梁有志不敢让贫农给自己下跪，连忙半跪半鞠躬伏地，连声保证“我给治，我给治……”亲手将贫农老大妈扶起，自己也感动得流起了泪来。

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一见贫农流泪下跪，梁有志激动万分，回忆起自己青年时代参加革命、解民倒悬的忠心赤胆，哪怕治坏了把我枪毙我也要给你治试试！他下了决心，约会了治疗时间，又专门进县城自费买了一套针灸用针和一本讲述针灸的书。他原有几部针灸书，城市“四清”受到批评后无心再看，被他丢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工作团团长老杜亲自来电话指示：要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服务，不要保守，不要退缩，不要个人患得患失，只许治好，不许治坏。

到了预约的那一天，除了精壮劳力在队里干活以外，全村老少三十多人前来观看他治病，邻村也有人前来瞻仰他的医术。他只感到一股子邪劲，无师自通，恍若天授，义无反顾，他让病人躺下，先按摩太阳穴，再在肩部进行推拿，然后针刺合谷穴，足三里穴，病人呵呵地哼哼起来，似欲说话，围观者兴奋地鼓掌。梁有志威严一挥手，鸦雀无声，连拖着鼻涕的孩子也不敢出大气。梁有志腕上的大英格手表的秒针喀喀声清晰可闻。他不慌不忙，向病人耳屏尖端“平喘”穴位刺去，病人喉头开始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这时，梁有志拿起最长的一枚三棱银针，照准病人喉部的哑门，一下刺得很深，围观者“呵”地一声惊呼，梁有志两眼发黑，只觉一身冷汗：他这不成了谋杀了么？宛若酩酊大醉之后突然酒醒了过来。他哆嗦着向外拔针，但觉针重千斤，如同焊接在病人脖颈上一般。几次努力手都滑脱了，可能是因为针扎得太深，也可能是因为手指汗水过多，打滑。他忽然本能地张开了嘴，用牙齿咬住针柄，以九牛二虎之力，把针叼了出来，带着血迹。他咕咚一声坐到了地上，只觉天旋地转，天昏地暗，面无人色，冷汗如注。

就在这个时候，病人一个鲤鱼打挺，从临时搭的行军床上跃身而起。她的嗓子里发出了各种古怪的声音，周围掌声雷动，高声喝彩。就在这种激动的氛围中，这位爱生气的媳妇——病人突然嘶哑着喊道：“我没有病，我不是哑巴呀！”

全场静默了一分钟。

毛主席万岁！病人流着泪高呼口号。众人举着拳高呼口号。梁有志也流着泪高呼。人们沉浸在一种难以名状的幸福和兴奋里。

可以想象，从此梁有志神医威名大震。四乡的农民带着鸡蛋、带着腌肉，带着小米、红枣、渍酸菜、油炸年糕、辣椒、红薯、大蒜前来求医，连已经摘除了眼球——挖掉了一只眼睛的人也来请他治眼。

大多数人经过吃他开的药物，或经过他的针灸、推拿、按摩、拔罐子以后病情有所好转。少数人效果不显著。极少有人经过治疗反而恶化。他的医术看来是越来越稳定了，连他自己也奇怪自己怎么真的成了中医。

遇有病情严重的，他几次亲自用手推车像推一袋水泥一样地把病人推到县医院。县医院的医生也恭而敬之地听取他对病人病情的观感。他为几个病人垫付过挂号费、药费、粮票。

因而他更受到好评了。

被他治好了的哑媳的婆家与娘家亲属联名给县委、工作团与梁有志本人写了感谢信。梁有志受到工作团的通报表扬。几周以后，省报在简讯栏发表了“四清”工作干部梁有志为贫下中农治病的消息。

此后工作团团长与县委书记都来找梁有志诊治过疾患。梁有志越是谦虚地表示自己实不谙医越是给人们一种持重、可信赖感。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农村也起来“造反”，批判“四清”工作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几个找梁有志治病未见疗效的人也被鼓动起来，说是工作队骗他们的鸡蛋吃却不给你们好好治病。梁有志颇狼狈了一阵子，后来中央指示，不得揪斗“四清”工作队，梁有志才侥幸逃脱了困境。

“文化大革命”中除了写交代材料，他便以打麻将牌与读医书、研讨医道自娱。越研讨越觉得惭愧，他哪里懂什么医？他敢说自己懂点门道的倒是打牌。审时度势，计算机会，决定去留吃摸碰，越打麻将他越觉得自己有玩牌的才能。而谈不上懂医，连入门也算不上。他发誓，宁死不再给人看病了。

非医诊病，不但危险，而且不道德。

人近50万事休！梁有志的气功越练越熟练。“声讨”“天安门事件”的时候，他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很快进入了无思无虑无喜无欲的境界，全世界只剩下了脐下三寸的丹田，内气煦煦，周身微汗，面含笑容，抱元守一。声讨会开完了，他的内气功也练完了。他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等他们50岁的时候，该比我生活得好一些吧？但愿。走起路来好像走在沙上，有一种飘飘悠悠、使不上力气的感觉。我老了，就这样老了，他心平气和地想。你有“中心五”吗？

梁有德工作与日子都平淡，所以平安，顺利，亨通。到一九六六年，他已经是该市的一个副局长了。据说本来要提升他做局长的，因为他的弟弟一直不争气，进步不起来，影响了他的官运。但他对弟弟没有怨言。见到弟弟，他只是数十年如一日地重复一句忠言：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吧……

让干啥就干啥吧。弟弟也终于点头称是。

“文化大革命”中梁有德被批斗得很惨，他完全接受不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新名词新概念，连“语录”也背不好。

有一次因背错了“语录”差点没被红卫兵当作“现行反革命”送到公安局去。不打不成交，由于错背“语录”事件，各派红卫兵组织连连审讯和批斗梁有德。梁有德的愚直、诚恳、朴实、耐性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干脆说，梁有德的人格征服了狂暴的红卫兵。到1967年1月，有了“革命委员会好”和“革命委员会实行革命干部、解放军代表与群众组织代表的三结合”的指示以后，各派红卫兵组织都抢着与梁有德“结合”。被抢着结合却也造成了麻烦，各派都逼着梁有德表态只有本派是革命的“左派”。梁有德从心里认为各派确实都比自己左，便不断承认这一派和那一派是真左派，是响当当、当当响的左派。真正的“左派”又都是排他的，绝不允许另外的左派的存在，互相斗了个不亦乐乎，直到动用了五·二炮和重机枪。斗完了实行“革命的大联合”，一查，都是被梁有德所服膺赞许出来的左劲儿。这样，梁有德便犯了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错误，在当了四个月革委会副主任以后又被揪了出来。还被关了一段时间，说是有“五一六”分子之嫌。

1976年以后，梁有德有时被认为是屡受迫害的好干部，有时被认为是政治上的盲人乃至随风跑的投机分子。他的职位上上下下。1981年，

他给一个干部大会做报告，报告做了一个小时以后，人走了十分之九。1982年他给领导汇报情况，几个关键性的百分比全说错了，当场遭到了斥责。1983年，他才56岁，便被动员办理了离职休养的手续。

提倡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之后，人们普遍认为他是个不学无术的无能的好人。他不理解自己的去职，很有节制地常自叹息：干了一辈子，现在却吃不开了，吃不开了……现在是空有忠心了。

1984年，各方舆论强烈，说是对梁有德的安排既关系到干部政策也关系到知识分子政策，终于又给梁有德安了一个虚职。

“真是个好人的好人啊！”尊敬他的、蔑视他的所有的人，都这样说。根据是他早早地让了位。根据是他原来是主任，但大权完全被一位副主任揽了过去，他从不计较。根据是他那次做报告，人都快走光了，他不为所动，仍然认真地一板一眼地讲下去。而且，他一辈子就恋过一次爱、结过一次婚，从来没有和任何异性哪怕仅只是调笑过一次。“我哥哥是个好人啊！”梁有志也这样说。上点年纪以后，他又体味到了儿时的手足之情。他甚至可怜起他的哥哥来。他想起上小学的时候哥哥为一道鸡兔同笼的文字四则题而熬夜的情景。他想起参加工作以后哥哥讲话的情景，即使事先写好了稿子，念稿子的时候他也总是心慌意乱的，曾经把“资产阶级”念成“无产阶级”，把“社会主义”念成“社会救济”，把“继续贯彻”念成“接续灌、灌、灌水……”

他真是个好人的好人啊……但是他无能。

他无能……这个这个所以这个……才真是个好人的好人啊！1979年梁有志担任了区工会的副主席。革命30余年，总算成了个副科级芝麻官。领导和他谈话，本想委以更重要的职位，但恢复工作，需要安排的老干部太多，你就先担当一下副职吧。小小的一个区工会，已经有两个主席，六个副主席了。

梁有志毫不计较。“四人帮”倒台以后国家的又一次天翻地覆的变化使他心热了。国家，人民，社会主义事业，重新又和他那样地心连着心。当年参加革命的初衷又复活了。他作诗、填词、集句，写道：

秦时明月汉时关
三十年华尘与烟
迈步青山人未瘦
心如燎火血如丹
又注一行小字：
国家有望，余心足矣。

一个“文化革命”期间打麻将的“牌友”，读了他的中堂，戏称之为“跃跃欲试、待价而沽之情溢于言表。”梁有志差一点当场宣布与之绝交。亏了多少年的静坐、太极功夫才把气压入丹田小腹。唉，这些年搞的呀，真是思想、风气都败坏了。忧国忧民、大公无私之心，他们不但没有了，而且变得不能理解，不能相信了。“待价而沽”，难道能接受这种腐烂的封建混帐话么？“牌友”走后，梁有志洗澡漱口刷牙洗头，他要洗去身上的恶浊的俗气。

这个城市有一座小有名气的中医学院，院长一直由晚清举人、国内五大名医之一的周老挂名。1980年底，周老无疾而终。1981年一年，中医学院院长人选定不下来。本来顺理成章的头号种子是副院长张一得。张一得医道精深，为人正派，但普遍反映他骄傲自大，凡人不理。不论是在学

院还是到市委、市政府、卫生局……他都是直眉瞪眼，直来直去，找到想找的人，公事公办，办完就走，从不与人寒暄，甚至别人与他寒暄他也只知点头傻笑，连句问寒问暖亲切随意的家常话都不会说。领导上本来认为这不算大缺点。但各方反映强烈。据说连学院的汽车司机都声明，如果张一得当院长，他们宁可调走也不愿为之出车，“我们没法和这位眼眶朝天的死硬皮共事”，人们说。领导只好作罢，取消了提拔张一得的打算。并且分析说，我们的事业是集体的事业，有组织的事，你再好，不联络人，不团结人，又怎么当领导呢？如果各级领导都是这样的人，咱们不是只好散伙吗？

第二候选人是一派拥护，另一拨反对。反对的一拨人列举了该人的种种缺点，包括有一次出差住了超标准的房子，有一次在家和岳母吵架并打了小舅子。第三个候选人另一拨赞成，这一派反对。反对的一派列举了此人的种种缺点，包括有一次骑自行车带人受到交通民警教育时态度不好被带到了派出所与有一次乘公共汽车时与售票员口角。人们说，让这样的人当院长，是不是说今后我们院的干部骑自行车都可以带人或回家都可以打小舅子呢？问得好。两个人不但都没有当上院长，而且都被拉出来“示众”——“臭”了一顿。

第四个都说好但年纪太轻了一点，二十三级干部提成院长难免火箭，直升飞机之讥，压不住台。第五个很不错，又懂业务又联系群众但“文化大革命”初期表现不好。第六个基本上已经确定了，再经过一个例行呈报手续就可以发任命通知了，这时，他老婆突然来找领导告状，说他有了外遇。任命这样的干部，不等于提倡“第三者插足”吗？第七个、第八个……搞得市委市政府的组织人事部门、文教卫生部门叫苦连天，现在选个干部简直比沙里淘金都难。没有人，没有人啊！

到了1981年12月28日，又一年快要过去了，实在不能再拖下去。卫生局的杜局长忽然想起了梁有志。梁有志当年搞农村“四清”时的工作团团团长就是这位杜局长。他想起了梁有志治得哑巴说话的奇迹。他提名这个人。组织部与人事局联合调查：梁有志，54岁，1946年参加革命，1948年入党。大学肄业，“文化大革命”中无问题。衷心拥护四项基本原则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精通医道，有治哑的实绩。群众关系、道德作风俱佳。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真是天生就的中医学院院长材料！12月31日，赶着在1982年到来之前宣布了任命。人们一怔，怔后一致拥护。省委有关部门指示应该总结这个经验，放宽思路，打破保守思想，大胆大量地提拔“四化”干部。

梁有志一开初吓了一跳，牙齿打战，彻夜未眠。这究竟是怎么了？做工作，这当然是他作为共产党员乃至作为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他不是怕工作，也不是不想工作，问题也不在于“材料”，论他这块材料，如果发挥得好，当个院长也算不了什么。他并不迷信所谓“当领导的料”有多神秘。他只是觉得突然，全无思想准备。年轻时他那样热情、真诚、努力苦干地要求进步，却硬是左碰一个钉子右碰一个壁。后来是有些消沉了，他惭愧，一想起那整天练气功和打麻将的日子他就无地自容，觉得自己真是有愧于一个共产党员的称号了，却让他当一个堂堂的院长去了。他实在是不配啊！再说，他想过他要当一名真正布尔什维克化的共产党员，他要当一名季米特洛夫式的党的活动家，他要当一名刘少奇式的工会活动家，他要当一名马列主义理论家，他要当一名作家、诗人、画家、外语专家、小提琴手……都没有当成，

却在年逾知天命之年的一夜之间成了中医学院院长！

梁有志上任一个月之后，省里来了文件：中医学院为本省重点高等学校，由省政府领导，省卫生厅和教育厅联系，升格为地、师级单位。从理论上说，梁院长差不多与市领导人一个格儿了！

有革命初衷和党员的组织性管着，梁有志老老实实做起了院长。他上班不坐汽车而骑自行车。他在首次全院师生员工大会上声称自己的被任命纯属偶然也许甚至是误会。他声称自己其实不懂医，最多算“赤脚医生”，但是乐于向各位专家学习。他说他确是本院公仆，愿为全院师生员工跑腿办事。

他辛辛苦苦。为两个老教授的平反和一个“文化大革命”中含冤去世的老中医的家属从集体所有制单位转入全民所有制单位的事跑市委跑省城。他亲自抓了改善学生宿舍的公共厕所卫生与为厕所加装暖气散热片的事。学院“升格”以后，他为学院跑来两辆大轿车一辆工具车一辆面包车。他亲自指示设立了班车，上下班时接送不在本校住的教工。他到处讲话写文章批驳轻视中医迷信西医的思想，号召中西医互相学习，整理和发展祖国宝贵的医学遗产，创立现代化的、完整的有特色的中国医学科学。工作中他自己惊异地发现，原来他小时候具备的那种智力优势——机敏、条理、善领悟、好学、讲效率等等并没有从他身上消失，他身上原来蕴藏了那么多潜能！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焕发了人们身上沉睡多年的热情与聪明才智！想起来他感动得热泪盈眶。

梁院长上任一年，学院内外交口称誉。这样的德，这样的才，这样的谦虚谨慎朴素……您上哪儿找去！学院给他分新房子，他谢绝了。他的事迹刊在省党刊上。

殊荣带来殊荣，1982年，梁有志当选为市政协常委，省政协委员，市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并就任省《救死扶伤》杂志编委。1983年梁有志当选为市政协副主席，省政协常委，市中华医学会副会长，省《救死扶伤》杂志顾问，全国中医研究会理事。1984年又上了一层：市政协主席，市中华医学会会长，全国中医研究会常务理事……头衔多得数不清。

最使梁有志不安的还不在于纷至沓来的头衔而在于当了院长以后他立即成了遐迩闻名的名医、专家。不仅医学杂志派记者前来访问，医学学会请他讲话，外国医学代表团也来拜会，而且市委书记、省政府领导人亲自派车派人请他到家里看病。梁有志诚惶诚恐，拽上本院真正的专家同去“保驾”，见人就声明自己医学业务上所知极有限，离真正的专业造诣不啻十万八千里。他尤其斩钉截铁地宣布，他决不给任何人开处方，他完全没有那个能力，由他开处方后果将不堪设想。他的谦虚与慎重更加使人敬重。有道是“名医不言医、名将不言兵”嘛。

看病的领导同志克制地说：“好好，我们没有麻烦您亲自写处方的意思，您讲一点意见讲一点精神就行了，医生多得很嘛，这不是，和您一齐来的医生也在嘛，您讲一点原则，他们会具体化为药方的哟！”

梁有志被逼无奈，结结巴巴地说上一些最粗浅最基本的常识性意见，诸如“既要服药，也要调养”啦，“照顾好病人的饮食起居”啦，“病人的心情很重要”啦。“要有信心也要有耐心”啦，“中西医可以结合治疗”啦等什么的。病人点头称是，同去的老专家也点头称是。人们的鼓励和虔诚为他壮了胆，于是他又进一步讲了点阴阳寒热虚实补泻的道道，更受到了叹服赞赏。他发现，关键在于不要往深里新里讲，讲得越浅，就越是真理。

1982年，他上任半年以后，腼腆地接受了小汽车接送的待遇。司机是一个高中毕业生，温文尔雅，聪明能干，高个大眼，仪表堂堂，完全是知识化了的工人。他觉得是一种新人形象。司机的积极性与办事能力很高，实际上兼任了他的秘书，他也乐于请司机帮他办许多事。一九八四年初，司机小刘递给他一沓稿纸，一看，上写“梁有志医生论医学”。原来是他平常与人谈论医道的片言只语、粗浅之论都被小刘听去记下，竟整理出洋洋大观的一篇文章。说是《救死扶伤》杂志下一期头条准备发表此文。梁有志大惊，但不能驳小刘的面子，不能无视小刘的良苦用心的辛勤劳作。中医学院的司机也钻研医务，这只能说是好事，是新时期人们上进心强、爱学习，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全面发展的可能性的好例子。他只好拿回去认真校对，又请专家们帮助修改。《论医学》发表出来了，梁有志被邻省的医科大学聘为名誉教授。

文章发表以后，梁有志自己读了五遍，自己也有些纳闷。怎么排成铅字以后确实显得有些“水平”了呢？这大概也是“潜力”吧？感谢小刘，否则，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原来的学问、道理还真是一套一套的呢。是粗浅一点，但正因为浅才更具有普遍性，常识性、更少争议性，其道理更显得颠扑不破。就拿“对症下药”四字来说，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做到了吗？

难道因为“对症下药”四字太浅显，便可以不讲“对症下药”的真理吗？真理是不怕重复的。而反复地论证“对症下药”的道理，不就可以奠定他在医学理论上的地位了吗？难道我们因为“对症下药”是老生常谈，便可以故意反其道而行之，鼓吹一种“逆症下药”、“下药不问症”的创新理论吗？

看来，院长是人做的，专家也是人做的。现在的形势才是激励着召唤着人们的进步呢。

一九八二年，有那么一段时间，他感到不安的已经不是自己当不了领导，当不了专家了，而是为什么他没有早几年乃至几十年当领导当专家呢？再说，是不是还有许多和他差不多的有潜力的人还没有被发现被挖掘呢？确实，千里马到处沉睡，伯乐太难找了。

梁有志这几年参加各种活动照了不少照片。妙的是现在的照片比十年、十五年前照的要显得年轻得多，精神得多。呜呼，境遇就这么见效，敢不察乎？

开始出现了对他不那么友好的议论。“这家伙青云直上了！”“这老家伙放长线钓大鱼，真有几手！”“听说他被提名当院长是因为他会打麻将牌，他陪领导打过牌！”“上去了，也不给咱们老朋友谋点福利！我看是他妈的‘异化’了！”“谁知道他怎么上去的？反正像咱们这样的实在人上不去！”……他“上去了”，这就是他的最大的短处，再怎么努力怎么“弥补”也不行。

有一位当年打麻将的好友找了梁有志一趟：“你当不当院长都是我的好友。现在对你的反映不少。人家说当官就好比挤公共汽车。上车以前光想着往上挤，一蹬到踏板上马上就喊，别挤了别挤了，等下一辆吧！所以，那叫‘变心板’。你现在还承认当年的老哥们儿吗？你的心没变吧？”

没变没变，他笑着声明。变了变了，有个声音在说。他的笑容有一点勉强。他急着换衣服，半小时以后要接待外宾。他自感越来越缺少与老友一起闲谈清谈空谈放谈清一色一条龙二五八将自摸双的从容的人情味儿。

而小刘成了他的真正心腹。不但管开车而且给他取牛奶、带菜、领工资、换煤气罐，更不要说送他和他的家属看电影、听戏、上医院了。小刘声

音洪亮，精神奕奕，有一种一往无前，所向无敌的锐气豪情。他很好学，读了许多政治理论、文学、医学方面的书，还自学日语，与日本一个县的一名医师通信，搞来了一些关于日本人研究中医情况的资料。小刘查着字典，问着别人，终于译出了薄薄的一本小册子。小刘请求梁院长帮忙。梁有志找了自己在省政协会议上结识的出版社总编辑。在出版社总编辑与医学院院长的关心下，这本小册子出版了。

新的历史时期，挖掘了、发挥了多少人的潜在智能！梁有志很感慨也很鼓舞。即使未必是“千里马”吧，总算又一条“百里驹”驰骋开了。

所以梁有志常常与哥哥辩论。退出实职以后，大概也是由于“思想解放”的结果吧，不知怎么的，梁有德的牢骚越来越多了。过去，梁有德即使说闲话也像是在结结巴巴地背诵稿子一张嘴就是：“现在的形形色色还是大大好好好的……”他的眼睛一挤一挤，说得挺费劲，更显得认真和诚笃，绝对没有油嘴滑舌或者官样文章的虚伪，也没有套话的一般化、千篇一律味儿。同样的假、大、空的文章，梁有德一念就显得真实真诚恳切。在家闲呆了一阵子，眼看着自己已是门庭冷落车马稀了。而过去与自己资历差不多的，不如自己的，地位更是远远在自己之下的一个又一个都青云直上；或官职或业务上一个又一个人五人六起来。没有当上官的也出了书、出了国、提高了收入、置办了进口家用电器，服装也焕然一新，出门坐飞机和软席，回家住新房子。他看不惯。就拿弟弟梁有志说吧，就是太聪明太活泛了点儿。固然原来搞得那么潦倒是有点不合适，现在抽疯似地提了又提，左一个头衔右一个头衔，显然也太过分了。到头来，我们这些忠实为党工作的人反倒不行时了？怎么到头来总是老实人吃亏呢？这合理吗？早知道如此，我当年不做党的工作，我学修理自行车也早成了能工巧匠了。谁曾想半生辛辛苦苦，驯服工具，到现在却落了个一事无成……

梁有德渐渐地不平起来。他抨击时下的干部政策：“换年轻的我是赞成，但总得换真正政治上业务上经得住考验的呀！现在凭领导者的挑选换的这一批人不能服众呀！”他抨击社会风气：“什么都要钱，越给钱越填不满，”他抨击物价与工资状况：“涨的那点工资还不够物价的飞涨呢！”他抨击教育制度：“工农子弟您就甭想上大学了。”他抨击统战政策：“反革命比革命还光荣。”……他有点愤世嫉俗了。

梁有德说牢骚话的时候不太挤眼，也不太结巴。

老说，老说，梁有志听不下去了，他终于反驳说：“你凭良心说现在的政策好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政策好还是十七年的政策好？现在的老百姓吃着什么穿着什么用着什么，从前呢？你为党工作了，党也对得起你了，你到底创造了多少价值？你又被提供了多少价值？为你服务了多少？到底是谁欠着你的了？你欢迎江青回来管事吗？”

梁有德翻翻眼，好像不认识自己的孪生弟弟啦。怎么倒过来了呢？过去几十年一直是弟弟唉声叹气，哥哥正面教导的啊。

梁有德终于领悟了这种变化。中国人早就总结过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今的梁有志已不是当年的梁有志，如今的梁有德也已不是当年的梁有德了！他再也不在有志面前发什么牢骚了。当妻子——梁有志的嫂子当着小叔子的面说什么不满的话的时候，有德便慌忙向老伴挤一挤眼，或者伸腿踩一下妻子的脚面，示意这一类话不要当着兄弟说。

小刘申请加入中华医学会，梁有志帮他办了。小刘要求去一所大学读

干部班，读后有专科学历。梁有志不但帮他办了，而且批准由学院代他付学费一千四百元。梁有志帮助年轻人成才的事迹刊登在青年报刊上。不几天，一个设在首都的全国性青年自学组织召开成立大会，一致推选梁有志与另几个中外知名的大家一道担任该会顾问。又有一家讲自学成才的杂志聘请他担任名誉主编。挂的衔儿多了，他也就不在乎了，这是又一种虱子多了不咬、债多了不愁吧。

于是有大量的青年人来找他。每天晚上他家都是高朋满座，他家的楼道口堆满了自行车。他尽最大的努力帮助年轻人，他同情而且理解青年人要求进步的如饥似渴。为这个打电话为那个写条子，给这个题书名为那个写序，甚至借给一位80块钱借给另一位20斤粮票……他的声誉更是大振，完全够得上“青年导师”了！

而他，注视着一个个陌生的和熟悉的面孔，扫视着他们的尊敬虔诚的目光，听着他们的如赞美诗合唱般的赞誉、感激、讨好的声音，他也很激动。他感到一种政治的、道德的、荣誉的满足。个人的声誉不足追求，为下一代人架桥铺路却是一个有作为的人应尽的天职噢！

小刘在大学的“干部班”结业以后，希望能到省城的科研单位去做研究工作，梁有志也帮他办了，却没有办成。小刘张罗成立一个青年医学会，请梁有志做会长，自己做副会长，梁有志觉得莫名其妙，便没有同意。但最后不知怎的，报屁股上发了一条消息，说是小刘担任了一个什么自封的野狐禅会长。会长却又不能当饭吃，最后，小刘还是回到本学院，担任起政治理论教学研究室助教来了。

家里的来客多了，梁有志渐觉精力不支，对待来客乃至来的电话，渐渐显出三六九等来。省市领导人和著名老专家，他态度最好，毕恭毕敬；与他政治、学术地位相颉颃的人，他也以礼相待；对于崇拜他的青年人，他显示了前辈的慈祥与爱护，像老母鸡对待自己孵出的小鸡；而对那些来办事的下级，他就是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至于一切莫名其妙的不速之客，如他完全忘记了的老邻居，邻省的一个什么“学会”或者“函授中心”的自封的领导人，乃至一些缠人而又从来写不准确写不实在的记者，他的态度就完全称得上冷淡与傲慢了。他们的骚扰甚至使梁有志有一种要被搞得发疯的感觉。慢慢的，梁有志对待客人分三六九等的说法便传出去了。连妻子和女儿也批评梁有志；不该对名人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凡人像冬天般冷酷。小小的读中学的女儿批评爸爸“太庸俗”，“势利眼”。

那位压根就没有在梁有志的记忆里占据过位置的老邻居，以天真烂漫的故人之情来看望梁有志受到了冷遇。去看望梁有德，受到了热情接待。梁有德也不记得此人，但正为门可罗雀而悲哀，对于老朋友的到来是很讲交情的。不但给沏了香片茶，递了“红双喜”香烟，而且端出一盘对于防治前列腺炎有奇效的南瓜籽与一盘补血益中的桂圆肉来招待并不记得的老邻居。此后此人到处破口大骂“小人得志”“一阔脸就变”的梁有志；到处热情歌颂古道热肠、不忘贫贱之交、“不忘本”的梁有德。这位老邻居也加入了对现行干部政策的批评，认为现时口头上说干部“四化”，实际上只讲“三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却轻视了“一化”——

革命化，丢掉了许多好的革命传统与民族传统。

小刘听到了他的胡说八道，很愤怒，并且及时报告给了梁有志。梁有志略感不快，付之一笑。小刘说他希望能到省政协去工作。梁有志帮他办成

了。小刘又写了“梁有志谈医”的续篇，颇多溢美之词，使梁有志脸红。梁有志删去了这些有吹捧和自吹自擂色彩的段落。但发表出来时这些段落赫然在目。梁有志问小刘这是怎么回事。小刘说他也不知道，可能是编辑的决定要恢复被梁有志本人删去的段落。梁有志打电话给编辑部，问不出个结果来。梁有志皱了眉。

小刘告诉梁有志，他认为登上这几段没什么不好。现在是80年代了，人们要锐意进取，当仁不让，而他的谦虚谨慎，乃是50年代的美德。梁有志觉得有些不快。但是还是把自己的几个学术讲话稿拿给小刘看，请小刘提意见和帮助修改。他感到了小刘身上有一种躁动着的冲决一切障碍的生命力。未来毕竟是他们的啊。再说他越老越珍视与年轻人的友谊。

难得有这么个忘年之交啊。

这篇《梁有志谈医》(续)的发表造成了一些不太好的影响，有的老中医认为梁有志二把刀，不懂装懂，胡吹。但多数领导干部和医界、学界的头面人物认为对梁有志这样一个有影响的领导干部、名医、代表人物应该抱保护的态度。有一位同志上纲说，保护不保护梁有志的问题，意味着对当前的党的方针政策的态度。他的话讲了之后，各种不利于梁有志的议论渐趋平息。

梁有志常常需要接待外国客人。其中包括各式各样的医学界人士与医学团体的代表团、考察团、参观团。开始时他很认真，有点紧张，事先反复思忖对一些情况应该怎样介绍。并事先准备好各种资料，有时当着外宾的面临时查找资料，耽误了不少时间。慢慢地，他也习以为常了，学乖了。外国人不过就是外国人罢了，他们对中国所知有限，又好奇，又喜欢一知半解地发表意见。今天发表这样的意见，明天发表那样的意见。这个人发表这样的意见，那个人发表那样的意见。一会儿把中国说得一无是处，一会儿把中国说成全人类的希望。和中国人相比，外国人好对付得多了。三分之一介绍点真实情况，三分之一说点不知所云、莫测高深而又能满足对方猎奇心理的玄虚理论，另三分之一讲天气，讲礼节，讲友谊，讲几句玩笑话，蛮好了。人们甚至称赞梁有志有“外交才能”。什么叫才能？让你干什么就有什么才能。什么才能不是人学人练的？什么事不是人干的？

接待外宾多了，慢慢就收到了外国友好团体与医科学术团体的邀请，从中选择衡量，梁有志到日本到欧洲各访问了一次，做了有关当前中医学研究情况的学术报告。出国两次，增加了自信也扩大了影响。人们开始认为梁有志的确是个名医，梁有志也无法不认为自己是个名医了。名医的成长道路，本来也是各式各样的嘛。

梁有志有反省的习惯。可能是由于从小受过“一日三省吾身”的教导。可能是由于50年代学《论共产党员修养》和在党的组织生活中频频开展的严格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传统。

近年来工作、地位、生活乃至腔调的变化常常使他警惕：我做了什么伸手的事儿吗？我能无愧于心吗？我没有有意无意地沽名钓誉、抬高身价？

白天他忙于各种工作包括各种医学医术的讨论研究。他感到的是一种智力的激扬和快乐。这真是人生最大的快乐。他已经五十六七岁了，只是这几年他的智力才真正派上了用场，他的智力才不再是他的累赘、他的短处、他的异己的征兆与不幸的根源。他的一生几乎都为自己的智力所累，如今，竟然尝到了智力的甜头，智力是财富也是荣光！白天，在各种活动中，他感

到的是胜任的愉快和充实。

夜晚，特别是在睡醒一觉之后，他总是感觉到有一种不太对头的东西。他得到的东西未免太多了。有许多，干脆说几乎都是他自己也没有想到的。当然，他感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方针。但是在同一个方针照耀下，不是也有许多有价值的人并没有像他这样“得意”吗？他怎么可能成为医界代表人物甚至成名医呢？这不是懵事行吗？这不是瞎猫碰上了死老鼠吗？这不是误会乃至有点滑稽了吗。他年近花甲，他长期寂寞，他在寂寞中学到的东西比在红火中学到的要多。他不会老了老了就丧失自己的清醒。

那些真正的有成就的中医呢？章国老，世代名医，至今在祖上留下的住宅里，住宅里里外外全是“妙手回春”一类的匾。然而章老已经84岁了，参加会的时候身旁放着导弹一样的氧气瓶。推拿圣手骨科世家李宗良呢？医道颇精，口才太差，又从来不关心时事政治，不读书不看报，据说他连阿根廷与英国的战争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这么说，由梁有志担任学院院长，表面上看是偶然的、甚至有几分荒唐，实际上却是绝对合理和必然的了。这个结论真令人吃惊。

最令他不安的，看来还不是他当了中医学院院长。至少，他不比原来的院长差，也不比可能的其他人选差。最令他不安的是他当了院长后就再也下不来了。而且，他也就稀里糊涂地成了名医，成了内科、外科、妇科、按摩科、针灸科、肛门科、泌尿科的权威了。而且，他成了无可替代的头号代表人物。许多会他必须去，只是为了摆在那里做个样子。他去，据说就能够提高会议的规格，给与会者以“鼓舞”；他不去，就会使大家泄气，会得罪会议的召集人。一顿一顿的宴请也使他叫苦不迭。办宴会的人都是一些具有坚强的意志和温暖的人情美的人物。先打电话，再送请帖，最后还要登门拜访，不把你请去绝不罢休。如果这样请都不肯去，你的架子大到了什么程度！干脆一句话，不吃这样的“请”就叫“自绝于人民”。意识到自己的这种赋予对象以规格的规格，他能够不慢慢地规而格之起来么？

他对自己的“理论”感到了汗颜，他对小刘与他的关系乃至哥哥与他的关系的变化，也觉得不舒服起来。

干脆不干了。有一个内心的声音这样说。但是不，不能。五十余年了，他终于赶上了国家稳定发展的时期，那么多好事需要做，他没有权利洁身自好，作壁上观。

扶植一个更年轻的吧。第三梯队。他又想起了小刘。人无完人。

他辗转反侧，彻夜不眠。觉睡不好，气血调理不顺，他慢慢地有了脾气。先是在家里发火，后是在学院发火。后来坐在汽车上和同事谈着谈着也大光其火……他渐渐悟到为什么一般领导干部都有点脾气了。没有脾气的领导不像领导。没有脾气的领导压不住台。脾气是风度，是力量，好像也是一种美。

中医学院附属医院药房出了几次发错药的事故，被人写信告了状。梁有志到医院召集了一个全体会议，批评了药房工作人员。这是他上任三年以来第一次在这种会议上板起面孔批评他所领导的工作人员。这件事很快传出去了，舆论哗然。说是梁有志：“官腔官调”，“站在了群众的对立面”，“不保护下级”，甚至说他是“为了自己升官不惜出卖群众利益”，“果然异化了”……云云。

小刘搜集到了这些反映，详细地绘声绘形地报告给了给梁有志。小刘

脸上有一种看笑话的、近乎幸灾乐祸的表情，使梁有志再次感到不快。憋了一会儿，梁有志冷冷地说：“骂就骂吧，现在都成了摸不得的老虎屁股了。”他发起火来了，反正小刘不是外人，他愤激地用反话说：“我看再这样下去中国还得以阶级斗争为纲！你看看，到处都这么松松垮垮，一个个都跟没吃饭似的。原来大锅饭他倒还给你凑和着，一加工资加奖金反倒不给你干了。谁都觉得自己吃亏，就不想想自己究竟完成了多少任务！原来江青的时候谁敢这样？发错了药？先查查出身，再查政历，再接着查言论，阶级报复，故意破坏，杀、关、管、斗，全老实了。”

小刘哈哈大笑，声震屋宇。一笑，他的眼珠子更大更凸。

不久，“群众”中传出了一种说法，说是梁有志主张把发错药的药房的工作人员抓起来。一位工作人员托了一位有头有脸的亲戚找梁有志讲情。梁有志七窍生烟。

果然，省里开会的时候梁有志发言开始指责起下级、指责起群众来了。劳动纪律差，不服从领导，不学习政治，一切向钱看，受了西方资本主义影响，无理想不道德无纪律……

这些发言飞快地经过添油加醋传到了“群众”那里。人们叹息：“想不到梁有志一变至此！”哥哥梁有德也给梁有志打电话：

“你这是怎么搞的？听说你现在主张以阶级斗争为纲了，这可是重大的政治是非问题呢！听说你对人很苛刻，很‘左’，现在可是谁‘左’谁不得人心啊！”……听了这一类的话，梁有志急切地向哥哥、向许多人分辩，但越分辩越辩不清，越分辩关于他的‘左’的传闻越多。

后来他不再分辩了，传言也就慢慢消停了。却又有几个友人来到他这里表示慰问、同情和不平，表示了对各种流言的愤慨。他无言。

与此同时，省政府市委都有人议论中医学院班子软弱涣散，梁有志搞庸俗的一团和气，手软，迁就落后，降低了领导的威信。另外一些领导人则认为梁有志是个难得的好干部。在对梁有志的看法上，省市领导班子内部存在着分歧的意见。

这些话由小刘传给了梁有志。梁有志叹道：现在做工作可真难！这差不多是他第一次对“新时期”发牢骚。

小刘找梁有志，希望梁有志给他活动一个出国参加学术交流活动的机会，梁有志觉得有点过分，有点罗嗦。他渐渐感到小刘动辄到他这里噉噉嚙嚙不怎么太好。他沉下了脸，好一会儿没说话。好在小刘情绪一直高亢，碰了软钉子以后改谈西欧汉学界研究中国的《易经》的进展，说得有鼻子有眼。

小刘的特点是自说自话，自笑自叹，声音洪亮，自我感觉一贯良好，从不会感到被人冷落。

到中医学院以后，梁有志渐渐培养起了对于中医学的新的、认真得多的兴趣与热情。五十几岁以后，他总算找到了自己的专业。底子薄了一点，确定方向是晚了一点，但总还有希望。以他的健康状况，他有把握70岁以前保持正常的阅读、思考能力。就是说，他还有十几年的时间在中医学方面钻研攻关。这是他的真正的事业的开始。与其为过往的岁月蹉跎，不如把力量集中于从今往后。

受到一些夹击以后，他更想把心思扑在专业上了。没有几年，也就到了离退休年龄了，“官”没有多长的做头了。当然，在位一天，还要上传下达，团结群众，兢兢业业。他的心思开始往真正的业务上转，这也是命运。

当他认真地而不是玩耍地、作为终生事业而不是客串捎带手地学习起医学来之后，他真正感到了自己的不足。这个医是真难学啊！想想他自己这个‘医’，着实愧煞人也。

同时，他对另外自己常接触的几位中医也有了些不敬的看法。说真格的，他们离真正的医道，也还隔着几道门槛呢！

叹道：医道如海，我辈不过在岸边沙滩上拾捡几个残贝！

这些看法、想法和心情更加坚强了他的学医之心。学而后知不足。知不足而后益志于学。

越来越吸引着梁有志的是中医，更是中医理论，中医理论的一种特殊的思辨模式。腕部的脉象标志着人体的状况。头顶正中凹陷处的穴位联系着肛门与子宫。针刺上耳梢的一点可以治肝炎……这是经验吗？这是理论吗？这样的经验或理论的产生、积累与定型对于西洋人来说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只有喜欢联想、喜欢象征、喜欢比兴、喜欢找窍门（抓关键）而且使窍门带上神秘色彩（武侠小说描写的点穴是多么神乎其神），又喜欢从最简易的部位入手解决最棘手复杂的问题（例如从真心诚意入手解决治国平天下）的中国人才能创立这样的医学。

象征的医学（？）脉象象征着整个人体。人体象征着宇宙或者反过来宇宙象征着人身。出汗就象征下雨。每一个穴位都是一个重大的象征。是医学，是哲学，是军事学（中药学不是把处方视若指挥战役吗），是诗学，是天文学，是美学，是星相与占卜“学”。许多著名中医都是大儒，是忧国忧民的政治家，是军事家、是诗人、画家、书法家。从最最实际与实用的对象中与其说是逻辑地不如说是直觉和武断地或者天才地而又浪漫地概括出了普遍适用的模式。

对于圆、圆环的崇拜。所谓自圆其说。无始无终的观念。整体的与辩证的联系观。大而化之的灵活性。你可以说这种灵活性什么也没有说明。然而它确实帮助着探寻，防止着僵硬的分割，便有了它胜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医学的地方。中国人关于天（宇宙）即人的命题，也远远优于“人是机器”的命题。

政治有气与数。医学有气与血。哲学有气与道。文章有气与体。体育有气与力……是清谈？遐思？丰富优美的聪敏与贫乏浅薄的知识的糅合？却总是一种宏观的快乐的追求。

梁有志读中医，他关心伤风感冒坐骨神经，更关心政治的清明社会的进步与人生的定数。他在找寻。中医是医，更是境界，是一种弥漫于天地社会中的气。

许多年了，每个晚上都是高朋满座。费了时间，费了茶叶，却坐享其成地得到了诸种友谊与信息。一名电工被高压电击成黑炭，头颅落在商业区繁华的街道上，落在一个摩登女郎的面前。一次飞行事故的始末，“黑匣子”里的秘密。最新精神与人事浮沉动向。文坛轶事影坛秘闻。质高价廉的熏豆腐干到哪里去买？一本新的医书出版前后。

电话。信件。邮箱每次打开时都胀得满满的。一次收到两、三个、一天收到两次挂号邮件待取的通知。喊冤上告的信也写到他这里。

太忙了，太乱了。整天这样乱糟糟的，怎么读书？怎么做事？简直快把人逼疯了……梁有志这样说。我一定要想办法摆脱这些应酬与杂务，否则真成了“华威先生”了！

偶尔有一天，没有来什么客人，没有来什么电话，打开邮箱，除了日报和晚报以外只有外地亲戚的一封半封没啥要紧的信甚至干脆没有信，梁有志却感到了嗒然若失。甚至感到一些青年人有些忘恩负义。一个个在他提携下成长起来了。

怎么就忘记他了呢？

1985年春天的一个夜晚，早已调至省城工作的小刘专程从省城跑来，报告梁有志一个信息：省政府领导班子正在调整，人事安排小组已经提名梁有志担任副省长，抓文教卫生工作。但在任命他的问题上，上面意见有分歧。高、赵、仇几位领导坚决赞成，李、苗、邵几位坚决反对。现在正是节骨眼上，梁有志应该去省城活动一下，不能“任人宰割”，小刘说。

兴奋使小刘的眼珠爆满如玻璃球，梁有志一瞬间担心他的眼珠会炸出来。

梁有志又立即在内心反省，他对瞪得过大的眼珠的不习惯，难于接受，可能是由于自己眼睛生得过小。这是一种潜在的嫉妒心理在作怪。

小刘说，他的消息是从高××的儿子，赵××的秘书，苗××的司机那里打听来的，绝对可靠，最新快讯。

梁有志从鼻孔里哼了一声，这并不是一个他感兴趣的话题。“你房子安置好了么？”他问。

小刘是坚定的不受干扰的。他说：“当副省长，您应该积极争取。这牵扯到上面谁占上风的问题，省委里面高、李之间……”

梁有志笑了，他说：“那就更遗憾了，还是不要因为我造成领导上的分歧吧。”

“您怎么这么保守？您应该知道，现在是80年代了，谦虚退缩可能是50年代的美德，却是80年代的耻辱！谦虚总是和无能联系在一起。善良和清高就更是窝囊的别名。没本事！没本事当然就做不成坏事了，也做不成好事！就像您的哥哥，成了公认的大好人！可他，他终于被时代潮流所抛弃了……请您原谅我，我一切都是为了您！”

由于太极、气功和麻将的基础，梁有志没有发火。他悲哀地——窝囊地看着越来越陌生的小刘，低声说：“我不想当副省长。人各有志，各有所长。我的时间没有那么多了。医学院院长的职务我也想辞去……”

轮到小刘惊愕和不理解了，他质问道：“难道您认为其他可能当省长的候选人就一定比您强么？”

“我已经说了，人各有志。有人有志于做行政领导工作。

有人有志于搞业务当专家。”

“可您并不是专家啊！”小刘伸着右手的食指，指着梁有志的鼻子。

这是毁灭性的一击，梁有志脸红了。

小刘转身大步走去，从此，再不进梁有志的家门。

梁有志要当副省长的消息不胫而走，一时成为这个省的文教卫生战线的领导干部、专家、全体职工班上车上茶余酒后的中心话题。

梁有志终于没有当上副省长。这使得一些人用异样的眼光看他。

梁有志家里的来信来件来电来客明显地减少起来，到1985年秋天，已经减少到了只有原来的百分之二十了，梁有志感到了一种说不清的滋味。

邻省办了一本医学杂志，不但没有请梁有志当顾问、编委，没有请题字，甚至没有寄赠给他。整个医学杂志的事也没有人给他说起，他觉得不可

理解，气恼。

各种医界报刊上不再能常常看到他的名字，他倒是常常看到陌生的名字。想着叫这陌生名字的人没有来拜谒过他，没有写来过致敬讨教拜师的信，也没有托人向他捎过请求提携指教关照的话。他闷闷不乐。

更好，我读我自己的书，书读累了便听小提琴。他有双卡立体声音响组合。他有小提琴独奏与协奏曲以及室内乐的原声录音磁带。后来听着听着似乎味道有点变。

一天他读到一份省卫生厅的简报，简报上说他们这个中医学院的三个研究生正在研究制造用医圣张仲景的《伤寒论》辩证肺心疾患的微机程序。真奇怪，就在他们学院，都上了省里的简报了，他却未曾预闻。他压着火听取了系里的汇报，调阅了一些材料，找出了这三个研究生写给指导教师的科研计划中的不少有误之处。他对系领导与指导教师说：“研究开拓是好的，但是一定要抓好基本功，循序渐进，这样才能做成几件实事。好高骛远则只能是空中楼阁。”

在全院系以上领导干部碰头会上，他讲了要基本功，不要空中楼阁的话，在中华医学会的会议上，他讲了要基本功，不要空中楼阁的意见。在政协体、卫、教组的茶话会上，他又讲了要基本功，不要空中楼阁的意见。听者点头称是，为之动容。路是一步一步地走，饭是一口一口地吃的呀。道路曲折坎坷，岂能一步登天？呵，呵……

传来了三个研究生的反应。研究生说他这是告别医坛政坛前的哀鸣，甚至是“更年期”失调症。

他火了。难道我摔的跤不是比你们走的路还多吗？告诉你们，我还没退呢！现在的青年人，小刘一类的于连式人物，把班交给你们，我还不放心呢！

群众给这三个研究生起了个代号，叫做“空中楼阁”。给梁有志起了个代号叫做“基本功”。“基本功”叫油了走了音，便成了个污辱性的极恶劣下流的词儿。

梁有志变得爱生气、爱唠叨起来了。太极、静坐的气功似乎克制不住一种心理的、也许主要是生理的失调。“现在的年轻人，就认为他该当过幸福的生活，却不知道幸福是从哪儿来的。就认为他该当出人头地，却不知天高地厚，”他抱怨说。有一次他听到他的孩子和年龄相当的朋友们大声说笑唱歌。用50年代这一代人视为神圣的词儿开一些庸俗的玩笑（诸如“积极”“进步”“信任”“革命”直至“爱情”……都被他们耍弄得不成样子），使他愤怒，更使他悲凉。他与儿子谈了谈，“你们为什么不懂得珍惜生活中那些值得珍惜的东西呢？”他痛苦地质问。“这就是代沟。”儿子残酷地说。“胡说，我们是为了子孙万代而工作而牺牲的。我们扛起黑暗的闸门的目的是为了放你们到光明的天地里去……你们还没有为祖国添过一块砖、一块瓦呢，就他妈的跟我‘代沟’起来了！是你们这些无知小子挖沟自困，给我把沟填起来！”“为什么填起来？你们的成长条件决定了你们的局限性，我们有新的条件与新的使命……如果我们前进的步子更大一些，与你们之间的沟更深一些，不是更说明历史的前进运动么？”“胡说。中国亡就要亡在你们这些脱离实际而又没受过苦的纨绔子弟手里！”他真的生气了。

而且茶叶质量下降。他喝茶的时候说。电视节目一塌糊涂。他看电视的时候想。报纸上的日商广告越来越多，他看报的时候皱起了眉头。交通、

住房、商业服务态度、轻工产品质量……他随时摇着头。他开始感到了自己心律不齐，有时候心跳着跳着突然停那么半秒、一秒钟。又常常失眠。而安眠药的质量也下降了，过去吃两片的，现在吃四片，竟也睡不实在。

历史就是这样千难万难、左冲右突地前进着。想到这里，他终于又笑了。

1985年12月，梁有志给省、市领导部门写了一封信，请求免去自己的中医学院院长职务，把更年轻的同志推上去，而自己则想以无多之年致力于读书学习。“我越益感觉到自己不能胜任当今改革时期的工作需要，我的才疏学浅使我自己日益感到无法容忍……”他在信上说。

写完了信，他觉得非常平静，如果这时候作心电图，一定比这一段的任何时候都好。

妻子对他的举动十分满意，特意包了一顿三鲜馅水饺慰劳之。

儿子认为他是“傻帽”，“吃饱了撑得难受”。

吃完饺子收到小刘的龙飞凤舞的毛笔字信。信上有一段说：

……从前我一直为您抬轿，也算是您的“驯服工具”吧？可您究竟有多大学问呢？回顾我为您整理的文章和帮您炮制的讲演稿，实在是浅薄寒怂！我现在正斗胆写一篇与你（也是与昨日的我的一部分）商榷的文章，估计发表出来会引起相当的震动的，届时尚希得到指教。

医学会会长李浩森博士对我很欣赏、器重。在他的关怀下，我即将赴法国考察讲学，顺告，勿念……

“以后别做三鲜馅饺子了，”夜间他对妻子说，“吃完了一打嗝儿，别提多恶心。”

“是虾米受潮了吧，还是鸭蛋变了质？”妻子问。

省、市领导找梁有志谈话。充分肯定他数年来的工作成绩“大家一致认为你是好同志，年富力强，又红又专。上次本来要选你作副省长的，由于你自己的坚辞，才作罢了。现在的国家发展得很不错，举世瞩目，可现在的工作又特别难做，合适的干部很难找。工作总是要人做的，为了做工作而付出一些代价，也是我们应有的奉献。我们就是要拼搏上阵。把社会主义的大厦支撑起来，如果都怯于出头管事，我们的事业又会怎么样呢？”

领导的话使他深受感动，他打消了辞职的念头。1986年1月，省政协选他为副主席。虽然是最后一名，但梁有志也算省一级的领导人之一了，人们这样说。梁有志感到鼓舞，又感到惶悚，怎么辞了一回职，反倒提升了一级呢？

“这有什么难理解的？您的辞职使领导上注意到了您，应该有更好的安排。”儿子无所不知地说。

小刘来了信：

……祝贺您当选为省政协副主席。我对于您的医学思想与医学著作一直是认真拜读的，我想就此作一些更深入的论述，更想就今后与您的合作筹计一下……

外界传出了“路边社”的报道。说是梁有志对于没能当上副省长深为不满，便采取“攒乌纱”的方法去闹，总算闹成了个副主席。

如果这样庸俗下去……梁有志甚是发愁，中国会亡吗？

1986年省政协组织的春节联欢茶话会上，梁有志与搞“空中楼阁”的三位年轻人围着一个圆桌喝清茶，看节目。茶话会是在中外合资建成的一

个高级饭店里举行的。从美国进口的金制灯饰使梁有志看傻了眼。时代是真的不同了。他叹息着，苦笑着。他又看了看墙上的现代派浮雕，感到自己就是老了。三位年轻人显然对到这儿来参加茶话会挺满意。他们兴致极好地与院长寒暄问安，告诉院长说，他们的研究项目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果。三位年轻人很高兴，为演唱《血疑》主题歌的长得像山口百惠的女孩子热烈鼓掌，掏出一包进口“三五牌”香烟请院长品尝。他们好像根本不知道、起码是不介意曾经有过的“基本功”对于“空中楼阁”的指责，他们完全忘记了曾经有过的几乎爆炸了的冲突。梁有志勉励年轻人再接再厉，继续努力，创造出新的成绩。“虎年到来了，你们这些小老虎应该大显威风啊！”梁有志笑呵呵地说。反正他们不会完全听我们的，梁有志平等地想。

大年初二，梁有志一家坐着学校的车去给哥哥拜年。司机一路上用车里的立体音响系统放迪斯科节奏、电子乐器伴奏的京剧清唱。连苏三和穆桂英也“现代化”了。到了梁有德家里，哥哥拿出好酒好肉招待。桌上摆的菜说明，日子过得真不错。窗外爆竹一片。

“真是的，真是的，真是的……”梁有德干了两杯“五粮液”以后，不胜感慨。

“总算是安居乐业了。国家富强也有了希望了。”

“那当然，那当然，那没说的。”

两家人一致认为，现在是建国以后发展最好的时期。

“也是最乱的时期之一。有些事还挺古怪。”

“不怕，不怕。这挺有意思。”

“现在看你们的了，”哥哥向弟弟举起了酒杯，眼眶里满溢着泪水，“可别搞糟了啊！”

“还要看你们呢！”梁有志向侄子、儿子、侄女举起了酒杯，他想起了“空中楼阁”，想起了小刘，想起了细声细气唱流行歌曲的摩登姑娘和她的听众，也想起了前不久给市民们作报告的前线归来的英雄模范。

然后他撩起葱丝拌徐水豆腐丝。

饭后一起站到阳台上欣赏夜景。一连三天了，每天晚上发疯一样地放着鞭炮、花。劈里啪啦，呜呜呜，乒乒乓乓，整个城市发狂一般，翻江倒海。多年的艰难、沉默、奋斗的冤枉路，似乎都在这翻滚中得到了报偿。而翻滚不已的花炮的浪潮中正在躁动着繁荣的捉摸不定的未来。

哥儿俩老泪纵横。

1979年86年4月

Z城小站的经历

我的身体随着颠簸的火车轻轻地摇晃，正像我的烦乱的心。火车突然震颤得叮叮咣咣作响，仿佛震出了许多平日沉睡在心底的思绪。我为什么不安？我为什么失眠而且一夜一夜地叹气？我为什么若有所失，若有所待，若有所苦的寻觅？在诸事顺遂的今日，我到底什么时候为了什么欠下了这心灵的债，总是不得安生？

这一切就要得到解答，这是我梦寐以求的机会。在无数忙乱的公务与

私务之中，忽然有了这样一个空隙，这样一个巧合，简直是天意。十分钟以后，我就要在Z镇下车，重温失去的旧梦。按照严密的火车时刻表，这次我将要有漫长的25分钟的时间，回忆、凝视、鞠躬、哭……也许这25分钟就是人的一生，就是百年，就是一个地球的成形与消失……一个又一个银河系的历史。也许我还可以再活25年。再活25年我便是77岁。也许我可以再活25年另加二分之一25年，我也才不过89岁。比88岁活得长，比90岁活得短。

其实都与25分钟一样漫长、完整、而又珍贵，一样地戛然而止。我还将会有许多新的业绩、光荣、知悟、体验和获得。哪怕还有许多新的失败、错误和痛苦……然而，最重要的是从Z镇下车以后的这25分钟。

车轮均匀地向前滚动，躁狂不安的颤抖渐渐平息。一片绿茵茵的草地微微掀起了柔波。

一株株嫩嫩的小树还没来得及贴近互相问候便不得不离你而去。风儿把柳丝的温情撩得高高的。

到底还是我只身一人前来了，是我的不是吗？可谁又能帮助我思想，帮助我感受，帮助我处理和选择这一组符号的最佳排列组合？她能吗？她能胜任我正在做的或者至少与我合拍吗？我又打击她了，原谅我。是我一次又一次地深夜将她叫醒。比叫醒更烦人的是我的叹气声把她扰醒。夜深深，静寂寂，这时候每颗星星都与邻近的星喁喁低语，线装书正在给地球仪吟唱她的幽雅的情诗，暖水瓶专注地引导着自己的呼吸。万物把我吵醒了，我从自己的叹气的声音里听到童年的儿歌，听到河水哗哗与夏日的虫鸣。我忽然感到与妻是那样近，我是那样幸福，我们的生命与爱情都是那样饱满和久长，就像所有的日子都为我们而染上色彩而发出芬芳而生出酸甜苦辣的多种滋味。我当然要说，就在这个时候，我一次又一次地给妻讲述Z城小站的故事。

她为什么不厌其烦地愿意听呢？她屏息听着，听着，她的心和我的心一起跳动。她为什么不提出任何进一步的问题呢？我不是什么都没讲清楚，我讲的不是比那些被指责为晦涩的作品更晦涩吗？不是连我自己也想不清说不出道不明的Z城小站的经历吗？是艰苦岁月里的一段罗曼史？是对漂母一饭之恩的道德感激心？是一种充满理性思辨又充满幻梦色泽的想象？或者仅仅是一种松弛，一种调剂，一种飞奔中的偶然的平静的驻足？我说不清，只是我以为，每个人都有一个Z城小站的真实的或者虚构的故事。

“你应该去一次Z城小站。”妻说。

“不，不，”我连忙否认，连忙分辩，“其实，Z镇那儿并没有什么……”

“你要去一次，也许能找到。想着，却又见不到，看不清……这是很苦的。你去了，我也得到安慰……”妻坚持说。我似乎看到了她正在从眼角涌出的泪水。

我们不再说什么，轻轻呼着气，每个人心里似乎都有一粒正在萌动的种子。我本以为这是无法理解的，不可能的。工作，会议，家务，一切都严丝合缝，一切都充实饱满，根本没有留空隙。

妻的同情和鼓励使我忽然产生了勇气。人生本来就要做许多事，包括许多不那么必要也不那么有道理的事。那个梦，那段往事，那个小小的人儿，不也是并不必要也并没有道理的么？生命，这本身就不是逻辑论证的结果，所以也永远不应该成为论证的对象。

20多年了，那鲜花，那茶水，那小板桥，那铁路边的小屋，那一团

一团的烟雾……谁需要论证呢？既没有招标投标，也没有数据表格。只有温暖，只有依恋，只有从来没说出口的愿望和从来没表白过的心……咯登登，咯登登，100米，80米，60米，40米……在最痛苦的日子，你得到了最神秘的安慰。谁说火星上没有人呢？谁说月亮的这一面和那一面都没有生命呢？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为什么珍爱星光月影？我们为什么听得懂天空和黑夜的语言？我们为什么懂得痛苦也懂得爱恋？为什么有一个小站小桥小屋小人儿牵动我的心，你能说那一切不在等待我吗？你能说Z城小站是我心中的幻影吗？也许正是我是Z城小站的幻影呢？

一组组打乱又接续起来的词语，一组组破碎了又组合排列起来的符号。就在这一刹那，Z城小站从我的眼前飞驰而过。

“为什么不停车？为什么不停车！”我愤怒地去质问列车员。

忙于给旅客送开水的列车员看了看戴在自己的挽起袖子的手臂上的手表，不解地看了我一眼，清楚无误地告诉我：

“已经停过了，停了一分钟。时刻表就是这样规定的。莫非师傅您没在意？”

1979年86年

失去又找到了的月光园故事

我的老朋友告诉了我这样一个故事。

在那十年，在他和她早已被迫离开了那个古老而美丽的城市以后，他们又有两次回到生之养之的这个城市来了，他们去寻找那个幽雅美丽的园中之园。

这是一处非常有名的大公园。不知哪个朝代的皇帝曾经在这里巡幸。不知哪个时期的农民义军曾在这里驻扎。不知有多少诗人曾为之吟咏，不知哪一次的外国侵略军的兽蹄曾践踏了这个园子。后来又修复了，开放了，衰败了，关闭了，又修复了，又开放了，繁荣吵闹异常。

大公园中又有一处小园。在土山与假山石的遮掩之中，走过玲珑的石径，穿过没踝的深草，是一座如月光一样青灿灿的石牌坊。牌坊不大，像玩具，像堆起的积木，却足够少年的他和她手拉手通过。然后是一座曲折如练的石桥，走在这桥上如走在蓝天上。桥下的小湖里有几朵睡莲，开放得像切成花的红心水萝卜，水底的石子因光的折射显得大而凸现。他说他看见了月光里有两条小不盈寸的鲫鱼苗。她说她只看见一条。两条，两条，一条，一条，他们争起来，半晌不说话，拉开距离，有四尺，在桥的两侧低头一心找鱼，结果，一条也没有了。

大概是被他们的争执吓走了。

天黑下来了，他们坐在湖边的石头上。有时有个把游人从这里走过，但他们只是走过就是了，没有人流连，流连也不超过三分钟。那时候他们还太年轻，他们不知道大人们是不会把这样小巧的小园子放到眼里的。大人们曾经走过世界，走过沧海、峻峰、草原、沙漠和无端无止的河流。

忽然像是要下雨，有雷声，小园安静得黑，土山与假山那边却时时传来似乎很远的笑声、话声、歌声、脚步声。一个小小的电闪使他俩互相看到

了对方贴近的脸。他吻了她。

他第一次知道一个姑娘的脸庞有多么柔软。

她第一次知道他的心跳得有多么厉害。

下雨了，三点，两点。是不是刘大白的诗？不下了。笑声。又一个遥远的电闪。当他们离去的时候，月光和天空皆如水的清澈，牌坊、小桥、假山石的阴影清楚而又重叠，如梦。

这里永远地纪念着他们的羞怯和天真，燃烧和平静，真实和幻想。他们从此常常到这里来。他们奇怪，为什么竟没有别的少男少女发现这个充满爱情的地方。

这个园子是属于他俩的。真是当不起啊。

他们给小园子起名叫“月光园”。最有力的证据是他们给小园子（只是小园子）留了个影，用的是从民主德国进口的莱卡相机和胶片，日光下照出来的小园子的风景照，却充满了月光的效果。青石牌坊青石桥，泛出的是月亮的光。

令人惊叹！阳光下这里也充盈着月光。

后来轮到了他们离开这个地方，经沧海，过沙漠，爬峻岭，渡长河。“月光园”的照片放在他俩的相册上，友人们看到他们的相册的时候迷惑不解，为什么在他们的结婚照、生子照、全家福、会议照、接见照之中，放这么一张“空镜头”呢？

他们自己翻到这张小小的旧照片的时候也若有愧然的一笑。那时候他们的年纪是太小了，他们的天地太小了呵！

十年动乱使他们在狼奔豕突之后得到了平静，紧张恐怖之后得到了大放松。终于找到机会回到那个美丽而残破的城市访旧。

他俩感慨万端地来到这个公园，平静地走着年轻时候走过不知多少次的路。一样的夜色，一样的湖波，一样的土山和假山石，一样的游人很多，即使“天下大乱”也罢……然而，没有月光园了。

·根·本·没·有·这·么·一·个·月·光·园。这甚至比文化革命初期揪斗的威胁更使他俩感到恐怖。一瞬间他俩都感到了一种自觉记忆丧失自觉精神分裂自觉幻视幻听自觉世界和灵魂同时消逝而又不能自己的恐怖和莫大的痛苦。莫非他们根本没有来过这么一个园？莫非从来没有过这么一个小园？莫非他们从来没有年轻过？没有那样地爱过吻过心跳过？莫非从来没有过那样的轻雷那样的雨点那样的微风亦即那样的轻雷那样的雨点那样的微风只存在于童年读过的刘大白的诗中？或者干脆也没有过刘大白，没有过诗，没有过童年？没有他和他他俩？

他们好不容易控制住了自己。他们冷静地、细心地进行了踏勘。没有任何一条路堵塞，没有任何一道水不通，没有任何一块空间不知去向，没有任何一个角落被隔离、被忽略、不与其他角落衔接。千真万确的是，月光园没有了。·根·本·没·有“·月·光·园”！

拆了？

他们问公园的工作人员，问游人，问老友。被问的人显出迷惑不解的神色。没有人理解他俩的问题。

他俩悄悄地躲开了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题目。躲开了这个公园。躲开了这个城市。他们觉得说不出的空荡和麻木。当他们坐进开往新的所在地点的火车的硬座车厢的时候，他们松了一口气，却更觉惨然。

三年以后他俩又回来了一次。又去了公园，又在极其平静和理智的气氛中悄悄寻找了月光园一次。谁也没有点破，似乎是漫不经心地走到了熟悉的老路上，从一个路口拐了进去……依然，什么都没有。

没有疑惑。更没有恐怖。只有一个浅浅的苦笑。

80年代开始的时候，他俩回到了阔别20余年的这座最为亲切的城市。

他们去看望了许多亲人老友。他们回顾了自己所有的青春的足迹，他们重温了所有通往熟悉地点的道路和所有连结着熟悉道路的地点。

但是没有去这所公园。

只是完全偶然的原因，1986年春天，他俩来到了公园。他俩刚刚做了祖父母。他俩有了一个孙子，就像当年有了儿子。

孙子显得很幸福。

他们真正漫不经心地走着，一道土山，一道假山，一声歌，一声笑，一只蝙蝠低低在他们面前飞，他们的感觉就像刚刚喝过一点酒。蓦地，泛着青光的牌坊，像在哪儿见过似的。

如练的弯曲的桥，你压着我，我压着你的石块，这是什么？是假山？是……是她？月——光——园。

一切如昔。小巧玲珑。如玩具，如积木，如月光，如少年的梦，如刘大白的诗，两点，三点的雨。如他们自己。

多了兰花样的华灯，一个红些，一个绿些，照得小桥鲜妍，睡莲好像比当年还要娇嫩，还要小巧，多了好几对青年男女，依偎得何等深情，他们不怕人。他和她心乱了，一瞬间好像经历了生与死，投生与轮回，昏迷与复苏。然后平静了。心如水的清澈。

他俩坐在石头上，像35年前一样。却又不像35年前。他俩觉得那几对年轻人才更像当年的自己，却终于不像。他俩觉得月光园应该属于青年，又终于觉得仍然属于他们，在他们有生之日。虽然第二天要做许多年轻时没想到过的重要的事。

“你能不写一篇小说？”我的老友问道，“写一个失而复得，得而复失，似失似得，似得似失的园中之园的故事。”

1979年86年9月

史琴心

世界上最令人痛苦的美德是爱清洁。这是一句相当新鲜的、具有刺人的力量的话。在几天夜间无眠，似睡非睡的状态中，她像做造句练习一样地不知怎么回事胡里胡涂地造出了这样一个句子。曾经有过短暂的犹疑：爱清洁能不能算作一种美德呢？

爱清洁或许算不上一种美德，然而年龄却算是一个压力。压力这样大。年龄只有在度过了以后才知道是重要的。17岁的时候，19岁的时候，甚至25岁的时候，她是怎样地漫不经心地孩子气啊。

她不喜欢这扇窗户。她非常喜爱自己的新居。因为它清洁，方整，而且只有一间宽敞明亮的散发着新鲜的油漆味儿的居室。一纸箱又一纸箱的书

都是她自己从楼下扛到六层楼来的。她喜欢住在这幢居民楼的最高层，为了少听一些那不相干人的脚步、谈笑和气喘吁吁。

但她没有料到，不久就在她的窗前平地立起了一具高耸的烟囱。红褐色的砖，整齐傲慢的砖纹，僵硬直挺的身躯，诱人的森严的铁梯……冬天它使人感到几分温暖，哪怕喷出饱含有害物质的浓烟。夏天则只是多余，只是刺目，只是呆傻，好像是扎在生活里的一根刺。

为什么竟会是这样地畏畏缩缩，躲躲闪闪？不也兴奋过、喜悦过、痛苦过与渴望过吗？一次又一次的“交朋友”的失败的经历……每一次失败都使下一次的反应更谨慎，更多疑，更冷淡。与其答应这个人，还不如两年前、三年前、五年前、八年前就答应那个，那个、那个、那个人呢……这是怎样的晦气的追悔和失算呀。

于是，语文教员史琴心进入了36岁。

36岁是一个不能容忍呆傻地矗立着的烟囱的年纪。

有几只可爱的鸽子在天空飞。

她不能想象在36岁的年纪，邀请一位她中意的男友到她这里来。地上铺着塑料地面装饰，墙上挂着每隔半个小时便发出悦耳的曲调的日本产石英电子钟，写字台上摆着一个清白的少女雕像。她真羡慕这些生活在天国里的少女。她的床更是洁净得一尘不杂，床单每两天换一次。她不但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坐一坐她的床，甚至，她的床从来没被任何粗野卑俗的目光接触过。遇到有人敲门的时候，她先要检查帷帐是否拉严实。

她不能想象让一个陌生的男友闯到这只属于她的小天地来，在这一切一切清洁整齐，一切神圣的淡雅素静之中发现一具高大鄙陋扰人清目的烟囱。

这烟囱似乎具有一种肮脏的恶魔的性格。它的存在是对于她的一个威胁。

帕瓦罗蒂的来访引起了轰动。她拜托一位在文化部工作的老同学帮忙，买到了最后一场演唱会的票。她这才知道了什么是辉煌。歌的辉煌，声音的辉煌，人的辉煌，大厅的辉煌。

她变成了一朵浪花，起伏在辉煌的歌声的汪洋里。

她忽然注意到，坐在她身旁的一位中年男子的眼睛里流着泪水。她不由得也流泪了。

“史老师，您也来了。”散场的时候，他对她说话。

她一怔。心狂跳起来。

“我的孩子在您班上，我参加过您召集的家长会。”他解释说。他的声音是那样安详而又温柔。一个没有深思过人生的巨大的悲苦的人是不会发出这样的声音的。这声音听起来既近在耳边又好像迢迢遥远。

“您听歌的时候哭了，”她忽然说。（她永远不能原谅自己的冒失。而且她没有说“流泪”，说的是“哭”。“哭”是属于孩子的，只有孩子对孩子才说“哭”。）

在一片辉煌的灯光、歌声、掌声和欢呼里，有一只雪白的鸽子飞翔。

从假山石上落下了一滴又一滴的水。像泪。

那人微笑了，“我想起了孩子的妈妈……20年前，我们一起唱过这首歌。我们唱得是多么寒伧啊！人家帕瓦罗蒂……人能唱出这样的歌，一生中能听到一次这样的歌声。然而，她——我是说孩子的母亲，不在了。”

（他是这样说的吗？他果真这样说了么？他为什么要说这些？她为什么要听这些？会不会他根本没有说什么，而是歌声和泪迹使史琴心产生了幻觉？一个敏感的36岁的单身女子大概是会有幻觉的，她读过一篇这样的“意识流”小说……）

一夜，她难以入睡。周围是歌，歌，歌，当帕瓦罗蒂的辉煌的歌声渐渐退却的时候又响起了声声进入她的心中一个沉思的、安详的、温柔的声音。

第二天她看见了一群鸽子，一群鸽子围绕着夏日的被弃置的烟囱飞翔。她看到了它们的拳起的娇小的红爪子。她看到了它们的灰黑色的毛茸茸的翅膀，发白的胸脯。有一只鸽子翅膀是雪一样的白，而扇形的尾巴是乌黑的。鸽子忽然拉开距离，忽然集合成群，忽然斜散着冲向上空，忽然陆续停留下来，栖息在光秃秃的烟囱上。真是杰作。

栖息在烟囱上，有的在最高处的烟囱嘴上，有的盘桓一番，选择一个最佳的铁蹬，上上下下，前前后后，烟囱变成了鸽子的休息场，变成了鸽子树，变成了鸽子塔。鸽子在烟囱上是那样自由，安全，闲适，不受侵犯。它们啄理羽毛，发出咕咕的声音，扑扑打打翅膀。有一只鸽子刚刚飞起，倏然又下落在原来的位置上。它大概不知道怎样享用和使用自己的自由了。史琴心一笑。

为什么觉得烟囱丑陋而且粗笨呢？鸽子不是喜欢它、需要它吗？

不带任何偏见的，自由飞翔的鸽子赋予了烟囱以新的特质。

也许可以邀请这位新结识的学生家长来做客，他也会喜爱鸽子的吧。

她忽然又感到了一种巨大的压力，任何类似的来访都是威胁，都是侵犯。她有一个个多么宁静的从来不受搅扰的自己的夜晚啊。

而烟囱变成了自由和独立的象征，变成了地面对于天空的傲岸，给自由飞翔的鸽子提供了栖息盘桓中转的依托，给活泼泼的不羁的生物提供了不受侵犯的休息。做一只洁白的鸽子栖止在耸入云霄的夏日的烟囱上是多么惬意啊。做一根烟囱无言地接纳着成群的鸽子的聚合是多么惬意啊。

在高处，这世界一定更加辉煌。他是怎么说的？这样辉煌的歌声一生只能听到一次……他的泪珠里不正映射那辉煌的“我的太阳”么？

应该有这样的可以栖息的高塔。

应该有这样的鸽子翩翩飞来。

她哭了，眼泪热得烫眼眶。

夕阳的余辉从楼下一片平房的灰瓦顶子上，从空中悬浮的灰尘颗粒上渐渐黯淡下去。没有辉煌了，只有温柔。夜幕迟迟没有降临。忘了么？一只白鸽突然从烟囱上俯冲下来，落在史琴心的新居——六层楼住宅的窗台上了。

鸽子鸽子，你该是带了信来。

史琴心隔着窗玻璃凝视着胆怯的鸽子。鸽子隔着玻璃窗凝视着胆怯的史琴心。

时间就是这样一秒钟又一秒钟，一分钟又一分钟，然后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地溜走的啊。幸福就是这样从身边，从眼角，从手心里溜走的啊……史琴心与鸽子相对凝视，无可奈何。

这时墙上的电子石英钟响起了美妙的音乐，响起了敲门声，舒缓，坚决，有节奏，正与美妙的音乐合拍。

他来了：
多么辉煌
灿烂的阳光
但在我心中
还有一个太阳

她冲到了门边，不顾一切大开了门……她怔住了。

门外站着一位陌生的青年，头发一根根烫成小花竖立在头上，身着米黄色短袖猎装，下身穿一条短得不能再短的运动裤，露出丰满健壮的大腿小腿，脚上穿的是一双拖泥带水的球鞋。在黝黑的皮肤的光泽之中，他张开嘴，露出洁白的牙齿，他讨好地说：

“史老师，我，我，我来抓鸽子……我的鸽子在您屋的窗台上，对不起您……”

史琴心完全没有听懂他的话，她可能下意识地点了点头，也许还做了一个“你请”的手势，小伙子已经进屋来了。“请您关一下灯。”这青年说。史琴心没有反应过来，小伙子便自己关了灯，倒像他很熟悉这间屋子似的。他熟练地打开了窗户，抓住了鸽子，道了谢，又拉开了灯，走了。

地上留下了男青年的肮脏的球鞋的脚印。窗子没有关好。

夜色中烟囱变得阴郁而且执拗。

史琴心这才发现，她的遮床的帷幕竟然是大开的。

也许这一切只发生了一两分钟。鸽子，烟囱，窗，男青年，他们都对她不抱恶意，然而，她所珍重的什么就这样被践踏了。

她呜呜地哭起来，想起了一次又一次不成功的爱情，她恨所有这些和她会过面的人，她不情愿。她觉得没有道理，不公平。

……后来她就睡了，梦里，有满天的阳光，满天的鸽子，满天的歌。

音响炎

——不科学幻想故事

据悉，音响技术的发展前景是：微型化。新式的日用音响设备可以装在口袋里，附在手表上，附着在眼镜腿上，像假牙一样地安在口腔里，像戒指一样戴在手指上，甚至可以吸着在面庞上、上唇上、下巴上，看去只像是一个美人痣。多功能化。迄今为止的音响设施都是调节音量的，今后则可调质，根据频率组合共分温柔、浑厚、深沉、威严、锐厉、活泼六大型，每型又分若干支型子型，如温柔又分缱绻、体贴、娇嗔、痴热、文雅、含蓄等支型，每支型不但分男声女声，高音中音低音声部，而且分含喜含狂含忧含怒等色彩类别……自动化，由电脑控制，可储存一千万——五千万种程序，分社交、讲演、谈情、吵架、外事、汇报、检讨等几大类型，每种类型分别可用联合国通用的中、英、法、俄外加西（班牙）与日语讲话，并按照用语分为最文明、较文明、文明、不甚文明、不文明、极粗野等色彩类别。如吵架类，使用时只需略加操纵，便可用六种语言发出忽高忽低的吵声：“你不讲道理！你是错误的！你这样下去很危险！你已经走上了邪路！我们的争

论是大是大非问题！

不投降，便灭亡……”直至“你混蛋！你是臭大粪！你绝无好下场！你妈跟和尚困过觉……”而谈情类则可用不同音质音调音量语种不停地说：“我爱你！我想念你！我每天都梦见你！你给了我温暖！你就是我的阳光！你就是我的玫瑰！你拿走了我的心！我为你如醉如痴！我为你憔悴消损……”直至“我送给你十四K的金首饰！别忘了吃药片……”

至于演员用的专业音响系统，虽然造价高一些（从每部美金一万元至五百万元），性能却更精彩绝伦，堪称似人惊人超人了。它不但包括各种曲种剧种，而且有拟梅兰芳的、拟程砚秋、拟连阔如的、拟花四宝的、拟刘广宁的、拟张桂兰的、拟帕瓦罗蒂的、拟夏里亚平的、拟“猫王”的、拟卓别林的、拟约翰·列侬的、拟邓丽君的……各种声音储存。

如此这般，Y国到了Z年，音响发达，已经到了“但闻音响声，不闻人语响”的程度。

演员在台上演戏唱歌朗诵，政治家在广场礼堂发表施政演说并与政敌公开辩论，推销员推销新型产品，导游为远客介绍名胜古迹，商人洽谈贸易，少男少女海誓山盟谈爱说情，父亲教训儿子，女儿伸手要钱，法官审讯犯人，丈夫讨好妻子，科长讨好处长，处长讨好司机……到处都是有声有色的话语、歌声、笑声、哭声、叹气、欢呼、怒吼……惟独谁也不知道哪个声音是真正出自说话人发声人的肺腑。不但不一定是出自肺腑，而且不一定是出自喉咙口腔唇舌，倒多半是出自带电脑的超级音响设施！

这是多么可怕呀！少女不知道是谁在向自己求爱——是一个男孩子还是一件音响。观众不知道自己该不该鼓掌与为谁鼓掌，是为新升空的舞台明星喝彩还是实际上在为新式演出用自动化微型音响的设计师与工艺师喝彩。外交家不知道该与谁辩论，那个滔滔不绝、颠倒黑白、信口雌黄、巧言令色的对手究竟是某国的外交部长、驻联合国大使呢，还是只不过是一部外交辩论音响。甚至吵架的时候一想到对手很可能正闭目养神、抱元守一，而只不过是轻轻按了一下操纵音响的“吵架键”，便使你既吵不下去也绝不能原谅宽恕对方。这种形势逼着你只有开动己方音响设备的吵架系统，最后吵得两个人都厌烦了，都气愤地摘下（或抠下挖下拔下取下）自己的设备，掼在地上，蹂在脚下，大喝一声：“烦死了！吵什么！滚你妈的！”

（读者放心，搞音响设计、工艺、材料、装配的技术人员早预见了一种状况，他们的音响是“经蹬又经踹、经砸又经拽、经摔又经踩”的，叫作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百炼成钢，海枯石烂不变声的。）

最难过的是人们不但无法判断旁人的声音，而且无法判断旁人的长相服饰身体发肤。她脸上有两个痣，哪个是货真价实的痞子，哪个是音响？连相面的都犯忌，本来，相面铁口，是观痞而识吉凶、知天命的。她头发多了一个卡子，他衣领上多了一粒纽扣，她手指上多了一个镗子，他钢笔的笔帽比别人的长……是不是都是隐形音响呢？

音响、音响，普天之下，莫非音响！音响科学家正在研制新产品：狗用音响，使用这种设备能使狗吠变成法国号的协奏曲。猫用音响，使用这种设备能使猫叫春变成夏威夷电吉它曲。厨房用音响，使用这种设备能使葱花放入热油锅时发出钱塘海潮的雄伟声响而当小铲敲打锅边时变成真正的滚石乐披头士。还有洗手间专用音响设备呢，您可以在那里听到气声、花腔、叫板、咏叹、上滑音、分切音……美不胜收，令人爱不释耳。

Y国Z年度诗歌大奖赛一等奖获得者、著名诗人殷正湘仿颂孔夫子诗的体例吟诗一首：诗曰：

音响音响 大哉音响
音响之前 再无音响
音响之外 更无音响
音响之后 全是音响
音响之中 更是音响
整个宇宙 都是音响
无人无畜 但有音响
无贤无愚 但有音响
无无无有 只有音响
大哉音响 大哉音响

科学家很快把殷得奖诗人的诗制成软件，输入各式音响设施，于是到处是男一声女一声、老一声少一声、哭一声笑一声、洋一声土一声的“大哉音响，大哉音响……”

如此这般，Y国渐渐流行起一种音响综合症，患这种病的人不相信别人，不相信自己，不相信爱情的温柔甜蜜，不相信政治家的激昂慷慨，不相信外交家的滔滔雄辩，不相信歌唱家的婉转歌喉，不相信诗人的动情朗诵，不相信痛苦者的哭天抢地，不相信得意者的谈笑风生，不相信空中小姐的彬彬有礼，不相信行刑的枪声，不相信婴儿的啼哭，不相信病危者的呻吟……什么都不相信，甚至不相信风，不相信雨，不相信河流，不相信地震……这种极度的怀疑症，经会诊为抑郁型感情障碍精神病的一种，每天需要服用大量的“多虑平”类药物，否则患者会不吃不喝，对一切丧失兴味，直至失去生活的信心而轻生自裁。

在会诊过程中，有四位医生提出疑问：病人是真的患病了吗？病人的主诉与病人亲属叙述的病情是真的出自他们的心与口吗？会不会是他们的自用音响系统在替他们制造假病情、假病历，骗取公费医疗药物与请假条？他们建议将病人剥光衣服送往各种检验单位用物理、化学、B型超声波、放射线手段进行检验，消除一切具有音响嫌疑的衣服、饰物、头发、假牙、指甲、趾甲、瘤痣……后再组织最好的精神病医士与赤裸裸的病人谈话，听取病人的诉说，如此这般，方能确诊用药治疗。

其他各位医师面面相觑，最后由治疗委员会主任拍板，将这四位医师亦确认为“音响综合症”患者，检验肝功能后强制服用大剂量抗抑郁药物，并交给精神分析专家对之进行心理按摩治疗。

不久，又出现了另一种类型的音响性精神病，被专家会议确认命名为流行性乙型音响综合症。得这种病的人一天24小时不停地操纵变化自己用的音响系统，忽而发出男高音，忽而发出女低音，忽而慷慨激昂发表煽动演说，忽而曼声柔语做出爱情表白，自问自答，自争自辩，自哭自笑，自吹自擂，自怨自艾，自思自叹，自言自语，五花八门，光怪陆离，乱作一团，面黄肌瘦，两眼发直，大汗淋漓，牙关紧闭，四肢痉挛，心律过速，血压增高……直至虚脱休克昏死过去。专家认为，这属于现代国际新型躁狂类精神病，得这种病是社会发达科技进步的重要光辉标志，需要在医生密切指导下服用大量碳酸锂类药物，严重者需要用两千伏特以上高压电对病人进行闪电式电击，击倒后再行光荣治疗。

于此同时，艺术家们在订购、使用和保护特种音响设施上狠下功夫。人人苦思冥想，挖空心思，创造运用特种音响设施的“绝活儿”。什么音乐，什么器乐，什么话剧、歌剧、戏曲……全靠音响！当音响帮助人人声若洪钟、声若雷霆、声若二百四十七把圆号一块儿吹以后，一位使自己的音响设备不断发出驴吼声的“歌唱家”突然走红。当音响能够帮助所有的话剧演员发出最温柔动听的求爱气声以后，一位天才明星主演《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罗密欧时，一见到“朱丽叶”，使操纵设备，发出机枪扫射、大炮轰鸣、战斗机俯冲、坦克隆隆的声响，这一独出心裁的表演使他获得了该年度最佳男星称号，使濒于灭亡的话剧事业出现了生机。

于是，Y国出现了音响综合症的第三次浪潮，号称流行性现代丙型音响炎。这次浪潮以一切音响的颠倒错位为特点，病人喝茶的时候喜欢发出汽车急刹车的声响，喝酒的时候发出造爱的声响，握手的时候发出不断打喷嚏的声响，睡觉的时候发出猫打架的声响，见到老友发出刮大风的声响，见到自己尊敬的长者发出大便干燥时用力排出的声响，见到小孩子发出杀猪的声响，吵架的时候发出碰杯与大嚼的声响，碰杯与吃饭的时候发出木匠拉大锯的声响。求爱的人不再发出“我爱你，你是我的灵魂”的话语，反而要说：“你绝无好下场，你个死挨刀的！”这两句话使思春的少女们如醉如狂，倾倒没治。医生想给这第三次浪潮患者治病，留医嘱时却无论如何说不出话来，他按顺时针方向旋转微型按钮，结果发出的是武打与拳击的砰砰、嗨嗨声，再拧按钮，他说的“一天四次每次四片”的话语竟然变成了“球进了……”是足球赛现场的海潮一样的欢呼，后来又出现了警棍抽打在闹事青年的肉体上的闷声与挨打者的尖声嚎叫。

终于，数年之后，经过了国会长达三个月的辩论（辩论中刀枪剑戟、飞机大炮火箭、鱼雷炸弹原子弹各种武装音响齐鸣），通过了一项限制在公共场所使用音响设备与限制音响设备的扩音量及取缔音响用电脑的法令。法令公布前后，反对党组织了15次抗议行动，发生了三千零五十四人次暴力事件，又过了若干年，微型自动调量调质音响转入地下，走私、私用、黑市买卖、集团转贩倒卖等活动日益猖獗。又经过国会长期辩论，决定建立反音响机构与反音响秘密警察，所有公职人员就职时都必须一只手抚摸着圣经，另一只手高举着宣誓：“本人从未使用音响……”

总之，“斗争”尚未结束，是非亦难定论，有人预料，Y国政局从此不稳。唯一差堪告慰者是自从国会通过了采取反音响措施后，怪病逐渐减少，各种需要用声音的演员也开始认真练声了。

1979年86年10月

选择的历程

说的是那一年我有点牙疼，只有那么一点点牙疼。那一年我相信医学是科学。科学是通向幸福与自由的航道。知识就是力量。初中时候三次跳鞍马我都没有完成体育教师指定的动作，但老师还是给了照顾友谊的及格分数。当然，这与缺少知识及健壮有少量的牙齿互为因果。

接下来说由于言行一致我头一天深夜便去排队。我打着伞并且穿着雨

靴和雨衣。但我已记不清那天夜间是星空灿烂还是细雨蒙蒙还是大雨倾盆。强刺激会消除弱刺激的信号，底下您就会明白。那座口腔医院以做活地道而有名，报纸上登过先进事迹。登完先进事迹队就愈加漫长。一位我所敬佩的登山运动员本来建议我拿去他的登山帐篷，他建议我住在挂号处小窗口下面，为了挂号他送给我一包强化（加了维生素与金铝铜铁锌）压缩饼干。

可敬的体重不够45公斤的女牙医什么没有问就往上颚软组织里打了普鲁卡因麻药针。

我还没有来得及看清她是双眼皮还是单眼皮她就被叫走了。然后一位实习生接下来把寒光闪闪的钳子送到我的口里，按照病人的观点实习生参与门诊是一切不幸的根源。所以我认定那位讲求效率和节奏的超前型运动员是该死的实习医生。他问了一句：“有感觉了吧？”

我点点头。没有疼的感觉还叫什么牙疼？人们包括我当然都是因为牙疼而不惜驻扎帐篷去挂牙科的号，还没有人崇高圣明到因为牙不疼而去挂号的程度。接下来说的是凡活人便有感觉便一定不承认自己麻木不仁无感觉。而且，当可敬的医士向你威严的发问的时候你必须点头。人生的金科玉律恰恰是点头比摇头要好。为了表达得更准确一些接下来可以这样表达，可杀可不杀的一律不杀，可点头可不点头的可是一定要点头。

于是他拔我的牙，他拔我的下巴他拔我的脖子他拔我的头他把我整个的口腔都拔裂了。

要不科学名称怎么叫口腔外科！不叫拔牙科而叫口腔外科，你马上变得多么深奥文明广博！

口腔外科的钳子把我的灵魂从口腔内部拔到了外部，我满头冷汗两眼发黑，我昏倒了。

“你怎么这么娇气？”

我喘着气，考虑着三天之内送一份书面检讨来。娇气当然是严重的不纯。无产阶级则都是刮骨疗毒的关羽字云长的后代。只是在离开医院上到公共汽车上之后，我才感觉到被拔的牙位置附近，突然变成了木头。伟大的科学的麻药啊，制造你的商人工人并没有偷工减料。

在剧痛的延展之后我得到了麻木的升华，我的腮帮子！

这样你们就不难理解我堂堂20世纪面向现代化之教授为何视拔牙为畏途，视口腔各科为日本宪兵队各刑讯室，视口腔医院为炼狱。牙，十余年来我把保护牙齿看得如此之重，保护人格，保护妻子，保护牙，这三个保护具有同样的悲壮连心性质！为此我每天刷五次牙，早晚各一次，三顿饭后各一次。我选择了无数种牙膏，每个月我用在买牙膏上的支出比用在吸烟饮酒上的还多。我成了牙刷的收藏家，长柄、短柄、长毛、短毛、竖毛、柔毛、一撮小毛……我不吃生冷、甜酸、热烫、坚硬、粘稠，我不但不嗑瓜子而且不吃油炸花生豆儿！

然而不幸的是，我牙疼了，天亡我也！

这样你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牙疼之后惶惶然不可终日。去医院？我实在没有这个勇气。这里出现了选择上的逻辑悖论。为什么去医院？因为疼。去医院怎么样？会一百倍一千倍地疼。当然，疼完了以后会好一些。医学的力量在于把你分散在15年里的人生痛苦高度浓缩集中于25秒钟。哪样更好？好生费思量，关键在于你运用怎样的价值参照系统。在如今这美丑杂陈、新老并举、思想活跃、观念更迭、东西冲撞、南北对话、流派林立、旌旗蔽

天的年月，在这各种各样的见解比全世界人口牙齿总和不知道丰富多少倍的时代，我感到了真诚的选择的困惑。

历史只提出那些能够解决的问题。就在我为牙齿的疼痛与对策的思考而苦不堪言的时候，一位痛牙学会的会长迁居到了我的楼上。在楼道上我们握手，他像天使一样扇动着自由的翅膀并给我一张名片：

中华国际痛牙学会中心会长

史学牙

住址 原地踏步

电话 0000000

天不灭咱，奈痛牙何？我提着两包参茸壮肾丸去拜望史会长。史会长拒礼大悦，勉强收下。讲道：痛牙五种，种分五目。五五二五，金木水火。风虫冷热，钙镁磷钾。内外矫形，口腔多医。医分三教，教共九流。泰西牙医，欧美两翼。同行冤家，拔补磨洗。充水门汀，充玻璃珠，充银汞剂。失活干尸，开髓加冠，铜丝约束，青春美丽。中医古老，循本治标，各种牙痛，盖由火起。肝火胃火，心火肾火，肺火脾火，因火而气。水能克火，邪火难制。

清火有道，灭火求医。东西南北，四大名医。民间验方，自异其趣。气功医牙，功能特异，拔而后生，新牙如饮，冷暖自知……

史会长滔滔不绝，古今中外牙痛诸例、诸论、诸派，无不知晓。他从拿破仑的上右五齿讲到希特勒的情妇叶娃的假牙拍卖行情，从东汉女尸的门齿讲到佛牙的导电性能与种种灵验，然后他讲对待牙疾的保守疗派与激进疗派两大派数千年论战公案，就在他讲到最精彩之处我突然大喝一声：“痛杀我也！”昏了过去。

史会长歉歉然，谦谦然。他声明他是痛牙学会会长而不是牙科门诊值班医生。他解释学会是一个学术团体，而县以下的牙医都是由手工业管理科管理和由农贸市场管理处发执照。他善意友爱地批评说我的牙痛得太具体，是一个形而下等而下的问题，他可以借给我一批《牙痛大全》《痛牙指南》《护牙刍议》之类的书参阅。师傅领进门，治牙在个人，古语有云，不会错的。

我不好意思如此贪婪便克己复礼，拿走两本。读之愕然如堕五十里雾中。痛感牙也有涯知也无涯，拔时有牙拔后无牙，思之既无牙又无涯，无比地悲观地摩登起来。

我的大舅子近日才从外国进修研究归来。他痛斥我的愚昧无知与史会长的清谈误牙。他指出挟痛牙而远医院犹如阿Q之讳癩疾医。如果阿Q对秃头采取科学态度及早服用灰黄霉素维生素激素并搽用NWS系列护发素，说不定早已秀发垂腰。他指出牙痛不治则自龋齿而发展为牙周病牙髓炎，由牙髓炎而发展为骨髓炎骨结核脊髓癌，轻则截四肢重则丧命。他举例说公元1635年因牙疾而丧命的仅欧洲就达5488人。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痛牙学”是伪科学在发达国家根本不承认有这么一科学识。他建议组织口腔医生审核有关建立痛牙学科体系的可行性论证。我对他一切以发达国家的驴头是看的劲头表示了含蓄的批评，但深深感谢他的警告，忠言逆耳，他指出了我久拖不治牙的严重后果，我高度接受绝不因一牙而断肢亡头颅。

我下定决心再去拔牙，我想象不出这所口腔医院除了拔还有别的什么办法。我的系主任告诉我拔牙最愉快最科学最干净最解决问题，而钻牙磨牙

补牙比拔牙的痛苦漫长无边得多。

我的同事关切地告诉我拔牙一定要找男医生而不要找女医生，因为拔牙是个“力气活”。牙医的口粮定量是应该与码头搬运工拉平的。我没好意思说上次把我拔死过去的正是一位男性。同事们亲友们向我提出了关于治牙的种种经验、教训、忠告、窍门、守则。“君子赠人以言，小人赠人以财”，“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和我的群落显然属性君子。君子之牙，疼矣哉，何况挂不上号！

连“挨”三天“个儿”，挂不上号！说是号头儿都从后门走了，群情昂然，牙痛不已。

先是想闹一闹，又觉有失身份体统，牙未拔而事已闹丑已出，怎么能这样？回家与妻一说，妻道：咱们也有后门儿！后门儿后门儿，走者宁有种乎！

我便提了两瓶茅台（是否冒牌，责不在我）去找我妻子的远亲。在卫生部门工作的刘处长，刘处长说，第一，他分管中医院而不认识西医，特别是不认识口腔医院的任何人。第二，他反对去看西医，西医把人体肢解进行分析研究，反映的是工业革命初期的观念，牙痛医牙，脚痛医脚，治标而不治本，用刀、钳、针、凿、夹给人治病，把人当成组装的机械零件。西医治牙，补了再拔，拔了再拔，直到把一口牙拔光为止，如此而已，岂有他哉？中医则不然，把人体看成一个整体，一个系统，一个耗散结构，一个熵效应基盘。五行相生相克，五脏相运相辅，区区一牙，其本在心在肺在肾，模糊数学，现代逻辑，整体直觉，经验感应，代表的是后工业时代第五次浪潮掀翻起来以后的水平。他说，一些欧美的名医对中国留学生说过：真正的未来医学出于中华，盛于中华，尔等为何舍近求远到西洋来学医呢？是欧美诸士子到中华神州去求教才是！其实类似的意思当年毕加索对张大千就说过，世界上只有中国有艺术。同样，世界上只有中国才有真正的牙。简而言之，刘处长建议并自告奋勇协助我去中医医院治牙。

我大喜若无痛牙。只恨自己两眼向外向洋，活该受上次野蛮拔牙之苦，接下刘处长亲笔写的人情信，千恩万谢。那一年拔牙的时候，我相信的是西洋科学医学，信奉科学救牙的小儿科观念。而后光阴荏苒，岁月穿梭，无数的风风雨雨，始知有科学而无哲学，有科学哲学而无关系学，是一颗牙齿也救不得的。

刘处长的亲笔信写道：

赵主任：

近日可好？我因穷忙，疏于问候，乞谅。所嘱诸事，正在办理，我有安排，勿念。所传种种，事出有因，固可贺也。

我的老友王教授牙疾，有劳了。又及。

牙要这样，才能得救！

中医医院，人来人往，如上海之城隍庙。连男女厕所前也都排着长队，上完厕所出来的人边走边整理裤带，显然人多得使人来不及系好裤子便走了出来。我暗暗称奇，回想解放前中医是何等的萧条冷落，而今竟能如此红火，令我欣慰。再看看这么多病号跑来跑去，我却独有刘处长的亲笔信，胸有成竹，便有天下攘攘，唯我独高之慨。我见到一位护士，便问：“赵主任，赵主任在哪里？”

护士没有任何反应地走掉了，莫非患耳疾？又问几位护士医士模样的

穿白大褂的人，都听不见，都不理。

“我有刘处长的信！”我喝道。

仍是全然无效。

我以为是认错了地方，走出门外看了看招牌，不错。再次进院，锐气已丧。胡里胡涂与众病号一样，涌到这边，又涌到那边。“我找赵主任，我有刘处长的亲笔信。”我仍然努力叫嚷，更像是哀鸣，没有了信心和威风。

“挂号去！”医院工作人员不予理睬，众病人却向我怒斥。我转头寻找，却不见任何人注意我。正以为并无人意欲干涉的时候，又听到齐声怒斥：挂——号——去！

我便胡里胡涂地去挂了号，并隔着挂号室的小窗户，向高高坐在挂号室内的护士叫了一声：“我找赵主任！”

挂号室的窗户极小，位置又低。我弯下腰，低下头，却又要提起黑眼珠隔着窗户试图一睹挂号工作人员的风采。模模糊糊看到一个骄傲的视病人如草芥的伟人。我喊：“我找赵主任”并拿出了手里已经捏得发软的信。

“七号”，挂号室的不动声色的人含糊的说。

也许他说的是一号吧？也许是11号？17号？都可能，我的脖子已因曲折向下复向上的姿势而变酸了。

我无法再询问。排队的人把我扒拉到一边。为了赶往诊室，我拥挤着。我不断地被看病的人扒拉开。我火了，我也开始扒拉别人。涌过来又涌过去。我进了一号诊室，是一位女医生。该不像赵主任吧？我便扒拉开口伸脖子的人离开一号诊室。进入七号，我看到了一位年轻的医生。也不会是赵主任。我又扒着与被扒拉着，像水珠一样地被人浪涌进了11号诊室。医生皓发银须。“赵主任”，我欢呼，旋即被扒拉开了。进了八号诊室，那里的医生正与病人吵架。病人指着医生的鼻子说：“还没见过你这样的医生！”医生指着病人的鼻子说：“没见过你这样的病人！”因之双方都很激动。我相信这也不是赵主任，因为赵主任不会和病人吵架，病人也不会和赵主任吵架。我并且从中得到灵感。“没见过”原来是极严厉的贬义词。没见过的东西一定是坏的。可是我也没见过赵主任呀，为什么一定要找赵主任呢？

我便进入了九号诊室，见到一位留长发的小伙子，他那里病人很少，显然不受病人信任。我坐在他面前，嗫嗫嚅嚅，说：“我本来想找赵主任……”

“我是赵主任。”他坚定地说。

我没有理由不相信，却又觉得不对劲。但牙痛使我顾不上继续考证赵主任是谁，便诉病史。

小伙子态度和蔼地叫我张开大嘴，用一根钢钎敲打我的牙齿，当敲打到痛牙的时候，我大叫起来。

赵主任同情地点了点头，开处方，字写得龙飞凤舞。开了半天，拿给我，我认不出来。

我边辨认字体边向药房走去，

忽然，我发现了处方是：去痛片 $2 \times 3 \times 7$

就是说，去痛片一天吃三次，每次吃三片，给药量够我吃一周的！再看签名，更认不出来，像周，又像刘，又像仇，又像许，反正有一点绝对肯定，就是说，不是赵！

骗人！

我闹了起来，十分委屈。后来四个自称是赵主任的人——包括男女老

少，向我解释。他们说，中医当然很好，特别是治疗慢性病，虚弱的病方面。但是对于牙科，中医并没有什么特效的办法，这很不幸，然而这是事实。当然，这也是一家之言，内部参考，不得外传。从总体看，中医当然伟大，西医也认为中医伟大，去痛片对减轻痛感很有作用。你最好是吃一点去痛片然后去口腔医院找西医。你笃信中医，诚然令人感动。从理论上，自然不是说中医对牙痛毫无办法。邪火攻牙，是乃牙疼。你可以服用麝香、牛黄、羚翘、冰片、薄荷等苦寒药。但第一，此几种药服下去要一周以后生效，以你牙痛的迫切情况，能等得了一周吗？第二，此几种药都有下泻性质，吃少了无用，吃多了泻肚不止，伤了元气，牙就更不好办了。

第三，几种药中最重要的是麝香，不过，卫生部一九××年××号文件已明令麝香要自己掏腰包，公费医疗不予报销，偏偏此药又那么贵，话又说回来，不贵也就不必发个专门的文件哩。

“我费了牛九虎二之力，还托了刘处长，难道只为了2×3×7片去痛片么！”我叫道。

“好好好，我们给你进行针灸治疗……”

给我扎了河谷穴又扎了耳朵，我无可奈何地买了去痛片回家。

扎针与吃药片还是管用的，症状果然减轻了些。我便也释然了些。管他中医西医，治病就是好医。管他贵药贱药，对病便是好药。在牙疼问题上，何必搞许多门户之见呢。

五天之后，药片尚未吃完，牙又疼痛起来，扯得半边脸都木了。我坐卧不宁，饮食不进，彻夜不眠，不能工作，躺在床上呻吟，可能我呻吟的声音太响，夜静更深之时，一座楼里都响震着我的哀鸣。我真抱歉，这样，就惊动了我的楼上邻居，国际痛牙学会史学牙会长。

史会长西服革履，打着领带，别着领带针，左上兜里放着一块花色质料与领带相同的手帕，手帕露出一只角，散发出巴黎男用香水的气息。几天不见，当了会长的史学牙公便抖起来了，着实令人歔歔。他见了我的狼狽万状的丑态，叹道：

“噫！区区小牙，何为疼痛至此乃尔！敝会本来是学术机构，已经与荷兰皇家医学会建立横向联系，对于你的具体的牙，本可以不管也管不了的。无奈你的呻吟影响了我的休息，形而下的噜苏妨碍了形而上的思辨。基于人道的考虑，我只好自我异化一番，给你看，听了：

“中医玄虚，西医琐细。传统幽邈，横移粗鄙。药片去痛，医之堕落。河谷扎针，隔靴搔痒。西医治牙，钢铁器具，嗡嗡旋转，车间磨铣，钳工拔去，视牙如机，而今而后，向民学习，自有扁鹊，自有神医，人民力大，山河能够，日月改换，乾坤转捩，何况一牙之痛哉！”

史学牙会长找来几位老太太，用铜顶针（言明必须是铜的，铝制镍制都不行）蘸醋给我刮痧。我赤出上体，一次又一次从颈椎部刮到尾尻，刮出三条血印，满身醋味，比涨了三次钱的鱼乐饭庄的糖醋鱼还要鲜。史会长又找来一位膀大腰圆、力能扛鼎的气功师向我发功。

气功师左足微点地，右足弯曲，左掌在前，右掌在后，对着我痛木了的腮帮子运气贯气。我知道这种气功可以劈砖碎石，连钢刀也会在他的掌心的运气下变弯，生恐他再一发功会把我的全部口腔乃至头腔颈腔砸个粉碎，吓得簌簌地发起抖来。想不到，这么一抖，牙痛倒轻了些。史会长指着躺在床上发抖的我对我的爱妻说：“瞧这气功多厉害！看，正气把邪气震慑得不

住发抖！”说时迟那时快忽见气功师豹眼圆睁，用丹田之气大喝一声：

开！

我牙不疼了。出了一身汗，吃了鸡蛋羹，睡着了。

此后果然牙渐渐好了。我非常感动，见人便说民间医术之高超灵验，比横移而来的西医好，也比纵向继承的中医好，晚报派记者来采访我，采访完又到楼上史学牙家大吃大喝了一通。晚报上登出了《民间自有回春术》的专题报道。这条消息居然被《八小时以外》与《读者文摘》所转载，我因牙痛而增加了知名度。一位生活在洛杉矶的老华侨来信说是他因牙疾而痛苦不堪，读了这条消息才知希望在神州，他准备不久便启程返回祖国，希望我帮他与民间神医会面。我的治牙经验有助于爱国华人、海外赤子的回归，使我十分高兴。统战部派人来了解情况。不久，史学牙会长迁走了，据说是由于他在学会的贡献地位与住房标准都提高了。好极好极，两个月后忽然传出史学牙被捕，国际痛牙学会已被解散，史学牙是骗子，许多人受骗上当为他抬轿。闻听这样的消息后我便不由得惴惴起来，不断反思自己与史学牙关系的来龙去脉，为治牙而攀附会长乎？为会长而假报战果乎？送参茸壮肾丸而图谋私利乎？形同行贿乎？为会长之声威而自动被动抬轿乎？史学牙被捕，证明他是骗子，而吾与骗子为伍，则吾是何人乎？除治牙外，有无客观上的别样动机乎？见晚报报道而悦之，个中有杂念乎？越想牙越疼，越想牙越疼，疼杀我也！

这次不但牙痛，而且全身性症状明显。发烧至三十八度，头晕目眩，恶心欲呕，连脚后跟都哆嗦。所有的同事都来看我，都劝我克服迁延侥幸心理，毋怕拔牙，毋找捷径，径直去找口腔医院。系主任对我说，世上的一切事都要老老实实地做的，既然牙疼，就要老老实实地痛，老老实实地去看病，老老实实地去拔牙，你这次一再延误，吃亏就吃在怕痛二字上。

有怕必无老实，无老实必无成功。不感受一点压力，能把牙治好吗？事虽小而理大，岂容混淆是与非？

我叹服得五体投地，便说老实的态度便是科学的态度，无科学便无口腔的健康，至哉斯言！否定之否定，怎么否定也离不开科学！只是我欲科学而不能！挂不上号！上百万人口的城市，只此一家正规口腔医院，没有后门的头天晚上便要去医院门前排队，而我们老夫老妻，病夫弱妻，哪有当年排队挂号之豪兴？无豪兴便无壮举，无壮举便无号，便欲科学治牙亦不可能！而那些有后门的人，端坐家中，只须叫一声大舅二叔三姑四妈，便大模大样进入诊室，接受上好之治疗而且少算费用，夫何言哉！夫何言哉！

本来我对口腔医院的挂号情况不甚了解亦无多少意见。无奈诸同仁责备我不科学，我便不由自主地埋怨起科学所在地来。越说越悲愤，还真来了劲。一旦埋怨起别人，自己也就添了些脸面。

系主任说，我市新任命了一位朱市长，礼贤下士，爱护知识分子，已经帮助许多教授学人解决了具体困难。他劝我给市长写一封信，有市长关怀，精神变物质，治牙如探囊取物，手到擒来。

我犹犹豫豫。同事们却很积极。说是我病中不方便写，便替我写。下笔千言，倚马可待。一会儿信便写好，信中叙述了牙痛之苦，批评了挂号走后门的不正之风，以情感人，以理服人，给我念了一遍，我提不出不同意见。立即誊清，要我签名。我正思忖写这样的信好不好，妻拿来了图章印泥。我的图章赫然盖在信纸上。同事们说将替我把信发到黄帽子邮筒中，四分邮票

由他们贴。同志情谊，令人鼻酸。

信发了，我忐忑。老觉得自己做了一件不光荣不自觉的事。竟为一己的一颗病牙去打搅市长，全市一百万人，每人三十六颗牙共三千六百万颗，如果一起去找市长，还让市长怎样工作下去！说不定这种做法正是“文革”遗风，造反派脾气的流毒，好惭愧啊！

信发后第二天，接到了史学牙的信，告我他已平安无事，前此种种，纯系误会云云。并告我牙有事，可以找他。他即将担任另一个痢痢头治疗学会的理事长。并从海外获得了一万五千西德马克的赞助，并问我的头发头皮有无异常，他愿随时提供方便。吓得我一天数次摸头摸发。

果然，次日在本市电视新闻中看到了痢痢头治疗学会成立的场面，不要人出席。史学牙满面春风，满场飞，极活跃。人们告诉我，这确实是一个开拓型的人物。

又一日，收到了口腔医院的公函，大意是：

你给朱市长的信已转来。你对挂号走后门的批评是正确的，基本属实。鉴于你是年过半百的有贡献的知识分子，经市长办公室批示，我们已指定主治医师资无痛为你治牙，你可于28日上午八时前来我院高级部54诊室就诊。来前毋庸挂号，治完补号即可，并欢迎继续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批评建议。期待着你的合作，来我院治疗确是牙病患者的最佳选择！

我很兴奋。市长这样好，爱民如子！医院这样好，虚怀若谷！效率这样高，立竿见影，比东京牙医还要好！医生这样好，主治有资，正好无痛，天助我也！看来我一辈子积德行善，戒杀戒淫，终有后福了。

我却更加害怕起来。果真要去口腔医院看病牙了，好下天来，能不拔吗？区区一牙病烂迁延至此，照照镜子连形状也没有了，还有保全的希望吗？还能有不拔或拔而不痛的苟且偷安之心吗？不论是口腔医院还是天堂医院，不论是资无痛医生还是甄睿通医生，谁拔牙能不打麻药针？能不上钳子钎子，能不出血？能不变个大黑窟窿？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不就是因为怕拔牙么？我又费了九虎二牛之力，不是终于为自己争得了这痛苦的一拔了吗？铁案如山，牙无再拖，最佳选择的结果只能是生米熟饭，别无选择了！牙齿何一荒唐而至此！

我一小时一小时地计算着时间。到了27日夜，我一分钟一分钟地看着表，彻夜无眠。反思人的一辈子牙齿消长的苦难历程。生也无牙，八月门牙，两周岁满口乳牙。而后堂堂诸牙。病痛亦与牙俱来。留之难，去之难，生之难，灭之更难！甚至火葬后进入骨灰罐时还有完整的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牙齿不得安息。为什么狗牙都长得那么好那么尖利呢？唉。终于到了28日清明，妻子给我煮了荷包鸡蛋。我们俩相对凄然。妻说：

“不要怕疼！你要坚强些，再坚强些！”

两声“坚强”，我几乎哭出声来，以诀别的庄严对妻说：

“我去了，你保重！”

壮哉我也！我终于跨过了心理障碍关，怕拔怕痛关，雄赳赳、气昂昂地进入口腔医院。

以决绝的姿态克服了守门人的盘问？进入了高级部54诊室，俨然一个新我出现在护士小姐面前。“您来看牙么？”护士小姐微笑着问，露出一口白光灿灿的小牙。我便也微笑粲然，捂着疼肿了的腮帮子。

说明来意，拿出公函。护士小姐摊开手说：“真不巧，资无痛医生昨夜

犯了脑溢血，已送到内科病房抢救，别的医生不了解这回事，您知道，我们的诊治都是有计划的。您先回家吧，把信留下，我给您问问，安排好了再通知您……”

真扫兴！世上竟有这样的事，真欺侮人！

可是……

走出口腔医院，挤上公共汽车，车走了三站以后，我忽然悟到，今天不必拔牙了，不需要火烧火燎地疼那么一家伙了，责任不在我！我尽了一切努力，命中不该今天拔牙，我有啥办法？牙而不拔，是天意也。

我极庆幸振奋，不拔的牙也不痛了。病牙虽然未拔，却比拔了还要畅快豁达！真奇事也！从老庄的观点看，拔即不拔，不拔即拔。从佛的观点看，牙即是悲，大悲即苦，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从弗氏的观点看，拔牙即发泄。从凯氏观点看，拔牙是一个增值过程。从萨氏观点看，痛是牙的本质的外化。从系统论的观点看，拔牙是一个系统工程。从布氏观点看，牙医是通向天堂的最大障碍物。从尼氏观点来看，牙痛是卑微和不幸的证明，是你并不为我而疼痛的痛苦，是伟大的不被理解的孤独的证明，而牙文化，比龋牙还要令人难以忍受……

我的牙还没有拔，却比拔了还要深刻。

1979年8月12日

十字架上

假如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或者另得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你们容让他也就是了……

《哥多林后书·第十一节》

—

在欧洲旅行的时候，我有机会多次参观教学和博物馆、美术馆。有一次参观教堂的时候我竟忘记了脱去我的帽子，后来受到了提醒，使我深感歉意。高耸的教堂穹顶吸吮着，提拔着人的灵魂。唱赞美诗的黑衣合唱队站在离信徒远、离屋顶近的高处，半月形的站台式的位置上，使他们的歌声从天上降落飘落洒落，效果极佳。写到这里我顺便建议今后生产音响系统的中外厂家生产一种新型扬声器——俗称喇叭，要使这些器物能够吸附至少是易于悬挂在天花板上；为此馈线（这个词儿用得对吗？）的长度至少需要保持在四米以上，立体声的设计者不仅要考虑前后左右，更要考虑上下。此建议如蒙接受，我还建议有关部门考虑我的专利权问题。

教堂中的管风琴，这是又一个显示冥冥中的一种神圣、一种威力、一种非人间的却是为众人所向往的至善至诚的载体。当数百个锃亮的大小悬殊的铜管，在教士操作的鼓风机的感召之下，从四面八方震响起来的时候，庄严慈爱博大的情感使我想哭想死，就是说想自杀。

人类创造力的最生动的记录就在于他们创造出令自身自惭形秽的物

品，就是说，造物使创造者羞愧得无地自容。这是幼稚吗？这是伟大的契机吗？

更重要的却是美术。油画、壁画、浮雕与雕塑。不限于教堂，也包括博物馆与美术馆。

圣母玛利亚的形象令人喜悦。特别是被许多人画过的天使报信的那一幅：长着翅膀的安琪儿向纯洁无玷的玛得亚传递信息，她已经通过圣灵而受孕。玛利亚幸福而羞涩地、高度完满地接受了这来自上苍的信息。正是她，向人类，至少是向欧洲贡献了耶稣基督。

富有冲击力的是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的长发和长须。他的手掌与脚掌上的铁钉——是不是铁的呢？他的右胸上的伤口，伤口流着永远的血。多么疼痛呀！远在上小学时代听老师讲到十字架的故事的时候，我就为之惋惜不已并战栗不已。一位评论家已经正确地指出我好用“战栗”一词。然而，这由得了我吗？这个形象似乎颇有醒世警世的作用。基督大概是最痛苦的神。从比较宗教形象学的观点上看，如来佛是何等恢宏，弥勒佛是何等豁达，太上老君是何等智慧，门神爷是何等威武，伊斯兰教的真主无形象，又是何等高明超拔！从未见另一个神像像耶稣基督这样痛苦。他的形体完全符合人体解剖学的规律，而他的神情充满了神圣的忧伤。还有怜悯。他好像在说：不可救药的人的种子啊，而我，却是为了你们。不论是如来、观音，还是玉皇大帝太上老君，不论是奉为图腾的蛇或是生殖器，大概都没受过这样的苦。中国的神明甚至是有特别供应的，灶王爷吃糖瓜而王母娘娘吃蟠桃，他们连外汇券都不用掏。

耶稣的形象使我惊讶而且困惑，神为什么这样痛苦？

二

我就是耶稣。

耶稣在我心中，圣灵在我心中，我就是神圣。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希伯来人，是不是以色列人，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想这并不重要：从今以后，我们不再凭着肉身认人了。基督是万国万世的基督，不需要考证国籍族类。

不需要护照、户口与机关证明。

小孩子们学唱的赞美诗有云：

“自耶稣来住在我心，

“自耶稣来住在我心，

“喜乐潮如海涛之滚滚……”

我是神圣，我是救世基督。你这东方的不信教的人啊，请听我慢慢道来喔！

从小，从一记事一懂人言，我学会的最初的词不是妈妈，不是吃奶，不是拉巴巴与撒花花而是救世主——基督。我娘对我说，我爹对我说，我的伯叔叔姑兄弟姐妹乡里邻舍伙伴朋友都这样对我说。四岁的时候我曾提出质疑：我为何是基督呢？基督是何意呢？我难道不是小孩子不是人吗？我娘闻之垂泪多多。她道：苦……哇！

娇儿莫要胡乱问，

且听为娘我说从头，

为娘家门知书礼，
祖祖辈辈信奉耶和華，
堂堂正正行天地，
为娘貌美又多姿，
岂奈何为娘我婚前就怀上了你

——
好一个孽障啊！
令为娘死无葬身地！
咱家乡惩治婚外孕的办法恶着哩！
扒去衣服、活埋及胸、众人抛以乱石打死——
差强于中国式的骑木驴！
幸有你父得托梦，
木匠家中降天使，
天使说此孩是神圣、
是基督、是以色列王，
此孕乃是圣灵赐，
万民欢呼谢上苍，
巨星闪闪灵气动，
分娩之时放红光，
先如约翰施洗礼，
众人跪拜颂汝名，
恶人惧悚起杀机，
希律派遣刀斧手，
为救汝命逃埃及，
众人盼你如大旱之盼云霓。

而你，所问何来，所问何来，你究竟是干什么呀——或者用一千九百
余年后苏联作家柯切托夫的提问：你到底要什么？

疑问从此消失。

六岁时，因为与同伴克依利利抢夺一枚芒果而动手相打。克依利利被
我推倒于地上，芒果到了我手我口边。克依利利哭喊道：“他不是神！他
不是弥赛亚！他抢我的芒果！”

我大惊失色！我——救苦救难的神怎么会抢夺一个小罪人的芒果！我
严肃、悲哀、恐惧、怜悯地把芒果还给了他。他大为惊奇，看着看着我，给
我跪下了。

当晚，克依利利睡前在河边洗脸时失足落入河中，死了。

疑问从此消失。

三

奇迹从此不断。一个瞎子找我来治病，我不知如何是好，便摸了他的
前额和眼睛，他即宣布他已复明，看见了蔚蓝色的天空。一个跛子找我来治
病，我便踩了他的跛足，他宣布，他立即可以丢掉拐杖，跑步回家。一个贫
穷欲死的乞丐挡住我的路，说是他只要能再喝一次酒死而无憾，我便指了
他的饮水用葫芦瓢，他告诉我说，一瓢大河之水果然立即变为葡萄美酒。你

相信吗？你为什么不信？即使用你们的说法也可以说明白，这就是特异功能呀！不是说有的特异功能具有者可以用思想把不信者的手表在刹那间迁移入暖水瓶，而暖水瓶是在隔壁房间，而且软木塞一直是扣得严严实实吗？不是说特功具有者能够用肉眼看穿你的五脏六腑并判明你的内脏器官的病变部位与病变程度吗？不是说还有一个人能够在子时三刻在水面上行走因而打破了阿基米德原理吗？不是说有过万里之外取人首级如探囊取物的神人吗？与这些相比，我的奇迹何不信之有？

当然不是说所有的病人都被我治好了。治不好，是因为他们有罪有污点，因为他们不诚，因为他们是伪善的法利赛人，因为他们吃过不允准吃的东西，因为他们不知谦让，不敬父母并对路上走过的女子起过邪念，天意亡之，何奈我何？

罪人们的命运仍然使我感到沉重。我是生活在一个何等罪恶深重，令耶和華震怒的国度啊！埃及人、非利士人、波斯人、亚述人、巴比伦人、罗马人纷纷占领我们的国土，屠杀和奴役我们的人民，强迫我们接受他们的异教，奸淫烧杀劫掠。每个人早晨醒来时不知道晚上还能不能平安睡下，夜间睡下时不知道次日清晨还能不能起床生活。再加上本国以色列人和犹太人的纷争，部落纷争，兄弟纷争，父子纷争，夫妻纷争，谎言多于真话，诚实比狡猾还要令人猜疑不解，微笑后边隐藏着匕首，文才发挥在写诬陷信上，陷阱比道路还多，毒药比饴糖还要普遍，交友的目的似乎在于关键时刻予以出卖，祈祷的内容离不开诅咒自己嫉妒的人早日得艾滋病，最不怕赔本的买卖是捕风捉影入人于罪，最时兴的行当是拉几个人制造流言蜚语，双手沾满鲜血的人在那里行善，不学无术的人作威作福。你知道这个脍炙人口的故事吧？上帝准备奖励他的忠实信徒，条件是给信徒的邻人以双倍的礼物。信徒沉思熟虑以后祷告道：万能的主啊，请把我的一只眼睛弄瞎了吧！

这就是我们的民风民俗！耶和華震怒了，几次想像毁灭所多玛、蛾摩拉双城一样地毁灭我们的国家，而我被告知只有我，只有我作为天父的圣子才能拯救吾国吾民万国万民！那信奉我的人有福了，他们博爱众生，宽恕罪恶，打了左脸还要伸去右脸，爱朋友也爱敌人，经受旷野里魔鬼的试探，坚信“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说出的一切话”，拒绝权柄与荣华富贵，“应当拜主宰你的神，专要侍奉他”，拒绝挑逗挑衅，坚信“不可试探主宰你的神”，不但爱众羊，而且不放弃任何一只迷途的羔羊，除了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

当仇恨和欺骗使人们变得凶恶狡猾的时候，你可以想想，我的使命有多么艰难，多么沉重！

而我必须努力去完成这些使命，才能不辜负上帝为我显示的奇迹奇能，不辜负天门大开后飞翔而下的一只又一只神鸽，不辜负终于为教义而牺牲的约翰先知，不辜负我的最美丽最纯洁最无瑕最善良最神圣的母亲！

四

去年初冬，我到地处东北欧的一个友好国家访问。这个国家的计时传统是向巴黎靠拢。

虽然他们的国家与法国还有漫长的距离，他们的首都与法国实际时差近一个小时。这样，冬季，每天早晨不到六时（实际似是不到七时）天就

发亮了，而每天下午不到三时（实际似应是不到四时）天就大黑。

这一天，我在这个国家旅行，上午坐了很久的车，又参观一些教堂和博物馆，而这些教堂和博物馆是没有取暖设备的。为了仪表，除了西服、衬衫、领带以外我没有穿同胞们冬季喜穿的棉毛及毛线衫裤，而我的大衣也是轻薄柔细型的。这样，我一直冻得四肢发麻。中午一时三十分，好容易到了目的地，到了一个贵族遗下的巨大城堡，饥寒交迫。午饭时喝了不少香醇的伏特加酒。饭后，倒头便睡，也不知睡了几时几刻，被叫醒开始参观。夜色如墨，石径坎坷，而我睡得如醉如痴，醒也醒不转来，看看腕上旧表，不过是下午三时一刻。

我的感觉却是深夜梦游，忘却了此身何处，此刻何时。

参观的第一个项目是神像馆。当年富可敌国的庄园主人，威严显赫的贵族不惜重金在全国搜集古老神像。有画在玻璃上的，色彩艳丽。有画在木板上的，逐渐剥落。有画在羊皮上的，古色古香。有画在墙壁上的，粗犷稚拙。各式各样的耶稣，各式各样的十字架，包括加一个短横的十和十十字架。耶稣钉在上面，垂下头，伸着被钉死的胳膊欲拥抱世人而不能。

他的头上有荆冠也有圆光。他的两手、胸上、脚上都流淌着鲜血。这些神像画得风格不同，有的天真，有的圆熟，有的崇高，有的亲切，有的更像人，有的更像神，有的显得年轻，有的显得苍老。众多的耶稣，众多的十字架，众多的流淌着血的胸口一起向我涌来。

我震惊。我努力想象，努力理解这钉上十字架的故事。

与后来参观的其他物品相比，包括这个早已归天、并无后裔的贵族拥有的金银珍宝、各种艺术品、特别是令人叹为观止的豪华的上百辆各式马车（哪一辆都比奔驰、雪佛来、尼桑气派），还是这些神像更触动我的思绪。整整一夜，我似乎处于流血的耶稣与钉着耶稣的十字架的重重包围之中。我写了一首诗：

你被钉在十字架上
永远也不得下来
你垂下忧伤优美的头颅
永远也不得抬起来
你被崇拜又被出卖
不得复仇也不得感戴
你流血你疼痛你怜悯你死去
没有一声表白
你被绘画被雕刻被解释被误会
全部承认全部接受下来
你带来希望带来失望带来怨恨
体应允一切理解一切原谅一切
你没有请求没有希望也没有命运

五

耶稣是怎样上了十字架？

根据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与约翰福音等的记载，通常认为是这样的：耶稣在他的门徒们的跟随之下到达了耶路撒冷，一路唱着：“赞

美上帝，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他赶走了圣殿院子里摆摊做买卖和兑换外汇券的人，他激烈地抨击专门搞形式主义的三忠于四无限的法利赛教派，并预言“人子”将要驾着云彩（一种相当东方的方式）前来，审判耶路撒冷。

这使当地的罗马巡抚（或译总督）十分震惊。一群狂热的人宣称耶稣是弥赛亚，是先知，是耶路撒冷王。耶稣的弟子甚至拚命争取紧挨耶稣的左右手位置，像争夺充任左丞相与右丞相一样。地位，对于人间与非人间，原是同样的重要啊！这对于罗马帝国和当地的社会治安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已经取得了祭司地位的传统的宗教教士更是对耶稣恨之入骨，怕得要死。他们宣称，他们是被迫迎战的，他们被迫奋起反击，与耶稣这个木匠的儿子势不两立。他们呼吁巡抚府的干预，不断向总督告急告警。于是，经过周密策划，巡抚彼拉多用30元钱买通了耶稣的第十三个弟子犹大——或译茹达斯。伪善的茹达斯与搜捕者定下暗号：“我与谁亲吻，谁就是觊觎耶路撒冷王位的危险人物耶稣”……后来，耶稣被捕，钉死在十字架上。而犹大，也因为受到舆论及良心的责备而自缢身亡。叛卖者绝无好下场！

波兰的一位现代小说家，请原谅我一下子记不起他的名字来了，写了一篇虽非翻案却也骇人听闻的故事。他写道，历史——或宗教、或命运、或其他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威严力量——需要犹大，却没有一个人肯扮演这样的角色。最后耶稣愤然慨然地与犹大换了头套，结果，被钉死的，其实是犹大……

对福音书的叙述，我是尊重的。对于小说家的假语村言，也可不必认真。但是，这些毕竟只是表面的与外在的过程。我的耶稣，就是说我所理解所设想的耶稣对我说：

你愿意上十字架吗？

我一次又一次地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连年战乱和饥荒之后，人们是怎样地恐慌万状、无着无落呀！一个教士又一个教士向人们应允天堂和灵魂得救，当人们刚刚皈依，却又被告知他们的道袍下露出来了尾巴。每个人对其他人不满，却无法不让别人对自己不满；每个人都感到别人的欺诈卑劣，却没有能力不对别人欺诈卑劣；每个人都感到别人在堕落，却无法停止自己的堕落。古老传统的清教徒式的洁净规则，愈来愈显得像是讽刺。传说和故事中对于古朴民风的描述，更使人们慨叹世风的日下。唱的调子愈高，人们就愈不相信。空话讲得愈多，人们就愈卑劣。最后连那最起码的真诚与道德似乎也失去了信用，只有赤裸裸的野兽一样的自私倒是实实在在的了。人们普遍认为事情不可能老是这样子，早晚会发生变化。弥赛亚会到来，通过上帝的干预，人们将获得伟大的拯救，上帝的统治权将获得普遍的承认，他的公正的意志将在人们的心中 and 生活中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在这样一个充满和平、正义、道德、繁荣的世界里，罪人们是不被接纳的。弥赛亚到来之后，将进行伟大的无所不包的全面审查与清理，像在麦场上扬麦打麦一样，成色十足的黄金的麦粒将会留下，而秕糠将会被淘汰。比淘汰还要严重的是，这些罪人秕糠将被天火烧毁，烧个干干净净，永不得再行投生，叫作永世不得翻身。

最大的恐惧在于，谁都希望自己是黄金的麦粒，谁都没有把握自己不是罪恶的秕糠，靠德行做麦粒而不做秕糠吗？谁的德行又是十全十美的呢？判断德行的标准又是什么呢？如果你在安息日去帮助一个有难的人，去工

作，究竟是美德还是恶德呢？当你自以为是维护了自己的麦粒成色的时候，焉知道不是误入歧途变成了秕糠或者准秕糠呢？

只有我，只有我一反那些苛刻的、恶狠狠的，充满繁文缛节的教士的威慑之道，恐吓之道，讹诈之道，提倡仁爱，提倡谦卑，提倡虔敬，提倡宽恕。当人们恶狠狠地相互斗红了眼的时候，当他们把压倒对方看得比维护自己的生命还重要的时候，我伸出了和解的手。我说：

我们都是有罪的。所以我们不能责备旁人的罪。我们都是该当挨石头的。所以我们不能抄起石头砸那犯了淫罪之人。赦免那有重罪之人，比赦免那只有轻微错误的人还有恩德。当你的兄弟说了你不爱听的话的时候，你再去说他，不是永无和解之日了吗？即使你能得到一时的上风，一时能够是永远吗？即使你一时退让了，退让能够是永远吗？你看着别人是秕糠吗，焉知别人看着你不是秕糠呢？你们互相宽恕了，我便宽恕了你们。你们的一切罪恶，我愿意独自承担。为了让你们生得好一些，我宁愿被钉在十字架上。

人们相信了我，从我的话里得到了希望。大弟子彼得对我说：夫子呀，你就是弥赛亚，你就是基督呀！我说，这话可不得告诉旁人。但信徒们都这样说，从窃窃私语到闹闹嚷嚷，众口一声地说：“他是基督，他要为了我们上十字架！”

你为什么还没有上十字架呢？如果不上十字架，如果和众人一样地饮水、穿衣、吃未发酵面饼和羊羔肉，如果和众人一样地在夏天的烈日下流汗在冬天的寒风中发抖，那还有什么区别，有什么神圣，有什么发言权和感召力？

我必须上十字架。从我出生的那一天起，这就是我注定了的命运。早在我们的民族我们的部落我们的原始宗教传说里，已经预言了弥赛亚的死。然后复活了，坐在上帝的右边。复活的前提是死，是钉在十字架上。不死也就没有复活。不死也就没有神圣。不死也就没有信仰。一切的信仰，归根到底是对死的信仰。不论通过谁的手，不论通过叛卖还是举荐还是个人申请自愿，不论通过招标投标还是通过统一密封卷考试，不论通过怎样的具体途径，要上十字架！这才是最重要的。从五岁的时候，从听到《圣经·诗篇》中关于弥赛亚之死一节朗诵的时候，我已经知道了，别无选择。

你到底要什么？你别无选择！

问话是苏联作家柯切托夫长篇小说的题目。答话是中国青年女作家刘索拉的中篇小说的题目请把它们联结起来。

六

那是一个盛大的典礼。

军乐队、民族民间乐队和电子合成器奏着赞歌，观众人山人海高呼：我——们——得——救——了，然后是有节奏的鼓掌。白发苍苍的老人为我默哀，向我行跪拜礼。老妇人用她们深沉诚挚的歌声为成千上万的妇女的嚎啕大哭伴唱：

你为我们受苦，
你为我们受洋罪，
如此多的人不识好歹，
好心换来了驴肝肺！

天晴日朗，微风徐徐。全副武装的卫队簇拥着我登上十字架台。这一刻无比辉煌。我的脸上呈现着神秘而骄傲超凡的微笑，我的步履从容，四肢舒展，达到了绝佳风度，因为别无选择而大义凛然。我确实看到了，天使在广场上飞翔。天使围绕着我飞翔。

罗马总督彼拉多向众人说道：“今天是逾越节的第二天，按照惯例，我们可以释放一个囚犯给你们，请公民说话，释放谁呢？”

我的耳边轰地一响。莫非会释放我？依公众对我的爱戴，他们一定会要求把我释放的。

那么，我自幼的茹苦含辛，圣母圣父的教导，我的一切德行，一切禁欲主义，一切奇迹，一切对于道的领悟和宣讲，我所奋斗终身的使命，我的仁慈与我的形象，我头顶上的圆光，我的纯洁无瑕的档案或者用英语喜欢用的说法叫作“记录”，特别是我对于那些无知无识、诚惶诚恐、易喜易怒、多疑多惧、自利自私、攀风攀势、摇来摇去的人们的同情、怜悯与宽宏的饶恕，又将怎样表现出来？如果我来到十字架前，又被赦免，平安地走下台来，眼睁睁看着另一个杀人越货的强盗英勇就死，看着一个得不到崇拜，找不到自己的死亡的意义的强蛮的血肉之躯在刹那间变成血尸，我的上十字架岂不成了一场沽名钓誉的骗局，如果我被释放，经过这么一番大折腾以后晚上照旧饮水吃肉洗脚睡觉打鼾，现在这些为我流泪向我膜拜的人如何能再相信我的仁爱我的苦心我的关于宽恕的教导？教育别人宽恕的人是最难于得到宽恕的。因为要别人宽恕，就把自己摆到了高于一切的地位，摆到了圣人的地位，摆到了再无还手还口之力的不设防的地位，于是你便变成了众矢之的。宽恕是困难的，让斗红了眼的人宽恕比要他们的命还难，他们不愿意宽恕不能宽恕，他们就更要睁大眼睛看你能不能宽恕，你能不能容忍。简单地说，如果罗马总督彼拉多将我释放，不出十天，我的忠诚信徒们就会把我凌迟处死活埋。

但我又想，如果真的放了，该有多好！走上十字架台，我才想到我还有许多话没有对信徒们说，还有许多道理没有思考透彻。宗教探讨的是通向天国之路，是永远地摆脱人间的罪恶贪欲粗俗之路，而宗教是为人间而准备的。没有人间，又在哪里宣讲宗教？又从哪里走向天国？我爱的是谁人？我怜悯的是谁人？我宽恕的是谁人？我准备为之而受尽一切苦难的是谁人？不正是这些血肉之躯，这些肉体凡胎的众人吗？当我死去以后，我还能爱他们吗？我还能超度他们吗？我还能为他们而流泪并接受他们的崇拜和忏悔吗？当我复活以后，我还是我吗？我还能以肉身与众人的肉身通消息吗？

我心乱如麻，但是我还是狂呼大叫：不要释放我！

众人大乱。有的喊着我的名字，喊着把我释放。有的喊着我的名字，喊着我应该牺牲。

又有人喊着我的名字，说：“他是个骗子！别让他钻了空子！”又说：“他太精明了，这是他的法术，他要左右逢源，两面三刀！”又有人喊着我的名字，说：“他是为了我们！我们这些瞎眼瞎心的臭驴子！”于是开始了骚乱和武斗，人们大喊着“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杀死一个够本儿，捅死两个赚一个！”

于是彼拉多总督威严地宣布：根据大家的意见，我们决定释放著名囚犯巴拉巴！严惩自称基督、自称犹太王的耶稣！

于是喧闹起来，有的鼓掌，有的跺脚，有的欢呼，有的嚎啕，有的吟

诗，有的唱歌，有的长叹，有的大骂。精彩段落有以下一些：

你求仁得仁，死有余幸，
我们羡慕你的盛名光荣！
又有：你得了便宜卖乖，
反说为了我们，
我们何劳你的操心，
多管闲事？
又有：明明是血肉之体，
偏偏自为神圣，
你是悲剧中的英雄！
你是闹剧中的大虫！
又有：仰望苍天，
且问巴拉巴与你，
哪一个更实惠，
哪一个更带来效益？
又有：痛苦是爱的真谛，人生真谛，
你的痛苦是人类爱的载体！
又有：我们永纪念你，永远纪念你，
这纪念又是何等卑鄙！
又有：是象征便有永远的意义，
是永远的形象又何问效益？
又有：是一个惊叹号也是一个问号，
是文化现象又何必穷追根底？

七

在第一个钉子钉进我的左掌的时候，我立即痛昏了过去。

原来是这样疼痛：比我预料的还要痛得多！

当钉子钉入我的手掌，一阵锐利的痛楚使我大叫，我的手掌在撕裂，我的全身心在撕裂。叫声还没有冲出喉咙就被我压了下去！我已经浑身冷汗，两眼发黑，却深知这不是叫苦的时候，我没有叫苦的权利！我不是想感动众人吗？不是要为众人牺牲吗？不是要看到和解与仁慈的光辉照遍寰宇吗？我又怎能像俗人一样地哭喊呼叫呢？就在这一瞬，我听到了铁钉劈钻骨骼与脆骨的碎裂声，我昏晕了。

当铁钉钉入我的右掌的时候，我醒了。

冷汗变成了热汗，颤抖变成了烘烤。我的全身在燃烧。我的两只手已经不是手，而是火苗。

就在这个时候一位貌美的女子不顾行刑者的鞭打与推搡扑到了我的脚下。她的长发秀美齐腰，她大哭着亲吻我的皴裂的双脚，她的嘴唇温热柔软纯洁，她的眼泪淋湿了我的双脚，她用秀发擦去眼泪并擦净我的脚。她哭喊道：“啊，吾主！你是普度众生的慈航，你是博爱众生的人子，你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应允！你能不怜惜你的可怜的女儿吗？你能听任我那狠心的郎君负心骗我吗？我纯真而又热情，十六岁便给了他我的少女之身！而他现在，为了功名利禄移民新大陆，打着刷新观念的招牌，走上了陈士美的罪

恶的旧辙！啊，吾父，你能死而复活，你能令跛子走路参加百米田径赛又能令盲者重见光辉去天文台观测星云，你能在水面上行走又能令老者返老还童长出一口新乳牙，你能不用伦琴射线而用肉眼扫描人体内脏并确诊病变又能不拆开信封而阅读并改写折八道弯而又封得严严实实打上了火漆羽毛的信件，你能不打开软木塞塑料盖商标封签而取出药瓶中的药片又换进新药片，你能使水变成酒使酒变成水使这一杯酒变浓又使那一杯变淡，你能取出人血中的恶变癌细胞任意增删一个人的阳寿，所有这一切奇迹只存于你的一念之间，你的功能无边没有人敢不相信！你曾经被邀请做过多次示范并受到重点保护，难道你拒绝你的女儿的请求，就不能帮助她免遭被玩弄被欺骗被玩弄被遗弃的命运吗？”

我心如刀绞。想不到一个如此貌美多情令世界为之动容的女子却受到了负心者的凌辱！

我真想随她去找那位负心的郎君，用言语的狂风暴雨向他轰炸，我真想用耶和華用摩西用释迦牟尼用阿尔卑斯山和尼罗河和幼发拉底河的名义诅咒他的无义！我将带着我的信徒我的听从包括所有对我感到好奇的人，以及怀疑我钉我的梢录我的音搜集我的黑材料的人，我也要带上他们，他们也是捧场，他们也为我增添声势气氛，我们要一起去质询去听证辩论去批判去维护人类的尊严和弱者的权益，我要揭露伪善者的虚伪预言他的下场像预言地震、艾滋病、世界大战与森林大火！我相信我的权威我的成功我将会重新看到这位不幸的女子的笑颜如桃花怒放！

然而不能。我的两手流血如火烧。我已经开始被钉死了。

又有一个胡须花白的老者向我走来，他神色严肃不苟言笑。他稍微有一点发胖，两眼带着杀机，很像荒野上的狼眼。他毫不谦卑畏惧地走过来，一把把女子拉开，连施刑者刽子手也不敢干涉。开始，我还以为他是带着最致命的大钉子的主要行刑官。然而他来了以后向我行举手礼，虽然他没有戴帽子。他嗓音洪亮地喝道：“听了，耶稣！我才是真正的正牌信徒！我不但是信徒而且是卫士，不像刚才那女子，她虽是信徒却不是卫士！我每天都念你的名字，重复你的话语，有时一天重复32次！你本来应该降福给我，只要你长眼的话！谁想到你有眼无珠却降福给我的邻居！我的邻居比我小十几二十岁，不提你的名字也不祷告你的言语，遇到不相信不郑重的人他也不去跟踪不去报告不去重炮猛轰，而且，他还爱喝酒爱打扮还写过一首无人能读懂的爱情顺口溜！我造了二层楼房，他居然后来居上造了三层楼！在我居住在二层楼顶的时候他还住桥洞呢！他居然敢盖三层楼！居然有一班无知小民为他盖房！我一怒之下盖到了五层，我是五层楼，比他的高两层！你本该保佑我的五层楼房天长地久固若金汤才是！而你好糊涂！你竟叫我的五层楼塌掉了，刚起来才没几个月！而且砸死了我的爱子！我的爱子长着多么鬃曲的头发！呔，耶稣！快发挥你的威力让我的扬扬得意的邻居的三层楼房倒塌！如果他的房倒塌不了你就发动一次地震吧！断层地震，不容含糊！砸死他！砸死他！即使陪着一百人也要砸死他！”

这话听了，真让我怒火中烧！我多么想指着他向人们示众！看啊！这是一个伪善的法利赛人！他又愚蠢，又自负，又奸诈，又狂妄！他嫉妒比他年轻的邻人，妒火遮蔽了他的眼睛，使他充满了虎狼之心！对于这样的人，自私自利都谈不到，他并不要求利己，却一心只求害人！多么可怕的思想，多么可怕的意愿，多么可怕的言语！为了嫉妒和伤害他不服气的一个邻人，

他竟祈祷上苍禀告上苍发作一次地震！他竟不惜把千百人送入坟墓！他竟不惜破坏和损毁多年来辛辛苦苦积累建设起来的一切！他竟惟恐天下不乱地表不震！他惟恐民主和谐的气氛会继续保持下去！尤其殊堪痛恨的是，这样的恶人竟自命为我的信徒，竟打着我的旗号！用那些虚假的繁文缛节，用那些虚假的不厌其烦不知羞耻的重复来证明只有他最忠于我，只有他得到了我的真传，似乎我真的给了他什么祖传衣钵专利许可证！呵，呵！连犹大也做不出这样的事！他告了密，然而他受不住良心的责备，头一天晚上他已投环自尽！呵，呵，伪善者比大恶者还要大恶百倍！肥头大耳的狼种猪比混吃蒙睡的约克夏猪与尖牙尖嘴的荒原野狼还要可恶百倍！像这样的丧失了善心爱心公平谦逊的坏人怎么可能是我的信徒！他从做人的根本原则上就与我和我的真正的门徒背道而驰！不要听他的……

然而我没有喊出一声来，我更没能够下来。请记住，上了十字架的就别想再下来。我的两掌已经钉死。我的舌头已经麻木，我的声带已经松弛，它再也颤不动空气。而且，就在我震怒的时刻行刑者抄起我的右脚擦在我的左脚上，用一颗特大号的铁钉刺入我的右脚背，一锤，两锤，钉尖穿透了右脚扎入了左脚背，就在这个时刻，我再次昏了过去。

八

不知道过了多少天，反正我醒过来了。我的形象已经完成。我的头颅下垂，又忧伤又优美。我的完全张开的手臂好像等待着准备着拥抱世人。两颗残忍的钉子使我的两臂永远弯不拢。我的姿势永远是欲拥抱世人而不可得，而不可能。我永远完不成对世人的拥抱。我的肋骨上流着血。我的依稀可见的肋骨充满了一道道一重重人类的痛苦。这种痛苦是这样丑陋。

而这种丑陋又是这样痛苦。我们为什么要生出这样丑陋而又痛苦的肋骨！它又是那么娇嫩，那么容易折裂，它是那样虚假的防线！唯一可取的是我的两条被钉死的腿！我的腿即使瘦削和被钉死，它们仍然是颀长的、有力量、有韧性的！它们走过了多少艰难的路！走啊走啊，向着天国，向着仁爱，向着宽恕，向着团结和欢乐！我坚信有这样的仁爱欢乐的天国，我的信徒们坚信跟着我可以抵达这样的团结宽恕的天国，我的腿从地上走上了十字架，这是无限大的一步，这是永远也走不出走不成走不完的一步，然而我走出了走到了！

我再也不能走也不需要走了！

然而我又醒过来了。周围不是天国。没有祥云，没有酒一样的神泉，没有张着翅膀飞翔的天使，没有天父，没有孔雀和仙鹤，没有上天的宫殿……只有尘土，只有风沙，只有忽大忽小，忽冷忽热，忽香忽臭的空气流动，只有此起彼伏的声音喧闹，只有一片一片陌生而又熟悉的面孔，忽而联结成块，忽而又各自分散。

我听到了赞美诗：

呵，光荣！呵，仁爱！呵，痛苦！

一切归于我主！归于我主！归于我主！

他为拯救我们而踏上了死途，

他死而复活，永是我主！

凡呼唤他的圣名的都将得到保佑，

凡祈求他的圣意的都能得到垂顾，
凡迷途知返的都能得到他的指引，
凡献身于主的都是他的生徒，
一切光荣，一切仁爱，一切痛苦！

赞美诗使我热泪盈眶而又无比酸楚。孩子们！天真而又利己的人们，其实，你们的罪恶并不会因呼我的名而自动淡化，你们需要的想要的祈求的一切也不会因呼我的名而自动得到！我该怎么样帮助你们？我该怎么样告诫你们！

与赞美诗的神圣音律声调一起，我听到了各式各样的祈祷：

给我金钱！给我富裕！给我幸福！

给我健康！给我长寿！

让病者痊愈！让亲人康复！

让我成功！让我升迁！让我得到！

让我如意！让我快活！

让我随心所欲！

我要爱，我不要恨！

我恨别人，我不爱别人！

判定我的冤屈，判定我的无辜！

判定他的罪恶！判定他的灭亡！

种种声浪混杂在一起互相纠结互相冲撞，如海潮如战鼓如万箭齐发如暴风骤雨。与此同时老的少的大的小的穷的富的男的女的向我涌来给我叩头向我伸手向我哭向我叫吻我亲我抱我舔我抚摸我，我又昏过去了。

若不是一声凄厉的叫喊，我还会昏睡下去。

“他是骗子！他是坏蛋！”多么尖利的，令人不寒而栗的叫喊！这声音甚至使我的痛苦的火烧火燎似乎冷却了那么一、两度，我不但感到燃烧灼烤，而且感到了冷冻！

原来是那个美女，她披头散发；两眼蒺藜，她指着我大喊：“他是一个无用的废物！他骗取了我的信仰我的虔诚我的祈祷，我本来以为他应允一切帮助一切做到一切，以为他是真正的先知真正的人子真正的犹太王真正的弥赛亚！结果，根本不灵！他只是个尸位素餐的偶像……”

一连串应和的咒骂声向我袭来！

我们不再受骗，我们不再上当！

我们认清了你不能带来吉祥！

我们不再上当，我们不再受骗！

我们认识了你会带来平安！

说呀，说呀，说呀！

说什么你法力无边……

却为何连自己都救不了，命归黄泉？

哈、哈、哈……

他们跳起了魔鬼的舞蹈。参加跳舞的有我的行刑者。他们一面跳一面指着我的手我的脚我的胸我的钉子扬扬得意。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一位皓首银须的学者模样的人用低沉有力的声音说道：“按照东方哲人的说法，叫作不可尽信也不可不信。还说过，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就是说，你们相信他是先知，他就是先知。你们相信

他不是先知，他就不是先知……”

“胡说！诡辩！废话！两面派！老狐狸！折衷主义！放屁！”

人们喊了起来，不知道谁在喊谁，也不知道这喊叫与我有何关系。接着，我听到了各种议论！

“这是鸦片！这是毒品！它麻痹我们的意志，污染我们的心灵，用虚伪的关于天国、关于永恒、关于灵魂得救与彼岸的幸福空谈来掩盖今世的种种弊端，取消此岸的艰苦奋斗，打倒它！揭穿它！批臭它！”

“这是人类心灵的向往、创造和依托！连同他的血与他的命，他的头颅与他的十字架，这是象征也是警告，是善的归趋也是恶的挑战，是刺向每个人的良心的万把尖刀！是伟大与崇高的精神的载体！同样，又是残忍与罪恶，是人类自身制造出来的痛苦的直观！”

“这是一个沽名钓誉的人的成功之路！他的含辛茹苦，他的节衣缩食，他的博透宽恕，他的禁欲主义，全都不过是一种策略，一种狡狴，一种刁买人心的刘备摔孩子式的谋略，一种吃小亏占大便宜的棋路子！天下哪有好人？天下哪有神？所谓好人，只不过是些酒囊饭袋弱智者！真正的哲学只有一种，那就是狼对着狼，你想吃我么？我还想吃你！”

“其实他和你和他和我和她一样，他就是他，也就是说，他什么也不是，也就是说，历史让他是啥他就是啥！”

“无论如何，他是一种理想，是善的大成。不能正视现实与不相信任何理想，不相信恶与不相信善，起码是一样糟糕！”

“誓死捍卫！不准玷污！亵渎神明者千刀万剐！”

“根除邪教！还我正宗！正宗大统，异端绝不容！”

“你说他是假的，你上来试试！谁敢上十字架！谁敢接受四个致命的铁钉！”

“钉得好！死得好！钉得伟大！死得伟大！钉得崇高，死得崇高！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

一个彪形大汉，面如重枣，声如铜钟，身高是我的一倍半，体重是我的三倍，语言能力是我的1.5倍——他会说1.5种语言。他用1.5种语言宣布：“看啊，听啊，我们在求他！”

我们在告他！他们在跪他！我们在等他！我们望眼欲穿！我们左等右盼！可是他呢？他看也不看我们一眼！理也不理我们一声！动也不动一下！他拒绝接见我们！他冲着我们摆架子！

他居然摆十字架架子！他赶情好了，他成了功了，他上了架子，他他妈的神气了！可他给我们谋的福利呢？他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有大苹果吗？有人参鹿尾巴枸杞维他命E吗？有金刚钻石玛瑙猫眼狗洞吗？有猪蹄儿吗？所有的好处都自己吞了！

请问，没有我们集体的推荐他上得去吗？”

没等他说完就被众人推了下去，上来一队女人拖住我乱吻，七嘴八舌，有的是丈夫久病忽愈，有的是儿子长出了门牙，有的是卖鸡蛋发了大财，有的是房塌而幸存……她们说这一切好事都是由于我。

另一队人向我啐唾沫，因为自己脸上长癣，因为死了爹，因为母鸡打鸣却不下蛋，因为房屋漏雨，因为脚趾湿痒并且出汗过多。因为写得比罗贯中和曹雪芹和鲁迅还多，而读者和文艺部门的领导人却不识真货。

我只想问一句话：请离开我。请保持平静。请让我一个人静静地完成

神圣祭坛上的盛典。

我只想说，你们的每一句话都是一枚钉子。我将死于你们的钉子下。你们的钉向我的灵魂、信念、心愿的精神的钉子，比钉住我的身体的铁钉还要可怕。钉上铁钉的基督是可以复活的。钉上铁钉以后三天将会发生地震，日月皆蚀，一片黑暗，教堂坍塌，坟墓崩裂，神殿里的帐幔也一分为二地裂开。许多已死的圣徒将随我而起，走进圣城耶路撒冷向许多人和动物和石头显现，能做到万兽起舞，石头呼叫。使我的声望更加增长。

但复活以后怎么办？能不怕流言么？能不被认为是假复活真骗术么？能应允一切人的相互矛盾相互冲突的祈求么？会不会逃到深山里去，宁可与狼虫虎豹为伍呢？而那那样的落荒者，又怎么能成为耶稣复活的证明呢？

到那时候我自己将不相信我是自己。

九

拟《新约·启示录》

基督差遣天使向他的仆人约翰显示这些启示，读这本书的人有福了！相信这些事并从中得出谦逊的结论的人有福了！

我看见宝座的人的右手托着经书，经书内外写满了英、法、中、俄、西（班牙）、德、阿（拉伯）、土（耳其）文字。用七个金印把经书封得严严实实。我又看见托塔李天王大声宣布：“有谁有资格享受这些书卷呢？”

天上、地上、地下、外层空间与外星人中，没有什么人配打开这些书卷的，没有什么人配懂得这些书卷的

……”

人们哭泣起来。于是，长老中的一位长者说：“不要哭了，以昔在、今在、将来永在的全能的主的名义，请女士们与先生们注意，从地球村东半村华人社会中涌现的牛魔王阁下已经打开了书，它揭开了七个金印！”

于是出现了四头牛，威威武武，高高大大。由于四头牛同时吼叫，同时发表演说，因此即使调来外国语学院的全部教授也听不清。最后，还是依靠公元四八四八年才能造出的超前式电脑，才分析（谁知道分析得对不对呢？）出来：

第一头牛说：我的祖上，是真正的牛魔王！我的原配太太是赫赫有名的铁扇公主！铁扇公主曾经在国际星际选美赛上被提名为艳后！只是由于我们不忍心给评选委员送小牛肉汤喝才未正式加冕！而她的三围比例是九比一比十三，您上哪儿找去？玛丽莲·梦露也不灵啊！

我的二房是狐狸精，她是星云际迪斯可的士高比赛的冠军，差点得了诺贝尔奖！我的三房是兔子精，它不但吃草而且喝南非产的咖啡。还有成千上百的甜心蜜糖情人，心上的伴侣呢！

你们连想也甭想！《致我爱过的所有姑娘们》，这首由金奖获得者胡里饮·衣得里斯亚斯演唱的歌曲的思想情感模式，其实都是从我这儿学去的！所有在国际专刊组织登记的新发明新技术都不过是实现了我的思想的千分之一！就说这个歌子，第一小节与第二小节，升C与降B音符的唱法，全部来自我爷爷我家族！在我们提供皮革为小姐们做马靴的时候，他们那些人还没学会穿裤子！我咳嗽一声风云变色，我往地上坐一个窟窿，我放个屁就可以打通上脉，变成隧道赛过十万穿山甲！我的祖上那时候包一次宴会就用了半

打行星上的黄金！您瞧瞧，真是没了治了！我一会儿说是我祖上我爷爷一会儿又干脆说是我，你们别钻空子！我的爷爷不是我爷爷，莫非是你爷爷他爷爷她爷爷外国人的爷爷不成？我的祖上就是我！

第二头牛说：除了我，谁能拯救罗马，谁能拯救巴比伦，谁能拯救雅典和马达加斯加？我能够预报地震，我能够预防火灾，早在重庆飞机失事以前我已经指出，航空管理处存在着问题！早在波斯湾出现紧张局势以前，我已经揭露了海湾国家间的矛盾的危险性！我可以防止星球大战，我能教会正当的正确的最佳的做爱方式并从而从根本上消除艾滋病！我能使所有的穷人搬进五星酒店使所有的乞丐当总统！我能叫所有的母牛不但提供牛奶而且直接从她们的乳房中挤出法式干酪与丹麦式白脱！

我能令所有的公牛尿出啤酒，使所有的小牛屙出金银首饰！我能拉长男子的身高缩减女子的肥胖！我能令北极温暖如春令赤道凉爽如秋！我能令猫与老鼠拥抱接吻而不传染肝炎！

但只要听我的，必须听我的，不听我的便是愚蠢横蛮智力退化别有用心！

第三头牛说：过去的已经过去，现在的只是空谈，而我要告诉你们的是明天！昨天已经古老，今天即将进八宝山，令人鼓舞的正是明天！明天啊明天我的一切都是为了你，你的一切全都属于我！明天我们将生活在苹果园！明天我将给全世界的黄牛水牛公牛母牛犊牛发放强化维他命青草！明天每个牛发十五个配偶两个池塘一条戏水长江！明天将不需要耕地而燕麦将成垄成行排成长队碎如粉末吸入我们的重瓣胃，明天我们将长出翅膀，与波音七四七颀颀赛飞！明天我们将征服大海龙王亲自向我们献花篮并且把它老龙家的十六个女儿分配给我们……只有跟着我才有明天！目有旁瞬的死无葬身之地！

第四头牛说：快走吧快走吧！让我们调动工作到牛的王国去吧！只要坐上三天三夜火车三天三夜汽车三天三夜飞机三天三夜轮船再加三天三夜多级弹道火箭，我们就会到达牛的王国！到达那里以后就会发现，那里的巡捕衙役全是牛而人关在畜栏里！屠宰场上不再用人宰牛而是牛宰人！田地里不是牛拉犁而是人拉犁虎拉犁猫拉犁而牛兄牛弟坐在地头喝人头马白兰地！不是人考“托福”而是牛考“托福”，凡是考中的一律送牛津大学博士生院！那时的奥林匹克大会全部由牛当裁判！那时的交响乐才盖帽呢！动牛肺腑，感牛泪下！那时的文学刊物上发表的全是牛小说牛诗歌牛评论，到那时候我将抛出我的孕育多年的震聋发聩的学术论文《红烧与清炖哪个好？》，我将被推崇为独一无二的思想家……由于牛的影响连人都长出了牛角！

四头牛这样吹完了又互相吹，甲吹乙复吹丙捧丁，乙捧甲复吹丙吹丁，丙吹乙捧甲吹丁，丁吹丙吹乙捧甲。请计算一下有多少种排列组合。

排列组合的吹完后又互相顶斗起来，互相揭露儿时丑行并认为对方应该先挨一刀。在出路问题上都推荐对方红烧，大体认为红烧要放酱油放蕃茄酱放葱姜蒜花椒八角咖喱，焖在高压锅里将给对方带来更大的痛苦，给自己带来莫大的喜悦。

他们愈顶愈厉害，愈斗火气愈大，愈发脾气就愈显得神气，角入肚皮角入后臀角入脖项角入心脏，互相抵住谁也不动，然后后蹄乱踢，捕风捉影，奔尘作烟。它们互相顶撞扎出了血，血流在地上，使所有的兽一见、一闻、一接触便发疯发狂，便又吵又闹又吹又打直吹闹斗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

飞砂走石山崩地裂，它们便都欢呼自己的胜利。

然后他们都累了。趴在地上喘气。给草也不吃，给水也不喝，给鞭子——哪怕是捅刀子也不躲。而且都埋怨自己上了当。

接着，我看见一只兽从海里爬上来。它长着十角七头，角上戴有十个冠冕，七头上写有褻渎的名号……所有地上的居民，名字在创世之前没有登记在那被杀羔羊（指基督，王按）。

此段据朱维之主编的《圣经文学故事选》写成）的生命册上的，都要拜它。

凡有耳朵的，都应当听，掳掠者必被掳掠，杀人者必被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在于此。（王按：不含糊。）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向那七位天使说：“他们去把上帝的忿怒从那七个碗里倒在地上……”（王按：

以下的场面惨不忍抄。）

天使又指示我看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还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结一样果子。树上的叶子能医治万民！（王按：本草纲目！）以后再没有诅咒。在城里有上帝和羊羔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他们要朝见上帝，而他的名字要写在他们的额上。那里不再有黑夜，也不用灯光或者日光，因为上帝要光照他们。

阿门。

1979年88年6月

一嚏千娇

—

最初萌发写“这一个”的念头是十年以前。那次我有机会与一位可敬的著名中医打交道。老中医给父亲看病，后来就认识了我，而且说什么他爱读小说。有一次，毫无道理地我们说起一位常在报纸消息中显露姓名的虽不算太大但确实很不小的人物。老中医说：“我给他治过流行感冒。他这个人，连打一个喷嚏都打得那么有风度。”

老中医的话使我失眠。“一个善于打喷嚏的人”，“有风度的喷嚏”，“风度翩翩话喷嚏”，“高雅的喷嚏”，一系列的小说题目杂文题目科研题目抒情朦胧诗题目在我的脑海中翻滚。很可能，这就是那个“烟土皮里纯”——灵感。很可能，这就是一个重要的启迪，又是一个契机。我不知道当年牛顿（或译奈端）看到苹果自枝头落下、瓦特注视水蒸汽顶开了壶盖、托尔斯泰从报纸的一条女人自杀的社会新闻上得到了写作《安娜·卡列尼娜》的启示的时候是否度过这样的激动人心的失眠之夜。

二

我开始梦见这个人，像梦见周公、孔丘、诸葛亮、我的小学老师与《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两部电影里的可爱的人物瓦西里。我梦见的

这个人有着瓦西里式的个头儿，胡须刮得精光精光。由于是梦所以有一个细节的明晰性与凸现性显然欠缺，即他的面孔的光洁究竟系得益于他的细心、勤勉、一丝不苟并拥有上好的剃须器具，抑或只是由于不长胡子。他的头发不疏不密不黑不白不燥不湿恰到好处。请注意，头发过密显得不拘小节和神经质。头发过稀则似是暗示心机太过或房事无度。头发太干燥当然是卑微低贱的表征，是历次运动中表现得不够理想的表征。而头发太油太润无疑会降低像他那样一位一直颇有地位而且拳拳之心中肯地认为自己有地位的人的威严。

他的头发应该是完美的。他的面孔偏大，方形，与他的瓦西里式的身材配合（撮合？契合）得很适宜。他的眼睛，呵，我甚至要说那是一双迷人的、女性化的、永远像星像月像湖光一样地朦胧着闪烁着眨摩着爱怜着的眼睛。如果这一双眼睛长在一个少女的脸上，你或许以为她时时在等待或者在寻找一个甜蜜的吻。但这到底是一双什么样的眼睛呢？只能说是双眼皮大眼睛。最后竟用这样鄙俗的语言形容我的梦中人，使我甚至怀疑地思考起现实主义是否真的有点不再行时起来。

三

有一位女同志，论年龄我应该称她大姐。她从小尝尽了生活的苦难，她从六岁就当童工，十五岁就成了地下党员。她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受过电刑，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可是解放以后，她因为爱说实话爱提意见又吃了半辈子苦头。那一年让她上石灰窑烧灰去。她推车推石灰石从窑顶摔到了窑下，居然囫圇着活了过来。我觉得没有必要描绘她的肖像，虽然详述长相有利于稿费——经济效益。有一次我们谈起一个人来，一个永远在报纸上红红亮亮的人来。大姐说：“过去报上发文章批评‘精神贵族’，我一直闹不懂啥叫精神贵族。只见了他一面，我就知道什么叫精神贵族了。”

大姐的话缺少逻辑也缺少形象思维，更缺少诗的意境与哲学的深邃。据说这叫直觉思维感悟思维模糊思维，这种思维如果和特异功能，和内功及针灸结合起来，将创造人类文明的新阶段。未免可疑。最重要的是，我没有弄清她的贵族与我的梦中人之间是否具有同一性可转换性可比拟性。梦与真实，这是哲学、美学、文学、心理学与神学的永远的秘密。

这样提出问题倒显得有点打高级喷嚏的派头来了。

四

当干冰——固态二氧化碳制造的无害人体的烟雾散去，紫红丝绒窗帘飘摇起舞，一声无字的合唱“啊……”于无声处渐渐激荡起来的时候，他出现了。

他的长方形的面孔上出现了矜持的笑容，这笑容没等你捕捉住业已消失。似真似伪。亦有亦无。全场的人已经起立。他迟到了。他从容不迫地不看任何人地脱掉了自己的大衣。他看也不看地完全在意识流的引导下走到在场众人中最重要、级别与职务最靠前的几个人面前，与他们握手寒暄。他走路的时候略略欠一欠前身，似有几许老态，更有许多尊严。他走路的时候略略扭动已经积累了一定的脂肪的屁股。腰板则是挺直与强硬的，似乎被一个

保护脊椎的不锈钢柱所固定。他走过来，两眼闪烁着含意不明的光。他开始与普通人握手。他伸出来的手冰凉，而且根本没有任何曲拢或近似曲拢手指的动作。他只是漫不经心地把四个手指伸给你，任凭你攥一下碰一下或者不攥也不碰一下。第五个指头亦即在从猿到人的变化中起了决定性的辩证飞跃作用的拇指离另外四指很远。使你不敢发生与保存接触这可望而不可即的大拇指的渴望。他的手那样颀长那样巨厚那样丰满而又那样软弱无力，碰到这样的软囊囊虚飘飘肉乎乎物体，你的心会骤然紧缩起来。你的手会拒绝并实在不敢对这样的高高在上的手认同。手的感觉与思维已经判定那手与自己不是同类物体，不具备交流达意有所表示互相触摸互相斗殴或哪怕是攥在一起掰手腕的任何可能性。手的感觉与思维相结合甚至已经确定了一种危险。即如果你认真地去握他的手，握过以后你的手一定不复存在——大概会变成一只下垂的空手套。

这又是一个新的不乏现代感的小说契机。描写一只手的故事。描写一个具有无限尊贵的骄傲的手。任何别的手与这只手接触后就自行消失。我保留以此为核心情节创作一部或数部，每部多卷、每卷上中下三册的巨著的专利。

五

尤其动人的是眼睛，就在你接受他伸过来的软手或竟至主动去握手的时候，就在你的手些微地碰到了一种冷冰冰的柔软的时候，他的眼光顷刻转向了别处。握手与问安的习惯常常给小人物带来尴尬。小人物偏偏最容易养成见人先握手问安的恶习。在过往的年代，笔者曾多次为这种尴尬而痛苦。但不要神经过敏，不要以为这里面有什么轻侮。避开目光，可能是一种羞怯，可能是一种独特的礼节，可能是一种洁癖。目光与目光之间可能会传染某种东西。呼吸器官的交流会传染上呼吸道感染、肺结核、肺鼠疫。消化器官的接触会传染肝炎、细菌性与阿米巴性痢疾。生殖器官是艾滋病四通八达的桥梁，活该！那么目光呢，医学科学家为什么不研究一下目光的碰撞、洞穿、契合将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比如说，放射线病、忧郁症与躁狂症、男女道德败坏症与小道消息传播症以及察颜观色见风使舵投其所好的病症肯定就是通过目光渠道而感染各处的。

他从来不看任何凡人。

六

绝对不应该排斥情节的生动性。说什么笔者提倡“三无”小说，提倡情节淡化，实在是不怀好意的硬栽。说什么我说过一声叹息就足以成为一篇小说，对这样的论者我连一声叹息也不给。当然，小说素材经过有经验的小说家的加工会成为曲折完整而又津津诱人的故事。

这是故事应该是这样的：一位著名的精神疾患医生——需要设计他的肖像、经历、性格、口头语和他的家人、友与敌，这些，都是小说家的惯技。一位著名的医生接待一位女病人——有门儿了吧？你想不想读下去？

女病人很有教养，很清醒。出身、教育、工作经历、生活经历、心理素质、爱情生活与性的方面，都无懈可击。她是一个比许多自以为健康的人

更健康的人。她之所以来看病是因为近日来，她时不时在睡梦沉沉之际突然从床上坐起，随便抄起一管铅笔或一把剪刀就往自己眼睛上扎，她有一种弄瞎自己的眼睛的冲动。只是由于她的深爱着她并对她体贴入微的丈夫（这样的丈夫在生活中太罕见了所以要着力写好）的诸多努力，才保住了她的晶莹的黑眼珠。最近，情况更加严重，发作更加频繁，本人也终于自觉到自己睡后有点什么不那么对头。于是，他们来看医生。“看医生”实际是英语硬译。

我坚信这是一个佳美的小说开头，完全可以这样写下去。可叹的是这样一个精彩的路子竟使早已不能代表新潮的笔者不好意思。羞怯是人类成功的大敌。

七

比如说人们聚在那里是在开会、在座谈、在听音乐、在等候发奖金……或者别的。他迟到了，他的到来使众人不安。终于，二十分钟以后一切照常进行，人们不再斤斤计较与他共处一室的困难。就在这时候，他突然站起来了。

于是全场惴惴。正在发言的人以为自己的发言不够检点，冒出了令体面人难以容忍的粗话。正在吸烟的人赶紧掐了右手捏着的香烟。正在喝茶的人停止了茶水的咽下，生怕水在喉咙处发出的庸俗的噪音会招致此公的不快。当然，他们也不敢把杯子放下把水吐出来。在弄清形势演变以前他们只能喝令时间停却，令水和心脏都停在原处不增不减，不升不降，叫作一切都冻结——定格在那里。

他走到衣架边，似乎不用伸手去取，大衣已经趋飞而下披在他的肩上。他的肩一抖，大衣一跳又落在他的身上。空大衣跳上与落下时都保持着原有的挺括与充实，只有位移却毫厘不差地保持着优美的造型，这似乎应该叫作“刚体”运动。仅仅抖这一下大衣就令小人物愧死，羞死妒死跟死学死你也学不会这一下。这里，风度的概念是远远不够的。这是一种气魄，一种天赋，一种快感，一种自信，一种清醒的醉意。全场都被这优美的举止惊呆了。

他披上大衣，走进了男厕。

八

有一位多坎多坷而又生性古板的老者与我想象的这个人或这种典型的人是好友。曾经是，战场上曾经互相救援。生活上不分彼此。学问上应酬切磋。他告诉我一件事，使我萦萦与心，耿耿于中。

那一年坎坷者遇到了坎坷，他被指责被误解被批评，他非常孤立，有口难辩，得不到一丝同情。一阵冲动之下他从一楼跑到了七楼，意欲一寻短见。关键时刻又萌生志，加以青年朋友紧急搂拽，他便没出什么意外。好言相劝恶言相批了一阵之后，他保证自己绝不再有轻生之念，而且据理论辩关键时刻还是自己拽住了自己，无劳各方费心打救。如果他当真跳下去，那也就早已拽不住了。如此这般，人们放了心，放开了他，他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回家去。

那时坎坷者与喷嚏者住在一个大门之内。“坎”住前院三间屋，“喷”住后面一个院。

狼狈如丧家之犬的“坎”在进入里弄之后忽听脑后有汽车轮之沙沙声。他回头望，认识，是“喷”的车。他看到了纱帘后面“喷”的高大优美的轮廓。“坎”喜出望外，一直想找好友谈谈，一直无颜去搅扰。今日碰巧在门口相遇。“坎”至少可以说一句：“老‘喷’，我心里难过，我想不通啊！”“喷”呢，或回答：“我还是了解你的嘛，不要想得太多嘛！”或回答：“真对不起，我一直没过问这件事，我们找个时间细谈谈好不好？”或者哪怕回答：“想不通也要好好想！你的问题很严重，你让我太失望了！”也算是一份心意，“坎”素来只喜诤友，不喜佞人的。

奇怪的是，汽车在离他还有十步左右的距离停下了，不再开过来。车门紧闭，车窗紧关，车帘紧拉满严，像死物一样地定在那里。老“坎”说，他当时还以为车突然出了毛病，他当时还想三步并两步跑过去帮助推车。忽然……

忽然他明白了，莫非是老“喷”在躲他，不肯见他！如果汽车抛了锚，总会有司机或乘者下来呀！

他等了三分钟四十一秒。这是他一生中受到教训最大收获最大的三分四十一秒。只是在这三分四十一秒之后，他才认识到自己是何等幼稚、脆弱、耽于空想清谈、于国于民于己无益……

他回了家，又过了一分半钟——好大的耐心——老“喷”严肃而优美地回了家。

九

按照加工后的构思，这个老“坎”不应该是游离于主题之外的召之即来的人。小说写作过程中随随便便地上人、随随便便地改换与确立他们的称谓，这实在是一种“花式子”。只有多写“天是高啊，地是厚啊，冬天多么冷啊，大海是无边的呀”什么的，才是返朴归真。

我曾设想老“坎”是女精神病人的叔叔。但是这样做有暗示他的或她的精神症状家族史的嫌疑。而老“坎”谈起往事时是面含微笑的。他的冷静、客观、沉着甚至使我怀疑是否确有其事。也许是受了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现实与幻觉分不清。谁越是声明自己忘了自己姓什么，忘了住在什么地方，忘了哪些是实有发生的哪些是幻想中发生的谁就愈有可能成为走向世界的文豪。

这样，我转而选择另一种安排，老“坎”是著名的精神病医生的妻兄，叫作大舅子。医生一次与大舅子谈起病例，注意，由于医德的要求，他并没有透露病人的姓名。

大舅子大惊，因为这病人听来极似曾在风度翩翩的打喷嚏者身边工作的小田。小田如今已是老田了。大舅子关心起这个病人来。一种莫可言状的关心。可以用老“坎”的坎坷经历说明他的富于同情心、爱怜心。可以用老“坎”的丧妻来说明他的一部分情感丧失了现实的依托。甚至，用时下长篇小说的写法，可以写老“坎”其实早就突然在一夜之间默默地、自己也无所觉察地爱上了小田。一颗没有发芽的种子……多么伤感、多么深情！因为坎坷，一切都沉睡了，一睡就是三十年！然后老“坎”热烈起来，行动起来，痛苦起来，欢乐起来：

啊，爱情，爱情，

你神秘的力量将一切催醒。
弗洛伊德式的人道主义。真是又新派又传统。

十

医师给女病人实行了催眠。

这里有一种惊心动魄的心理效应。人的心理活动，被一些人称为“内宇宙”的，我倒觉得更像一个深井。这里，层次的深浅，对于价值判断，并没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或许人们可以说，盖在井的表面上的木盖，井的水面以上的空气和井墙并不重要；但同样不能断言沉积到水底的泥沙才有价值。意志和理性统治着、却也协调着、平衡着每一个人。意志和理性可能成为一种压抑，制造出种种的虚伪和变态。但意志和理性也可以成为一种安排，成为一种光照，一种合情合理合乎智慧的聪明而又快乐的引导，制造出种种美和善的果实。因此，面对着失去了或暂时失去了光照的混乱冲突无以自解的人的意识的无底的潜流的时候，正像从山顶俯视深不可测的黑谷，我觉得恐怖，觉得头晕目眩，觉得会随时跌落下去不知伊于胡底。觉得燃烧的、冲突的、充满了一己的欲望并从而产生嫉妒、恐惧、凶狠、纠缠的深层意识实在令人不敢正视，觉得人的精神生活真是无限地痛苦。只有佛教的“悲”的观念，而且是先验的“原悲”观念，才能表达人面临失去了意志与理性的人的精神世界时的充满同情的、免死狐悲式的痛苦感受。还有乡村的牛群，当牛群放牧归来，走过早晨宰杀过牛的地方的时候，它们会那样悲怆地鸣叫起来，抖头跺蹄，颤抖不已。当然这是一种绝对的“原悲”。不是受到后天的薰陶、影响的结果

。

十一

女病人老田说：

眼睛，眼睛，他为什么永远匿藏着眼睛！他骗走了我的崇拜，骗走了我的热情，骗走了我的梦！我梦见他了，我看见他了！我与他一起跳舞，他唱着歌，他的嗓子就是管风琴！他在波浪上行走，他在天上飞，他在云端里向着我笑。我跑过去，我追过去，我围着他奔跑。

我玩丢手绢，他好像在追我，我好像在追他！我要向他献花，我要拥抱他，我要和他亲一亲。我要喂他吃饭，我给他系鞋带，我给他点烟。他撅起嘴角。那狗一样的嘴！狼一样的嘴！猪一样的嘴！他要咬我，嚼我的四肢和躯体！我爱他我爱他我爱他……我一辈子只爱他一个人……可是他骗了我，他是狼！他是狼外婆！他吃人！吃完了让我给他洗手，让我给他洗澡，让我给他洗脚！他让我给他干什么我都愿意干，我就是他的，我早就是他的了。可是他从来没看过我一眼！他从来没看过任何人一眼！他只看自己，看自己的手指甲、看自己的袖口、看脚丫子看脖子看屁股他老是看自己的屁股哈哈！你为什么就不看我一眼！我给他垫过钱！我什么都没有求过他。我死了我死了我是死人你们知道吗？就是那个人把我害死的他说他要帮助我就用一把刀子把我割了好几块还说这块怎么不好那一块怎么不好嚼了一下又吐出来还吐出好多痰我用手绢擦干净我只求他看我一眼后来他还说他为我很难过呢还为我哭了呢可他的眼泪不是从眼睛里流出来的他没有眼睛只有两个枪

管枪孔呀……

我不知道这一段是否有点拟残雪的味儿。

十二

鲁迅的小说《离婚》里用了不少的篇幅描写七大人打喷嚏的情形。农女爱姑本来是很泼辣有几分造反精神的，一上来还“小畜生、小畜生”地骂，大有“舍得一身剐，敢把老爷拉下马”的气概。但是，当七大人打了一个喷嚏又大叫了一声“来兮”之后，爱姑不由地慑服了。虽然小说里对七大人的喷嚏描写得不够生动细密，但是情节本身起了烘云托月的作用——一个能够立即制服粗犷的农女的喷嚏，何等地威严，何等地有益于治安与秩序！

1988年4月3日上海《文汇报》第三版——星期文摘版国外见闻专栏里登载了这样一段消息：

“英国一位26岁的孕妇金·屈达士打了一阵异常猛烈的喷嚏……引起了她的阵痛，比预产期早了两个月……诞下一男婴，仅重二磅六安士……左图为正在打喷嚏的金·屈达士和她的情况已经稳定的早产婴儿……”

像这样一种具有国际新闻价值的喷嚏在我国实属罕见！不但月亮是外国的圆厕所是外国的香而且喷嚏也是外国的神气！你不服，你打个喷嚏看看，能不能造成早产？！

拙著《活动变人形》里曾经描写过一位重要人物（女）静珍的喷嚏，花了不少笔墨，仍然觉得不理想，还是自己的功力太差。如果有巴尔扎克或者托尔斯泰那样的素养，看能不能把静珍的喷嚏写深写细写活，写出神韵风骨意境来！

而本篇作品的喷嚏我只有靠想象来写。而且，谁知道那老中医说的是真是假呢？谁知道他判断“风度”的价值取向是什么呢？

缺乏源于生活的栩栩感觉，如作家邓友梅所说，需要张开想象的翅膀。威严的喷嚏、强大的喷嚏、滑稽的小丑式的喷嚏，总算有前例可参阅。风度翩翩的喷嚏该是什么样的呢？

让我们设想他先是漫不经心地视万物如草芥地微微一笑，笑当中下意识地觉察到有什么不对头的东西，他的鼻腔内部偏上与眼眶相靠近的地区出现了一些小小的信号，一些小小的扰乱。他本来立刻可以把喷嚏打出来的，换任何人都会立即打一个喷嚏。然而不，他有惊人的自我控制能力。用美国式的说法，他感到了挑战，更感到了机会。他必须用铁腕回答挑战而用灵活的即席排演来利用——最大限度地利用机会。于是他扬起了头，用鼻头的皱折的伸展变幻来表达自己的不屑，同时掏出一张手帕。手帕掏出来却并不使用，只是作为道具来显示自己的清洁高尚与装备齐全。他期待他的手帕立刻成为全场的中心，成为所有人的目光的聚焦点，期待人们立即忘记会议的主题，忘记所有的与会者，忘记每个人心头的宏图大略、一孔之见与私心杂念，忘掉一切的庸俗与高尚，他期待这一瞬间人们只知有此手帕而不知有世界。他满怀信心地甩了一下手帕，并把鼻头鼻梁面部肌肉的皱折运动转变成一种得意洋洋的自我欣赏。只在这个时候，他才打出了喷嚏。这个喷嚏并没有声音，或者只有类似漏了气的管乐器发出的声音。然而有形象，一种形而上的自我欣赏的形象。

这里，便接触到了风度的秘诀与实质。风度就是自信。风度就是自我

欣赏。风度就是永远良好永远优秀的自我感觉。哪怕你是残疾人，只要你当真自信自己是国王你也就具有了王者的风度。何况他有那样好的条件。这里，动作的排练乃至肌肉控制的排练是毫无意义的。

这里，最重要的是意味而不是形式，与只要形式不要意味的上海友人的意见相反。如果你真正地全身心地获得了老子天下第一的自我意味，那么，请放心，您打一个喷嚏就像当选十年任期的总统一样地因为成功而无限舒适。

十三

现在，让我们把对这个核心人物的喷嚏的描写再向前推进一步。他打出来的喷嚏不是喷嚏，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却又是十分温文尔雅的冷笑。一个既像在做爱又像在下令杀人的温柔的冷笑。

冷笑，这是他的面部表情的基调。正像“无物”，是他的眼神的基调。尤其是，愈是当他说一些热烈的富有情感的话语的时候，他的冷笑的表情就愈加突出。

他喜欢讲一些热烈深情的语言，发言之始就先说明：我很激动，我觉得有一股深深的烈火在我的胸中深处熊熊燃烧。我想谈一谈我们的伟大的时代，伟大的国家，伟大的生活，伟大的普通人。由我来谈这样一个伟大的题目是不合适的，因为我是太渺小了。当我想起那些为了伟大的事业而献出自己的青春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幸福的伟大的英雄的时候，我常常一夜一夜地不能安睡。是的，我们没有权利入睡，我们不能高枕无忧，我们没有权利贪图安逸，我们不能醉生梦死……（沉默一分钟）我们应该对得起东方的朝阳，我们应该对得起锦绣的大地，我们应该对得起每个婴儿的微笑，我们应该对得起老人们的额头的皱纹……现在不是享受的时候，现在不是谈名誉和地位的时候，现在不是伸出手来要求报酬的时候，现在更不是讨价还价的时候……啊，让那在我的胸腔深处熊熊燃烧的烈火也在众人的胸腔浅处燃烧起来吧，让它发出热，让它发出光，让它成为耀眼的启示……

在他讲得最动情的时候，也是冷笑的表情最凸现的时候。这显然不是有意为之，更不是造作。很可能只是由于高尚的激情，他的眼角他的眉毛他的鼻子特别是他的嘴撇了起来，他确实是想哭了，他其实是个爱哭的人。就是他的这种罕有的表情，加上他的语言他的声调，迷住了他的女秘书，我们已经提到过的后来的女病人小田——老田。有了这样的女病人，本小说也就有了“可读性”。

十四

他的声调也是相当理想的。一种有意地控制了并压低了的声音。一种浑厚的、温柔的、有很好的共鸣与齐全的性能、能发出从10赫兹至30千赫兹的低高音，但一切旋钮都拧在0——1之间的音响。他的吐字非常标准，每个字的吐音都非常清楚，速度大约每小时3000字，停顿与节奏分明，听他讲话，不仅能听清每一个字，而且能分辨清标点符号。他的声音能够使人想起深紫色的绸缎，想起一幅低调而又层次分明的油画，（例如一位俄国画家画的《门旁》，笔者结婚时新房中就悬挂过的。）甚至于，他的声音使你

想起复里亚平与保罗·罗伯逊与梵蒂冈教皇。

唯一的缺点是有一点舞台腔。有一点古老的话剧味儿，有一点朗诵的调子。而这种朗诵是真诚的。他是诗人，虽然他一辈子没有写过诗也没有写过文学作品。他真诚地感受着诗情的激荡。每天早晨醒来，即使室内空无一人，他也会说：啊，多么美好的一天开始了！

而如果他去买菜，他大概会说：

亲爱的卖菜姑娘

可以卖给我一斤红润的西红柿吗

只是虚构，因为他至少在有了女秘书以后没有再去买过菜。小田买完了菜。他付钱的时候喉咙里会发出一声低哑的无字的咕哝，一种神秘的空气震动。然后脸上是宽恕的上帝才发得出来的微笑。一个冷冷的微笑，使秘书几乎当场晕死过去。

从此，买菜再不来报账。他也无暇问及这些琐事。

有一位外国记者与他邂逅不超过七分钟。外国记者说，他实在像一位戏剧明星。

有一位话剧演员与他谈话二十分钟。谈完，演员说在他面前由于自愧弗如自惭形秽而出汗过多，几乎休克过去。

十五

作家张辛欣曾经劝告过我，不要写那些中国特有的政治术语和政治事件背景。类似的意见我在1988年第一期的《文学评论》的一篇文章中也看到了。文章说那些流行一时的政治套语翻译起来十分困难，而且翻译得再好也无法赢得世界读者的关注与理解。像什么“斗批改”呀，“一打三反”呀，“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呀，实在只能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绊脚石，叫作“不可逾越”的鸿沟。而评论家季红真在评论拙作《冬天的话题》的时候指出笔者的一大特长是善于立即吸收并组合运用时髦的政治套话（大意可能如此）。看来拙作不会有出息。

在阅读外国作家的作品的时候也出现过同样的问题。例如在阅读英国著名女作家朵丽丝·莱辛的爱情小说时，我甚至感到其中关于工党、关于内阁、关于议会的文字是外加的、可有可无的。不写这些而只写饮食男女、只写神经和眼泪，岂不更好？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对于当事人来说，政治既具体又生动，既越不过也择不开，除非你想完全把人物的现实性冲洗干净。而对于一个严格的批评来说，冲洗现实性的本身便是政治性的。

这位打喷嚏的朋友的眼泪就完全是政治性的。他的最著名的眼泪有三次，虽然实际上可能要多得多。

第一次眼泪流在50年代后期的那一次政治运动中，他发言揭发与批评一位年老的双目近乎失明的史学家。那位声名显赫的史学泰斗似乎除了考证各种事实史料史证的细节以外对于任何大道理也听不进去。当决定了要“帮助”这位史学家之后，老“喷”似乎是并没有急于跳出来打先锋。他并不是那样幼稚浅薄的人。他的稳重含蓄，特别是此前他对于倒霉的史学泰斗的彬彬有礼使政治上的一窍不通的史学泰斗昏了心。“泰斗”去找老“喷”发牢骚去了。“泰斗”希望从他那里得到同情乃至支援。于是，两天以后，他要求

发言。

他的这次发言反而没有强调自我激动与内心的火焰。他的声调温柔而且平静，他逐一地几乎是轻描淡写地揭露了“泰斗”向他发的牢骚。他并且声明他并不认为这些个人场合发的牢骚有什么特别的重要，也希望人们不要仅仅根据几句牢骚话就为史学泰斗定性——判断他是否属于人民的敌人。他说，他谈这些只是为了朋友般地与“泰斗”交谈，他坚信人的一切都应该纯洁，应该公开，应该像水晶一样地透明而又坚硬，他坚信人的头脑的一切角落的东西都应该翻腾出来晒太阳。

他分析说，他说，要耐心。他要耐心做什么？他的耐心是针对谁的？是耐心做学问吗？又有谁妨碍过你耐心治学呢？耐心就是不舒服，不舒服就需要耐心。如果你欢欣鼓舞，如果你兴高采烈，如果你如坐春风，你要耐心这劳什子做什么呢？那么显然，你不舒服了你不高兴了你难受了。那么请问你为什么难受呢？是什么人在今天，在人民大众胜利之日如此如煎如熬加入炼狱因而提出耐心这样一个纲领呢？耐心所期待所祈盼的又是什么呢？你盼不来又怎么样呢？你的耐心是有限度的吗？你的耐心是无限度吗？超过了限度你怎么办？

十六

物以稀为贵。类似“这一个”对于“耐心”的分析在当时完全不是稀罕之物，因此上一段记述或者虚构对于创造独特的性格特异的功能并没有补益。对于小说来说，个性就像彩票中的头彩，而共性就像落空了的无彩的“彩票”。二者的数量比例例如可能是一比一百五十万。二者的价值比例则是一百万人民币比零。从微积分的原理来看，亦即无限大比零。每一张彩票都唤起虚假的希望，就像每一段性格描写似乎都有点特色……实际上离真正的头彩特征还差一百五十万米。

然而“这一个”老“喷”在讲耐心问题的时候神态与众不同。正像有的大艺术家所早已指出的，重要的不是做什么而是怎样做。他的发言没有那种简单粗暴的幼稚气。他的发言不疾不躁，绝无急于表现自己、急于立功的俗鄙。他的声调不高，既不要求震动会场也不要冲击本人。不，别人的反应包括史学泰斗本人的反应是完全不重要的。他发言是为要尽到自己的神圣责任。或者像一位红极一时的作家在美国所说的“我写作是为了满足我自己。”他的音量弱化到最低限度，甚至于时不时有人问他刚才说了什么，虽然他具有吐字清楚准确的优点。虽然笔者刚才还说他说话每个字每个标点都听得清楚。他分析耐心两个字以及接下去分析史学泰斗的其他的错误就像咀嚼泡泡糖。他咀嚼自己的分析就像咀嚼泡泡糖。一会儿用舌头舐起，一会儿用门齿轻扣，一会儿用臼齿猛嚼，一会儿转移到左嘴角，一会儿转移到右上颚，一会儿吹起一个大泡，好像在他的嘴上盛开了一朵大白花。但是，请注意，他从来不让这大泡爆炸，他的大泡向上下前后左右三维空间旋转运行并延续了第四维的相当的时间之后，不知不觉地又被吸了回去。吸入了他的口腔，发出新的啧啧声却不是爆炸声。他具有英国式的绅士或者爵士性格，叫作“四儿”——s i r的，他啧啧而不叭叭。

他分析旁人的错误，确实能分析出花儿来。

十七

泡泡糖嚼了个六够以后，他略略有一些疲劳。嗓子略略有些沙哑。他动情了，他来情绪了，他说：

您是我所景仰的学者，您是前辈。我曾经非常尊重您。我们非常需要学者。需要真正的高尚的谦虚的光明正大的坦坦荡荡的学者。我们绝对不希望毁损您作为学者的崇高声誉。我们希望毁损的只是您脖子上您袖口您膝盖上的污点。我们不能容忍您的灵魂里的细菌、病毒、癌变细胞。如果我们容忍您的细菌病毒癌细胞就是对您残酷而且不负责任。您为什么不接受我们的帮助彻底洗刷一下自己的灵魂呢？您为什么要保护自己的癣疥呢？请您下一个决心，把一切肮脏的见不得人的东西都拿出来甩出来吹吹风。您会成为一个人，您会为我们增加一个宝贵的力量……我说这话丝毫不证明我是完美无缺的。不，世界上哪里有完美无缺的人呢？我也需要洗澡、洗脸、洗脚、理发……把灰尘和别的多余的东西去掉，一想到我自己身上的缺点我就觉得惭愧，我对不起师长，我对不起人民，对不起……

他哭了，哭得几乎出了声，他掏出了手绢擦眼泪。确实也有几个人感动得流出了眼泪。

十八

西方有个学者研究爱情与人的心理状态。他选择的命题在中国人看来可能相当奇特。他得出结论说，爱情是一种催眠术，被爱就是被催眠。

古往今来的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不论是罗密欧与朱丽叶还是贾宝玉与林黛玉，不论是梁山伯与祝英台还是安娜·卡列尼娜与渥伦斯基，大概都会从书本里跳出来与这位学者争辩。

催眠云云，对于古典的、浪漫的、纯情的、唯美的、感情至上的恋人来说，是何等卑劣的一种褻渎！难道真诚热烈无私的爱，竟是一种催眠的障眼法！能把古往今来的爱情诗篇爱情歌曲看作一种催眠的符咒吗？

愤慨是理所当然的。但如果在从书页跳入现实的同时也能跳出把催眠当作一种伎俩、一种手段的贬意的框框，既不要习惯地将催眠与真诚、与热情、与对生活的最美好的感觉和最美好的追求截然对立起来，而只是客观地把催眠当作某种精神现象的代表符号，那么，会不会得到一点什么新的启发呢？会不会获得某种哪怕是极片面极有限却又是极深刻极清醒的穿透性眼光呢？文学评论家黄子平在他发表在《读书》上的一篇文章中，就表达了这种对于“片面的深刻性”

（注意，不是深刻的片面性）的偏爱至少是保护之情。

女秘书在他身边处于被催眠的状态几乎整十年。他的身材，他的外表，他的举止，他的面容，他的声音，他的语言，他的一切深沉而又高雅的方式使她陷于一种昼夜醉迷的状态中。除了他，再没有别的世界。向他请求或报告工作的时候，她感到了他的呼吸、他的心跳、他的右手时而有的之的轻微的颤抖。听到他的富理富情的发言的时候，由于崇拜，由于赞叹，由于感动，她拚命咬紧嘴唇憋红脸但仍然忍不住泪如雨下。她只为自己的情感的狭小卑琐而惭愧，而他的感情却是那样无可企及的博大、崇高、宏伟！她羞得无地自容。她知道自己不配、没有资格爱他，甚至不配、没有资格去崇拜他。全

世界全中国谁能不崇拜他呢？谁能不需要认识他、不需要倾听他的发言呢？如果不见到他并与他交谈接触，谁能想到人间有这样的高尚与坚决呢？史学泰斗听了他的发言怎么会不匍伏在地、大哭作一摊烂泥呢？史学泰斗怎么会对他的发言嗫嗫嚅嚅躲躲闪闪呢？她真想冲过去扼住史学泰斗的喉咙啊！

然而他从来没有正眼看过她一眼。他和她说话从来都是把声音含在两眉间，不但声音吐不到鼻子而且吐不到嘴。她要费许多力气许多时间来根据他的不完整的声音与表情猜测他的意图。她摸不准。这使她更叹服他的高大。她常常有一种感觉，在他面前，她只是一只虫豸，而他是天神。

十九

也许我们可以进一步虚构，他的第二次流泪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在工作组进驻的时候。也许下面的虚构太直露也太过分。认识上的不全面必然会导致艺术上的不含蓄。姑且说他那时候已经是五十多岁的人。衣冠楚楚，文质彬彬，既和蔼又矜持地腆着微微挺起的肚子，直挺着腰颈，迈着大步。说一些精炼完整只要记录下来就是准确的书面语言的话。

就是他，在工作组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痛哭。

他先检讨自己太软弱，太温情，觉悟太低。他说，他对周围的某些人，某些事，某些言语，某些说法是早就有意见的，他早就嗅出了气味的不对头，依他的脾气，他不能和这些人和平相处。但是，五十年代后期的那次政治运动以后，一些人对他对于史学泰斗（按，双目基本失明的史学家在他帮助后不久逝世）的帮助颇有微词，散布了许多流言蜚语，有些人还当面向他进言——错误的言，用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博爱之类的破烂货色的来压他、软化他……反正他终于没有率先打响反击资产阶级的炮火。

然后他差不多分析了周围与他有接触有来往的所有的人，用词与当时流行的“猖狂进攻”“狰狞面目”“白骨精”“披着羊皮的豺狼”“露出了尾巴的狐狸”“画皮的恶鬼”等颇富典故性文学性象征性震慑性的词语相比，那是非常稳重，甚至是非常“亲善”的。他含笑问：“让我们大家来嗅一嗅，想一想，也请本人想一想，××同志的言行，他身上的气味，究竟对谁有利？究竟对哪个集团哪个阶级哪一种政治势力有利？××同志代表的是谁的利益呢？是代表人民的还是代表敌人的？那么，在不可阻挡的历史大潮当中，能够说××同志是乘风破浪的弄潮儿吗？能够说他是一根随波逐流的木片草茎吗？能够……吗？既然都不能，那么，他岂不是至少在客观上站到人民的对立面那边去了吗？他的屁股不是坐到了另一边了吗？不解决这个屁股的问题，一切又从何谈起？而我们……”

他喜欢摆弄逻辑及修辞。他喜欢用“归谬法”阐述自己的观点。即他先提出种种为他所帮助的对象辩护为之开脱为之美化为之涂脂抹粉的假设，这些假设说得如此美妙如此富有华丽的词藻，以至与当时的遍及每个角落的尖利、泼辣、“白刀子入红刀子出”的气氛绝不协调，与每一个与会者以及被他帮助的本人的心情全不协调，以至听来是如此带有讽刺意味，以至连本人都想抢着声明：“我绝对没有那样美妙和华丽，”那么，爱莫能助，他含着泪不得不难分难舍地亲切含蓄地把你帮助到一个正在形成的政治地狱里去。

而且他光明磊落，指名道姓，毫不含糊。绝不搞阴阳怪气的无头公案，绝不搞什么“有的人竟然如何如何”的假靶子。说到谁，就是谁，有情有理，

义正词严而又满腔热烈。

就在这一次的无声痛哭的演说中，他点到了他的女秘书，我们的后来的女病人。他并不是针对她说的，他并没有说什么挑剔她分析她帮助她的话。他只是检讨自己的“右倾”，检讨自己的放不下情面优柔寡断。他说他的秘书不是贫下中农出身，也没有经过很好的锻炼与改造，没有经历一个“感情变化”的过程，以至气质情调性格诸方面，都不适宜担任机要工作。他早就考虑了将她调离的问题……然而由于种种情面考虑、温情主义的考虑……他终于没有张开口。

小田手脚胸背冰凉。在听到他终于讲到她的名字的时候，她是多么兴奋呀，浑身像火烧一样。十年来，她这是第一次听到他的温文尔雅的嗓音中出现了她的姓氏和名字。十年来他与她说话从来只是称“喂”“嘿”“这个这个你”“我说来来来”还有“唔”“嗯”之类的鼻音，甚至有时候只用一声干咳。她知道，这是叫她，可能是叫她去发一封信，也可能是让她给自己倒一杯茶水。虽然开水与茶叶与茶杯都在他的近旁，秘书还是以为为之倒茶作为自己的职守、作为自己的光荣与欢愉。

而现在他说到了她，低沉的，深情的，暗哑的，而且是，含泪的。她多么希望他谈一谈自己啊，她已经盼了许多个白天，许多个夜晚，许多个月，许多个年头。她终于盼到了今天。就让他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她吧！就让大家都知道吧，他的心里有她！就让他帮助自己，哪怕是痛骂自己吧。她需要知道他对自己的看法。哪怕是他认为自己全无处。只要她能够知道在他的心目中她有哪些个不是，她就觉得温暖，觉得快乐。她早就听他说过，承认与认识错误是改正错误取得进步取得新的生命新的形象的前提，也是如此这般的最重要的条件，只需要他、他亲自指出她的不是，说什么她听什么，要什么她做什么，不要什么她去掉什么！她可以为他重生再造。她可以为他卸成零件重新组装。

而他说的是，应该去掉她！

二十

传统现实主义是不是具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本小说作者本来是努力于制造间离效果的。笔者无意集中写几个活生生的人物。宁可去写一些群体的片断，搞一些拼帖，连缀一些鳞鳞爪爪，唤起内心的自由驰骋。笔者试验的是伞式结构性现实主义。写着写着，起码两个人物和他们的思想感情直至政治的瓜葛特别是他们各自的性格似乎正依照自己的不依作者意志为转移的规律而形成起来，正像九年以前笔者观赏黄佐临大师导演、杜澎主演、布莱希特的名著《加利略传》。看着看着，观众还是进了戏，欷歔不已，完全忘记了关于间离的美学定律。倒是看京剧的时候，一再提醒要“间离”，免得跑上台去把《拾玉镯》中的媒婆赶走。至于本篇虚构文学之作，一部分读者自然会觉得不过瘾，觉得作者不该故弄玄虚，干脆一个爱情加政治的故事，两至四人活灵活现的人物，一段悲欢离合既开放又封闭的情节，像刘绍棠一样地写，有何不可？何必添加那些花哨俏皮的笔墨？说不定幽默多了会有失身份！

另一部分读者也会觉得不过瘾，干脆超越时空、超越人物、超越国籍、超越社会背景写永恒写神秘写不可解的人生，最好写出来就像发生在美国或

者发生在火星，最好让读者越看越不懂越不懂越想看，怎么写来写去终于落入人物——性格——情节——故事的窠臼呢？

是的，当“现代派”的帽子不怎么光彩甚至面目可疑的时候，确有一些好人明明暗暗地想“帮助”我彻底摆脱“现代派”的阴影，这种帮助也还相当地红火过那么一段。过了些年，一些可畏的后生们，自以为得到了现代派的真传（如应该从高楼上跳到画布上以完成一幅画的说教），自以为“现代派”成了时髦的“桂冠”，成了国际流行色，成了通往某个心向往之的圣地的通行证。这些急于一鸣惊世的朋友，又在指斥笔者非真现代派乃至是伪现代派了。多么廉价又多么一厢情愿！倒好像文学作品正如家用电器，以是否东洋松下、日立、东芝、卡西欧名牌原装来划定黑市价格，甚至以为多知道几样洋货的规格与牌号便成了批评家。拿出一把自己还根本没弄清的舶来尺子，认为合乎尺寸的就应该帮助或者认为不合乎尺寸的就应该贬斥。究竟是谁低能呢？被量物及其创作者？尺子及拿尺度量者？

不论读者印象如何，我们的男主人公——风度翩翩的打喷嚏的他，似乎有几分鲜明性和主动性了。然而任何小说的鲜明性都是以牺牲非鲜明性为代价的。而非鲜明性正是现实的一个特征。现实主义要求鲜明而现实未必鲜明。也许这并不是一个令理论家劳神的认真的悖论。检点一下，有些对于老“喷”的描写有失夸张。笔者最近在梦里见过一次虚构的人物老“喷”，他笑容可掬，甚至露出了保护得很清洁的牙齿。刘心武在近作小说《白牙》中已经断言，白牙是文明的象征。

显然他并不冷漠，有时候是相当亲切的。

至于女主人公（暂用这个“非伪现代派”不能接受的陈旧概念，也许正确的叫法应该是开放结构中的次主要信息载体系统），现在的主要困难在于她的容貌。载体系统也是有容貌的，不但有容貌而且有奇异诱人的容貌。不论是美国电影里的“大白鲨”、“外星人”，还是苏联的能在外层空间对接的飞行器还是日本产的机器人，不是都有自己的容貌吗？一般地说，依照我写的某些经历与个性与身份云云，女载体应该有一双执著的、动人的眼睛。应该有一种内在的美。有不少这样的女系统，平常看去实在是没有一点点光彩，她们质朴到了接近呆板直至僵死的程度。与西方的一些每一秒钟都在卖弄风情的使男人大悦使女人妒使生活变得有滋有味的女性结构相比较，她们根本不能算是活的女性。她们的美主要表现在爱当中。美是沉睡的存在而爱是催活的春风，是美的本质所系。“存在先于本质”，让·保罗的命题在这里也得到了证明。只有当她们爱的时候，只要她们陷入情网，立刻，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一含嗔一弄发，全都那般动人，那般光彩夺目。她们的美是红高粱而爱是酒曲。故而，古语曰女为悦己者容。女为悦己者容。这就是神秘的东方模式。而女为使所有的人悦己而容，则是现代意识现代感现代模式。东西方的文化就是这样相对立而又相通融。

即使再精细地写下去也仍然会有许多不精细的疑问，例如，女主人公穿的鞋是多少码的？文学自愧无能甘拜下风。于是一些新进文士已经开始在自己的小说里创造一些符号、一些图表、一些插图。祖慰、张辛欣、冯骥才的小说中都有此类。因此，据说有声小说（即录了音的文学朗读磁带）正在取代老式的小说。是的，早晚有一天，小说会变得更加真实和丰富。到那时，《红楼梦》出售的时候不但配有磁带、配有录像，而且配有荣国府蔬食膳果软包装高保鲜罐头，而且配有同仁堂代制的“冷香丸”中药，配有首饰店代

制的“莫失莫忘，仙寿恒昌”“不弃不离、芳龄永继”的玉与钗。最后总有一天，买一部《红楼梦》配一座仿大观园别墅，丫环小子全套人马，提供象征性（为法律所允许者）昼夜服务。而这些人中，估计最昂贵的是秦可卿。见一面外汇券五千元。谈话一分钟外汇券两万七千六。

到那时候，小说就真的成了精了。

二十一

经过了许许多多次药物治疗心理治疗包括催眠治疗，我们的女病人病情有了很大的好转，或者说，她本来也没有什么大病。

她回忆说，老“喷”的第二次眼泪曾经引起她的失望和疑惑，至少在内心深处，他的神圣完整似乎突然露出了一个缺口。至少，她已隐隐地不满意于他的落泪。一个那样伟大那样坚强那样崇高的大男人，哭什么？不寒伧么？为什么一个人要破坏自己的风度自己的形象呢？

然而，她的怀疑的种子根本没有来得及发芽，更没有来得及扩展生长。因为，就在第二次泪落的第三天，老“喷”不但被揪出来而且被带走“隔离反省”去了。

一隔离就是许多年！女秘书被迫一次又一次地写揭发材料，虽然实际上她并没有“揭发”任何东西并因此而受到恫吓和侮辱，直至出大字报说她是老“喷”的“姘头”。但是仅仅写揭发材料这样一种形式已经产生了极大的心理效应。写一次、做一次样子，老“喷”在她心目中的形象就淡化一次、衰减一次。最后她终于不再崇拜不再思念不再梦到他。形式在人生、在艺术、在宗教中的作用问题确实是一个不那么简单的问题。轻视形式往往就是轻视内容。断言形式就是形式，形式就是一切，其实也未必意味着能够排斥内容。生命、上帝、爱情，是一种存在形式吗？是一种实质内容吗？是可变的还是不可变的呢？

女病人甚至一度感谢这样一些例如写揭发的形式，使她从梦游状态进入了实活状态。于是她结了婚，生了子，增加了体重，不再发作过去怎么治也治不好的失眠症与胃痉挛。著名的精神病医生完全信服她的陈述，他并且发挥说，十年文化大革命在诱发激发迫发了一些人的精神症状的同时确实治愈了不少人的心理疾患。他说他做过临床统计，坚信后者比前者多。大致比例1：3。这样说，当然不表示他不赞成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他只是说，“左”与精神健康，这样一个很好的课题，还没被足够的心理学家医学科学家所注意所研究，就这个课题研究下去，说不定可以像拍摄黄土高原拍摄往酒里尿尿拍摄在坍方的井底做爱一样地走向世界。他希望如果有人读了这篇小说果真受到启发并且坚持下去得到了成功，他只需要成功者将奖金提成百分之十五赠送给他，他还准备将奖金的15%×15%赠送给爬格子者。

二十二

读者和评论家大概很容易做出这样的判断，认为笔者写老“喷”是为了揶揄鞭挞（按，笔者一贯不喜欢“鞭挞”这个词，批评就批评吧，何必以鞭挞之，多不文明！）一个“左”爷。

否。如有这种看法则只是一种思维定势，一种板块结构。为此，假想

的一位读者与同样假想的女主人公老田进行了一次交谈。用这种文体写作当是受了希腊的苏格拉底与我国的评论俊秀吴亮的启发。

读者：小说写得还凑和。当然，精雕细刻还不够，而且，还没有形成成熟的风格。就是说，愈写愈缺少节制。揭示一下老“喷”的虚伪性倒还是不错的。其实这也是迎合，反正现在群众不喜欢这种人。

田：不，我不这样认为。我没有任何证据能说明他虚伪。他一贯都是这样的，对谁都如此。我宁愿认为，他是真诚的。我甚至怀疑，作家的某些笔法反映了作家自己的羡慕，为了礼貌，我没有说嫉妒。作家都是一些善于把自己的卑微波动写成玫瑰花的人。作家多是一些吃不到葡萄便说葡萄酸的狐狸。重要的是，“喷”老的风度和身材和经历是这位作家以及许多批评家所望尘莫及的。

读者：这倒奇了。不是老“喷”对别人的帮助可以致人于死地吗？

田：然而你焉知道他不是诚心诚意地帮助你。他是大人物，大人物对于帮助的想法和你我不一样。我买不到20英寸彩电，你帮我找到一张“票儿”，这当然是帮助。但严厉的批评为什么就不是帮助呢？

读者：可是老“喷”讲得太细太苛刻太冷酷了。

田：因为他也是书生。他真诚地接受了一种高尚的帮助观念并这样去做。做就做得认真，一丝不苟。他不是市井小人，他不是“那五”也不是《茶馆》里的王掌柜，他不懂凑合应付。能凑合的人比不能凑合的人更容易生存。而“喷”老，太缺少这种世俗的计较。他生活在自己的原则与理想的硬件里，他是可敬的。

读者：你就没发现过一次他的言行不一吗？

田：这个……

精神病医生：（忍不住插言）我相信老田讲的更正确。我想老“喷”其实是一个寂寞的人物。他有各种好的条件，他有无限风光，但他最终还是寂寞的。可能他还是太书生气了。

而我国有两亿以上的文盲半文盲。所以胡适是寂寞的。所以王明是寂寞的，而且，王国维、鲁迅、直至瞿秋白，又何尝没有感到过寂寞呢？鲁迅诗云：“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

二十三

女主人公终于挖空思想起了他的一件涉嫌言行不尽一致的事。这件事她曾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写到她的一份“揭发材料”上，因此，这回忆，对于女主人也是不光彩的。

那是60年代中期，文化革命前夕，全国的阶级斗争气氛日益紧张，而且酝酿着更紧张的事件。可敬的老“喷”有一次在讲话的时候犯了晕眩症，几乎躺倒在地。医生建议他休息一段时期，他采纳了。时值盛夏，他带着妻子、女儿、秘书到了北方的一个风景胜地。休息得很好，也受到了地方官员和地方人士的很好的招待。许多在大城市难以见到的东西，猴头、香菇、山雉、野狸、燕窝、飞龙、直至人参鹿茸皆入口腹。“喷”公休息得很不错，令随行人员也高兴。秘书同志则又有些不安，以为用公费吃山珍，以招待“喷”公为由引来诸多食客，颇与报纸上的宣传口径不符，但又想，只要“喷”公康复，精力充沛，那就会为大众为国家做出新的贡献，与那贡献相比，区区

几个猴头算什么。

疗养回来，“喷”公接待过一些新朋旧友，也曾有一些会议上讲话。讲到刚刚从外地回来时，一般他是这样说的：

我从反修前线回来。我从北部边疆回来。我从三大革命的第一线回来。我们的人民实在太好了，我们的河山实在太好了，我们的事业、斗争实在太好了！我的唯一的愿望就是和人民在一起，做普通一兵，永不变色！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愈到后来，秘书愈不认为这本身是多么了不起的大事。因为秘书亲眼看见，包括那被群众视为圣人烈士一样的专门抨击不正之风揭露黑暗的大作家大勇士，住在自有人代付房租的大宾馆，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邀来高朋男女，在小餐厅酒足饭饱抨击时弊义愤凛然以后，帐单也是向接待单位一塞了事。吃饱之后，抨击不正之风的文章才能写得更悲壮犀利，力透纸背，气壮山川。

二十四

视角的问题并不是一个新问题。许多年前已经有相当有水平的理论家开始研究“视角学”了。例如，据说契诃夫的一个名篇就是一个孩子从锁孔中所看到的（侵犯了隐私权）故事，这种视角是多么诱人，特别是诱中国人！中国人好奇心重，见面先问“到哪儿去了”，尤其喜欢抓奸，包括名作《芙蓉镇》里的姜文与刘晓庆扮演的男女主人公也是乐此不疲的。

导演导到这里、作者写到这里，味有津津，溢于银幕。据说还有许多名篇佳作，是以一条狗、一只猫、一颗跳蚤的视角来写人生的。万物有灵犀，人蝎何不通？

视角尤其影响倾向。虽然倾向一词已为新英诸君所羞用。您从一个贼的视角来写警察和从一个警察的视角写贼。写出来倾向绝对不同。尽管作者可能确是不偏不倚无倾向无爱憎，尽管作者是既可以干得出掏人腰包也可以干得出打告密电话。

再如读者君可能正与您的配偶，先生或者太太小有龃龉或者大有矛盾，难以平复。我建议你们二位各以对方的视角写一篇虚构小说或纪实文学。只要二位确有几个文学细胞，写完后一定心舒意暖，搂在一起。

以此观之，本篇小说的一个严重缺点便成了定局。以女秘书直至老“坎”老中医的视角写得太多，以“喷”公的视角写的段落绝无仅有。

出题做文，下面就试试看。我请“喷”公诉一诉衷曲。“喷”公微微一笑，他觉得许多说法不值得理会，许多话也不应该诉说出来。人可以流露，人不应倾吐。

我绞尽脑汁，不知道怎样把流露写好。便越俎代庖，替他大声疾呼了一通。而读者诸君应该知道大声疾呼不是他的风格。

二十五

从青年时代，我已经投身于献身于造福人民的伟大事业。我和老“坎”是在一个革命干部的训练班里相识的。当时我们都怀着救国救民的理想，奔向革命事业。正像《国际歌》所唱的：

一切归劳动者所有，
哪能容得寄生虫！
一旦把它们消灭干净，
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

你知道，中国人民正在与民族的与阶级的敌人奋战，每天都有人流血牺牲。我们是抱着必死的信念来参加斗争的。如果说我们至今仍然健在，那只是侥幸，只是偶然，我觉得每天与我生活在一起，与我谈话，与我交流，与我同在的不是别人，甚至不是妻子儿女而是那些已经捐躯的烈士。他们有权利要求我们。他们有权利责备我们——看我们已经变成了什么样子！

训练班是不允许恋爱的。然而老“坎”也许当时应该叫作“小坎”或者“小顺”吧，因为他从小娇生惯养，一切顺利，并没有遇到过什么坎坷。他之所以革命不是由于活不下去而是由于活得腻味——他需要浪漫的理想。

“小顺”去了一个星期就开始恋爱了。都是久远的事了，我已经记不起细节。好像那位女孩子姓石，梳着两个小辫子，爱唱苏联革命歌曲。那时候我们的关系是多么纯洁！

“小顺”一天到晚地拣石子，普通的与色彩鲜艳的。他的床下堆起了一个石子的小山。

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向我承认，他爱上了小石，他看着每一块石子都觉得亲切，觉得那上面附着了小石的青春美丽。

我立即报告给了指导员——且慢，你们不可能了解我们的情操，神圣、严峻、铁面无私。请收起你们的庸夫俗子的评论！不要用你们的心肠度我的胸怀。

指导员下令让我们班召开了批评大会。我第一个发言。

“小顺”受到了处分，小石则调离了。

你们开始做鬼脸了，呵！而当时的“小顺”呢。他写了一万字长的日记给我看，他感谢我对他的帮助，对他的情谊。我帮助他，把那些实际上并无任何迷人之处石子，全扔掉了。全扔到了河里。是的，前方正在流血。训练班三个月就结束，所有接受训练的学员将分赴四面八方。我们当中只有百分之十的人经历了战争活了下来。其他百分之九十的同志已经捐躯，我们没有权利在火与血的斗争中搞小资产阶级的卿卿我我。比起那些牺牲了青春和生命的同龄人，牺牲了初恋又算什么！没有我们的牺牲哪有你们今天的花前月下，海滨山顶的爱情，蜜月旅行还有种种的享受与放纵！我难道就没牺牲过什么吗？我难道就没有对哪个女同志包括后来的小田有过好感吗？然而，我没有权利。你们却认为有权利嘲笑我们？你们有什么资格来评说我们。我的第一个妻子是在战争中牺牲的。当然，不是在战场上。是1948年，全国解放前夕，突然，傅作义将军准备偷袭石家庄。我们连夜转移，急行军，用脚板与卡车轮子赛跑。她跌到山谷下，长眠在那里。我的现在的妻子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打折了腰。目前仍然是半瘫痪的状态。我处处还要照顾她……而你们这些坐享革命果实的人，你们究竟懂得什么？你们究竟在吵吵什么？“小顺”变成了“小坎”。“小坎”变成了“老坎”。在每一个关头，他都是动摇的。在1947年土改期间。他被批斗地主的场面吓出了神经病，他跑到医院里去当休养员，一当就是半年！连最小的纪律他也遵守不好，下乡十天没吃上肉，他甚至去偷老乡的鸡，还说是用手表换的……这些小事情，何必去说它！

唉！像“老坎”这样的酸溜溜庸人，这样的永远生不逢时的嘟囔鬼，我一生中遇到的何止一百一千！他们太娇嫩，太神经，太空洞清高又太无能！他们空谈革命、正义、民主是可以的，实际上他们究竟能做成些什么呢？他们一会儿含着泪歌颂你向你谢恩，一会儿皱着眉煞有介事地向你进言。一会儿口液四溅指手划脚博取一阵又一阵的掌声，一会儿又东张西望哆哆嗦抖甚至自打嘴巴请求宽恕检举别人。一会儿感激涕零热泪盈眶奔走相告弹冠相庆如坐春风如沐春雨，一会儿哭哭啼啼委委屈屈牢牢骚骚摆出一副自己是一贯被迫害的模样。一会儿咋咋唬唬拍胸脯说大话活像是救世主，一会儿又跳楼吃安眠药抹脖子……听他们的还行？在乎他们还行？被他们吓唬住拉拢住软化住还行？靠他们难道能够执掌政权？我们是钢锤，他们是毛刺沙眼儿！我们是钢锯，他们是锯末粉尘！我们是轧路机，他们是石子儿和石子儿缝里的枯草！我们是中流砥柱，他们是随风而起的浪花上的泡沫！等我们把一切闹好了，有他们饭吃还不行吗？有他们汤喝还不行吗？对他们，绝对不能手软，绝对不能心软！如果那一次我从汽车上走下来接受他的拦截，听取他的唠唠叨叨，向他表示点老交情，说一些好听的安慰的话，我还能不能再主持工作，我还能不能支撑运动！至于说20年后，30后，说那次运动搞错了，我也没有话说，我向他赔礼道歉……我们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呀，不承认这一步步走过来的道路，还能算是唯物主义者吗？

可惜现在，人们已经越来越不理解我们了。谁还讲原则，谁还讲事业？圈子，利益，商品化，全都是这等庸俗，难道是大势已去了吗？办什么事都是打折扣，虎头蛇尾，你糊弄我，我糊弄你，你们听到这俚语了吗？“工农兵学商，一齐坑中央！”现在，连幼儿园的孩子做鉴定都是只有优点没有缺点了。我的孙女对我说，我才不给同学提意见呢，我才不得罪人呢！一位人事科长对我说，一个干部每十句话里有一句真话，就算良好！十句话里有两句真话，就算优秀，应该提拔！十句话里有三句真话呢，真话太多，不能开拓新局面，调离！

风气如此之坏，我们能无动于衷吗？灵魂在堕落，我们能没有压力吗？天天给我们讲商品，我们还不知道买酱油打醋需要付钱算帐找钱吗？生活是有提高，然而思想在变坏，人欲横流，我们死能瞑目吗？如果听任纲纪崩颓、大厦斜倾，我们死有葬身之地吗？多讲点民主宽松和谐淡化，我不知道会多得选票吗？别的不会，我不会讨好庸众吗？天天说给糖球，你到底有几吨白糖嘛！整天搞一些小恩小惠、小是小非、小打小闹，到底是在加强我们的事业，加固我们的地位，还是在削弱在瓦解自己呢？呵，呵，呵！声名不足惜，误解不足惧，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对历史负责。

二十六

在国产的描写老区生活的电影片中，我们常常看到妻子（或未婚妻）为丈夫（或未婚夫）纳鞋底的场面。我已记不太清，似乎在孙犁师的名作《荷花淀》中亦有此类描写。我非常感动。

我还看到过（遐想过？）一幅木刻，是一对老夫老妻互相帮助搔背，搔痒痒儿。不雅，与缺乏热水供应与沐浴设置有关，难免为台湾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续篇提供素材。如果此画在外国得奖，评奖者必是别有用心无疑。然而，我也为这样一个画面而动情。

于是悟到，感情常常是需要有所依托。依托于锥子、针、麻绳乎？依托于十指与指甲乎？锥子麻绳皆有爱，十指连心更关情！

笔者还说过多次，才能即精力的集中，感情亦如彼。故中华有“才情”一词，优于泰西。才情需寄托，更需集中注意力，绝对无疑！君不见有一位面如老鹞、耳轮后翻、塌背哈腰之登徒子乎？平日嘎嘎嚅嚅，舌头里含着热洋芋，而在异性中频频得手。无他；才情在彼，精力集中在彼耳。一旦与异性相处，他的才情调动起来，风流潇洒，对答如流，机伶乖觉，换了一副皮囊。

“喷”公的才情则全在于助人。近年来，他是多么地寂寞了呵！世事常有所变，故虽有可逆料者，更多意外的变动。已经许多年，许多年没有机会帮助别人了。

终于有了机会，恰恰是帮助老“坎”。大家都说，他确有不少需要帮助之处。

“喷”公终能有很好的发挥。与过去相比，他说得更富有人情味儿。他回忆了50年来老“坎”的言行，包括近年来一次老“坎”走在大街上与他匆匆握手时所说的话的潜台词。

他论述说，几十年过去了，老“坎”仍然是站在人民的对立面。

他说：

吾老矣，汝亦老矣！发已苍苍，目已茫茫，余年可悯，前面就是终结，我们是生死与共、患难相知的友人。从个人来说，我何尝不愿意与你握手言欢，共饮茅台，叙旧怀友，赏花悦木！挑你的毛病于我何益？于人何益？我何尝不知道在这关键的时刻，人们你盯着我，我盯着你，如果我明批暗保，阳揭阴包，我一定能赢得你的感激，赢得你的友谊，赢得好人、厚道、开明的美名……然而，我能这样做吗？这样做还是我么？吾爱吾友吾更爱真理，真理如馨，不讲价钱！他又说：

指出你的毛病，又能给我增添多少光彩？我并不认为我就多么好多么正确。抚今思昔，但觉自己多有不当，真是食不甘味，夜不安寝啊！

他说得动情，痛哭无声。确实，他老了，他的哭使另一位帮助者落泪。

就是在这第三次落泪之后，前女秘书发作了精神病，她想挖掉他的眼睛，后来却变成了想挖掉自己的眼睛。

二十七

1985年，笔者在西柏林参加一次国际文学座谈活动，两个小时，笔者与各国学者专家记者交谈，有问有答，有来有往，有说有笑，煞是快意。

结束后，我的翻译和陪同，一位女士对我说：你的表演很好。

她当然绝无嘲弄之意。她与我是两代世交。然而我好像被轻轻刺了一下，怎么，我是在表演么？我的友好，我的才情，我的坦率、机智与不亢不卑，难道都是演出来的“戏”吗？

后来，在《读者文摘》中，我看到一篇一位美国心理学家写的文章。他建议当你不愉快时，就要愈加有意识地表演自己的愉快达观，要特别在有公众的场合表现自己对命运的打击毫不在乎，要表示自己是这样地善于解脱，善于自我愉悦，是乐观地如此“不可救药”。也许第一次您是带有表演成份的，然而，一两次以后，你就会发现，你真的跨过了心理危机，你已重

新完全振奋起来，快乐起来。

一个人，与强者在一起，与弱者在一起，与上司在一起，与部下在一起，与同性在一起，与异性在一起，与父母在一起，与子女在一起，与外国人在一起，与同胞在一起，你难道不是随时在调整自己的音容笑貌举止吗？这种调整能不能算表演呢？如果是表演，又能不能算不真诚呢？难道真诚就必须粗鲁么？吃西餐的时候，你不是也常常为自己的同胞（甚至是有资历的外交官）喝汤喝得翻江倒海、一室的潮涨潮落音响而局促不安么？而你和自己的爸爸一起喝汤的时候，不也是畅快的叹吮，滋溜滋溜、稀溜稀溜吗？那么，你又有什么权利，有什么根据说谁谁真诚，说谁谁虚伪呢？特别是对那些一味地炫露叫卖自己真诚，一味地讽刺打击别人虚伪的人，万万不可轻信！

吁戏！有斯事便有斯人，有斯人斯处便有斯表演。所以说，理解比爱更高，理解万岁。

我们究竟理解了多少人和事，又被多少人理解了呢？

即使不够理解，我也要向他表示最良好的祝愿。

二十八

视角的调整变化，会为诗文开拓全新的、丰富得多的可能性。

以脍炙人口的李白的《静夜思》为例。原文是：

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这是从诗人——游子的视角写的。如果以月亮的视角为视角呢？请看，它该是：

不知寒与热

莫问白与黑

（读贺，王注）

悲喜凭君意

与我无干涉

再如早已家喻户晓而且已经被人摆弄过多次的唐诗：

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

牧童遥指杏花村

这是从诗人——行人的视角写的。如果是从一个毫无诗意、惟利是图的酒家的视角写来呢？

清明时节雨哗哗

生意清淡效益差

我欲酒中掺雨水

又恐记者报上骂

或者从另一个毫无诗意的行人的视角来写：

清明时节雨霏霏

路上跌跤欲断腿

借问医家何处有
的士要你付外汇
比原诗如何？

笔者曾多次设想过，鲁迅写阿Q，写出了《阿Q正传》。如果阿Q生也逢时，又到某个速成写作函授中心去培养了一下，他老人家该怎样写世人，写鲁迅呢？他大概会说：

朋友们，先生们，同志们，你们中了奸计了！难道我当真有这么落后吗？外国人说鲁先生写得好，难道不是别有用心吗？我追求吴妈，难道不是人性的觉醒，爱的觉醒，红高粱老井黄土地式的觉醒吗？妈妈的嘲笑我做甚！让我们振臂高呼：

嘲笑阿Q的比阿Q还阿Q！

嘲笑阿Q的比赵太爷更赵太爷！

嘲笑钱秀才的还跟不上假洋鬼子！

我曾经构思过一篇寓言，写一个清高伟大的人，就像从来不必为吃饭而操心的学者名流作家，他一贯只住最高一层楼房。有一幢——不算太高——17层楼，他住入17层1——

15号以后，下令把16层以下的房屋完全拆掉。

换一个视角呢，故事将是这样的：一位热心于为民请命和绝对平等的仁人志士，他始终反对最高一层。17层楼根据他的意思拆去了第17层。

16层变成了最高层，又拆去。十五十四，等而下之。最后，楼与房荡然无存。

笔者还有一个积蓄多年的杂文题材，大意是说聪明的人对生活发表见解。更聪明的人从不对生活发表见解，而只挑各种见解的毛病，只对见解发表见解。如此这般，随着智商的递增，人们都静待别人先发表见解，再发表自己的见解指出前一种见解的偏颇不足。终于，世界上不再有任何见解了——除去一个大智慧大无用的共识：沉默是最好的话语。

换一个视角呢？

换一个视角是对于智力与胸怀、对于自己的道德力量与意志力量的大考验。当然也是大发展。换一个视角会不会引动古往今来建起的文学大厦颓然崩坍？契诃夫写了那么多庸人，庸人们爱吃蠔和醋栗。如果蠔与醋栗的嗜好者也有一支得心应手的笔，焉知他们不能把契诃夫写成一个软弱的、缺乏男子气的、磨磨叨叨的、肠胃功能衰退（所以对别人吃蠔与醋栗反感）的自命清高的庸人呢？刘宾雁把王守信写成了半人半妖的怪物、蠢物。如果王守信也拿起一支生花妙笔或如椽巨笔呢？也许这正是笔者王蒙往往做不到板起脸有介事面孔痛快淋漓、大义凛然地批判他的反面人物的主要原因？多么没有出息、多么不够伟大、多么无益的手下留情噢！而被你讽刺的人物将会怎讽刺你，这又将是一个多么引人入胜的问题！总有一天，那些被自作多情而又自以为是的作家（包括笔者）们不公正地描写过的人们会联合起来，他们将撕下作家的假面，割断作家的毒舌，把作家们肚子里的那点狗杂碎全抖露出来！

二十九

据说弗洛伊德把自卑感是作为性心理来研究和论证的，这使我这个心

理学门外汉怎么想也想不通。

也许青春期的自卑感与弗老的学术体系大有瓜葛，那么优越感呢？精神的优越感难道来自器官与内分泌吗？还有，老了以后呢？例如，终止了性生活五年以后呢？

时代毕竟不同了。今“喷”公意想不到的，他的第三次落泪，他的对于老“坎”的深刻细腻的帮助并没有像他所想象的那样开花结果。关于老“坎”一直站在人民的对立面的分析，响当地说出了口，掷地有声，却又飘悠悠听进了耳，落地无迹了。他的声音与他的情感振动在空气中，又消散在空气中了。半年以后，老“坎”不但没有出现应该出现的下堕之状反而颇有些发达。老“坎”得到了新的表彰，分到了新的房子，还被选成了一什么响当当的“会长”之类。按照未能免俗的“官本位”眼光，套成行政级别，据说老“坎”比老“喷”还高出“半级”来了——你说奇呀不奇？

尤其与过去不同的是，被帮助的老“坎”居然因被助而增了值。他收到慰问来信，收到慰问电话，收到慰问礼品——从毛线背心、西洋参蜂王精一直到治疗便秘的糖衣药片。而乐于助人的老“喷”受到了许多嘲笑责难——从下流的匿名信、老友“忠告”直到老婆的抱怨——就你爱多管这些闲事，瞧，多不好意思？你硬气又有什么用？别人说软就软了，说缩就缩了回去，结果，把你暴露在第一线！

在一次茶话会上，老“喷”与老“坎”被会议组织人、名单学座次学专门家安排在同一桌上。按西洋外交惯例观察，老坎的座位比老喷的座位要显赫若干若干。一些对老喷不抱善意的人怀着兴灾乐祸的心情，等待着看老喷见到被自己帮助后反而升值了的老坎时的狼狈样子。一位年轻的记者预言：有个地缝，老喷恐怕也要钻进去！

老喷照例迟到。他进场的时候照例面孔上出现着矜持的笑容，这笑容没等你捕捉住业已消失，似真似伪，亦有亦无。全场的人没有起立，但是老坎坐不住了，他不敢不站起来，又不敢站起来，他弓着腰伏着案在那里受罪，活像一个大虾米，活像在诊疗室等待抽脊髓检验脑膜炎或流行性乙型脑炎。老喷从容不迫地不看任何人地脱掉了自己的大衣，他看也不看、完全在意识流的引导下走到众人中最重要、级别与职务最靠前的几个人面前，与他们握手寒暄……最后，他才走到自己的桌边，用眼角的余光瞅了瞅老坎。老坎赶紧站了起来，差点打一个立正。

老喷握住了早已向他伸来的老坎的枯瘦的手，半看半不看地回老坎：“是么？听说你的孙子的屁眼边，长了许多痂子？”

老坎面红耳赤，尴尬万状。他从没有赢得过这样长时间的握手。他从来没有赢得过这样的半不看之外的“半看”。他从来没有听到过斯兄这样亲切的充满人情味儿的问候。他感动得支持不住，活像是自己而不是孙子屁眼内外长满了痂子，长成了痂毒红疙瘩。他张口结舌。竟丧失了发音功能，声带振动不起空气来。

老喷微微一笑，扬起了头，用鼻头皱折的伸展变幻表达了亲切友好。他掏出并满怀深情地甩了一下手帕。他把鼻头鼻梁面部肌肉的皱折运动熟练地转变成一种俯就的爱怜慈祥宽宏，他给了老坎以特殊的礼遇——他打出了一个不漏气的、相当明快的喷嚏来。

随着这堂而皇之的喷嚏，老坎一哆嗦，把面前的饮料杯碰翻，水洒了一桌子，杯子落地乒乒当。老坎当时晕厥了过去。

事后，年轻的记者用非语法的语言发表感想说：“像老‘坎’这样的人居然娶过十九岁的大姑娘，占用了人家一生，真是奢侈浪费！”

当然，所有的记者与作家死后都要进割舌地狱。

三十

作家张贤亮的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发表后议论纷纷。有一篇评论堪称别开生面——或曰：别开生视角。该文发表在一本医学杂志上，作者是一个医院的著名皮肤、泌尿科主任，有副高级职称。

作者充分肯定了小说的医学、临床、病史价值。肯定了小说在反映男性性疾患方面堪称样板，具有无懈可击的真实性与准确性。正如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具有经济学价值，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具有战术学——城市攻坚学价值一样。

与此同时，皮肤、泌尿科主治医师提出一个振聋发聩的论点，即一切性功能症候，其实都不是单方面的。他论述说，一方性衰弱就是双方性衰弱。一方性冷淡就是双方性冷淡。一方性无能就是双方性无能。一方性失败就是双方性失败。反之，一方性满足就是双方性满足。一方性亢奋就是双方性亢奋。一方性成功就是双方性成功。

只要不过分绝对化这种观点然后再与这种绝对化观点抬杠，像我们的一些报屁股文章作者惯做的那样，就会发现这位医师的观念的理论意义与方法论意义。爱、怨、恨、关心、帮助、认同、疏离、亲切、冷漠、争斗、满意、失望、安慰、清醒……这种种种，常常不是单方面的事情。所以中国自古就讲“反求诸己”。

就拿“老坎”与“老喷”的关系来说吧，难道只有单方面的问题吗？按照规律，作者与读者的同情心当然在“老坎”方面。“老坎”瘦而“老喷”胖。“老坎”一介书生而“老喷”头衔充实，退下来以后还当了这委员那顾问。“老喷”早就有了专车坐而“老坎”费半天劲顶多要来一辆“上海”，连交警遇到这样的车都皱起眉头。

一位在文化大革命中“管理”过老坎也“管理”过老喷的伙计却对我说起老坎的一件趣事。

在“五·七”干校时，老坎有一次去打菜。一位同病相怜的“老二坎”担任炊事员。老二坎盛起一勺子菜，看看太多了，便摇颤了一下勺子，俗话叫作一哆嗦。一哆嗦，正好一块精华物质——瘦肉块抖了下来。老坎痛苦地下意识地磨叨道：“哆嗦什么，就一块肉嘛……”

老二坎也是这样一位命途多蹇的老干部、老知识分子，在干校就学，颇有些力比都的压抑性，脾气便有些倔。一听老坎发牢骚，深感不齿，便再一猛哆嗦，又落下了最后两块精华。如青年文化史学专家何新论述我国用人史上有过的“精英淘汰制”与“择优选拔制”一般。

老坎火了，喊叫起来：“你为什么哆嗦？你欺负人！你势利眼！数一数看，我这碗菜里还有几块肉？”

老二坎也火了，喊道：“你多么斤斤计较！你多么小心眼儿！亏你还是个知识分子！”

说是相反，老喷倒从没有这种出丑的表现。只不过老喷“解放”得较早，他一解放就把所有尚未解放的人揭发批判了一通。想不到，五年过去，

七年过去，所有被他揭发批判并表白自己早已与之划清了界限的人也都陆续解放出来了。其中不但包括老坎与老二坎，也包括五十年代便揪出来了的历史反革命分子、胡风分子。有人认为老喷会有些尴尬，更多的人认为不会。

向我叙述闹菜勺一类故事的是一位记者，贫下中农出身，青年时代讨过饭，后来参了军。属于根正叶红之属。他说，这一类的人和事他见得太多了，文化革命撕掉了许多个大人物的面纱，所以，不论老坎还是老喷，再讲一些大话的时候，我的这位友人说：他不信。

这样，视角的意义便超出了文学叙述技巧与文学结构的范畴。它关系到哲学——认识论与方法论。关系到伦理道德人际关系，也关系到政治。我们是要认真思考一个问题，坎与喷，他们的相互作用到底是怎么回事。其次，坎与喷，到底哪种类型更对国家和社会有益，有用。该不该推崇一个闹菜勺的知识分子呢？虽然他一生坎坷，令人泪下。

当然，双向关系并不意味着同质、同等、同步。更不意味着承认“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绝对化的相对主义。这篇小说不是哲学论文。而作为一篇小说，捅一捅各类煞有介事的面孔，是颇有些幽默的。例如我们知道的名言：人民大众开心之日，便是反动派受难之时。这是丝毫没有疑问的。

然后把受难改成难受怎么样？汉字汉语真妙。光阴似箭，大家都老了。老喷得了骨质增生症，血糖与血脂的检查结果都属阳性。老坎的心脏病日益严重。女秘书老田虽然没有吃蚰子也没去上海，但医院认为她的肝功能有问题。连精神病医生也在吃安眠药，他申请提前退休。他害怕精神疾患的暗示性。确有不正一起这样的事，精神病医生终于“传染”上了精神病。就像写多了小说，必然会自己的生活与事业带来小说式的虚妄。总之，有一句北京俚语是这样表述的：

·谁·难·受·谁·知·道。

1979年8月8日

夏之波

无论是前一分钟还是前一万年，都是已经一去不复返的往事，都是已经永远失去了的历史。

所以说，一瞬即是万年。

那一年的夏天热得出奇，那年夏天热得飞鸟从天空坠下摔死，太阳烤得蝈蝈笼子燃烧起火。一家晚报刊登消息说，一只富有解放意识的蝈蝈，由于抗议人类为之设立的藩篱，纵火自焚。这是这家报纸该年发表的最接近事实的客观的消息之一。

人们由于天热而激动。人们计算着我国人均收入水平，并且说60年代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与日本大致相仿佛；而在唐朝，我们的生产总值仿佛是日本的60倍，如果不是70倍。一位科学家早在50年代已经指出，根据能量守恒定律和对于正在转化为碳水化合物的日光能的计算，在北纬20度以北的我国大部地区每亩地可以生产小麦二万斤。只要做到这一步，我们将重新居于世界第一。而从西安附近发掘出来的秦代的铜车马来看，我们的冶炼，造车与喂马技术都一直是遥遥领先。直到孙悟空接手饲养天马任副处

级长官弼马温为止。

我们在讨论会上谈到了这些令人难寐的事实、史实。而且说，如果砸破了铁饭碗、大饭锅就一定可以使劳动生产率提高九倍。这个数字的根据是一条妇孺皆知的表述：十亿人民九亿砍（侃），只有一亿在发展。大家说，只要九亿人也来干活，只要每天干足八个小时，就可以实行周五日工作制，就可以马上占地球的前列。大家抨击说，市公共汽车公司调度员提高了工资，于是售票员怒而不售票。小张昨晚从358路车回来，拿着钱去买票，反而被售票员“嗤”儿了回来。小张在慨叹报国无门的同时愤然喝道：“我看中国人就欠以阶级斗争为纲！”如果送5%的人去劳动教养，也会“一抓就灵”的。

大家都为国运民运劳动生产率纪律效益百分比绝对值急得愁得掉了牙。然后承认“这几年好多了”然后老董说：“这几年好多了，早几十年这样干多好！”“废话！”一致斥责。

又一致叹息：真“是不说白不说，说了白说啊！”

然后急急忙忙地夺路而逃。离下班还有20分钟，办公室里已没有人影。为了躲过乘公共汽车的高峰，所以下班要提前，上班要推迟。人同此心，高峰便也同步，该提前则提前，该推迟推迟。我的前任1500度近视的老杜想扭一扭。他甚至亲自坐镇传达室考勤，据说还搬到大办公室办公——意在监工。他激起了众怒，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全局只有他一个人是按生辰八字准时退下去的。说是，既然他那么一丝不苟，那么……

与此同时晚报上说农民万元户买了钢琴。买了汽车。买了飞机。可以即将买原子弹。电视新闻里出现了农村的摩托车大赛。我们的人更急更气了，说是我们从事的是高级脑力复杂劳动，为什么制造导弹的人还不如制造茶鸡蛋的？报上说一个卖茶蛋的小姑娘已经自费去美利坚合众国留学。自费买了机票。便进一步质问，他在世的时候是知识愈多愈反动，现在呢，是不是知识愈多愈贫穷？老董还跺脚说，为什么人家属人参，越老越补，而我们属萝卜，越老越苦？大家鼓掌。老董跺脚又大跺，把地板跺出了一个洞，从中跑出一只白老鼠。

便又笑又赞，确实生活提高了，连老鼠都白白胖胖，活像天天吃壮儿糕与肥儿散。

飞机的马达发出了尖锐的啸声。送行的人大声与他说着道别的话。他与这个寒暄，与那个惜别，又时不时把头转来转去向每一位友人投以迷人的微笑。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下意识地进行的。就像15年前的那次酩酊大醉。他知道自己醉了，而在那个场合，是绝不应该醉的。他保持着谦恭礼貌的微笑，保持着主人应有的耐心与周到，使每一个人不会感到自己是被忽略了。然后，他送客人回去，他走过三条街，过了两个十字路口，在汽车与自行车的河流中穿过。一切都恰到好处。

而这一切，他事后完全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做到的。

他的浑身都在发烧，又甜蜜，又苦楚。他像一条自由的、骄傲的鱼。他像一条被烧煮、被烹调的鱼，醋、酱、辣椒和烧到了150度的菜籽油都浇到了身上。落地窗白晃晃地耀眼。像是海水被日光煮得沸腾。尖利的、杂乱的、重叠的噪声像海浪一样地扑打着他，吞噬着他。他觉得耳聋。空中交通的指挥塔正在臃胀、正在解体、正在震摇而且涌进候机室。正在起飞的飞机扬起了期待的脖子，那样渴求，那样无望。另一架飞机则向着他们冲来，

不怀好意。一片混乱中他仍然听到那低低的、过于天真的声音，就像耳边的私语：

“我不乖吗？”

他已经听不到这私语了，而私语仍然在重复。她的大眼睛使他吃惊，甚至是使他害怕。

没有一个中国女人长有这样大的眼睛。那好像是把一双普通的眼睛用力扩开了似的。那黑眼珠还在不停地扩张，透明而又执著。那眼白坚硬而且，他要说是——愚直。

我传达了领导的指示。7月8月，是改革月。松绑。承包。岗位责任制。分成。聘任与解聘。计件工资与分成工资。奖金。基分。第三次浪潮带给华夏的机会。电脑考勤。需要大胆试验。需要开拓型的人才。需要有新的面貌，新的局面，需要向前迈一大步……

于是进一步激动起来、沸腾起来，好像天上已经布满了蛋糕馅饼。好像我们的河里将要流淌茅台白酒。各种闻所未闻的信息遍地开花。新的口号：遍地开花。叫作：一心想着富字。叫作：能干会花。叫作：直接进入第三次浪潮。新的措施：为所有的职工每人做一身西服，包括坎肩和领带。新的公司，不需要任何设备和房舍，也不需要任何资金的公司——信息服务公司。掌握了信息就能发财，就能大翻身。新的“三三制”，机关里三分之一留守上班，三分之一各地巡视包括出国考察，三分之一经商搞钱。恭喜发财，高消费是光荣。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讲勤俭节约——简直反动！其实把我们单位改成一个养猪场也早就发了大财。不，养猪太臭，最好是养苍蝇——我们专门培植全世界自然科学家都离不开的苍蝇。这在全球都是创举，需要你雕一座铜像，摊开两只手，手心上爬满各色各等苍蝇。然后全世界的生物学、遗传学、生态学、遗传工程学、医学、生物化学……科学研究机构与科学家都会向我们订货。而我们要的价很公道，每只国际标准苍蝇1.5美元或2.5西德马克。

她穿着一身黑丝绒的衣服。脖子上围着白绸纱。在契诃夫的剧本里有一个人物尼娜，她总是穿黑衣服。当问起为什么穿黑衣服的时候，她回答说：“我为生活致哀呀，我不幸福……”

“我们的领导应该民主产生，是的，要选举。一切由上面指定就会是淘汰精英而选拔低劣。因为没有一个人领导愿意承认别人比自己强或者有可能比自己强，这样一种估计本身就注定了要黄鼠狼下耗子——一代不如一代……”小张讲得慷慨。他的湖北口音更渲染了他讲话的气势。

已经有愈来愈多的人向我推荐，小张是个人才，而且是“官”才。他早就把一句话挂在嘴上：“如果我当省长……”

“我们倒是想选一个能人，选一个新型领导人物，领导我们走向现代化，领导我们先富起来……有这样的人我们不选才怪……可是我们选谁去呢？”众人说。

“选谁去？人人都应该来竞选！拿破仑说，不愿意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同样，不愿意当领导的干部就不是好干部。现在是改革的年代改革的月份，每个人都应该拿出自己的改革纲领，不想改革不会改革不能改革的人只好请他走开，他可以去倒卖香港丝袜嘛！”

“算了吧，倒儿爷们改革意识才强着哩……”哄堂大笑。

“那么小张，你先带个头儿，你来竞选一下嘛，你说说，如果把我们将单

位承包给你，你怎么办？”

“我不说……先让别人讲！”小子还有点神秘。

“小张说得对。就是要竞选。没有这点精神的人干脆滚蛋……”几个年轻人热烈起来了，响应起来了。

“我不竞选，滚蛋的话我就去大街要饭。”老董说。又是一阵哄笑。

如此这般，三起三落以后，小张恶狠狠地说：“要我承包也可以，第一，每年的经费必须翻三番。第二，人员裁掉三分之二，所有的老的不听话的跟不上的包括你，”他用右手食指狠指了一下我，“我都要裁掉。裁了的就一律不管，死活没我的事儿。第三，我必须真正拥有权力——财权，人权，决策权与处置权，谁也不要干涉。比如说用人，我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否则领导还有什么权威，工作还有什么效率？比如工资，我想给谁开销多少就给谁开销多少。否则，发再多的工资有谁领你的情？有谁为你卖块儿？”

至少有一半人为小张鼓掌。有的干脆喊出了声：“我们拥护小张！”“由小张来承包！”“让小张领导我们先富起来！”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也许，真的应该“让贤”了，就干脆让小张来试一试？也许，他们会使生活焕然一新？可他为什么说得那样龇牙裂嘴，那样吓人！

当飞机呼啸着升空而起，当地平线陡然倾斜起来，他知道，这一切已经永远地逝去了。

他告别这个孤岛告别她如告别逝者。什么是往事呢？坟墓和十字架。

当他用潇洒优雅的姿态与送行者一一握手道别的时候，她拥抱了他。他觉察了她的脸，粗糙、冰凉、而且坚硬。那颧骨大概是粗大的。这大概是她的命。她不会有更好的命，比一切温柔小巧更令人痛苦。痛苦就像一场大火，烧毁了楼阁，烧毁了须发，烧焦了心。剩下的是一片废墟。是一片瓦砾，是已经冰冷、但仍然散失未尽的烟。

然后在废墟上，在分裂的土地上重建起了不夜的城市。到处是耀眼的白灯，是富丽的店铺，是浓妆的女子，是烤肉的油烟，是哭一样的歌唱，是货物的琳琅，是疯狂的节奏，是抢劫的危险，是欲望的陷阱，是越来越赤裸的肉体与越来越难以辨认的灵魂。

你好。

你好。

在五星级旅馆的旋转风门旁，他们互相问安。他一点也不了解这个城市、这个旅馆、这个人。也许他的动人之处就在于他的陌生？他像外星人。他不是这架充分发达的回旋加速器上的一颗原子。他好奇地、傻子一样地张着眼张着口，悲伤地看着它们。

她好奇地、傻子一样地、悲伤地看着他。

而他发抖了。

领导班子连夜开会，争执不下。消息却立即不胫而走：小张即将上台。

告状信飞上来了。小张“偷”过木匠房的油刷与清漆。小张在做“红卫兵”的时候砸过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唱片。小张给美国人写信，活动出国。小张贿赂一个司机，全家坐他的车到125公里以外的风景区去旅游。

推荐信和拥戴信也随即飞了上来。小张是开拓型人物。早在1968年小张就说过，农村必须搞包产到户。在一次会议室险些失火的故事里，小张一个人就向燃烧的沙发泼了五洗脸盆清水。而且他急中生智把痰盂扣到了

帽子冒烟的科长头上。小张既懂业务又有组织能力，是不可多得的“四化”干部。小张是卧槽的千里马，现在需要的是伯乐的眼光与伯乐的决心。

惶惶然。人们在争辩小张上任究竟是祸还是福。现在是站在“反张”还是站在“拥张”的立场上更正确而且更有把握。×××与×××是否明反暗拥或者明拥暗反或者又拥又反，简直说在这样的事与一切事情上搞八面玲珑脚踏两只船留一条退路究竟是明智还是缺乏人格。人们在担忧如果真的实行了聘任制自己会不会被聘用。有的认为现在就应该给小张送点枸杞子与青春宝。有的则利用一切机会慷慨陈词，维护体制给自己的千般好处。有的开始巡回拜访已退居二线但仍是最有影响的人物的老领导，哭诉自己受到了小张的打击。老领导问：“小张不是还没有上任吗？”答曰：“没有上任就开始打击，上任了就更该打击老骨头们。”有的去找小张献策交联络图交类似《红楼梦》中的“护官符”。有的声明如果自己不被聘用就上吊，开始起草准备复印绝命书。有的则有意当着小张与我的面声明：“不聘我可以！又没奖金又没有出国机会，我压根儿就不想在这里干！可是有一条，看你们聘不聘老李，我们两人都不聘，也就罢了。聘我不聘老李，应该！聘老李不聘我，我跟你们拚了，咱们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我不捅别人，我攘我自己的心口还不行吗？”

五天以后，小张受不了了，正式写来了书面报告：“我是死活不当领导的，请上面千万不要考虑让我做什么长。我发发牢骚说说大话还可以，真干，我干不了！请不要因为某些人起哄就聘用我，聘用我只能给人民给国家给我个人也给别人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

底下，小张说得更绝：“去他妈的吧！口头上都忧国忧民盼改革、催改革、要改革，实际上，拔一毛而利改革，就没有人肯干！都等着天上掉改革的肉包子呢！依我看，只有喝西北风的份儿！”

领导班子终于否定了对小张的提名。

领导班子决定还是聘用我，而且举行了隆重的发聘书仪式。其实我在这个单位当领导，已经两年多了。

一个花花世界。一条每座店铺都明丽得像天堂里的宫殿的街。每个人都心事重重，衣冠楚楚。一家每一件商品都发出诱人的红光、垂荡着怵目惊心的价目卡片的店铺。一个服务得这样周到、满足得这样熨帖、规定得这样严密的地方。

在这样的地方漫步，你内心的感受当如何呢？

感到满意。好像被按摩。好像被爱犬舐遍了全身。好像笑得更加高雅。好像被花瓣洒下，被花瓣埋葬起。

感到消受不了，承受不了。感到自己的肠胃太无能。感到肿胀、停食、漾酸水。好像一艘船因为超载而正在沉没。

感到愤怒。感到侮辱。像一个乞丐。像一个被逮捕押解的囚徒。感到羞愧。像不肖子卖掉了传家宝。

而最根本的，只是孤独。越热闹越红火就越孤独。人与环境、人与土地、人与族姓的关系竟是这样脆弱的吗？

下起了小雨。为了躲雨，他们紧靠着店铺的橱窗和门户。而使城市变得安静幽雅。汽车也开得小心翼翼。他们穿过一个又一个商场。假发、首饰、大大小小的皮箱、化妆品。又穿过一个空荡的、堆放着许多塑料垃圾袋的小街，小街发出一种陌生的刺鼻气味而且街面发黑。然后他们走进一间白房子。

白桌子白凳子白圆椅。落地镜面里也是一片洁白。然后他们要了咖啡。土耳其式还是意大利式的？侍应生问。加不加一种兑咖啡的酒，南非出品？联合国正在对坚持种族隔离的南非进行贸易制裁。

他凝视着窗外的树影，车流，人行。匆匆而又心事重重。“从前有两个最淘气的孩子，一个男孩子一个女孩子，就用这两个孩子命名了一个著名的餐馆……”

“我小时候非常淘气。姑妈老是说我，管我，还打过我。

她养着一只金毛狗，有一天我把狗鼻子涂成红色……”

他变得闷闷不乐。“咱们走吧，我累了。”他说。

过去是我领导，现在是我承包，而且说是，承包三年。说是一切权力下放到我这里了。

我可以“生杀予夺”。

第一个问题，我聘用谁，不聘用谁。

我最不想聘用的是老赵。他喜欢串宅门，送礼请客，叫作“关系学”、“名单学”、“致敬学”。对任何实际事不出主意、不出头办，不解决任何实际问题，却又事事计较，事事争先，事事作梗。在我们讨论要不要给每一个科室发一听速溶咖啡的时候，他撇着嘴说：“也不能说喝咖啡就是对外开放，不喝咖啡就是保守僵化。”当我们为了尊重他的意见拟议不发咖啡的时候，他又说：“也不能说不喝咖啡就维护民族传统，喝了咖啡就崇洋媚欧。”当我们追问他到底是什么意见的时候，他说他根本就没有意见，“一切听大家的。”

但是不能不聘。不聘他就会造成震动。不聘他就会使有关领导有关人士都同情他。就会落一个排斥异己，不顾大局的恶名。就会得罪一串人。就会使一直在那儿“反”老赵反得起劲的小张他们得到错误的信息作出错误的判断忘形起来放肆起来越发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起来。又会使老董他们得到一种错误的信息作出错误的判断就会纷纷地去请求调动去请假休养去住医院，然后群起上书对我进行弹劾，而我是最不愿意成为他们的对立面的。

我其次不想聘用的是老董。她“文化革命”中补来了三代贫农家庭出身、本人从7岁做童工的证明。去年又突然补来了50年代已经在夜大学本科毕业、具有高等教育毕业学历资格的证明。她要求评次高级职称，为这个又哭又闹而且当着许多人的面喝了敌敌畏。最后连小张也服气了，说：“评吧评吧，捏着鼻子也承认她是副研究员吧……我只提一条建议，咱们单位需要给老董规定一条特殊的劳动纪律：上一天班扣工资一元，旷工一天奖励一角，旷工一年就算全勤一年，年终戴红花发全勤奖。”

说得过分了一点。他她上班只能带来麻烦，是事实。

但是不能不聘。不聘她就会闹你个人仰马翻。而且她的舅舅是一个公认的好人，一个可敬的人，一个大人物。这位可敬的人物小时候讨了农村老婆，比他大五岁，小脚、文盲。而他们相敬如宾，白头偕老。对这样的人物的外甥女是不能怠慢的。连这点面子都不给，在公众中通不过。

想聘的，未必是可以聘的。不想聘的，却是一定不能不聘的。所谓生杀予夺的全权，只能使我更加为难，更加狼狈。因为，不再有一个无形的“上级”代替我负得罪人的责。不要把事情做绝了啊！人人都这样说，包括我自己也在提醒自己。

接到老友A、K患癌症去世的电报。猝不及想。就像一架正平稳飞翔

的飞机，没有任何预兆便突然爆炸坠毁了。

在挨斗的那几年，他却那么活泼。做打油诗。唱《临行喝妈一碗酒》。跳“忠”字舞。

学了一手好木匠活。当“文化大革命”结束，他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的时候，同车间的老木匠师傅叹息说：“我这一辈子还没收过一个这样灵的徒弟。完全是八级工的材料呀，去当那个熊干部，多可惜了儿的！”

一架飞机飞着飞着，没有任何原因，就会突然爆炸吗？

这是一架巨大的秋千。秋千慵困解罗衣，画堂双燕归。这是一艘风浪里的帆船，帆船随着圆号声翻滚腾跌。这是一张破了孔的降落伞，我欲乘风归去，飞将军自青天落。

完全错了。他本来不该问：“你要不要喝点什么？”后来他才得知，依据这里的风俗，晚间的这种提议有一种过分亲昵的含义。

城市在旋转。灯光如线如缠。地面倾斜了，直立了。罩到了头上去了。人影绰绰，笑语滔滔。错落的喊叫声充满青春的欢乐。无烟的晕眩。无花的芬芳。无原由的心悸。就像坐“碰碰车”、“碰碰船”，互不相识、互相提防互相躲闪而又终于互相碰撞。躲避的是碰撞。期待的也是碰撞。人为什么愿意和陌生者碰碰碰撞呢？

而她太寂寞了。寂寞如花坛的枯草。寂寞如雪地的灰雀，寂寞得过早地出现了一根又一根白发。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

而她是无助的。像一架下坠的飞机。像一艘下沉的船。像一幢洁白的房子。墙上洁白的浮雕。连壁炉也是洁白的。为什么夏天也需要投几片木柴呢？这里有夜的海风，凄凉。需要听木片的剥剥声。需要看火焰的升腾。似乎世界上只剩下了这点声音和这点运动。

而城市是一片喧嚣一片豪华一片欢腾。莫非她和他都是乞丐？在呛人的发臭的烟气中，不可想象的超分贝的滚石乐震动耳膜、震动心室、震得胃痉挛，而且震得牙疼，震得牙齿一个又一个松动，再震一会连舌头也会脱落下来。

一片喧嚣中他疲倦得睁不开眼。如睡如痴中他被击打被揉搓被碰撞。

如果三十年前，他也许会翩翩起舞。他愿意回答这寂寞这热情这喧嚣这陌生，他会拥抱这陌生。

不。飞机是不应该在空中爆炸的。

我远非一无所为。

“悲观的论点，停滞的论点和无所作为的论点，都是错误的。”伟大的毛泽东主席说。

曾几何时，人们已经不能流利地背诵红宝书上的语录了。报纸上愈来愈少看到他的教导的被引用。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愿他老人家的灵魂安息。

我增设了一个搞生产、搞有偿服务、搞第三产业的“中心”。让四分之一强的人员转而从事这项有风险有麻烦但也不无油水的事业。也就是说，事实上、我裁减了四分之一强的人员。即使人人心中有数我也必须多次郑重声明：不是裁减，不是裁减，不是裁减……直到说破了嘴，听厚了耳膜。否则，就会不堪承受。

年轻的父母给年幼的孩子吃药的时候有时候解释说：“那不是药。是糖。是果汁。”而年幼的孩子会哭诉：“是药。”

我们的成人比孩子更孩子。多么好的人民！

大喊大叫了许多天。最后，有两个人没有被聘用。一个是小刘，他已经打了三次请调报告，他正在忙着筹备婚事，他埋怨在我们这里既提拔不成官又难以成名成家而且还捞不上钱，“我干脆去做生意！我有路子！我们可以去倒腾彩色电视接收机，一台赚一千！”他说。小张说，中国的未来看小刘。

一个是老张，她病休已经三年。再有半年，也就达到了退休年龄。为了使她接受不被聘用，我们先提升她为副处长，再宣布暂不聘用，却仍然保留处级干部待遇。

炎热的夏天就这样过去了。“改革月”、“改革季”就这样过去了。人们陆续从北戴河、从青岛、从大连和哈尔滨松花江畔的太阳岛回来。人们称赞我的魄力，称赞我迈出了一个大的步子。部属们点点，说：“你办事还差不多。”老赵在有些会上批评我改得太慢，在另一些会上指出我改得太急。还批评玻璃窗擦得不干净，汽车司机不应该用公款做服装并且指出汽车司机的服装必须改善，这不仅是一个服装问题。老董找我谈，既然老张可以做副处长，为什么她不可以做副局长呢？她明确指出，在她离休以前（还有一年），必须明确她的副局级待遇。

几个平行单位除一个地方按既定计划做了些人事变动外都由原来的领导人承包，都聘用了原来的工作人员，都宣布了任期与聘用期，都讲了一些提高效率效能破除大锅饭铁饭碗的弊病的话。

然后一切照旧。

报纸上出现了一些调门儿不同的文章。说是铁饭碗是长期斗争的果实，不能笼统否定。

说是提倡穿西服是消费过热。

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精神永垂不朽。

蝉鸣也放慢了节奏，没有那么多切分音，咿——无比地悠长，若有若无，半疑半信。

我感到你的亲切，你的温暖。但是我不知道你是谁。

我不忍看你的含泪的眼睛。如不忍看璀璨的华灯下的一个踽踽独行的老人。如看一个拉提琴的病人，他不停地、千次万次重复地拉着一个悲哀的曲子，欲罢不能。

拒绝她伸出的手，是太残酷了。像杀人。

本来不应该建议您喝一杯金黄的橙汁。为什么在我们伟大的祖国，就喝不上这样一杯橙汁呢？有许多笑话，有儿时的回忆。就像你燃放的第一枚爆竹，你紧张得全身发抖，好像长大了，去炸碉堡。然而，你期待着，发着冷，发着热。爆竹没有响。

机会就这样永远地失去了。

也许，世界可以重新开始？昆仑山可以按照我们的意志飞到大海，北冰洋可以按照我们的意志欢迎游艇，树上将会结出红宝石而所有的绵羊都会露出凶猛的、却是无尚尊严的牙齿？也许，就在他和她拥抱的一刹那，天堂的钟声将会敲响，巨大的海龟将驮着天启圣图爬到议会大厦前的广场，而所有的绳索，所有的戒律，所有的关于恒星、行星和卫星的规则都将解体，一轮红日将会把他们烧尽而她的眼眶里的泪水也将蒸发散失？

不。

只剩下了一个字词。一个英雄与懦夫都喜欢的字。

还是让我们平平淡淡地度过我们的一生吧。

时间就是这样度过的。其实你不知道是已经过了五个月，是已经过了五年。

忽然连续收到了讣告，得知一个又一个老友凋谢的消息。还有一个由于大脑软化变成了植物人，没有人认为他还有康复的希望，也没有人愿意他早日平安归去。至少是为了：待遇。死者无论怎样受尊敬，却不可能获得生者的待遇。死者无论怎样受尊敬，在我们这个越发古老和越发孩子气的国家，都会很快被淡忘。

没有遗忘的帮助，炎黄子孙怎么可能绵延至今日！

我去理发店理发，排队，等待，锻炼意志与性格。问理发员：“你们不是租赁承包了吗？”

“是的是的，都包了。唉，只是个形式。”

“形式？国营理发店包给个人是形式？”

“该怎么样，还怎么样。”

“你们不是计件工资制吗？理发不是最容易搞计件吗？而且，现在理发价目不是翻了一番还多吗？”

“计什么件？老师傅怎么办？哪个承包的人敢得罪老师傅？您承包三年，三年以后还活不活？什么多劳多得？多劳多得罪！干得少的挣得更多！”他的牢骚太多了。我将信将疑。

而在我“承包”的这个单位，攻击也开始了。带头攻击我的恰恰是小张。

“什么改革什么改革！改革了这么些日子了，也没给我们涨工资！也没给我们发皮大衣！瞧人家××部，一人发了一架钢琴！”

于是我懂了，改革就是涨工资。改革就是发皮鞋发铜火锅发电冰箱发钢琴。改革就是给每个男人发两个媳妇、给每个女人发四个情夫。改革就是冬天不刮冷风、夏天吃冰棍不收钱。改革就是每个人去美利坚合众国去日本去澳大利亚加拿大意大利瑞士公费旅游，而儿孙们去那里自费留学。改革就是每个人张开大嘴，然后源源不绝地输送灌溉啤酒茅台酒人参蜂王浆果汁牛尾汤。改革就是给每人发一柄中子枪，目标：咽喉，距离：75厘米，预备——放！

而小张他们，在一些时日以前，像嗷嗷待哺的小鸟一样地盯着催问着我：“怎么还不改革呀！”

“您们要点什么喝的？”

侍应生彬彬有礼。穿着黑上衣、烟色裤子，打着标准如爵士的黑领结。

钢琴声在大厅里回旋。洒落如夏日的雨点，来自一朵黑色的、犹豫不决的云。

你也是彬彬有礼的，好像是经过了精心排练。苏打水和杜松子酒和插着牙签的柠檬，竖在他和她中间，像北大西洋公约与华沙条约，据说是保障了两个方面的安全。

“我们缺少的，只剩下悬挂在头上的氢弹。”

而她是无望的。她是不解的。你知道她在问：为什么？

她甚至迟疑地说：“让我们捅破那面墙。”

先捅破他的心吧。如果没有墙和炸弹。如果当真如东方歌舞团众歌星

在激光束挥舞中演唱的《让世界充满爱》那样，世界真的充满了爱，这将是第几次洪水泛滥的年代？

世界充满了爱。你有救生圈吗？

我倡导的搞生产搞有偿服务的“中心”办起来了，发挥了潜力，增加了工作项目，也增加了收益，但是小张叫道：

“累死我们了！累死了！”

然后接到通知：我们应该与“中心”脱钩。接到通知：应该补缴税款一大批。通知：要提成上缴。通知：“中心”经办人帐目不清，作风不严谨，应该立案审查。通知：“中心”要立即腾出办公室，或者补交房租260%。通知：“中心”的电费、运费、邮费支出都要增加300%。通知：要重新办理登记注册领取执照手续，否则即按非法机构取缔解散。通知：“中心”的汽车因违反交通规则已被交警大队扣留。通知：“中心”的防火设施与食堂卫生状况不合标准，已被勒令停业整顿。

于是“中心”负责人主持了17次宴会，请了200余名贵客。筵席中被交口称赞的菜肴叫作“佛跳墙”——佛闻到了这样的肉香也会跳墙过来大嚼，罪过呀，阿弥陀佛！

于是记者来访，说是准备披露这个“中心”大搞不正之风大宴宾客的丑闻。于是“中心”5次宴请众记者。

急流勇退，有魄力的我拍板决策：“中心”停办了。我的具有无比威力的论证是一句反诘：你愿意进监狱吗？她说：“你像一个王子。”又问：“也许你愿意请我吃自助早餐？”

回答是：“那是我的荣幸和快乐。”

礼貌使人愉快也使人疲劳。

她的嘴不好看，像一只小青蛙。他怕看她的嘴。

而她的笑是真诚的与苦涩的。她吃了一个梨子，吃了两片干酪，甚至喝了一大杯冰冷的牛奶。还有昨晚没有喝的饮料。

他什么也不想吃。他只是索要矿泉水。

那天晚上他们经过一个空旷的商场。有三一群五一伙的年轻人在那里吸着烟。他们是无事可做吗？他们在等待世界革命吗？摇滚乐和做爱都已经使他们厌烦了吗？如果让他们参加一次政治学习讨论或者干脆上一期“五七”干校呢？

而同行的一位青年同胞，堂堂的“中国心”，收藏飞机上给的饮料铁听及塑料餐具，收藏旅馆大厅陈列的所有非卖印刷品、主要是各种广告画页，收藏每一个肮脏的塑料袋……

离去的时候，他把一卷大便纸也收到自己的皮箱里。

还有另一位异国朋友，离开旅馆的时候把桌上的电话机卸下来，带走了。

又有一些时日过去了，没有收到什么讣告，死神正在喘息。

从事第三产业的各位弟兄姐妹在经历了一个轮回以后各归各位。

小刘呢？小刘说是要走，其实并没有走。他在家休养了自由自在了好长好长时间。这期间他娶了媳妇生了孩子掩埋了母亲——当然是在母亲死后。他打了家具、为墙壁贴上了塑料壁纸又把住房的日光灯全部换成了艺术吊灯。这期间他还回了两次老家，翻译了一部心理学著作。这期间他的倒卖彩电的朋友一个又一个进了监狱而他最终被证明根本没有参加过电视机交

易。他只是豪迈地谈论过那些诱人而又遥远的交易罢了。这期间……那个炎热的夏天他还没有结婚，现在呢，他儿子已经长出了8颗小牙。

老张呢？病入膏肓的老张在不聘之后身体日趋好转，医生不断地开来日益健康直至完全彻底健康的证明，就像以前不断开来日益病弱直至完全彻底病趴下的医疗证明一样。

怎么办？继续不聘他们？让他们在家继续休息而又照拿工资？

如果停发或打折扣发工资，一没有这个规定，二那难道不是把他们逼上绝路吗？

而且两个人、两个人的亲属、老战友与老上级都来找我说项。怎么能不让他们工作呢？

何况我自己的聘任期也已经超过了，也没有再聘我，也没有让我下去。原来给我发聘书的人可能早忘了聘任期的规定。

好吧好吧，我沉稳干练，笑容可掬，天道有常，小刘与老张各归各位。又过了一些时日，老张送来了只能半日工作的半休证明。小刘交来了请调报告。说是那些交易电视机的朋友都已释放，而且步步高升。小张因为在无轨电车上与人打架被派出所拘留，我去派出所把他领了出来，他却念念有词地责备我没有坚决与坏人坏事斗争、没有用勾拳把派出所所长打倒在地。

我们分到了五套房子。经过了几场几乎打出脑仁儿的血战之后，老赵老董老张小张小刘都分到了新房子。搬家的时候我才惊异的发现，“哭穷”哭得最厉害的小张家，不仅有电冰箱洗衣机彩色电视机，而且有钢琴电吉他。他的儿子才三岁，已经开始受音乐教育了。而且，说来难信，他还饮“人头马”白兰地，吸“三五”“万宝路”香烟。

老董拿来了新的证明，她不但是三代贫农出身、大专学历而且是台胞眷属。上级催促我——要提拔。

我终于看到了自己的力量——我说：不！顶在了那里。

夏天过去了。再见。一路平安。也许再相逢的时候，我们将不再相识。

浪花体现的是海洋的力量么？不论怎样的巨浪，都将平息。

不论平静如何的海面，都将掀起惊天巨浪。

你珍视平安而又渴求巨浪的心！一只海鸥从大洋上飞过。

它期待于海的是什么呢？它拒绝于海的，又是什么？

夏天还要到来。夏天才刚刚开始。夏天将不会被忘记。序幕以前的骚动平息了。好戏还能不上演吗？当你凝视海浪起伏的时候，你为这个不能不错过了的夏天发了一忽儿呆。

1979年88年9月

球星奇遇记

恩特终于来到了斯洲斯邦斯郡斯城。他计划打工留学买车租房交友攒钱倒卖地产与股票。最后，他此生的宏伟理想是做一名电影演员，获世界五大电影节金奖，变成空中飞人在2000年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开幕式上飘飘自天而降。如果做不成，起码也不要被关进监狱、战俘营、集中营、流放营，尤其不要被糊里糊涂处决。

而当前最主要的是——刷盘子掏阴沟提行李擦皮鞋清洗橱窗剪草坪到教堂去请求救济并按这里的风俗星期日到家庭汽车房去买一身旧衣裤。

一觉醒来呼声雷动，唱诗班高奏“万岁，吾王！”小学生手执塑料花束，有节奏地挥舞欢呼：“嗨唉——恩特，嗨唉——恩特。”令人骇然。最初，看这阵势，恩特还以为是此地误将自己认作敌谍，前来捉拿归案，不由吓得发抖。但见戴着白色假发的体态臃肿的市长带着六名仆从手托银盘，在《结婚进行曲》铜管乐伴奏下向他走来。

声如洪钟，无可怀疑的市长的声带颅腔共鸣：

“尊敬的恩特先生，世界著名的足坛名将，青春与力量的载体，浪漫与机巧的无倾斜平衡，世世代代大写的人的审美观照，希腊神话海伦与中国神话猪八戒的交合延伸对应！在您惩罚了不名誉的国际裁判阿里斯·狄狄古古斯、削掉了他的一只耳朵以后，您就神秘地失踪了。国际社会与健全理智猜测着您的行踪，世界舆论与原生激情捕捉着您的路程。一年零两个月四分之二个星期以前，南极占星术太极拳瑜伽特级大师达不溜·李曾经预言您会到我国我郡来，意外的狂喜传染着从陛下殿下阁下到每一位绅士与命妇。好有一比，肉包子打狗蓝天掉雪球朱古力。国际财团对本郡的投资一下子骤然增加了千分之零点零零四二。上院决定对这一消息实行军管训政，切断了海陆空电源及无线电频路。但即使如此这般爱皮西迪（A、B、C、D），我们这些主的罪人与圣母的宠儿也未曾逆料您先生大名鼎鼎的恩特君通过绝对自由的任意选择，责无旁贷地将您的巨树深根置放入我市的土地上！”

合唱队唱道：

光荣啊，光荣，江山啊，最多情！

幸运啊，幸运，家伙啊，没分寸！

恩特骇然谢道：“各位误会则个，小的不谙足球也！”

市长慈祥笑道：“想来您老人家此三年中去了东方孔学礼义之邦，学得如此谦逊！实令西方人汗颜汗脚！”

“我不会踢球啊！”恩特愁眉苦脸，他奇怪他说的话别人好像听不懂。

“什么？恩特不会踢球？不会踢球的人会是恩特？您真幽默！”市长捧腹大笑。连连曝光，摄影记者频掀快门。

“我是恩特，但是以圣母和圣子的名义发誓，不是球星恩特！”恩特辩道。

“然而您身高一米八七，体重二百磅，四肢发达，头脑机敏，举止灵活，反应迅捷，未婚……”市长的第一仆从打开公文夹读道。

“是的是的，所有这一切我是填到移民局入境卡片上了的，但我不会踢球！”

“但是您会踢！”第二仆从打开了公文夹，“令尊大人巴特，海军少尉，海军足球俱乐部成员并曾赞助崇高的体育事业以金元二十两个，这证明，您的细胞里压根儿有足球基因！”

您的母亲恩妮亚·娜丽娇娃，曾参加网球运动、拳击运动……”

“我妈妈没有打过拳……”

“哈哈，这说明您已经承认了其他一切，我现在可以给您放映录像，我们用最新技术捕捉复原制版，您可以亲眼看到令堂大人如何与令尊大人进行拳击训练争斗。令堂虽然娇小，但是在一次搏击中净得四十四分，而令尊只得了十二分，您的高贵的母亲取胜了！光荣归于恩妮亚·娜丽娇娃夫人！”第三位市长仆从说。

“也许你说的对，可我仍然不会踢球！”恩特喝道。

“下面是您在足球运动上的辉煌记录，”第四位仆从打开了公文夹。“五岁参加少年精英队，获金鱼奖；七岁参加双边圆桌赛，独进球11个，获金炮奖；11岁参加大老板队，上半场断球40次，下半场断球56次，获大金跳蚤奖；15岁参加小瘪三队，获金臭虫奖；16岁参加莽汉队，获金盆儿奖；17岁参加花大姐队，获金毛儿奖……”

“错了错了，这一段全错了，你们一定是把我和另一个名叫恩特的球星的档案混淆起来了……”

“不会错的，”第五位仆从抢答，“我们用的‘P·B·303’电脑是经过国际专家委员会三次鉴定的，是巴黎统筹委员会限制向共产国家出口而另一方情报系统不惜代价搞到了复制品的。由霹雳·斯卜斯绥尼博士签署，经华沙条约和大西洋公约各参加国认可，写入大百科全书4838页的，您就甭客气了！”

身上围着红色绶带的礼宾官，用木槌敲着麦克风话筒，发出加农炮射击的轰鸣声，压住了恩特的反驳哀鸣。礼宾官呼道：

“向世界著名球星恩特致敬！”

公众齐声欢呼：“致敬致敬致敬！”

呼道：“欢迎恩特球星参加我市球队！”

公众欢呼：“欢迎欢迎欢迎！”

呼道：“恩特球星与我们心连心！”

欢呼：“连着连着连着！”

不知道谁补了一嗓子：“分不开！”

公众欢呼：“分不开分不开分不开！”

乐队奏中国陕北民歌《翻身道情》与美国器乐曲《养鸡场上》。高亢入云的旋律使恩特如醉如痴，市长与他拥抱三次。被富有异国情调和现代荒诞色彩的音乐所激动，恩特不由得也欢呼起来：“感谢市长市民！市长市民万岁！我们连着不分！”

不知不觉之中，恩特被脱掉了旧衣，换上了市足球队的制服，打上了带有市足球队独有标志——一只金色蜘蛛的黑领带，戴上了一顶高礼帽。然后，他被拥上敞篷豪华奔驰——800号汽车，由市长夫人与小姐夹他在当中，市长在后面搀扶，驶过市区主要街道，与载歌载舞的各界各肤色人民见面。他频频挥手，面含微笑，几次经过十字街口时被迫停车，接受女青年献花献吻，直吻得遍脸红香，遍体酥麻不止。

仪式举行完毕后恩特被迎入国际五星旅馆。其他集训足球队员住三星旅舍，独有恩特住五星。然后由四个不同肤色——白黄黑棕女郎侍候他进行苏格兰浴、桑拿浴、柳条鞭打浴与旋转水浪按摩浴。浴后浑身涂蜥蜴油，红外线紫外线烤干后再涂再烤凡三次。然后注射足球运动健身止痛防护活性物质，不含酒精咖啡因激素，然后足球教练求见。此教练表情严厉，头发花白，面孔狰狞，身高力大，令恩特一见便觉魂飞天外。教练说，当晚就要参赛，对手是他们的宿怨、世仇、旧友、近邻邦当市球队，恩特踢守门员，采用拜占廷四、二、三阴阳鱼小圈子战术。胜了，每个球员净奖金币5000元，恩特再加5000。

“败了呢？”恩特怯生生地问。

“败了，化学掉！”教练阴沉地说。“还有问题吗？”

恩特摇摇头，不知道“化学掉”是什么意思。投入硫酸池？电解？泼上汽油急剧氧化？变成微量元素？

已经别无选择。身上涂油以后确实像是已经脱胎换骨，换了一个人。足球有什么了不起？用脚踢跟着跑躺在地上不起来又一个蹦老高就是了。想到这里他雄赳赳气昂昂，大步在室内踱来踱去，如稳操胜券的将军。

然而败了呢？忽然一阵冷气袭来，他明白了“化学掉”三字的含义。一定是要把他变成松香色的化学粘合剂。成为粘合剂后仍然有思想，有感觉，有痛苦，有欲望，然而没有了形体，没有了个性与个体存在，太可怕了。他吓得瑟瑟发抖。要跑掉！晚了来不及！从正门是出不去了，治安部门为他设立了三道护卫岗哨。他走上阳台，顺着排雨水的锡铁管下滑。

扑通，他栽到一个温热的怀抱里。

“亲爱的达玲！你看见了我啦？我崇拜你我思念你我我爱你我，喜欢你我要把一切都献给你！其实从你获得金鱼奖的时候我就爱上了你！我随你漫游了天涯海角！我吻你走过的土地！我收藏你的脚印，我要修建一个博物馆展览你的声音！我雇了一位广告商为我的思恋写诗！我请了一位工程师把我的爱火转化成海底能源！我有好几次乘着蝙蝠去寻找你！我终于找到了你！我是歌唱巨星酒糖蜜！我真想即刻向你提供白昼夜间服务！顾客至上，宾至如归，信誉至上，保君满意！然而，你重任在肩！你任重道远！你忍辱负重！你志在千里！你万里的姻缘一线牵，萝卜快了不洗澡！快回去快回去！我们俩私订终身吃豆腐脑儿！你方要养精蓄锐破千军！我这里如火如荼花开灿烂！快回去快回去！莫忘了军机大事呀忽哟！”

欧开冇 欧开？”

渐渐弄清，邦当市与此市市土相连，面积人口相当，地形口音风俗产业相同。陛下视察时，曾连说数次“好一对孪生姊妹！”这样，两市结下了深仇大恨，你瞠着我，我贼着你，事事要争个你高他低。陛下七年，此市获得皇家旅游开发大奖，邦市五老愤而自缢。陛下九年，邦市获皇家助农为乐大奖，此市五老愤而自裁。种花种菜，打针卖药，化工污染，治安破案，嫖妓捉赌，贩毒走私，长寿高龄，选美择丑，标枪火箭，垃圾坟头，楼高坑深，床上功夫……两市无不相争相竞，化为前进动力机制，通过竞争要效益，终于不相上下，皆为陛下光辉。惟独足球一项，此市败于邦当市盖五届，真是人人切齿，个个含羞，自我化学掉的球员已逾一百，仍无赢球希望。正当此时，他们根据国防鉴定永无谬误真理化身人事档案“P·B·303”电脑的提供发现了微服而来的恩特，怎能不举市腾欢，如逢甘霖如巴黎圣母院的神甫得到了貌美的吉普赛女郎呢？市财政局长批了当年预算的百分之四十一作为接待专款，教堂主持组织了专场祈祷为恩特祈福，女权组织选派了一百二十个美女昼夜照料，民航食品公司准备向他提供一年的丹麦奶油与法国干酪，敞开供应不限量，汽车公司老板已经宣布将刚投产的新型轿车赠送给他——如果比赛“冇”是广东话，读m o。作者注。

获胜的话。

拥有一万七千座位的市体育场座无虚席。全体起立，唱《吾王万年，吾王后万年》，唱市歌，升王旗，升市旗，坐下。少年体操表演，青年体操表演。藤圈、皮球、响器及硬气功大劈活人表演。一面表演一面广播：市长忠告市民，未经医师指导，勿练气功。比赛开始。

开赛不过四分钟就发生了险情。对方左边锋，一个上门牙露在下唇外

边，两耳长长，绰号“黑驴”的恶煞带球冲来，所向披靡，势不可挡。本方后卫连连被“黑驴”撞得东倒西歪。球超过了12码罚球处，逼近大门。恩特吓得浑身发抖，瘫倒在地。恰逢此时“黑驴”起脚劲射，球踢到了恩特鼻梁上。恩特鼻梁呈外弓形，比一般人结实，球踢上去弹回原处，竟将抬脚射门后站立未稳的“黑驴”撞了一个跟头。全场掌声雷动，吼声如潮，口哨声如西北大风。本队队员涌来，含着泪花与恩特拥抱，把鼻子酸麻、鼻血如注的恩特抬起，四脚八叉地抛到天上。场外医生与护士小姐跑来，为恩特的鼻孔包扎、清洗血污。“黑驴”气得哇哇叫，然后一根一根拔自己的头发，一共拔了49根头发。女青年啦啦队脱下自己的外衣、长裙、丝袜像挥舞旗帜一样地挥舞着五颜六色的衣饰，有节奏地高呼：

“恩特，我们爱你！”

恩特惊魂初定，挥手示意答礼，并喊了一声：

“我可爱不了如许多！没那么大能耐！”

于是全场为之喷饭，认为恩特是幽默大师。

然后再战，邦当队锐气受挫，球一直在前场，恩特有暇伸胳膊缩脖悠腿叉腰，并一一打量喊过爱自己的姑娘；挤眼弄眉，好不快活。

下半场邦当队重整雄威，“黑驴”再次连连过人，闯到门前，抬脚。恩特由于首次的酸鼻教训，一见“黑驴”靠近，魂飞天外，连忙转身抱头擦脸。不想这一球正踢在他的屁股上。可能是由于他尻门子的力气用得太大，可能是由于他的尾椎骨太硬，可能是由于球的抛物线入射角度的巧合，可能是由于一种恩特本人未曾意识到的特异功能的发功，也可能是什么都不因为，就是说一种三维四维空间范围内无法感知也无法理解的一种力、一种能量的作用，一种只有用神秘主义第六感官经络学说新式思维学科才能解释的罕有效应，世界足球史上的奇迹出现了：这个球从恩特的尻部反弹回来，越过整个足球场，改变了牛顿力学定律所派生的种种公式，不偏不倚，落入对手的门区。（你不信活该！）

这一球落地后，全场球员、裁判、记分员、记时员、警察、清洁工、啦啦队员，直至每一个观众，目瞪口呆，鸦雀无声，全场静默，连地球都停止了运转15秒种。

15秒后，首先是市长大人哇地一声哭了起来。全场兴奋惊奇得也随之哇哇大哭。哭完哈哈大笑，笑完呜呜大哭。连收看电视实况的观众也是哭笑更迭不停，全市全国全世界，凡是收看了这一实况的人都像是犯了歇斯底里症。“黑驴”更是气得牙关紧闭、满地打滚，然后一面呻吟一面拔自己的胡子，一共拔下36根胡子。

20分钟后，才算勉强恢复了正常，再赛，邦当市队溃不成军，输得丢盔卸甲。

从此，恩特开始了他的大球星生涯，真是享不尽的荣华富贵，看不尽的颜色风光，想不到的佳境奇景，受不完的横财艳福。他的照片张贴在大街小巷。税务部门规定，每看一眼他的标准像，收高心理调节税男5分女5.5分。一种壮阳药广告使用了他的肖像，并通过广告公司预付给他五万金元，并言明今后全世界每售出一粒壮阳振雄丸就有他的四分之一元报酬。不但得到了汽车的赠与，而且，由于他的“非凡的姿势与风度”，加赠了一条旅游摩托艇。民航公司赠送的过期奶油干酪怎么吃也吃不完，他把它们转让给特种手工艺公司，一小块奶油或干酪上可以刻上佛经、圣经、可兰经与读者文

摘合订本的全文，比中国鼻烟壶内画还适销对路，创汇增收。对于他两次守门的殊勋，全市全国全球已经召开了73次学术讨论会，成立了一千多个“恩特足球学会”、“恩特效应研究会”、“恩特定律创造会”、“恩特球艺普及协会”、“向恩特致敬退役老球员联谊会”……之类的组织。各种报刊上发表了体育记者、体育教授、体育评论员和业余体育学者的三千多篇论文、特写、专访、报告文学、纪实小说。各语种相互翻译、辗转翻译、互编文摘文萃、盗版出小册子不计其数。世界流行舞蹈立即吸收了“恩特连环势”，即先腾空跃起、斜倒卧地、向前耸鼻孔、转身、跃起、转身向后、撅腩三次。这一姿势风靡全球，北美洲与拉丁美洲的选美大赛上，候选小姐每人都要跳这个舞，成为保留规定节目。恩特被吸收为国际舞蹈研究院荣誉院士，并得到礼金不计其数。随之后起的还有“恩特服装研究”、“恩特幽默探源”、“恩特风格散论”、“作为艺术的恩特球技观照”、“恩特鼻头与臀尻的综合比较分析”等新型学科兴起，并形成了四大学派：天才派、临场发挥派、战略派与技巧派。即认为恩特在该场比赛所建殊勋主要是由于A、天才。B、临场发挥。C、战略思想优胜。D、技巧细腻而致。至于恩特收到的致敬信、慰问信、要求签名照片信和求爱信更是如雪片之降高巅。他雇了一位秘书为他整理信件，把包含愿与他做爱的暗示妙龄女郎信件信号贮入电脑，由他一一检索品味并一一亲笔回信，其他信件任凭秘书装入麻包卖废旧物品收购站并因此使该废旧物品收购员获当年陛下的“敬业奖”。

不仅恩特本人，连同市长及其仆从，也都因思才觅才、爱才用才而受到陛下内阁的奖赏。市长得王后勋章，并恢复其因撒酒疯随地小便而停止使用的伯爵头衔。五个仆从每人奖励千金、晋升一级。

恩特可以说是腾云驾雾、飘飘忽忽。由于不敢相信这不是梦，他屡屡咬自己的两臂，除肘部够不着外大臂小臂俱是齿痕。这个消息不胫而走，一时成为时髦，特别是青年人，你咬你，我咬我，你咬我，我咬你，皆以臂上齿痕自豪。一家日暮途穷、奄奄一息的色情刊物由于刊登了这些齿痕男女而销量疾增，扭亏为盈，大获经济效益，接连三期以不同角度的恩特像为封面。

恩特做梦也想不到此生竟成了球星，而一名球星竟能达到这般光景！比他梦想的当影星自天而降还要神气百倍！他卖三明治，不成功。他开出租汽车，不成功。他给别人洗车加油，不成功。他当清洁工，不成功。他给老板提包扛行李，也不成功。一想起他的一连串失业、求职、借贷、半饥半饱、衣不蔽体，特别令人发指的是那些在公众场合遭到白眼、被上等人推来搡去的日子，他恨得咬牙切齿，他苦得热泪割面，他叹得死去活来，他喜得疯癫狂佯。真想不到此生会有这么一天；不愁吃不愁穿，不愁住不愁车，不愁友不愁欢，不愁用不愁玩，不愁无人奉枕席，幸福得甜得发腻。他愈来愈学会在公众场合显得冷然漠然，回答记者采访时反复说：“太无聊了。”他越冷漠越疲倦越厌烦，就越像大人物，就越身价百倍。

遇到一个人稍稍静下来的时候——做爱之后入睡之前、睁目以后起床之前、正餐之后咖啡之前、沐浴之后穿衣之前，等等——他的思维会陷入不可控制的布朗运动。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难道他真会踢足球？难道他真的是球星恩特？难道这一切不可思议的厚爱，这伟大的机会真的是人们提供给他这个流浪汉的？难道他生来就有踢足球的才、踢足球的命？难道他在母亲的子宫中孕育着的时候已经具备了踢足球的遗传基因，而居然二十余年没有一展身手的机会？难道他真的经受过严格的体育训练、体质训练、基本功训

练、战术训练、对抗训练？难道他真的是足球神童，获得过金跳蚤金臭虫金鱼金骆驼金恐龙奖？难道他真的会守门会带球会传球会射门？

这些问题像毒蛇、像火焰一样烤灼着他、折磨着他。他浑身像发高烧一样火烫。试了几次体温，都因水银柱涨破了玻璃管而未得确切参数。

一个坚定的、清醒的声音回答说：“不！不！绝对不！他不是足球运动员！他不是球星恩特！他根本不需要、不配、不值得这样受宠！他没有这方面的训练也没有这方面的秉赋！”

他对足球其实是一窍不通！所有最近发生的事，不合逻辑，不具备可能性！

那么？他是谁？他遇到了什么？他为什么会成为这样？这一切是怎么回事？他是骗子吗？他欺骗了陛下、市长、仆从、公众直到每个主动送上来的有着迷人的身体的女孩儿吗？市长是骗子吗？市长既骗了陛下也骗了市民也骗了他恩特——一个无辜的卑微的小人物吗？仆从们是骗子？电脑设计师与操纵技师是骗子？电脑鉴定者斯卜斯绥尼博士是骗子？体育记者与体育学者是骗子？邦当队及“黑驴”是骗子？大大小小的学会协会会长是骗子？威胁着要“化学掉”劣败者的教练是骗子？合唱团是骗子？仪仗队是骗子？体操队是骗子？足球生产厂商是骗子？赠送给他新型汽车的厂商是骗子？民航公司经理是骗子？力学定律的发现者是骗子？慕名来信的写信者是骗子？投入他的怀抱又恨不得把他糖球般地溶掉吞掉的女子们是骗子？那个声称要搜集他的脚印的叫作酒糖蜜的热女子是骗子？

于是他又感到冰水浴过一般地冷彻骨髓。他的牙齿打战。他相信总有一天事实真相将会揭穿，他将戴上手铐，押上法庭，接受审判，供认不讳。虽然这一切并非由他选择、由他做主、由他造成的。虽然开始时他用了一切办法拒绝这突然降到他头上的玩笑式的恩宠——一场大误会。他想不到误会竟是如此不由分说，这样绝对，这样势如泰山压顶。那么，这一切该由谁来负责呢？只能由他自己。而一切又不由他自己。这个国家是以诚立国达数千年的，这个国家对骗子是严惩不贷的。总有一天，他逃不脱押赴刑场、处以极刑的结局。

唯一的出路是：逃走。趁着还没有太晚，还没有陷得太深，还没有造成更严重的结果——例如，皇家足球俱乐部还没有为他铸造铜像，陛下还没有接见他，那些以身相许的美人也还没有谁声称为他储备了后人胞芽。他随时可以走，教练不敢管他。自天而降的新型王室汽车可以开到每小时三百三十英里，国防军的摩托兵也追不上。微雕成经卷和读物的奶油干酪虽然变质也仍然可以充饥。他可以深夜出发，只消说是去脱衣舞夜总会就不会引起任何怀疑。从那个名为“黑鸭”的俱乐部只消开车三分钟就可以到达和平的边界：通向对一切都开放对一切都自由自在的共和国。他可以在自由共和国开一个记者招待会，他可以把他的奇特的经历卖给当地的通俗纪实小说家，他的经历的戏剧性可读性足以使文学评论家欢呼传统小说观念的胜利。他应该把不是由于自己的责任而妄得的汽车金币通过共和国外交部交还陛下与他的臣民。然后，他要唱一首情歌：《致爱过我的姑娘们》，他要作新的歌调，而与胡里欧·衣得里斯亚斯唱红了的那首同名歌曲不同。他要表白，他没有勾引过任何人。再说，他虽然不是球星，却绝不比球星缺少阳刚之气阳刚之器，他对得起她们而且将永远记着她们……

然后呢？然后他将在共和国进行自由和公正的竞争。他可以打工剪草

坪掏阴沟刷盘子，他可以在跳蚤市场倒卖旧衣，而如果他希望得到一大笔钱，他可以去侍候老而富的同性恋者，可以去医院护理艾滋病人。只消注意戴口罩和手套，只要不与这些病人做爱，他传染上这种病的机会就不比乘坐波音客机坠毁的机会更多……再以后，如果上苍保佑，一切顺利，他要开一座小杂货店，卖口香糖、抽水马桶清洗液、女用震荡器和色情画报《花花公子》。

然后，他要娶一个黑白混血的老小姐作太太……

然后……他一次又一次地下了决心、做了计划，却一次又一次地搁浅、没有跑走。他想不出任何理由可以不逃走。他临到走的时候抬不起脚来踩不着汽车发动机，他越是想走就越走不了，这实在是心理学之谜。

而在他生活的大部分时间，特别是在动情之后做爱之前，饮料以后正餐之前，选货以后付款之前，赢球以后输球以前，他并不为这些问题而发疟疾，而冷冷热热地折磨自己。哪怕仅仅是个误会也罢，当了球星、当了大人物以后，就是比当小人物好得多。他感到的是从未有过的充实、忙碌、快活、有趣。他还从未过过乃至想过这样美好的生活，不知道生活中有这样多诱人的美好。他还不知道人类的精英陛下的宠民上帝的忠仆上流社会的精华与靠近这精华边缘的人的生活是这般高贵舒适，而且文质彬彬。而且，最重要的是每分钟都觉得自己确实重要，有那么多重要的事等待他去做。这突然的奇遇使他发现了一条真理，原来他也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人。原来他也很适宜很胜任做一个要人，并且是一个高等人。原来在他这个出身寒微经历委琐的贱种身上也有一粒华美的贵族种子，给他温度给他水分给他化学肥料与有机厩肥，这种子便会发芽生长开花！

转眼过了半年。他睡在一间有柔软的窗帘的、隔音性很好的房间里。他常感到修这么好的房间给一个人睡觉打鼾实在是一种浪费。每晚睡眠不太好也不太坏。常觉得迷迷糊糊，一种迷迷糊糊的快乐、满足、舒适，又是一种迷迷糊糊的恐惧、恶心、失望。睡着与失眠的界限也在模糊，入夜躺上几小时以后说不准是怎么迎来的天亮的。似乎常常回忆起自己的暗淡却又平安的童年和少年，忆起外祖母从犹太人手里给自己买栗子吃，回忆起自己在乡村的土路奔跑、摔跤、爬起来，哭，不哭。回忆起自己在路上捡拾绅士丢下的香烟屁股。一次，捡烟蒂的时候被踢了一脚，他哇地哭出了声，醒来后摸摸，觉得自己的尻部就是比别人坚硬强壮。他常常被绅士踢尻门子，原来他的超级强力的尻门子就是这样培育出来的。有一次他并没有睡着，一个又一个地颇有滋味地回想起近日的艳遇，比较她们的喘吁声的异同。忽然他想起参加少年金鱼杯足球赛的情景。他才五岁，把球踢得滴溜溜溜转。怎么这一段经历过去竟忘了呢？这么说，他本来就恰恰是球星恩特本人嘛！他怎么会不相信不承认不放心呢？莫非是他一度失去了记忆力，最近才刚刚恢复了记忆力么？他一个球星怎么一度落到那种挨绅士的皮靴头的田地呢？他“啊——啊”大叫起来，然后说不清是从梦到醒还是从醒到梦。

然后起床，大便。卫生间的化妆镜明光耀眼。各种化妆品的香气令人心旷神怡。灯一开，抽风扇便旋转，这间房子的空气比松林疗养院还要清爽。洗脸池和马桶、澡盆都是琥珀色的。像玉。他从来想不到大便竟可以大得这样惬意，这样高雅、豪爽。欣赏着这些卫生设施，他的心情和一个将军检阅自己得胜班师的骑兵时一样。

接着，淋浴。成为球星以前他住的房间里没有洗浴设备，只能一星期两次到公共浴池去洗澡，真是肮脏得丢人。现在呢，有澡盆，有淋浴喷头——

一能挂起也能摘下。有电动按摩喷泉板。有浴液浴皂。有香波护发素。有大小不同质料不同的各色浴巾。现在的洗澡不仅是需要也是享受，是排场，是心理满足，是社会地位的高升所带来的欣慰与骄傲。当然，他同情左翼政党，同情下层，钦佩民主的渐进的舒适社会主义。在他往洗得又干净又光滑又柔软又疏松的头发里洒香水的时候，他一面闭目闻着高雅的男型香水味，一面想：社会是多么不公正，还有多少人不能随心所欲地洗澡——想晚上洗就晚上洗，想早上洗就早上洗啊！他洗澡的时候能那么心安理得吗？

然后到地下室吃早餐。侍应生说：“早安，先生。”领他到一个座位，又对他说，“谢谢，您的到来是吾人的光荣！”然后他起立，走向椭圆大桌，自取面包、黄油、蜂蜜、酸奶、火腿、腊肠，干酪、果汁、无花果干。侍应生端来咖啡。他说他还要一客鸡蛋饼和一客麦片粥。“当然是燕麦片”。他说。原来当了著名球星以后，各色早餐就这样自然而然地涌到他的身边，像一条载满食物的河流一样，食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人应该这样生活，我应该这样生活，我适合这样生活，我压根儿就该这样生活！恩特的眼睛湿润了。我过去过的那是什么日子！人啊，人！啊，人！

按照他定的规矩，服务员照例在这时把昨晚他不在时来的电话记录笺送过来。看着一迭记录笺，他笑了。他一面剔牙，一面看记录笺。鸡尾酒会请柬。俱乐部开幕请柬。密斯糖酒心的约会。西服店老板请吃韩国饭。密斯酒蜜甜想念恩特。郡立大学足球队成立大会。陛下三等枢密官邀喝咖啡加白兰地。密斯热糖酒吻恩特一百次。赛狗会聘请恩特先生任良种狗顾问。密斯酒夹火紧紧拥抱恩特。“黑鸭”夜总会老板的新建议……

可惜呀，真可惜！过去不要说享有这些了，连知道这些也不知道啊！恩特叹起气来了。

开始了一天的训练生活。恩特喜欢这种足球队员的身体训练方式。他毕竟——如市长仆从所说的——身高一米八七，体重二百磅，四肢发达，头脑机敏，举止灵活，反应迅捷。（至于未婚，没什么意义。）他具备第一流的各科系器官。他具备先天的弹跳力、爆发力、冲撞力、反应力、纠缠力、牵引力、耐久力、判断力、伸展力、收缩力、回旋力、灵活力、僵硬力、遥控力与迫近力。他在训练中所有不合规范的、露怯出洋相的表演，都被专家取去录像，进行科学阐释，指出这是恩特对于足球学训练学肌肉学的新突破新贡献。这一类文章看多了恩特本人也深受教益，渐渐认识到自己确实对足球学做出着开拓性世纪性的贡献——自己想否认也已经否认不了。事实俱在，情理俱在，数据与图表俱在，比较资料与电脑分析结论俱在，他恩特有多大本领多少学问，他敢与科学为敌与知识界舆论界精英为敌不承认自己的成就吗？

而遇到他的动作准确出色、无师自通或一点即透的时候，例如他分手平举24磅哑铃每分钟82次，弹跳摸高3.2米，三级跳远25米，单杠引体向上一分钟77次，他听到的则是反复无穷渐强更强的赞叹：“真是天生的踢足球的材料啊！”一位现代诗人为他写颂诗道：

我们举头问天，低头问地，
天与地的主宰，为什么，为什么啊，
把七大洲四大洋二十个世纪的——
足球天赋，赐给恩特君一人呀？

这首诗被配上了摇滚曲。于是许多长发男人与光头女子，在强大的电声乐队伴奏下，一面唱这首歌一面嚎啕大哭。引发全球旷男怨女、含冤忠良，诸如屈原、贾谊、奥赛罗及夫人、李尔王并小女、岳飞、程咬金、安娜·卡列尼娜及受二十二条军规限制不得回家的美军飞行员们，这些怀才不遇、怀忠不遇、怀春不遇的各族人等边唱边哭，边哭边唱。在电视大奖赛中，此歌获金奖。

连恩特也喜欢这个歌，他自己唱得也是涕泪交流，醍醐灌顶。他被邀到夜总会去唱，每唱一次酬金万元。最后还是枢密官向他提出个人招呼，指出他去唱不甚得体，再说，这个歌调子太暗淡，不算吉祥，不宜提倡。这，他才急流勇退了的。否则，他也许很快又成了走向世界的大歌星了。

痛快定思痛快，恩特喟然长叹，我自是一个踢足球的天才无疑。我自是天生球星无疑。

为何这么长时间我竟未能发现自我、进行自我价值的实现呢？无怪于学人有言，每一千个人中只有一个人有可能了解自己的特长，每一千个了解自己人中只有一个人能实现自我，如此说来 $1B \times 1B =$ 十万分之一！长期以来，他恩特属于十万分之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一夜之间，他属于了十万分之一！这就是人生！这就是不平凡的故事！荒唐啊荒唐，痛苦啊痛苦，而今，荒唐痛苦皆成隔世矣！

又半年过去了。整整一年，一个真正的足球员，一个恩特的新我被塑造完成了。

他爱足球，他钻进了足球运动。白天黑夜，甚至怀抱一位千娇百媚的金发美发的时候，他的感觉都离不开足球。他总是感到有一个或者超过一个的足球在他头上颈上胸上背上肚皮上腰上尻上大腿上膝上小腿肚上迎面骨上脚的内外侧前后颈上滚动跳跃摩擦捻压抓痛蹭痒，时断时续，难解难分。他随时要扭颈甩头摇肩拱胸伏腰起跳，他随时要左脚抹右脚拐，左脚晃右脚大踢，还要顶头拧脖拱臀挺胸摇胯，他身体的每一部分都是为足球而活跃为足球而动作的。吃面包如罚点球。喝咖啡如后场发球。用刀叉切炸鱼如拦截运动中的足球。走路如夺球。蹲马桶如守门。紧紧拥抱更是不知有他但知有球：一、二、三！

越钻，越知道自己不行了，学而后知不足。他掌握的足球技巧，不过球海中的千分之一、二、三罢了。毕其一生，他也学不完啊！

一年中赛事频仍。恩特偶有建树，颇多失误。特别是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和真正下决心献身足球事业后，场上表现日益疲软。幸亏他的威名在、信仰在、威慑力在。凡有他参加，队友振奋，往往化凶为吉、反败为胜。而对手惊慌，往往虎头蛇尾、功败垂成。这样，尽管恩特场上表现日益逊色，舆论报道仍勉为其难地夸奖夸奖再夸奖，但调子总是渐弱下来。

恩特热在降温，这很不幸，却是事实。

恩特这个名字在报刊上、广播中、电视屏幕里的出现频率一落千丈。甚至于，每天在同样的马桶上大便同样的喷头下淋浴，并且喝了同样的麦片粥吃了同样的绿毛干酪以后，他却得不到同样多的电话记录笺了。

喝了三杯咖啡，拖延了一小时以后，仍不见服务员送电话信息来。他只好厚颜叫了一声：“侍者！”

“怎么还不送电话信息来？”

“先生请原谅，昨天晚上没有您的电话。”

“你说什么？”恩特勃然大怒。

“我是说自昨晚二十时至今晨七时，没有人打电话给您。”

“这怎么可能？岂有此理！”

“没有的，先生。我是老侍应生，工作一贯认真可靠！”“废话！”恩特抄起咖啡壶就砸了过去。毕竟是老侍应生，早有准备，一手接过咖啡壶，面不改笑。

恰在这时，一位穿紫红色超短裙的女侍走过来，说：“恩特先生，一位高贵的小姐给您打来了电话。”

“这里么？”

“是的。高贵的小姐说，房间里找不着您。”

“哼！”恩特狠狠瞪了男侍者一眼，似乎在反诘：“看见了没有？你还敢说没有我的电话吗？”战胜般地随超短裙去接电话。

“呵呵亲爱的，吻你，你真聪明，把电话打到火腿肠的旁边来。”

“哼，你早把我忘了，说，今天是什么日子？”“是你的生日，蜜糖酒小姐，我已经为你预备了生日礼物，我要来一个出其不意！”

“我讨厌你，我不是蜜糖酒，讨厌！”

“呵呵，真该死，你是酒糖蜜，都差不多的。不，上帝在上，你是最出色的。我昨晚睡觉梦见了你。我在你身上赛了一场硬碰硬的足球！可是可是，蜜斯酒，你的生日是在冬天，在感恩节以后啊！”

“哦，恩特，你连这都忘了，”电话中传来小姐的娇嗔声，令恩特融化如胶液。他必须赶紧抓住，说不定这样的机会今后越来越少了。

“蜜糖酒，我什么都没忘，请听着，我爱你，真的。”

听到了电话那边娇柔的喘气声：“你没忘记，一年前那个夜晚，在四号别墅？”

该死，恩特暗暗责骂自己。连忙说：“难忘的一夜，难忘的一夜，那样的夜晚并不是每个人每天晚上都能得到的，有的人一生硬是没有过那样的夜！哦，达玲！至今我生活在那一夜温存的迁延中。就像一个病人，得了一次肝炎，一生生活在高转氨酶中一样。说实话，除了足球，世上我最爱的就是你！不，你就是足球，足球就是你！不，我不踢足球，也要踢你！不，我们今晚一定要见面，我有最宝贵最重要最美丽的话对你说，就在黑鸭夜总会好吗？”

“还说‘黑鸭’呢！上个月你邀我去‘黑鸭’，结果，你自己不知道跟一个什么样的骚货去了‘黑鹅’！害得我……”

“亲爱的，忘记那些！我的酒！我的蜜！我的糖稀！”

蜜斯酒糖蜜是一位已经红过了劲儿的歌量，正像抓稻草一样地欲抓这位球星而不放。谁料想，球星也清醒多了，更想抓住歌星。当晚，在黑鸭夜总会，恩特正式向酒糖蜜求婚，酒糖蜜愉快地接受了这一崇高愿望，戴上了恩特给她的土耳其造二十四点八三开订婚金指环。

二人大张旗鼓，在市长亲自主持下举行了婚礼。

新婚之夜，情、法、道德三位一体，互煽互补，二人正处于无限沉醉幸福之中，不可言状之境，电话铃响了。“接线生混蛋，打电话的人更混蛋，”恩特抄起电话就骂，“哪有这个时候往洞房里叫电话的？还有没有民主人权隐私权做爱权自由权人性人情？宪法还算不算数？”

电话里响起的是市长威严的声音：“恩特，你必须马上到市政厅来……”

是的，马上来，十分钟之内，我必须见你！车？

车没有汽油了你跑步也要来！”

市长说：“恩特，情况严重：我国王陛下的忠勇的谍报人员，我的密友格扎尔从拉丁美洲的一个游击队拍来密电。密电代号007。不错，007已答应为陛下效死。一个自称是真正的球星恩特的人出现在该国首都，此人将在今天下午两点，上帝保佑，折合我们这里的时间夜十时半，召开记者招待会，出示证据，证明你是一个冒名者，你是骗子，我们举市举国演出了一场弄虚作假的丑剧！你说，怎么办？”

“放屁！我是真球星！他是假的！他是假的！他是冒名！他是骗子！我要和他决斗！看我不踢他个肝肠寸断！”被爱情之火烧得高温的恩特，受到密电冷水一激，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

“好样的，你真是恩特！就是真恩特来了也不可能比你更恩特！注意，这才是政治！若让别人不动摇，首先是自己不要动摇！你经住了考验！”

“我动摇什么？难道我是假的？你是假的？电脑是假的？”

那么多学会协会论文报道纪实小说是假的？”

“够了，恩，你现在的任务是做爱而不是作态。回去拥抱你新婚的妻子吧，要抱得紧一点，决不放弃，决不松手出让，请原谅我的打搅，这叫休息十五分钟，面授机宜，交换场地，再踢他个不亦乐乎！哈哈，顺便提一下，地球经度所标志的时差对我们有利，你也在今天下午两点——比那个流氓早八个半小时——召开记者招待会……”

“我怕来不及……”

“什么来不及？现在离下午两点还有九个多小时呢，这对你们的新婚燕尔难道不够用吗？”

“我是说材料、证据、证人、律师！”

“一切由电脑准备！而且新闻稿马上就会准备好。你两点开招待会，两点半的下午报与四点的晚报上就会向全会、全市、全国、全世界发表你的律师的声明！”

果然，各大众传播媒介及时播出：“世界足坛巨星恩特提醒各界注意，有一无耻之徒出现在拉丁美洲某国，企图以次充好以假乱真以讹传讹搞搭配商品，冒领恩特这一光辉闪烁之名字，并含沙射影，攻击本人，混淆视听，浑水摸鱼，为此，恩特先生向记者出示了他出生以来的产院证、入学证、接种疫苗证、踢球证、赢球证、誉满全球证等证件一千三百三十一件，与各地足球同好的通信四百三十六件，获得的各种锦旗奖杯奖状一百二十一件……法律顾问卡斯尼博士声称，他已全权代理受害人恩特，正在向王室法庭及海牙国际法庭起诉……”

第二天，一些三流报纸刊登一则消息说：不出所料，一个自称球星恩特的人，在拉美举行所谓记者招待会。当记者问该人为什么一年多来对在陛下政府关心下活动的球星恩特默不作声时，他回答说素无看报听广播习惯，不知此事。记者称难以相信。他又称因精神疾患一直在接受护理治疗，日前才出院。记者大笑，问他此次记者招待会是否一次新的精神疾病发作，他竟面红耳赤，说出一些粗话。又有一记者称，该人曾吸食可卡因，他未能否认。此次所谓记者招待会在一片哄笑声中结束。又及，此次记者招待会招待的饮料品质极为低劣，都是第三世界出品，不但含糖精色精香精，且含超量之大肠杆菌云云。

第三天，本市法庭开庭，缺席审判这一冒名诈骗案。

第五天，法官判决，该人有罪。

第七天，陛下内阁宣布，永远禁止该人入境。

一个月后，传来消息，该人已经毙命。

最后一个消息使恩特狐疑万端，惊惧无状。一个合乎逻辑的联想，是“陛下忠勇的谍报人员，市长的密友”把小子干掉了。岂不苦哉！他多次设法求见市长，想打探死于拉丁美洲的同名者的死因，被拒绝接见。从其他有关方面询问，亦无结果。虽然恩特历经寒微，垃圾堆里捡鱼头熬汤、公共汽车上捡烟蒂、饭馆里舔盘子、狗嘴里夺骨头的事，乃至小偷小摸小赖皮之类的事都干过，但他自幼家教戒杀，从外祖母那里就教育他上帝有好生之德，对一切生命当抱小心翼翼、爱之唯慈的态度。不要说杀人了，连老鼠蜈蚣苍蝇蚊子他也不愿杀。夏日蚊蝇相扰，驱出窗外，适可而止。一年前福星高照，时来运转，一切人间堪羨事物自天而降，他曾经想过，正是祖祖辈辈自幼戒杀惜生积下的功德所致，绝非偶然。如今，不但冒了人家的名称经历，而且要了人家的一条命，这是何等的缺德损阴啊！

他阴沉恍惚，茶饭无味，谈吐失常，做爱乏力，引起妻子酒糖蜜的疑惑。越盘问他越是吞吞吐吐，疑心变成了醋意。只道他另有新欢，心猿意马，蜜斯酒大哭大闹，摔碟摔碗，摔瓶摔壶，摔镜摔框，摔台灯摔收音机……一片劈劈啪啪之声，令恩特大惊丧胆。他只好惭愧万分地把事情说了一遍，最后，他说：

“你知道，这一切都不是我自己有意造成的。然而现在，我已经成为真正的当之无愧的足球运动员了。我有天赋，我有条件，我有灵气也有热情，我对得起咱们的市足球队！我深信踢足球是我的天职也是我的使命！从我来后，咱们队就没输过邦郎更当市球队！我不能放弃足球！不踢足球我就会枯萎！不是球星你也不会再贴近我！这一切都是我自己奋斗得来的，当然，也有机缘，也是市长、市民、专家、记者共同奋斗得来的。这些，与那个自称恩特的人有什么关系？我从小就叫恩特，这是我的爸爸与教堂神甫商量以后给我起的名，完全是合法的有效的……他踢他的球我踢我的球。他为什么要找我的麻烦？我用屁股顶进去的一球人家都说是世界足球的奇迹，这样的奇迹几千年才出现一次，这难道是假的吗？”

酒女士听罢，破涕为笑，先啐一声：“呸，我当是啥哩，没有内容的忧虑！你是恩特吗？哦，当然啦，是的。您是球星么？当然啦，是你的尻骨撞回了‘黑驴’的球，把球撞回对手的大门里，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埃及的金字塔中国的长城希腊的古神庙凯撒大帝的武功与你的球技，都是否定不掉的。这里可有丝毫虚假？不，没有的。你是我的丈夫么？那更不要讨论，顺便告诉你，我已经怀孕了，小球星在孕育中！世界如此之大，别说一个恩特，八个恩特球星也容得下哟！至于说起初有点误会，请问，一切机会不都是误会的产物吗？球星的机会由误会造成的，那么歌星舞星影星呢？王后首相大臣法官呢？作家学者教授名流呢？强盗小偷杀人犯呢？谁能不碰到误会不利用误会或者被误会所误？连我们这些人都是误会的产物。你爸爸你妈妈我爸爸我妈妈，如果不误会，不误以为对方是白马王子，是下凡天仙，他们会把我们做出来吗？如果观众不是天大的误会，我能成为歌星吗？如果我们互相没有误会，你没有在接我的电话的时候误以为我是骚货蜜糖酒，你难道会向我求婚？说实在的，那天给你打电话就是个误会。我把电话打到地

下餐厅，本来是想找另一个情人，就是那个老杂毛文脱博士的，侍应生见鬼找来了你。文脱、恩特本来也不妨误会误会嘛。我就知道你算不上货真价实的大球星，大球星能正眼看我一眼吗？唉唉，说到底，达尔文说人是猿猴变的，猿猴是——比如说是鱼变的，鱼呢，是蘑菇变的。真是天大的误会啊！没有猿猴的误会就没有人类哟！可能说我们冒充冒名顶替为人吗？”

恩特叹服道：“妻呀，想不到你是这样的大哲学家！你这段哲学讲演是我迄今听过的最精彩最生动的哲学，可比那些皇家学院里御用的陈陈相因、鸚鵡学舌、装腔作势、唬老百姓的所谓正牌哲学家强万倍呢！”

酒女士道：“废话！我师傅对我说过，哲学就是活学！好的哲学是教人活的，而那些挣了一大堆头衔学位当了皇家学会会员的患阳萎前列腺癌的书呆子只会教人死！以后不论什么事，你只消问我！”

恩特暗暗叹息，这就是结婚的坏处了，每个妻子对她的丈夫，都是何等自信，自以为是丈夫的指路明灯！

“你叹什么气？”

“这个这个，”恩特随机应变，便说：“你说得虽对，但那个小子没有死罪。正如你说的，有八个球星恩特也不会引起地球的爆炸、何必除之而后快，叫我良心不安呀！”

“谁除了他啦？谁杀了他啦？你他妈的自找不自在！”

“我想去问市长，市长不见我呀！”

“那还不好办，我去。”于是酒女士当着丈夫的面叫通了市长的电话，“我的老宝贝，我的尊敬而又亲爱的！”她用滴溜溜溜转的声音叫着，使恩特差点背过气去。想起尊重隐私权的文明规范，恩特悻悻地离开了房间进卫生间坐马桶。

凌晨三时，酒女士从市长那里姗姗而归。恩特压住火气，问道：“怎么回事？”

答：“你说怎么回事？”

问：“我问那小子怎么死的。”

答：“市长老子没有死。”

问：“去你的，我问的是那个真恩特！”

答：“你也不是假恩特呀！”

问：“你他妈的干什么去了？”

答：“我干什么你他妈的管不着！顺便说一下，那小子是艾滋病死的，国际卫生组织电脑终端有档案。”

原来如此！小子活该，该死！幸亏自己没有让步！幸亏自己硬着头皮顶住了！否则让小子进来，扳倒自己不说，能不传染艾滋病么？风流如酒糖蜜蜜糖酒者，能不与他风流吗？风流完了再与自己风流，不判诈骗冒名罪也要一命呜呼翘辫子哟！自己做得太对了，于国于民于爱情的永恒三有利！真是天意，怎么平日嘀嘀咕咕小心眼儿不少，关键时刻却能那样干脆利落决断硬是说他才是假恩特呢？真是祖祖辈辈积的好生之功德哟！

他安了心。

又过了三年。三年中恩特兢兢业业、勤学苦练、敬老爱幼、团结队友、勇敢坚定、临危不惧、处变不惊、庄敬自强、攀登高峰、走向世界，成为一名有道德、有才华、有斗志、有技艺、有辉煌战绩的超一流球星。而且，在妻子的帮助下，他彻底克服了自己的花天草地的毛病，除发妻酒糖蜜以外，

此外的密斯蜜糖酒，密斯酒夹火，密斯糖心酒、密斯酒心蜜之类，他一律脱离接触，单方面从边界线后撤二十五米。女权组织赠他一面锦旗，上书“坐怀不乱”。枢密官说：“冲这一条，你也应该竞选议员！”皇家伦理学会请他去讲演，被谦虚的恩特谢绝。于是伦理学会按他的形象专门订做了一个稻草人，复制若干份，立在各脱衣舞夜总会、夜间服务室门前，以警偷鸡摸狗之臭男女。

从恩特本人来说，自从“拉美真恩特事件”以后，他一心向善，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

尽管道理上、利害上，他认为自己捍卫十万分之一的机缘或然率与抵制艾滋病人是完全正义的。——说到底，谁又能证明他不是冒名的呢？谁又能证明球星恩特不是压根儿就莫须有、就具有可变易、可迁移性呢？但事实上他总是还觉得自己应该做得更好些，更完善些。他需要向人们特别是向自己证明，他之所以恋栈，所以对放弃迄今得到的一切有“不忍之心”，不是为了豪华汽车也不是为了琥珀色抽水马桶，不是为了桑拿浴后涂蜥蜴油也不是为了与酒、糖、蜜三种类型的娘们儿苟苟且且。甚至他也不仅是为了捍卫宪法宣言规定的自由与人权原则，他从来就确信：自由和人权决不是极端个人主义与享乐主义的理论，自由和人权必须通向为人类为社会造福的目标。自由和人权的理论是为了让人类站立起来顶天立地，而不是为了让大家趴下吃屎。他不能放弃球星的身份，是因为，他就是球星。如嚎啕大哭的歌星们所唱的那样，上苍把一切最佳条件赐给了他，主的意志是让他踢球，让他对足球事业做出里程碑式的贡献。愈钻得深学得好，他就愈体会到足球运动的全部好处。忠诚、勇敢、进取、合作、互助、吃苦、忍耐、灵活、技巧、荣誉、道德，特别是，公平竞争，费厄泼赖！

足球秩序就是天国的秩序！足球精神就是英雄精神！足球价值就是理想的价值！大家都按足球规则来做，世界上就不会有压迫、剥削、机会不公平、战争、暴政、极权、堕落、种族歧视、卖淫和关税壁垒！对于真正的球星来说，任何壁垒都是一攻就破！一个小小的足球，比任何一个踢它摸它造它看它研究它的人都更高尚完美！献身足球！为足球而舍身！他的真伪是非功过美丑善恶，任凭世人和后世的庸人们去评说吧，他对足球的贡献将写入历史，与日月同光！

他的经历他的作为，不再是荒唐的人。即使尚未完全剥离荒唐的外壳，实质却是悲壮的献身。意识到这一点，他走路迈步的姿势也不同了。

一位广告作家写道：“人们发现，恩特的风度中出现了新的庄严。他是球星吗？他是球星。又不仅仅是球星，而是一名殉道者。从背影看去，你甚至想到一位红衣主教。人们说，他不仅是运动家，而且是道德家——思想家——政治家。看来当我们举头问天低头问地的时候，我们要问的远远不止于一个足球明星的秉赋范畴了啊！”

训练后回家，看到这段话，恩特失笑。“没有比狗屁文人更能胡噉的了！”他对妻子说，并把妻子搂到自己腿上。“你知道吗？陛下的枢密官甚至说，我应该去竞选议员呢！”

酒糖蜜女士砰地跳了起来，后坐力使恩特几乎跌倒。女士劈腿叉腰，伸右臂用食指指着丈夫说：“他是这么说的么？”

恩特一惊。心想，他并没有建议我去嫖妓呀，为何爱妻拉开了香港功夫片的开打姿势？

女士向后转，大步前迈三，再后转，提胯迈四，端肩，再后转，转肚脐，迈三。这时已经两岁半的活泼可爱的恩特二世跑了进来，女士慈虎般抱起孩子，说：“这几天，我正为你的后半生前途盘算呢！”

“啥事？”恩特不解。

“够了！你不能再只当一名踢足球的了！”

“什么？”恩特大惊，几乎和当年宣布他是世界球星一样吃惊，虽然爱妻没有戴白色假发，身后没有仆从也没有铜管乐队——没有“养鸡”也没有“道情”。“不行！”他叫道。

“哼，一切都靠老娘操扯——你们这些坐享其成的男子汉啊！吾国谚云：男人统治世界，女人统治男人，信然！你小子这几年球踢得不赖啦，是不？你这回觉得你妈的成了真球星了，是不？请问你还能踢几年？你还有几个寒暑的球场狗命？你今年27岁，你能再踢十年吗？美得你！不撒泡尿照照镜子，脸皮上都打皱了，比我强不多。你还能踢得再好吗？33岁再上一层楼？你踢得再好，能赶上四年半以前报上登的专家吹的人民信的吗？你还能再创造一次转身撇腕回敬得分的超记录吗？相反，踢得多了，长了，敌手还那么怕你吗？队友还那么信你吗？记者还那么捧你吗？观众小姐还那么吻你吗？你的嘴有多臭，人家都门清了……”

“真是头发长见识短，说这些不文明的话干什么？”

“别忙啊，达玲！最重要的，你个傻帽儿昏心的还没咂出味儿来呢！”

“什么什么？”

“小恩特他爹！你怎么不想想，三年多前死鬼恩特那件事，能没有后遗症吗？如果亨利召开记者招待会声明自己是真亨利，珍妮委托律师声明自己是真珍妮，这与歌星声明自己不是婊子一样，能够不刺激逆反心理吗？就在你的律师卡斯尼向皇家法院和海牙国际法庭起诉并胜诉以后，你不想一想各国各族各界的舆论反映吗？特别是你的那些队友，他们与你朝夕相处，对你最为了解，一旦信仰的狂热冷却下来，他们难道没有能力断清你到底有多粗多细多轻多重吗？他们交头接耳、挤眼耸鼻、皱眉撇嘴、扭臀摆尾，他们在窃窃私语些什么，你知道吗？他们在背后把你叫作骗子还是冒名者，杀人犯还是机会主义分子，你知道吗？”

“什么？他们竟然这样说我？没良心！”恩特脸红了。

“我没有确实听到他们这样说，孩他爸！但我可以确定，他·们·一·定·会·这·样·说，他们最危险！你和他们一起踢球，比和狮子一起滚绣球还危险！你只有管住他们，做他们的上司，才能稳住局势！”

“可难道我不是为了他们吗？我的到来给咱们的足球队带来了好运气，谁能否认？我踢疼了尻子，踢伤了腰，踢歪了脖颈，我为了什么？我为了事业，我为了陛下、内阁、国民、市民！因为我比较有钱，我哪一年不请全体队员吃龙虾、喝法国红葡萄酒？我尊重他们的隐私权，从来没有揭露过他们那些鸡鸣狗盗的事情！我像一个真正的绅士一样对待他们，当他们用刀子吃豌豆的时候，我没有耻笑，而是同样用刀子取豌豆，甚至，他们喝汤喝得稀溜滋溜响我都陪着，他们为什么议论我？为什么挤眼皱眉！他们是无赖！这些因人成事、借人扬威的酒囊饭袋！”

“哦，亲爱的，我的宝贝！灯不捻不亮，话不说不透。这不结了！事情很简单，第一步，你先不要踢球了，你要去管踢球的！”

“嗯？”

“是的，吾爱。市长年高，将要担任皇家足球协会会长，他已经得了冠心病肾炎颈椎炎，管不了多少事的。你的目标，皇家足球协会副会长。不久，你的第二步目标，会长。那就一定是贵族了，我们的小儿子也能世袭个爵当当。第三步，议员，下院议员我还看不上眼呢，咱们当上院议员，如何？至于第四第五第六步嘛，有道是天机属于上帝，非可与常人语者也。”

“这个这个，我怕的是土鳖虫想吃鲍鱼肉……”

“没起色！有道是，有愿望就甭愁没路子。又说是，聪明人沙漠里也吃得上肉汤。这事承包在为妻身上。您就擎好儿吧您哪！恩特皇家副会长阁下在上，贱妾有礼——

呵，我们举头问天，低头问地，
天与地的主宰，为什么、为什么啊，
把七大洲四大洋二十三个世纪的——
远见卓识，赐给了鄙人酒糖蜜？”

妻子的嗓音沙哑、热烈、柔媚、奔放，恩特不由眯起眼睛跟随唱了起来。边唱边抚摸妻子的波浪般的秀发，动情地说：“吾之甜甜的心！你的声音是何等动人！而你告别歌坛已近三年矣，令你的观众无限依依！还不是为了吾与吾子乎？依是命妇，而吾将成为贵族。依是天上一片彩云，吾是地上一潭清水，水映彩云，方有光华，哦，吾爱！”

他紧紧吻着酒女。小恩特由于俄狄浦斯情结作怪，哇地一声怒哭起来，并抄起了一柄叉子，向父示威。

半年后，市长宣布退出下届市政府竞选，被任命为皇家足球协会会长兼皇家足球俱乐部主任。在俱乐部门前，塑市长半身铜像。恩特宣布退出足球队，并被陛下枢密院根据前市长提名任命为皇家足球协会副——

中华看官！余自幼谙读郑证因、宫白羽、环珠楼主之武侠小说，便知上战场需刻意提防僧（道）、童、残、女四种人。即大将上场叫阵后，对方战鼓声中毒龙旗下，杀出一位秃头和尚（或高髻道士），或一个小孩子，或一个瘸子一个跛子一个独眼龙一个独臂猿一个侏儒，或一个女子，那么哪怕我方将领有关云长之勇巨无霸之威佐罗之技人猿泰山之灵活性，也要倒吸一口冷气。为何呢？

其中学问可是不小啊！

——会长兼皇家俱乐部副主任。在俱乐部门洞，塑恩特半身石膏像。

据悉，市长本欲提名那位扬言要“化学掉”输球队员的恶煞教练任他的副手的。他说，恩特正值踢球盛年、技术与体力的黄金时代，不宜过早地丢掉专业，从事组织行政。因此，几经酒糖蜜女士活动，都被市长拒绝。但最后还是挑了恩特，个中曲折，就只能算是这篇奇遇记的空白点了。也正因为历史上有类似基洛夫被刺、肯尼迪被刺之类的空白，后代史家才能胡整妄言，争鸣多家；而小说家，也才能一卷又一卷地编造既非历史又非小说的历史小说也。

不再训练，不再踢球，不再浑身抹蜥蜴油与注射预应止痛素药针。不再担惊受怕，不再冲撞个鼻青脸肿腿断血瘀，甚至也不再臭汗如注。而只是出席开幕式、闭幕式、检阅、发奖、握手，说什么“我代表伯爵阁下看望大家”，“我们要再接再厉，扩大战果，务求全胜”，“祝贺”，“踢得好！”发出这样一些廉价指示。这使恩特颇有些个不安，和足球旧友在一起，见到他们

大汗淋漓、肉痛骨裂地聆听自己的训词，他觉得很难过，甚至觉得自己似乎背叛了诸同行同好同事。但他又想，如果是那位恶煞教练当副会长副主任呢？如果是队友们甚至毫无恶意地闲谈，其实他是冒牌球星，是近三年才学了一点足球爱皮西呢？不是足以使他身败名裂吗？再退一步，即使一切平安顺利，十年八年以后他能不退役吗？不再下场踢，却仍然守踞在能对足球运动发号施令、能对足球运动施加影响、能继续对足球事业做贡献的位置上，能说不是最佳选择吗？

他毕竟已是内行。他励精图治，希望把足球事业搞上去。在改革实习球员的选择、新球员的待遇、训练方法，特别是在突破乃至摒弃拜占廷四二二二阴阳鱼小圈子布局方面，他提出了一些极中肯的意见，受到广大球员的拥护，称他为“我们的恩特”。结果，前几条都实现了，收效甚佳。只有最后一条，恶煞教练取得了会长（前市长）伯爵的支持，硬说那种拜占廷小圈子的阵地战法，再用几个世纪也不会过时。硬说不用这种办法，球队就会瓦解，轮船就会翻船，飞机就会失事，而辛辛苦苦来之不易的一切荣誉都会爆炸。球员中几个尖耳猴腮的家伙，原是同意他的改变布局观的，不久又倒过去检讨自己，改为坚定支持再踢几个世纪四二二二阴阳鱼。恩特怀才不遇，耿耿于怀。但一想到会长是自己的恩人，自己能有如今光景离不开伯爵大人的提挈卫护，便也心平气和，没了脾气。

恩特转而把目光盯住众球员。他发现凡别的队的、新来的、没有与他共过事的人，都对他毕恭毕敬，唯唯诺诺，这虽使他不自在，却有利工作。他说应该加大训练量就加大训练量。他说赛前要节食，球队就规定一有赛事三天不准喝水吃饭。而他自信，经过四年多钻研摸索，他这个大内行的所有意见都是对的。

而一些原来共事的最熟悉最亲爱的队友，反而使他烦乱。别利过去是他去夜总会寻欢作乐的老搭档，现在一见他立即紧一紧金蜘蛛黑领带，拉一拉下摆，鞋跟碰鞋跟立正，微俯着腰，脸上显出一种极肉麻极厚颜的笑容，好像正在被护士小姐灌肠，声声叫着副会长大人。

最令人难堪的还是他经常不加“副”字，径称“会长大人”，使他一口气几乎背过去。他说话的声音也变了，过去与他讲荤素粗话，狂放尖利，声音极富表现力与造型感。现在呢，见了他就换成一副软绵绵、滑腻腻的蛔虫式腔调。他真难受，他真难受啊！但又想，别利可真是那个奉公守法的善良百姓啊！

麦克和金米就不同了，见到他麦克会眯起一只眼，说：“老兄，高升了可别忘掉咱们铁哥们儿啊！”金米就会得寸进尺，走近他拍一拍他的肩膀：“好事不能都让恩特副一个主儿占了去，大家利益均沾嘛！从手指缝里也得漏点油水来嘛！”

恩特欲皱眉而不能，欲板脸而不得，欲回敬一二而不便。特别是金米把会长二字省去，称他为“恩特副”这种谐谑已近乎侮辱、近乎挑逗挑斗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本来也就可以过去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没听见即可。偏偏，在他视察完毕告别完毕打开自己的车门进入的时候，别利撵了过来，把头探入他的车窗。他从来没有想到过，别利竟有这样长，这样富有弹性伸延性和灵活旋转能力的脖子。别利一面伸缩转动脖子，一面粘乎乎说道：“报告会长主任大人！麦克与金米目无长上，制造骚乱，太不像话！我实在看不下去啦！”

我的肺气炸了！他们还有许多矛头指向您和市长会长主任伯爵老大人的诽谤流言……”他降低了声音，嘴唇和舌齿的摩擦碰撞开阖动作却更加迅速，恩特干脆一个字也听不见了。

恩特回到家，显得疲惫。妻子倒来橙汁，也懒怠喝。

“哟，怎么了，达玲！像拔了毛的火鸡似的？”

“别瞎逗……我，累了。过去虽然费体力，现在是费脑子啊，这个脑子累了，比胳膊腿大小器官累了还要紧呢！”

“讨厌，没起色的家伙。今年冬天，我们去比利羊斯山滑雪好吗？我今天接到了推销定单，如果我们八月一日以前把订金寄去，森林旅馆的房费六折优待。真是破天荒的大减价呀！”

“我已经说过了，冬季的日程要由枢密官与你的伯爵大人来定，吾爱！你只知道六折订房间占便宜，就不理解如果交了订金不去我们会白吃大亏！任何一个白痴也不会闹不懂的。”

“哦，亲爱的。你累的。你该休息。别发火。你需要松弛。再听一遍，松——弛！弦绷得太紧，会断的。不过，请原谅，我的靠山！刚才，别利往家里来了电话，说有事需要你面陈，还说他也不愿意打搅你，他知道你需要松弛……”

恩特诧异于老婆说话之委婉甜腻，一听别利的名字，明白了。一定是别利的腔调通过电话感染了他的“甜心”。“别利事儿多，讨厌！”接着他简单说了一个别利与麦克、金米的事，“听说别利的女友嫌别利不够劲，现在与金米睡一张床，别利气不过……不中用的家伙。”

酒糖蜜的眼睛大放光芒。“听我的，没有错！叫别利来！叫别利现在就来！你没空儿，我接待他。有些事干脆由我出面办，你可以躲在背后。办好了，你享受用。办砸了，我负责。别利这种人，我有经验对付。管保让他在别人那里是一只恶狼，在咱们这里，变成一只好狗。再说各种意见各种反映都要听嘛，罗斯福和邱吉尔就是这样成就了大事业的，有我，你也会成为那样的大人物！不择细流方能成其大！而且，这始终是一个谜……”

“什么谜？”

“在你我和我们的儿子周围，有多少定时炸弹！”

“你疯了？哪里来的定时炸弹？现在治安情况良好。内阁侦缉厅公报，今年上半年犯罪率比去年同期只上涨了14%。”

“蠢货！你生活在炸弹群之中，自己却浑然不觉！才三年多，你就忘了真假恩特之争了吗？那位倒霉的所谓恩特死了——上帝保佑他的灵魂安息——可你这位所谓恩特就站住了吗？你的那些队友同事狐群狗党，他们有没有不稳的迹象，这难道可以掉以轻心吗？”

经过酒糖蜜一晚上的与别利的谈话，终于确定，麦克与金米就是定时炸弹，而且两个炸弹已滋滋冒烟了。据说他们正在寻求门路与新闻传播媒介接触，麦克甚至扬言，此次离婚以后，非女记者不娶。这是什么意思呢？难道还有别的解释吗？难道女记者比女间谍更适合作妻子吗？而且，更重要的是，别利反映，麦克曾经吸食大麻叶并在球队内公开宣扬自己吸毒的经验，时间地点证人俱全。而金米呢，上中学时偷过邻居的桃，并与邻居一个弱智小子搞同性恋，搞得那小子十七岁就落入热沥青池烧死了，惨不忍睹，他说这个话时，恰巧（？）别利用微型录音机给他录了音，赖不掉的。这两个歹徒在市长与恩特履新之后不久，曾经一唱一和，用说顺口溜、打哑谜、编故

事的办法暗示数年前“世界球星恩特”的出现其实是一个大骗局。他们是乱臣贼子，潜在的罪犯，正在分裂的癌细胞。能不闻不问吗？

恩特阴沉着脸，在室内踱来踱去。

酒糖蜜兴致勃勃，一面与儿子吻别道夜安，一面援引别利的话说：“根据前不久上下两院通过的禁毒法，吸毒者可判三个月至七年的监禁。身为金蜘蛛黑领带的足球球员而吸毒，至少可以判他个六年零八个月！至于金米这个坏蛋，他犯的是流氓罪、欺凌残疾人罪、淫乱罪，重判可以判到二十年徒刑，轻判也不可能低于十年。”

恩特下不了决心，也不想与妻子就此展开讨论。踱累了就坐在沙发上吸雪茄。雪茄是真正的古巴产，是麦克送给他的。据说是由姑娘们在大腿上搓卷的烟叶，抽起来特别有劲。这也是麦克对他说的。恩特只是在退出球队后才吸的雪茄，他对自己要求严格。可叹的是，他与麦克无话不谈，谈的太过分了。当时要是知道自己日后的升迁日程少说点不雅的话就好喽！

“说实在的，吾爱，有麦、金二君之疾者亦多矣！何必我才上任便把二位旧友送到班房里去呢，不是太不厚道了吗？”

“很好，”酒糖蜜点起了一支香烟，用染成紫褐色的指甲揉捏弹摆旋转夹放着它，动作十分明艳；然后缓缓地吐一口烟圈，用歌星谢幕的甜沙声说：“怎么能把朋友送到监狱里去呢？怎么能干这种生小孩不长屁股眼儿的事呢？还是等你的好友乖乖地把你这个王八送到监狱里去吧，到时候我会按期探监，不但向你飞吻而且每次送你一盒高丽人参印度神油合剂的。不是吗，我的宝贝？”

“讨厌！”

两个人就要吵起来，儿子的呻吟声传到他们的起坐间。原来，小恩特由于吃螃蟹过多犯起了绞肠痧。恩特夫妇开车送儿子看急诊。一面看着给孩子输液，酒糖蜜一面总结出一条警句：“上苍不惩罚好人也不惩罚坏人，只惩罚无能的人！”

三个月过去，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麦克与金米没有再进行过什么挑衅，麦克也始终没有找到女记者为伴侣。恩特吁出一口气。没想到一个星期五的上午。伯爵会长把恩特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麦克与金米的犯罪问题，是怎么回事？”

前市长正颜厉色，一面说一面揉腮帮子，他牙痛。

“他们，他们，据说是……”恩特嗫嗫嚅嚅，把从别利那里了解的情况说了一遍。

“为什么不早些报来？等到我问到头上才说！”

“足球球员，都是种公牛一样的棒小伙子，有这一类毛病的，也不只麦克、金米……”

“胡说，”伯爵蓦地站起，两眼一瞪，满是杀机，“他们的行事违犯了陛下政府的法律，那不能叫毛病！不只这两个，那好，三天之内你报名单与罪状来，有多少收拾他多少，一个也不能漏网！”

恩特满头大汗。

“恩特君，”伯爵缓和了一下语气，“你知道为什么最初我不准备提名你做我的副手吗？就因为你是球员出身，你与他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容易徇私情、包庇他们，遇到问题处理起来手软，你不可能受到信任。这就是我一贯主张不宜由内行充当管理者、不宜由内行当老板的原因！外行，这是领

领导人最宝贵的品质，有了这一条，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该宽则宽，该严则严，有功不骄，有过不馁，跌倒了很容易爬起来，跑急了很容易收住脚。而内行，是被领导者的绝对特征，一成为内行也就成了被领导人中的一员，还有什么境界？当然，最可贵的是由内行又变成外行，那是最理想的领导！世人只知道外行变内行的可贵，殊不知内行变外行更是金不换！恩特君，请想一想你的不平凡的经历吧。”说到“不平凡”三字，伯爵大有深意地用眼睛打量着恩特，使恩特觉得自己像猫爪下的老鼠。伯爵继续深情地说：“你做事一定要严肃认真，秉公行事！我相信，正像你由外行变成足球大家一样，经过一段时间努力，你一定能从内行变成一个严厉的外行的！切不可辜负陛下内阁、枢密院及我本人对你的栽培哟！”

恩特唯唯。又力陈不可操之过急，打击面太大，把足球队整垮了也不是玩的。他说，他愿担保，麦克与金米将会改正自己的过失。这次就不起诉了吧，把他们开除球队，永久收回他们的金蜘蛛黑领带也就是了。

伯爵哼了一声，起身，转身，捂着腮帮子，一跛一拐地走了。

“老狼！”恩特暗暗骂了一句。

恩特回家便与妻子追究吵闹。酒糖蜜指天划地发誓说她绝没有径向伯爵报告麦克金米的事情。恩特终于悟到，是别利去报告的。太可怕了，甜腻的舌头比毒蛇芯还毒！

麦克与金米连连来电话来信闯办公室闯家门，叫苦不迭，要求恩特接见。看来，他们已有所风闻，意识到面临的危险。他们以为恩特会念旧情，会保护他们。恩特几经踌躇，觉得怎么都不方便，推掉了。一月以后，情况调查属实，恩特奉命代表伯爵去球队召开大会，宣布开除麦克金米出队。全场肃穆，鸦雀无声，人人震慑，惊讶于恩特的翻脸，佩服恩特的铁腕。“恩特强人”的说法开始出现。

一周以后，别利找恩特太太酒糖蜜报告，麦、金二人被开除后对恩特骂不绝口，说他什么“卖友求荣”“告密求官”“领结要靠众球员的鲜血染黑”“一阔变脸是小人”“看你横行到几时”“来路不正，也不会有好下场”。许多球员暗中同情二歹徒，也对恩特攻击甚烈。尤其离奇而又危险的是，一位拒麦克于千里之外的女记者，竟在麦克被开除出队后自动搬到麦克房里。逆反心理而至于送货上门，令恩特抓耳搔腮，大冬天躁出一身痱子。

听了这些消息，恩特整三天不言不语。三天之内白了15根头发六根胡须。末了终于长叹一声，骂道：“匪徒！不知好歹！就是要严加管束！”

一年以后，球队有一人因流氓罪被警察当场逮捕，判处徒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永远开除队籍。都说此事也是恩特撺掇伯爵搞的，把恩特骂了个狗血喷头，把恩特气了个七窍生烟。

再五个月后，三名队员自动申请退队，餐馆打工去了。

恩特情急，自费邀请市队队员到合资饭店的45层旋转餐厅吃法式大菜，鹅肝小牛肉蜗牛，白红葡萄酒香槟，外加维喜矿泉水与丹麦拉哥荷兰汉尼根黄黑啤酒。他在肖邦的奏鸣曲伴奏之中说道：

“队友们，同行们，我从五岁踢球至今，24年了！从来到斯邦斯市至今，也已经六年了！风里来雨里去，摔过来打过去，磕磕碰碰，为的是足球事业、足球精神、足球艺术！为了足球事业，我放弃了高薪和享誉全球的球星生涯，转而从从事为各位做公仆的工作！呜呼，付出了重大代价！高升以后，我仍然未改初衷，与诸位心连心！麦克金米的事，上峰是要提起公诉的，那

样这二位就只能披枷戴铐而至今日！我以自家性命脑袋作保，才结帐开销了事。为此，还落了个内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讥讽，被我的政敌作为小辫子抓至今日！此后刚刚出事的这个小子，自己撞到警察手里！我为治球员不严担了多少干系！你们知道吗？你们让我保护，你们所作所为可保护我了吗？你们的处境我理解，我的苦处，你们他妈的理解吗？你们自己不争气，却无中生有造谣生事添油加醋把我说了个不仁不义！好，今天吃了这顿饭，明天我就辞职！一生献给足球，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全泡汤好了！从今以后，我也隐姓埋名做寓公吃利息去，我也旁观清谈抨击放炮沽名钓誉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倒背手说话不腰疼去！国际球星恩特我从此告别足坛！”

众队友泪下，一想到恩特如果下台上台的只能比恩特坏百倍，齐声唤：“恩特不能走！”

恩特是我们的英雄！让诽谤者见鬼去吧！今后对你我们是说一不二！”

大家提了很多好意见，招收新人，换血图新，整顿纪律，再加训练量。恩特最后一一与队友拥抱亲吻，泪眼模糊而归。

不料此情被伯爵知道，把恩特叫去严加训斥，说他那样做是讨好歪风，迎合邪气，出卖上级。气得口眼歪斜的伯爵对恩特说：“别以为你那个瞎猫碰死耗子的恩特效应永远有效！”

不是不报，时候不到！撤职查办，算总帐！”

恩特凄然回家，凝视着略略发福但不失三围曲线的妻子，哀哀地说：“我的心肝，让我们带着孩子落荒而走、夺路而逃吧！在我们这个君主立宪、自由民主的社会上层里，倾轧太多了，阴谋太多了，仇恨太多了，忌妒太多了！我宁愿与乞丐为伍与小偷为伍，要不，干脆与苍蝇蚊子臭虫蜘蛛为伍。我再也不能强颜欢笑，两头受气，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人了，我受不了了！你抓住我的短处我抓住你的把柄，你咬住我的耳朵我咬住你的毯，谁也不考虑事业谁也不考虑大局，谁也不相信宽容谁也不相信仁爱，却满口人权啊正义啊体面啊文明啊传统啊革新啊地唱，一面唱着高调、一面随时把自己的同事友人上司下属蹬到但丁描写过的地狱里！似乎在害人中获得无限乐趣！简直不如粪坑里的蛆！”

酒糖蜜很喜欢恩特这种罕见的伤感调子，便闪眸露齿而笑，捻发搔首弄姿，用优美的姿势甩了一下刚刚用土耳其香波洗过的头发，问道：“您这是怎么了，先生，我亲爱的！”

恩特说罢被伯爵抢白之事，酒糖蜜哈哈大笑，她说：“我总算等到这一天了！”

“哪一天！”

“该收拾伯爵老小子了！他不是要算总帐啦？十余年来，我是日日夜夜朝朝暮暮等着算帐的这一天！”酒糖蜜杏眼圆睁柳眉倒竖，先用鼻音唔唔地发了一回雌威，使恩特骇然后脊背冷气酥麻。只听歌星继续说道：“早在五年以前，我就准备好了这一手！我早就恨死了他！我早就嫌他碍手碍脚挡了吾爱郎君你的道路！有他，你对足球的诸多设想怎么可能实现！有他，我邦的足球事业怎么能发达？他们吃足球喝足球吹足球，就是不办足球的事！只是念他对你还不差，我们不愿做绝情之事。如今，是他杀过来了，到了我们行使正当防卫权的时候了！”

酒糖蜜狠狠地瞟了丈夫一眼，走近，低声说道：“五年前，是他亲口对你说的吧，陛下忠勇的间谍格扎尔007是老王八蛋的密友，给他拍来密电

讲那个死鬼恩特之事，是吧？”

“是的是的，这又有什么关系？”

“有什么关系？你没有吃过火鸡，还没见过火鸡跑吗？你没生过孩子，还不知道孩子要剪脐带吗？你想想，谍报人员都是单线领导，由陛下的安全调查总署掌握，格扎尔如何能成为市长的密友并直接给市长发密码电报呢？伯爵是什么东西敢介入情治体系截收密电？他要发动政变吗？他自成系统了吗？他别有部署吗？他图谋暴动吗？他里通外国游击队吗？仅此一条，违宪违法违祖宗规矩与各国通例，他与格扎尔都有坐电椅处决之罪！”

恩特目瞪口呆，只觉得酒糖蜜女士真个是女中豪杰，人间妖孽，令他又喜又惊，又爱又恨，又疼又痒，又敬又怕。恨不得把她抱住给她下跪吻她的脸蛋扼她的喉咙割断她的动脉掏出她的下水杂碎！哦呀，呜呼，平凡百姓之中，蕴藏着多少大忠大奸大智大愚，可为良相虎将贤能者多矣，可为名优名娼名窃名匪者多矣，可为大商大富大说客大医大活动家者多矣，可为奸细叛逆迫害狂杀手阴谋家者亦多矣——如果不是更多的话！可惜，他们不但没有恩特的机缘，连酒糖蜜的机缘也得不到啊！

恩特尽量沉住气，调整了一下呼吸脉搏。他说：“尊敬的贤妻，你给我的教导比我的双亲，我的老师教练，我的教授博士，我的老板上司，我读过的所有书报杂志加起来给我的还要多！你没有被鸣礼炮检阅仪仗队请到陛下的情治部门、外交部门、军事科学部门、策略研究部门、司法部门、监察部门、智囊部门、政党竞选部门、商业部门、金融部门、股票市场部门工作，算是吾国吾民吾王吾土的巨大损失！你分析问题明白得如外科手术取胎中死婴，你给我的生活指导如黑暗中的探照雷达！你讲给我的处世奇术如一台钢琴，可以奏出多少奏鸣曲练习曲谐谑曲浪漫曲协奏曲！你的敏锐如莱塞激光足可以断金剖玉！可惜我太鲁钝，我太软弱！我虽不是圣贤却不是恶煞，我虽不是大才却不是屎克螂，探水便知冷热，舔鱼便知淡咸，我还具备正常人的正常头脑正常器官包括正常心肝！伯爵不算可爱，但发现我的是伯爵，提拔我的是伯爵，照顾我的是伯爵，保护我的是伯爵，即使伯爵是坏人，伯爵也没干过对不起我的事，用不着我对他下毒手！他对我发脾气乃至威胁要算总帐，也是人之常情，气之偶发，不可视之过甚，不可用重炮对付小石头子儿！某家虽出身寒微，但上岸焚船、饱食摔碗、做爱之后枪毙情人——你知道那个故事吗？一位法国反间谍官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结识一妓女。做爱激动时该女说了一句德语，露出了破绽。当场审讯，女人给他跪下来了。而他，枪毙了她！这种无情无义的事及其他种种恩将仇报恶毒过杠之事，恩特家族的行为记录中是从来没有列入过的呀！”

酒糖蜜听罢冷笑，突然张臂如大鹏展翅，以大祈祷大抒情大亮相的姿态，叫板道：

“夫子听了，我的达玲我的白痴傻瓜：

你可曾知道，你可曾知道，
黑风怎样吹灭了火烛光照？
兀鹰怎样扑向快乐的羊羔？
恶狼撕开麋鹿的柔软胸脯，
镞箭穿过了枝头欢唱的小鸟！
你可曾知道，你可曾知道？
玫瑰色的梦幻破成碎片，

爱情的白鲸沉没在浊海滔滔，
你怀着爱心走来反遭暗算，
越是善良就越容易跌进圈套！
你可曾知道，你可曾知道？
我怎样变成了冷酷无情之鬼，
我怎样变成了恶语如刀，
童年的往事何堪回首，呵，
我恨我自己，诉说就在今朝！
你可曾知道，你可曾知道？
无尽的屈辱变成荒唐的故事，
被摧残的纯情变成歌谣时调，
我且漫唱，你且漫听漫应，
愿我的眼泪供列位佐餐一笑。
你可曾知道，你可曾知道，
你可曾知道啊你可曾知道！”

《你可曾知道》，是酒糖蜜女士登上歌坛之后第一首爆响走红的歌曲。她前后演唱过上千次。在强大的架子鼓与电子琴电吉他及多种传统打击乐器伴奏下，她往往是唱得声泪俱下满地打滚。有一次唱到“我恨我自己，诉说就在今朝”时，在全场的口哨，敲桌子、摔瓶子、怒吼、欢呼与雷动的掌声下，在各种乐器突然离开了乐谱规定的节奏与旋律任意乱敲乱砸乱拉乱拨乱弹的情况下，正在红里透紫的歌星酒糖蜜突然手持话筒倒立了三分钟，一面倒立一面两脚乱蹬，裙子盖在头上，两条大白腿绕在电线之中……这次演出创自由世界流行歌曲最高纪录，计：票房收入，60万金元。谢幕次数，108。掌声延续时间，99分钟。

当场休克的观众，87人。当场发作心脏病脑溢血而毙命的，13人。当场发病后经治疗虽脱险、但留下严重后遗症、变成终身伤残者，40人。由于场上行为不端实行暴力伤害与猥亵因而被警方拘押逮走的，66人。一场演唱以后，由于演员、演奏员、观众听众大量出汗而达到的减肥参数，人均4公斤。夜总会设备资产因群众过于激动而受到损害（包括桌椅灯具窗帘窗玻璃墙壁等）总计折合，11.78万金元。实况录像销售拷贝数899万件，录音卡带销售拷贝数，453万件。

所有这些，恩特都是知道的，而且他也曾坐在荣誉席上听过她的正式演唱。然而，今天，一对一，没有乐队，她唱得如此哀怨愁苦，令恩特大为瘫痪。

果然，酒糖蜜泪流满面，她去卫生间洗脸。然后回到沙发上，打开化妆包，取出小镜，不厌其烦其细地擦粉描眉理睫毛染眼圈抹胭脂涂口红锉指甲，整整40分钟过去了，任凭恩特左催右问，硬是一声不吭。

突然，她拔掉所有发卡，把披肩发一甩，散开如伞之开合。然后，她低哑地说：“恩特，我的比性命还宝贵的，最好的与最亲爱的！对于伯爵，你究竟了解多少呢？而我和他打交道已经多少年月了呵！那时候我在女子艺术学校上学，市长——就是后来的伯爵去视察，听学生们的演唱，并且夸我嗓子好感情好表演好有前途！他说他要帮助我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走向宇宙，成为超一流的大艺术家大红歌星！我信了他！我崇拜他！那时他是一个多么道貌岸然的长者，我崇拜他就像崇拜上帝……还提这些干什么？胸膛就是在

那个时候撕裂的，天真的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杀死的，我还记得我的被杀害纪念日，黑色的4月13日，星期五他请我喝酒，酒里放了迷幻药……”她大哭了。

然后接着说：“那时候我才15岁，遇上了这个人面兽心的伪君子。我被学校开除，被父母逐出，欲做艺术家而不够格儿，欲当妓女而不甘心，成了狗市长的专利私人玩偶！你知道他怎么当上的市长吗？他给他的竞选对手下了阴招子，通过自己的老婆向王室告状，说那位对手喜读胡志明——格瓦拉的书，硬给人家栽上红帽子！这是他亲口对我说的，在他玩弄我之后，自吹说他什么事都做得成！”

“可他对我，毕竟没干过什么害我的事啊！”恩特说。“哈哈，呼呼呼，”酒糖蜜一阵狂笑，“你还蒙在鼓里呢！你的事我了如指掌。你刚来，由于你的名字与那个真球星相同，看着你体格也确实魁梧，他们觉得你可能是真恩特。有人主张先个别与你交谈，摸摸虚实，即使是真球星，你是否愿意出山，也还是个问题，需要尊重你本人的选择。老混蛋却不愿意这样办，他主张大张旗鼓地欢迎，生米熟饭，假戏也要真做。这样，起码能振奋士气。

如果你踢得了球，他就算发现人才使用人才立了大功。如果你一上场露了马脚，当场换人不说，下场就送你进监狱，治一个诈骗罪，把你请上电椅！他对我说，要治理就要杀人，要把一项事业搞上去也必须先找一两个从事这项事业的人开刀，杀掉，然后群情振奋，万众一心，抖擞精神，化弱为强，天下大治。他说他正愁整整一年了，本市没抓住一个该杀的刑事犯呢！”

“原来如此。真的？”恩特瞪大了眼睛。

“哼，实话对你讲吧。傻子！连我和你结婚，也是他布置好了的。谁让弄假成真你成了真正球星了呢？而且你是突飞猛进又加连连走运啊！你知道，在陛下这边，踢足球是从政的敲门砖，是从政的必由之路！首相大臣郡长市长议长司令，哪个过去没踢过足球？他当然不放心你啦。这才把我派到你身边，盯住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还有一个好处，你是自由派人士，观念崭新，我在你这里，仍然可以像应召女郎一样响应他的召唤，又给他温存，又给他呈送关于你的情况报告……”

“你……”

“你不是善良吗？你不是厚道吗？你不是记录清白吗？怎么不说话啦？我呢，忍辱含冤苟且偷生，就是等着你觉醒的那一天！说早了你能信我的吗？正像你自己说的，你虽非圣贤，但也绝不是妖魔鬼怪，结婚三天以后，我已经信任了你，我站在你这一边和老贼斗！你才是我的依靠我的希望！就算你也卑微，你比老贼高尚一万倍！他算什么伯爵？比流氓小偷还糟！跟他比你才是绅士，你才是骑士，你才是爵士！理所当然，应该由你担任足球领袖，各种足球组织的第一把手，而不能让这么个混蛋骑在你头上压着你！你的唯一的毛病是还太天真，太纯洁，太多情，也太麻痹！你就像一条白色的鲫鱼一样幼稚，像一只没有长毛的鸡雏一样天真，老贼对你正在下毒手，你却说什么‘扔来一块石头’。所以，我一直没敢把全部真相告诉你，我们的生活中还有许多谜语。我一直一个人承受着全部重担，我是为你，我的亲爱的达玲哟！”

恩特心乱如麻，如拉磨的驴子般在屋里转来转去。

“我知道你在考虑如何下手的问题，夫君，你不愿意弄脏你的手，你的心地是高贵的！”

“这里有现成的人去出首……”

“现成的人？谁？”

“就是别利！”

“别利？别利是个马屁精、告密者、诽谤者！别利是伯爵的座上客！”

“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达玲！别利怎么可能对任何人忠心耿耿呢？谁的枝儿高他往谁那儿柄，谁的牌硬他往谁身上押注儿，谁给的价码大他卖给谁。详细的你就甭问了，省得岔话太多。反正一年半载之内，我有把握把别利攥到手心里。恶人啊，你也是世界上不可少的啊！如果大家都是善人，许多职位就要空闲起来，许多事情就没有人做，历史就不能进步，连地球也不能旋转了。有时候以恶治恶，比以善治恶还收效快呢！你就擎着好吧，由我来办！需要你做的只有一条，安全调查署找你时你只消做个证，证明老贼确实说过格扎尔给了他密电！当然，你还可以为老贼说点好话，讲讲情，摆出点高姿态，这些事也会传出来的。记住，这与真假恩特一事本身无干，没说的，你才是真恩特！那个艾滋病死鬼是不可能与你争辩的了！”

恩特头大如斗，只有点头称是。酒糖蜜激动万分地把他吻了个从头发到脚趾，然后说：“今晚我还必须到老贼那里去！现在是关键时刻，不能露痕迹！一个月之内我要复仇，让他死无葬身之地！达玲！我对不起你，我的身体是肮脏的我的心灵是恶毒的。等到这一切成功，你成了贵族成了议员，而我报了仇雪了恨，消灭了伯爵——此后我还要消灭别利，那才是真正的定时不定时炸弹——之后，我一定自杀，我不能玷污你。到那时候，你娶一个纯洁得如白雪公主一样的名门小姐为夫人，只有那样的人才配做你的夫人！希望你们甜甜蜜蜜，美美满满，夫唱妇随，白头到老，到那时候，只消每年在我受害的日子，那个黑色的星期五四月十三日，说一声‘可怜的酒糖蜜’！为妻也就心满意足了啊。哦，我的上帝，我的爱情！”最后的感叹她用歌剧《托斯卡》浪漫曲调唱出。

夫妻抱头大哭。感天动地。原来，通俗歌星也可以唱古典歌剧。

两月后，伯爵事发被捕被提起公诉。令恩特大惑不解的是，起诉书中根本未提介入谍报系统之事而是列举了一些贪污、渎职、走私之类的一般罪名。审讯两个月，由大法官宣判以贪污、受贿、走私、渎职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伯爵称号，剥夺政治权利六年。不久，伯爵在狱中翘了辫子，恩特给伯爵墓地送去了花圈，还给伯爵家属送去了吊唁费一千元。

两个月后，恩特任皇家足球协会会长，足球俱乐部主任，赐封勋爵。皇家足球俱乐部大厅里的伯爵半身铜像被取走化掉，用这些铜为恩特塑了一个半身像，威风凛凛。陛下接见的时候恩特跪伏在地上，瘫作一团，架也架不起来。这个消息传出去后，普遍认为恩特会使假招子，以肝脑涂地的愚忠状博取陛下的欢心。同时，一致认为恩特心毒手辣，翻脸不认人，十足可畏，人们因此对恩特更加敬重，认为恩特的足球江山已坐定了。

恩特大权在握，对足球界整顿风纪，严格管理，提高待遇，改善伙食，每人每天发三升中国健身魔水广东产品健力宝，并经常服用中国杭州的补药“青春宝”。又大量不拘一格，从各族各界招收年轻新球员，开销掉一批混饭吃的、精神面貌不振作的、私心太重的、松松垮垮的老球员。全国足球各队面貌一新，雄威大振。借伯爵之倒台，恩特带领一批专家以摧枯拉朽之势否定了四十年一贯制的拜占廷四二二三阴阳鱼小圈子阵式，创造了许多刚柔相济，虚实互补的足球阵仗，把足球科研提高到新水平。大英百科全书编纂委

员会已组织了几国专家编写“球星恩特”词条，准备新版时予以增补。为此，恩特照了许多照片，寄到伦敦，供编辑们选用。

忙碌之中，偶有闲暇，恩特总是搂妻牵子，一享天伦。每天无数次地涕泪交流地向酒糖蜜表白：“妻呀，我的甜，为夫如今的一切，一切的一切，全仗你的智慧、决断、气度！我今生要做你的最忠实最驯服的丈夫，来生我但愿化做一个金毛波期犬，蜷屈在你的床边呀！”

最使恩特夫妇高兴的，还是他们的球队招得了一位年轻的球将，名勃尔德，19岁，头发鬃曲，红嘴唇，平日如妇人淑女，场上如猛虎恶狮。勃尔德出身矿工，父亲因瓦斯爆炸在勃尔德出世前一周去世，母亲随后改嫁，把勃尔德送到了孤儿院，勃尔德子承父业下井挖煤，业余踢球。按此国惯例，这样的人是不能招到国家队郡队市队来的。由于恩特执柄后励精图治，深入下层，亲自观看了勃尔德的足球表演，并召见与之谈话四十七分钟，对其十分满意，便直接拟了给陛下的报告，要求破格接纳勃尔德入队。陛下圣谕枢密院研究。恩特出席辩论，痛陈克服保守观念广开才路之必要，为此引起好几位元老的不快。幸首席枢密官对恩特印象尚好，他也比较开明，主张对球界诸事，不必管得太细太具体。又鉴于恩特是早已走向世界，又从世界走回斯邦的大球巨星，而且刚刚被英国大百科收入词条，便建议不付表决，一切由恩特便宜行事。但又一再叮嘱恩特要慎重对待，严格把关，切不可马虎随意，辜负了圣意。

一位每两年年龄平均减轻一岁的女作家听说此事，甚为激动。她采访了勃尔德数次，又采访了恩特数次，喝了恩特家的咖啡红茶番茄汁苏打水香槟酒许多杯，最后写出一部非虚构文学巨著：《突破》。突破云云，一语多关，一指勃尔德的出现是足球事业的突破，二指恩特力主招勃尔德是民权观念的突破，三指用人制度，四指阶级关系，五指自己从写诗写剧本转而写非虚构文学，都是突破突破突破。果然此作品获五洲共同体突破大奖，奖金突破了十五万美元大关。获奖后，她的年龄突破式地又年轻了一岁，甚至给勃尔德写来了动人的求爱信，吓得勃尔德夜夜失眠怕鬼，几乎毁了新芽新苗的大好前程。

恩特夫妇知道此事后哭笑不得。酒糖蜜指着恩特说：“这位女作家也太奇特了，想浪漫一下应该给你写信嘛，怎么会追起一个孩子来？”恩特说：“别忙啊，说不定得不到勃尔德的回答，再过几天，她该给我写信了。”两人大笑。恩特说起当年麦克与金米给他讲的一个故事。一次，麦克与金米对酌，喝得酩酊大醉，醉中，二人互相夸耀自己写情书的本领，请了一位证人，即席创作，一人写了一篇，封好，开车开到一位素以古板著称的女生寄宿学校女总监家门前，将二信放入信箱。结果，不出三日，二人都接到了回信，回信内容大致相仿，都是“承蒙垂顾，心潮难平，我将如约前去，与你共度良宵，愿成百年之好。”结果把两个人吓破了胆，你推我我推你，谁也不敢去见面。讲完这个故事，二人又想起麦克金米来，不知现下流落何处，女记者是否还那么忠实，二人歔歔不已。歔歔完了，酒糖蜜狠道：“哼，活该！”

话又说到勃尔德这儿来，酒糖蜜建议星期天请他来家吃鲜鱼压惊。恩特欣然同意。饭吃得非常愉快。吃完，勃尔德帮助收拾餐厅，清洗台布餐巾，拾掇房间，手脚勤快，眼里有活，煞是可爱。饭后，又与小恩特玩皮球玩拼贴玩侦破游戏，时已七岁的小恩特对勃尔德一见倾心，在勃尔德告辞时小恩特哇哇大哭，非跟着勃尔德回球队住地不可。最后勃尔德答应一周之后再来

并带小恩特去钓鱼，才算罢了。

从此勃尔德与恩特一家熟悉起来，特别是小恩特，更是离不开勃尔德。勃尔德来得勤了，难免有种种议论。别利便到恩特跟前说三道四，令恩特烦恼。

扳倒了伯爵，别利对恩特夫妇更加忠心，经常做出一种摇尾的样子。摇完了又禁不住自恃有功晃悠悠膀子。当着别的足球运动员，他就更加神气活现了，经常隐隐约约地摆出一副很有来头的样子，暗示他是有“线”人物，他有一根专用秘密线路，不但通向恩特勋爵与酒糖蜜勋爵夫人，而且通向枢密院，通向不止一个大人物。他对上层关节了如指掌，他有独特的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之使命，他的身份足以令所有的人敬畏，你不相信却又不信。

恩特早想与夫人商议除掉这最后一个危险人物的办法，而且，这是唯一的一个，不论对他使出什么招子，恩特绝无不忍之心。但正因为如此，他总觉得要特别慎重。别利凶恶狠毒而又毫无廉耻，任何人说不出的丑话他能说，任何人做不出的丑事他能做，当面可以吮痛舔痔，翻脸可以下刀凌迟。虽然表面上别利对恩特俯伏听命，实际上恩特老觉得惧他三分。没有证据，但恩特深信别利与西西里岛的巴勒莫市黑手党总部有“线”。他不敢贸然下手。

他又不肯轻易与妻子商量。他没有忘记妻子激动时说的那话，除掉最后一个危险分子别利之后，她将自尽。哪怕是万分之一的可能性，哪怕只是嘴皮子上说说，也令恩特魂飞天外。经过那次对不对伯爵下手的讨论以后，恩特有一种说不清的非常严肃的内心体验。对于人生，他还没入门儿，而酒糖蜜已是穿过了苦难的炼狱、修炼成就的真神。他连看妻子的眼光都变了。散步的时候，他总是调整自己的步子，使之与妻子相一致。总是保持略后于妻子四厘米。所有的平民贵族都羡慕和称颂这一对。人们说：

“看，夫唱妇随，真是天造地就的一对儿！”

恩特心想，为什么不是“妇唱夫随”呢？

一年以后，全国举行青年精英足球赛，勃尔德获最佳球员金奖。紧接着，毛拉圭总统来访，先遣组提出要看一场球赛。陛下陪总统看的球赛中，表演最出色的就是勃尔德。勃尔德倒背踢球入门，令全场欢呼激动。总统说是要与这位新星握手，陛下陪总统接见了勃尔德。

恩特满心高兴地随着勃尔德前去，被皇家卫队与总统保镖挡在接待室门外。

第二天各报头版刊登了陛下与总统接见勃尔德的照片，一些报纸用了耸人听闻的题目：“技艺超群，人才绝伦，陛下与总统圣心大悦”，“人类足球史上的大爆破，启明星在皇家体育馆冉冉升起”，“技压群雄，勃尔德沐陛下恩宠，花开年少，新篇章自昨晚掀开”。电视、广播的新闻节目、文化节目、体育节目中，三天累计播送勃尔德踢球与被接见场面154次61小时。

恩特非常高兴，与妻子商量为勃尔德的成功与殊荣在自己的住宅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招待会，光鱼子酱在招待会上就用了五大桶。会上，恩特勋爵郑重宣布，皇家足球俱乐部决定，现在就为勃尔德铸半身铜像。没有宣布的是这铜像尺寸上要比爵爷们的小二分之一。

客人们热烈鼓掌，纷纷找勃尔德祝贺，找不着。几经寻找，才发现在大家为他欢呼鼓噪的时候，他却拿着手电筒带上小恩特到后花园捉刺猬去

了。

招待会结束，恩特夫妇站在门口与众佳宾握手祝晚安。别利歪挂着领带，流里流气地对恩特说：“爵士大人阁下，听说您那天晚上在陛下的接待室门前吃了鳖，您以为勃尔德的成功能对您有光彩？瞧，喝了那么多葡萄酒，吃了那么多鱼子酱，人家勃尔德根本不知情，您的脸面还不如一只刺猬呢？”

客人走后，恩特暴跳如雷，他说，第二天他就要宣布辞退别利。“他是猪！他是驴子！”

怎么敢这样对我说话！”他在客厅喊道。

“这样一个下三滥，搞掉他易如反掌！”酒糖蜜说。这样，恩特才消了点气。

当夜，睡到子夜二时许，酒糖蜜把恩特叫醒了。她说：“亲爱的勋爵先生！我一直睡不着，翻来覆去地想，我总觉得我们从前生活中有什么不对头的因素。别利的事是明显的，控告他与准备控告他的人一找就是一群。他站不稳的。我让他哪天完蛋他就哪天完蛋。对你构成真正威胁的不是别利，达玲，现在你的真正对手不是约翰不是巴克，而恰恰是最最可爱的勃尔德！”

睡眠惺忪的恩特一下子警醒了过来“你疯了？你算盘打到小勃尔德身上！你敢对他使招子！”

“你冷静一点，今晚我们先不展开讨论。一个月之内我也可以不与你讲起这个话题。但是请勋爵记住，我的话字字都是对的，真话常常是令人不愉快的。真实就是如此！好，你现在睡觉吧。把这个新念头告诉你，我也可以睡了。”

说完，酒糖蜜转身休息，呼吸均匀，面孔安详，长发纷披，嘴角含笑，睡态十分美丽高贵。特别是两眼闭上呈两段弧线，如天边新月，更是温柔细腻，无限的妩媚。恩特却再也睡不着，脑里口里不断重复的是四个字——丧心病狂，丧心病狂，真是丧心病狂噢，以至于斯！

第二天起来，恩特面色阴沉，心情恶劣，口舌苦臭，食欲不振。早餐时候小恩特没完没了地说勃尔德，说刺猬，说勃尔德是世上最好的人。“吃东西的时候少说废话！”恩特突然大喝，吓得小恩特面红赧泣。酒糖蜜沉默寡言，不苟言笑，沉浸在自己的深思之中，胸有成竹。恩特喝斥过儿子又颇后悔，觉得自己的举止实在有失爵爷风度。

一连数日，恩特寝食不安。一个盛大的为勃尔德举行的招待会，他跑了，去捉刺猬，这怎么说得过去？捉猴子捉孔雀捉鳄鱼也还好说，一个刺猬，不会叫不会跑不会吃人也不让人抚摸，捉它去不是太放肆了吗？那日想随勃尔德朝见陛下与总统被阻，本来心中并无介蒂，而且认真想起来是自己冒失，岂有陛下未传旨自己就上去之理？上流社会当差，已非一年半载，其中规矩，还不明白？但从招待会开过后，一想起卫兵把他推开的情景，他就脸上发烧，觉得是奇耻大辱，栽了大面子！又想，自己那么大的球星，假已成真，引起体育界舆论界新闻界学术界政界那么大轰动，却是在披荆斩棘、东砍西杀六七年之后才有幸于晋升会长主任，获取封号之时得到陛下的五分钟召见。而小小勃尔德，归里包堆从出娘胎到今正式比赛中没进过20个球，居然得此殊荣，人间的事也真是不公正。人比人，气死人，信哉斯言！更不公正的还是别利，这样的小人，这样的恶魔，任何一个被处决的杀人犯也比他高贵，居然敢用那种流氓态度对他说话。他怎么敢这样！他和首席枢密官是什么关系？都说首席枢密官性变态，与妻子结婚以来便分居至今，已30年，

莫非一个是妖人，另一个是人妖？他和酒糖蜜又是什么关系？太可怕了。不然，他怎么敢用那种腔调与他说话？偏偏小恩特迷上了勃尔德，不知有父，不知有母，但知有捉刺猬的勃尔德。世间诸事哪有道理可言？

恩特勋爵变得脾气越来越坏。一提到或者一看到勃尔德，或者别利，或者妻子，或者儿子，或者总统，或者陛下或者鱼子酱，或者刺猬，或者枢密官，他就大发雷霆。

恰恰球队内部也有几个人对陛下总统接见勃尔德一事大为犯酸，不断地指桑骂槐，含沙射影，并改了当年最流行的恩特之歌的歌词，用公猪发情的哼哼调子喝道：

我们举头问天，低头问地，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啊。
我们苦斗寒暑伤筋断骨无人问，
这小崽子却一步登天如履平地？

不久皇家足球俱乐部举行年会，头一项议程是恩特勋爵的演说。本来讲演的题目是《当代足球艺术的新蜕变》，讲着讲着，恩特忽然大发感慨：“年轻人还是谦虚一点嘛！小有成绩也不要翘尾巴自命新星自命掀开新的篇章嘛！足球艺术博着哩！大着哩！精着哩！深着哩！你那两下子，沧海一粟，九牛一毛，不过是小儿科嘛！”这几句话讲完，台下的以退役队员为主的听众，大大鼓了一回掌。

所有这些都传到勃尔德耳朵里了（这是最可能的），或者没有传到勃尔德那里（这是不可能的）？但勃尔德毫无反应，就像什么事没有发生一般，一样地生活训练，吃饭穿衣。一样地每星期到恩特家来，以师长之礼事恩特夫妇，并带着小恩特玩耍游戏，与小恩特在一起笑声不绝。他们不但捉刺猬而且捉蜻蜓捉蟋蟀，愈捉愈渺小而无意义。陛下接见后，首相代表陛下送给勃尔德一只波斯产金毛犬，勃尔德也送给了小恩特，并受到恩特全家的宠爱。

酒糖蜜一次问恩特道：“亲爱的勋爵阁下，听说你在俱乐部年会上批评了勃尔德……”

“谁说的？没有的话！现在的人真卑鄙，用肮脏的脑筋到处找缝下蛆！我只是一般地谈思想修养，为什么说是批评勃尔德？可恶！下作！”

“可恶也罢，下作也罢。整整一个月了，我没有和你谈这个话题。实际上你已经意识到我是对了的，但是你还放不下你的幼稚的虚荣心。达玲，你像个雏儿！你才应该像那位能‘突破’的女作家，一年增长负两岁的啊！”

“请你走开！请你饶了我！女巫！”

酒糖蜜一笑，走的时候在门口转身向爵士飞了一个吻。

说：“三个月后，我们再谈这件事。”

不久，在一次足球战略战术软科学讨论会上，一位著名的足球评论家，曾任市长仆从现任首席枢密官的外孙儿的家庭教师的布莱士硕士激动地用双手捧着太阳穴说：“现在球风太坏！论风太坏！人风太坏！报道风更是坏得不能再坏！都说足球出了新星，足球史掀开了新篇章，我怎么不知道？我怎么看不见？我怎么没感觉？新星在哪里？新篇章在哪里？我就压根儿不承认，压根儿不服气！那个毛孩子踢进的三个球的录像我看了，我是五秒钟定格半分钟那样细细地看，一点一滴地进行了分析的，毛孩子的路子不对！完全是投机取巧，希图侥幸，撞运气，机会主义！后背踢，就像倒着走路一样，

不是主流，不是方向！完全背离了本大陆踢球六百年的光辉传统！这样不择手段地踢，有失传统地踢，耍杂技一样地踢，进了球也丑得很！”说到丑得很三个字的时候他抓自己的头发，又用两手揪揪耳朵摇自己的脑袋，像摇一个玩具。他接着正颜厉色，加重语气说，“踢完这样邪门歪道的球去见陛下，不是别的，正是欺君罔上！”

此话说完，全场为之一惊。他自己也怔了一下。很可能，他说着说着来了情绪，蓦地炸开了花，吓了别人也吓了自己。

这个讨论会最后请恩特做结语，恩特高高在上地说：“人们对一些现象有看法，这是很自然的。但最好不要轻易扣‘欺君罔上’的帽子。当然喽，如果真是欺君罔上我们也要指出来喽。不指出来是不负责任。指出来也是为了帮助他进步喽！至于勃尔德，是个人才，这样的人才在我国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喽。我相信，在各位贤达的帮助下，勃尔德是可以健康茁壮地成长起来的。”

恩特勋爵自信自己讲得得体，不躁不愠，恰到好处。想不到第二天一张本来大吹大擂新星新篇章的报纸在头版发表了社论：《怎样才能健康茁壮地成长？》过一天，又一篇：《廉价的新星一文不值》。再过一天第三篇：《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新篇章》。如此，一连发了五篇酸溜溜的暗箭文章。

足球界为之大哗。有愤愤不平者，有拍手称快者，有等着看热闹者，有赶紧表示自己与此争论无关者。表白与己无关者普遍有一种确信，那与己无关的争斗归根结底对自己有利，一者别人争起来都要争取自己，二者不论谁败了都是削弱了他人，两败俱伤就是削弱他两人，而削弱他人就是坐收渔利的大好事。但不管对此事本身持何种立场，有一点大家确认不疑：恩特勋爵不能容忍勃尔德平步青云，恩特勋爵视勃尔德的脱颖而出是对自己的莫大威胁，恩特勋爵正在运用自己的影响布置一个拜占廷式的方阵，自远及近地向勃尔德围剿，最后，恩特勋爵欲将勃尔德置之死地而后快。这是各方共识。社会各界，对此反映不佳，舆论对恩特十分不利。

这些信息反馈（按，这里用反馈一词，其实是脱裤子放屁自找麻烦）到恩特耳里。恩特气恼太甚，只剩下了悲哀。回家劈头问酒糖蜜：“都是你做的好事！如今满城风雨！我成了嫉贤妒能的恶棍！一年多的奋斗，八年来的奋斗，好容易出现的足球队军心稳定、思想活跃、人才辈出的局面毁于一旦！是你令我成为陛下足球大业的千古罪人！”

酒糖蜜诧异，停下了修脚，问：“郎君，我的千里种公马！你这是说些什么呀，叫人怎么摸不着头脑？我做了什么呀？几个月来，除了出席几位爵爷夫人的公子小姐的命名日、订婚典礼与酒会舞会，在这些聚会上吃过几片酸黄瓜，见人说一大堆恭维话以外，我是不出房门不进楼梯电梯，一心搞裁剪做新式时装，再就是教儿子弹钢琴打桥牌下国际象棋，与金毛小犬游戏，我是真正的贤妻良母，谁说过关系到足球球员的一个字一个标点？”

恩特断断续续地把情况摆了一遍。

“这是公众的看法，与我无关。我和你谈，也只是点到为止，点了两次以外，再没露过。没和你商量好的事我是不会说、不会做的。再说，说实在的，我也挺喜欢勃尔德这个孩子。冲他给我们的那条狗，我也不能不喜爱他。他的狗确实比你的儿子可爱！我们对他就是应该破格地仁慈些。你说对吗，当家的？可公众为什么这样看呢，这倒有趣，”她点了一支烟，兴致勃勃，“这就应了一句俗话，公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公众的眼睛是色盲，是幻视，是瞎子！公众的头脑是混蛋！三个臭皮匠，比一个皮匠还要弱智白痴懒惰，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什么叫公众？你说煤炭是黑的他们就说是白的。

你说我们相亲相爱他们就说号召自相残杀了。公众舆论还不如狗吠！”

“您应该冷静一些，亲爱的，您太疲劳了。您的神经过于紧张了。您闭上眼睛，想象一下雪山顶上的蓝天好吗？雪山顶上有一朵雪莲花。雪莲花就在您的心里开放。而您，就坐在雪山顶上蓝天下面的一朵雪莲花里，坐在雪莲花里的您的心里又有一朵莲花。无数朵雪莲花里有无数个您尊敬的勋爵爷！而无数个爵爷心中有无数朵雪白的花。欧开？达玲！我现在给您倒一杯柠檬杜松子酒加苏打水。您感到好些了吗，夫？”

“她就是女巫……而我变成了莎士比亚塑造的野心家麦克白斯，”恩特疲惫地想。“我的脑溢血快要发作了，我很可能死在此刻。”勋爵暗自自我诅咒。

“很好，太妙了！您现在安静了，心理治疗万岁！让我们接个吻，嗯？您的心变得柔软些了吗？我现在来批驳您对公众的污蔑。是的，当布来士攻击勃尔德走邪路欺君的时候，您驳斥了她，您保护了勃尔德，您甚至当众肯定了勃尔德是个人才……您等我说完。您的言行，您的内心，对勃尔德只有欣赏，只有关心，只有爱护和帮助，您是以一个兄长一个教师一个父辈的心绪来庇护勃尔德的。完全正确，这是对的。然而，所有这一切都不能改变一个客观事实。这个事实我说过，您听过，您实际上已经接受了，公众更是一眼望穿，一看便透。这个客观事实就是：勃尔德是您的最大威胁。因为最明显不过的是，勃尔德各方面都比您强！亲爱的，镇静些，再镇静些！不仅球艺，而且身体、风度、教养、心灵、知识水准与道德水准，他的高尚与智慧是您所不能企及也不能想象的。如果我年轻15岁，我一定要把自己献给他。如果我有一个妹妹，我一定鼓励她去嫁给他。甚至于如果我有三个妹妹，我祝愿我的三个妹妹一起嫁给他。他的羽翼并不丰满，他立脚未稳，然而他的光辉已经耀眼，已经盖住了您，您已经生活在勃尔德的阴影里了，想逃脱也逃脱不掉！想装腔作势假装瞧不起他假装您比他高明得多而且还要培养他教导他帮助他……全他妈的没用！达玲！在客观事实面前，心理花招是多么无效的游戏！对吧？等到他成长丰满站稳之日，就是您陨落之时！记住，勿谓言之不预！麦克金米伯爵威胁你，不过是要用卑鄙的讹诈手段来揭您的老底，这只能证明他们比您还要低下，还要软弱，这并不可怕。您再加上我，一定能战胜他们。而勃尔德呢，年纪轻轻，单纯可爱，从来没有想威胁您，没有想与您为敌，没有想取而代之！他的身上根本没有明争暗斗，嫉妒排挤这根弦。这就更难办，您使出了招子也只是使在空气里。

您赢了几招也只是赢在真空中。您绞尽脑汁白费心机！他一切正常，不战而胜！他的聪明本身就揭露着您的愚蠢。他的善良本身就揭露着您的丑恶。他的宽容本身就揭露着您的偏狭。

他的高尚本身就揭露着您的卑下。他的存在本身就是您的不该存在的证明。吾夫，懂了吗，呜呼！您说这不是气死活人不偿命吗？”

恩特处于半晕眩半失去知觉的状态。他心如槁木，面如死灰，问道：“怎么办呢？爱妻？”

“杀死他！当然，不是马上。没有别的办法。很遗憾。”

“啪！”恩特掴了她一个清脆的耳光，他倒地，昏死过去了。

昏昏沉沉之中，他被一个人硬从床上拖了起来。想了半天，才知道来

人是别利，别利递给他一个小小的绿塑料盒，说：“这是毒药。我知道你现在需要用它。我将为您忠诚效劳。”说完，不作任何解释，别利转身消逝。恩特晕晕忽忽，极度恐惧中把绿塑料盒藏到了华沙出品的水晶花瓶中。然后他彻底失去了知觉。苏醒过来后，他不知别利送药事是真还是梦。他去翻水晶花瓶，什么也没找到。

“这是我的最后一道防线，这是我必须死守住的一个大门。如果把这道防线、这个大门踢破，人生还有什么意义，人和蛆虫还有什么分别，我们的生命还有什么价值？”恩特每天早晚见人就重复这几句话，说得那么决绝痛心，又是那么恍忽迷离。酒糖蜜请来著名精神病学专家，后弗洛伊德主义创始人的第二代门徒玻璃炮博士对他进行心理治疗。他对博士说：“为什么人们要误解我，故意误解就是说故意污蔑我？勃尔德是我发现的，勃尔德是我培养的，勃尔德是我们全家的密友。谁说我容不下勃尔德的？谁这样说我就要割掉他的舌头，割开他的喉管。你应该给这些颠倒黑白的家伙治病而不是给我！”博士唯唯，转弯抹角地向他提一些关于性状况的问题。恩特大怒，反问：“怎么？你想不想送老婆来试试？”博士没想到一位勋爵这样说话，落荒而逃。玻璃炮一连一周心律不齐，伴有官能性心脏间歇性停顿。

玻璃炮按照自己的理论进行自我缓解转移。每天用几个小时的时间盯视家养的一只小翠鸟，然后重复背诵拉非派新诗：

草丛中的太阳梦见维尼尤键钮脱

脂配偶

林中鸽蛋孵化仲夏夜战俘的硫化

T恤衫

这两句诗诵到第1355次，他的一切病症全部消除了。

恩特向协会与俱乐部请求休假，得到了最同情的考虑。并经董事长同意，森林旅馆给他们收费六折的优惠待遇。他特意邀请了勃尔德，与妻、子一起去向往多年的比利羊斯雪峰滑雪。

他们乘汽车跑了十一个小时。换乘森林火车走了三小时。又改乘索道缆车来到长年积雪的山顶，住在几间用原木钉在一起的名为护林人别墅的旅馆里。他们携带着滑雪器具，健身器材，体育用弓箭，压缩食品与浓缩饮料还携带着酒糖蜜的宠物波斯纯种卷毛金丝犬。

新的环境，交相辉映的蓝天和白雪使所有的人精神大为爽快。凉爽的空气，单纯的景物，洁净的色彩，寂静的山林，这里好像已经脱离了尘世。他们奔跑，他们唱歌，他们呼啸，他们滑雪，他们欣赏山中朝阳、落日、明月、清风，他们吃护林人做的烤面包和烤鹿肉，喝许多酸奶和鲜奶。他们忘记了陛下、内阁、议会、枢密院，忘记了皇家足球协会与足球俱乐部，甚至忘记了足球本身。那么红火、刺激、迷人的足球来到这雪峰之上蓝天之下又有什么意义呢？你在这里连进十五个球，还没有清风吹动针叶树落下枝头积雪更令人愉快呢。还没有一只苍鹰自空中落下，停在你的前面十五米处，一动不动地阴沉地思索着，突然，扑楞楞飞向天空更振奋人呢。还没有睡梦之中，隔着木缝看到滤细了的月光更奇妙动人呢。

恩特看着无言的雪峰、盘旋一阵突然静止不动的山鹰，看着似动非动的枝桠上积雪的古松，看着日光和月光怎样改变着松树的明暗，看着红色的松鼠在树上树下跳跃行走，与人亲近的红松鼠还凑拢过来。立起两腿，凝视了他一会儿。一种说不出的伤感攫住了他，世界万物，山中万有，不论是有

生命的无生命的，为什么都能够各得其所、宠辱不惊，唯独人，却要这样心劳计拙，轻举妄动，贪得无厌，勾心斗角？与其做这样一个勋爵，他何如去做一棵松，一只山鹰，一只小松鼠啊！

酒糖蜜教大家唱歌：
高山旁边就是我的家，
白雪覆盖的木房子，
松树掩映着我的房门，
苍鹰飞过的黑影子。
我是银狐，我是野兔，
我是山风，我是雪花，
我喜欢这个世界的一切，
然而我知道世界并不属于我，
我也不想，根本不想在世界上
留下任何痕迹！

“想不到除了那些吻你爱你抱你的陈词滥调你还会唱这样好的歌！”穿着羽绒服的恩特，搂着同样穿得圆圆的酒糖蜜兴奋得直跳。

“夫人，您唱歌唱得这样好，这真惊人！”勃尔德只穿一件细毛红线衣，他尊敬地说。

“妈妈唱得好，妈妈唱得好！”小恩特在雪地上跳跃打滚。

“勃尔德，你不知道我原来是以唱歌为业的么？”

“什么？唱歌为业？勋爵夫人，我第一次听您这么说。”

“勃尔德，你常到我们家来。你就没听说过关于我的过去的什么话吗？”勃尔德想了一想，笑了：“也许有人说过？我不记得，对不起。”

勃尔德又说：“听了您的歌，我也想起一支歌，我唱，您别见笑好吗？”

勃尔德唱道：

你知道，白雪为什么这样白？
是天空把雪照耀得纯洁无瑕。
你知道，天空为什么这样蓝？
是白雪把天空映照得晶莹如玉。
你知道，我为什么这样快乐？
是你，是你们待我比亲人还亲切。

恩特父子连连鼓掌。酒糖蜜听了低头不语。勃尔德问：“勋爵夫人，您看我唱的音阶和节拍准确吗？我的嗓子有没有唱歌的前途？我改行去唱歌，能挣到面包吃吗？”

深夜，恩特梦见酒糖蜜把绿塑料盒里的毒药洒到正在唱歌的勃尔德的口里。蓦然惊醒，身边不见了酒糖蜜。依稀听到金丝犬的哀吠声。恩特披衣下地，推开吱吱响的木门，跑到外面，只见远处深有万丈的峡谷近旁有一黑影，他便踉跄跑去，气喘吁吁。正是酒糖蜜，她披头散发佝偻着腰，念念有词却无法分辨在说些什么，左手倒提着爱犬，右手掌向接近爱犬处劈杀，同时慢慢挪动脚步，转着一个小圈。

“酒糖蜜，你怎么了？”恩特惊呼，怕吵醒别人，尽量控制着音量。

酒糖蜜根本听不见。

恩特过去拉酒糖蜜，酒糖蜜却如铜浇铁铸的一般，纹丝不动。

恩特改而去抱酒糖蜜，酒糖蜜只轻轻把腰一扭，就把恩特甩到了九呎

开外。她突然变得无视无闻，力大如虎。

恩特突然看见酒糖蜜用双手扼住金丝狗的喉咙。小狗哀鸣着窒息吐舌。骇极的恩特拿出当年门前一脚功夫，一脚踢向酒糖蜜的手腕。手一松，小狗得救了，酒糖蜜倒在雪上不省人事。

恩特把只穿内衣，遍体火烫的酒糖蜜抱起，在爱犬追随下回到木屋，将酒糖蜜放回鸭绒被。他打开壁灯，见酒糖蜜睡得安详，无异常，他满心狐疑，渐渐睡去。

第二天恩特分外殷勤地询问酒糖蜜休息得如何。酒糖蜜说睡得太好，一觉到天明，但仍觉得不甚解乏，不知是否山中夜气太寒之故。酒糖蜜看到小狗抱起来亲吻，大呼有狼，不然为什么狗腿狗脖子上掉了那么多毛，而且幸福的小狗充满了不安的神情。“它受惊了！”酒糖蜜说。

第二天夜间，又发生了同样的事。

恩特不便说别的，便说自己有些不适，想快点下山，他已吩咐去要一架直升飞机来。

直升飞机没来。第三天夜间，酒糖蜜如法炮制，同样地梦游不像梦游、巫术不像巫术。

正当恩特要抱起踢倒了的酒糖蜜的时候传来了另一端勃尔德与孩子住的木屋里的尖叫声。恩特放下酒糖蜜，慌忙向孩子屋奔去。小恩特光着身子跑跌到雪地里，大喊：“狼！狼！”

恩特抄起一块木头冲进屋里，只见有两只狼，一只已被勃尔德踢死，另一只却扑倒了勃尔德，正撕咬着勃尔德的喉咙。恩特先照狼屁股猛地一击，狼嚎叫着转身向恩特扑来，被恩特一脚踢在喉咙上，踢死了。再看勃尔德已经血肉模糊奄奄一息。众护林人闻声赶来。酒糖蜜也赶来了，神志清楚。众人将勃尔德抬到床上，清洗创口，涂上外伤药物。勃尔德面色如纸，不省人事，口角蠕动中依稀能分辨出的只有“小恩特”三字。

小恩特边哭边向父母叙述勃尔德奋不顾身地保护他、与狼搏斗的经过。狼进入房间，小恩特吓得瘫软在那里动弹不得。勃尔德飞起一脚踢倒了扑近小恩特的一只狼，又抱起小恩特往外跑，结果另一只狼从后面咬住了勃尔德的腿肚子。勃尔德奋力将小恩特向离房间远的地方一抛，转身与狼搏斗，勃尔德干脆抱住了狼，免得狼攻击小恩特。勃尔德与第二只狼在地上滚来滚去，最后，狼占了上风。

众护林人叹息不已。他们向勋爵夫妇表示歉意。他们实在没有想到这里会有狼。而且，据他们说，至少有30年，这个地方没有发现过任何狼的踪迹了。他们惊恐莫名，不知这狼是怎么出现的。也不知未能维护好勋爵一家安全，他们应受什么处分。

勃尔德的伤势严重。恩特心如刀绞，他去叫电话催直升飞机。然后石头一样地坐在那里，不吃不喝，不声不响。酒糖蜜来劝慰丈夫：“谢天谢地，儿子没有伤到一根毫毛！至于勃尔德，你就不用为他操心了！你邀他来度假，当然是对他好。难道会有哪个嚼舌根的会说狼是我们放的不成？我们不要勃尔德，难道我们不要儿子吗？这回勃尔德或死或残，都不能由我们负责。你也够讲仁义道德的了，如果不是你英勇搏斗，勃尔德早就喂了狼啦！勃尔德救咱们的儿子，你救勃尔德。我们并不欠着他啊。如果他今后不能再踢球了，那就更好，免去许多啰嗦。就让他做儿子的家庭教师好了，我们可以把那个德国教师辞掉……”

恩特气得发疯。他拉过酒糖蜜的手，一口咬掉了她左手的小拇指。酒糖蜜痛得尖叫，他也大叫起来。

直升飞机来了，把他们全部运走。勃尔德与酒糖蜜全住进了皇家外科医院抢救，二人房间相邻。

是夜，恩特在郊区一座古老的金顶教堂里跪了一夜。圣母与耶稣像前，他祷告道：

“全知全能的圣母圣子与天上的父啊，请俯察你的罪人恩特的卑鄙的灵魂，请接受他的痛苦的忏悔！恩特究竟怎么了？恩特还能算个基督徒吗？他已陷入了罪恶的深渊。他做了许多坏事，起了许多恶念。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开始的？当恩特光着屁股出生的时候，他想过这些罪恶吗？如果知道这些罪恶，他还有勇气生下来么？他落魄底层的时候，他想过这些罪恶吗？难道人的一生只能在社会底层挣扎，才能保持良心的平安，只能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痛苦不堪，才能得到圣母的垂怜？恩特什么时候想加害过别人，想要过手段，想欺世盗名、投机取巧、不懂装懂、蝇营狗苟、残虐他人？是的，恩特有罪。当恩特一连几天以从垃圾堆捡到的鱼头熬汤充饥的时候，恩特站在五星旅馆与各式各样皇家俱乐部的餐馆门前硬是垂涎三尺，饕餮万状！是的，恩特庸俗！恩特卑微！恩特没出息！好吃，好色，好名，好利，喜欢吃好的，住好房间，与漂亮女人睡，口袋里有用不完的钱。恩特不愿意吃变质的馊物，不愿意睡在桥洞下，不愿意死盯着母狗遐想！不愿意连个公用电话都叫不起！恩特还愿意听好的，听夸奖，出风头，当大人物，当贵族，出席皇家招待会，最后自己也当了勋爵，陛下接见！这就是我的弥天大罪！我的罪就是我自己这个人，就是我的这些个器官，每个器官都有自己的欲望，我的灵魂里也翻腾着欲望。我的存在我的躯体我的器官本身就是罪恶吗？落魄时候欲望是装在小瓶子里沉到海底去的。情况一变好，一有了机缘欲望就释放出了黑烟，变成了顶天立地谁也控制不住的恶魔了！

“呵，无玷的圣母，为我们而献身的耶稣基督，和我们的在天之上的父啊！请听一听我这个糊涂人的谰言妄语，请给我以严厉的惩罚吧！我冒充了真恩特，我置真恩特于死地，我坑害了队友，我暗算了伯爵恩师，现在我又毁坏了高尚的勃尔德的辉煌前程，伤害了对我忠心耿耿的妻子！为什么那么多弱智者寄生者靠遗产挥霍者应和者拍马者跟着混者因人成事者……一年到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天生享福，不动脑筋，模棱两可，敷衍充数，拖延苟且，不负责任，命该如此，心平气和，长命百岁，福荫万年，从不失眠！而我仅仅当了一个狗屁主任就要过那么多关，费那么多心，害那么多人？话又说回来了，我究竟想害过谁呢？我什么时候有了害人之想？为什么躲也躲不过去，就像命定了我是魔王我是害人精一样？如果说不是我害的，伤天害理的一件又一件事又是谁造成的呢？妻？别利？伯爵？两只狼？这又怎么能说得过去？我岂有理由开脱自己？

“爱我们的圣母圣子圣父啊！请收去我的罪恶的躯体和黑暗的灵魂吧！我不愿再这样丑恶地活下去了。我早就该受地狱的惩罚了，我的奇特经历只能玷污造物主！我的内心的煎熬只能使我诅咒吾主！主啊，以大恩大德大慈大悲大赦免大超度的名义，把我收去吧！阿门！”

祷告以后，他回到家里，仆人向他报告从医院送来了好消息。一是勃尔德已经脱离危险，而且医生认为不会有大的后遗症。一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请来了断肢再植专家，已经把被狼咬下来的酒糖蜜的小拇指接上

了。估计将来此小指比原来短不过一毫米，其他功能如常。仆人还告诉他别利来过，说是把重要的东西放到他的花瓶里了。他径直走向卧室的水晶花瓶，倒转花瓶，有别利亲自送来的火漆加封的信袋。信袋中一件是陛下上院议长的信，信中祝贺他已被提名担任上院议员，只需陛下欧开一下（这只是个手续）他就可以参加下个季度的上院辩论了。第二件则是一个绿塑料盒。别利附了一张密信，火烤后字迹显出，说：“莫失良机！开销掉那个不死不活的没有了肩膀的废人吧！他只要活着，就是对上院议员勋爵阁下的最大威胁。”

这两件东西使恩特陷入沉思。他可以去就任议员，离开此地，把其余的一切包括绿塑料盒抛到一边。他可以留下塑料盒备用，因为在陛下欧开以后，别利或勃尔德皆已不足以构成对他的威胁，这绿盒子应该留给未来的上院中的对手。他可以把勃尔德开销掉，与酒糖蜜和解，一不做二不休，他相信酒糖蜜为他制定的下一个取代目标将是议长，或者是首相，甚至是陛下国王。而一旦他就任了国王，酒糖蜜的下一个目标将是恩特自己，绿盒将会留给自己用，陛下的称谓将用来称呼一位雄才大略金嗓子女王。如若如此，不如干脆把毒药给酒糖蜜用，连同别利一起开销掉最好，然后他辞谢议长厚爱，辞去会长主任勋爵，带上儿子去瑞士洛桑开一家小酒店，酒店赔了本，就卖给别人，请别人当东家，自己和儿子当酒保伙计。这样，陛下国土上的足球事业，迟早会由勃尔德这样的高尚的人执掌。

还有更为彻底更为深刻的办法。那就是，自己独家享用绿盒里的宝物，体现上帝的惩罚，留下这个恼人的世界给更有资格在世上活下去的人。让这个世界自己去想自救图新的办法去吧，他该下场了。

还有许多的排列组合方式。他将要自行决定。这次，他决不倚重霹雳·斯卜斯绥尼的电脑了。更用不着征求酒糖蜜的意见。不用讨论也不用表决。他要自主选择。他真的能够自主选择吗？这个前景像地平线上初升的朝阳一样光亮着他。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庄严，强大，权威。他要试一次怎样做自己的主人。他祈祷了一夜上帝了，现在——

他将要成为上帝。

1979年8月10日

坚硬的稀粥

我们家的正式成员包括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叔叔、婶婶、我、妻子、堂妹、妹夫，和我那个最可爱的瘦高挑儿子。他们的年龄分别是88岁、84岁、63岁、64岁、61岁、57岁、40岁……16岁。梯形结构合乎理想。另外，我们有一位比正式成员还要正式的非正式成员——徐姐。她今年59岁，在我们家操持家务已经40年，她离不开我们，我们离不开她，而且，她是我们大家的“姐”，从爷爷到我儿子，在徐姐面前天赋人权，自然平等，一律称她为“姐”。

我们一直生活得很平稳，很团结。包括是否认为今夏天气过热，喝茶是喝八块钱一两的龙井还是四毛钱一两的青茶，用香皂是用白兰还是紫罗兰还是金盾，大家一律听爷爷的。从来没有过意见分歧，没有过论证争鸣相持不下，没有过纵横捭阖，明争暗斗。连头发我们也是留的一个式样，当然各

分男女。

几十年来，我们每天早晨六点十分起床，六点三十五分，徐姐给我们准备好了早餐：烤馒头片、大米稀饭、腌大头菜。七点十分，各自出发上班上学。爷爷退休以后，也要在这个时间出去到街道委员会值勤。中午十二时，回来，吃徐姐准备好的炸酱面，小憩一会儿，中午一时三十分，再次各自出发上班上学。爷爷则午睡至三时半，起来再次洗脸漱口，坐在躺椅上喝茶读报。到五点左右，爷爷奶奶与徐姐研究当晚的饭。研究是每天都要研究的，而且不论爷爷、奶奶还是徐姐，对这一课题兴致勃勃。但得出的结论大致不差：今晚上么，就吃米饭吧。菜吗，一荤、一半荤半素、两素吧。汤呢，就不做了吧。就做一回吧。研究完了，徐姐进厨房，劈哩啪啦响上三十分钟以后，总要再走出来，再问爷爷奶奶：“瞧我糊涂的，我忘了问您老二位了，咱们那个半荤半素的菜，是切肉片还是肉丝呢？”这个这个，这确实是一个重大的问题。爷爷和奶奶互瞟了一眼，做了个眼色，然后说：“就吃肉片吧。”或者说：“就吃肉丝吧。”然后，意图得到了完满的贯彻。

大家满意。首先是爷爷满意。爷爷年轻时候受过许多苦。他常常说：“顿顿吃饱饭，穿囫囵衣裳，家里有一切该有的东西，而又子孙团聚，身体健康，这是过去财主东家也不敢想的日子。你们哪，可别太狂妄了啊，你们哪里知道挨饿是啥滋味？”然后爸爸妈妈叔叔婶婶都声明说，他们没忘记挨饿的滋味。饿起来腹腔胸腔一抽一抽的，脑袋一坠一坠的，腿肚子一沉一沉的，据他们说饿极了正像吃得过多了一样，哇哇地想呕吐。我们全家，以爷爷奶奶为首，都是知足常乐哲学的身体力行者与现今体制的忠实支持者。

这几年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新风新潮不断涌来。短短几年，家里突然有了彩电、冰箱、洗衣机。而且儿子说话里常常出现英文词儿，爷爷很开明开放，每天下午午睡后从报纸上、晚饭后从广播和电视里吸收新名词新概念。他常征询大家的意见：“看咱们家的生活有什么需要改革改善的没有？”

大家都说没有，徐姐更是说，但愿这样的日子一代一代传下去，天天如此，年年如此，世世代代，永远如此。我儿子于是提了一个建议，提议以前挤了半天眼睛，好像眼睛里爬进了毛毛虫。他建议，买个收录机。爷爷从善如流，批准了。家里又增添了红灯牌立体声收录机。刚买时很高兴，你讲一段话，他唱一段戏，你学个猫叫，她念一段报纸，录下来然后放出音来，自己与家人共同欣赏欢呼鼓掌，认为收录机真是个好东西，认为爷爷的父辈祖辈不知收录机为何物，实在令人叹息。两天以后就降了温。买几个“盒儿带”来，唱的还不如收音机电视机里放送的好。于是，收录机放在一边接土蒙尘。大家便认识到，新技术新器物毕竟作用极为局限，远远不如家庭的和谐与秩序更重要。不如老传统更耐用——

还是“话匣子”好哇！

那一年决定取消午睡，中午只休息40分钟——一小时，很使全家骚动了一阵子。先说是各单位免费供应午餐，令我们既喜且忧。喜的是白吃饭，忧的是不习惯。果然，吃了两天就纷纷反映上火，拉不出屎来，没有几天宣布免费供应的午餐取消，叫人迷惑。这可怎么办呢？爷爷教育我们处处要带头按政府指的道儿走，于是又买饭盒又带饭，闹腾了一阵子。徐姐也害得失眠、牙疼、长针眼、心律不齐。不久，各机关自动把午休时间延长了。有的虽不明令延长却也自动推后了下午上班时间，但没有推后下班时间。我们家又恢复了中午的炸酱面。徐姐的眼睛不再起包儿，牙齿不再上火，睡觉按时

始终，心脏每分钟70——80次有规律地跳。

新风日劲、新潮日猛，万物动观皆自得，人间正道是沧桑。在兹四面反思含悲厌旧，八方涌起怀梦维新之际连过去把我们树成标兵模范样板的亲朋好友也启发我们要变动变动，似乎是在广州要不干脆是在香港乃至美国出现了新的样板。于是爷爷首先提出，由元首制改行内阁制度，由他提名，家庭全体会议（包括徐姐，也是有发言权的列席代表）通过，由正式成员们轮流执政。除徐姐外都赞成，于是首先委托爸爸主持家政，并议决由他来进行膳食维新。

爸爸一辈子在家内是吃现成饭、做现成活（即分派给他的活。）这回由他负责主持做饭大业，他很不好意思也很为难。遇到买什么样的茶叶做不做汤吃肉片还是肉丝这样的大事，一概去问爷爷。他不论说什么话做什么事，都习惯于打出爷爷的旗号。“老爷子说了，蚊香要买防虫菊牌的”，“老爷子说了，洗碗不要用洗涤剂了，那化学的玩艺儿兴许有毒。还是温水加碱面，又节省，又干净。”

这样一来就增加了麻烦。徐姐遇事问爸爸，爸爸不做主，再去问爷爷，问完爷爷再一口一个老爷子说的向徐姐传话，还不如直接去问爷爷便当。直接去问爷爷吧，又怕爸爸挑眼而爷爷嫌烦，爷爷嫌烦也是真的，几次对爸爸说：“这些事你做主嘛，不要再来问我了。”于是爸爸告诉徐姐：“老爷子说了，让我做主，老爷子说了，不让我再问他。”

叔叔和婶婶有些窃窃私语。说了些什么，不知道。但很可能是既不满于爸爸的无能，又怀疑爸爸是不是拉大旗、假传圣旨，也不满于爷爷的不放手，同样不满于徐姐的啰嗦，乃至不满于大家为何同意了实行内阁制与通过了爸爸这样的内阁人选。

爷爷有所觉察，好好地开导了一次爸爸，说明下放权力是大趋势。爸爸无奈，答应不再动辄以爷爷的名义行事。爸爸也来了一个下放权力，明确做不做汤与肉片肉丝之间的选择权全由徐姐决定。

徐姐不答应。我怎么做得了主啊，她垂泪垂涕辞谢，惶恐得少吃了一顿饭。但大家都鼓励她：“你在我家做了这么多年了，你应该有职有权嘛！你管起来吧，我们支持你！你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给什么我们就吃什么，我们信任你！”

徐姐终于破涕为笑，感谢家人对她的抬举，一切照旧，但人们实际上都渐渐挑剔起来。

都知道这饭是徐姐一手操办的，没有尚方宝剑为来历为依据，从下意识的不敬开始演变出上意识的不满意。首先是我的儿子，接着是堂妹堂妹夫，然后是我妻子和我，开始散播一些讽刺话。“我们的饭是40年一贯制，快成了文物啦！”“因循守旧，墨守成规，凝固僵化，不思进取！”“我们家的生活是落后于时代的典型！”“徐姐的局限性太大嘛，文化素质太低嘛！人倒是好，就是水平太低！想不到我们家80年代过着徐姐水平的生活！”

徐姐浑然不觉，反倒露出了些踌躇志满的苗头。她开始按照她的意思进行某些变革了。

首先把早饭里的两碟腌大头菜改为一碟分两碟装，把卤菜上点香油变成无油，把中午的炸酱由小碗肉丁干炸改为水炸，把平均两天喝一次汤改为七天才喝一次汤，把蛋花汤改为酱油葱花做的最简陋的“高汤”。她省下了伙食钱，买了些人参蜂王精送到爷爷屋里，勒我们的裤带向爷爷效忠，令我

们敢怒而不敢言。尤其可恶的是，儿子汇报说，做完高汤，她经常自己先盛出一碗葱花最多最鲜最香的来，在大家用饭以前先饮为快。还有一次，她一面切菜一面在厨房里磕瓜子吃，儿子说，她一定是贪污了伙食费。“权力就是腐蚀，一分权力就是一分腐蚀，百分之百的权力就是百分之百的腐蚀”，儿子振振有词地宣讲着他的新观念。

父亲以下的人未表示态度。儿子受到这种沉默鼓舞，便在一次徐姐又先喝高汤的时刻向徐姐发起了猛攻：“够了，你这套低水平的饭！自己还先挑葱花儿！从明天起我管，我要让大家过现代化的生活！”

虽然徐姐哭哭闹闹，众人却没说什么。大家觉得让儿子管管也好，他年轻，有干劲，有想法，又脱颖而出，符合成才规律。当然，包括我在内，还是多方抚慰了徐姐：“你在我家做饭40年，成绩是主要的，谁想抹杀也抹杀不了的！”

儿子非常激昂地讲了一套理论：“咱们家吃饭是40年一贯制，不但毫无新意，而且有一条根本性的缺陷，碳水化合物过多而蛋白质不足。缺少蛋白，就会影响生长发育，而且妨碍白血球抗体的再生与活力。其结果，也就造成国民体质的羸弱与素质的低下。在各发达国家，人均日摄取的蛋白质是我国人均日摄取量的七倍，其中动物蛋白，是我们的1.4倍。如此下去，个儿没人家高，体型没人家好，力气没有人家大，精神没有人家足。人家一天睡一次，四、五个小时最多六个小时就够用了，从早到晚，精气神十足。我们呢，加上午觉仍然是无精打彩。或者你们会说，我们不应与发达国家比。那么，我要说的是，我们汉族的食品结构还比不上北方兄弟民族——总不能说明兄弟民族的经济水准高于我们啊！我们的蛋白质摄入量，与蒙古、维吾尔、哈萨克、朝鲜以及西南地区的藏族比，也是不能望其项背！这样的食品结构，不变行吗？以早餐为例，早晨吃馒头片稀粥咸菜……我的天啊！这难道是20世纪80年代的中华大城市具有中上收入的现代人的早餐？太可怕了！太愚昧了！稀粥咸菜本身就是东亚病夫的象征！就是慢性自杀！就是无知！就是炎黄子孙的耻辱！就是华夏文明衰落的根源！就是黄河文明式微的兆征！如果我们历来早晨不吃稀粥咸菜而吃黄油面包，1840年的鸦片战争，英国能够得胜吗？1900年的八国联军，西太后至于跑到承德吗？1931年日本关东军敢于发动“九·一八”事变吗？1937年小鬼子敢发动卢沟桥事变吗？日本军队打过来，一看，中国人人一嘴的白脱——奶油，他们能不吓得整团整师地休克吗？如果1949年以后我们的领导及早下决心消灭稀粥咸菜，全国都吃黄油面包外加火腿腊肠鸡蛋酸奶干酪外加果酱蜂蜜朱古力，我国国力、科技、艺术、体育、住房、教育、小汽车人均拥有量不是早就达到世界前列吗？说到底，稀粥咸菜是我们民族不幸的根源，是我们的封建社会超稳定欠发展无进步的根源！彻底消灭稀粥咸菜！稀粥咸菜不消灭中国就没有希望！”

言者为之动火，听者为之动容。我一则以惊，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惊喜的是不知不觉之中儿子不但不再穿开裆裤不再叫我去给他擦屁股而且积累了这么多学问，更新了这么大的观念，提出了这么犀利的见解，抓住了这么关键的要害真是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儿强！真是身在稀粥咸菜，胸怀黄油火腿，吞吐现代化之八方风云，覆盖世界性之四维空间，着实是后生可畏，世界归根结底是他们的。惧的是小子两片嘴皮子一沾就把积弊时弊抨击了个落花流水，赵括谈兵，马谡守亭，言过其实，大而无当，清谈误家，

终无实用。积我近半个世纪之经验，凡把严重的大问题说得小葱拌豆腐一青二白千军万马中取敌将首级如探囊取物易如掌都不用翻者，早晚会在亢奋劲儿过去以后患阳痿症的！只此一大耳儿，为传宗接代计，实痿不得也！

果然，堂妹鼻子眼里哼了一声，嘟囔道：“说得倒便利！”

要是那么多黄油面包，我看现代化也就完成了！”“啊？”儿子正在气盛之时，大叫，“好家伙！60年代尼·谢·赫鲁晓夫提倡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80年代，姑姑搞面包加黄油的现代化！何其相似乃尔！现代化意味着工业的自动化、农业的集约化科学的超前化、国防的综合化、思维的任意化、名词的难解化、艺术的变态化、争论的无边化、学者的清谈化、观念的莫名化和人的硬气功化即特异功能化。化海无涯，黄油为楫。乐土无路，面包成桥！当然，黄油面包不可能像炸弹一样地由假想敌投掷过来，这我还不知道么？我非弱智，岂无常识？但我们总要提出问题提出目标，国之无目标犹人之无头，未知其可也！”

“好嘛好嘛，大方向还是一致的嘛，不要吵了。”爷爷说，大家便不再吵。

吾儿动情图治，第二天，果然，黄油面包摊生鸡蛋牛奶咖啡。徐姐与奶奶不吃咖啡牛奶，叔叔给她们主意用葱花炆锅，加花椒、桂皮、茴香、生姜皮、胡椒、紫菜、干辣椒，加热冒烟后放广东老抽——虾子酱油，然后用这些滷子加到牛奶咖啡里，压服牛奶咖啡的洋气腥气。我尝了一口，果然易于承受接受多了。我也想加滷子，看到儿子的杀人犯似的眼神，才为子牺牲口味，硬灌洋腥热饮。唉，“四二一”综合症下的中国小皇帝呀！他们会把我带到哪里去？

三天之后，全家震荡。徐姐患急性中毒性肠胃炎，住院并疑有并发肠胃癌症。奶奶患非甲非乙型神经性肝硬化。爷爷自吃西餐后便秘，爸爸与叔叔两位孝子轮流侍候，用竹筷子粉碎捅导，收效甚微。堂妹患肠梗阻，腹痛如绞，紧急外科手术。堂妹夫牙疼烂嘴角。我妻每饭后必呕吐，把西餐吐光后回娘家偷偷补充稀粥咸菜，不敢让儿子知道。尤为可怕的是，三天便花掉了过去一个月的伙食费。儿子声称，不加经费再供应稀粥咸菜亦属不可能矣！事已至此，需要我出面，我找了爸爸叔叔，提出应立即解除儿子的权柄，恢复家庭生活的正常化！

爸爸和叔叔只有去找爷爷，爷爷只有去找徐姐。而徐姐住院，并且声明她出院以后也不再做饭了，如果人们感到她没用，可以赶走她。爷爷只得千声明万表态，绝无此意，而且重申了自己的人生原则。人生在世，情义为重，徐姐在我家，情义俱全，比爷爷的嫡亲还要亲，比爷爷的骨肉还要近。徐姐在我们这里一天，我们就与徐姐同甘共苦一天。哪怕家里只剩了一个馒头，一定有徐姐的一瓣。哪怕家里只剩了一碗凉水，一定有徐姐的三勺。发了财有徐姐的好处。受了穷有徐姐的安置。岂有用完了人家又把人蹬掉之理哉！爷爷说得激动，慷慨陈词，热泪横流。徐姐听得仔细，肝胆俱暖，涕泪交织，最后被医护人员认定他们的接触不利于病人康复，便劝说爷爷含泪退去。

爷爷回家召集了全体会议，声明自己年迈力衰，对于吃什么怎么吃及其他有关事宜并无成见，更无意独揽大权，但你们一定要找我，我只有去找徐姐。徐姐又因你们的怨言而寒了心，因吃重孙子的西餐而寒了肠胃，我也就无法再管了，谁爱吃什么吃什么吧，“我自己没的吃，饿死也好”。爷爷说。

大家面面相觑，纷纷表态。都说还是爷爷管得好，半个世纪了，老小

平安，四代和睦。

堂妹妹表示她准备每天给爷爷做饭吃。就是说，她、妹夫、爷爷、奶奶、徐姐是一组，吃他们自身的饭。爸爸声明， he 可以与妈妈一组，但不管我和妻。因为我和妻有一个新潮的儿子，不可能与他们吃到一块儿。我也声明只和妻一搭。然后叔叔婶婶一搭。然后儿子单奔儿。堂妹见状，似乎相当满意，发挥了一句：“各吃各的吧，这样才更现代些！四世同堂一起吃饭，太像红楼梦时候的事了。再说，太多的人围着一个桌，又挤，又容易传染肝炎哟！”堂妹反问：“在美国，有这样大的家庭吗？有这么好几代人克服掉‘代沟’一起吃饭的吗？”爷爷的表情似乎有些凄然。

分开吃了两天就吃不下去了。十一点多，堂妹这一组点着火做饭，由于挟爷爷之资格威重，别人只能望火兴叹。然后爸爸、然后叔叔。然后我能做饭时已经下午二时，只好不做先去上班，然后晚饭同样是望灶兴叹。然后讨论计议论证各置一灶的问题。煤气罐不可能，上次为解决全家共用的一个煤气罐，跑人情 14 人次，请客七次，送画二张，送烟五条，送酒八瓶，历时十三个月零十三天，用尽了吃奶拉屎之力。买蜂窝煤火炉也须手续，无证买不到煤。有证买到煤了也没有地方搁。如果按照现代意识设四个灶，首先要扩张厨房面积 30 平方米，当然最好是设立四个厨房，比最好更好是再增加五套房子，人的消费要求真如脱缰野马，怪道报报谈消费过热，愈谈愈热。于是恍然不盖房子而谈现代意识观念更新隐私权云云全他妈的是站着说话不腰痛的扯淡！

分灶软科学没有研究出子丑寅卯，一罐子煤气九天用完了。自从今年液化石油气限量，一年只有十几个票，只有一罐气用 25 天以上才能保证全家用熟食，饮开水。九天用完，一年的票四个月用完了，另外八个月找谁去？不但破坏了自己的生活程序，更是破坏了国家的安排！

众人惊惶，唉声叹气，牢骚满腹，闲言四起。有的说煤气用完以后改吃生面糊糊。有的说可以限制每组做饭时间 17 分钟。有的说现在就分灶吃饭是生产关系超越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有的说越改越糟还不如爷爷掌管徐姐当政。有的抨击美国，说美国人如禽兽，不讲孝悌忠信，当然没有大家庭。我们有优秀的家庭道德传统，为什么要学美国呢？大家不好意思也不忍再去打搅爷爷，便不约而同地去找堂妹夫。

堂妹夫是全家唯一喝过洋水之人，近年来做西服两套，买领带三条，赴美进修六个月，赴日参观十天，赴联邦德国转悠过七个城市。见多识广，雍容有度，会用九种语言道：“谢谢”与“请原谅”，是我家有真才实学之人。只因属于外姓，深知自己的身份，一贯不争不论不骄不躁，知白守墨，随遇而安。故而深受敬重。

这次见我们虔诚急切，而且确实一家陷入困难的怪圈，他便掏出心窝子，亮出了真货色，他说：

“依我之见，咱家的根本问题还是体制。吃不吃烤馒头片，其实是小问题。问题是，由谁来决定，以怎样的程序决定吃的内容？封建家长制吗？论资排辈吗？无政府主义吗？随机性即谁想做什么就吃什么吗？按照书本上的食谱吃吗？必然性即先验性吗？要害问题在于民主，缺少了民主吃了好的也不觉得好。缺乏民主吃得一塌糊涂却没有人挺身而出负责任。没有民主就只能稀里糊涂地吃，吃白糖而不知其甜，吃苦瓜而不知其苦，甜与苦都与你自己的选择不相干嘛！没有民主就会忽而麻木不仁，丧失吃饭的主体意识，使

吃饭主体异化为造粪机器。忽而一团混乱，各行其是，轻举妄动，急功近利，短期行为，以邻为壑，使吃饭主体膨胀成有胃无头的妖魔！没有民主就没有选择，没有选择就失落了自我！”

大家听了，都觉如醍醐灌顶，点头称是不止。

堂妹夫受到了鼓舞，继续说道：“论资排辈，在一个停滞的农业社会里，不失为一种秩序，这种秩序特别适合文盲与白痴。即使先天弱智者也可以理解、可以接受这样一种呆板与平静的，我要说是僵死的秩序。然而，它扼杀了竞争，扼杀了人的主动性创造性变异性，而没有变异就没有人类，没有变异我们就都还是猴子。而且，论资排辈压制了新生力量。一个人精力最旺盛、思想最活跃、追求最热烈的时期，应该是40岁以前。然而，这个时候他们只能被压在最下层……”

我的儿子叹道：“太对了！”他激动地流出了眼泪。

我向儿子悄悄摆了摆手。他的西式早餐化纲领失败之后，在家里的形象不佳，多少有点冒险家、清谈家、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甚至造反派的色彩。包括堂妹与堂妹夫，对吾儿也颇看着不顺眼。他跳高了，只能给堂妹夫帮倒忙。

我问：“你说的都对。但我们到底怎么办呢？”

堂妹夫说：“发扬民主，选举！民主选举，这就是关键，这就是穴位，这就是牛鼻子，这就是中心一环！大家来竞选嘛！每个人都谈谈，好比都来投标，你收多少钱，需要大家尽多少义务，准备给大家提供什么样的食品，你个人需要什么样的待遇报酬，一律公开化、透明化、规范化、条文化、法律化、程序化、科学化、制度化，最后，一切靠选票靠选民公决，少数服从多数。少数服从多数，这本身就是新观念新精神新秩序，既抵制僵化，也抵制无政府主义随心所欲……”

爸爸认真思考了一大会，脸上的皱纹因思考而变得更加深刻。最后，他表态说：“行，我赞成。不过这里有两道关口。

一个是老爷子是不是赞成，一个是徐姐……”

堂妹说：“爷爷那儿没事。爷爷思想最新了，管伙食，他也早嫌烦了。麻烦的是徐姐……”

我儿子急了，他喊道：“徐姐算是哪一家的人五人六？她根本不是咱们家的成员，他没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妈妈不高兴地说：“妈妈的孙儿呀，你少插话好不好！别看徐姐不姓咱们的姓，别看徐姐不算咱们族人，你说什么来着？说她没有选举和被选举权是不！可咱们做什么事情不跟她说了你就甭想办去！我来这个家一辈子了，我不知道吗？

你们知道个啥？”

堂妹和妹夫也分化了，争论开了。妹夫认为，承认徐姐的特殊地位就是不承认民主，承认民主就不能承认徐姐的特殊地位，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则问题，没有调和余地。堂妹认为，敢情站着说话不腰疼，脱离了实际的空话高调有什么用？轻视徐姐就是不尊重传统，不尊重传统也就站不住脚，站不住脚一切变革的方案便都成了云端的幻想。而云端的改革也就是拒不改革。堂妹对自己的丈夫说话不客气，她干脆指出：“别以为你出过几趟国会说几句外国话就有什么了不起，其实你在我家，还没有徐姐要紧呢！”

堂妹夫听罢变色，冷笑一分半钟，拂袖而去。

过了些日子，是叔叔出来说话，指出两个关口其实是一个关口。徐姐虽然顽固，但她事事都听爷爷的，爷爷通了她也就通了，根本不需要人为地制造民主进程与徐姐之间的激烈斗争，更不要激化这种人为制造出来的斗争。

大家一听，言之有理，恍然大悟。种种烦恼，原是庸人自扰，矛盾云云，你说它大就大，说它小就小，说它有就有，说它无就无。寻找各种不同意见的契合点，形成宽松融洽亲密无间，这才是真功夫！一时充满信心，连堂妹夫与我儿子也都乐得合不拢嘴。

公推爸爸叔叔二人去谈，果然一谈便通。徐姐对选举十分反感，说：“做这些花式子干啥嘛，”但她又表示，她此次生病住院出院后，对一切事概不介入，概不反对。“你们大家吃苍蝇我也跟着吃苍蝇，你们愿意吃蚊子我就跟着吃蚊子，什么事不用问我。”她对自己有无选举权也既不关心，又无意见，她明确表示，不参加我们的任何家事讨论。

看来，徐姐已经自动退出了历史舞台，大家公推由堂妹夫主持选举。选举日的临近给全家带来了节日气氛。又是扫除，又是擦玻璃，又挂字画，又摆花瓶和插入新产品塑料绢花。

民主带来新气象，信然。终于到了这一天，堂妹夫穿上访问欧美时穿过的瓦灰色西服，戴上黑领结，像个交响乐队的指挥，主持这一盛事。他首先要求参加竞选的人以“我怎样主持家政”为题做一演说。

无人响应。一派沉寂。听得见厨房里的苍蝇声。

堂妹惊奇道：“怎么？没有人愿意竞选吗？不是都有见解有意见有看法吗？”

我说：“妹夫，你先演说好不好，你做个样子嘛！现在大家还没有民主习惯，怪不好意思的。”

堂妹马上打断了我的话：“别让他说话，又不是他的事！”

堂妹夫态度平和，富有绅士派头地解释说：“我不参加竞选。我提出来搞民主的意思可不是为个人争权。如果你们选了我，就只能是为民主抹黑了！再说，我现在正办自费留学，已经与北美洲大洋洲几个大学联系好了，只等黑市上换够了美元，我就与各位告辞了。各位如果有愿意帮我垫借一些钱的，我十分欢迎，现在借的时候是人民币，将来保证还外币！”

这个……”

面面相觑，全都泄了气。而且不约而同地心中暗想：竞选主持家政，不是吃饱了撑的吗？自己吹一通，卖狗皮膏药，目无长上而又伤害左邻右舍，这样的圈套，我们才不钻呢？真让你主持？你能让人人满意吗？有现成饭不吃去竞选，不是吃错了药是什么？便又想，搞啥子民主选举哟：几十年没有民主选举我们也照旧吃稀饭、卤菜、炸酱面！几十年没有民主选举我们也没有饿死，没有撑死，没有吃砖头喝狗屎，也没有把面条吃到鼻子眼屁股眼里！

吃饱了撑的闹他爷爷的民主，最后闹他个拉稀的拉稀，饿肚的饿肚完事！中国人就是这样，不折腾浮肿了绝不踏实。

但既然说了民主就总要民主一下。既然说了选举就总要选举一下。既然凑齐了而且爷爷也来了就总要行礼如仪。而且，谁又能说民主选举一定不好呢？万一选好了，从此吃得又有营养又合口味，又滋阴又壮阳，又益血又补气，既增强体质又无损线条与潇洒，既有色又有香又有味，既省菜钱又节约能源，既合乎卫生标准又不多费手续，既无油烟又无噪音，既人人有权过

问又个个不伤脑筋，既有专人负责又不独断专行，既不吃剩菜剩饭又绝不浪费粮食，既吃蛤子又不得肝炎，既吃鱼虾又不腥气……如此等等，民主选举的结果如果能这都好，看哪个天杀的不赞成民主选举。

于是开始选举。填写选票，投票，监票计票。发出票十一张，收回票十一张，本次投票有效。白票四张，即未写任何候选人。一张票上写着：谁都行，相当于白票，计白票五张。

选徐姐的，两票。爷爷三票。我儿子，一票。

怎么办？爷爷得票最多，但不是半数，也不足三分之一。算不算当选？事先没说，便请教堂妹夫。堂妹夫说世上有两种“法”，一种是成文法一种是不成文法。不成文法从法学的意义上严格说来，不是法。例如美国总统的连任期，宪法并无明确规定。实际上又是法，因为大家如此做。民主的基本概念是少数服从多数。何谓多数？相对多数？简单多数（即二分之一以上）？绝对多数（即三分之二以上）？这要看传统，也要看观念，至于我们这次的选举，由于是初次试行，又都是至亲骨肉父子兄弟自己人，那就大家怎么说怎么好。

堂妹说既然爷爷得票最多自然是爷爷当选，这已经不是也绝对不可能是封建家长意识而是现代民主意识。堂妹进一步发挥说，在我们家，封建家长意识的问题其实并不存在，更不是主要危险，主要矛盾。需要警惕的倒是在反封建的幌子下的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自我中心、唯我主义、超前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美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主义、洋教条主义。

我的儿子突然激动起来，他严正地宣布，他所获得的一票，并非自己投了自己的。他说到这里，我只觉得四周目光向我集中，似乎是我选了儿子，我搞了选人唯亲的不正之风。我的脸刷地红起来，并想谁会这样想？他为什么这样想？他知不知道我并没有选儿子而且即使选了儿子也不是什么不正之风因为不选儿子我也只能选父亲选叔叔选母亲选妻子选堂妹而按照时髦的弗洛伊德学说堂妹又何尝会比儿子生分儿子说不定还有杀父娶母的俄狄浦斯情结呢，他们知道吗？为什么儿子一说话他们都琢磨我呢？

我的儿子喊起来了。他说他得了一票说明人心未死火种未绝烈火终将熊熊燃烧。他说他之所以要关心我家的膳食改革完全出自一种无私的奉献精神，出自对传统的人文主义的珍视和对每一个人的泛爱。说到爱他眼角里沁出了黄豆大的泪珠。他说我们家虽然有秩序但是缺乏爱。而无爱的秩序正如无爱的婚姻，其实是不道德的。他说其实他早就可以脱离摆脱我家膳食系统的羁绊，他可以走自己的路改吃蜗牛吃干酪吃芦笋金枪鱼吃龙虾吃小牛肉吃肯德基烤鸡三明治麦当劳与苹果排桂皮冰淇淋布丁。他说他非常爱自己的姑姑但是他不能接受姑姑的观点虽然姑姑的观点听起来很让人舒服顺耳。

这时叔叔插话说（注意，是插话而不是插嘴，插嘴是不礼貌的，插话却是一种亲切、智慧、民主，干脆说是一种抬举。）堂妹关于当前应警惕的主要矛盾与主要危险的提法，与正式的提法不符。恐怕最好不要过分强调某一面的问题是主要危险。因为半个世纪行医的经验已经证明，如果你指出便秘是主要危险，就会引起普遍拉稀，并导致止泻药的脱销与对医生的逆反心理。反之，如果你指出泻肚是主要危险就会引起普遍的直肠干燥，并导致痔疮的诱发乃至因为上火而寻衅打架。火气火气，气由火生，火需水克。五行协调，方能无病。所以既要防便秘也要防拉稀。便秘不好拉稀也不比便秘好。便秘了就治便秘拉稀了就治拉稀。最好是既不便秘也不拉稀。他讲得这样好，

恍惚获得了几许掌声。

鼓完了掌才发现并没有解决，而由于热烈的讨论五行生克与新陈代谢的进程似乎受到了促进，人人都饿了。便说既然爷爷得票多还是爷爷管吧。

爷爷却不赞成。他说做饭的问题其实是一个技术问题而不是思想问题、观念问题、辈分（级别）问题、职务问题、权力问题、地位问题与待遇问题。因此，我们不应该选举什么领导人，而是要评选最佳的炊事员，一切看做饭烧火炒菜的技术。

我儿子表示欢呼，大家也感觉确实有了新的思路，新的突破口。别人则表示今天已经没有时间，肚子已经饿了。尽管由谁来管理吃饭做饭的问题还是处在研讨论证的过程中，到了钟点，饭却仍然是照吃不误，讨论得有结果要吃饭，讨论得没有结果也还是要吃饭，拥护讨论的结果要吃饭，反对讨论的结果也还是要吃饭。让吃饭，要吃饭，不让吃饭也还是要吃饭。于是……纷纷自行吃饭去了。

为了评比炊事技术，设计了许多程序，包括：每人要蒸馒头一屉，焖米饭一锅，炒鸡蛋两个，切咸菜丝一盘，煮稀饭一碗，做红烧肘子一盘等等。为了设计这一程序，我们全家进行了30个白天30个夜晚的研讨。有争论、行动、吵架、落泪也有和好。最后累得气也喘不出，尿也尿不出，走路也走不动。既伤了和气，又增长了团结，交流了思想感情。既累了精神，又引起了极大的兴趣。说起要炒两个鸡蛋的时候，人们笑得前仰后合，好像受到了某种神秘的暗示性的鼓舞。说到切咸菜的时候，人们忧虑得阴沉沉，好像一下子衰老了许多。终于最后归根结底，炊事技术评出来了。评的结果十分顺利，谁也没有话说。

评的结果名次是：一等一级，爷爷、奶奶。一等二级，父亲、母亲、叔叔、婶婶。二等一级，我、妻、堂妹、堂妹夫，三等一级，我那瘦高挑的儿子。大家又怕儿子受到打击，便一致同意儿子虽是三等，却要颁发给他“希望之星特别荣誉奖”。虽然他又有特别荣誉又成了“希望之星”，但他仍然是三等。总之，理论名称方法常新，而秩序，是永恒的。

许多时日过去了。人们模模糊糊地意识到，既然秩序守恒，理论名称方法的研讨与实验便会自己降温。做饭与吃饭问题已不再引起分歧的意见与激动的情绪。做饭与吃饭究竟是技术问题体制问题还是文化观念问题还是什么其他别样的过去想也没有想过的问题，也不再困扰我们的心。看来这些问题不讨论也照样可以吃饭。徐姐平安地去世了，无疾而终。她睡了一个午觉，一直睡到下午四点还不醒，去看她，她已停止呼吸。全家人都怀念她尊敬她追悼她。儿子到中外合资企业工作去了，他可能已经实现了天天吃黄油面包和一大堆动物性蛋白质的理想。节假日回家，当我们征询他对于吃什么的意见的时候，他说各种好的都吃过了，现在想吃的只有稀饭与腌大头菜，还有高汤与炸酱面。说完了，他自我解嘲说：观念易改，口胃难移呀！叔叔与婶婶分到了新落成的单元楼房，搬走了。他们有设有管道煤气与抽风换气扇孔的厨房，在全新的厨房里做饭，做过红烧肘子也做过炒鸡蛋，但他们说更经常地仍然是吃稀饭、烤馒头片、腌大头菜、高汤、炸酱面。堂妹夫终于出国“深造”，一面留学一面就业了，他后来接走了堂妹，并来信说：“在国外，我们最常吃的就是稀饭咸菜，一吃稀饭咸菜就充满了亲切怀恋之情，就不再因为身在异乡异国而苦闷，就如同回到了咱们的亲切朴质的家。有什么办法

呢，也许我们的细胞里已经有了稀饭咸菜的遗传基因了吧！”

我、爸爸和爷爷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我们吃的鸡鸭鱼肉蛋奶糖油都在增加，我们都胖了。我们饭桌上摆的菜肴愈来愈丰富多彩和高档化了。有过炒肉片也有过葱烧海参。有过油炸花生米也有过奶油炸糕。有过凉拌粉皮也有过蟹肉沙拉甚至还吃过一次鲍鱼鲜贝。鲍鱼来了又去了，海参上了又下了，沙拉吃了又忘了。只有稀饭咸菜永存。即使在一顿盛筵上吃过山珍海味，这以后也还要加吃稀饭咸菜，然后口腔食道胃肠肝脾胰腺才能稳定正常地运转。

如果忘记了加稀饭咸菜，马上就会肚子胀肚子痛。也许还会长癌。我们至今未患肠胃癌，这都是稀饭咸菜的功劳啊！稀饭和咸菜是我们的食品的不可改变的纲。其他只是搭配——陪衬，或者叫作“目”。

徐姐去世以后，做饭的重任落到了妈妈头上。每顿饭以前，妈妈照例要去问问爷爷奶奶。“汤呢，就做了吧，就不做了吧。肉呢？切成肉片还是肉丝？”古老的提问既忠诚又感伤。是一种程序更是一种道德情绪。在这种表面平淡乃至空洞的问答中寄托了对徐姐的怀念，大家感觉到徐姐虽死犹生。风范常存。爷爷屡次表示只要有稀饭、咸菜、烤馒头片与炸酱面，做不做汤的问题，肉片与肉丝的问题以及加什么高级山珍海味的问题，他不准备过问，也希望妈妈不要用这种愈来愈难以拍板的问题去打搅他。妈妈唯唯。但不问总觉得心里不踏实。饭做熟了，唤了大家来吃，却要东张西望如坐针毡，揣摩大家特别是爷爷的脸色。

爷爷咳嗽一声，妈妈就要小声嘟囔，是不是稀饭里有了沙子呢！是不是咸菜不够咸或者过于咸了呢？小声嘟囔却又不直截了当地征求意见。虽然，即使问过爷爷也不能保证稀饭里不掺沙子。

于是，每一天，妈妈还是要在黄昏将临的时候忠顺地、由于自觉啰嗦而分外诚惶诚恐地去问爷爷——肉片还是肉丝？问话的声调委婉动人。而爷爷答话的声调呢？叫作慈祥苍劲。

即使是回答：“不要问我”，也总算有了回答。妈妈就会心安理得地完成她的炊事。

一位英国朋友——爸爸40年代的老友来华旅行，在我们家住了一个星期。最初，我们专门请了一位上海来的西餐厨师给他做面包蛋糕计司牛排。英国朋友直率地说：“我不是为了吃西餐或者名为西餐实际上四不像的东西而来的，把你们的具有古老传统和独特魅力的饭给我弄一点吃吧，求求你们了，行不行？”怎么办呢？只好很不好意思地招待他吃稀饭和咸菜。

“多么朴素！多么温柔！多么舒服！多么文雅……只有古老的东方才有这样的神秘的膳食。”英国博士赞叹着。我把他的称赞稀饭咸菜的标准牛津味的英语录到了“盒儿带”上，放给瘦高挑儿子听。

1979年89年

欲读斋志异

讲演术

有一个崇尚讲演的国度。每年国王亲自主持讲演比赛，获胜的立即封为知府道台官员发给住房13间和金发美女一个，做妻做妾，转租转卖，一不不问。

这样，这个国家的讲演就特别发达。一个个声若洪钟，舌如巧簧，论则高屋建瓴，辩则刺刀见红，颂则日月齐辉，斥则风云变色，哀则惨云愁雾，喜则牛欢蛇舞，气象万千，无所不至其极。二次世界大战中，希特勒氏曾亲率铁十字军伐入此国，见此国无衣无食，无舟无车，无枪无炮，但有滔滔讲演之声不绝于耳，希魔大惊，下令三军后撤四百公里。

经过二次世界大战的考验，此国形象更加别致辉煌，唯国王渐老，体力日衰。一日午饭后，陛下坐在躺椅上读译成该国语言的《文学自由谈》，心旷神怡，不知不觉睡去。醒来后得了中风之症，半身偏瘫，十指麻木。王后正宫便从历届讲演获胜的学子中选出五名最优者，请他们向国王单独发表医疗演说——这个国家的惯例是碰到难题（包括水旱灾、交通事故、传染疾病等）便请人发表演说，对症下药，常奏奇效。

第一号演讲者说国王之功德超天盖地，国王之辛劳胜母似父，国王之病实非病，而系上帝恩宠，是上帝请国王小有调息。不久将生龙活虎，二次青春，驰骋沙场，制天下于股掌之上。国王听后甚悦，示意他退到一旁，等待领赏。

二号前来，痛斥一号佞说，指出孤媚误国，不仅内宫。病为细菌之作用，邪崇之侵袭，陛下元气受损，不可大意，应请柏林外科大夫与峨嵋道士会诊，东西文化冲撞互补，开刀手术捉妖画符，盘尼西林，银针刺耳，志在有为，沉疴方能化险，人神自可共庆。国王听得恳切，前额微汗，不免首肯，挥手令其退下，等待领赏。

三号系一大头小儿，头戴博士帽，身穿元帅服，背着手走到国王面前，用食指指着国王的鼻子，不屑地说道：“讲演就是放屁！听讲演就是听屁！奖赏讲演者就是奖赏屁篓！依愚高见，干脆把一号二号以及我本人全枪毙！”

国王听着别致，颇有刺激，小腹咕咕，果然放出一记恶毒瓦斯，便觉清爽了不少。龙心大悦，令此聪慧小儿退下，等待奖赏。

四号出场，满口鸟语龙吟，犬吠马嘶，虫鸣蛙叫，没有一个字能被国王听懂，国王由疑惑而崇敬，由崇敬而畏惧，由畏惧而五体投地。心想吾国有此仙人怪杰外向型教授，朕愿足矣，何愁鸟兽不治？令其退下等赏。

五号出场，头戴钢盔，脸披橡皮，身穿坦克服，出场后一声不吭，一个手势动作没有，俨如死木桩然。国王初则急躁，继而愤怒，欲治其欺君之罪。终而领悟，天何言哉，天何言哉，不言者，至言也，不言而大，无为而治，匪医而愈，吉兆也乎？令其退下待奖。

五名讲演家退下，国王犯了犹豫，一号忠于正统，二号直面人生，三号现代意识，四号勇敢开拓，五号深刻玄秘。该奖哪个呢，难分轩轻。奖金为黄金百两，每人发百分之二十即20两可也。住房13间，每人两间剩下三间作练嘴功房亦可说得过去。唯金发美女仅一名，分给谁也摆不平，留下不安定因素。且此国礼义传统，最重居室做爱之伦，给谁好呢？

急出一身大汗。果然，国王从此病好了，于是朝野同庆，放假三天。到了第四天，陛下举行御前会议，讨论美女归属。众良臣七嘴八舌，莫衷一是。或曰令美女自择。或曰否，败坏风俗之多米诺骨牌反应固不可不察也。或曰此女该杀。或曰否，何可出此下策？或曰占阉，从天意。或曰否，“天”

早已下放权力给人间了啊！

争执不下，请教神州作家河北王氏。王氏笑曰：何不将此疑难移交《口袋小说》杂志读者公决？

陛下称善。《口袋小说》创办人天津卫冯君曰：“这不有眼儿了嘛，您老！”

灵 气

话说早唐年间，常熟城里住着一个书生，赵姓，单名灵，自幼聪慧异常，能音韵，喜读诗。凡春去冬来，夏暑秋凉，人间聚散，花木荣枯，蝶鸟虫鱼，风霜雨露，皆观之于目而感之于心，咏之于口而书之于诗。早吟诗，晚吟诗，午吟诗，夜半失眠醒来，仍是吟诗。所吟诗又多扑朔迷离，诘屈聱牙，无人能解，更无人能喜。为吟诗荒了学业，废了功名，误了婚配，恼了父母高堂与亲朋师友。父母为之延请阜内外名医。或诊之为诗癆，虚热阳亢阴衰之症。或诊之为诗癩，阴盛阳衰实寒之属。或诊之为诗痞，心水溢而肝火失。或诊之为诗痔，邪祟侵腹之疑难杂症耳。所服汤药丸药，所用膏药洗药，车载斗量，耗尽家私，父母二老气恼而亡。

灵侍候父母殡葬完毕后，将仅余房产尽数变卖，迁入一农家草舍，每日啜粥度日。苦在诗中，乐在诗中，与世事两相遗忘。或曰人不堪其忧，灵也不改其乐。赵灵也益发现出一派特立孤行，宁穷杀绝不媚俗的清高劲儿。唯内心深处也常有失落感、荒谬感、孤独感。眼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身外空无一物，但有食之不能果腹，衣之不能蔽体的诗稿，不免也叹息一番：

“呜呼，公道安在，安在公道，
赵家才子，才子即赵，
有道无道，无道有道，
萧萧西风，西风萧萧！”

他问自己：莫非我犯了选择上的错误，未能实现自我之价值乎？何不办公司，腰缠尽外汇？何不走西洋，闹他博士后？何不求高官，炙手应可热？何不混文坛，捞个理事做？何不寻花柳，新潮亦可贺？独写狗屁诗，斯人徒寂寞！

愈是惴惴耿耿戚戚，愈是铁下一条心来，不知有他，但知有诗。高倡诗人应是空谷兰，不应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重，不应是霍乱中的爱情，搞得诗人一写诗，上帝就笑个气促。

这日写诗至深夜四时，写来写去，都写乱了。把旧作写一遍以为是新作，把新作再写一遍，以为又是一篇新作。又把普希金、拜伦、惠特曼诸作签上“天下唯一诗人赵灵”的名字。疲惫间，迷离恍惚之中，一阵清风过后，见一女子穿法国巴黎皮尔丹时装款款袅袅扭腰摆股而来。

“你好，诗人……”

“你……好……”赵灵噤住了。对方艳若天神，声如柔脂。

“我喜欢你的诗……”

“真的……”

“为什么不呢？”

“您从哪里来？”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您是橄榄树！”

“我只是崇拜您的一朵解忧花！”

“真的？”

“为什么不呢？”

“为什么？”

“您是真正的诗人，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只有您是诗人。没有你就没有诗，没有你就没有诗心、诗趣……”

“啊，我的知音！”

“啊，我的诗人！”

赵灵为美女吟诗一夜，泪流满面。天色微明时，女子不见，仍有异香满室，更闻诗声绕梁，数日不绝。

赵灵趁着一夜的激情，挥毫写来，成数韵，拿到坊间，众人赞不绝口，堪称雅俗共赏，老幼咸宜，传统与前卫兼备，温情与理性并举。卖了好价钱，打酒买肉，美美地啃了一顿。

不久，被聘为某诗报主编。

从此每天想念美女知音，将想念写成诗。每天幻梦知音美女，将幻梦写成诗。每天祝福知音美女，将祝福写成诗。一年出版《想念集》、《回忆集》、《幻梦集》、《祝福集》凡四册。声誉兴旺，生意渥隆，与海内外书商订立出版合同四十余份。不久，就任诗人商人联谊会第八主席。一年后赵灵感觉灵感渐渐枯萎，而且思念成疾，茶不思饭不想，消瘦如凋零的落叶，最后，有出气无入气，只剩了一句话：“你什么时候来呀，我的好人！”一夜，清风过后，美女又来，赵灵一跃而起，虎虎有生气，与女谈诗论文，吟之咏之而又歌之舞之，舞到高兴处，美女一挥手来了电子乐队。女将赵诗改成摇滚乐歌词，高唱一夜，二人相应相和，相亲相爱，无所不至，不及于乱，女子黎明即去。

随之，赵灵诗兴如山崩，文思如泉爆，信手拈来，皆成妙句。到处朗诵、讲学、受奖、授奖，其姓名亦列入羊津刀桥哈释与弟伦比亚大学所编《世界名人录》，为此，他自己写了个消息，由古华社发了通稿，还真登了一报。或问众人，何昔冷落赵某如斯而今趋之若蝇乎？答曰：一年多来，您的诗大有灵气，赵灵心知其由，秘而不宣。呜乎，诗而无灵气毋宁无诗！

赵灵思女若渴。终于得到机会第三次见到此知音：

“告诉我，下次什么时候来？”

“不，我不知道。”

“骗人，如果你想来，你会来的……”

“谁说的……”

“我说的……”

“好吧好吧。下次我早一点来。”

“明天……”

“明天不可能。世界上需要照顾的诗人太多。”

“下星期。”

“也不行……”

“下个月，最晚下个月……”

女子笑而不答，随一阵清风化去。

赵灵坚信她会为他所求感动，一个月后会来的。便每天掐掐算算，等

待一个月时间的过去，为迎接她的到来而精心写作，并且雇了一千人为他搞房室的内装修，安装了天板地板，塑料壁纸，地毯窗帘，沙发茶几，购买了香草话梅，干果朱古力，油浸橄榄，傻子瓜子儿。

一个月过去了，女不来。赵灵凄凉。

二个月过去了，女不来。赵灵痛苦。

三个月过去了，女不来。赵灵疯狂。

四个月过去了，女不来。赵灵愤慨。

八个月赵灵暴怒。十个月赵灵恶毒如蛇蝎。十二个月赵灵凶狠如虎狼。

是夜，美女来了。赵灵一见面就捅去一刀。美女倒地，流出血如清水。

第二天，美女尸体不见了。

赵灵不再写诗，并把过去积存的诗稿全部付之一炬。

又两年，赵灵更名为赵令。赵令因昔日文采风流而赏于上。又因今日创作态度严肃搁笔不写而尤受赞赏。他被召见封官，官至文部尚书。至今常熟市有赵文部祠堂，初学写诗或久写不红者常趋而拜之，或谓颇有灵验云。

摩光尼国轶事

话说汉唐之间，西天有摩尼十六佛国，曰摩德尼、摩刹尼、摩净尼、摩希尼、摩回尼、摩心尼、摩罗尼、摩提尼、摩娑尼、摩光尼、摩海尼、摩众尼、摩法尼、摩风尼、摩天尼，名扬四海。

如今单说那摩光尼国，有一长老，又尊称为佛祖，高寿121岁，鹤发童颜，心如明镜，精研典籍，通达人生，诸凡天文地理之属，兴衰存亡之辨，养生治国，交友择臣，吞吐导引，吟诵祷告，此岸彼岸之学问、见识、经验、修养，均达到了登峰造极、莫可企及的程度。此国僧民老幼男女君臣，凡事问长老，诸事得解决，万事亨通，国运昌隆，那十五国无不敬佩羡慕。此长老法名智海是也。

智海授业解惑，弟子七千，内中81贤人，18圣人，俱是真传，各有千秋。一日智海忽感天启，知道自己已不久人世，便择日沐浴焚香，请了81贤人及国君大臣。料理后事。

先问18圣人，哪个可继己业。皆做屁滚尿流之状，曰无人可继。再问老大如何，老二至老十八俱曰不可，老大有缺点。便问老二如何呢？老大及老三至老十八俱曰不可，老二有毛病。老三乎？老大老二及老四至老十八曰否，老三有失误。老四老五直至老十八，皆被否定。一面否定一面又说，师傅说了算，师傅说了算。便问国君大臣，国君大臣亦不敢置喙。

智海一阵痉挛，知大限已到，便指一指庭中老榆树曰：“我圆寂后你们听他的便是了！”说罢无疾而终。做法场一百零八日。

第一百零九日，老榆树升任佛祖，铙钹齐鸣，金光显耀，僧俗同诵，山河共庆。摩尼诸国与中国使节前来参加庆典，见新长老是一榆树，高深莫测，惶恐觳觫，五体投地，惊羨而退。老榆树任佛祖后，虽不言而大道行焉，四时做焉，八纲存焉。众人凡有疑难，皆沐浴焚香，跪于榆树南面，口述所疑之事，述毕，风起，树梢动。若是树梢呈南北方向摇动，是点头首肯也。则可之行之。若是树梢呈东西方向摇动，是摇头不准也。则弃之非之。诸事这样去做，无一不验，神灵不爽，天下太平，人民和睦，国泰民安，君臣称善，四方敬重，环宇清宁。

如此凡二百五十年，摩光尼国大治，充摩尼共同体首领，领导新潮流。

又二百五十年，海运畅通，智海弟子第十八圣人之第十八代门徒崇阳赴海外求学。五年后回国，疾呼榆树非佛，吾国之事实属荒唐。众人怒，欲诛崇阳，系之大狱。三次临刑前跪拜请示佛祖，榆佛俱摇头不准。国君闻而恐，密遣杀手杀崇阳于狱中。国君违背了佛祖旨意！佛祖是树不是佛！国君对不对？榆树佛不佛？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于是派别林立，旗帜蜂起。各种小痞子，大流氓，野心家，赌徒，骗子，掮客，白痴，偏执狂都跳了出来，就榆树的德、法、权与国君的举措以及崇阳的功过发表宣言，出版了四十万种小册子，成立了八百多个研究会。终于文斗变成武斗，酿成内战惨剧，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其后一千年，摩尼国十六国不知所终。

孝 子

孝国本名严正，以孝立国得名。孝国孝廉名申极孝。有五子，曰大孝、曰至孝、曰忠孝、曰哀孝、曰苦孝。五孝子一个比一个孝，登峰造极，无以复加。

申极孝四十岁时，大孝买来人参蜂王精，至孝送来针药胎盘素，忠孝则力陈此两样用多了易上火，配齐了西洋参加麝香、天麻、地黄，谓唯这样用药才能补而不燥，预防癌变。哀孝更在黑市上换了外汇，购来东洋造按摩椅，一通电，各关节俱能揉来推去，遍体酥麻，血脉流通，延年益寿。苦孝见状不敢怠慢，献血凡六次，晕倒八次，用所获银两为乃父购得了各种健身器械，哑铃、健身球、拉力器。大孝见状道声惭愧，送来汉医研究院制订的营养食谱，并按谱供餐。至孝起性，包了海滨疗养院一个床位和甲级西餐伙食，恭请老父受用。忠孝则请来法国按摩师，并谓电按摩椅伤中气，只有美女按摩才能阴阳协调，五行康适。忠孝此举引起了四孝兄弟的强烈抨击，谓引美女来按摩父体，无异毒害老父，是可忍孰不可忍？

如此这般，五孝齐努力，直把一个老父孝得不知如何是好。申极孝每天又吃人参又吃西洋参，又按摩又玩健身球，又吃营养餐又练哑铃，又住疗养院又注射胎盘素，这般如此，只觉得头晕脑胀，腹满脾虚，上滞下泻，内火外寒，病不打一处来。终于，在四十七岁上卧床不起了。

大孝大惊，请来中国名医，扎针拔罐，气功推拿，汤药草药，狗皮膏药，丸散膏丹，药枕药帽，一月过去，略有见效，未能根本好转。

至孝至怒，谓中国是第三世界，能有什么现代医学？有也是伪医学。他不惜重金从美利坚合众国请来多克特儿，光检查身体就用了三个月时间，CT、B超，钡餐切片，针刺脊髓，脑电心电，脑流血流，大小二便，取痰取发，听肺听心，摄影透视，电脑验光，黑尾黑箱，三个月后申极孝只有入的气没有出的气了。美国多克特儿诊断说此公患的是爱皮西爱克思外贼综合症。无特效药，可服用阿斯匹林与卧床休息。

忠孝甚忠，顾不得与中国大夫美国多克特儿周旋，见父亲一天瘦似一天，心痛难熬，每日子午时间向上苍祈祷，只求借阳寿于老爹。一日，在最为激动之时用利刃割下自己屁股上一块肥肉，熬了汤一跛一拐地给父亲送去，两眼泣血，献股汤于老父，申极孝饮了一口，哇地呕吐出来。

哀孝哀哭，哭声震天，哭声惊动了满朝文武，奏明圣君。圣君指示：

第一要采取一切措施给申极孝治病，不许治坏，只许治好。第二要授予申极孝桃李奖及育英堂主称号。第三要将哀孝选入翰林院，并为之铸铜像半身。三项指示传到，太医太傅百余人为申极孝会诊，闹腾得申极孝口吐白沫，眼翻白珠。苦孝叫苦连天，将父亲的病，大哥的迷信中医，二哥的崇美拜洋，三哥的愚昧迷信，四哥的沽名钓誉，全部写成了纪实文学。纪实文学发表后，共得到来信一千二百封，各种处方九百另四十四个，他将这些编辑成册，献给父亲，然后到国外领取文学奖金去了。

终于，五孝俱尽，老父一命呜呼，死后哀荣，难以尽述。五孝事迹，难以尽叙，最后最后，将老父埋在了中国广东的一块风水宝地之上。

不久前，笔者在我国深圳特区碰到了申极孝君。笔者大惊，问道：“先生仙逝多年，奈何来此地淘金？”申君摆手示意我莫要高声，道：“孝子离开我后我即大好，逃出棺木坟墓，落荒此处，先生中原文士，定当发扬人道之主义，莫叫我老儿再落入孝子之手也。”

奇才谱

话说猴年马月，葛地国君诣奇即位，号令天下，招募人才。或谓何谓人才？人人皆说自己是人才，谁又是非人才呢？葛君曰：“能行常人不能行事者，是为人才。人才者，奇才是也。”便派人走遍天涯海角，寻觅人才。

钦差大臣行至甲城，听说该城有一位甲异先生，奇人也。先生每夜子时可行走于水面之上，身如浮萍，是轻功也。唯不喜围观，如有人围观，则秘而不行。甲城有一小童，一夜起身解溲，睹其异，传了出来，一而十而百而千，大众传播，方知其神异之处。问之，甲异先生笑而不答。钦差大臣大喜，往访，见甲异羽扇纶巾，道风仙骨，仪表颇是不俗，予千金，礼聘之。

钦差大臣行至乙城，听说该城有一位乙异先生，亦奇人也。先生每于酒后执一长钉从头顶钉入己脑，从脚掌取出，而先生面不改色心不跳，是软功也。唯不喜围观，如有人围观，则秘而不钉。乙城有一小童，一日误入其室，亲睹其状，大骇，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或问之，乙异先生笑而不答。钦差大臣大喜，赴其家而访之，见乙异面貌奇特，鼻翻唇裂，声如霹雳，令人胆寒。钦差大臣赠乙异先生千金，聘之。

钦差大臣行至丙城，有丙城县令来接，谓丙城确有奇才，丙异先生也。先生每于梦中释其魂出泥丸宫，登月摘星，与嫦娥交欢，归说月中诸事，闻者无不佩服。钦差大臣喜，往访之，方知丙异先生侏儒其形，头顶似有深洞，端的形态异于常人。大臣礼聘千金，丙异先生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又有丁异先生能生吞牛羊。戊异先生能口鼻喷火。己异先生能掐诀陷身。庚异先生能不食不饮，自泄自啖自足。辛异先生能召鬼魂。钦差大臣俱聘之。

十大奇才聘到葛地，诣奇君见此十人高的高矮的矮，美的美丑的丑，胖的胖瘦的瘦，黑的黑白的白，不免暗暗称奇，心想吾国有此等异人，何患不繁荣富强走向世界！遂令外务大臣在新闻记者吹风会上将这些消息适当透露，若隐若现，半推半就，似伪似真，吊杀记者胃口。各报都发消息，消息益发扑朔迷离，邻国异之，对葛国倍加敬重。

自诣奇君召募十大奇才消息传出后，葛地盛产奇才，奇才愈来愈多，每天都有自荐之人才赴王宫，自陈并表演其异。有自抉其目抛入井中又复得

者。有用手指在钢板上钻洞者。有尿一泡尿而变成人头马白兰地者。有吃掉一张桌子而吐出一柄手榴弹者。有身体能伸能缩，伸则丈二有余，缩者三寸不足者……异彩纷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令人炫目。

诣奇君初则喜，继则疑，终而怒。责令酷吏审核，有言不符实或言过其实者腰斩之，车裂之，凌迟之以治欺君罔上之罪。共查出吹牛皮放大炮虚报成绩者三百人，杀无赦。另有三千人查不出破绽，确有异才，报告诣奇君请赏。

其后真正奇才达三万，达三十万，达三百万……其后，除了被查出作伪而被处死者外，全是奇才。奖金发了又发，奖金额降了又降，乃使国库空虚，通货膨胀。且葛地无复有人耕织，无复有人冶炼，无复有人市易，无复有人征战，无复有人引车卖浆……

其后若干年，葛地国君无疾而亡。

马 小 六

有马小六者，志在青云，钻营吹嘘，串门送礼，表忠心，报动态，以至吮痂舐痔，伸手要官，讹诈欺骗，无所不用其极。年逾不惑，未得半点功名，情结入癌，一病不起。

马小六娶妻邹氏，有贤名，见夫君沉痾，药石无功，心知究里，秘召其子、女、亲朋众人，告曰：“吾夫可怜杀！一生志在官职，未有所获，一病至此！可怜小妇人将雏携驹，生计无着，欲随夫而去，又虑绝其血脉，是不忠不义不传统之事也。乃求各位，即日起以主任或首长称之，以慰其志。吾固知吾国上邦，严禁谎语。主任者，吾家之主任焉。首长者，吾户之首长也。皇天后土，吾人固未尝妄语也。如何？”说毕，扑咚跪倒，行大礼。众从曰：“善。”

言毕邹氏回小六室，端起一碗冰糖水，呼道：“郎君，官人，您老委任成主任了！马主任，马主任，请用冰糖水！”

马小六病重，但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邹氏连呼“马主任”60次，马小六一缕芳魂，渐从那黑暗缥缈之中回到旧日呆惯了的皮囊，闻有“马主任”亲切声音，便觉一丝暖流从足三里处贯入脐旁二寸天枢穴，一点生机入腑，几丝活力传身，冰凉之手足亦渐渐有了暖意。

眼皮欲睁未睁，邹氏狂呼“首长”，马小六动了动眼皮，忽然想到，自己辛苦20年，今生与“首长”“主任”无缘矣，想到这里，一阵憋闷，口吐鲜血，昏死过去。邹氏不惊不惧不懈，又喊“马主任”“首长”三百次，终于将马小六唤醒，邹氏做惊喜状说道：“郎君，昨天来了电报，你已被上级任命成正主任了！这碗冰糖水，就是专给正主任的照顾！”马小六称善，立刻脸上出现了血色。

自喝了主任级冰糖水后，马小六又连续服用首长专用的酵母片、去痛片、肠衣、狗皮膏药，身体一天好似一天。子女前来，不喊爸爸爹爹大大父亲，只喊主任、首长。邻居前来，不喊老马小马伙计哥们儿，也只称主任、首长。马小六闻之肝肠俱热，竟在重病40天后又下了地。邹氏有个统计，盖每喊马小六主任一百次或首长50次，马小六可增加体重一百克，效验如神。

一个月后，马小六恢复健康，当晚对邹氏进行了病后第一次恩爱云雨，

爱到狂处，马小六问道：“达玲，请问我这主任是什么委员会什么工作室的主任呢？”急切间邹氏未能回答，支支吾吾，马小六便生疑心，阳不能举，不欢而散。

其日，马小六急问其爱子马小小六：“孩子，告诉我，我究竟是哪的主任？”马小小六答曰：“还能是哪儿的？咱们家的主任呗！”马小六狼眼圆睁，鼠眉倒竖，喝问：“我究竟是哪的首长？”马小小六答曰：“咱……们……家……的……首首首……长！”言毕，颤抖不已。“啊……我之上帝！”马小六大叫一声，昏死过去。

经急救，马小六奄奄一息，进入弥留状态，但有垂泪之份儿，说不出话来。

邹氏跪于马小六病床前，徐徐陈道：“夫君听了，您老乃是无穷大宇宙帝国皇帝陛下直属地球联邦北半球共同体英雄共和国大总统麾下首都上井市永进区幸福路四十五号大白楼四单元六层甲九号模范家庭之终身首长主任是也！”

马小六听了此话，是死是活，是还阳是归阴，是有所安慰满足还是终于失望绝望，是鼓气还是泄气……此处甚是关节，甚是要紧，而按最新小说做法，小说做到这里，也就该收了，叫作：“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良 缘

在大洋渺渺、高山巍巍之邦，有邦名“关心”位于拉拉峰之北，扯扯谷之南，吵吵河之东，嘻嘻湖之西，此郡抱朴守真，不受工业文明之污染，专尚人初性善之爱情。

话说斯年斯时，斯郡有美少年名大卫第二，又有美女名纳维斯，沉鲸落隼，闭日羞星，成为全国喜爱趋奉的名星。谚云：“大卫第二胜大卫，纳维斯是维纳斯。”于是他郡有142位学者名流爵士、46家报刊、23所科研机构上书郡主，并将副本送到本人手中，建议——不，干脆是要求大卫第二与纳维斯永结百年之好，以树立全郡全地球全银河系的爱情典范、婚姻典范、家庭伦理典范、美学典范与人种优生典范。功在世界，乐在自己，何苦而不为也。

按，大卫第二与纳维斯早已互相爱慕互相吸引互相碰撞互相放电，迸发出人的光辉情的火焰爱的岩浆生命的霹雳，又有舆论公意的推动，顺风顺水，合情合心，便择吉日良辰在郡主钦定的教士主持下举行了婚礼，凤凰于飞，鸳鸯盘颈，结成佳偶。众文人学士在鼻烟壶学会主持下撰文，以此“良缘”为题材展开了征文比赛。之后，又由花露水纸巾公司主持举行了发奖仪式。获奖篇目如下：

一等奖二名：《爱的脉冲率》、《幸福，幸福，你的熵效应在哪个移民局？》

二等奖四名：《乾坤大放电》、《谁说我们不潇洒》、《论纳维斯与大卫第二的婚姻关系的稳固性必然性与非随机性》、《笛戈拉巴落灵牛勒姆》（这最后一个题的含义不详）。

三等奖一百名，鼓励奖五百名，题略。所有获奖文章搜集成书，由冰激凌托拉斯资助在郡内外出版，并且组织翻译推销。出版商估计，此书有可能在五十年后走红。

不幸，评奖后三周，大卫第二与纳维斯因吃热狗时要不要加洋葱而发生争执。大卫第二喜吃洋葱，雄辩地提出：“如果你真爱我就应该也吃洋葱”。纳维斯大恸，说：“人家为爱人可以牺牲生命，你却连几片洋葱也不肯牺牲，可见你爱我是假的，那些吹捧与科研文章也是假的……。”于是二人怒目而视，皱鼻而吠并发出咆哮之声。第二步彼此声明：“你使我不能忍受！”“我们的相互选择是一个悲剧……”第三步干脆动手厮打起来。大卫第二额头凸出了青包。纳维斯的一只眼睛红肿出血。

坏消息传出，举郡震惊。三周前征文评奖仪式上未能得中的文人学士闻讯极为关注激动。于是改由啤酒厂主持，以“谬缘”为题展开了征文评比活动。最后由绿计司（即长了绿霉的干酪）学会主持了发奖仪式，获奖篇目如下：

一等奖：《后弗洛伊德主义与大卫第二纳维斯龃龉的黑箱背景》、《我的名字叫孤独》。

二等奖：《论所谓良缘的偶然感随机感不稳定感与破裂的必然感》、《爱呀爱呀早把我们爱累了》、《鳄鱼星座与热狗洋葱的神秘契合》、《哈莫斯帕欧几番切哩》（最后一题含义不详，故评为二等奖）。

三等奖、鼓励奖不计其数，一位科学分析家分析，这些作品虽然都否定那个“良缘”，但理论参照系不同，计有星相学、心理学、社会学、病理学、符号学、感觉学……诸派，于是各派又撰文论辩起来。

这边各派论辩时，原来赞扬“良缘”的学者文士或垂头丧气，牢骚满腹，哀叹怀才不遇；或不甘寂寞，披挂上阵，坚持原观点并援引最新消息，证明一对小男女正在和解，“良缘”仍是良缘而不是“谬缘”，或转而否定良缘，并发表谈话，讲述新的道理。

大卫第二与纳维斯的情感关系成了全郡学术界文艺圈的热点，人们清晨见面或通电话时已不再叫“哈罗”，而是先问：

“和好了吗？”或者“离婚了吗？”

终于，大卫第二与纳维斯和好如初，而且更加有情有致。二位苦于成为新闻追逐与科研兼文学描写的对象，特别是不愿成为征文比赛与企业赞助的题目，便做了整容变形手术，隐姓埋名，迁居凉凉岭冷冷洼小小村微微室。

大卫第二与纳维斯失踪的消息传出，引起了征文的第三次浪潮。第三次征文由哪里赞助？不是尼龙袜厂就是水产学会。第三次征文的命题呢？凭着感觉找吧。

无底先生

古有无底先生，豪富也，喜收藏，凡是美女好马良物，俱思购之归己。遇有不肯出售者，他买通各界人等，或软攻其心，或强攻其身，为达目的，百战不殆。有赵员外蓄小妾，能喷火做掌上舞。无底先生出千金欲购，赵员外不肯，无底先生拟出万金，赵员外仍不首肯。无底先生通过公共关系手段，昼夜二十四小时不停向赵员外游说，使赵员外发疯，去医院接受心理治疗。又有各色人等昼夜二十四小时侦察赵的行踪。终于发现赵家有一瓶人头马白兰地，乃有走私伪货，饮此，实触犯刑律之勾当也。举官。捕赵，刑之，赵大骇，一切供认不讳，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小妾充公，拍卖，无底先生以三十两银子购纳之。

既购，藏之金屋，乃觉嫌腻，实无趣也。又求良骏，得良骏，未骑竟日，弃之。转求房屋庭园三套马车摩托赛艇，俱得，得而厌之，不予理睬。转求家用电器，俱七星产品，购之不用，任其自生自灭。

如是凡30年，举国人力物力天然力资源，俱姓无底氏。国君惧之，神庙求签，谓举国应属无底。国君不敢不从，举行庄严隆重之禅让仪式，仪式上由国君与各界代表联署宣布，从此该国之一切山河沟壑、男女老幼、马牛鸡犬、城镇乡村、金银铜铁、刀枪剑戟、旅馆厕所、宫室庙堂、文章典籍……直至从等一品至二十三等三品乌纱帽，从助理研究员至特级教授之职称，悉数归无底先生所有，悉数听无底先生生杀予夺。原国君甘愿成为无底先生第一百另八位家奴。原王后王妃，悉数归无底先生受用。

无底先生大喜，赞曰：千古一人C一人万物C皆备于吾C舍吾其无！

既归而厌，患性冷淡饮食冷淡医疗保健冷淡功名事业心冷淡症，不饮不食，不思不虑，不做爱亦不进洗手间。又过五十六小时，一命呜呼。或曰自杀，或曰他杀，或曰坐化，或曰飞升，留下疑团供一批所谓纪实的不实文学刊物报道。写此题材作家，俱获企业家奖。

举国哀悼，极尽哀荣，遗体告别仪式上朗诵了无底先生的诗作：世界归吾C吾无世界C世界非吾C吾是何物C失之不得C得之即失C生命如尘C生命如电C生命非吾C生命何属C呜呼哀哉C哀哉呜呼！

于是众文学评论家认为此诗达到古典现代的最高顶峰，补选无底先生为该国作家协会名誉大总统，并提名无底先生为国际诺贝尔切利核能大奖候选人。未获中，乃由该国作家协会提出严正抗议，并撰文谓国际诺贝尔切利核能评奖委员俱是扒灰之驴子云。

1979年89年

初春回旋曲

那天晚上的火锅吃得很不成功。木炭有火却没有足够的热。肉片在始终没有大开的水里浸置，然后生硬地嚼下，然后我们一起出门。冬月把巷子的土地照得光滑，我们小心翼翼地去看一位老友。老友因为年长已经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她有点怨气，更有点悲哀。记得吧，那位一生耿直勤恳的老首长从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从早到晚只剩下了吸烟，他坐在桌前一动不动地吸“大重九”。之后他得了癌，现在住在肿瘤医院。那天晚上的电视像任何一天一样庸俗，不是广告就是三等歌星。有的电视新闻也快要成为变相的广告了，你花钱给记者摄像师请客送礼，他才给你拍。

从老友那儿踏着惨白清冷的月光回来我们就喝茶。就想我们也都老了。就想从前多么热情多么青春多么怜惜，忽然我说，可惜的是六十年代写的一部小说稿子丢掉了。你问：“是吗？”

我向你叙述小说的梗概。你怎么会忘了呢？写一个年轻人，在工会办的图书馆当管理员。有一个姑娘每天晚上到图书馆看书。有政治书、文学书和技术书。她爱读的也是他爱读的。姑娘很美，可能有长长的辫子，有黑的与深不见底却又映照着世界光亮的眼睛。我已经记不清我是怎么描写的了，可能写到了清水潭，反正二十七年以前我的文笔在描写一个姑娘的肖像的时

候肯定比现在强。那时候我精通现实主义，注重细节描写，叫作“栩栩如生”。

用外行内行白痴一起嗡嗡的话说就是那时候的感觉好。后来那些神秘而又细微的感觉就随着汗水蒸发了。

你问：“后来呢？”

你还跟从前一样，虽然有白的鬓发。那个姑娘常常对小伙子现出笑容，就像珠海特区宾馆的小姐对顾客的笑容一样。特区小姐微笑得少了就会扣奖金乃至被炒鱿鱼。她们每笑一次大概可以统计出来，后面有一分还有两分、人民币还是港币的报酬。在工会图书馆读书的可能留了长辫子的姑娘只要和小伙子对上目光就会微微一笑，这实在已经算不上现时的我这个作家的审美理想。现时我倾向于认为，美丽的姑娘应该节制自己的微笑，不用虚假的温柔点缀坚硬的人生。

你说：“别插嘴……”

我很感动，你还能耐心听我讲60年代初期的并未发生过的往事。

那篇小说并没有发表出来。因为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新港》的编辑给我写退稿信说：“因稿挤，尊稿不拟采用了。”我们便又沉默了。

如果从阶级斗争的旋律来构思这篇小说呢？我会不会写一篇类似《夺印》的小说呢？小伙子等待姑娘前来研究发现的敌情：有一位图书馆的常客是恶霸地主的后代，他带来了无线电台还是变天帐？最好姑娘本身就是个特务、间谍，她的微笑是美人计，而小伙子是编外的侦察员……六十年代时兴写“编外”豪杰，写一个理发师修复了一架飞机，一个售票员医好了乘客的前列腺炎，一个卖菜大姐发现了一颗行星。

而所有这些都已经过时了。现在人们最爱唱的歌是《一无所有》。没有图书，没有辫子和黑眼珠，也没有敌情。连特务也没有了。其实60年代初期惊魂未定的我的这篇小说稿，爱的是苏联作家安东诺夫、纳吉宾的影响。不知道后来的舒克申是不是也这样写作。1983年铁凝为了舒克申几乎对张炜发起火来，在涿县，因为停电烧不成暖气，食堂免费招待白酒。初春虽然冷却很诱人，小伙子在工会图书馆等候一个不为外汇券而微笑的姑娘，当然也是在一个初春的夜，许久以前的事。

现在是不是应该换一个，完全换一个写法呢？像说的那样，回到“肉”上去？我问。一个刚刚把自己的爸爸推到粪坑里的小伙子到图书馆值班，他怒气冲冲地告诉别人（或在心里自言自语）：这里的所有的书都是虚假的错位的与不存在的，读了《海明威传》以后他深感我们都是被骗过了的。小伙子应该向读者建议，与其读被阉割的作家的被阉割的小说，不如组织大家每人撒一泡尿酿红高粱酒。这时冲进来一个红裙姑娘。不，冲进来一个白衣白裙姑娘。还是蔚蓝色的呢？可惜英语里蓝色指的不是开拓而是忧郁。这个姑娘一点也不。她进了图书馆就哇哇地呕吐，吐出了钉书钉吐出了操行鉴定又吐出了王蒙的《青春万岁》。然后她一跃骑上了书案，撩起裙子往电脑控制的图书信息显示荧光屏上撒了一泡尿。这算不算《伤心咖啡馆之歌》的“精致的仿作”？

我问，这样的作品有没有超前走向世界的可能呢？

你没回答。你以为我在昏说。不。人们就是这样为新的角度新的手法新的思索新的形式而憔悴，然后用他们的小眼睛审视着一切，抱怨目光够不着的山峰。

这时门铃响了。门铃一响我们就惴惴不安，我们难得的无心无悲哀回

忆将随着这一声门铃而化为灰烬。不是抢匪，胜似他们，门铃一响我就四处乱躲，为自己的形体的客观性而沮丧万分。一切都是这种不可承受的存在之过招来的。

幸好，只是收电费。缴完电费顺手给了电业局的她一包烟。她太匆忙，没有时间留下微笑，摩托车哆哆嗦嗦地冒着青烟。摩托车在月光下像一只饥饿的狐狸。我呢，一株荆蒿。

你说，你建议我把六十年代初期未能发表的短篇小说《初春》写下来，凭记忆尽可能地恢复，然后注明原委。不仅仅是为了纪念，因为你说你喜欢这个故事。

我谢谢你啦。

我说这种苏联模式的故事也可以不写啦。即使写也不能是老样子。比如说要写这个青年在等待，但他也不知道在等待什么。他两眼发直，明察秋毫而丧失视力。他本来已经弄到了护照弄到了签证，他考取了“托福”。他已经花了两千多（或者再多）美元，但他忽然又不想去了。他问自己，既然阿猫阿狗都在出国都在反思都在更新观念都在写信口开河的小说和更加信口开河的评论，他得了博士又怎么样呢？进入“博士后”又怎么样呢？这是一个好问题。英国人就是这样，你提出一个他感到不好回答的问题，便绅士风度地称赞你提了个“good question”“好题儿”，就像电影《金色池塘》里，孙子骂爷爷“放屁”以后，爷爷说：“good words”

“好词儿”。

那么还写不写姑娘呢？写姑娘还有什么新意呢？要不写个母夜叉？当然不是孙二娘而是服用类固醇的铁饼冠军，不。还是写个刚刚吃了大剂量的镇静剂的女子吧，从“小鲍庄”来的。写来到图书馆以后就站到了期刊架前。她站着，站着。青年愣着，愣着。你和我也都愣着。后来才发现，原来电子石英时钟停摆了。没换电池。

我兴奋起来，我说这可能是一篇好小说，一篇倍儿“潮”的小说，甚至，这是超第九代的“好词儿”。

你笑了。

我的文学想象的翅膀迅猛翱翔，可以是一个个体户等待一位公关小姐。可以是一只狗等待一只猫。可以是一排中程导弹等待拆除。可以是一位港客等待一艘缉私船。可以是一个杀手等待肯尼迪总统。可以是一个瞎了眼的母亲等待从台湾归来的儿子。可以是一个蜘蛛等待一只苍蝇。可以是蚊子等待哪怕是美术馆画上的光润的人体。可以是正等待不等待无等待伪等待……

这时，你打了哈欠。

我说，我还没有给你讲完呢。

你一笑，说：“那就继续下去呢。”

电话铃响，通知我明天在第七会议室开会，进南门。

又一个电话，问泡好了的海参要不要，每斤七块多钱。小伙子在工会图书馆等着姑娘，他看到许多人，也有熟人。

他很奇怪，为什么他等的人，就硬是不来，而他没有等的人来了一个又一个呢？60年代初期我写下这句话的时候带着得意。我说，这种心情是在我等待你的时候体会到的。那天你领了票去怀仁堂看莫斯科歌剧院表演的《叶甫根尼·奥涅金》，我等你等了七个小时，我不停地望着窗口，望着东

四大街。我说过许多次了。

你轻轻叹息，目光变得温存。你告诉我，你收到了钟秀的信。这对患难夫妻终于离婚了。

即使等到了，也会离婚的吗？

我不能回答。然而并没有等到，我说。不，我说错了，我的旧日的小说的结尾是这样的：终于那个眼睛黑得像春夜一样的姑娘来了，同来的还有一个英俊得多的青年，比如说，我的描写暗示他是一个劳动模范，一个共青团小组长，或者是夜大学的优秀学生。那时我完全相信苏联作家协会书记伊萨柯夫斯基的抒情诗里的姑娘，爱的是佩戴奖章的年轻人。这使我们的图书馆管理员尴尬而且酸楚。他彬彬有礼地为这一对显然的情侣服务，为他们找出了艾芜的小说《雨》和巴甫连柯的《幸福》。我的六十年代的小说的结尾是这样的：

闭馆了，人们散去。××（那个管理员，对不起，我已经忘记了他的名字）一个人沿着积雪没有化净的林间小路走向宿舍区。他闻到一种只有初春的夜晚才闻得到的类似酸梨的气味，他祝福那个姑娘和那个比他好得多的青年。他分辨着天上的明亮的与暗淡的星星。为什么星星模糊了，难道他已经蒙上了一层泪水？他不好意思地笑了。雪还没有化尽，绿草已经萌生。他好像看到了那个未来的真正属于他的姑娘的温柔的眼睛。那个姑娘还在远远的地方等着他呢……

我不能保证这一切都是原文。特别是关于气味的描写。我相信那个时候我的听觉嗅觉都特别好。直到三年以前也还是非常好的。我描写气味的文采一定比现在恢复的那两句话抒情得多。我推敲每一个字的平仄。把60年代的旧作拿出来，教授和研究生，就会称道我的“炼句”的功夫了。我让他们满意过的。

“而抒情也已经过时了。”你说。

我问是吗。他们和她们只是那样说“过时”罢了。刘索拉对汪曾祺说：“你们这一代人爱得太沉重了，而我们爱得轻松。”汪曾祺问道：“轻松？”我1988年6月份在伦敦见到了刘索拉。她说：“我现在只是一个人。”她说话的样子不像她宣布过的那样轻松。

“后来呢？”你又问。

后来他下放乡下去了。后来他30多岁了没有结婚。后来经人介绍搞了个“对象”。对象，这是哲学，也是生产劳动。他们常吵。不像张贤亮，绊一跤就会碰见温顺的羊羔李秀芝和人间尤物马缨花。再后来他也就到年龄啦，退休啦，窝囊和牢骚啦，要个“职称”啦，托人给孙子买一架钢琴啦……

“然而他总算在一个初春的夜晚等待过。”你说。“这个……请你给我倒一杯酒。最好给你自己也倒一杯。”

你倒了酒，说：“你喝得太多了。”

是太多了。都太多了。所以变得太少了和一无所有了。我便只把酒杯碰了碰唇边，让杯中的酒在房中慢慢消散，放出那涩苦的芳香，让酒香想念它的主人和它的前生。

然后我们都有一点失眠。

说“有一点”，因为我们不好意思。失眠就像怀旧，以及干脆还有爱情和文学。早已经过时了。没有旧可怀的人有福了。他们一定会在个什么《自由谈》上写用不着怀旧的“批评”文字。

1979年8月9日3月

神鸟

孟迪第一次拿着指挥棒站在众多的足以穿透他的身体与灵魂的顶灯下面。

为了这一天，他等待了许多年。

乐团不能给他买，他用积攒下来本来准备买摄像机的钱做了一身燕尾服。穿上黑礼服，拿着指挥棒，走到辉煌的乐团面前，向观众点头致意，转过身来，他的脸色完全变了。他知道，底下是一生的关键时刻。关键的时刻将决定他的一生。也许会决定音乐在我国命运呢。

阿勃罗斯的被人们称为《痛苦》的交响乐。气魄的宏大与结构的繁复，使举世没有几个指挥敢碰它。孟迪竟然选择了它作为自己的处女作，简直骇人听闻。他这种不顾众友人的告诫的做法，确实反映了他的不成功宁可灭亡的背水一战的决心。

开始了第一乐章的头两个乐段以后，孟迪感到了事情的蹊跷。是天气的异常造成了乐器的失常还是他的耳朵出了毛病？甚或——是所有的演奏家喝了迷魂汤？为什么提琴不像提琴巴松不像巴松？为什么所有的他的独到的处理与谆谆讲解过的细腻要求，他的已经充分体现在他的脸上身上臂上棒上的入微的感觉竟没有一个能在声音上体现出来？为什么就像吃米饭的时候吃到了沙子或者接吻的时候吻到了脓疱一样，不时在和声中出现那样一种差错，那样的暗箭和陷阱，把针一样的刺扎向他的脆弱的心？

第二乐章，民歌风的行板是在麻木不仁中走过去的。他像是被催了的眠，一种输到家的沮丧感使他冷汗淋漓。而汗还没有出透，便蒸发尽了。他似乎正在变成一具失去生命的躯壳。

有什么办法呢，失败就像死亡，不能避免也不能理论。而且，他快到四十岁了。

第三乐章，小步舞曲情势突然发生了变化。一只黑鸟飞进了音乐厅，飞到了舞台上。他无暇思考为什么一个封闭良好靠空调机调节空气的现代化的音乐厅会飞进一只鸟。鸟沿着低低高高的优美的曲线飞翔，自由而潇洒。他隐约听到了鸟扑扇翅膀的扑扑声。声音溶进了忧伤的声响。一只飞鸟给了他一种不寻常的撩拨，他的心热了，想哭。鸟显然引起了全体演奏人员的注意。他们的乐器随着鸟飞的高低疾徐而发出声音。鸟在盘旋，声音在盘旋。鸟在展扬，声音在展扬。鸟有一点疲倦了，声音也变得历尽沧桑而含蓄地疲倦着。鸟犹豫，鸟摇了摇头，声音也立刻传达出了不安和摇曳。

观众显然也被鸟所吸引，所激动了。孟迪的后背上似乎长出了眼睛，他看到了观众的关切、被吸引、共鸣与普遍的激动。音乐就像一只莫名地飞入了厅堂的鸟，高飞然后低回，任意而又绝望，百态千姿而终无解释。

第四乐章与第三乐章之间没有停顿。情绪渐渐激昂。一座山又一座山在崩裂喷火。鸟愈飞愈大，黑羽毛变成了红色。黑羽毛在燃烧。发出了刺鼻的臭味。孟迪甚至看到了鸟的愤怒而悲壮的大眼睛。厮杀没有结果，鸟飞不出去。敌人和人民像小麦一样地一大片一大片地被割倒。天上石落如雨。红

鸟变成了空中霸王式轰炸机。鸟向孟迪俯冲，吓得孟迪瑟瑟发抖。

鸟向提琴手俯冲，提琴发出深谷中的蛇音。鸟向鼓手俯冲，大鼓发出地震的轰鸣。鸟没有出路。声音没有出路。千军万马左冲右突。观众的热情愈积愈烈。鸟快飞如梭。乐曲如疾风瀑布闪电。最后，鸟像子弹一样地向指挥头上的顶灯冲去，呼然一声，玻璃灯罩炸裂了，舞台瞬间暗淡了下来。

《痛苦》戛然而止。

掌声如雷。鼓了掌又鼓了掌，然后全体起立再鼓掌。鲜花从四面八方扔到台上。买不起鲜花的中学生也献上了纸花和塑料花。本市首长及白发苍苍的老音乐家上台与他热烈握手。不明国籍的女郎吻了他并要他的签名。有两个外国使节上台祝贺他的成功。记者像苍蝇发现了蜜糖一样地沾住了他。成功，成功，成功，各种不同的口音不同的音调与不同的语种交响出同一个成功的主题。他似乎听到了一个德国人说：“你是卡拉扬之后的全世界最伟大的指挥家！”

他头晕目眩而又身轻如燕。他自己就像一只终于起飞了而且燃烧了的鸟，腾云驾雾。连常常对他显示恶声恶容的妻子也笑得如此佼好，如含苞的玫瑰。他在一批中外人士的簇拥下进入了本市最高级的五星级酒店。喝了酒吃了夜宵，连拿酒杯的姿势也与素日不同，干脆说他就与卡拉扬一样……腾云驾雾般地最后回到了家里。妻子祝贺他感谢他称颂他，他与妻子如胶似漆化做一团烈火。

深夜三时，他忽然醒来。一醒来就想起了那只鸟。他忽然明白，《痛苦》的后面两个乐章，那使他转败为胜获得了如痴如狂的轰动效应的演奏，与其说是他指挥的不如说是那只奇特的鸟儿所指挥的。鸟儿飞翔的路线与节奏重新在他的头脑里出现，清晰如画。显然，与音乐的结构完全吻合，最好地体现了阿勃罗斯的激情，达到了他梦寐以求、心有向往心知其所却始终没有达到过的境界。这些印象回味和结论使他深感怪异，然而他知道这一切非梦非醉非狂非幻。

他相当恐惧。但是他不能否定自己的念头或者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尤其使他大悸大惊的是鸟儿在最后一个音符的最后一拍冲向了顶灯冲碎了玻璃——然而，他没有看到鸟儿的坠落的尸体。

他叫不醒妻子，便自己穿好衣服步行来到音乐厅。他拼命敲门，叫值班经理，他要过问一下那只鸟的下落。鸟如果还活着，他要把鸟放出去。鸟如果死了，他要带走尸体而且郑重地将它埋起。他觉得这很重要。

没有人开门。虽然据说音乐厅每晚都有好几名拿国家俸禄的值勤人员。他的深夜的异常举动引起了巡逻民警的注意。这个地区前不久发生过恶性盗窃杀人案件。被杀人是一个在农贸市场收售鸟儿的老头儿。民警把他带到了治安机关，多方询问并且在第二天上班以后与乐团、音乐家协会的负责人联系以后才放他出去。

他不回家，径直从公安局再次去到音乐厅，问不到任何结果。清洁女工头一天晚上并没有参加音乐会。第二天来打扫也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的物体。顶灯碎了一个灯泡，这是常有的事情。再说她们那副懒洋洋的样子即使发现了一只老虎只要没被咬一口她们也不会理会。音乐厅经理更不关心一只鸟飞进音乐会的问题。他向孟迪强调的是《痛苦》交响乐演出的票子三分之二是送给专家、兄弟乐团和领导机关的，三分之一的门票收入不能使他这个经理满意。而且更坏的是，经理知道了孟迪深夜来敲音乐厅的门被民警带走

查问的事，他为孟迪的尴尬而感到快慰。他回答孟迪关于鸟的提问的时候带着一种半是嘲笑半是怜悯的俯视神态。

孟迪再问，他则是一串干笑。

孟迪不肯罢休。他想尽一切办法去寻觅这天晚上欣赏他指挥的《痛苦》交响乐的听众。

有一些还是他的同学、同事、友人，还有当天晚上沾上他不肯离去的记者。只有极少的几个人回答：“是啊，我们看见了。是一只鸟，随着您的乐曲的节拍飞上飞下飞来飞去。”很多人回答：“没看见。音乐厅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新建筑，连蚊子也进不去，哪儿来的鸟？”相当多的人回答：“也可能吧。那个鸟有什么特别的吗？会下蛋么？会送信么？炸着吃还是烤着吃香？”更多的人回答：“什么？什么交响乐？什么《痛苦》？什么鸟？什么人是你？什么指挥？什么阿勃罗斯？什么什么什么？我们早忘记了。我们的事儿太多了。要买酱油和修抽水马桶。要评工薪和配外衣纽扣。我们为什么要去记住一段可能听过也可能没听过即使听过也早已忘了的音乐和一只不是我们购养的鸟儿呢？”

而孟迪从此名声大噪。南京、北京、广州、兰州的乐队都邀请他去指挥。每次一站在乐队面前，一挥起指挥棒，一听到乐器发出的新鲜而又古老的声音，他就想起了那只黑——红鸟，想起那鸟儿的活泼有力的飞翔，想起那鸟儿的随心所欲与走投无路。他盼望那鸟儿的重现，他等待和痴望搜寻。一种对非人间的、奇迹的力量信念，一种企盼和一种激动从他的指挥棒、从他的目光与全身流露出。它使所有的乐手传染上了这样一种神秘的激动。有时，他突然恍惚看到了那鸟，迸发出了震撼山岳的激情，音乐如洪水般地释放，将世界淹没。有时，他突然迸发出了令江河倒流日月变色的情感，鸟儿随之出现在他的眼前，奋力扑翅，拼死冲撞。此后，鸟儿不见了，热烈也不见了，他冷冰冰地指挥着，旋律冻结成铁的硬块。

神秘，焦渴，奇特，冷峻，各种音乐评论像雪片一样围绕着他纷飞。他仍然急切地与自己的同行、自己的听众探讨一只飞到死的鸟儿的事，没有人懂得他的话。一封又一封反映他神经不大对头的信写到乐团和乐团所在的市政府领导人。经过了一段吹捧以后紧接着出现了对他的严厉批评和放肆嘲笑。异己的、超前并从而脱离了广大人民的审美趣味的、过份西化的……这是一种指责。无法摆脱本民族的局限即人均收入三百五十美元的局限的、西化的太不到家的、非卡拉扬又非小泽征尔的原装因而是不能走向世界的……这是另一种指责。

“孟迪的音乐是什么？只不过是有一个黑暗的大厅里寻找一个既不存在也不会飞翔的死去多时因而早已随着自行车的飞鸽而过时的鸟儿罢了！”一位曾经请孟迪为自己指挥的交响音乐会赞助五千元外汇券未被孟迪从命的所冒出来的自学成才的小小音乐家这样写道。

这么一批评孟迪就引起了外国人的兴趣。波士顿，洛杉矶、悉尼、惠灵吞、维也纳、马德里以及卡萨布兰卡的音乐家团体都向孟迪发出邀请。还有两个大学致函孟迪，愿意向他提供奖学金、假若他愿意去该国留学的话。

孟迪出了一圈国，头发变得更长，眼睛变得更大更呆，换了眼镜架，又买了一件样式奇特的一半白一半黑的毛线外套穿在身上。这一切气煞了过去不知孟迪为何物的音乐界同行。

而日益削瘦的孟迪日益疯狂地想念他的红鸟。他一夜又一夜地不眠，

唉声叹气，折磨得他的妻子发疯。他在一切座谈会迎新会经验交流会与学术报告会上谈鸟。他接待友人会见记者一直到去咖啡厅喝咖啡的时候不停地絮叨着的仍然是一只鸟。

“我真俊。为什么当天音乐会散了场我没有立刻去找鸟而是在夜三点才想起它来呢……”

终于在各方面的关心下孟迪被送到了精神病院。精神病院主治医生正醉心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他立即断言鸟是阳性的象征，孟迪患有因为性伤害或性变态所引起的偏执狂。

他给孟迪服用了大量超强力镇静剂，还扎了伴有强电流刺激的改良针。精神病院住院四个月后，孟迪又被送到深山里的一座气功康复中心，整整半年，他在气功师指导下练梅花桩气功，并接受当地音乐家协会按摩师的按摩。

康复以后孟迪胖了。头发秃了一点，人显得比原来随和善良。他承认，根本没有那只鸟，是他自己错了。他承认，他不懂音乐也担任不了指挥。乐团管理体制改革的时候便有人提出来干脆由他担任团长。有人反对，说是提升精神病人会影响乐团的声誉乃至改革的声誉。便没有担任团长。

不久得了肝炎。两个月后变成肝硬化。人们嘲笑说，孟迪因为既当不成指挥又当不成团长，染上了重病。半年后确诊是癌。

弥留之际他喃喃地描绘那只鸟，哭喊那只鸟，伸出枯瘦如柴的胳膊向着天空。吓得妻子跑出了病房。医生给他注射镇静剂，然而他仍然激动地叙说：“我看见了，我看见了！”

我又梦见了你

—

从哪里来的？我从哪里发现了你？那个秋天的钢管乐怎么会那样钻心？铜号的光洁闪耀着凋落了树叶的杨树林上方的夕阳，夕阳在颤动，树林在呜咽，声音在铜壁上滑来滑去，如同折射出七彩光色的露珠。天打开了自己的窗子，地打开了自己的门户，小精灵像一枚射上射下、射正射偏的子弹，一颗小小的子弹占据了全部秋天，画出了细密的折线，从蝉翼的热狂到白菜绿叶上的冰霜。而你就从那晃眼的铜壁上溜下来了，那时硝烟还没有散尽，戴着钢盔的战士蹲在地上，用双手掬起车辙里的积水。你轻轻巧巧，从从容容，深默得像一个天使的影子，朴素得像一件草绿色的书包，你握了我的手，微笑了，飘走了，像一个汽球一样地被风吹去了。夕阳染红了树林。树叶飘落。

你有两条小小的辫子。这使我产生了一个疑惑，为什么男子不能留辫子呢？

二

后来我们在摆荡着的秋千上会面，那秋千架竖立在一个贸易集市上，四周弥漫着浓郁的茴香气味。我们的身下是骡马的交易与羽行的洗染，插着

羽毛的帽子像海浪一样地涌动。秋千跟随着笑语和喘气声摆来摆去，越摆越快，越摆越高，集市和集市旁流淌着混水的大渠都被卷过来卷过去，卷成了一块大蛋糕。蛋糕上铺满了核桃仁和葡萄干。秋千上上来的人愈来愈多。我说上来的人太多了，我怕秋千支持不住，你什么也没说。我说我害怕我们的秋千碰上飞翔的鸽子，我说完了漫天果然出现了红嘴巴鸽子，鸽哨响作一片，你什么也没说。我说我不喜欢有这么多人看着我们，我们已经不是孩子，我们已经超过了荡秋千的年龄；你什么也没说。我说无论如何要让秋千停一停，我要下来，要下地，我感到了太长的晕眩，我想下地喝一杯酸酸的红果汁，你什么也没说。秋千不但摆荡，而且剧烈地旋转，四面都是太阳。

然后你嫣然一笑，所有的鱼都从太液池底跳了出来。怎么又是夏天了呢，不然哪里来的这么多的莲花！你的笑是无声的，是融化的。在你的笑声中，鸽子散去了，众星散去了，宇宙变得无比纯净，然后没有秋千，没有人群，没有水渠和牛马了。没有你和你的笑和你的飞扬的辫子，我不是成为多余的了么？

甚至于在睁开眼睛直到黎明以后，连晕眩也不知去向。

三

然后我急急忙忙地给你打电话。我急急忙忙地坐了火车又坐了汽车，我下了火车又下了汽车，我跑，我摔倒了又爬起来。我跑过炸山的碎石，跑过临时工棚、钢钎和雷管，跑过疾下的涧流，跑过坚硬的石山。没有到这样的山里来过的人可真白活一世。在一家香烟店里我找到了电话。电话是老式的，受话器和号盘固定在墙壁上，听筒可以取下，我可以拿着听筒走开，只要我长出长长的嘴，例如像一只白鹤。我知道你的好几个电话号，我知道你并不是固定呆在某一处的。“5 3 4 2 7”打通了，说是你不在那里，你一个小时以前刚刚离去。

这样说你不在，而那声音又像是你自己的，电话里响着那永远的温柔的大管的乐声，只是声音分外低沉。是你自己亲口告诉我你不在那里，匆匆地我根本不在乎这里面有没有分析。我赶紧又拨另一个电话，不再是东城的电话了，现在是西城的，“4 3 8 4 5”，我真喜欢这五个数字，这几个数字好像出自李白的诗。西城的电话告诉你不在西城。许许多多的电话我不停地打着、拨着、听着、叫着，电话变得这样沉重，号盘好像焊死在话机上了。所有的电话都告诉我找不到你。当我拨通东城的电话的时候你到西城去了。当我拨通“4”局的电话的时候，你到“3”局去了。当我拨通南城的时候你在北城。当我叫通市中心的时候你在市郊。我看见你奔忙在市郊的麦地里，再一定睛，你不见了，我仍然没有与你接通电话。无论如何我不知道你在哪里。但是我知道你已经不梳小辫子，墙上的电话变成了一只猫，猫发出凄婉的喵呜声。电话线变成了绿色的藤蔓，藤蔓上爬着毛毛虫。货架上摆着的香烟都冒起了蓝色的烟雾，每包香烟里都响着一座小钟，钟声咚咚当当，钟声为我们不能通话而苦恼地报警。队伍缓缓地行进。猫说：“她也正在给你打电话呢。”这时，星星在满天飞舞，却一个也抓不着。然后天亮了，我匆匆地跑回汽车和火车，跑回我的铿锵作响的工地。我们在修公路。

四

后来我们在一起点燃炉灶，我砌的炉灶歪歪扭扭，这使我怪不好意思。人家往火里添煤，我们往里面填充石头，这怎么行！然而石头也能燃烧，发出蓝色的迷人的光焰。火很美，很温暖但又不烫手，我们可以把两双手放在蓝火里烧，我们可以在火里互相握手，只觉得手柔软得快要融化。你的手指上有一个小疤。我惊呼你受伤了，你说受伤的不是你，而是“你”，就是我。我就是“你”。这火变成了温暖的水流，这水流变成了大洪水。洪水从天上流来，从房檐上冲下，从山谷流来，从地底涌出汨汨地响。人群纷纷躲避，我不想躲避。

洪水流来了，却没有冲走我，或者已经冲走了却和没有冲走一样，就像坐在火车上一动也不动，火车却正在飞驰一样。

我好像停止了呼吸，在水里人是可以不呼吸的。是不是我长出了鳃？我的周围是漂浮着的房顶、木材、锅和许许多多的月亮。青蛙成队游过，我好像已经变成了一只青蛙，而你穿着白纱做的衣服，显示出你的非人间的笑容，只有我知道你笑容的芳香，只有我知道你笑容里的悲苦。你坐在水面上，问我吃不吃饺子，你把饺子一个又一个地扔到水里，水里游动着一条又一条白鱼。有一条水蛇在泡沫中灵活地游动，它领着我在水底打了一个电话：

喂，喂，喂……

是我。

你说，是我，我感动得在水里转起圈来，像一朵旋涡，从旋涡中生出一朵野花，脖子上套着花环的小鹿在山坡上奔跑，松涛如海。

五

你生气了，你不再说话。“是你吗”，我问的时候你不再说“是我”。我拉开了抽屉，抽屉里有许多纸许多书信还有许多钱，包括纸币和硬币。我拉开抽屉后它们通通飞了出来，像一群蝴蝶，我没有找到你。我也没有在乎它们这些蝴蝶，我深知凡是离去的便不会再返回，我不再徒劳地盼望和寻觅。我打开房门，房门外是一团团烟雾，好像舞台上施放干冰造成的效果，烟雾中出现了一个个长袖的舞者，她们都梳着辫子，都陌生而冷淡地笑着，没有你。我想，她们的辫子已经落伍了，现在辫子应该梳在胳肢窝里。果然，她们的腋下甩出了发辫，我吓得叫不出声来，我成了哑巴。我找了墙角的柳条包，那里有许多铜碗铜碟铜筷铜勺铜锤，在我寻找它们的时候它们跳跃起来，飞舞起来，碰撞起来，叮叮咚咚咣咣，一片混战。我才知道，这是我们之间发生了争吵。我们为什么争吵？这真使我喘不过气，而且疲劳。我们的争吵使我们筋疲力尽，我知道我的食道已经长出了恶性肿瘤，肿瘤像一个石榴，红白相间的果皮，许许多多籽粒，流着血。

多么冷的风啊！我知道了，我奔跑如飞，我打开了电冰箱的门，冰箱内亮得耀眼，空空如也。难道不是？

啊！这种可能性使我战栗。我打开了速冻箱的小门，果然，你蜷曲在那里，坚硬得像石头，而你仍然是微笑的。你怎么会寻这样的短见！我的眼泪落在你的脸上，你的脸在触到泪滴时冒着热气……

六

多么宽阔的花的原野！一匹黄马在草原上奔驰。当它停下来扬一扬头的时候，我才看见它长着一副教授的受尽尊敬的面孔，他一定会讲几种外语。我的面前是一台白色电话机。也许这只是一只白色的羊羔吧，柔软的羊毛下面埋藏着一台电话。然而，我已经忘记了你的电话号，我甚至于忘记了你的名字。这怎么可能呢？你不是就叫？？？吗？恨死我了，我知道你正在等着我的电话，至少等了三十年。

我拿起了电话，我茫然地拨动着号盘，电话通了，这是什么？呼啸的风，尖利的哨音，叽叽喳喳的鸟，铜管乐队又奏响了，只是旋律不可捉摸，好像音乐在隐藏着自己。是你！

是你的温柔娴静的声音。我又拨一个奇怪的号码，“0 1 2 3 4 5 6 7 8 9”，仍然是你，仍然是你的从容的倾诉。又拨一个，又拨一个9 8 7 6 5……拨到天上，地上，海里，山里，飞机上，小岛上，舰艇上，大沙漠的古城堡里，哪里都是你，哪里都是你，哪条电话线都通向你，哪里传出的都是你的声音，虽然有的嘶哑，有的圆润，有的悲哀，有的欢喜。

你说：“是我！”像是合唱。

我不敢相信，这幸福这可靠的凭依，我一次又一次地相问：是你吗？你是谁？是你吗？

你说是我。你说是我。你说是我。铜管乐演奏起来，我演奏起来了，嘹亮的号声吹走了忧愁，也吹走了暗中的叽叽喳喳。地上全是水洼，亮晶晶映着正在散去的阴云。好像刚刚下过雨。你缓缓地说：

“是我。”白鸽成群飞起。楼房成群起飞。我们紧紧地拥抱着，然后再见。然后我们成为矗立街头迎风受雨的一动不动的石头雕像。几个孩子走过来，在雕像上抹净他们的脏手。

1979年9月2日

阿咪的故事

要不要养猫，怎么养呢？

女儿说：“咱们住到平房小院了，快养一只猫吧。最漂亮、最温柔、最招人疼的动物就是猫。人有什么不愉快的事，一摆弄猫，就全忘啦。”

奶奶说：“快养猫吧！昨天晚上，就在暖气片下面，一只小老鼠爬来跑去，它根本就不怕人。等冬天，野地里的老鼠就要往人家跑，咱们家要是进了一窝老鼠……一窝变十窝……可就糟了大糕了！”

妻子说：“养猫最毁东西，它没事磨爪子，把地毯，把沙发巾，把新潮家具都会毁掉……又偷肉偷鱼偷奶，什么不吃它也要上桌子闻上一遍……再说，猫屎谁管？”

儿子说：“对不起，我可不同意养猫。我的儿子小辉刚出生两个多月，被猫抓了会得一种特殊的儿科疾病……叫作舞蹈病还是黄热病？”

女儿说：“美国有一个黑人家庭，不养猫，闹耗子。后来他们的襁褓中的孩子被耗子咬掉了鼻子。”

“不要说话这样难听……”妻子连忙使眼色。

儿媳妇说：“养猫就要剪掉猫的爪子，还要给猫做（去势）手术，那样的猫就好养了。”

李院长，赵主任家的猫就是这样经过安全处理的。经过安全处理的猫，有猫的各种好处，没有猫的各种缺点。”

最后由教授——一家之主做结论：第一，猫还是要养的；第二，为了猫道主义，不要给猫剪爪子做手术，不要妨碍猫的天性。再说，安全手术也是做不彻底的。比如去势，总不可能去掉排泄机制。它不闹春了，仍然会闹尿闹屎；第三，如果养猫，必须确立一套规矩，不准猫进卧室、客厅、书房，只准猫进厨房、饭厅、锅炉房；当然，猫在户外的活动不受限制。为此，只能从很小很小培养起一只猫，使它适应咱们家的养猫规则、咱们家的猫的生活方式。

小猫来了，白色的细长毛，灰蓝色的眼睛，黑鼻头，红嘴，脑瓜顶上有两瓣黑斑。见到人，它发出细而长的声音：

“咪呜——”曲折有致。

“噢，它真是太娇小了，像个婴儿，而且，它和人是多么亲啊！你们看，它看着我们大家，那么信任，那么依赖，我简直要为它哭出来了！”女儿说。

“品种还是不错的，基本上还是波斯猫，当然，祖系不一定完全纯。白毛固然好看，但很容易染脏，一旦染脏了就非常恶心。太小，也不好养，多喂它一口馒头它就能撑死。问题还要看它是公猫还是母猫。公猫不如母猫讲干净。母猫会招一大堆公猫来……”儿子说。

“我最怕的就是猫在房顶上叫。”儿媳插嘴说，“叫起来我全身起鸡皮疙瘩。猫一旦乱跑起来，就更容易传染疾病……这个猫的皮毛和眼睛还是都不错的，但是它的下巴太尖，像猴，不像猫。猫头猫脸应该是圆笃笃的，不是吗？”

按照教授所确定的，能够被各方面所接受的原则开始养猫，母亲为猫找了一个大木匣子作窝。奶奶专门为猫做了一个小褥子，虽然褥子里装的是旧棉絮，但对于猫来说，至少应该算是“四星级”旅舍的条件了。女儿为猫预备了专门的食盘与水碗。奶奶吃饭的时候喜欢不断地给猫喂食，不断地与猫分享自己的食物：从炸油饼到红烧肉。儿子提出，过分地、毫无界限地把吃食任意提供给一只小猫，未必是可取的：一、猫可能撑出毛病；二、许多食品因吃不了而剩下而变馊，是一种浪费；三、猫本来就有馋的缺点，如此满足供应，只能使猫的胃口比人的胃口更刁更娇更贵族化，一旦例如肉食供应上出现了什么问题，人说不定挺得住而这只猫会出现悲惨局面。教授首肯了儿子的意见，认为对猫对人太娇惯了都没有好处。教授和他的妻子回忆说，三十年前他们养过一只猫，这个猫专门喜欢吃白薯皮、南瓜皮、烂白菜帮……像这样的饮食习惯就很值得肯定。儿媳妇甚至于说，她的娘家养过的一只黑猫，夏天的时候靠吃蜗牛和土鳖而生存——连白薯南瓜白菜皮都毋庸提供。女儿略带感情地说，她的一位女友家也养了一只猫，品种还不如咱们这只，但人家每天专门购买三角钱羊肝两角钱小鱼喂食之。底下的微词，她没有继续说。但大家认为女儿对猫的关怀和袒护，基本上也是理论性的——因为女儿一周之内，难得在家呆上几个小时。奶奶趁着人们争论的机会把半块豆腐丢给了小猫，小猫不领情，对豆腐的反应是莫名其妙然后退避三舍。

不管人们在猫食问题上展开了怎样的论争乃至吵闹，猫儿对饮食状况似乎并无大的不满。相反，对它的“四星级”卧榻却显出了十足的难以适应。

白天晚上，它都不肯在木匣里呆。它总是凑到各个房间特别是客厅门口凄楚地哀叫，显然，它希望有人活动的房间能对它开放开户，希望人们能够容纳它的共存。开始，人们感到它的哀求的叫声婉转动情，充满着幼者弱者的天真无助与对主人的殷殷期待：“你们不要我了么？放我进来吧，我只有一个角落呆一会儿……不要让我一个睡在厨房，离开主人我多么害怕……”它的曲折起伏的咪呜声似乎在这样说。

“要不把猫放到屋里来吧，怪可怜的……”教授说。

“小孩送托儿所还要哭两声呢，一个猫……”教授的妻子想了想，说。

于是教授推门走出，抱起猫，给以抚摸安慰，特别是帮助猫抓搔一下它的下巴至脖颈处。据说猫“洗脸”时靠前爪够不着那个地方，据说人这样抓搔一个猫是搔到了痒处，是对猫的最友善最恩惠堪称仁至义尽的表现。果然猫被教授抓到痒处以后喉头发出了幸福的咕噜咕噜声。然后教授像抱着自己的孙儿去托儿所一样地抱着抚着猫咪，走入饭厅，亲手轻轻柔柔地把它置入“四星”榻，蹲下，以十足循循善诱的课堂授业声调对它说。

“阿咪，不要吵，不要闹，就在这里好好地睡觉，你看这儿多舒服呀……”

教授尽到了自己的类于慈父的责任，他觉得自己对于猫够仁慈的了。

可能两小时以后，也可能一小时乃至半小时乃至十分钟五分钟一分钟以后，又传出了猫的哀鸣——它又跑到了卧房客厅门口，它等待着主人的接纳，它要的是人的亲昵而不是“四星”软席。

最动人的抒情曲在持续三分钟以后也会引起厌烦，如果是深夜或是夏日中午人们好梦正酣的时候，嗷嗷的惨叫只能引起痛恨而不是怜惜。“这个猫真讨厌！”“臭猫！”“滚！”人们渐渐发出这一类语言信号。如果单凭语言——因为说到底人与猫并没有可以无误地进行交流的“共同语言”——不能停止猫的吵人清梦的咪喵花腔，接着人们就会开开门向猫大喝一声乃至轻轻踢它一脚，使它认识到它的所为已经很是不受欢迎了。

有一次，当儿子打开门准备给吵闹的猫以适度告诫的时候，不等告诫生效猫儿已经滋溜钻进了屋。“死猫，进屋了。”儿子说。于是展开了对于猫的围剿。猫吓得钻入柜子底下，抖个不停。人越伸手去捉它便钻得越深，似乎要钻入墙角墙缝。这种表现显得益发不高尚不光明正大不展样，甚至带有故意与人做对的含意：你不让它进屋它偏进屋；你想捉住它它偏藏藏躲躲不让你捉；它究竟要干什么？它找人追人哀鸣要求进屋，不就是和人亲么对人好喜欢人么？那它为什么不听人的话不合人的意而且和人对着干呢？它是不是陷入猫的怪圈了呢？它是不是陷入心思与行为动机与效果的矛盾中去了呢？

反正它最后被捉出来了，它当然不是人的对手，它挨了一顿打，被抛入“四星”木匣。

它的两眼大睁、上视，眼珠里反映着电灯泡的红光，本来的灰蓝色的眼睛变成令人不快的褐红色两枚弹子，不知道是猫眼充了血还是电灯光与波斯猫眼珠之间的光学反射作用，使猫眼变得那么褐红得骇人。人们不再用软语和爱抚来劝慰它安心木匣，而是咆哮着喝斥说：

“你再捣乱，揍不烂你！”

经过了许许多多次一次比一次严厉的训斥与体罚以后，猫似乎终于明白了也不得不接受了主人对自己的要求。它长大了，长胖了，除去吃饭喝水拉屎拉尿及其前前后后、懒洋洋地、漠然地伸伸腰，动动爪子和尾巴以外，不再

走出木匣了，甚至连咪呜也很少了。它的嗓子似乎愈来愈嘶哑了，再一点就是猫越来越脏，它不再用自己的猫办法清洁自己的皮毛。白猫不白，这是非常难看的。

“这回猫倒挺老实的了。”

“可是这个猫太傻，太懒，太蔫！”

“脏死了……你看人家家里的波斯猫什么样儿！”

“这个猫是不是生理上有缺陷？怎么它不上房，不叫春？

我看咱们养了个太监！”

“也可能不是生理缺陷而是心理变态吧。”

人们议论着，笑着。只有教授有点严肃又有点沉重，他说：“我看这个猫的性格扭曲了。”人们笑了起来。他又说：“我看它缺少的是爱呀！”他叹了一口气，大家沉默了。

“我常常不在家，”女儿说，“要不我就让它每天晚上睡到我身边……”儿子说：“那好吧，‘让世界充满爱’嘛！既然爸爸要给它爱，我看从今天晚上就让它睡到爸爸被窝里吧……”

教授摇摇头。人们又笑了。他甚至与妻子也是分床睡的，遑论一猫？教授的妻子说：“别分析了。你这一辈子，什么事都分析，连一只猫也分析得叫人难受……除了分析，你又做了什么，你又做得了什么呢？”

教授苦笑：“所以我是教授呀……我做不了兽医，也做不了屠夫……”

此后的忽然一天，猫不见了。

“四星”级木匣空空荡荡。猫食盘与猫水碗无“人”问津。当慷慨慈善的主人想把鱼头鱼刺鸡臀鸡爪牛肉硬筋赏赐给依赖人恩过活的小动物的时候，他们发现他们失去了施恩的对象。

有猫的时候常常觉得猫儿讨厌，甚至猫围着你的裤脚转、抓你的裤脚、舐你的脚趾头、向你乞怜邀宠也让你心烦，它多么碍事！你踩着它的爪子，它怪叫一声，倒叫你吓了一跳。

而现在它没有了，你走路不会受到任何阻碍。你切好的酱牛肉摆在餐桌上也不需要加罩防范。晚上睡觉无需关好门，没有什么东西——除去关门也挡不住的苍蝇蚊子蟑螂细菌——会跑进来。当你想喝斥两声逞逞威风或者指桑骂槐地发发怨气的时候，你的主体失去了客体对象；而对人逞威风与发怨气就没有那么便当了。

于是都有了失落感。

女儿呜呜地哭：“它多可怜呀！来到咱们家就没过过好日子……如果它被别人抱走，它也许会受虐待的。我的一个朋友，他们家养猫是把猫拴在床头的，给猫上了套包子、缰绳……他们对阿咪要是也这样可怎么办呀！”

教授的妻子到离家不远的一家个体饮食店买馅饼，看见了一只白猫，大小与那只波斯猫相仿，额头有一块黑斑，眼睛不是灰蓝而是暗黄。这个发现使全家非常激动，会不会是我们那只猫？会不会为猫做了整容、割了双眼皮、染了“发”并且染了眼珠？于是女儿和儿媳妇也去买馅饼，嘴里说买馅饼眼睛却盯住了猫，使女店主直眨巴眼、发毛。

不是“我们的猫”，三次核查以后，大家说。

这猫是怎么丢的呢？上房了？迷路了？猫还会迷路吗？出大门了，被抱走了？很可能。

现在的道德水平太低，这样把人家的猫抱走，形同偷窃乃至抢劫，不知我国刑法对此种行为有没有制裁的规定。听说还有偷了猫去剥皮出售的呢，太残忍了。听说养鸽子的人在房上下夹，如果这个猫被猎夹打住，早就没了命了……谁下的夹？太缺德了！市政府应该明确规定，不准任意下夹……那天早上猫在吗？谁看见了？谁出大门没关门？为什么这么好的一只猫竟没有人关心？

探讨了一番，没有结论，女儿再哭了一场。

五天以后，教授忽然心事重重地讲了一个故事：据晚报刊载，市郊一个区为防止狂犬病规定在某月某日前必须把所有的家养狗消灭或上缴集中处理，某月某日为“无狗日”，这一天见狗人人得而诛之。有一家兄弟，偏爱一狗，这一天把狗藏在房中，搂着狗不让狗出声吠叫，一副与狗共患难乃至共存亡的架式。谁知天色黄昏之后，人也松懈了狗也受不了了，突然狗跑出房间跑出宅院跑上大街。兄弟俩在后面追，狗在前面跑。打狗的积极分子在后面追，狗在前面跑。石块木棒纷纷向狗身上落去，狗在前面跑。人们大声吆喝，狗在前面跑。

人们使用了弹弓、飞镖等土造“武器”，狗在前面跑。最后狗筋疲力尽了跑不动了。爱狗的两兄弟终于追上了狗。他们用身体保护狗宁可以己身代狗受木石的打击。忽然，狗叫起来，咬断了兄弟之一的喉管。晚报记者指出：两兄弟不按规定办，自作自受。

大家没说什么。觉得教授的故事很不得体。

又一周之后，凌晨，全家都在沉睡，忽然听到阿咪的咪呜声，声音响亮，完全没有哀求的意思，嗓子也毫不嘶哑了。

教授一个蹿子从床上跳下来，赤身穿上大衣去欢迎它。全家都起来了，欢呼着，欢迎这个猫。教授急急忙忙从冰箱里找来了牛肉和牛奶，准备用最新鲜的高质量动物蛋白来欢迎这只猫。而且，他们打开了每一个房门。他们准备优礼有加地请猫进入任何它“认为方便”的房间。

咪咪，咪咪，……教授叫着，妻子叫着，儿女叫着，儿媳妇也叫着。年已两岁的孙醒了，也叫着。叫咪咪的合唱感人肺腑，催人泪下。

阿咪舐了舐牛奶，嗅了嗅牛肉。阿咪很瘦，毛显得很长，也挺脏。但它的眼睛闪闪发光，兴奋而且野性，好像刚刚打了一个胜仗。阿咪抬起头一个又一个地看着大家。几乎可以说是检阅。然后它走近一个又一个的房门，走近一个又一个它想进而不可得的房门，它看了每间房内的摆设。众人屏神静气，不出声。

然后阿咪突然转身，一溜烟一样地爬上槐树，跳上屋顶，回身望了望惨叫着它的主人们，离去了。

济南

我没想到那天早上接到你的电话，你的声音苍老而且温和。你说久违了。我还以为你有什么信息要告诉我。其实离上次我们的会面还不到一个月时间。上次会面我提到小莉学提琴的事只不过是没话找话而已。小莉的事自

有她的父母操心——太多的操心，哪有我这个姥姥的事。你说你一天都在家，我相信你不只这一天而是差不多天天都在家。除了政协委员，你已经不承担别的任务，我们退到二线，都已经许多年了。我竟然是过了一会儿才明白过来你是邀我到你家。自从那一年在老同志的春节茶话会上重逢你从来没有主动要我去看过你。我看你，你看我，我们都争取被动，这也是一种礼貌，把友谊探访的主动和慷慨留给别人，把接受别人的主动的看望的温暖和安慰留给自己：客人——老友的门声是令人喜悦的。你知道你被记挂着，你的名字虽然从在职干部的花名册上消失了，却没有从你的老友、叫作老战友的人的心中蒸发掉。

你问：“今天你能到我这儿来一下吗？”我说当然。我原来的计划？什么计划？买鸭子和豆芽菜、看报和发信，去新落成的百货商场物色一件生日礼物的计划吗？好的，我下午去看您。

我猜测您有什么话要告诉我。上面有什么新的精神？您大概这一生总是这样津津有味而又严肃万分地说上面的事。老侯活着的时候，他也是这样的。人事有调整还是“提法”有发展呢？他为上面，我为他，倾注了一切。照顾他的偏瘫，这一切的麻烦帮助我度过了退休后的日子。使不工作的日子不致于像羽毛一样轻飘。然后他去了，留下了太大太空的房子。也许你有什么事需要我帮着办？你说过你的孩子们总是磨着你换房，他们不喜欢住在那边。还有医疗，还有出国访问，还有家用电器的免税指标，还有老三的工作调动……这一切我又能帮得上什么忙呢？要不就是找我谈谈国际形势吧，就像你或者是我即将担任外交部长或者中联部长似的。不论黎巴嫩的还是尼加拉瓜的事情，我们管得了吗？

你坐在躺椅上。给我倒茶的时候，你的手抖得厉害。你的脸上有一块特殊的黑。我问你到哪里晒了太阳。你说一冬都是足不出户，有一次去附近的菜市场买粉丝，来去16分钟，就感冒了，躺了16天。然而您不苍老，我说。是吗？你扬了扬眉毛，我发现你的一向显得严厉的眼睛竟是那样有神。你的眉毛长得那样长，好像一生的沧桑隐藏在花白的长毛中。我说现在天好了，昨天最高温度是12℃，昨天晚上预报今天最高温度是15℃，今天早晨拨电话121就说是17℃了，已经是非常非常的春天了，也许桃花就要开放了吧？开放真是个诱人的词儿。说着我不由得动了动我的外衣领子，那领子的面是单色的素，而里子是鲜艳的花格。

便说起了天气。你说你十年前访问过埃及的历史名城卢克索，你说卡纳克神殿我说我不知道。你说配乐解说我说小莉的事您不用费心了，我上次只是随便说说的。你说五月的卢克索已经是48℃了，我说那可真糟糕。你说不论巴黎还是罗马还是慕尼黑，冬天虽然结冰，草坪却仍然是绿的，因为它们的土地是潮湿的。我问难道我们多浇一点水，勤浇一点水就可以使华北的小草不枯萎吗？你说即使是海南岛首府海口市，冬天阴雨天仍然很冷。我说飞机票票价上涨了，退二线的人更难报销差旅费了。你说韶山冲秋天的风景实在美，那才叫“风水”呢。我问关于调整经济，中央开会了么？听说要增加信贷投放。物价越来越平稳了吧？

后来你说起了孩子，我也说起了孩子，我说您的那个最小的孙子可真胖，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横冲直撞的劲头。他常吃健儿粉——与新加坡商人合营的一个食品公司的出品么？你说你的姐姐的两个孩子都到国外去了，新年的时候、春节的时候、国庆的时候、过生日的时候他们都给父母打电话。

我说听说从国外往国内打电话更方便也更便宜。你说你姐姐和你一样奋斗了一辈子，为了中国，但是她的孩子一个又一个地往外跑领了绿卡，你在国外看到过新从中国大陆去的某些人，就像在北京看到来自安徽省无为县的保姆，有一种说不出的令人心酸的狼狈劲儿。我说我家那个小保姆忽然辞活走了，我送她一件毛背心……这时我抬起头，我恍惚看到你的眼角是湿润的。你一见到我就显出微笑来了。你眨了眨眼睛，立起身来去取暖水瓶，往茶壶里续水。你的藤躺椅咯吱响了一声。你的已经并紧了的嘴角又变得轻松和柔和了。

这我才发现了一只黄毛色的猫，猫睡得昏天黑地，我把它抱在我的膝下，搬过来拨过去它只是不醒，它就像从来不会醒也没有醒过似的。过去到你家，我似乎从来没见过这只猫。

你可不像喜欢猫的人。但我刚刚一走神，它就跑掉了，它又卷曲在你的身边，继续做它的与生俱来的梦。

我扬头看了看四周。一盆巴西木长得葱郁茂盛。花盆里，在巨大的绿叶的庇荫下面，长出了一排小蘑菇。一幅书法写着什么“心如清风明月……”桌子上仍然堆着公函信封、报纸和文件，倒好像你还在忙着，日理万机。台历上并没有多写一个字。摆着一个仿造的铜马。

你建议我看阳台门附近摆着的鱼缸，水草，金鱼。你说金鱼最大的优点是它们的沉默。不管你喜欢它还是痛恨它还是羡慕它还是轻蔑它，它总是不出一声，你很难说出它个么二三来，但是你会看着它，看着它的一动不动与或有的沉浮自由，没有任何道理和说法的动与静吸引你的目光，时间就会不知不觉地过去。在我和你的交往中这也是第一次听你说到金鱼。

我问您要不要可以自动换水、供氧及保持恒温的鱼缸，要不要花纹斑驳的热带鱼，虽然我和那个行家已经有好几年没有联系了。老侯养过热带鱼也养过君子兰，集过邮也收集过各式烟斗，现在，老侯没有了，热带鱼没有了，君子兰、邮票与烟斗也都四散。我还问您的猫喜欢吃什么。

可能你说了句什么或者是问了句什么，在我的眼前正有小鱼邮票和桃花木的红烟斗飞舞。我抿了抿鬓发，不让它们盖上耳朵。都说我的耳垂比较大，像有福的人，像菩萨。我不懂心怎么能如“清风明月”。再有一个月就是清明了，是老侯他们的节日，我忽然听见你好像在远远的地方问：“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在哪里见面的吗？”

“在1949年七·一党的生日纪念会上，那天我们冒着雨开大会，听郭沫若朗诵颂诗，回家都夜3点了。”我说。你说不是，更早……那是在老侯的办公室？你说更早。我说那就不记得了。你说是在老区，你看过我扭秧歌，是庆祝济南解放，活捉国民党的守城司令王耀武的联欢。你说我们文工团的人举着火把，脸照得红扑扑的。你说你一眼就认出了我是来自城市，是个学生娃。你说我的头发上系着的不是红头绳而是丝带，你说我很特别。我们说话了吗？我问。我们说了，你告诉我你会弹钢琴，但是到了老区，你找不到钢琴了，我说钢琴会有的，什么都会有的。你说，是这样吗？我怎么完全不记得？我是学过几天钢琴，但根本谈不到会弹还是不会弹。在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高潮，刚刚到老区的我居然会和一个陌生人谈钢琴的事，这不可能。这不可思议。我无法相信这是真的。扭秧歌的人惦记钢琴做什么？有了秧歌不就行了吗？

我说我不记得了。真的，我一点也不记得。你失望了吗？

你好像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后来就说身体，说吃药，说气功和特异功能，说病房设备的改善，说中美合作生产的多种维生素“施尔康”。我想起你的腰椎疾病，我发现你这次找我最终可能还是为了医疗事务，老侯在世的时候毕竟管过很长一段时间这方面的工作，虽说是人走茶凉，毕竟还有点热乎气。我提出要不要请那个名噪一时的特级气功大师为你发功治病，而你却像没有听见一样。你问：

“有多少年了，你不再跳舞啦？”

我没听懂你的问题，便没有回答。我想你找我到底有什么事。

后来在菜市场排队买叉烧肉和酱鸭。很可能售货员少找给我一毛四分钱。后来到前门的茶叶店，有一百六十元一斤的银毫。后来回家收阅组织老干部春游的通知。如果不去春游，通知暗示说，可以发给本人一些钱。后来接到女儿的电话，说这个星期天他们带孩子去郊外踏青，便不到我这儿来了。后来炒菜吃菜，洗碗洗碟子。我想起女儿说的，金鱼牌洗涤剂不宜常用。后来看电视，看了许多次的冰上芭蕾，如要我当年学的话一定和他们跳得——滑得一样好。我本来可以多学一点东西的，却没怎么学。连续两个电话都是错号，一个非说我是公用电话，一个要我接456号分机。当我说“错了”的时候他们一定要我回答我是谁。

我一直在想，你找我去是为了做什么。是为孩子出国的事么？你说到你的姐姐。是为腰痛？你似乎对气功大师不是那么感兴趣。是为寻找一个故人、一个老战友，你问起一些旧事，庆祝济南解放，最早济南是没有解放的，解放军英勇作战牺牲才有了解放济南，有了新中国，又不是为了鱼缸。难道是为了猫食？也没告诉我上级最近有什么新精神。每次听你严肃认真而又津津有味地讲精神我都特别爱听。我知道那是特别重要的，跟我们每个人的命运都有关系。我以为我已经知道了精神，十一届三中全会，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会变的，我早就相信了。……您找我到底做什么？

对我们的会面的回忆与琢磨影响了我，电视节目结束了，没听到预告，明天的译制片会是什么呢？“大岛茂”的连续剧我看得够多的了，《苦难的历程》我也坚持看完了。就那么一点点“历程”么？

很快入睡，子夜醒来。我想起你的含泪的晶莹的眼睛。老人本来不应有那样明亮深沉的目光，本不应有那样温柔。我忽然明白，你找我只是为了友谊，只是为了你“想”我了，只是为了说话。这不是非常自然，十分明显的吗？我怎么会体会不到呢？我们本可以更多地一起坐坐，一起喝喝茶水，不一定必须为了传递信息，不一定互相托付交办什么事情，不一定有什么具体的目的具体的任务。我们可以干脆你看我我看你而没有什么“事”。难道不是真的么？尽管我们都享受着很好的照顾，尽管我们拥有一切，然而我们仍然——不是有点孤独吗？你的花白的眉头并不舒展呀？而在你的心目中，我还保持着庆祝济南的秧歌舞，那条彩色丝带和生疏了的弹钢琴的手……这真叫人感动。噢，除了你，除了你又有谁会和我谈这些呢？前个星期，我刚刚拔去了第六枚牙齿。莫非青春年华的记忆和龋齿一起拔掉了？而这一切竟然在过了那么长时间以后，在我睡下又醒来，终是心静下来以后，经过那么多隔膜寻觅和误解以后才被觉察。莫非我们所有的情感的细胞都已枯萎，我是木头人么？我甚至临别时没有说一声“请保重！”怪对不起的。

月光照亮了窗帘的一角。风吹着树枝。就要吹出新绿的叶子来了。远远传来汽车鸣笛的声音。我的鼻子酸了起来。我想起济南，当然。我相信我

的眼睛在发亮，在黑暗中，我的目光在回应你的目光，我的含泪的笑容在回答你的含泪的笑容。许多的话语像热浪一样涌上我的心头。我舔到了自己的泪水的咸苦，从老侯死后，我再也没有这样哭过了，我怀着近于狂喜的心情，万分珍重地把眼泪一滴一滴地咽下去……然后，天一亮我就给你打电话，不在乎从睡梦中搅起你，我只须说：

“我想起济南来了……”

没有等到起床，你的孩子就来了电话，他连阿姨都没顾得叫就说你昨夜猝然去世了。心肌梗死？不是心肌梗死。叫作心房震颤的，吃硝酸甘油片也没有用。本来应该及时地按摩心脏的，但是发现晚了，一声也没有来得及出。送到急救室，心电图已经只剩下一条直线了，阿姨，您听见我说话了么？您别难过。昨天晚上他没吃晚饭，说是有点胃疼，我们本来应该引起警觉的。来了许多领导，都说爸爸是好同志。后事会好好办的。讣告会寄给您……他的临终的样子很平静。我和我的孩子互相等待了很久很久，没有说话也没有把电话机挂断。

这一天，我一连接了三次从济南打来的电话。“我是济南长途。”对方说，那声音很认真、很陌生，好像在念一段电文。我慌忙报上自己的名字。电话断了。后来我仿佛听到，电话耳机里传出的是欢庆解放的秧歌锣鼓……一切寂静。

1979年9月7日

室内乐三章

晚霞

那天晚上老张或者张老睡着睡着，他想起或者梦见他的妻子有一块紫色的毛毯。那应该是他们结婚以后不久才买的。那时候他们的新房里最讲究最气派的东西就是这块鲜艳柔软温暖厚实的毛毯。那时候和他们的身份差不多又住邻居的其他新建立的家庭都是买那种灰白杂色又染出两道血红来的棉毯。棉毯给人一叠就会折断的感觉，因为一折就露出了“麻袋”式的基底。

在欲醒未醒的时候老张为不知这块毛毯哪里去了而焦虑不安。真奇怪，有许多年了，不是十年也是八年，要不至少是五年、三年，反正不能再少，他们忘记了这块毛毯也再没有用过这毛毯，甚至数年来就像是十年来他们根本没见过这块紫色毛毯。

在醒来的一刹那他感觉到了这块毛毯的珍贵，揪心。那毛毯是一朵雨后的晚霞，令人依依不舍。他感觉到了新添置的卧室用具的过多，重压。席梦思、锦缎床罩、丝棉被与鸭绒被，有了席梦思使用不着的狗皮褥子、驼绒褥子……还有数不清的枕巾。夏天用过的凉席没有及时洗涤便长了绿霉，买了新的广东凉席却又舍不得抛掉旧的。仅仅毛毯他就添了不知多少块，上海产的与天津产的，拉舍尔的与普通的，巴基斯坦进口的与澳大利亚带回来的，腓纶羊毛混纺的与纯毛的……但是，那块紫色的毛毯是多么好啊！它燃烧着，渐渐沉入了黑暗。

醒来后他又觉得茫然，也许，没有过，根本没有过那么一块毛毯？也

许，在搬家的时候，在“红卫兵”运动开始的时候，在落实政策的时候，在分到了新房子的时候，在收购废旧物品的小贩来到家门的时候，他们已经把这块毛毯卖掉了？或者是被偷掉了？1976年还是1977年，他们家不是失盗过一次吗？报过案的……

他问妻子：“我们有过一块紫色的毛毯吗？”

妻子茫然地点点头。妻子得了脑血栓，后遗症包括行路不便与语言的部分障碍。妻子成天微笑着看电视节目或者看电视录像，包括球赛、外语讲座、电视剧、驱虫药广告与人民币汇率。从前妻子还会拉手风琴呢！

他翻箱倒柜。他遗憾地想，他的有限的人生用在找寻东西的时间大概与用在做检查上的时间一样多。他相当平静地想，找东西与做检查也是重要的人生。没有什么毛毯，没有他所回忆、他所想象的那样的毛毯，只有后来置备的，他并不需要的别样毛毯。还找出了两双半袜子，不知脱下来多久了，没有洗，好在也还没有化学成芥子瓦斯。

他问曾经拉过手风琴曲《伏尔加河源远流长》的妻子：“我们结婚的那年，是真的买过一块紫色的羊毛毯吗？很鲜艳，很柔软，很厚实，很温暖……”

妻子茫然地摇摇头，她微笑着，眼睛里含着泪，她又转过头，看着电视屏幕上的一个如花似玉的美人从天上掉下来。妻子喃喃地说：“早晨……很贵的……都有销售。”过了很久，她还在自言自语：“有——销——售……”

后来张老就忙别的事情，后来和孩子吵了一架，吵完了就忘记了毛毯。只是一年中有那么几次在欲睡未睡或者欲醒未醒的时候他会急切地想起毛毯，会断定毛毯是有过的，丢掉毛毯是非常可惜的，而且，没有及时去找毛毯是他的一个不可原谅的过失。他甚至觉得，对待毛毯的这种冷漠、麻木不仁，是一个可怕的征象，他的情感，他的智能，还有他的心，已经疲软得不成样子了。

又过了一些时日，不太短也不太长，他的妻子死了。

办完丧事，他回到家，却觉得家已经不能辨认。他甚至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已经在这所房子里住了五年。厨房里的墙壁上挂着一层褐色的油珠；卧室的门把手脱落了一颗螺钉，拧了半天，实际上把手并没有旋转，而门也照样开了；稍微起一点风，窗缝中就渗进来一种类似野兽挨了一刀的哀嚎的声音；还有许多别的早该有所处理之处，这些，他怎么从来没有注意到呢？

在不眠的夜晚他愈来愈清晰地感觉到那块毛毯，看到它的愈旧愈雅的颜色，摸到它的温柔的气质，拉到身上就承接了它的温热与重量。然后毛毯浮走了。与毛毯一起他回到了他们住过的房子。那是一排平房，他们住其中一间，房前有美人蕉、万年青和玉簪花。花上落着一个紫色的蝴蝶。那个房间既温暖又清新，他可以像一条小鱼儿一样地在这间房子里游泳，游泳的时候他的身躯伸展得很长很长，他弯来弯去，可以打弯也可以盘旋。他很心疼这个房间。好像这个房间里还有他的柳条包、他的小书架、他的洗脸盆和他自制的一个台灯，在这个房间里有他的一副铺板。参加革命工作的时候他从家里搬了三块铺板两条板凳到机关宿舍，三块板对得并不严丝合缝，可在上面睡得照样很香。此后他调动到别的单位，此后又调到了别的城市，又以后回到了这个城市，但铺板他始终没有拿走，铺板已经化私为公了，而不是现时流行的化公为私。三块铺板应该和两条板凳还在那房间时等着他去使用，或者是等待他去搬走。他的房间里好像还有一张照片，他的结婚照，把他的嘴唇涂得挺红，把妻的眼睛涂得有点棕绿，像猫。那照片永远年轻地挂在那

里，当轻风吹拂起窗帘的时候，照片上的他的脸上将会现出笑容，他的嘴角将会生动得有趣，而他的妻子的眼睛里，眼泪似乎就快要滴出来。

他醒来，长叹一声，震动了屋宇。他蓦地获得了灵感，他断定紫色毛毯是放在门楣上的壁橱的深处。这个壁橱太高，他搬了两把椅子叠在一起，他冒着跌断腿乃至跌断腰的危险爬了上去。他没找到毯子，只是弄起了许多淡黄色的灰尘，呛得他咳嗽不已。他不明白为什么这灰尘是淡黄色的。他还找到了几张破纸头，是他几十年前写的诗。是诗？！

过了一些日子，老朋友们劝他重新建立生活。有的人从医疗保健的角度给他讲找一个老伴儿的必要性，说是有配偶的人的平均寿命比鳏寡者要高百分之十五到二十。有的人给他讲“黄昏恋”的魅力。他觉得“黄昏恋”这个词儿挺美。他想起雨后的晚霞，燃烧着。

他没有点头也没有拒绝。于是他开始在一些热心地关心他的友人家里与一些女性见面。

有一位女士穿着一件灰白色的紧身粗线外衣，头发染得黑亮黑亮。从背影看简直是少女，她说话的声音带点上海味儿，也满好听。只是他觉得她的口音不对，肤色不对，眼镜式样不对，牙齿的大小与排列也有点别扭。他不认识她。

但他们终于有了一些来往。夏天，他们有一次一起在公园的茶座上要了一壶龙井，坐了一晚上，他们交换了各自大半生的饮茶经验，也谈了嗑了吃了瓜子儿。

回家以后他觉得非常清醒，清醒然而疲劳，除了清醒地躺在床上他做不成也不想做任何事情。他觉得天气炎热，不想盖被子但又不习惯不盖被子。后来他漫无目的地坐起来，翻动他妻子的床铺，忽然，他发现妻子的褥子底下垫着一块紫色的毛毯。

完全不像他想象的那样，这块毛毯很难引起他的什么感触或者兴趣。不像晚霞也没有诗意。旧物是没有生命也没有魅力的，何况，颜色正在变黄，变成那种门楣上的壁橱里的灰尘的颜色。这未必就是那块毛毯。

但是后来他没有再与那个背影像少女的很有一把年纪的女人一起喝茶。他推托说，他要到他的孩子家住些日子，他要离开这个城市，也许过年也不回来。

“对不起。”

他想说“真不好意思”，没有说出口，他总觉得“不好意思”的说法来自台胞和美籍华人，来自可以说是一些“资产阶级”。学他们说话的口气？他毕竟是相当老了。

诗意

刘教授59岁那一年忽然患了口吃症。年轻时他本来是以巧舌如簧、口若悬河而著称的。他的声音也好听，许多人刚听了他讲的几句话就询问他是否学过声乐。现在呢，嘶哑、结巴、嗫嚅，真不知道怎样办才好。

人生最要紧的就是说话，他模模糊糊地想，一切都表现为说话或者决定于说话。胜利、失败、致敬、讨伐、崇高、卑下、爱恋、怨仇、富贵、贫贱、伟大、渺小、聪明、愚蠢、真理、谬误……莫不维系于、区别于、形成于和瓦解于说话。干脆说吧，人生就是说话。而他现在尚不满花甲，就感觉到了说话的障碍……太糟了。

他到许多医院、中医院、医学研究机构就诊，各派各医用尽了各种检

查手段，把他从里到外翻过来又翻过去，卸成零碎再拼接成整块，查不出究竟来。

于是他只好求助于自己的直觉和想象，他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谛听日月、众星、风露，他寻找自己的内心，他希望能得到一个答案。许多年来，各种歧途、各种关口，当他深受选择的苦恼的重压的时候，他的最后也是最强的手段便是这样以心问心，让心来说话，倾听心语。经验证明，这样做出的判断和选择，大致是不差的。

于是他得到了顿悟。问题出在他的枕头上。

几十年来，他一直睡着儿时从父母手里得到的枕头。用乡村纺织的原色土布缝起一个口袋，里面装上荞麦皮，便成了枕芯，枕芯上有时铺一块毛巾，有时披一块亚麻布，有时什么也不铺。他不知道这个枕头的历史，但是他相信这个枕头的面世要比他本人出生更早。乡村的土布呀，何等结实，虽然摸起来厚厚薄薄，粗粗糙糙，有棱有疙瘩有毛刺，睡得久了，土布乃至充填用的荞麦皮吸满了他的头油和汗水，渗发出一股特殊的气息，像巧克力。

妻子早就劝他换一个枕头。妻子早就买来了各式各样的枕芯，木棉的、蒲绒的、茶叶的、鸭绒的；长方形的与正方形的；还有各种花色品种的枕套。他以旧枕头睡惯了，旧枕头还好呢为理由拒绝了。儿子嘲笑说他的枕头早就应该送博物馆，儿子说这枕头是他们的祖传“家粹”，就像气功和武术是“国粹”一样。女儿捂着鼻子指责他的枕头污染了本来就并不清新的空气。他也越益感到了古老的枕头与几度更新了的房舍与卧室其他用具太不协调。终于，半年以前，他把旧枕头扔掉了。

他回顾，确实是在换了新枕头一个月后，他开始有轻微的口吃。两个月之后，开始有轻微的沙哑。然后愈演愈烈，直到今日，声已不声，言已不言。他询问妻子、孩子、保姆，他的那只旧枕头哪里去了。如果还在，在哪里，能不能洗干净缝补一下再用。如果不在了，是谁扔掉的，什么时候扔掉的，扔到了哪里。奇怪的是所有的人都回答“不知道”，他们的样子是企图叫他相信，这只枕头压根儿就不存在，至少是，存在着存在着，然后自行消失了。

他追问他的亲人和保姆，逼得紧了、久了，人们便反话说：“你自己的枕头，你不知道，问谁来？如果说有人丢了，那丢了的人就是你。如果说有人扔了，那扔枕头的人就是你。”

果然，他无话可话。

他回了一趟故乡，乡、区、县的干部一次又一次请他吃烙饼、炖肉、水鱼和炸鹌鹑。他们都在争着搞化肥，搞塑料，搞木材、水泥、玻璃，收礼送礼。当他谈起枕头来的时候，乡亲们告诉他，现在包括农民在内，大家用的枕芯也是从北京、上海、天津、苏州这些个地方运来的，“绵绵软软的，外边绣着花”他们说。

“那荞麦皮呢？”

“我们这里早就不种荞麦了，”乡村干部说，“产量太低。吃了又不好消化……现在有了化肥，又修了水利，哪有上着化肥浇着水种荞麦的？”

他知道荞麦一向是种在边远的高山坡地上的。但是他不相信荞麦不好消化，再说他并不是要讨一碗荞麦面条吃。

“我只需要一点荞麦皮呀！”他说。

“没有荞麦，哪里来的荞麦壳子呢？”村干部的话当然有理。

他终于走出许多里从邻村找到了荞麦皮，但是没有土布，走到哪里也没有织土布的了。

他只是看到几台已经散了架的农用织布机，他抚弄着织布机上的梭子，想起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的陈词烂语。

他悻悻地回到了城市，他的口吃和沙哑更加厉害，他说每一个字都觉得困难，他渐渐不急于说话了。生病也会改变一个人的性格，乃至世界观。他想。有说话才有了一切，不说话就有了更加宝贵的一切。他又想。

在寻找荞麦壳与粗土布的过程中，他回忆起许多事。他每天晚上都梦见童年，梦见外祖母纺线，那纺车的声音令他心碎。梦见乡村里家里的两个大掸瓶，掸子上的鸡毛在日光下显出一种变幻莫定的五颜六色。莫不是要成精？他也梦见夏天和童年的伙伴们一起洗澡，比赛扎猛子看谁潜游的时间最长，距离最远。他还梦见一条大黑狗，那只狗老是用它的湿润的舌头舐他的脸，他很舒服，又怕被咬一口。他又害怕又幸福又甜蜜。那只狗的目光是那样深沉坚定和成熟，像一位令人倾倒的思想家。……他还梦见了一只喜鹊，叫着。

他干脆不怎么说话，而是把自己的所忆所思所感所梦写下来。他的妻子说他有病，要送他进医院，可他的孩子说他写下来的东西是诗，而且是好诗。孩子未经他的同意就把他写下来的东西寄到北京的一些大销量的文学期刊，诗发表出来了，他获得了成功。他以花甲之年而成为诗坛新秀。早已秀了的众诗人诗评人为他祝贺，请他吃酒，给他颁奖。他的名字被列入了一本文学辞典。为此他给辞典的编者汇去了250块钱。

又过了几年，据说那一批文学刊物受到了指责批评。据说他的诗也写得不好，感情不健康，“玩文学”，受西方思潮的影响，把美国人玩腻了的裤腰带当围脖绕到了脖子上……

一位按辈分上说是他的孙儿的老人从乡下来看他，劝他不要再写诗了，说是耍钱盗墓嫖妓抢劫砍电线杆杀熊猫，都比写诗好。并且给他送来了土布荞麦壳枕芯，说是潮流又变了，开发土产看好，越古越好，越土越好，古、土，才能走向世界，得奖赚外汇。为此他们家乡建立了一个传统枕芯加工厂，承包给了一个跛子，承包头一年就赚了六万块钱。

于是他重新睡土布荞麦皮枕头，并且按时吃中药。中药成分里有桑叶、蚕皮、蝉蜕、蝎尾、红花、黄芪、田七、穿心莲、琥珀、朱砂、车前子……用三岁以下男孩的童便做引子，据说小男孩的尿清火最有效。据有经验有水准的人说，这样服二百剂，服药治疗期间不再写诗，再加上天天枕荞麦皮，一准见效。他一定会痊愈如初，健谈如初，今后老来再上一层楼，前途未可限量，云云。

D 小调谐谑曲

大冬天，冷空气入侵，气温降到零下10度，室内却温暖如春。

“看来，今年锅炉工干得不错，瞧，”王院长拿着温度计，“21度，我们的意见没有白提……”

“光提意见就给你好好烧了？几瓶‘刘伶醉’送去了，你知道吗？年前光挂历就送了十几本，你知道吗？”老伴说。

王院长不以为然地哼了一声，叹息着世风的不正与日下，又想着反正

挂历也都是白给的，便回到卧室。近几年，为了休息得自如，他与老伴各住一间房。

读了一会儿书他才睡的觉。读书的时候他半盖着丝棉被，脱掉了夹克衫也脱掉了毛线衣，只一件秋衣，就着壁灯阅读《庄子·外篇·刻意第十五》：

“……夫恬淡寂寞、虚无无为……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生也天行，死也物化，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故无天灾，无物累，无人非，无鬼责……不思虑，不预谋……”

真漂亮！真暖和！真高明！真深刻！冬天，温室，古书，夫复何求！

院长心满意足地熄了灯，心满意足地伸展开四肢，与天物同步，与阴阳阖闾，不一时就发出了均匀的鼾声。

一段时间以后，似有细细的嗡嗡声。

是风吹响了窗户纸？他的家早已没有纸糊的窗户了。是提琴？大提琴？箫？亦西亦中。

怎么声音越来越大了？是消防警笛？是坦克？是飞机？是轰炸机？原来是——蚊子！

醒来时他脸上手上已经咬了几个包，像火烧一样地疼痛酸痒。什么？秋天的蚊子？他的卧室暖和得使冻僵了的蚊子复活了！他的温暖的卧室把寒风中的蚊子吸引了进来！他竟拥有这样美妙的卧室，这样惊人的温暖！在蚊子是早已潜伏在他的卧室里的么？怎么三个月即十月中旬以来这房间里从来没有蚊子的踪迹？是从室外新迁入侵的么？它们如何穿过严寒的空气？它们如何跨越了冬天？这个小小的害虫，销声匿迹之后，怎么稍一暖和就又飞出来了呢？

几个包痒、热、痛，如割如刺如焚。冬天的蚊子比夏天的蚊子厉害得多，狠毒得多。处于逆境的很可能是已经三个多月没有咬过人的蚊子复生以后，它的咬人带有一种疯狂的、不管不顾的、赚回老本的性质。夏天也有蚊子，夏天的蚊子咬过以后但痒而已，而冬天的蚊子似虎如狼似蝎如蛇而又不失蚊子的细小与鬼蜮。

它的那些同类们呢？它的同伙们业已正寝寿终。是发生在“寒露”那一天还是“霜降”那一节令？至晚在“立冬”那一天以前，所有蚊类都通通冷冻而死，这有多么可伤！而这只蚊子多么幸运！他藏在了——例如天花板——一个角落，而恰巧这个房间冬天有这样好的温暖。如果这间房子不烧暖气，或者虽烧暖气但不好好地烧，如果人们没有送挂历也没有送“刘伶醉”，如果锅炉和暖气散热器疲软，如果这个房间冬天也冻冰——像他过去的住房那样，这个幸运的蚊子在潜伏了一阵以后，不还是要呜呼哀哉的吗？

他真诚地为这只蚊子庆幸，又为自己卧室的温度而得意了。

然而脸上与手上的包痒不已，迷糊之中他又听到了蚊子的嗡嗡声，这嗡嗡声比夏天标准的蚊子嗡嗡声低几度，如果夏天的蚊子的咏叹是B调的，那么冬天的蚊子的呐喊则至多是D调的，就算是D小调的吧。

低抑而又不祥的声音靠近耳朵，他使劲打了自己一个耳光，他快意地搓着自己的手掌，手掌上似乎有一点粘稠的流质与半流质物质，那应该是蚊子的溅血与遗骸，而那血毕竟又是自己的。

“滚你的蛋！”他骂道。

耳朵轰轰地响。脸疼手痒再加上耳朵干、烫，轰轰隆隆。他干脆开开灯，找止痒的风油精。找不到风油精便找万金油，也没找到。后来就到洗手

间往包上抹了一些肥皂水，肥皂水是碱性的，据说可以中和蚊子口中的蚁酸给人造成的痛苦。

熄灯以后又听到了蚊子声。蚊子没有死。要不就是一个蚊子死了，一个蚊子又飞来了。

挺顽强。

“我家里到底潜伏着多少蚊子？”这个思想使他紧张起来。听到蚊子声他就往自己脸上身上手上腿上乱拍乱打。安静了一会儿。然后蚊子嗡嗡如故，D小调谐谑曲。

他再开灯，找出了日本国造象球牌杀虫剂。打完药他觉得呼吸不畅，便开窗子开门。外面正刮风，不但刮进了刺骨的寒气而且刮进了尘土与烧锅炉烧出的硫化氢，硫化氢与杀虫剂结合，他更加喘不过气。

他关上门关上窗干脆开空调。生活真是提高了，超前消费，又加暖气又放冷气。谁说我们差？据说尼克松当总统的时候就是这样，夏天，他的办公室放冷气放到了零度，然后他生起壁炉，他欣赏金色的火焰与松木木柴的劈拍声，在这光焰与劈拍的启示下他做出了决策，响应毛泽东——周恩来的乒乓外交。

空调机一响全家人都醒了，他努力证明自己的状态正常。老伴强迫他关掉了空调机。找了一个蝇拍，往墙上乱打一气，告诉他蚊子已经消灭。

他给老伴讲起尼克松。

“可人家的办公室里绝对没有蚊子！”

“不一定。那年我住在波恩的布里斯托旅馆，吃早餐的时候，发现餐桌上爬着蚂蚁！不要崇拜西方，以为他们的蚊子比我们的蚊子招人喜欢。”

后来就平静了，睡下了，他想起童年时代他住的土房。冬天，临睡前烧一烧热炕，然后热炕变成冷炕，卧室变成冰窖，不但头一天晚上没有倒掉的洗脚水冻成了冰，连尿罐里的尿也冻成了淡黄色的半透明体琥珀，颜色很不错。

而且没有蚊子。

第二天，他的气色很好。一位老朋友问他是否常吃杭州产的“青春宝”。他点点头，接茬说，“青春宝”是根据明朝永乐太医院的宫廷秘方制造的。

都说：“他活得挺潇洒。”

1979年9月13日

成语新编

刻舟求剑

有一位贵客在江轮的甲板上舞剑“丹凤朝阳”，一个亮相手一松，把剑落入了江水之中。

“停船，停船！”他气急败坏地大叫：“快停下船来为我捞剑！我这个剑价值连城！”看看众人漠然的神态，他解释说：“我这个剑出诸干将、莫邪，后来通西域时经过丝绸之路外流到了国外，波斯大帝曾佩戴它出征，奥斯曼帝国宰相曾悬挂它于客厅，英王乔治用重金买下，法王路易第八派了五个刺

客去抢夺它……如此这般，突破了时间与空间的局限性，出口转内销才落到我的手里。看，这是文物局证明，这是税务局收据，这是工商局的批文……还不快捞！”

船长来了，问道：“您老这柄宝剑上了保险了么？”

客答：“宝剑不是左轮手枪，不存在走火的危险。再说它的价值在于积聚文化心理集体无意识工艺美术观赏保存参观展览，从不曾有过实战的考虑。中东之战中，不论是多国部队还是伊拉克都舍不得用这样贵重的宝剑开打。它们用的飞毛腿爱国者B 5 3都是博物馆拒绝收购乃至拒绝接受捐赠的东西；你在大英博物馆或者大都会博物馆见过导弹与轰炸机哪怕是盒子枪捷克造吗？古老的宝剑上保险开关这劳什子做甚？”

船长急得跺脚：“谁说那个开关啦！我说的是Insurance，我说的是C.P.I.C.，我说的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你在那里保了险了没有？”

贵客咕哝道：“放什么洋屁？我自己的宝剑凭什么要给保险公司交钱？我喝五粮液都没掏过钱！国务院不让宴会上喝白酒？我偏要喝！你到底停不停船？”

“停船是不可能的。现在船行峡谷，停船是危险的。这里是禁停区。停船违反交通法。”

停船大家都不高兴。我们的船上还有外宾，还有记者，还有来写文章糟改我们的笔杆子哩！”

“你什么态度？你对我什么态度？你怎么敢这样对我说话？”贵客发了怒。他进一步甩出一张牌：“你们航运公司经理不就是张二胖吗？你们财务处长不就是小余吗？我告诉他们一句话就炒你的鱿鱼，我还是归侨台属一贯道徒呢！”

船长没有办法，只好思谋对策。便在落剑处的船帮刻上一柄剑的模样，又刻上几行字：“此处有宝剑，捞上赏重金，捞不上也给钱，全凭一片心！”他问贵客：“我们这样做，该行了吗？”

后来又经过了一个讲价钱的过程。决定：捞上，奖金一万元，剑主出百分之六十，船主出百分之四十。捞不上，每人奖十五元，船主出百分之六十，剑主出百分之四十。不管谁出钱，都由轮船上的财务科开发票，可以报销。

许多自做聪明的旅客把船长嘲笑了个够，说他是傻蛋，说他是死脑筋：“刻画刻字有什么用？船行每小时二十五公里，走出这么远了，下去捞个鸟！”

等到大家笑完了，船长说：“你们才是呆鸟哩！现在给各旅客出个智力测验题：‘为什么你们是呆鸟？’猜对了的今晚喝啤酒按七五折收费！”

船到站了，一批又一批的潜泳能手在刻舟处跳下求剑。剑没求着，却捞上了各种硬币、易拉罐、罐头瓶子、首饰、金银戒指、手镯、防水手表、怀表、以及各种沙石、水生动植物等。

行船了，打捞停止。又一站，又打捞一次……。船到终点站，便在终点站打捞。休息保养十二小时以后，船往回开，便又在行进中的每一站打捞。

历时一年，剑虽然尚未捞上来（总有一天会捞上来的），但是捞上来的物品也算得上是洋洋大观。先是办了展览，后又分别举行了拍卖、寄卖、代售、甩卖活动。得失相较，虽然航运公司与贵客所在单位贴了些钱，不论打

捞者、船工船干还是旅客都捞到了一些好处。尤其是，培养了一批潜水能手，有的走向全国，有的走向世界领了奖牌，他们一致认为该船是潜泳的摇篮，船长是潜泳之母。他们的事迹，翻译成了六国文字，登载在各大报上。据悉，最近《吉尼斯世界大全》已派干练编辑人员前来采写他们开创的记录，并准备将他们的故事拍成影片，在“正大综艺”、“世界真奇妙”节目中播放，云云。

朝三暮四

有一个动物园，养了二百五十只猴子，特成立一饲猴室，并任命侯老大为室主任。

侯老大召集众猴开会，说：“我们的食物是桃子，每猴每日定量七枚，每天早晨各吃三枚，下午各吃四枚……”

话没说完，众猴就喊起了口号：“我们要吃桃！”“反对朝三暮四！”“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打开动物园，砸烂饲猴室！”

侯老大给众猴解释，朝三暮四完全符合营养的需要，再说，今年风灾，桃子歉收，人吃都不够，每猴每日七枚是最高限额。众猴根本不听，侯老大想起庄子当年的启示，便说：

“这样好不好，每天早上四枚，晚上……”

一听到早上吃四枚，众猴鼓起掌来。便喊口号：“侯老大好！”“坚决赞成朝四暮四！”

侯老大纠正说：“不是朝四暮四，是朝四暮三！”

众猴没有注意他的话，反正都很高兴。

最难管理的猴子们都踏实了，动物园园长奖给侯老大二百块钱“管理有方奖”。

侯老二妒火中烧，便伺机去找猴子，说是如果侯老二管饲养，他每天早晨给各位吃五枚桃子，晚上吃……

不等他说完，众猴闹将起来，他们高呼：“要老二，老二好！”把侯老大轰走，接受了侯老二。

侯老三不服气，便来搞朝六暮一。弄了一段。侯老四不服气，便提出一早就把七枚桃子分下去，爱怎么吃怎么吃。众猴非常高兴。侯老四终于当上了主任。众猴狂欢三天。

不久，便乱了。有的猴一上午就把七枚桃子吃光，下午又叫又打又闹，抢别的猴的桃子。

……只好从饲虎室调来了侯老五，侯老五带着一只老虎来到了饲猴室。他对众猴说：“转了一圈，咱们还是早上吃三枚，晚上吃四枚吧。夜长肚饿，晚上多吃一点是对的。而且各位猴先生猴女士莫忘，反正每猴每日七枚，不可能多呀！”

众猴很不满意。正要闹，只听虎说：“虽说我是饿虎，朝三暮四我可吃不了。像这样的猴子，早晨吃一个，晚上吃二个我也就够了。”

猴子一听，面面相觑，魂飞天外，一声不响了。

侯老五见问题已解决，便要求老虎回洞。偏偏老虎不肯回洞，表示愿意协理饲猴或猴饲养务。惹得侯老五掏出静电棒来，才把老虎请了回去。

侯老五问：“各位猴君。一天七枚桃子，到底够不够，到底缺额是多少？”

明年我们可以向游客申请赞助嘛！”

众猴各说各的。侯老五便请人写了一个“缺桃告示”。这张告示打动了许多乐善好施的游客的心，并且引起了国际动物保护协会的重视，一位大国的总统夫人亲自来捐赠桃子。夫人眼泪汪汪地抱着猴子亲嘴。第二年，桃子富富有余，吃得众猴得了肠炎，仍然吃不了。便附设了一个小卖部，把游客捐赠的桃子的一部分再卖给游客。不久，因为经济上账目不清的问题，侯老五又换掉了。

守株待兔

一位农夫下工的的路上看到了一只野兔，便拼命去追赶。追了一段路，只见野兔误撞村口大榕树而倒地，农夫赶紧去捉却未见踪影，于是农夫请教有学问的人这是怎么回事，有学问的人给他讲了守株待兔的故事，农夫觉得很有趣，便对妻子说：“守株待兔真是绝妙的主意，从明天起我就守株待兔了，你每天给我送二至三顿饭就行。晚上，你随意，跟我一起在树下睡觉也可以，守在房里单休息或者另外开辟新场面也行。”说完他提着简单的行李走到了树下。

一开始大家笑他是个笨伯，后来便有人说他得了神经病，又有更高明的人纠正说是“精神病”，而不是神经病。村长找他说话，他便向村长汇报了他“待兔”伊始看到的情况：“小张家的和小张打捶，小张家的说是要寻死，围着树围着我跑了十五圈，小张过来追，围着树围着我跑了三圈……”。“马老大天不亮就背着一麻袋东西出了村，到岔路口往左拐，沿着大青河上了公路……”。“哈哈，李小二媳妇与赵秃子相好，让我‘贼’住了。两人树底下亲嘴，啧啧有声……”。“赵疯子深更半夜喝醉了酒闹腾，嘴里不干不净……”。村长听了，觉得这人倒也有用，纯粹是不花钱的线民、耳目，便指示有关人等，不要打搅、尽量支持他“守株待兔”。

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守株待兔者其乐无穷，其他人相安无事，他妻子乘机大搞性解放，倒也新潮得可以。青年人在树下搞了一次迪斯科，他也参加跳了跳，他的事迹更是遐迩皆知，并就他的事迹成立了一个研究会，挂靠在社会科学医学联合研究所。

对这次守株待兔者的事迹的研究大体分以下几派：

一、传统文化派：以为守株待兔是传统文化的积淀，是一种传统的符号，符合文化心理、生活习惯、宗教意识、无为哲学、乐天态度、天人合一观念……等。

二、精神分析派：认为守株待兔是一种性心理的变态，应该搜集资料，研究他小时候屙屎情况、俄狄浦斯情结、娶妻后夫妻生活情况、做梦情况、失物情况、口误情况……等。

三、禅宗外加结构主义派：以为守株待兔是一种“不言之言”、“众妙之门”、“另有所指之能指”、“潜语言”、“智力游戏”、“符号创举”、“谓语与宾语的疏离”、“黑箱省略效应”……等。

四、行为学派：以为守株待兔是“主体性退化”、“主体亢进——哗众取宠”、“超时模仿意识——伪现代派”、“盲目冒进或盲目无进”、“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待价而沽”、“好逸恶劳”、“以静制动”、“充分发挥了人类行为的极致——等待——的作用”、“慢性自戕”……

等。

- 五、社会功利学派.....
- 六、宗教学暨神学学派.....
- 七、经济学派.....
- 八、美学学派.....
- 九、诗艺学派.....
- 十、逻辑学派.....
- 十一、病理学派.....
- 十二、十三、十四.....以至于无穷。

几年后此人暴毙于树下。树上挂了一个铜牌，讲了此人故事，县旅游局确定此处为重点旅游景地，重点向港、澳、台、海外华人及东洋游客开放云云。

高山流水（知音）

于小牙演奏钢琴半辈子，无声无响，十分气闷。到了五十岁生日那天，他改名于老牙，并申请到狐臭露公司赞助，搞了一次个人音乐会。为了给狐臭露做广告，他的节目单上印了下面几行字：

这才是真正的艺术，啊！
狐臭露化腐朽为神奇，
化骚狐为初夏的玫瑰，
永远的芬芳伴随着你！

于老牙既感谢公司老板又叹息于斯文之扫地，既兴奋于年满五十才举办的第一次个人演奏会又悲哀于同胞审美水平之低下。于是他开始弹起《热情》苏那塔——奏鸣曲。高尔基的《忆列宁》中是这样描写列宁同志听这个苏那塔时的反应的：

我爱听阿赫苏那塔，我情愿每天听它，这真是奇妙的，非人间的音乐。
那是列宁，那是苏联，那是俄罗斯！

于老牙愤怒起来，“而我们这儿弹《热情》是为了狐臭，为了广告，为了阿堵物！见鬼去吧，你骗人的药水，见鬼去吧，你倾人的艺术.....”他老泪纵横地痛骂着。故意不按乐谱弹，音阶、节奏、力度、和声.....全都弹得一塌糊涂，他干脆握拳向琴键乱擂乱砸，趁着一连串杂音强音噪音，他破口大骂，把半个世纪学会的脏话荤话全倾泻了出来。

掌声如雷，全场起立，暴风雨般地欢呼：“于老牙！狐臭露！狐臭露！于老牙！牙！”

露！牙！露！牙！牙！牙！露！露！露！.....”

于老牙谢幕二十四次。最后一次，他再也受不住了，他举起了琴凳，咚地向钢琴砸去，砸完，他倒在了台上。

.....于老牙终于中风而去。狐臭露公司为纪念他，决定每年举行一次钢琴演奏会。还决定，免费向于老牙遗孀敞开供应狐臭露终身。

噢，笔者还忘了关键一笔。由于上述演奏的成功，狐臭露闯出了名声，销量陡增百分之二千五百，公司决定，提高价格，限制产量，使产品永远处于求大于供的紧销状况，使公司永远处于主动不败之地。公司还正在考虑，建立一个于老牙钢琴演奏奖基金会呢。

鱼目混珠

张老爷买了一批珍珠，见其中一枚颜色暗淡，有砂眼，便把这枚废珠扔进了垃圾箱。

垃圾箱里有一大批鱼目，正在开会。见一粒废珍珠进了来，哈哈大笑，说：“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的队伍！”

废珠怒目而视，说：“看准了，别花了眼，我可不是鱼眼珠子，我是正牌的蚌壳里的珍珠！”

众鱼目笑得死去活来。鱼目A说：“只听说过鱼目混珠，孰知你小子弄了个珠混鱼目！”鱼目B说：“别摆你那个臭珍珠架子啦！你说你是珍珠，珍珠为什么不躺在主人的首饰盒里，却沦落到这等地方！”鱼目C说：“真正的珍珠可以做首饰、项练、戒指……真正的鱼目都为鱼提供过优质服务，而你，你有什么用处，你说得上来吗？”

废珠答辩道：“我的用处么？只有我能打败那些珍珠。我就是恨那些得宠的珍珠！它们难道是完美无缺的？珍珠甲根本就不圆，快成了桃形啦！珍珠乙不够火候，它的生成才一个半月！珍珠丙身上有两粒痣，放在放大镜下看得清清楚楚！”

珍珠丁实际都裂了纹啦！珍珠戊也不是什么好玩艺……”

说得众鱼目洗耳恭听，五体投地。一个大鱼眼珠说道：“你提供的信息非常重要。我们听得太痛快啦！让我们合作吧！我们吸收你充当我们的旗手，授予你名誉鱼目称号，选举你担任鱼目联合中心的总统，还有各种兼职，随你挑选，让我们和那些欺侮了你又欺侮了我们的坏珍珠们决一雌雄！”

众鱼目热烈鼓掌，群情激奋。这枚珍珠不再推辞，代领众鱼目闹了起来。

终于，鱼目引起了重视。张老爷的珍珠被抛到了箱子底。水产公司奉命搜集鱼目，加工装璜，制成特种工艺产品高价出售。水产公司把这一批鱼目小心翼翼地收集了起来。收检时候，看到了这枚废珠，骂道：“什么东西？居然混到鱼目里？”他把它挑出来，重新丢到了垃圾堆里。废珠本来以为众鱼目会替它分辩几句的，没想到，谁也没吱声。

终于，一个穷苦的捡垃圾的姑娘来到这里，发现了这颗珍珠，把它洗干净，擦亮，珍重地收藏起来。她告诉她的伙伴：“我也有一颗珍珠了！”

众贫苦的女儿看着这颗珍珠，夸奖珍珠的晶莹与纯净。珍珠惭愧地流出了一滴泪，正好弥补了砂眼。

后来这颗“含泪珍珠”价值连城。

缘木求鱼

远古时代，地球上的某个角落，有一部落，以狩猎为主，但知猎兽，不知捕鱼，更不知稼穡种植为何物。此等先民，常患饥饿之苦，饥肠辘辘，骨瘦如草，辗转疾病，个儿屁着凉，固惨不忍睹也。

忽一日，自其他部落来一长者，携带一批食品，非肉非肝，非鹿非马，异香扑鼻，食之心旷神怡，提气增力，壮阳滋阴，强筋健骨。部落长得悉，索之尝之而惊喜莫名，遂恭恭敬敬，长跪而请教之。惜与远方长者语言不通，

聆教竟日，但闻“Y U”字，固知所食美味乃“Y U”也。其他一概问不出来也听不清楚。

客走，部落长下令全体男女老少全力求“Y U”。于是上树的上树，下河的下河，钻林的钻林，出海的出海，登山的登山，就地爬滚的就地爬滚。求“Y U”的结果是死的死，伤的伤，有的一去无回，有的中毒失语，有的误食致命，有的死无葬身之地，惨烈异常，慷慨悲壮。此固历史之不可避免的过程也。

夏去秋来，秋残冬至，求“Y U”诸人，陆续归来，归还者十有一、二而已。归来者都有收获，或携植物种子——大麦小麦燕麦黑稻蚕豆之属；或捧水果坚果——苹果鸭梨胡桃板栗之类，或提鱼虾，或带回鳖蟹，以及苋菜紫薇，莼菜菱藕……不计其类，数不胜数。众人不知其为何物，不知其名，但知其能吃好吃耐饥有用，咸称之为“Y U”。部落长亦击掌称善，赞曰：“何‘Y U’之多，何‘Y U’类之多也！有如此这般多‘Y U’供我们享用，何患我部落之不发达焉。”遂正式命名所有付出无数代价新开拓的食物品类为“鱼”；鱼成为美食之称，成为开拓进取创造发现发明的符号，成为此部落之精神力量精神财富。

从此此部落人丁兴旺，繁荣发达。

又过许多万年，在此部落基础上这里兴起了泱泱伟邦，文化进步，生活美好，名扬海内外。

又过许多万年，斯邦学者考证出，他们祖先之求鱼实是闹了个大笑话：他们所食之鱼，只有水产之一小部分是鱼，其他曰粮、曰果、曰菜、曰虾、曰蟹、鳖、贝……反正都不是鱼，绝对绝对不是鱼！斯邦混淆品类，贻笑大方，缘木求鱼，千古笑柄，丢了十八辈儿的人矣！

于是国人皆曰可杀：缘木求鱼者杀无赦；种庄稼求鱼者割掉那活儿；瓜菜代鱼者断臂；虾蟹代鱼者剃阴阳头。无几，餐桌上的鱼纯而又纯矣，农林之业荒而又荒矣。斯民之肚腹渐渐地瘪而又瘪矣。于是瘟疫流行，于是斯邦到了亡邦灭种的紧急关头矣。

于是有圣人出，一言九鼎：“缘木而求得者，固非鱼，亦非不可食者也。鱼与非鱼，非食与非食之意。非鱼乎？非鱼也。食之可乎？何不可也？何不可也？何不可也？裹腹者可食，耐饥者可食，长气力者可食，强体魄者可食。美食胡不食？管他那许多鸟事；噫！”

于是邦人雀跃，乃敢食诸食，食其喜食，求其能食，造其可食。斯邦乃转危为安。又若干若干年，稻粮豆麦、桃梨杏枣、四时五味、生猛海鲜……各有名目，名目悉备，名正言顺，言顺食通，食强体健，体健邦兴，母（也包括父）壮儿肥，泽被万代。又若干年，斯邦强胜，跻身先进，颇领风骚，这边风景甚好也矣。

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有一只老鼠，天资聪颖，功能奇特，又公费留学三载，自费留学两年，获得了一个博士四个硕士学位，感日月之精华，吸天地之灵气，变幻自如，俯仰随意，多学善问，多谋善断，著书立说，一代杰俊。这日，他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位语言学家，便提倡起“语言救类论”来。他著文说：“吾人鼠辈之所以名誉不佳，命运欠济，遭诬、遭辱、遭捕、遭戮也者，盖出自语言之

害。吾在大洋彼岸学得新论，人类早已成为语言的奴隶，一切的一切，都有已经固定的语言模式在那里做主，人的一切其实都是按已有的语言规定来进行的。上帝死矣，语言出焉；权威灭矣，语言兴焉；大哉语言，妙哉语言，君临六合，主宰万世者也！以此说观之，吾鼠辈之灾难，全部出自‘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之类的成语也。试想，吾人过街，人人喊打，吾人何存脸面？吾人何存安全？吾人何存体统？吾人何寻光明之前途与美妙之影响？吾人又如何谋取一官半职乃至假兽王而代之？欲救吾鼠，必须自改变此一成语做起，如此之忧患意识使命意识，盖不可不察也。”众鼠称善。

如何改变这个成语呢？众鼠献计，无非送礼感化、鼠疫威胁、偷梁换柱、乘虚而入、过河拆桥、卸磨杀驴、拉群结伙、大言不惭、呼风唤雾、撒豆成兵、气势汹汹、制造假象、拉旗为皮、结成死党、兵不厌诈、话不厌大、闹而优胜、厚面无皮、不入猫穴、焉得猫子、哭哭笑笑、自卖自夸诸法。经过一番周折，最后，成语词典上的有关条目总算改过来了。计有：

“老鼠过街，人人喊打”，改为“老鼠过街，人人喝采”，或“老鼠过街，人人称快”，或“老鼠过街，人人欢呼”等等。“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改为“耗子打狗，理所应该”，或“耗子育狗，狗才如云”，或“狗见耗子，五体投地”等。“是猫就避鼠”，改为“凡是猫都怕老鼠”，或“是猫就爱鼠”，或“是鼠就避猫”等。

“鼠辈”，改为“鼠公”、“鼠贵”、“鼠家”、“鼠长”、“鼠兄”、“鼠爷”等等。

“鼠目寸光”，改为“猫目寸光”，以正鼠名，以报世仇。也有的出版商将此成语改为“虎目寸光”以增加成语的现代感者。

“胆小如鼠”，改为“胆小如虎”、“胆小如象”或者“胆大如鼠”、“神勇如鼠”等等……

众鼠欢呼，以为从此安全荣耀。它们不再潜伏鼠洞，不再昼藏夜行，不再避猫躲狗，不再自惭形秽，而是大模大样，登堂入室，吃香喝辣，衣锦荣游，耀武扬威，颐指气使……

后来呢？

后来这一批老鼠下落不明。

焦头烂额

昔日某地有一朱大爷，为其嫡长孙过周岁生日，大宴宾客，财大气粗，手眼通天，公共关系，感情投资，冠盖如云，车马如蚁，礼宾小姐，列队欢迎，鲜花气球，乐队高奏，白鸽飞翔，灯火通明，真盛事也。

有客赞寿孩曰：“天庭饱满，地角方圆，实大富大贵之相也。”第二客赞曰：“鼻如泰山，目如明月，口如血盆，耳似水饺，固性感而集大成者也。”三客赞曰：“这不是幼儿，这实是巨人，这不是传人，这实是始祖——新的纪元新的记录从此开端，一发而不可收矣！”朱大爷大悦，每人赏第一手股票若干，发、发、发、发，其近富也，远乎哉，不远了啊。

有客禀性愚直，喜爱直言不讳、直言说议、直言骨鲠、直言极谏，便道：“此儿未来，吉凶未卜，天花乱坠，言过其实，庸俗阿谀，终无大用，壮夫弗为，君子不取而忿忿焉。”

朱大爷曰：“善，先生有以教我！”

直客正色道：“阿谀之徒，驱逐出境，近君子而远小人，此祖宗之所以兴也，股票收回，以惩效尤，则天下归心矣。至于令长孙，或富或贫，或贵或贱，或通或蹇，现在言之尚早。唯有一点无疑，或早或迟，或寿或夭，他小人家最后总是要死的呀！”

众宾客哗然。曰精彩。曰现代感。曰等于没有说。曰自己体会去。曰矫情。曰一鸣惊人。曰沽名钓誉。曰创新。曰伪后现代派。曰食洋古而不化。曰清谈误国。曰媚俗到了（音潦）一路貉……

朱大爷初不解，继惶惑，再怒，又喜，终一笑置之，曰嘻嘻。命赏他《曾文正公家书》一卷，以供学习提高。众宾客有节奏地鼓掌，暴风雨般的欢呼经久不息。

一位有头脑的客人受到这一情势的鼓舞，抢上一步大声疾呼曰：“这些空空洞洞的讨论全他娘的是虚张声势，目前吾人面临的实际问题非它，而是——第一是火灾第二是火灾第三还是火灾！火龙出世，玉石俱焚，水火无情，天命不爽！黄牌警告，红牌在握，大难临头，大大大大……事不好了呢！”

朱大爷与众宾客为之动容。客道：“君家烟突直，火星上青天。君家柴薪广，离灶不盈尺。火花k i s s柴火，后果可知。干柴遇烈火，万物皆灰烬。众相尽非相，火火终火相。乐极自生悲，万有无常相。常相非法相，曲突移薪上。寿筵改帮工。大家一齐上。众人拾柴火焰低，无柴无火清凉相！哪怕119不把班上！”

朱大爷唯唯。临时将此次过生日改为义务劳动，曲突（把烟囱改弯）移薪（把柴火搬走），受到了消防队的通报表扬。火灾得以预防，人们没有被烧得焦头烂额，但也累得焦头烂额。最后发奖的时候，有头脑的宾客获特等奖，奉承孩子的宾客获一等奖，预言孩子要死的宾客获二等奖，参加劳动的宾客获鼓励奖。

于是累得焦头烂额的宾客又气得焦头烂额。

三人行，必有吾师

说的是张、王、李、赵诸先生的青年时代。

这日，四人同行。张先生道：“或曰，三人行，必有吾师。今我辈同学攻读人体医学，功课如山，图表如罄，数字如长龙，药剂如雪片，而定理如大江流日夜。逝者如斯夫，未尝舍你我也。如此下去学未竟而发苍苍，而目茫茫，而牙齿动摇。何年何月方能出人头地，何年何月方能名扬四海，何年何月方能跻身某级某职某待遇之林？思之念之，忧心如焚，方寸混乱，食无味而寝不眠，焦躁痛苦，如熬火狱，盖无一刻之安详也。诸位仁兄，幸有以教小可则个。”

王先生说道：“医疗者，雕虫小技也，即使你能把死人治活了，评个主任也就到了头了。吾人宜另辟高速路径，于雕虫小技中求大道，求通知，求基础，求把握万端之牛耳，求睥睨群医之制高点，求颠扑不破之公理，求万古常新之要义；庶几有望矣。吾民向喜大厌小，喜虚厌实，重根轻叶，重源轻流，畏歧尚同，疑新怀旧，昼思夜想点准一个穴位百病全除、延年益寿，视反朴归真走一圈回到出发点为最高境界。故吾人得一大道理，胜千万小道理；讲一基本原理，胜千万小原理。曰大，曰通，曰浅，曰显，曰不厌其烦，曰从头从零讲起，回到零点——庶近道矣。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天机

不可泄露，底下的您就看着办吧，您哪。”

李先生说道：“李某才疏学浅，智商平平，管他三七二十一，感冒 A P C、肠炎痢特灵、肺炎盘尼西（林）、脚癣达克宁、荨麻息斯敏、尿道氟哌酸、兰尾割一刀、白（内）障等成熟，牙痛拔牙，眼痛点眼；再加上输氧输血输液，对得起父母的辛劳师长的培养也就行了。积以时日，或有功效。笨鸟先飞起，慢牛早套车，皇天或不负苦心人乎？吾无能，慎莫学吾，以吾为戒可也！”

赵先生曰：“呜呼医学，穷毕生之精力，又能搞出什么来呢？大路不通小路同，正路堵塞侧路中！张贤弟果真欲有成乎，不成亦出名乎？谚云：饿死没胆的，撑死大胆的。要多唱反调，多反名家，要玄，要险，要奇，要大炮轰轰轰，小炮崩崩崩，有理放三炮，没理也捅它三窟窿，赔本赚吆喝，不费吹灰就出名！”

张先生诺诺，不知择孰而从之也。

30年后。

王先生30年研究人是否要吃饭，力主人皆吃饭说。从细胞学、经络学、穴位学、气血学、阴阳学、生物化学、生物电学、生物时钟学、生物放射学、特异功能学、儿科学、妇科学、老年学、公共卫生学、保健学、美容学、性学、自然哲学、饮食文化学、中华粥学、比较食品学……诸方面论述人必须吃饭的道理，得出了人不可不吃饭的重要结论。虽几经风雨，天若有情天亦老，王先生稳坐钓鱼船，战无不胜，成为人体医学基础学科的代表人物，获各色头衔三十三个。

物极必反，盛极必衰。随着天下太平，四海无事，一般人的务实心态大增，便有一些小人，因嫉妒而眼红，因眼红而口出不逊：指责王教授为空话大师、废话大王、原地推磨、误驴误己。王教授渐渐黯然失色。李医师渐渐走红，被选为牛一样的勤恳医师，12吋的彩色大照片套红刊登在一家报纸上。原属王教授的头衔的三十三分之二十八都归了李主任医师。

赵先生则力倡人可以不吃说。他发表“辟谷学”论文凡40篇，又从古今中外搜集了不吃的事例72件——从爱比科柔到四川姑娘杨妹。他把这些故事演义成文学作品，销路极佳。近年来气功与特异功能学说走红，赵法师的理论渐渐引人注目。他写的以鼓吹人可以不吃为主题的小说尤其受欢迎。赵法师获得了两次大众文学特异奖；还应邀前往东瀛讲学，吃天妇罗挣日元，本来打算与他离婚的老婆不再离婚，并因担心他将另有外遇而长期失眠，患神经官能症云云。

未几，报载一对新婚夫妇按照赵氏介绍的方法练辟谷功，最后饿死了，王教授闻讯大喜，著文批赵法师，并批评李医师只管治湿疹针眼，不管人们吃不吃即不管人民的死活，是舍本逐末，迷失走向，实是人可不吃饭谬说的幕后支持者。王某并趁机对上下左右都进行了攻击，谓他们对于赵某人的邪说未及时采取制止措施，实属旗帜不鲜，是非不明；而今而后，从首相到流浪汉，从医师到病号，都应无条件唯老王之马首是瞻也。

于是王先生又风光了一阵子。

唯张先生心猿意马，这山望着那山高，不断选择，不断修正，岁月蹉跎，年华老大，一事无成，唉声叹气，渐渐变成了悲观主义者了。

十室之内，必有忠信

有十家人居住在一条小河边，他们粗茶淡饭，麻衣葛裙，互有来往，互通有无，不分彼此，助人为乐，生活得很平淡，也没有什么不愉快。

这日，上边通知他们，根据“十室之内必有忠信”的古训，已决定每十户人家当中评选出一家“忠信户”来。评选条件共15项：一、大公无私。二、热情公益。三、奉公守法。

四、言行如一。五、助人为乐。六、从不说谎。七、扶老携幼。八、家庭和睦。九、不生邪念。十、公平交易。十一、讲求卫生。十二、文明礼貌。十三、无欲无争。十四、坐怀不乱。十五、动机纯洁。上面决定，他们这十户人家中产生一个“忠信户”。忠信户发给“忠信匾”一块，由另外未评上“忠信”的九户出资制作。“忠信户”今后不必出勤劳务，并享受饮食、医药、行路、住房、教育、娱乐、养老……诸方面之优待云。

一开始，十家你推我让，煞是君子风度。无奈上面催评甚急。有一家便说：“要不你们就评我算了。”第二家不服，便说：“评你还不如评我呢。”如此这般，谁也不推让了，十家争起来了。又有一家说道：“就冲你们这一争，谁也不够条件了，你们忘了要‘无欲无争’了吗？你们忘了要‘大公无私’了吗？争着自己当忠信，这不是与初衷南辕北辙，背道而驰了吗？”众无言。俄而笑道：“这个争那个争，我看你小子争的他妈的最厉害，你狗日的花言巧语这么一白话，把我们老几位全否定了。谁不知道是你想当‘忠信户’，让我们出钱给你买匾呀？讲忠信就不能争实惠，奔实惠就不是真忠信；你呀，你呀！”

评不出来便派人来帮助。十个指头还不一般齐呢，就算都比较忠信也还可以分个最忠信，很忠信，相当忠信，一般忠信，凑和忠言啊，怎么能评不出个么二三，搞不出个区别对待来呢？你们给我评！评！评！

十户转而互相挑起毛病来了。互相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传了一圈传到了当事人耳朵里，便都愤怒起来。便干脆互相抹黑，告密……发生了一场真正的纷争。

叹道：“天下皆知善之为善，斯有不善矣。皆知美之为美，斯有不美矣。”

坐井观天

蛙君幼时，家中有一口浅浅的枯井，他喜欢常常坐进去冥思遐想，高眺远望。及长，蛙君习画，尤喜坐入枯井，或系入水井，身围救生圈，心平气和，徐徐仰望，特坐独视，怡然自得。有时看到枝叶扶疏，有时看到花开花落，有时看到阴云一块，有时看到白云一朵，有时看到明月一轮，有时看到繁星几点……凡春夏秋冬，阴晴寒暑，风雨雷电，蚊蝇蜻蜓，蝙蝠飞鸟，树木花草，天光云色，轮廓虽小而变化无穷，均甚可观。蛙君喜而时习之，揣摩烂熟，因象生意，因意生气，因气生力，力发笔从，一幅幅亦古亦今，非古非今的奇画出世矣。

蛙君画甚为走红，以至走向世界，在香港、纽约、苏黎世的绘画拍卖市场上亮相，有一幅莫名其妙图，卖到U、S、D 250元。

这一消息传来，舆论哗然。或曰，250美元算什么，实是对我美术家之污辱。毕加索之画曾卖2500万美元！蛙君售价不过毕老的十万分之一，实是有辱人格国格。或曰，这250元也是看准了蛙君二百五，才略施

小计，吊蛙的胃口，心怀叵测，别有用心，对蛙君表现，应该查一查。或曰，250元是一个伟大的开端，有了二百五才有二千五、二万五、二十五万、以至更多，蛙君的画实代表了时代潮流，体现了东西方文明的撞击、融合、火花、变奏、误区、怪圈……云云。

一好事记者对蛙君进行追踪采访。蛙君幼稚，便把自己如何如何坐井观天作画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记者。记者写了报道，舆论再次哗然。或曰，某方面之所以出250元，无非是妄图把我们的艺术家全部干净彻底地赶到井里去。或曰，吾早就说过蛙某的画没有前途，怎么样？勿谓言之不预也。或曰，坐井观天，其实连二百五的画也是画不出来的。记者报道，故弄玄虚，哗众取宠，“克里空”，实违背了新闻道德与新闻纪律，必须严办，不可纵容也。

或曰，蛙某坐井观天，偏注一隅，实是对于艺术事业的挑战，而他的挑战居然成功了，惊世骇俗，不能掉以轻心。或曰，蛙某，虽然不才，却亦不应全盘否定。坐井而画，误入歧途，能坐视不管不问不援不救乎？！

于是制定了救助蛙君系统工程计划。拉上他航海航空航天，令其知世界之大与井口之小以及以往诸画之微渺，拉上他参与各种招待会座谈会冷餐会纪念会发奖会校友会联欢会追悼会大宴会小宴会舞会今晚我们相识会……令其知世界之美妙缤纷诱惑梯突。蛙君如饥似渴如醉如痴醍醐灌顶，暂停作画，不谈二百五的艺术。而是徜徉宇宙，遨游太空，沉浸人生，享受快乐。人皆谓蛙君好戏，还在后头呢。

狐假虎威

一树林，有众兽，由众巨兽猛兽轮流做王。这日，狮王告老让贤，众兽推举老虎为王。

老虎谦虚了一阵子，无奈身不由己，便只得应承。宣誓就职毕，大吼三声，喝道：“为了防止‘狐假虎威’的历史悲剧重演，为了把我的祖先丢的面子找回来，现约法如下：

“一、本王出巡时，不带任何随从，亦不准任何野兽跟随，彻底杜绝尔等众兽分享朕的威风的妄想与可能性。

“二、除原配雌虎外，严禁任何兽（包括虎子虎孙）进入朕洞，彻底杜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妄想与可能性。“三、严禁当面奉承，阿谀拍马，马之屁股或许兽兽皆拍，而朕老虎的屁股是绝对摸也摸不得的。

“以上三章，如有违反者，嚼杀无赦，管叫它血溅十尺，片骨无存。切切此布！”

众兽震慑殛殛，莫敢仰视；继而掌声雷动，三呼万岁。

赤银狐叩首泣血，用沙瓢气声不男不女调有节奏地高呼：“保证执行，保证——执行，保——证——执——行——”

虎挥尾示意，曰：“退下！”

狐对兔叹道：“等呀等，急呀急，盼呀盼，吾们总算等到了虎王了。怎么样的智慧！怎么样的才华！怎么样的清醒！怎么样的预见！怎么样的超拔！怎么样的气概！怎么样的怎么样！”

兔说：“少奉承！注意！”

狐正色道：“当着它的面吾绝对不说这些，好话说多了没有好处。相反，

吾要提醒它，要多看到自己的不足。例如，它的鼻子就没有大象长——可大象就常受吾的族兽的骗。狐假象威——你听说过这个成语吧？象鼻子虽长而嗅觉不灵敏也。而我们的虎王……唉，当今世界上，除了吾以外，有谁了解它呢？虎王早就指出：绝对不能上狐狸的当啊！”

次日，狐又对羊说道：“您知道，吾们狐狸一向狡猾狡猾的有。但是今天，吾不能狡猾了，吾服了，服服贴贴了。在咱们的虎王面前，吾宁愿化作一摊泥、一摊水，供虎王使用。

一旦虎王来了食欲，想吃狐狸，吾将何等愉快地送肉上门！吾真羡慕尔等羊类，屠宰场上备受青睐。何等地光荣，何等地幸福！而吾兽名声，历受自伊索至克雷洛夫等挨千刀儿的作家的中伤，成餐率还不如猪、狗、兔、蛙、蛇、蝎……分配不公啊，分配不公啊！吾生而为狐，这是家庭出身问题，是不能自我选择的，然而吾最痛恨的就是被认为是狐狸具有的不良作风。吾是何等地忠厚老实，吾要求恢复政策啊！”

又次日，狐对一小虎说：“千万别告诉你大爷虎王。什么什么？是你爸爸？那就更不能说了。你知道吗？你老爹这约法三章实在太精彩了。实在是划时代的。想想吧，象王狮王白熊王鲸王时期我们这里有多少问题！它们上了狐狸多少当！它们是何等地看不清晰不明，处理失当，宽严皆误！简直把我们的树林变成了重灾区！自从亲王殿下的父王即虎王就位以后，这才带来了多少期望！吾们胜利了！现在是吾林最好最好最好的时期到来了。吾即使肝脑涂地也报答不了虎王啊！如果它不及时提醒，吾们能改掉假虎威骗虎食的恶习吗？一切的一切，所有的所有，虎王陛下其实早就指出来了。这话跟殿下说说也就是了。吾知道，它才不喜欢兽们奉承它呢。万一它知道了，还以为吾要拍虎屁呢。话又说回来了，吾表达了吾的心意，即使受到了误解，被碎尸万段也是高兴的，其实，虎王明察秋毫，它又怎么可能误解吾呢？”

银赤狐坚持不懈地到处讲它的体会。渐渐传出了此狐与虎王有旧的说法；此狐如此不遗余力地为虎王抬轿，不是恰恰说明它们有默契、有共同利益，它们的关系非比一般吗？接着又传出了是虎王授意叫此狐到处为它鼓吹的说法。约法三章云云，都是大面上的话。它没有几个吹鼓手，行吗？没有自己的兽马，行吗？又有兽说，虎王禁止的是当面奉承，并不禁止背后歌颂，恰恰相反，世界上哪有不乐意听好话的兽王呢？不愿意听好话，莫非愿意挨骂不成？这个狡猾的狐狸呀！它一有机会就吹大王，话能不传到大王耳朵里去呢？听了之后，它不喜欢狐狸吗？一喜欢，无旧亦有旧，无特殊关系也有了特殊关系了也。

松鼠则认为也可能是真的。我们亦不应该有一次狐假虎威的故事便以为所有的狐狸都要假虎威。它这样称赞虎王，又能有多少自私动机呢？从这种称颂中，老虎得到的，不是比狐狸得到的更多吗？

众兽愕然。既而互相使了个眼色：也许松鼠与狐狸是一头儿的？少说少说，言多语失，不可造次也。

这日，虎王宣布要任命一位助理，要搞公开性，不搞十几个野兽七八条尾巴。让众兽提名。众兽转了转眼珠，对了对光，一致提名银赤狐。

经过一段考验，正式宣布银赤狐为兽王助理代办。

银赤狐发表就职演说，第一条便是反对狐假虎威，第二条是反对阿谀奉承，第三条是对于象、狮、熊、鲸的问题要有一个科学的恰到好处与兽为善的认识……

据说，虎最满意的是它这第三条。因为嘛，可能是它自觉个儿比熊小，样儿比狮丑，气力没有象大，威望又没有鲸鱼高。它一直不无担心……

1979年92年

调试

这对夫妻在积攒了许多年钱以后，买了一台20吋的彩色电视机。

从此，电视机占领了他们家庭的阵地。他们只要一有空闲，就看电视，广告也看，外语学习也看，教围棋也看，会计学授课也看，节目开始前的调试图也看。一面看，一面不住地说：“真好！太好了！我们这些年生活提高太快了！我们的节目太有意思了！又好看又受教育您上哪儿找去？家里有台电视机，不养儿子也行了！电视开辟了家庭生活的新纪元，新时代了！电视已经使我们的生活巨变了！电视已经使咱们国家巨变了！四个现代化咱们实际上已经实现了三个半了！中国的月亮越来越圆了！总之，这台彩色电视机，成了他们家名符其实的小太阳。

大约半年以后，他们开始对节目评头论足起来：“怎么老是这么一套？”“怎么老是广告？”“片头片尾登那么多人名字干什么？”“这个广播员的双眼皮是假的。”“这个广播员的颧骨太高！”“唉哟，都胖成什么样儿了？”“瞧那个假招子劲子，还假装深沉呢。”“这衣服都是发的吧？”“这相声人家都不笑！”“这妆化得可吓死人了！”“这回倒好了，洋人不接吻了，换成了国粹——讨小老婆，选王妃！”

慢慢地，评论就尖锐了，“纯粹是胡扯！”“玩蛋去吧！”“怎么连中国字都念不准呀？”“越是卖不出去的次品才越做广告呢！”“看这节目这不是白耽误时间吗？”“出洋相就出吧，还装腔做势！”“干点什么不好，在这儿傻看这些狗屁节目！”

“明儿我要再看电视我他妈的……”粗话也上来了。

第二天，吃完晚饭，怎么办？新闻总还是要看的。国家大事，世界大事，人人关心。遇到哪个地方出了车祸，打起仗来，飞机失事，油船漏油，首脑被暗杀，鲸鱼上岸，大象被偷猎……这一对夫妇甚至挺感谢的，感谢人类世界为电视提供了有刺激性的材料，感谢电视节目吸引了自己的注意力。也感谢自己，没被鲸鱼吃掉，没被炸死，也没碰上飞机失事。

既然看了新闻，就看看下面是什么吧。起码得看天气预报。开着电视并不妨碍人们做别的事。据说比较“潮”的办法是电视打开，声音拧小，想看就看，不想看就视而不见，连脸都不要掉过去的。

但是这对夫妻不能。开着，就得看，打开电视机，不是为了看，难道是为了不看吗？也许看着看着，看出一个好节目来呢？再说潜意识里有一笔经济账，开着，电表就走着字，一个小时一角多钱，开着，就“烧”着机器，而这台机器，花了他们两人的半年多的工资总和。又走电表又开机器，他们不看，那不是造孽吗？那不是超前消费加超级消费吗？那不是太不尊重别人的劳动——电业局的劳动，发电厂的劳动，电视台技工技师的劳动，广播员主持人演员的劳动包括自己的劳动——自己不劳动哪儿来的这电视机——了吗？

那就关上。关上干什么去？散步？上下班已经走了不少路。看书？累眼累神。听音乐？看不见画面不生动。去探亲访友？人家也正看电视。关了，至多关半个钟头。又开了，因为关了也没有更好的选择。看电视觉得不满意，不看电视说不定就更不满意。关了又开，开了又关，晚报上说了，这样做最损坏显像管，而且还更费电，比一直“烧”着还费。越想省越费，越想省越费，穷嘛！

那就凑合着看，反正有得看还是好一些。反正懒洋洋地坐在简易沙发上傻看已经成了习惯，越习惯就越不想改变，这样，评论也渐趋平稳，凑合看吧！也还不太惹人烦心！噢噢，反正还看得下去！那个衣服可真不错，你下次要见到这种T恤衫，千万别忘了买一件。这个××过去怎么没见过呀？这个××最近怎么不见了啊！喝，这么大明星也给人家做广告去了！外国片，外国片又有什么了不起？跟咱们的片一样次！

有时候妻说出一些比较奇异的评语，令夫咀嚼不止。看完一本本大电视剧，妻说：“喝！假得就跟真的一样！”夫为之击节赞赏。不是赞电视剧，是赞妻的评论。什么叫“假得跟真的一样呢？”夫思忖良久想不清楚。他感谢这部电视剧，使妻说出了警句妙语，使他思考开了，要不，他这样笨，早就愧对“思考的一代”的称号了。再一想，思考的一代，这不也“假得跟真的似的”吗？还是看“画面的一代”吧。

这样，从蜜月阶段到危机阶段到和解阶段，正、反、合，黑格尔，否定之否定，他们家的看电视的过程很正常，很可以理解，终于也还是很好。

万恶自“比”始！这句话早晚要上电视台的“名人名言”专栏，如果嫌这一对夫妻不够“名”，就上“广而告之”专栏或者“忍者神龟”动画片节目。

说的是猴年马月鱼日，妻到一个同学家去了趟，一起看了一晚上的电视节日，回到家，妻就不满起来。妻说：“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妻说：“人家那电视才叫电视呢，多清楚，多鲜艳！多细腻，多稳定，多逼真，多干净，多柔和，多层次，多丰富！比美琪、大佛、百乐门、真光、蟾宫、银星豪华座、超豪华座的电影全强！”妻说：“跟人家的电视相比，咱们家的电视不叫电视，叫幻灯；不叫幻灯，叫哆嗦重影下雪起雾变色变形气人机！”

夫比较冷静。一般的家庭规律可以表述如下：夫热了妻冷，妻热了夫冷，妻不冷不热了夫半死不活，夫不冷不热了妻要死要活……所以夫妻永难和谐，所以夫妻谁也离不开谁，所以这一家也就保持平衡了。相反，如果家是夫蹿妻跳，夫火冒三丈妻火冒四丈五，夫从而火冒七丈，妻又从而火冒十丈……得，这一家算是砸了！

冷静的夫问道：“他们的电视机什么牌子的？不行咱们再攒点钱买一个，反正又不置房子又不置地。反正……”

激动的妻说：“不是牌子问题，人家说了，是人家调试得好……”

“那你调嘛。”夫说。夫内心里不太相信调试的威力，半年或是一年前，他也不是没调过。不但调过，而且购置制作了好几套“天线系统”，室内半角，室内圆环，用可口可乐易拉罐做的土造室外天线以及用外汇券买的进口鱼骨，夫说：“你调吧。”还有一句潜台词：“我才不信你就有那么大的本事呢！”因为素来，电视机都是由夫调的，妻不插手，这样，夫就多了心，批评电视机就是不点名地批夫，表扬人家的电视机就是表扬人夫。“哼，”夫的

鼻子里开始冒气，“我不行你来。”

他开始微微冷笑。

于是妻开始了调试。先试四套天线，可悲之处在于哪个也不比哪个好多少，圆环不如羊角，易拉罐不如圆环，鱼骨不如易拉罐，那么干脆恢复羊角吗，羊角这回又不如鱼骨了！不如鱼骨也铁了心用羊角了，拉长缩短，左转右转，越动就越糟，费了老半天劲，好容易才大体恢复原状，能恢复原状就不错了。

“好了没有？”妻问。

“没有。”夫答。

“好了没有？”妻又问。

“没有。”夫答。

“好了没有？”妻又问，语调急切了。

“看不出来。”夫冷冷地答。

妻满头大汗，对夫不再指望也不再信任。自己拉开距离，自我审视，满意地说：“好多了！”潜台词是：“我调的比你强多了。”

夫无言。

妻问道：“你凭良心说，是不是好多了。”

夫又一次面临抉择：凭礼貌、凭善意、凭友谊、凭爱情、凭义务、凭使命、凭修养、凭最起码的文明、凭维护家庭和睦的愿望，他完全可以说：“就是，好多了！”

但就是不能凭良心。凭良心，他实在看不出好在哪里，如果不是更坏的话。

他为什么看不出好在哪里来呢？为什么妻硬是觉得好多了，而他不论怎么眨眼也看不出一个好来呢？他为什么要和妻做对？他故意捣乱？他和妻犯倔他不爱妻了？感情危机？他有了外遇？他是一个不忠实的丈夫？他想休妻另娶，他是新一代陈士美？他心情不好？他心理不平衡？他在单位里受了气？他眼睛有了病？他刚愎？他不合作？他是杠头？他吃了不该吃的药？他青春期？更年期？弗洛伊德，他应该去安定医院一游？

何必呢？他没有那么坏也没有那么病态。退一步海阔天空。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转入糊涂更难。放一着，退一步，当下心安。鸡毛蒜皮乱哄哄，争来争去一场空……服了还不行吗？这确实是真功夫。

“好了。”他说。不勉强。

“真好了？”过了一会儿，妻也谦虚了，便诚恳地征求意见。

“真好了！”他无所谓地说。

“你说的是真话吗？”妻狐疑地问。

“我……”夫为之语塞。不说好不行，说好也不行。我怎么办呢？他在心里，与自己较上劲了。

“你不要对付我！我调了半天，到底调好了没有，你总应该说句心里的话，我调为了谁？我从来不看球赛……”

“球赛已经看不成了。”夫悲凉地说。画面上的阿根廷裁判正在吹哨，AC米兰对比利时，0比0。

“你到底说句明白话！调好了没有？调不好我好再调。就算今天影响你看一场球赛，我们为了一劳永逸，我们少看一场球赛也是值得的。你都不知道，电视机调好了会有多么好，完美的画面会有多么好……”

“我说了好多次了，好，好，好！我百分之百地说真话，一句假话不说，你调的好！”夫本来想说“不好”，“不”字的辅音b已经做好爆破发出的唇形准备，忽然听说“调不好还要再调”，便决心承认是调好了，绝不翻供，决不改口了。“嗯，”妻重重地吐出一口浊气。“你看，多好！你看了一年电视了，从来没这么清楚过，就是好么。就是好，好！！”夫欲哭无泪，球赛结束了，屏幕上出现的是化妆品的广告。广告片拍出来的效果就跟傻瓜机照出来的像片一样标准，当然比户外自然光下的球赛的实况转播效果好多了。这怎么能算是调天线的功劳呢？但他怎么办？去辩论？与谁辩论？与妻辩论，与亲爱的妻辩论？为什么辩论？为否定妻调天线的成绩而辩论？否定了妻的成绩对谁有利？肯定了妻的成绩又是对谁有利？否定了妻的成绩你怎么办？再换一副天线？再换一个电视机还是再换一个妻？他配吗？可能吗？钱和精力，够用吗？何去何从，还犹豫些什么呢？

于是夫的表情从无奈的苦笑变成了由衷的甜笑，他甚至去抚摸了一下妻的头发。

“嗯？怎么又坏了？”妻去解了个溲，回来发现画面不好了。夫也发现画面不清晰了。

“可能是播放的问题，”夫说，看看妻阴沉的脸色，他又补充说：“也可能是电压的问题，”再看脸色仍然阴沉，便又补充说：“可能是有什么故障……”“可能是气候的关系……”

“不可能，”妻说，“别唬我了。当我不知道呢，咱们这个机子有稳压装置，能自动增减电压……”妻走出门看了看，“再说，现在天上连一片云彩都没有。至于机件，是进口的，质量没问题，没有故障。”妻进行了一一的想当然的批驳，批驳了夫的一条又一条的想当然的解释。最后妻指着夫的鼻子说：“我知道，你动了天线了。”

“我没动。”

“你动了。”

“我没动。”

“你动了。”

“我没动。”

“你动了！你就是动了！”妻大喝一声。

“我……也可能……动了。”夫又复习了一遍郑板桥等先哲的名人名言与广而告之，觉得自己有了新的体会。

妻哼一声，慢慢消了一点气，夫已经承认了嘛。哪怕是敲碎了一个显像管，承认了就好说。于是妻又重新开始了调整天线长短方向角度的试验。重又开始了各项问答，妻一直觉得不满意。忽然又悟道：“要不换室外天线？”

妻不辞辛苦爬上梯子，爬上房顶去动室外天线再爬下来，两套室外天线——外汇买的与自己动手土造的试了不知多少回，夫受了感动，也爬了好几次房顶，直到各频道节目陆续放出了“谢谢”、“再见”为止。

第二天继续调，调完天线再调微调。想调得更好一些，难上加难。一碰就坏了，彩色也没了，画面全黑了或者全白了，屏幕上出现了各种奇怪的星星点点条条道道，声音嘶哑了变质了消失了，出现这样的情况真是容易方便，调成这样真是易如反掌，无师自通。但这还不是最可恶的。如果出现了这种有些可恶的情况，只消逆方向再调整亦即恢复原状就是了，最可恶的一

点是你费了九虎二牛之力，你向左转了15°。又向右转了25°。又向左转了10°。又向右转了8°，又拉长了3厘米又缩短了2厘米……你一次又一次地认为调好了，过了一会，你又失去了信心，你发现你甚至无法判断究竟是变好一些了还是变坏一些了。如果你发现不了哪怕是些微的变好，如果你同时又无法证明些微的变坏，那么按照逻辑学理论上你应该确认事情并无变化……偏偏你又觉得似乎变了，就是说，你不但无力分辨好、坏，也无法分辨变了还是没变。

这样妻就不断地征求夫的意见，她极其需要夫的反映作为重要的几乎是唯一的参照系。

夫便不断地反映“好、好、好”，天线拉长了，说好，缩短了，又说好。“到底长了好，还是短了好？”妻急了。“两样都好，”夫说。“怎么可能两样都好？”妻火了。“那就两样都不好！”夫也火了。当夫反映不佳时她感到愤怒。当夫反映良好时她感到可疑。夫的反映只能使她更加迷惑。

这样的调整不仅妨碍了看电视，而且使夫与妻之间产生了隔膜。真诚只能引起冲突，虚与委蛇只能使他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他们陷入了怪圈，躺在了低谷。

“你为什么不对我说真话？你为什么老是闪烁其词，应付我？你究竟对我是什么想法？我们之间究竟还有没有热烈的真诚的忘我的沉醉的最美丽的爱？”终于，妻流着泪提出了这个严重的问题。而且追问，“你究竟爱上了谁？”

“这个……这个……”丈夫觉得凄然，歉然，似乎相当无聊。这是可怕的。据说夫与妻之间可以互相拥抱也可以互相撕打；可以互唱情歌也可以互相责备，可以发疯发怒发痴发怔……总之什么都可以，只是不能无聊。

于是夫勇敢地叙述了自己的见解。他说电视机接收图像的质量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放送质量与接收质量密不可分。放送质量既有技术问题软件问题也有材料问题机器问题硬件问题。接收质量既有使用问题调整问题也有元件问题组装问题以及环境问题。再说，对不同的图像的质量要求不能一样。比如表现黑夜中一个坏人在撬保险柜，怎么能和晴朗夏日海滨浴场许多外国女郎穿着比基尼泳装的图景相比较呢？能同样清晰吗？能同样艳丽吗？能同样完美吗？能有同样魅力吗？把你活活调死你也做不到把两者都拉平啊！

夫说：“不要太挑剔，不要求全。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图像无完美，图像至清则看不成。最佳状态不是固定的，气象因素，外界干扰，能源状况……一切都需要调整，要最佳就得不断地调，不断地调您就甭看了。”

妻无话可说。妻最痛恨的就是夫的一套一套逻辑，比如说妻要吃拌豆腐夫要吃炒豆腐，他能讲出一套一套，反过来她要吃炒豆腐他要吃拌豆腐，还是逻辑，逻辑，逻辑。压死人的逻辑，气死人的逻辑！你说你想吃炒（或拌）豆腐（或别的）不就完了吗？偏要逻辑。逻辑和夫妇、君权、神权一样，和节烈观念一样，是妨碍妇女解放的桎梏，是大男子主义的最恶劣的表现，是捆绑女人的绳索。男人的逻辑这个大胖子，已经把爱情这个瘦小枯干的偶像挤出每一间房子去了。

妻不再说什么，只是默默地掉泪。看电视的时候，不管图像的质量多么糟，她绝对一动也不动。她能做的、想做的只有时不时地落下一滴水而

已。最后终于泪也不落了。

夫却从此心潮难平不能自己，心痒手痒不能自己。是妻把接收效果调坏了的想法像魔鬼一样地跟随着他。我可以调得更好的想法像美女蛇一样地诱惑着他。他开始去调天线、调微调、调各个旋钮去了。先是稍动一两下。然后中动。然后大动长动来回动反复动想动不动不想动乱动调试不已。妻越是在场，他就越是要调。

“好了么？”夫问。

“没有。”妻回答。

“好了么？”夫又问。

“没有。”妻答。

“好了没有？”夫又问，语调急切。

“看不出来。”妻冷冷地答。

夫满头大汗，对妻不再指望也不再信任。自己拉开距离，审视……

妻莞尔一笑，立场不一样了嘛，反正谁动手谁着急，谁旁观谁当裁判，真有意思。

他俩几乎为调电视离了婚。他俩为调电视更加谁也离不开谁。调电视的过程中暴露了他们各自的愚昧、偏执、自以为是、不切实际。调电视的过程又是他们互相迁就互相体贴互相支持的过程。尤其是，调电视比看电视更有趣，他们对哪怕是最低劣的电视节目，也不再感到愤怒了。

夫狠狠调了一次以后，用电烙铁把电视机的一切旋钮都焊死了。终于把这台电视机断送了。

偏偏这个时候妻购买社会福利券中了彩，妻拿钱买来一台一切由电脑自动调控，人除了选择频道以外，基本上不需动手的高档电视机。

“这不成了傻瓜机了么？”夫不服地说。“原来如今不但有了傻瓜照相机还有了傻瓜电视机了。以后肯定还有傻瓜做饭机，傻瓜酿酒机，傻瓜绘画机——一切都是自动调试到同一标准的最佳位置。”夫讽刺说。

妻不理。妻看着傻瓜机的由电脑自动调出的可能的最佳画面，非常满意。如果有个傻瓜丈夫，那才更好呢，她心里说，傻瓜最好。

“我们毕竟还是幸福的。”夫说，他吻了一下妻的肩膀，他感受到了幸福的真谛。

1979年9月28日

棋乡轶闻

赵聚旗的家乡飞象省双车县的人世代代耽于下棋。那里的人可以不吃，不可以不下棋。可以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不可以不会下棋。男的不会下棋，甭想娶媳妇。女的不会下棋，甭想找婆家。学生不会下棋，甭想毕业。干部不会下棋，必遭精简。小时候不会下棋，无人疼爱。老了不会下棋，死了都没有人埋。连急腹症病人动大手术以前也先要与护士小姐下一盘棋，不下，硬是不往手术室里送；不下，就不消毒、不麻醉、连无影灯都不给你开。

近百十年，双车县的棋艺以赵聚旗家一系为最。早年间虽然不知道什

么冠军亚军金牌铜牌升旗奏乐之类。可都懂得要给棋下得好的人家送礼。送钱送粮、送香炉送瓷瓶送鸡毛掸子、送猪送羊、送鸡送蛋、送瓜送菜。这样赵家成了双车县的首富。故此，赵聚旗的曾祖父土改那年被划为大型地主，经群众斗争后就地枪决。到了文化大革命中，赵聚旗的祖父又被揪斗游街，终因恐惧忧虑紧张压抑患肝癌而去。

赵聚旗的父亲赵善思是省里的一个小学教员。他因为一直十分注意与父亲祖父划清界线，虽然几十年来一直被骂作“狗崽子”“狗崽孙”，最后，还是被看作“可教育好的子女”，几十年过去了，他的身家性命大致上保持着安全囹圄的记录。符合古训中的“无咎”原则。谁想得到改革开放以来双车县所在的飞象省的棋风又重新炽热起来，而且与过去不同，都是以新的灿烂光辉的名义下棋来的。诸如：职工大联欢、新春大赛、“五、一”大赛、友谊赛、对口赛、有奖大赛、拥军赛、支农赛、救灾义赛、弘扬东方文明大赛、支持北京申办2000奥运会大赛、智力开发赛、伯乐赛、千里马赛、孺子牛赛、护发素大赛、大力壮阳丸大赛、百鸟矿化磁化壶展销助兴大赛、此手也要硬大赛等等。赵善思鉴于爹爹爷爷的遭遇，本来不想再下海摸棋。无奈各次比赛旗高名大，来头不俗，气象逼人，他顶不住。

而且众人心理是赵善思不来这棋赛就不热闹，这棋赛就不算棋赛。他一到场就引人注目，人们纷纷介绍他给外来棋手：“他就是赵家头号传人，他爸爸他爷爷都是为下棋而死的。”说这话的人似乎以为这事迹是他赵某人的光荣与骄傲，也是他们全省全县全村乃至整个棋类运动的光荣与骄傲。而他听到这种揭旧伤疤的话语，实在是欲哭无泪，欲笑无颜，欲答无语，欲躲无地缝而陷于萎缩昏乱状态。然而奇妙的是，即使在昏乱中，他也是每下必赢，子无虚发，祖宗在天之灵硬是保佑着他的棋运，门第不同带来了感觉的不同，感觉的不同又带来了水平的不同。于是县而区区而省省而大区大区而全国全国而国际，赵善思忽拉一下子成了如风如火的大棋星，只一年他就获得了金杯六个金牌15个金字奖33个。

于是到了我们想说的那一年——谁知道是哪一年——进行终身特等大奖赛，赵善思一共需要下79盘棋，如果79盘棋都胜了，加上前几年的成绩，赵善思将获得金棋巨擘的终身称号和一笔由大力壮阳有限公司资助的巨款，另外，省体委将要奖给他三室一厅单元房间一套，并让他从此享受正科级待遇。果然，不负家乡父老，不负飞象山与双车河的风水，他一口气赢了78盘棋。下完78盘而且盘盘皆胜之后。各体育报刊记者已经写好了有关金棋巨擘赵善思的传奇生涯的报道，摄影记者整天围着他转，各种小报天天对他进行电话采访区域联防采访以及人盯人贴身采访，同时他还接到了不少以记者名义打来的莺声燕语流淌柔情蜜意甜汁的电话：“是赵先生么？巨擘的种子，我们喜爱您！”“您得了奖金以后打算拿这笔钱做什么用？”“您得了这一笔钱以后，和没有这一笔钱以前会有什么区别吗？比如说，您有了大款和没有大款对您的太太态度不会有什么变化么？”“功成名就财发以后，您是否准备移居国外？美国？法国还是澳大利亚？”“席卷棋坛之后，您是否打算从政？您认为您是否能担任正司局级的省体委主任或是五（讲）四（美）三（热爱）办公室的负责人？您有没有可能当选下一届的省政协副主席？”“您一般怎么样对待给您写倾慕的信件的女孩子？”“发财以后您愿不愿意下海炒股票？您看好哪一种？”“您是否有意去台湾访问，以棋会友，促进两岸的接近？”“您对黎巴嫩长枪党有什么看法？”“您愿不愿意向残疾

人协会捐款？”“您愿不愿卖掉您的名字搞一种赵善思丰乳器并且到商标局登记？”“您是否打算整修您的先人的坟墓，搞一个棋艺先烈纪念馆？您怎么样解决批判地主阶级与继承棋艺先人的辩证关系问题？”

意外的是，在被称为“世纪大战”的决赛前夜，赵善思猝亡于榻上。医学专家解剖了赵善思的遗体，对于他猝死的原因其说不一。心肌梗塞乎？脑血管阻塞乎？急性胰腺炎乎？中枢神经爆裂乎？上呼吸道阻断乎？维生素A中毒乎？乃至于被谋杀暗害乎？

莫衷一是。于是记者们把他们写好的报道赵善思的光荣胜利的稿子改成了追悼文章：《二十世纪的最后一个谜》、《光荣与终结》、《深刻的后现代悲剧》、《智慧大空船的发射失败了》、《警策，不仅仅为了你我》……为其中之最昭著最有希望获奖者。

至于再往下一辈的赵聚旗，早在小学三年级时候，他与少先队的中队长下了三盘棋，三盘都是他胜，中队长面红耳赤，噙着眼泪与他分手。从此，他发现中队长对待他的态度与过去不一样了。次年爆发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的祖父被揪斗游街，他也被少先队批判，列为不得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黑六类“狗崽子”。他从此烧掉了棋盘棋子，再也不摸棋了。

80年代以来，赵聚旗的父亲赵善思转战活跃于棋坛，赵聚旗略有心动但毕竟他从小罢棋，学的搞的是牙医专业，连续许多年牙医少口腔医院少而病牙多牙病多口腔病人多，赵聚旗每天上午给门诊病人、下午给住院病人治牙，上班前下班后还要给关系户治牙，无暇重整棋艺。巨擘大赛时他去给老爹助阵，开始感到了一种跃跃欲试的共振，感到了一种对于自我的发现，甚至开始激荡起一种棋艺浪漫主义的美好情愫，他看到了一种新的前景……就在这个时候，他的老爹死了。于是他棋因（子）破碎，寒彻骨髓，思棋而惊，望棋而畏，触棋而痉挛，谈棋而色变矣。

进入90年代，赵聚旗任省口腔医院第六分院的第四副院长，提拔为副科级。当了“官”，便不再去磨、洗、填、拔、钻，时间显得略略宽裕了些。接着他搬进了一幢处级干部住的单元楼。他本来只是副科级，因为为人老实，以中专毕业的学历获得了住院医生的职称，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破格按高一级的住房标准给予优惠分房。飞象省的这个做法大得人心，受到各方的赞颂。在新居，赵聚旗的对门邻居便是卫生局的老局长，与老局长住在一起使赵聚旗深感荣幸。这位局长退下来以前干的最后一件事便是提拔赵聚旗并为他解决住房问题。为此，赵聚旗更有种靠近恩人的被照耀扶持被感化的甜蜜感。许多年来他被告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告诉说他们是“泡在蜜缸里长大的”。他不太懂这个泡在蜜缸里的滋味。这回他真的懂了，这回他叫真的泡在蜜缸里了，他飘飘悠悠，甜甜腻腻，粘粘乎乎，舒舒服服，憋憋闷闷，实在不知道怎么样报答蜜之源才好。

春节之前，赵聚旗好不容易买了两瓶古井贡酒，一只符离烧鸡，半斤芝麻，一斤花生，装到一个大塑料袋里，系上一个红绸子带，打算在腊月二十四那一天恭恭敬敬地送到老局长府上以略表寸心。谁想得到，腊月二十三那天晚上，轻轻扣门三响，是老局长的最小的女儿送年礼来了。

老局长抢在前头给赵副院长送的礼是：飞天标志出口茅台酒两瓶、南京板鸭两只、半斤夏威夷果、半斤开心果、一斤腰果、万宝禄、三五、登喜路、红塔山香烟各一条。

“我爸爸说赵副院长辛苦了。”老局长的小女儿说。她穿着宽松的皮里毛

绒面上衣，紧身的砂洗条绒裤，前额上用雅黛定型胶固定了一绺高高翘起的飘逸而又凝重，怎么看都是完美无缺的发绺。她画了眉毛和黛绿色的眼圈，身上有科隆花露水的香味。她的到来、言语、举止以及送来的高级礼物使赵聚旗有一种从蜜缸里腾空，直上云霄，天眩地转，美不胜收的感觉。

“初二那天晚上，请您和您爱人到我们家吃便饭，我爸爸说的。”老局长的小女儿说起话来如同港台歌星谢幕，音调高高低低，升升降降，不知道是不是受了英语语流的升调降的影响——主持“正大综艺”节目的可爱的小姐也是这样说国语的。然后，她不等待任何回应，也不允许讨论，袅袅地踏动钉子一样的高尖跟皮鞋，扭动丰俭由人的腰臀，甩出一阵袭人的比高档的大众比大众的高档的花露水香，千娇百媚地走去了。

突如其来的幸福就像突如其来的癫症，赵聚旗一下子遍体酥麻，神魂颠倒，二便失禁，口眼歪斜起来，九分钟以后开始恢复正常，但整整一夜他仍然是傻笑个不停。

根据小心无不是的箴言，赵聚旗在赴宴前先去城郊的关帝庙去求了一签，他换了五次才获得了阴阳调和的木鱼的认可，签是上上第十八，词曰：

庸人自扰乱纷纷，
护驾神丁法力深；
前程似锦风云会，
积德守性胜遗金。

寻人不远，失物复得，官司有理，疾病痊愈，发财莫急，口舌自消。

“去得去得。老局长的家我们去得。”他告诉妻说。

“可是，我们送什么礼呢？”赵聚旗又转喜为忧道。在接到老局长的小女儿礼物以后，他们原先准备的礼物已经拿不出来了。他们没有钱，他们没有海外的阔亲戚，他们没有来自先人的老古董，他们是彻底的无产阶级——除了哆哆嗦嗦受宠若惊受惊若宠的心态以外他是什么都没有。

到了这种时候老婆便是起死回生的菩萨了。她说：“我还藏着一盒作伥石棋”。

“什么？”赵聚旗迷惑得如同老婆告诉他们的床底下藏着一枚原子弹。

作伥石是产自昆仑山的一种比较算不上特别珍贵的玉石。作伥石棋应该不是他的曾祖父留下来的，是前清官府赏给他祖父的，可以说这个东西也是很封建很反动的。据他所知这副作伥石棋是在土改时期就被没收了，那时候老婆不但还没有下嫁给赵家，而且她那时候尚未出世，叫做还不知道在哪个的腿肚子里转筋。后来历经风雨，保命亦非易事，遑论该棋？再后来他爹死的那一年他把家里的棋盘棋子全烧了。怎么可能又出来这么一副棋呢？这样的棋竟然到了老婆手里，这可是人间的一切逻辑所不能解释的，他的一无可取的黄脸婆却原来非仙即妖、非狐即蛇，端的一个可人一个精灵一个特异功能一个摩登巫婆天外来客是也。

联系到卦辞，他恍然大悟，神丁护驾，神丁护驾也者，他的老婆即是神丁是也。回想起五年前一次看电影看到一位美丽女星，他忽生邪念，心想如果能与这样的美人亲近一番也算不妄走一趟阳世。再想想老局长的小女儿的来到竟使他这个身为叔叔的口眼歪斜。不忠不敬不端之贼心一至于斯，下贱呀低劣！真是罪该万死！幸亏大人不记小人过，神丁肚里装得下航空母舰，有道是真人不露相露相非真人！面目一般语言乏味感情淡漠智商偏低的赵太太原来是菩萨旨意神丁下凡！又道是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玉在匱中求善賈，釵于奩內待時飛！有作伕石棋就有其主，有其主必有其運，有其運必有其劫，有其劫必有其護持保藏、金剛力士，有其護持保藏金剛力士必有其非凡之用！現在是給這一副本來只能引起悲慘的回憶的作伕石棋派用場的時候了。時至矣，賈善矣，騰飛吧我親愛的作伕石棋！

于是大年初二傍晚，赵聚旗偕夫人沐浴更衣头发上洒花椒水，意气飞扬地进入了老局长的家门。他们受到了极好的招待。从茉莉花茶香烟瓜子到扎啤变蛋，从八碟七碗到牙签扎哈密瓜小块，再回到茶碗瓜子碟旁边来，赵聚旗诚惶诚恐，感恩戴德，五内俱热，拜舞颤抖地说：“我一个小小医士，不瞞您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关系我其实没有学到多少本领，承老领导一而再再而三而四地照拂提携，无微不至地关怀，真是天大地大不如领导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革命的老同志亲。没有您就没有我赵聚旗的今天！只希望您今后多教导我督促我训诫我修理我。我呢，身如草芥，心如微尘，满脑袋糊糊迷迷，一无所有，一无所长，一无所知，连该怎么到您这儿来做客我也实在是不明白。我有个破烂东西想拿出来又实在不敢，既非吉祥之物又非值钱之宝，食之无味，弃之可惜，送之无礼，藏之无益，罪过罪过，乞谅乞谅！”说着他从包里拿出一个红纸包，拆开红纸包，拿出了作伕石棋。

老局长的眼睛一下子瞪大了，注视良久，哆哆嗦嗦地说：“我可找着你啦！”

老局长的话使赵聚旗一下想起了《红灯记》里那人冒充我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去与李家接关系，险些叫铁梅上了当了的日本特务，没等灯举起，特务就说了话：

“我可找着你们啦！”

老局长的小女儿连忙从里间屋拿出一个红布包袱，解开红布是绿布，解开绿布是白布，解开白布又是一个盒子，打开盒子是一副作伕石棋！赵聚旗拿来的棋是黑作伕石做的，老局长家的棋是白作伕石做的。除颜色不同外，里里外外，形形状状，大大小小，两副棋完全一个样，端端地是天生的一对地造的一双也！

老局长说这是他的一个在文化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战友临终前交托给他的，死者说这个棋有雌雄两副，雌者为黑，雄者为白，相失则天下乱，棋道衰，阴阳不调而五行失范，水旱交迭而瘟疫流行……相得则天下治，棋道昌，阴阳和谐而五行良性循环，水旱咸宜而传染病预防为主。好了好了，总之是世道兴则棋道兴，世局微则棋局微。老局长十分激动，竟与赵聚旗热烈拥抱，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了外国电视剧的影响……外国影响真是无孔不入，不受也难！

激动中老局长提出咱们俩下盘棋吧。赵聚棋连连称是，使他近20年戒棋的成效尽付东流矣！

一面下棋一面立下了规矩。老局长境界很高，一再说：“我们下棋一不赌钱二不争名次，三不做记录四不宣传报道，不争一日之短长，无所谓胜负之分野，更不要往心里去，胜败乃兵家之常事，赢输是棋艺之末节，不足挂齿，不足一提！但是我们还是要切磋一点棋艺棋道斗争哲学，长点知识学问，提高一点知性悟性，寻觅一点真知灼思，体会一点为棋为人的道理。所以古人说，世事洞明皆棋艺，攻防练达即文章！另外，我们也搞一点小花头，我们也算是返老还童，不失赤子之心，平和而又略有刺激，刺激而又不失平和——我们喝凉水！就是说，下一盘，谁输了谁就喝一碗凉水。不知尊意如何

呢？”

赵聚旗唯唯。但心中仍有警惕，不能动真的，下棋不是好事，不能来真的。我家三代人因下棋而遭祸，我早已痛下决心永不摸棋，此次破戒不无危险。一对一地下，你赢我就只有输，我赢你就绝对赢不了，赢的快乐以输的气恼为代价，太不好了。他在此种状况之下自然又无法推辞，便只想应付一下而已，只要输，不要赢，要赢并非易事，要输还会为难吗？赢不了还输不了吗？忖度已毕。他便摆出一副屎棋的样儿来。

“30多年没有下过棋了。”他长叹一声，解释道。

“最近电视台的小品怎么都那么没意思？南竹竿胡同的自由市场茄子比国营商店的还便宜。最近新出一种健老洋参精吃了以后白头发都能重新变黑，您没服用一下试试？”赵聚旗一面下着棋一面扯着闲篇，以示潇洒。

几下，他推盘认输。

赵聚旗略感不安，多对付几下就好了。几下就输，显出他不用心玩来了，未免是对对方的不尊重。老局长若无其事，只是亲自倒了一碗凉水，让赵聚旗喝下去。立即重码棋子，并下出了第一步棋，头一局是赵聚旗先行的，第二盘当然是老局长先走的了。

第二盘赵聚旗稍稍用了点心，才发现老局长确实下得很好，厉害！赵聚旗倒吸了一口冷气。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家世不可能自然带来技艺，生疏了也！来真的也不见得能赢老局长，惭愧了也！稍稍一用心，也就来不及说废话了。一停闲话，一静下来，就有一点“战斗”的气氛了。此时无声胜有声，无声最厉害也。

他又输了。又喝了一碗凉水。觉得水很不好喝，喝下去噎得慌。态度也不那么自然潇洒了。

“我太笨了。我纯粹是屎棋。差距太大，让您玩不痛快。对不起了。”他客套说。他本意通过客套话使气氛自然一些。没想到客套话说得这样假，就像他是在演电视肥皂剧似的。

老局长仍然是毫无反应，这也使他尴尬，心想这种不咸不淡的话还不如不说。

第三盘他想赢。他觉得自己无聊，冒傻气，甚至有些个可耻。这不是自己背叛了自己，忘记了曾祖父、祖父、父亲一代又一代的遭遇了吗？一个多小时以前他还不可能想得到自己会破了棋戒。二分钟以前他还不会想到自己居然要赢。多么愚蠢呀！简直是白痴加混蛋！他在内心里大骂着自己。他干脆觉得自己变成了自己的敌人。他不知道哪里来的一股邪劲，说不定是魔鬼附体，他觉得自己的心性像一个满地乱窜逮也逮不着的耗子。他完全没有能力抓住它，他这里又没有猫、灵之猫。他完全掌握不住那玩艺儿了。

他开始感到了有那么点紧张。

可笑！莫名其妙！吃错了药了是怎么的？他忽然笑了起来，笑得干巴耷裂，笑得像奸臣，要不就是像神经病。

而且，愈紧张愈失常，愈想赢愈赢不了，愈注意愈出错，第一步错了第二步就还是错，真是一步错而后步步错，步步错也就是眼瞅着自己堕入深渊。他脑门子上出了汗，心跳加速，嘴唇紧闭，拳头握紧、声音颤抖，眼珠发直……然而，这一盘他还是输了。而且是真的输了。结结实实地输了。

他噙起了眼泪。

然后他喝了凉水。

凉水如毒鸩。喝下去腹如刀绞。

然后他如坐针毡地与老局长切磋了几句。“为棋之道，大矣哉，恍兮惚兮，曰罔曰象。

不战而胜，是为上上，以退为进，以失为得，祸兮福所依，凉水赛蔗糖，赢棋没本事，屎棋最芬芳……”之类道理。

这些道理比骂他先人还让他难受。

回家以后他失眠一夜。三碗凉水使他腹内开始长出一点什么东西。

他请假一个星期又续假一个星期去医院检查肠胃肝胆心脏，未发现阳性反应。

两星期后老局长又派女儿来请他去下棋。他咬一咬牙，去了，认真地下了，三盘全赢了。他眼看着老局长喝凉水，一再说不要喝了不要喝了，老局长坚持非要喝不可。他表现得颇为不安，实际上又暗暗解气。人是太可怕了，他想，怎么报一点根本算不上仇的“仇”也是这样令人痛快呀！简直比娶媳妇还美！

最后切磋棋艺的时候赵聚旗说了许多谦虚的话。他发现不论说得多么谦虚，只要是在赢的时候说的，就愈谦虚愈得意愈谦虚愈报仇。赢了棋以后说自己是王八蛋也是痛快的。相反，如是输了棋，说什么得体的话也全白搭了。谦虚完毕之后，他忽发奇想，说是自己想喝一碗凉水——他想以此种姿态缓解一下老局长一人连喝三碗凉水的窘态。老局长却是很认真，给他倒茶倒可乐果珍倒咖啡硬是不给他喝凉水。喝完一切，老局长建议再加赛一盘，不考虑输赢也不喝凉水。下完，连切磋也不必。

下吧，偏偏赵聚旗输了。输掉这最后的一盘，前三盘的胜利似乎化为乌有了。不喝凉水的输棋比喝凉水还难受——

不受惩罚的失败比受到惩罚的失败还难以挽回心理的失落感。他开始怀疑，这一切都是老局长的圈套。在输了这最后一盘加赛的棋以后，他看到了老局长的庄严的然而窃笑的脸。这张脸流露着阴谋与杀机。下完这次棋，赵聚旗失眠了三天。

其后，赵聚旗成了棋痴棋狂，愈下愈疯，愈下愈精，沾了棋就红眼，不赢就活不了。

他很快就从老局长家里杀到社会上去了。

赵聚棋连续三年获得壮年组金棋大腕称号。一家企业奖给他一辆嘉陵牌摩托车，用这辆车不久他就摔了个肩胛脱臼。于是他计划下次赢回一辆桑塔纳来。与此同时，因为下棋他也得罪了不少人。上级部门已收到多封匿名信，检举赵聚旗的思想问题经济问题作风问题历史问题拔牙拔不干净的问题等等。

有人说赵聚旗是大器晚成终于回归自我在盛年开了春花，是人才的解放，是潜能的开发，是盛世的盛事，是棋坛的佳话，是祖宗有灵的显示……

也有人说此事不祥，是赵聚旗的人性的异化，是勾心斗角的人性恶的变相泛滥，是遗传黑线回潮，是恶有恶报的造孽。……

还有人预言赵聚旗不可能得善终。

便又有人问：为什么一定要善终呢？

社会上还流传着一个说法，说是老局长的作伥石棋的原主其实是文化革命中被老局长迫害致死的。毁其人而夺其棋，其心又何其毒也。

也有人说这纯粹是放屁。

附录一 王蒙作品获奖目录

最宝贵的 1978年 短篇小说 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悠悠寸草心 1979年 短篇小说 获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青春万岁 1979年 长篇小说 1981年被评为全国中学生最喜爱的十本书之一 1986年获人民文学出版社奖蝴蝶 1980年 中篇小说 获全国第一届(1979—1980)中篇小说奖

春之声 1980年 短篇小说 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风筝飘带 1980年 短篇小说 获1980年《北京文学》短篇小说奖

相见时难 1982年 中篇小说 获全国第二届(1981—1982)中篇小说奖

葡萄的精灵 1983年 短篇小说 获第一届(1983—1984)短篇小说百花奖

漫话文学创作特性探讨中的一些思想方法问题 1983年文艺评论 获首届《上海文学》文艺评论奖

对于现实生活的反映,反映与呼唤 1984年 文学评论 获《光明日报》优秀理论文章一等奖

访苏心潮 1984年 报告文学 获全国第三届(1984—1985)报告文学奖

名医梁有志传奇 1986年 中篇小说 获全国传奇文学奖被《中篇小说选刊》评为优秀小说

“为表彰王蒙的文学创作” 1987年 获日本创价学会和平文化奖

“为表彰王蒙的文学创作” 1987年 获意大利蒙德罗国际文学特别奖

苏州赋 1988年 散文 获《人民日报》燕舞杯奖“诬告有益”论 1988年杂文 获《人民日报》风华怀奖

坚硬的稀粥 1989年 短篇小说 获第四届1989—1990《小说月报》百花奖

纸海勾沉——尹薇薇 1989年 短篇小说 获第四届1989—1990《十月》文学奖

济南 1992年 短篇小说 获《上海文学》短篇小说奖

附录二 王蒙主要著作目录

1.《青春万岁》(长篇小说)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

- 2 .《冬雨》(中短篇小说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
- 3 .《当你拿起笔》(评论集) 北京出版社1981年出版
- 4 .《王蒙小说报告文学选》 北京出版社1981年出版
- 5 .《相见时难》(中篇小说集) 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年出版
- 6 .《德美纪行》(游记散文集)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
- 7 .《深的湖》(中短篇小说集) 花城出版社1982年出版
- 8 .《漫谈小说创作》(评论集)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出版
- 9 .《王蒙谈创作》(评论集)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3年出版
- 10 .《木箱深处的紫绸花服》(中短篇小说集)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出版
- 11 .《淡灰色的眼珠——在伊犁》(中短篇小说集) 作家出版社1984年出版
- 12 .《桔黄色的梦》(散文集) 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出版
- 13 .《王蒙中篇小说集》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
- 14 .《妙仙庵剪影》(中短篇小说集) 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年出版
- 15 .《创作是一种燃烧》(评论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
- 16 .《访苏心潮》(报告文学散文集)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出版
- 17 .《活动变人形》(长篇小说)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
- 18 .《王蒙集》(中篇小说丛书) 海峡文艺出版社1986年出版
- 19 .《加拿大的月亮》(中短篇小说集) 作家出版社1986年出版
- 20 .《王蒙选集》(1—4卷) 百花文艺出版社1986年出版
- 21 .《文学的诱惑》(评论集)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
- 22 .《旋转的秋千》(诗歌集) 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年出版
- 23 .《球星奇遇记》(中短篇小说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
- 24 .《蝴蝶》(中短篇小说集) 台湾远景出版实业公司1988年出版
- 25 .《加拿大的月亮》(短篇小说集) 台湾新地出版社1988年出版
- 26 .《活动变人形》(长篇小说) 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88年出版
- 27 .《蝴蝶》(中短篇小说集)(法文) 北京外文出版社1982年出版 多人译
- 28 .《蝴蝶》(中短篇小说集)(英文) 北京外文出版社1983年出版 多人译
- 29 .《青春万岁》(长篇小说)(朝鲜文) 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84年出版金毅泉译
- 30 .《相见时难》(中篇小说)(维吾尔文) 新疆青年出版社1985年出版 萨比尔·艾力译
- 31 .《蝴蝶》(中短篇小说集)(德文) 北京外文出版社1987年出版

出版 集体译

- 32.《王蒙小说集》(中短篇小说集)(俄文) 北京外文出版社1988年出版集体译
- 33.《相见集》(中短篇小说集)(英文) 北京外文出版社1989年出版 集体译
- 34.《雪球集》(长篇短篇微型小说集)(英文) 北京外文出版社1989年出版集体译
- 35.《心的光》(中短篇小说集)(维吾尔文) 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年出版
- 36.《蝴蝶》(中篇小说)(日文) 大阪三铃书房1981年出版相浦泉译
- 37.《说客盈门》(短篇小说集)(匈牙利文) 匈牙利欧洲出版社1984年出版鲍洛尼译
- 38.《深的湖》(短篇小说集)(罗马尼亚文) 罗马尼亚书籍出版社1984年出版 米拉·康斯坦丁译
- 39.《王蒙短篇小说集》(西班牙文) 墨西哥学院出版社1985年出版 白佩兰等译
- 40.《淡灰色的眼珠》(中短篇小说集)(日文) 东京德间书店1987年出版市川宏、牧田英二译
- 41.《夜的眼》(中短篇小说集)(德文) 瑞士第三世界对话出版社1987年出版 顾彬等译
- 42.《西藏的遐思》(长诗)(意大利文) 米兰赛维勒书局1987年出版 康薇玛译
- 43.《蝴蝶》(中短篇小说集)(德文) 柏林建设出版社1988年出版 格鲁纳等译
- 44.《王蒙选集》(长篇中短篇小说集)(俄文) 莫斯科虹出版社1988年出版华克生等译
- 45.《布礼》(中篇小说)(英文) 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 温迪·拉森译
- 46.《布礼》(中篇小说)(法文) 巴黎人道报出版社1989年出版 尚塔尔·什纳德罗译
- 47.《活动变人形》(长篇小说)(意大利文) 米兰加尔赞蒂书局1989年出版康薇玛译
- 48.《王蒙小说集》(短篇小说集)(德文) 波鸿布洛克迈耶出版社1990年出版 马汉茂等译
- 49.我又梦见了你 中短篇小说集 华艺出版社 1991年
- 50.红楼启示录 专著 三联书店 1991年版
- 51.中国当代作家选集 中短篇小说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
- 52.丛书·王蒙集
- 53.欲读书结 随笔集 海天出版社 1992年出版
- 54.坚硬的稀粥 中短篇小说集 长江文学出版社 1992年出版
- 55.王蒙、王干对话录 文艺评论集 漓江出版社 1992年出

版

56 . 活动变人形 长篇小说 东京白帝社 1992年出版(日文,林芳译)

57 . 逍遥集 当代作家随笔丛书 群众出版社 1993年出版

58 . 王蒙卷 中国当代名人随笔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3年出版

版

59 . 我的喝酒 听雨楼文丛 成都出版社 1993年出版

60 . 恋爱的季节 长篇小说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3年4月

61 . 《红楼梦》启示录 文学评论专著 台湾时代风云出版社 1993年11月

62 . 失态的季节 长篇小说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4年

63 . 王蒙文集(十卷) 华艺出版社 1993年

满涨的靛汤

王蒙

李先生终于得到了董事长汤公请吃饭的口信：多半就在星期六晚上。

汤公现年四十一岁，由于财产、职位、威望、头衔、成就、权势与人格魅力(包括长相，他身高一米九一，天庭饱满，地角方圆，妩媚的大眼睛带几分女性的魅力，睫毛长得令人沉醉，一笑单边深酒靛，一生气另一侧显出浅笑靛)，被尊称为“公”，盖有年矣。

李生(循时髦港例，先生简称“生”，太太简称“太”，董事长或可称“老板”，秘书简称“秘”，下同。)接到了汤老板赵秘电话，令李生把周末晚间空出来，并神秘地透露说老板或有可能请李生便餐云云。李生心喜，精神旺盛，朝气蓬勃，当晚与李太成就好事后，搂住太太的脖子，款款软语之：“卿卿知否？喜从天落。汤公有邀，当在周末，(小子)何德何能，何能何德？天从人愿，地教人乐，慎毋泄漏，恐其有诈。卧薪尝胆，软泡硬磨，苦战鏖战，厮杀拼搏，忍辱负重，石出水落。我他妈的，总算入了道了，也就是快要出道了也！”

李太神思，敏捷过人，听到喜讯，即刻落到实处：“我要旗袍，我要小袄，我要项链，我要珍宝儿，我要香水香粉香液香波，我要法国化妆品郎口玛系列长把芳容保……”

李生叹曰：“卿自适我，固未尝穿金戴银，使奴唤婢，吃香喝辣，人五人六也！某无能，不好意思者也；玉在匣中求善贾，钗于匣内待时飞，什么时，就是现在！什么贾，就是汤公这顿快要到手的晚饭！车辘辘，马萧萧，箭在弦，刀出鞘，只是莫急莫慌，莫躁莫骄，汤公对我还要把验考！”

李生话未说完，李太已鼾声大作矣。

“女人……”李生摇摇头。

想不到第二天一上班众同僚便前来道贺，曰：“李生飞黄腾达信有日也。”曰：“汤公赐饭，天可怜见，不鸣则已，一鸣冲天！”曰：“汤公好禅，

玄机无限，着着皆奥，哑谜绕圈，醍醐灌顶，堪惊堪羨！”有一绰号识途老驴的老职员告之曰：“文无定法，宴无定饭，善食者不餐，善做者不干，善游戏者不玩：吃之不吃之，饮之不饮之，阴阳虚实，进退静变，有无相通，饥饱相伴，成则大成，天雨金刚钻！失则全失，变成穷光蛋！”李生闻而大惊，三鞠躬，四稽首，执孝子礼，表孤哀子之怨，泣问再三，行礼四遍。识途老驴告之曰：“汤公姓氏，慎避之！席上珍馐，慎食之！言语应对，慎出之！毋作出头椽子，牢记之！”李生闻言，感激涕零，屁滚尿流。

赵秘虽然打了招呼，该周末汤公并未赏饭，临时取消，令李生失魂落魄，肾寒鸟鳷。如此约了再废，废了再约，多少回合，多少冷热，多少销魂，多少梦寐，不但苦了李生，更苦了耐不住的李太。终于，一月又三周后，李生如愿以偿，来到汤府——光是汤府的门楼就让李生哭了一场：瞧人家也是人，不服行吗？同去者同僚二十名，都与李生同样地受宠若惊，同样地汗流浹背，同样地欢欣雀跃，同样地垂涎三尺，同样地面有菜色。二十人围着一个特大号圆桌面坐定，兴奋之呼吸此起彼伏，录下音来，竟被认为属于“黄”毒焉。

汤公笑如春风，先由摇滚乐队奏《必胜曲》、《凯旋颂》、《我公司天下无敌赞》与《祝君生日快乐》，然后汤公致欢迎词曰：“欢迎惠顾，本人有厚望焉。诸君来公司里效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没有功劳亦有苦劳，没有苦劳亦有疲劳矣。本公感谢诸同仁！特备薄酌，聊表谢忱！”

掌声雷动。乐再起，奏《我长得丑，但是很温柔》、《玫瑰玫瑰我爱你》与《大约在冬季》。由一奇瘦的侍应生着燕尾服紫红领结上，行霹雳舞步，上菜，鸡鸭鱼肉，生猛海鲜，娃娃鱼、果子狸、穿山甲……瞧人家这气派，禁止吃什么偏有什么，你保护什么我就捕猎什么，红黄白绿黑紫酱，色彩缤纷，声势夺人。再看侍应生身高两米，手如黑鹰爪，瘦骨嶙峋而又拳屈难伸，手指如锥如钳，如刀如钻，睹之惊心动魄。诸菜上毕，又奏《嚼你没商量》、《我把你背影啃个够》、《发财在今朝》、《你明明是在骗我》。李生四顾，众宾客笑容可掬，频频点首，唯无人敢举箸也。？

汤公劝客道：“请吃请吃，请赏光！不客气！各位以公司为家，吾家即是汝家，吾桌即是汝桌，吾菜即是汝菜，汝腹亦是吾腹也。请举杯，为了列位的健康而干杯！”

李生举杯，唯杯内无酒，李生举箸，略一触盘，但觉诸菜硬如铜铁，休想动它分毫。李生不敢妄动妄言，不敢吃亦不敢不吃，佯作吃状。四顾同僚，都吃得口水涌流，津津有味。

李生纳闷，亦不敢左顾右盼，细瞧实辨，以免失礼。李生乃啧啧作响地大嚼大啖，吞下几许口水；又发觉吃出响动亦属不雅，便把声响控制到好处，既吃得香甜吃得忘情吃得感激涕零，又吃得谦恭，吃得忠顺，吃得遵纪守法。

乐队改奏《快乐的寡妇圆舞曲》与《尼姑思凡》，汤公下令：“上汤！”

“上汤”二字，略带愠意，另一面表示不快的浅酒靛显露出来了。

众宾客听到一个汤字，想起了避讳教导，已是不安，再看到汤公神色，便都吓得自椅上跌落下来，匍伏蝼蛄。

汤公转喜，笑曰：“可以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可以箸无菜，不可口无汤！汤某养生，唯靠一汤。浩浩汤汤，固苦金汤，天不下汤我煲汤，地不涌汤我即汤，万物皆备于汤，众美俱出于汤，延年益寿全靠汤，滋阴壮阳唯凭

汤，汤中自有美天堂，汤中自有颜如玉，汤中自有后学识，汤中自有天与道，汤中自有悲与壮，众位喝汤！”

这时鼓声大作，众乐齐鸣，军号声声，八个穿金线制服壮丁抬着一口巨煲，整齐地踏着正步前来，一二三，预备起，上了一巨煲汤！

李生偷眼看煲，但见煲身盘龙舞凤，巨耳如轮，煲釉金光闪闪，煲头如虎如豹，煲盖盖得严丝合缝，完全密封，煲内发出呼呼之声，如火如荼，如雷如风，如潮如汐，如做爰如分娩，如便秘如深翻地，如乾坤未开之混沌，如太一混元大道无极真如因果，煲外火气扑脸，异香刺鼻，香中又有咸辣腥甘苦臭诸味，只轻轻一嗅便觉天旋地转，魂飞天外。李生在众宾客中较年轻，大家怂恿他去掀盖，李生不敢造次，用箸头轻轻一触，只觉煲盖重若千钧，同时盖处发出一声闷吼。于是面面相觑，大气不出，不知煲内是吉是凶是神是鬼，只是互相传染，个个身上簌簌抖个不停。李生干脆闭上双目，默念敕勒嘿南无阿弥陀佛，但求保佑宽恕，不敢正视。

掌声雷动中宴会结束，李生一会儿觉得如入五里雾中，诚惶诚恐，心慌意乱，一会儿又有茅塞顿开，豁然新我之感。

天机不可泄露，李生宴会归来，李太问何如？曰美矣哉，汤公之美食也，此饭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食几回？

问：哪道菜最好？

答：汤。

问：什么汤？

答：迷魂汤。

问：什么做的？

答：诸肉诸骨诸海鲜诸山珍诸药材诸果诸蔬诸粮诸豆诸调料诸虫诸菌诸维生素诸矿物质诸基本元素钙铁磷铬钼硒锰铜碘醋……

问：这么说你喝了此汤定与小马驹一样地强壮了也！

答：那还用说，擎着好吧，迪尔！

于是李太大喜，春波荡漾，春光无限，春意盎然，把李生死死抱住。唯李生受一晚上折磨，神经紧张，消耗极大，又未用饭，未得补充；当着李太的面不敢说是赴宴之后竟是饿着肚子回来的，不好意思再从冰箱中找出剩饭充饥，便打肿脸充胖子，出着虚汗沉著应战，终因饿乏虚弱而败下阵来，甚是无趣。

李生纷反侧，彻夜无眠，想起宴会种种，只觉太怪太怪，太神太神，太妙太妙，老虎吃，无从下嘴。

……数日后，他和最最铁杆友人谈起，才知道那天有一人不死心，在宴会结束后试图强行打开盖子看煲的内存，谁知蚍蜉撼树，谈何容易？他不但没有打得开煲盖，而且烫坏了手，一臂从而坏死，现时截肢苟活。

他悄悄地询问那天一同赴宴的同僚——张生王生赵生刁生苟生牛生之属：你们吃了么？喝汤了么？吃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吃饱了没有？尝出了什么味道？% 没有谁正面答复。

而只是说：很好很好。当然当然。那还用说么？是啊是啊。真是名不虚传，百闻不如一见哟！也就是了也就是了。彼此彼此。嘿嘿哼哼。哎呀，汤公的面子好大呀！

董事长家的盛宴令李生获得了大震动大启示大鼓舞大打击，回想吃此晚餐前他的人生只如傻瓜白痴一般。吃此晚餐后，他的每一个细胞都变得活

跃，每一根汗毛都变得灵动起来，而他的每一个念头，却也变得稀奇难测起来了。

晚宴后，别的参加晚宴的人个个加薪升职，而独独对他，什么意思都没有。他思前想后，想是他受了怂恿冒了傻气用筷子头动煲盖是犯了错误。李生后悔莫及，只怪自己拿不定主意。李生本是个悟性极高的人，事已至此，晋升不晋升他也就顾不上了，他只是昼夜揣摩，一心求解求悟。他回想晚宴种种，其威仪，其盛情，其服务，其氛围，都称得起刺刀见红，棒喝当头，枪枪十环；过去种种比如昨日死，今后种种比如今日生。餐非餐，食非食，菜非菜，肴非肴，请客吃饭不是吃饭请客，出席正是不出席，饱食正是饥饿，无中生有有本无，汤公盛宴如梦如雾如烟如露如影如幻……其学问之深奥，教训之丰富，场面之宏伟，态度之郑重，都是本世纪与下一个世纪初没有先例后例的。然而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一想到这里他就青筋暴露，双臀只剩了炸痂子了。

菜肴之坚硬令他惊讶，但犹有迹可求，至少不妨在硬字上做文章：或谓为人应该硬如菜乎？大丈夫应该骨如铜铁乎？只要功夫深，菜炼金刚身乎？任尔钢铁硬，终上我餐桌乎？牙坚不怕菜硬，志强不怕世险乎？要揽瓷器活，先求金刚钻——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不带钻头莫到公司来乎？大火不怕湿烧子，软舌不怕硬鸟子乎？以软制硬以静制动以无制有以饿制撑乎？吃汤公家菜做天下文章，硬文硬做，还是大有可为的啦。

而对汤他是全不明白。巨煲何物？煲内何汁？为什么汤公那样面带怒色地强调它，为什么用那样的可畏的器具装包它？为什么该煲发出那样多的热气与芬芳？无人敢于尝一口倒也罢了，为什么竟无人真正掀开盖子小睹芳容？想到这里他竟产生了一种浪漫主义英雄主义的冲动，他十分后悔，当时，他为何不冒险掀开煲盖子一看？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即使看完汤公之汤，自己化为汤料汤汁汤渣，也该看完了再死，死而瞑目。世上什么事最痛苦？不是穷不是熊不是阳痿不是残废，世上最折磨人的莫过于把你憋到闷葫芦里了，四壁严丝合缝，晦暗无光，死也是糊涂鬼！糊涂难糊涂实在难呀！

好奇心折磨得他不吃不睡不做爱，他见人就打听，却始终得不到回答。

李生转而去极灵验的“一清观”求签，无解，就那个阴阳木鱼，他硬是摔了四十多次得不到果证。再去神卜张铁口处问惑，无答。后闻本地来一“灵鸽”，系一五岁小儿，能知天下吉凶诸事，前五百年后五十年都说得十分准确。李生去问，焚香，诵经，跪拜，小儿作法，昏睡过去，然后灵鸽四肢发抖，画了一个说头不是头说球不是球的图影，把图影给了李生。

是头颅？什么头颅呢？狮子头？猴头？白水羊头？酱烧猪头？香芋头？龟头？鱼头？我们是多么喜好以头命名我们的菜肴呀！还没有到家，李生已经明白过来了，煲的是×头汤！

只这样一想他就吓得呕吐如注，幸被一基督徒援救，送往医院洗胃打葡萄糖，脱离危险。当问及病因，李生吞吞吐吐，说不明白。乃继续留院接受心理治疗。后来，他明白了，圆圆一物，何必非×头不可？可以是猪头，可以是羊头，可以是鱼头、冬瓜、南瓜、茄子、西红柿、椰子、凤梨、榴莲乃至维他命丸，更可以是地球仪、篮球、足球、排球、马德里半球……或者世上最圆的莫过于0字，圆即0，0即圆，何必凭空见鬼，自吓自己？这不是心理有病又是什么？

“汤里没有×头”，他告诉医生护士病友与对他愈来愈不耐烦的李太。于是他又被医院挽留了四个月，继续进一步深入接受心理治疗，直到每次只知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和“张结巴李结巴，二人下河摸鲫鱼，不知道张结巴的鲫鱼大还是李结巴的鲫鱼大”为止。

于是李生日趋正常，接受医生的心理测试。医生给了他一张试卷，内容有：“你爱喝汤吗？”他答对。问：“你怀疑汤料吗？”答不。问：“你爱愣墓韭？”答是。问：“你失眠吗？”答不。问：“你爱你的太太吗？”答是。问：“你常常觉得门没有锁好所以要不断地检查锁子吗？”答不。问：“你对自己的做事有信心吗？”答是。问：“你是否常常怀疑你的上司、你的朋友、你的邻居……？”他回答绝无此事。总之，该是的都对，该否的都不。

完全合乎统一标准。

他被认定业已痊愈，乃出院，已丢公司饭碗。李太遂离去，不知跟着谁跑了，被人贩子拐去卖到烟花柳巷亦说不定。要说李太也就够有耐心的了，参加老板晚宴后半年多，李生没有与李太恩爱过一次，没有给李太添置过一件衣服首饰，要不是李太受过孔夫子的教育，具有东方美德，早把李生蹬了。

她没有福呀。想起太太，李生怅然，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她懊悔不已。这次出院他信心十足，他模模糊糊地觉着自己已经进入了新的境界。他相信自己这一回是真的要成事了。

李生出院后，变卖了一些物品，开了一个小门脸靓汤店，几样素菜咸菜，几样面点，主要经营靓汤：酸辣汤、甩果汤、鱼头汤、粟米汤、松仁汤、萝卜丝汤，汤店生意日好，遂扩大了铺面，增加了山鸡胡桃洋参枸杞汤、水鱼石蛙珍珠粉汤、大鲍翅汤、银耳燕窝高丽红参汤、猴头黑蚁金针木耳椰茸汤、白莲南北杏天麻地黄汤、香狗肉汤等等。并请外籍厨师做了乌克兰红菜汤、法兰西乡下洋葱浓汤、德意志土豆香肠汤、奶油鸡茸汤、蕃茄奶油汤、阿拉伯苦尔达克与肖尔帕汤……生意节节佳妙，不太久已成了方圆五百里的一家名店。李生囊中亦渐渐凸胀充实，便又娶了一房代理妻室——该女年轻活泼，苗条丰满，嘴厚手小，湿润温暖，回啮低昂，曲折有致，而且读书识礼，会讲英语，一天说十遍“ I love you ! ”十分地温柔体贴，强似前李太十倍。街坊邻舍，谁不羡慕，谁不赞美？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想李生如不被汤公召去饮无可饮无胆饮之汤，哪有今日之小康？想原李太若不随人开小差，李生焉有机遇得今日之舒适女子？设若当年李生虽赴了汤公盛宴，若不陷入靓汤情结，若不发作心理疾患，若不是被汤公慨然炒了鱿鱼，也就没有今天了。宁为鸡口，毋为牛后，宁自己开一个杂杂靓汤店，也胜似在汤公司做一高级职员也。

这就是李生的厚道之处了：李生饮水思源，喝汤思泉，把一切好处仍然归功在汤公身上。李生备了厚礼，前往拜谒已患偏瘫住院的汤公。汤公形容憔悴，瘦得已经脱了形，头发脱落殆尽，剩下几根干如枯草。汤公腰也弯了，说话也显得十分吃力，一面说话一面还不停地干咳。曾几何时，汤公是那样地八面威风，仪态万种，不可一世，固一时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李生嗒然叹息，对世间诸事，看开了不少。谈起离开公司后的遭遇，二人唏嘘不已。

李生知道自己这种后富之人实赶不及汤公这样的有来头的大款腰上的一根汗毛，见汤公仍然作诚惶诚恐屁滚尿流之状，作今生今世来生来世世代代永远是汤公的奴才永远忠于汤公的样子，汤公大喜。问道：“你且回答

我，当年你到我处吃饭，你喝的汤到底是什么汤？你说得出来吗？”

李生敛神屏气，小心翼翼地说：“小人不敢小人不敢，天机不可泄露，天汤不可漫议，小人几个脑袋，敢对恩公的天威靓汤说三道四！”

汤公笑道：“但说无妨。”

李生说：“好汤好汤好汤，不可说不可说不可说也。”

汤公说：“知其不可而说之，请！”

李生说：“小人放肆了。汤非汤。汤非非汤。汤有汤，汤无有汤，汤无无汤。靓即是丑，丑即是靓，靓自非丑，非非丑，非靓，非非靓。0即是圆，圆即是0。有就是没有，没有就是什么都有。无为而无不为，无汤而无不是汤。天地一煲，造化熊熊，万有皆汤，万汤皆靓，汤公神威，何汤不汤！”

汤公狂喜，噙泪叹道：“得某真传者李生也乎？天不亡汤，天助我汤也乎！且记切记：我汤本无奇，奇在费思量，思量生百景，此意何深长！”说到这里，汤公已喘成一团了。

未几，汤公卒，遗嘱拨给李生美金二千万，专做汤学基金。

李生亦噙泪召集了一批专家，制定了纪念汤公精进汤学创造新型靓汤计划。他考虑到自己的条件，无汤公之威之貌之出身之财产之府第，不能照搬汤公模式。他征求了一些谋士的意见，觉得难于再煲不可开盖之靓汤，乃致力于有为，致力于真刀真枪熬真汤。天道恢恢，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汤公以无胜有以非胜是以硬胜柔以奇胜正，他却只能以有胜无以是胜非以柔克刚以正续奇。此乃定数，非人力可以左右。

他的第一步是召开国际汤学大会。会议在瑞士阿尔卑斯山中一五星级饭店举行。会议收到各国汤学专家论文一百余篇。东西方前后现代专家一致认为突破现在的汤模式，创造非中非西、非补非泄、非荤非素、非甜非咸、非浓非淡、非汤非非汤的新型汤，乃是历史给汤学提出的根本性挑战。换言之此新型汤必须是亦中亦西、亦补亦泄、亦荤亦素、亦甜亦咸、亦浓亦淡、亦非汤亦非非汤之巨汤，此种新型汤亦即汤的新纪元，应该包括所有的引力场、所有的光电子、所有的毒素与解毒素、所有的营养与废料、所有的语词语法逻辑非逻辑、所有的味道与反味道、所有的哲学光学生物化学史学地理学比较文化学医学体育文学艺术电脑程序的研究成果。参加瑞士国际汤学大会的还有四百余名记者。仅仅在此会上，各与会者包括记者与宾馆工作人员昼夜品汤数十种，即兴举行国际汤品大赛，并列第一名者共有汤品四十余种。本来金牌只有一枚，无奈实在摆不平，为避免为了汤荣誉引起国际纠纷地区冲突直到世界大战，会议决定将金牌得主扩充到四十名。会议还决定，今后每年七月举行国际汤艺术节，每年八月举行国际汤研讨会，每年十二月举行新汤种鉴定会，每年一月举行新汤品种专利大拍卖云云。

从此，李生变成了国际汤学巨擘，他担任了本国参议院议员，担任了世界烹调协会副主席，担任了人民生活关怀委员会干事长，担任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特聘顾问，还担任了世界人权与慈善大会执行委员。有时想起他在汤公病重时的看开一切的感慨，只觉恍若隔世。到哪儿说哪，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此一地也彼一地也，只要还没有呜呼哀哉，人又能看得开什么呢？活着而什么都看开，又何必活着呢？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李生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就，他是老骥伏枥，壮心不已。靓汤店他已无暇照管，他把它交给自己的侄子。他则联合了一批大专家研制新汤种，他发誓要造一种经天纬地功德圆满登峰造极

的天一巨靛汤。汤公留下来的两千万美元终于被造汤事业用罄，李生乃卖掉自己的靛汤店，又卖掉几处房屋，还不够应用，乃自银行贷款，充作研究经费。好在他已名震寰宇，募集资金是有求必应，绿灯长明。为了炼汤，他光是高炉平炉转炉就进口了十几套。他决心精益求精，严上加严，造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代替一切压倒一切的吞吐六合吸纳四极融化八方囊括万象长青亿代的李氏天一巨靛汤来。

巨汤渐成，奇妙无比，唯专家说是仍缺人气人精神。李生决绝，愿以肉身以生命换不朽之伟汤。乃高唱巨汤颂，自割双耳，抉一目，割九指，割大腿一，投入巨煲。还不够，乃割双睾丸。人残汤全，人丑汤美，是谓极品。李氏集团终在李生花甲之年煲出天下第一世上无双天一巨汤。各传媒纷纷报道李生以身献汤壮举，被称为本世纪最具浪漫精神之英雄志士。

李生彩色照片，刊登在各国十余种新闻杂志的封面上。李生当选为当年的世界风云人物，上了最最畅销色情刊物《花花公子》的封面。欧洲共同体首脑决定授予他金骑士勋章。太平洋大西洋联盟授予他双洋伟士奖。而李生，自残自废，说人不是人，说鬼不是鬼，直如被吕后砍掉了四肢的戚后——一人彘一般，抬在担架上，主持天一巨靛汤开饮典礼。

鸣礼炮，唱亚欧美澳南极洲歌，阅兵，升旗，各饮汤代表团入场分列式，少年儿童献花，男女青年献花，大型团体操，叠罗汉，走钢丝，运动员跳伞，直升飞机拉烟成标语：“天地悠悠，唯汤为大”，“大道止于汤”。又有诗人赛诗，诗曰：“煲如六合汤如海，饮罢巨汤腾宏宇，古有刑天舞干戚，今有李生入汤煮！”，“吾愿纵身汤煲里，痛饮巨汤三千许，饮罢化作香汤料，更令旁人嚼我体！”，“哦，你是汤么？不，你不是汤，你是爱情，你是生命，你是痉挛，你是疯狂的灵性！你是恶狗，你是疯牛，你是爱滋病毒，你是传染瘟疫的鼠！你是鲜花，你是山泉，你是林间的麋鹿！你是李生的汤哟，你是诗的渊藪！你是我的幽灵与肉脯！”……

各种仪式进行了七个半小时，才开始饮汤。初时，鸦雀无声，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突然，一人喝道：“我的娘哟，太不好喝了呀！”

李生闻听此言，一跃从担架上飞起，说时迟那时快，他跳到说这个话的贵宾身上，一只手扼住贵宾的脖子，发出一声凄厉怪叫。幸得保安人员将二人拉开。

这声叫唤震动山河，天昏地暗。怪叫声中，众客人还是把汤喝了下去。

未几，五大洲四大洋的人众分成两派，一派说是巨汤好得很，一派说是巨汤好个屁。前者简称H派，后者简称P派。然后每派又分化成若干派，有说汤基本上好但有缺点的，有说汤料好水质差的，有说水好汁好但调料差的，等等。有将汤公评为阴谋家把李生树为英雄的，有把汤公树为先哲，把李生评为南霸天，将批评巨汤的人树为英雄的。有把汤公说成狐狸，把李生说成虎豹，把批评者说成豺狼的。有说汤公乃智者，李生乃仁者，批评者乃勇者的……各种排列组合应有尽有。天下从此多事，各种文化派别、学术集团、政治体系、军事同盟、核保护伞、阵地战线逐渐形成，天下压根就没太平过，如今更乱乎矣。

李生死后，在国内争论不已，却被国际社会盛赞，几经交涉，国际汤学大会决定将李生骨灰罐葬于火星之上，成为一新的宇宙旅行景点。

又，不久前，李生的后妻提供了一李生遗稿，李生称自己壮志凌云反

被凌云壮志误，不该将虚做实，将无做有，尤其不该打破汤公不开煲盖的规矩。他预言自己为制造新型巨靓汤而付出的代价愈大，造出来的汤质量愈好，其结果必然就愈悲惨，他预见到自己的一败涂地的下场，他希望后人以他为戒，一定要闹清至文无字，至理无言，大音稀声，大象无形，大器免(注意，不是晚)成，大汤至汤无汁无色无味无物无边无际无可饮啜更无法制造的深刻道理。他建议在他死后焚汤书坑汤儒，灭绝汤学……这部文稿拿到商行拍卖，起价一百五十万美元。但拍卖中途被搅乱了，盖多年无声无息的李生前妻突然出现，白发苍苍，声情并茂。

前妻称她有确凿的证据，能证明这份遗稿纯属小老婆伪造。前后两个太太，大打出手，并各自请了律师，打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各无聊传媒为此很是热闹了一阵子，许多吃饱了没事干而失落良好的自我感觉的人也跟着闹轰了一阵子，又是站队又是表态又是声明又是怒斥悲愤又是上书著文签名画押。有的称为前后(妻)之变，有的称为大二(太)之争，红火了半年多，忽然大家又觉得是上了当，多没劲呀！可不是吗？于是人们改斥之为泡沫为狗屎为庸人自扰。

一部分纯学者虽对大二太之争不感兴趣，但对此稿的论点深表兴奋。另一些学者斥为半文不值，他们正热衷于建立全新的汤学体系，审父跨父，他们深信现如今的汤学造诣早已超越了汤公李生的形而上的哲学化或形而下的工业化传统，现在的世界是他们的，现在的汤学是后殖民后科学后革命后权威的汤学了；至于旧汤学的出路只能是博物馆要不就是垃圾堆；不久，极具先锋性的新汤学派即后汤后李学派又分裂为若干派：东方精神派、清汤派、浑汤派、营养派、医疗派、气功派、义理派、神秘派、波普派、后后汤李及后新或新新汤学派等等。派别虽多，背后仍难免前妻后妻太太二太的山头迹象。纯粹学者对此种说法虽痛恨万分，愚众却总是忍不住往二女之乱上想。愚众的搅和使汤学之争无法深入进行，汤学学者莫不摇头叹息。新型靓汤到底如何，消费者并未见到喝到，餐馆里的汤质量每况愈下，而汤学内外的哄吵却愈演愈烈，一发而不可收，成为本世纪一大景观矣。

(摘自《钟山》)

